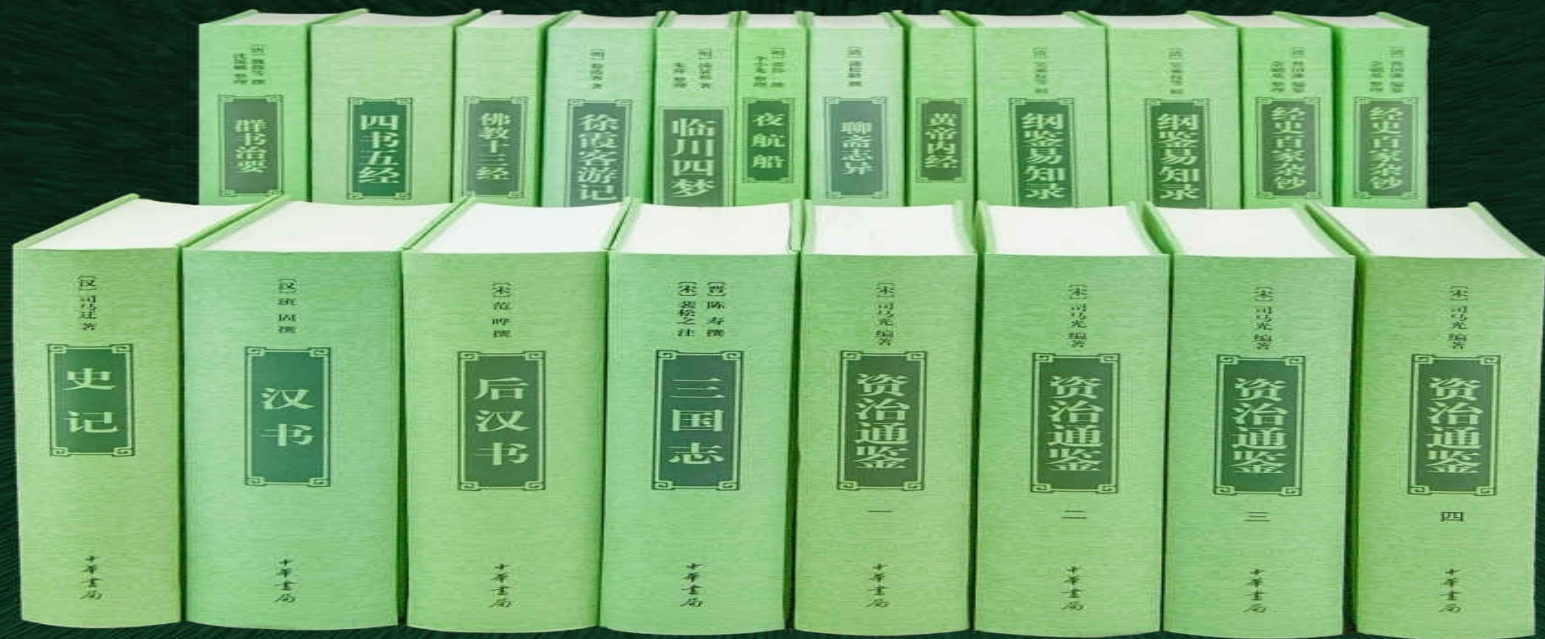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经典普及文库

(共15种20册)



中华书局

ZHONGHUA BOOK COMPANY



群書治要

〔唐〕魏徵等撰 沈錫麟整理

中华经典普及文库



中华书局

群书治要

【唐】魏徵等 撰
沈锡麟 整理

中华书局

目 录

[出版说明](#)

[序](#)

[经部](#)

[卷一](#)

[周易](#)

[卷二](#)

[尚书](#)

[卷三](#)

[诗](#)

[卷四](#)

[春秋左氏传（上）原缺。](#)

[卷五](#)

[春秋左氏传（中）](#)

[卷六](#)

[春秋左氏传（下）](#)

[卷七](#)

[礼记](#)

[卷八](#)

[周礼](#)

[周书](#)

[国语](#)

[韩诗外传](#)

[卷九](#)

[孝经](#)

[论语](#)

[卷十](#)

[孔子家语](#)

[史部](#)

[卷十一](#)

[史记（上）](#)

[卷十二](#)

[史记（下）](#)

[吴越春秋](#)

[卷十三](#)

汉书（一）原缺。

卷十四

汉书（二）

卷十五

汉书（三）

卷十六

汉书（四）

卷十七

汉书（五）

卷十八

汉书（六）

卷十九

汉书（七）

卷二十

汉书（八）原缺。

卷二十一

后汉书（一）

卷二十二

[后汉书（二）](#)

[卷二十三](#)

[后汉书（三）](#)

[卷二十四](#)

[后汉书（四）](#)

[卷二十五](#)

[魏志（上）](#)

[卷二十六](#)

[魏志（下）](#)

[卷二十七](#)

[蜀志](#)

[吴志（上）](#)

[卷二十八](#)

[吴志（下）](#)

[卷二十九](#)

[晋书（上）](#)

[卷三十](#)

[晋书（下）](#)

子部

卷三十一

六韬

阴谋

鬻子

卷三十二

管子

卷三十三

晏子

司马法

孙子兵法

卷三十四

老子

鹞冠子

列子

墨子

卷三十五

文子

[曾子](#)

[卷三十六](#)

[吴子](#)

[商君子](#)

[尸子](#)

[申子](#)

[卷三十七](#)

[孟子](#)

[慎子](#)

[尹文子](#)

[庄子](#)

[尉繚子](#)

[卷三十八](#)

[孙卿子](#)

[卷三十九](#)

[吕氏春秋](#)

[卷四十](#)

[韩子](#)

[三略](#)

[新语](#)

[贾子](#)

[卷四十一](#)

[淮南子](#)

[卷四十二](#)

[盐铁论](#)

[新序](#)

[卷四十三](#)

[说苑](#)

[卷四十四](#)

[桓子新论](#)

[潜夫论](#)

[卷四十五](#)

[政论](#)

[仲长子昌言](#)

[卷四十六](#)

[申鉴](#)

[中论](#)

[典论](#)

[卷四十七](#)

[刘廙政论](#)

[蒋子万机论](#)

[政要论](#)

[卷四十八](#)

[体论](#)

[典语](#)

[卷四十九](#)

[傅子](#)

[卷五十](#)

[袁子正书](#)

[抱朴子](#)

[返回总目录](#)

出版说明

《群书治要》五十卷，唐魏徵等奉敕撰。此书《四库全书》未著录，清阮元据新旧《唐书·萧德言传》断定该书成于萧德言之手。《新唐书》萧德言本传说：“太宗欲知前世得失，诏魏徵、虞世南、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。帝爱其博而要，曰：‘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，公等力也。’赉赐尤渥。”本书依经、史、子三大类，上始五帝，下至晋朝，自六经至诸子所载有关治道政术、涉及劝诫的文字，均予辑录。书成后，唐太宗各赐诸王一部。可以说这是一代英主为自己及其子弟特令魏徵等人编撰的读本。天宝十三载（754），唐玄宗要了解古代“政理之要”，可是“史籍广博，卒难寻究”，就询问李泌该读什么书。李泌即推荐《群书治要》，而且说集贤院有藏本。由此可见本书只是皇家藏书。到了宋代，《崇文总目》已不载此书，《中兴书目》记载说：“《群书治要》十卷，秘阁所录唐人墨迹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亦作十卷，可是就连这十卷本后来也佚失了。因此，宋明诸儒未曾言及这部书。

正所谓“礼失而求诸野”，在东邻的日本，该书历经千年，却保留下来了，其中缺卷四、卷十三、卷二十，也弥足珍贵。日本学人于天明五年至七年（清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，1785—1787）略加校勘，即予刊行，随后回传中国，阮元撰有《群书治要五十卷提要》予以推介。道光咸丰年间先后刊行的《连筠簃丛书》和《粤雅堂丛书》都有收录，其后学者考研先秦诸子和两汉魏晋学术著作，多以本书参校。1936年商务印书馆刊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即

依《连筠簃丛书》本收录，本书遂引起更多人的注意。

作为古代著名政治家的魏徵，领衔编撰《群书治要》，其取舍之意，是后世诸儒难以企及的。而阮元所肯定的作手萧德言，史称他“博涉经史，尤精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好属文”。贞观中任著作郎，兼弘文馆学士，晚年“尤笃志于学，自昼达夜，略无休倦”。唐太宗令他为晋王李治授经讲史。李治为太子后，德言仍兼侍读。唐太宗赞誉他“济南伏生，重在于兹日；关西夫子，故显于当今”，乃一代鸿儒。以他为主力编撰《治要》，可谓得人。即如其《序言》所说，“欲令见本知末，原始要终，并弃彼春华，采兹秋实。一书之内，牙角无遗；一事之中，羽毛咸尽。用之当今，足以鉴览前古；传之来叶，可以贻厥孙谋”，“崇巍巍之盛业，开荡荡之王道。可久可大之功，并天地之贞观；日用日新之德，将金镜以长悬”。由此可见，他们编撰本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，对其功用也是相当自信的。

作为初唐保留下来的重要古籍，其所采取各书并属佳本，与后来流行本多有不同。更有《晋书》二卷，即为未修《晋书》以前十八家中的旧本。又如桓谭《新论》、崔寔《政要论》、仲长统《昌言》、袁准《正书》、蒋济《万机论》、桓范《政要论》，后多不传，也赖本书存其梗概。不仅如此，本书是我国典籍选本的汇编，对我们了解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、治国之道，了解唐代君臣的政治思想、治国理念，是大有裨益的。对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也有一定参考价值。为此，我们将本书整理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本书的整理本据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断句标点，并加上专名线。整理时多与现存原书核对，发现颇多异辞，可能另有所本，也可能自有取舍，实无必要一一补正。只是为便于阅读，《易经》依《十三经注疏》本增补八卦符号，而对个别明显错讹文字径予改正，个别脱文影响对文意理解者予以补录，并用方括号标示，其他一仍其旧。限

于整理者水平，容或有讹误，敬希读者指正。

沈锡麟

2014年9月

序

窃惟载籍之兴，其来尚矣。左史右史，记事记言，皆所以昭德塞违，劝善惩恶。故作而可纪，薰风扬乎百代；动而不法，炯戒垂乎千祀。是以历观前圣，抚运膺期，莫不懍乎御朽，自强不息，乾乾夕惕，义在兹乎？

近古皇王，时有撰述，并皆包括天地，牢笼群有。竞采浮艳之词，争驰迂诞之说，骋末学之博闻，饰雕虫之小伎，流宕忘反，殊涂同致。虽辩周万物，愈失司契之源；术总百端，乖得一之旨。

皇上以天纵之多才，运生知之睿思，性与道合，动妙几神。玄德潜通，化前王之所未化；损己利物，行列圣之所不能行。翰海、龙庭之野，并为郡国；扶桑、若木之域，咸袭纓冕。天地成平，外内禔福，犹且为而不恃，虽休勿休。俯协尧、舜，式遵稽古，不察貌于止水，将取鉴乎哲人。以为六籍纷纶，百家踳驳。穷理尽性，则劳而少功；周览泛观，则博而寡要。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，翦截淫放，光昭训典。

圣思所存，务乎政术，缀叙大略，咸发神衷，雅致钩深，规摹宏远，网罗治体，事非一目。若乃钦明之后，屈己以救时；无道之君，乐身以亡国。或临难而知惧、在危而获安，或得志而骄居、业成以致败者，莫不备其得失，以著为君之难。

其委质策名，立功树惠，贞心直道，忘躯徇国，身殒百年之中，声驰千载之外。或大奸巨猾，转日回天，社鼠城狐，反白仰黑，忠良由其放逐，邦国因以危亡者，咸亦述其终始，以显为臣不易。

其立德立言，作训垂范，为纲为纪，经天纬地，金声玉振，腾实飞英，雅论徽猷，嘉言美事，可以弘奖名教，崇太平之基者，固亦片善不遗，将以丕显皇极。至于母仪嫔则，懿后良妃，参徽猷于十乱，著深诫于辞辇。或倾城哲妇，亡国艳妻，候晨鸡以先鸣，待举烽而后笑者，时有所存，以备劝戒。爰自六经，讫乎诸子；上始五帝，下尽晋年。凡为五帙，合五十卷，本求治要，故以“治要”为名。

但皇览遍略，随方类聚，名目互显，首尾淆乱，文义断绝，寻究为难。今之所撰，异乎先作，总立新名，各全旧体，欲令见本知末，原始要终，并弃彼春华，采兹秋实。一书之内，牙角无遗；一事之中，羽毛咸尽。用之当今，足以鉴览前古；传之来叶，可以贻厥孙谋。引而申之，触类而长，盖亦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自戒。庶弘兹九德，简而易从；观彼百王，不疾而速。崇巍巍之盛业，开荡荡之王道。可久可大之功，并天地之贞观；日用日新之德，将金镜以长悬。其目录次第，编之如左。

秘书监钜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

经部

卷一

周易

☰乾上

☰乾下乾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文言备也。象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九三：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处下体之极，居上体之下。纯修下道，则居上之德废；纯修上道，则处下之礼旷。故终日乾乾，至于夕惕，犹若厉也。九五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不行不跃而在乎天，故曰飞龙也。龙德在天，则大人之路亨也。夫位以德兴，德以位叙，以至德而处盛位，万物之睹，不亦宜乎。上九：亢龙有悔。彖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，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大明乎终始之道，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也。升降无常，随时而用。处则乘潜龙，出则乘飞龙，故曰“时乘六龙”也。保合大和，乃利贞。不和而刚暴也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万物所以宁，各以有君也。文言曰：元者，善之长也。亨者，嘉之会也。利者，义之和也。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“乾：元、亨、利、贞”。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，居下体之上，在上体之下，明夫终蔽，故不骄

也。知夫至至，故不忧也。故乾乾，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。”惕，怵惕之谓也。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“亢龙有悔”，何谓也？子曰：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下无阴也。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贤人虽在下而当位，不为之助。是以动而有悔也。”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辨之，以君德而处下体，资纳于物者也。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亢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，其唯圣人乎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？

☷坤上

☷坤下坤：象曰：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彖曰：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文言曰：坤至柔而动也刚，至静而德方。含万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顺乎？承天而时行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。

☵坎上

☳震下屯：象曰：云雷，屯。君子以经纶。君子经纶之时。彖曰：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宁。屯体不宁，故利建诸侯也。屯者，天地造始之时也。造物之始，始于冥昧，故曰“草昧”也。处造始之时，所宜之善，莫善于建侯。

☶艮上

☵坎下蒙：象曰：山下出泉，蒙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。象曰：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，志应也。我谓非童蒙者。暗者求明者，明者不咨暗。故蒙之为义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也。童蒙之来求我，志应故也。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

☷坤上

☵坎下师：象曰：地中有水，师。君子以容民畜众。初六：师出以律，否臧，凶。为师之始，齐师者也。失令有功，法所不赦，故师出不以律，否臧皆凶也。上六：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处师之极，师之终也。大君之命，不失功也。开国承家，以宁邦也。小人勿用，非其道也。象曰：“大君有命”，以正功也。“小人勿用”，必乱邦也。

☵坎上

☵坎下比：象曰：地上有水，比，先王以建万国，亲诸侯。万国以比建，诸侯以比亲。

☰乾上

☱兑下履：象曰：上天下泽，履。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

☷坤上

☰乾下泰：象曰：天地交，泰。后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上下大通，则物失其节，故财成而辅相，以左右民也。象曰：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内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

☰乾上

☷坤下否：象曰：天地不交，否。君子以俭德避难，不可荣以禄。象曰：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，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。内阴而外阳，内柔而外刚，内小人而外君子。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。九五：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居否之世，能全其身者，唯大人耳。巽为木，木莫善于桑，人虽欲有亡之者，众根坚固，弗能拔之也。

☰乾上

☲离下同人：象曰：天与火，同人。天体于上，而火炎上，同人之义。君子以类族辩物。君子小人，各得所同。象曰：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，君子正也。行健不以武，而以文明用之。相应不以邪，而以中正应之，君子正也。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君子以文明为德者也。

☲离上

☰乾下大有：象曰：火在天上，大有。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大有，包容之象也。故遏恶扬善，成物之美，顺奉天德，休物之命也。彖曰：柔得尊位，大中，而上下应之，曰大有。处尊以柔，居中以大，上下应之，靡所不纳，大有之义也。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元亨。德应于天，则行不失时矣。则健不滞，文明不犯，应天则大，时行无违，是以元亨也。上九：自天佑之，吉，无不利。居大有之上，而不累于位，志尚于贤者也。

☷坤上

☷艮下谦：象曰：地中有山，谦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称物平施。多者用谦以为裒，少者用谦以为益，随物而与，施不失平也。彖曰：谦，亨。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；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；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，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君子之终也。初六：谦谦君子，用涉大难，吉。能体谦谦，其唯君子，用涉大难，物无害也。象曰：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牧，养也。九三：劳谦，君子有终，吉。劳谦匪懈，是以吉也。象曰：劳谦君子，万民服也。

☳震上

☷坤下豫：象曰：雷出地奋，豫。彖曰：豫，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。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。豫之时义大矣哉。

☱兑上

☳震下随：象曰：泽中有雷，随。君子以向晦入宴息。泽中有雷，动悦之象也。物皆悦随，可以无为，不劳明监，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。彖曰：随时之义大矣哉。得时则天下随之矣。随之所施，唯在于时，时异而不随，否之道也。故随时之义大矣哉。

☴巽上

☷坤下观：象曰：风行地上，观。先王以省方，观民设教。彖曰：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。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。六四：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居观之时，最近至尊，观国之光者也。居近得位，明习国仪者也。故曰“利用宾于王”也。九五：观我生，君子无咎。上之化下，犹风靡草，故观民之俗，以察己道。百姓有罪，在余一人，君子夙著，己乃无咎。上为化主，将欲自观，乃观民也。

☲离上

☳震下噬嗑：象曰：雷电，噬嗑。先王以明罚整法。彖曰：刚柔分，动而明，雷电合而彰。刚柔分动，不溷乃明；雷电并合，不乱乃章。皆利用狱之义也。

☳艮上

☲下贲：象曰：山下有火，贲。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狱。处贲之时，止物以文明，不可以威刑，故君子以明庶政，而无敢折狱也。彖曰：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六五：贲于丘园，束帛戔戔。吝，终吉。为饰之主，饰之盛者也。施饰于物，其道害矣；施饰丘园，盛莫大焉。故曰“贲于丘园”，束帛乃戔戔。用莫过俭，泰而能约，故必吝焉，乃得终吉也。

☱艮上

☰乾下大畜：象曰：天在山中，大畜。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物之可畜于怀，令德不散，尽于此也。彖曰：大畜，刚健笃实，晖光日新其德。凡物能晖光日新其德者，唯刚健笃实者也。

☳震上

☳震下颐：象曰：山下有雷，颐。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。言语饮食，犹慎而节之，而况其余乎。彖曰：颐，贞吉，养正则吉也。天地养万物，圣人养贤，以及万民，颐之时大矣哉！

☵坎上

☵坎下习坎：象曰：水洊至，习坎。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。至险未夷，教不可废，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。习于坎，然后能不以险难为困，而德行不失常。彖曰：习坎，重险也。天险，不可升也。不可得升，故得保其威尊。地险，山川丘陵也。有山川丘陵，故物得以保全也。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，国之为卫，恃于险也。言自天地以

下，莫不须险也。险之时用大矣哉。非用之常，用有时也。

☲离上

☲离下离：象曰：明两作，离。大人以继明，照于四方。继，谓不绝。彖曰：离，丽也。丽，犹著也，各得所著之宜者也。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，重明以丽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

☱兑上

☱兑下咸：象曰：山上有泽，咸。君子以虚受人。以虚受人，物乃感应也。彖曰：咸，感也。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。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二气相与，乃化生也。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观其所感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天地万物之情，见于所感也。

☳震上

☳巽下恒：象曰：雷风，恒。长阳长阴，合而相与，可久之道也。君子以立不易方。得其所久，故不易也。彖曰：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得其所久，故不已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。言各得所恒，故皆能久长也。观其所恒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天地万物之情，见于所恒也。九三：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德行无恒，自相违错，不可致诘，故“或承之羞”也。不恒其德，无所容也。

☰乾上

☶艮下遁：象曰：天下有山，遁。天下有山，阴长之象也。君子以远小人，不恶而严。九五：嘉遁，贞吉。遁而得正，反制于内，小人应命，率正其志。不恶而严，得正之吉，遁之嘉者也。象曰：嘉遁，贞吉，以正志也。上九：肥遁，无不利。最处外极，无应于内，超然绝志，心无疑顾。忧患不能累，矰缴不能及，是以“肥遁，无不利”也。象曰：肥遁，无不利，无所疑也。

☳震上

☰乾下大壮：象曰：雷在天上，大壮。君子以非礼弗履。壮而违礼则凶，凶则失壮矣，故君子以大壮而顺礼也。象曰：大壮利贞，大者正也。正大，而天地之情可见矣。天地之情，正大而已。弘正极大，则天地之情可见矣。

☲离上

☷坤下晋：象曰：明出地上，晋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以顺著明，自显之道。

☷坤上

☲离下明夷：象曰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莅众。莅众显明，蔽伪百姓者也，故以蒙养正，以明夷莅众矣。

用晦而明。藏明于内，乃得明也；显明于外，乃所避也。彖曰：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。利艰贞，晦其明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

巽上

离下家人：象曰：风自火出，家人。由内相成，炽也。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家人之道，修于近小而不妄者也。故君子言必有物，而口无择言；行必有恒，而身无择行也。彖曰：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，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
离上

兑下睽：象曰：上火下泽，睽。君子以同而异。同于通理，异于职事。彖曰：睽，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。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万物睽而其事类也。睽之时用大矣哉。睽离之时，非小人之所能用也。

坎上

艮下蹇：象曰：山上有水，蹇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除难莫若反身修德也。彖曰：蹇，难也，险在前也。见险而能止，智矣哉！六二：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处难之时，履当其位，执心不回，志匡王室者也，故曰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”也。履中行义，以存其上，处蹇以此，未见其尤也。象曰：王臣蹇蹇，终无尤也。

☳震上

☵坎下解：象曰：雷雨作，解。君子以赦过宥罪。象曰：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。天地否结，则雷雨不作；交通感散，雷雨乃作也。雷雨之作，则险厄者亨，否结者散，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。解之时大矣哉。无所而不释也。六三：负且乘，致寇至，贞吝。处非其位，履非其正，以附于四，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。乘二负四，以容其身，寇之来也，自己所致矣，虽幸而免，正之所贱也。

☶艮上

☱兑下损：象曰：山下有泽，损。君子以惩忿窒欲。可损之善，莫善损忿、欲。象曰：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自然之质，各定其分，损益将何加焉！非道之常，故必与时偕行也。

☳巽上

☳震下益：象曰：风雷，益。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矣。从善改过，益莫大焉。象曰：益，损上益下，民悦无疆。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利有攸往，中正有庆。五处中正，自上下下，故有庆也。以中正有庆之德，有攸往也，何适而不利哉。

☷坤上

䷭巽下升：象曰：地中生木，升。君子以慎德，积小以成高大。

䷹兑上

䷿离下革：象曰：泽中有火，革。彖曰：革，水火相息。凡不合而后变生。火欲上，泽欲下，水火相战，而后变生者也。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革之时大矣哉。上六：君子豹变，小人革面。居变之终，变道已成。君子处之，能成其文。小人乐成，则变面以顺上也。

䷝离上

䷱巽下鼎：象曰：木上有火，鼎。彖曰：鼎，象也。以木巽火，亨饪也。圣人以享上帝，而大亨以养圣贤。亨者，鼎之所为也。革去故而鼎成新，故为亨饪调和之器也。去故取新，圣贤不可失也。饪，熟也。天下莫不用之，而圣人用之，乃上以享上帝，下以大亨养圣贤焉。

䷲震上

䷲震下震：震惊百里，不丧匕鬯。威震惊乎百里，则足可以不丧匕鬯矣。匕，所以载鼎实。鬯，香酒，奉宗庙之盛者也。象曰：洊雷，震。君子以恐惧修省。彖曰：震，亨。震来虩虩，恐致福也。震惊百里，惊远而惧迩也。威震惊乎百里，则惰者惧于近矣。出，可以守宗庙社稷，以为祭主也。明所以堪长子之义也。不丧匕鬯，则已出可以守宗庙也。

☶艮上

☶艮下艮：象曰：兼山，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各止其所，不侵官也。彖曰：艮，止也。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止道不可常用，必施于不可以行，适于其时，道乃光明。

☳震上

☳离下丰：亨，王假之。大而亨者，王之所至也。勿忧，宜日中。丰之为义，阐弘微细，通夫隐滞者也。为天下之主，而令微隐者不亨，忧未已也，故至丰亨，乃得勿忧也。用夫丰亨不忧之德，宜处天中以遍照者也，故曰“宜日中”也。象曰：雷电皆至，丰。君子以折狱致刑。文明以动，不失情理。彖曰：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丰之为用，困于昃食者也。施于未足则尚丰，施于已盈则方溢，不可以为常，故具陈消息之道也。

☱兑上

☱兑下兑：象曰：丽泽，兑。君子以朋友讲习。彖曰：兑，悦也。刚中而柔外，悦以利贞。悦而违刚则谄，刚而违悦则暴。刚中而柔外，所以悦以利贞也。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。天，刚而不失悦者也。悦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；悦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悦之大，民劝矣哉。

☳巽上

☵下涣：象曰：风行水上，涣。九五：涣汗其大号。涣王居，无咎。处尊履正，居巽之中，散汗大号，以汤险厄者也。为涣之主，唯王居之，乃得无咎也。

☵坎上

☱下节：象曰：泽上有水，节。君子以制度数，议德行。彖曰：苦节不可贞，其道穷。为节过苦，则物不能堪也。物不能堪，则不可复正也。悦以行险，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。无悦而行险，过中而为节，则道穷也。天地节而四时成。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

☱巽上

☱下中孚：象曰：泽上有风，中孚。君子以议狱缓死。信发于中，虽过可亮。彖曰：中孚，柔在内而刚得中，悦而巽孚，有上四德，然后乃孚。乃化邦也。信立而后邦乃化也。柔在内而刚得中，各当其所也。刚得中，则直而正；柔在内，则静而顺。悦而以巽，则乖争不作。如此，则物无巧竞。敦实之行著，而笃信发乎其中矣。豚鱼吉，信及豚鱼。鱼者，虫之潜隐者也。豚者，兽之微贱者也。争竞之道不兴，忠信之德淳著，则虽微隐之物，信皆及之也。中孚以利贞，乃应天。盛之至也。

☳震上

☳下小过：象曰：山上有雷，小过。君子以行过乎恭，丧过乎哀，用过乎俭。彖曰：小过，小者过而亨也。

小者，谓凡诸小事也。过于小事而通者也。过以利贞，与时行也。过而得以利贞，应时宜也。施过于恭俭，利贞者也。柔得中，是以小事吉；刚失位而不中，是以不可大事。成大事者，必在刚也。柔而侵大，剥之道也。

☵坎上

☵离下既济：象曰：水在火上，既济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存不忘亡，既济不忘未济也。彖曰：既济，亨，利贞。刚柔正而位当。刚柔正而位当，则邪不可以行矣，故唯正乃利贞也。九五：东邻之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。牛，祭之盛者也。禴，祭之薄者也。居既济之时，而处尊位，物皆济矣。将何为焉？其所务者，祭祀而已。祭祀之盛，莫盛修德，故沼沚之毛、蘋蘩之菜，可羞之于鬼神。“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”，是以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”也。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刚动而柔止也。动止得其常体，则刚柔之分著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方有类，物有群，则有同有异，有聚有分也。顺其所同则吉，乖其所趣则凶，故“吉凶生矣”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象，况日月星辰；形，况山川草木也。悬象运转以成昏明，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，故“变化见也”。是故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。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天地之道，不为而善始，不劳而善成，故曰“易”、“简”。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有易简之德，则能成可久可大之功。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。天地易简，万物久载其形；圣人不为，群方各遂其业。德业既成，则入于形器，故以贤人目其德业也。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

易与天地准，作易以准天地也。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知幽明之故，知死生之说也。幽明者，有形无形之象；死生者，始终之数也。

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。德合天地，故曰“相似”也。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。知周万物，则能以道济天下也。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顺天之化，故曰“乐”也。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范围者，拟范天地而周备其理也。曲成万物而不遗，曲成者，乘变应物，不系一方者也，则物宜得矣。故神无方而易无体。神则阴阳不测，易则唯变所适，不可以一方、一体明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君子体道以为用者也，体斯道者，不亦鲜乎。

显诸仁，藏诸用，衣被万物，故曰“显诸仁”；日用而不知，故曰“藏诸用”也。盛德大业至矣哉！富有之谓大业，广大悉备，故曰“富有”。日新之谓盛德。体化合变，故曰“日新”。生生之谓易。阴阳转易，以成化生。阴阳不测之谓神。神也者，变化之极也，妙万物而为言，不可以形诘者也，故曰“阴阳不测”也。

夫易，广矣大矣。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。广大配天地，变通配四时，阴阳之义配日月，易简之善配至德。易之所载，配此四义也。子曰：“易，其至矣乎！夫易，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。穷理尽神，其德崇也；兼济万物，其业广也。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”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。乾刚坤柔，各有其体，故曰“拟诸其形容”也。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，拟议以成其变化。拟议以动，则尽变化之道也。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鹤鸣则子和，修诚则物应；我有好爵，与物散之，物亦以善应也。鹤鸣乎阴，气同则和。出言户庭，千里应之。出言犹然，况其大者乎？千里或应，况其迩者乎？子曰：“君子居其室，出

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迹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迹者乎？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行发乎迹，见乎远。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。枢机，制动之主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，可不慎乎！”同人：“先号咷而后笑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同人终获后笑者，以有同心之应也。夫所况同者，岂系乎一方哉？君子出处默语，不违其中，则其迹虽异，道同则应也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“藉用白茅，无咎。”子曰：“苟错诸地而可矣，藉之用白茅，何咎之有？慎之至也。”“劳谦，君子有终，吉。”子曰：“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语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，礼言恭。谦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”“不出户庭，无咎。”子曰：“乱之所生也，则言语为之阶。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凡事不密则害成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”子曰：“为易者，其知盗乎？言盗亦乘衅而至也。易曰：‘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’负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思夺之矣；上慢下暴，盗思伐之矣。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。易曰：‘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’盗之招也。”

子曰：“易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”此四存乎器象，可得而用者也。是以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响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。通其变，遂成天下之文；极其数，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变，其孰能与于此？易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地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夫易，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。极未形之理则曰深，适动微之会则几也。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子曰：“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，此之谓也。”四者由圣道以成，故曰“圣人之道”也。

夫易，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冒，覆也。言易通万物之志，成天下之务，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。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业，以断天下之疑。其孰能与此哉？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！服万物而不以威刑者也。是以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，以神明其德。一阖一辟谓之变，往来不穷谓之通。见乃谓之象，兆见曰象。形乃谓之器，成形曰器。制而用之谓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谓之神。

法象莫大乎天地，变通莫大乎四时，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贵。位，所以一天下而动而济万物也。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。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，莫善乎蓍龟。子曰：“天之所助者，顺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顺，是以自天佑之，吉，无不利。”

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；明夫天地万物，莫不保其贞，以全其用也。日月之道，贞明者也；天下之动，贞夫一者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仁。何以聚人？曰财。财所以资物生也。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，曰义。

易曰：“困于石，据于蒺藜。”子曰：“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；非所据而据焉，身必危。”子曰：“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不见利不劝，不威不惩。小惩而大诫，此小人之福也。易曰：‘履校灭趾，无咎。’此之谓也。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，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，故恶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也。易曰：‘荷校灭耳，凶。’”子曰：“危者，安其位者也；亡者，保其存者也；乱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治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易曰：‘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’”子曰：“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谋大，力少而任重，鲜不及矣。易曰：‘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’言不胜其任也。”子曰：“知

几，其神乎？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，其知几乎！几者，动之微，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易曰：‘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’定之于始，故不待终日。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。”此知几其神者也。子曰：“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！有不善，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也。易曰：‘不远复，无祇悔，元吉。’”子曰：“君子安其身而后动，易其心而后语，定其交而后求。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动，则民不与也；惧以语，则民不应也。无交而求，则民不与。莫之与，则伤之者至矣。”

子曰：“履，德之基也。基，所蹈也。谦，德之柄也。复，德之本也。恒，德之固也。固，不倾移也。损，德之修也。益，德之裕也。能益物者，其德宽大也。困，德之辨也。”因而益明。

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德行恒易以知险；夫坤，天下之至顺也，德行恒简以知阻。能悦诸心，能研诸侯之虑。诸侯，物主有为者也。能悦万物之心，能精为者之务也。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。凡易之情，近而不相得，则凶。近况比爻也。将叛者其辞惭，中心疑者其辞枝，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，诬善之人其辞游，失其守者其辞屈。

昔者圣人之作易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也。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

卷二

尚书

昔在帝尧，聪明文思，光宅天下，言圣德之远著。作尧典。典者，常也。言可为百代常行之道。曰若稽古帝尧，言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，帝尧也。曰放勋，钦明文思安安，勋，功也。言尧放上世之功化，而以敬、明、文、思之四德，安天下之当安者也。允恭克让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既有四德，又信恭能让，故其名闻充溢四外，至于天地也。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，以睦高祖、玄孙之亲也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，百官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民于变时雍。时，是也。雍，和也。言天下众人皆变化从上，是以风俗大和也。

虞舜侧微，尧闻之聪明，侧，侧陋。微，微贱。将使嗣位，历试诸难。历试之以难事。慎徽五典，五典克从；五典，五常之教也。谓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舜举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，五教能从，无违命也。纳于百揆，百揆时叙；揆，度也。舜举八恺以度百事，百事时叙也。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；宾，迎也。四门，宫四门也。舜流四凶族，诸侯来朝者，舜宾迎之，皆有美德，无凶人也。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。纳舜于尊显之官，使大录万机之政，于是阴阳清和，烈风雷雨，各以期应，不有迷错讐伏，明舜之行合于天心也。正月上日，受终于文祖。尧天禄永终，舜受之也。文祖，是五庙之大名也。五载一巡狩，群后四朝；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。

敷奏，犹遍进也。诸侯每见，皆以次序遍进而问焉，以观其才。既则效试其居国为政，以著其功；赐之车服，以旌其所用任也。象以典刑，典，常也。象用之者，谓上刑赭衣不纯，中刑杂履，下刑墨幘，以居州里，而民耻之，而反于礼。流宥五刑；流，放也。宥，三宥也。言所流宥，皆犯五刑之罪也。眚灾肆赦，眚，过也。灾，害也。肆，失也。言罪过误失，以为当赦之也。怙终贼刑。怙，谓怙赦宥而为者也。终为残贼，当刑之也。流共工于幽州，共工，穷奇也。幽州，北裔也。放驩兜于崇山，驩兜、浑敦、崇山，南裔也。窜三苗于三危，三苗，国名也。缙云氏之后，为诸侯，号饕餮也。三危，西裔也。殛鲧于羽山。鲧，椿杻也。殛，诛也。羽山，东裔也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美舜之行，故本其征用之功也。二十有八载，放勋乃殒落。百姓如丧考妣。三载，四海遏密八音。遏，绝也。密，止也。尧崩，百姓如丧父母，绝止金石八音之乐也。舜格于文祖，询于四岳，辟四门，开辟四方之门，广致众贤也。明四目，明视四方也。达四听；听达于四方也。柔远能迩，能安远者，则能安近也。不能安近，则不能安远也。敦德允元，所厚而尊者德也，所信而行者善也。而难任人，任，佞也。辩给之言，易悦耳目，以理难之也。蛮夷率服。远无不服，迩无不安。三载考绩，三考，黜陟幽明，黜，退也。陟，升也。三岁考功，九载三考；退其幽暗无功者，升其昭明有功者也。庶绩咸熙。九载三考，众功皆兴也。

曰若稽古太禹，曰：“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，政乃乂，黎民敏德。”敏，疾也。能知为君之难，为臣不易，则其政治，而众民皆疾修德也。帝曰：“俞！允若兹，嘉言罔攸伏，野无遗贤，万邦咸宁。攸，所也。嘉言无所伏，言必用也。如此，则贤材在位，天下安也。稽于众，舍己从人，弗虐无告，弗废困穷，惟帝时克。”帝谓尧也。舜因嘉言无所伏，遂称尧德以成其义。考众从人，矜孤悯穷，凡人所轻，圣人所重也。益曰：“都！帝德广运，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。益因舜言，又美尧也。广谓所覆者大，运谓所及者远，圣无不通，神妙无方，文经纬天

地，武定祸乱也。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为天下君。”言尧有此德，故为天所命，所以勉舜也。禹曰：“惠迪吉，从逆凶，惟影响。”迪，道也。顺道吉，从逆凶。吉凶之报，若影之随形、响之应声，言不虚。益曰：“吁，戒哉！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，罔游于逸，罔淫于乐；淫，过也。游逸过乐，败德之源，富贵所忽，故特以为戒也。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，疑谋勿成，百志惟熙；一意任贤，果于去邪，疑则勿行，道义所存于心者，日以广也。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，干，求也。失道求名，古人贱之也。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，拂，戾也。专欲难成，犯众兴祸，故戒也。无怠无荒，四夷来王。”言天子常戒慎，无怠惰荒废，则四夷归往之也。禹曰：“於！帝念哉！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惟修，言养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。正德、利用、厚生惟和。正德以率下，利用以阜财，厚生以养民，三者和，所谓善政也。九功惟序，九序惟歌。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，皆可歌乐，乃德政之致。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劝之以九歌，俾勿坏。”休，美也。董，督也。言善政之道，美以戒之，威以督之，歌以劝之，使政勿坏，在此三者也。帝曰：“俞！地平天成，六府三事允治，万世永赖，时乃功。”水土治曰平，五行叙曰成，因禹陈九功而叹美之，言是汝之功也。帝曰：“咎繇，惟兹臣庶，罔或干予正。或，有也。无有干我正，言顺命也。汝作士，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，期于予治。欲其能以刑辅教，当于治体也。刑期于无刑，民协于中，时乃功，懋哉！”虽或行刑，以杀止杀，终无犯者，刑期于无所刑，民皆合于大中，是汝之功，勉之也。咎繇曰：“帝德罔讐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；讐，过也。善则归君，人臣之义也。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；嗣，亦世也。延，及也。父子罪不相及也，而及其赏，道德之政也。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；过误所犯，虽大必宥，不忌故犯，虽小必刑也。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；刑疑附轻，赏疑从重，忠厚至也。与其杀弗辜，宁失不经。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，兹用弗犯于有司。”咎繇因帝勉己，遂称帝之德，所以明民不犯上也。宁失不常之罪，不枉不辜之善，仁爱之道也。

帝曰：“来，禹！汝惟弗矜，天下莫与汝争能；汝惟弗伐，天下莫与汝争功。自贤曰矜，自功曰伐。言禹推善让人而不失其能，不有其劳而不失其功，所以能绝众人也。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危则难安，微则难明，故戒以精一，信执其中也。无稽之言勿听，弗询之谋勿庸。无考，无信验也。不询，专独也。终必无成，故戒勿听用也。可爱非君？可畏非民？众非元后何戴？后非众罔与守邦。庶民以君为命，故可爱。君失道，民叛之，故可畏。言众戴君以自存，君恃众以守国，相须而成也。惟口出好兴戎，朕言弗再。”好谓赏善，戎谓伐恶。言口荣辱之主，虑而宣之，成于一也。帝曰：“咨，禹！惟时有苗弗率，汝徂征。”三苗之民，数千王诛。率，循也。徂，往也。不循帝道，言乱逆也。命禹讨之。禹乃会群后，誓于师曰：“济济有众，咸听朕命。会诸侯共伐有苗也。军旅曰誓。济济，众盛之貌也。蠢兹有苗，昏迷弗恭；蠢，动也。昏，暗也。言其所以宜讨也。侮慢自贤，反道败德；狎侮先王，轻慢典教，反正道，败德义也。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；废仁贤，任奸佞。民弃弗保，天降之咎。言民叛之，天灾之也。肆予以尔众士，奉辞伐罪。肆，故也。尔尚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勋。”三旬，有苗民逆命，益赞于禹曰：“惟德动天，无远弗届。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。自满者人损之，自谦者人益之，是天道之常。至诚感神，矧兹有苗。”至和感神，况有苗也。言易感也。禹拜昌言曰：“俞！”班师振旅。以益言为当，故拜受，遂班师。兵入曰振旅，言整众也。帝乃诞敷文德，远人不服，大布文德以来之也。儻干羽于两阶。七旬，有苗格。讨而不服，不讨自来，明御之必有道也。

咎繇曰：“允迪厥德，谟明弼谐。”迪，蹈。厥，其也，其古人。谟，谋也。言人君当信蹈行古人之德，谋广聪明，以辅谐其政也。禹曰：“俞，如何？”然其言，问所以行也。咎繇曰：“都！慎厥身修，思永。叹美之重也。慎修其身，思为长久之道也。惇叙九族，庶明厉翼，迓可远在兹。”言慎修其身，厚次叙九族，则众庶皆明其教，而自

勉厉，翼戴上命，迺可推而远者在此道也。禹拜昌言曰：“俞！”以咎繇言为当，故拜受而然之。咎繇曰：“都！在知人，在安民。”叹修身亲亲之道在知人，所信任在能安民也。禹曰：“吁！咸若时，惟帝其难之。言帝尧亦以知人安民为难也。知人则哲，能官人；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哲，知也。无所不知，故能官人。惠，爱也。爱则民归之也。能哲而惠，何忧乎驩兜？何迁乎有苗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。”孔，甚也。壬，佞也。巧言，静言庸违也。令色，象恭滔天也。禹言有苗、驩兜之徒，甚佞如此，尧畏其乱政，故迁放之也。咎繇曰：“都！亦行有九德：言人性行有九德，以考察真伪，则可知也。宽而栗，性宽弘而能庄栗也。柔而立，和柔而能立事。愿而恭，恣愿而恭恪也。乱而敬，乱，治也。有治而能谨敬也。扰而毅，扰，顺也。致果为毅也。直而温，行正直而气温和也。简而廉，性简大而有廉隅也。刚而塞，刚断而实塞也。强而义。无所屈挠，动必合义。彰厥有常，吉哉！彰，明也。吉，善也。明九德之常，以择人而官之，则政之善也。九德咸事，俊乂在官。使九德之人皆用事，则俊德治能之士并在官也。百僚师师，百工惟时，僚工，皆官也。师师，相师法也。百官皆是，言政无非也。庶绩其凝。凝，成也。言百事功皆成也。无教逸欲有邦，不为逸豫贪欲之教，是有国者之常也。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，兢兢，戒慎。业业，危惧。戒惧万事，微也。无旷庶官，天工，人其代之。旷，空也。位非其人为空官。言人代天理官，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。政事懋哉。”言无非天意者，故人君居天官，听政治事，不可以不自勉也。

帝曰：“吁！臣哉邻哉！邻哉臣哉！”邻，近也。言君臣道近，相须而成也。禹曰：“俞。”帝曰：“臣作朕股肱耳目，言大体若身也。予欲左右有民，汝翼。左右，助也。助我所有之民，富而教之，汝翼成我也。予欲观古人之象，欲观示法象之服制也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，汝明。天子服日月以下，诸侯自龙衮以下，上得兼下，下不得僭上。以五采明施于五色，作尊卑之服，汝明制之也。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，以出纳五言，汝听。言欲以六律和声

音，出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德之言，施于民以成化，汝当听审之。予违，汝弼。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”我违道，汝当以义辅正我。无得面从我违，退后言我不可弼也。禹曰：“俞哉！万邦黎猷，共惟帝臣。惟帝时举，敷纳以言，明庶以功，车服以庸。猷，贤也。万国众贤，共为帝臣，帝举是而用之，使陈布其言，明之皆以功大小为差，以车服旌其能用之也。谁敢弗让？敢弗敬应？上唯贤是用，则下皆敬应上命而让善也。帝弗时，敷同日奏，罔功。帝用臣不是，则远近布同，而日进于无功，以贤愚并位、优劣共流故也。无若丹朱，惟慢游是好，丹朱，尧子，举以戒也。傲虐是作，罔昼夜辍辍，傲戏而为虐，无昼夜常辍辍，肆恶不休息也。罔水行舟，朋淫于家，用殄厥世。朋，群也。丹朱习于无水陆地行舟，言无度也。群淫于家，妻妾乱也。用是绝其世，不得嗣也。帝其念哉！”夔曰：“於！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。”尹，正也。众正官之长，信皆和谐，言神人治也，始于任贤，立政以礼，治成以乐，所以致太平也。帝庸作歌，曰：“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”敕，正也。奉正天命以临民，惟在顺时、惟在慎微也。乃歌曰：“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”元首，君也。股肱之臣，喜乐尽忠。君之治功乃起，百官之业乃广也。咎繇拜手稽首，乃赓载歌曰：“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！”赓，续也。载，成也。帝歌归美股肱，义未足，故续歌，先君后臣，众事乃安，以成其义也。又歌曰：“元首丛脞哉！股肱惰哉！万事堕哉！”丛脞，细碎无大略也。君如此则臣懈惰，万事堕废，其功不成。歌以申戒也。帝拜曰：“俞，钦哉！”拜受其歌，戒群臣自今已往敬职也。

太康尸位以逸豫，启子也。尸，主也。以尊位为逸豫，不勤也。灭厥德。黎民咸贰，君丧其德，则众民二心也。乃盘游无度，盘乐游逸，无法度也。畋于有洛之表，十旬弗反。洛水表也。有穷后羿因民弗忍，拒于河。有穷，国名。羿，诸侯名也。拒太康于河，遂废之也。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，御，侍。言从畋也。俟于洛之汭。五子

咸怨，待太康，怨其久畋失国也。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述，循也。其一曰：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也。予视天下，愚夫愚妇，一能胜予，言能敬畏小民，所以得众心也。怨岂在明？不见是图。不见是谋，备其微也。予临兆民，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马。廩，危貌也。朽，腐也。腐索御马，言危惧甚也。为人上者，奈何弗敬？”能敬则不骄，在上不骄，则高而不危也。其二曰：“训有之，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迷乱曰荒。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墙。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”此六者，有一必亡，况兼有乎。其三曰：“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。陶唐，帝尧氏，都冀州也。今失厥道，乱其纪纲，乃底灭亡。”言失尧之道，乱其法制，自致亡灭也。其四曰：“明明我祖，万邦之君。有典有则，贻厥子孙。典，谓经籍也。则，法也。荒墮厥绪，覆宗绝祀！”言古制存，而太康失其业以亡也。其五曰：“乌乎曷归？予怀之悲。曷，何也。言思而悲也。万世仇予，予将畴依？仇，怨也。言当依谁以复国乎。郁陶乎予心，颜厚有忸怩。郁陶，言哀思也。颜厚，色愧。忸怩，心惭也。惭愧于仁人贤士也。弗慎厥德，虽悔可追？”言人君行己，不慎其德，以速灭败。虽欲改悔，其可追及乎？言无益也。

成汤放桀于南巢，惟有惭德，有惭德，惭德不及古也。曰：“予恐来世，以台为口实。”恐来世论道，我放天子，常不去口也。仲虺乃作诰，陈义告汤可无惭也。曰：“乌乎！惟天生民有欲，无主乃乱，民无君主，则恣情欲，必致祸乱也。惟天生聪明时乂。言天生聪明，是治民乱也。有夏昏德，民坠涂炭。夏桀暗乱，不恤下民，民之危险，若陷泥坠火，无救之者。惟王弗迹声色，弗殖货利；迹，近也。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；用人惟己，改过弗吝。勉于德者，则勉之以官；勉于功者，亦勉之以赏。用人之言，若自己出。有过则改，无所吝惜，所以能成王业者也。克宽克仁，彰信兆民。言汤宽仁之德，明信于天下也。乃葛伯仇饷，初征自葛，东征，西夷怨，南征，北狄怨，葛伯游行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，杀其人，夺其饷，故谓之仇饷。仇，怨也。曰：‘奚独后予？’怨者辞也。攸徂

之民，室家相庆，曰：‘纣予后，后来其苏。’汤所往之民，皆喜曰：‘待我君，君来其可苏息也。’佑贤辅德，显忠进良。贤则助之，德则辅之，忠则显之，良则进之，明王之道。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。有亡道则推而亡之，有存道则辅而固之。王者如此，国乃昌盛也。德日新，万邦惟怀；志自满，九族乃离。日新，不懈怠也。自满，志盈溢也。王懋昭大德，建中于民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垂裕后昆。欲王自勉，明大德，立大中之道于民。率义奉礼，垂优足之道示后世也。予闻曰：‘能自得师者王，求圣贤而事之。谓人莫己若者亡。自多足，人莫之益，己亡之道。好问则裕，自用则小。’问则有得，所以足也。不问专固，所以小也。乌乎！慎厥终，惟其始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，故戒慎终如其始也。殖有礼，覆昏暴。有礼者封殖之，昏暴者覆亡之。钦崇天道，永保天命。”王者如此上事，则敬天安命之道也。

王归自克夏，至于亳，诞告万方。诞，大也。以天命大义告万方之众人。曰：“夏王灭德作威，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。夏桀灭道德，作威刑，以布行虐政于天下百官，言残酷也。肆台小子，将天命明威，弗敢赦。其尔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；自责化不至也。予一人有罪，无以尔万方。无用汝万方，言非所及也。乌乎！尚克时忱，乃亦有终。”忱，诚也。庶几能是诚道，乃亦有终世之美也。

成汤既歿，伊尹作伊训，作训以教道太甲也。曰：“乌乎！古有夏先后，方懋厥德，罔有天灾。先君，谓禹以下、少康以上贤王，言能以德禳灾也。于其子孙弗率，皇天降灾，假手于我有命。言桀不循其祖道，天下祸灾，借手于我，有命商王诛讨之也。惟我商王，布昭圣武，代虐以宽，兆民允怀。言汤布明武德，以宽政代桀虐政，兆民以此皆信怀我商王之德也。今王嗣厥德，罔弗在初，言善恶之由，无不在初，欲其慎始也。立爱惟亲，立敬惟长，

始于家邦，终于四海。言立爱敬之道，始于亲长，则家国并化，终洽四海也。乌乎！敷求哲人，俾辅于尔后嗣，敷求贤智，使师辅于尔嗣王，言仁及后世也。制官刑，儆于有位。言汤制治官刑法，儆戒百官也。曰：‘敢有恒舞于宫，酣歌于室，时谓巫风；常舞则荒淫也。乐酒曰酣，事鬼神曰巫也。敢有徇于货色，恒于游畋，时谓淫风；徇，求也。昧求财货美色，常游戏田猎，是淫过之风俗。敢有侮圣言，逆忠直，远耆德，比顽童，时谓乱风。狎侮圣人之言而不行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，耆年有德，疏远之；童稚顽嚚，亲比之，是谓荒乱之风俗也。惟兹三风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；有一过则德义废，失位亡家之道也。邦君有一于身，国必亡。诸侯犯此，国亡之道也。臣下弗匡，其刑墨。’邦君卿士，则以争臣自匡正。臣不正君，服墨刑，凿其颡，涅以墨也。乌乎！嗣王祗厥身，念哉！言当敬身，念祖德也。惟上帝弗常，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。祥，善也。天之祸福，唯善恶所在，不常在一家也。尔惟德罔小，万邦惟庆。修德无小，则天下赖庆也。尔惟弗德罔大，坠厥宗。”苟为不德无大，必坠失宗庙，此伊尹至忠之训也。

太甲既立，弗明。不用伊尹之训，不明居丧之礼。伊尹放诸桐。汤葬地也。王徂桐宫居忧，往入桐宫居忧位也。克终允德。言能思念其祖，终其信德也。

惟三祀，伊尹奉嗣，王归于亳，王拜稽首，曰：“予小子弗明于德，自底弗类。类，善也。暗于德，故自致不善也。欲败度，纵败礼，以速戾于厥躬。速，召也。言己放纵情欲，毁败礼仪法度，以召罪于其身也。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弗可逭。孽，灾也。逭，逃也。言天灾可避，自作灾不可逃也。既往背师保之训，弗克于厥初，尚赖匡救之德，圆惟厥终。”言己已往之前，不能言修德于其初，今庶几赖教训之德，谋终于善。悔过之辞也。伊尹

拜手稽首，拜手，首至手也。曰：“修厥身，允德协于下，惟明后。言修其身，使信德合于群下，惟乃明君。先王子惠困穷，民服厥命，罔有弗悦。言汤子爱困穷之人，使皆得其所，故民心服其教令，无有不欣喜也。奉先思孝，接下思恭。以念祖德为孝，以不骄傲为恭也。视远惟明，听德惟聪，言当以明视远，以聪听德。朕承王之休无斁。”王所行如此，则我承王之美无厌也。

伊尹申诰于王曰：“乌乎！惟天无亲，克敬惟亲；言天于人无所亲疏，唯亲能敬身者。民无常怀，怀于有仁；民所归无常，以仁政为常也。鬼神无常享，享于克诚。言鬼神不保一人，能诚信者，则享其祀。天位难哉！言居天子之位难，以此三者。德惟治，否德乱。为政以德则治，不以德则乱也。与治同道，罔弗兴；与乱同事，罔弗亡。言安危在所任，治乱在所法也。若升高，必自下；若陟遐，必自迓。言善政有渐，如登高升远，必用下近为始，然后致高远也。无轻民事，惟难；无轻为力役之事，必重难之乃可也。无安厥位，惟危。言当常自危惧，以保其位也。慎终于始。于始虑终，于终虑始。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；人以言拂违汝心，必以道义求其意，勿拒逆之也。有言逊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。逊，顺也。言顺汝心，必以非道察之，勿以自臧也。乌乎！弗虑胡获？弗为胡成？一人元良，万邦以贞。胡，何也。贞，正也。言常念虑道德，则得道德；念为善政，则成善政也。一人，天子也。天子有大善，则天下得正也。君罔以辩言乱旧政，利口覆国家，故特慎焉。臣罔以宠利居成功，成功不退，其志无限，故为之极以安之也。邦其永孚于休。”言君臣各以其道，则国长信保于美也。

伊尹既复政厥辟，还政太甲。将告归，乃陈戒于德，告老归邑，陈德以戒。曰：“乌乎！天难谌，命靡常。以其无常，故难信也。常厥德，保厥位。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。人能常其德，则安其位。九有，诸侯也。夏王弗克庸

德，慢神虐民。言桀不能常其德，不敬神明，不恤下民。皇天弗保，言天不安桀所为。眷求一德，俾作神主。天求一德使代桀，为天地神祇之主。惟尹躬暨汤，咸有一德，克享天心，受天明命。享，当也。非天私我有商，惟天祐于一德；非天私商而王之也，祐助一德，所以王也。非商求于下民，惟民归于一德；非商以力求民，民自归于一德。德惟一，动罔弗吉；德二三，动罔弗凶。惟吉凶不僭，在人；惟天降灾祥，在德。行善则吉，行恶则凶，是不差也。德一，天降之福；不一，天降之灾。是在德也。今嗣王新服厥命，惟新厥德；其命，王命也。新其德，戒勿怠也。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。言德行终始不衰杀，是乃日新之义也。任官惟贤材，左右惟其人。官贤才而任之，非贤才不可任也；选左右必忠良，不忠良非其人也。其难其慎，惟和惟一。其难，无以为易也。其慎，无以轻之也。群臣当和，一心事君，政乃善也。后非民罔使，民非后罔事。君以使民自尊，民以事君自生。无自广以狭人，匹夫匹妇弗获自尽，民主罔与成厥功。”上有狭人之心，则下无所自尽矣。言先尽其心，然后乃能尽其力，人君所以成功也。

高宗梦得说，小乙子也，名武工，梦得贤相，其名曰说也。使百工营求诸野，得诸傅岩。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，经营求之于外野，得之于傅岩之溪也。曰：“朝夕纳诲，以辅台德！言当纳谏诲直辞以辅我。若金，用汝作砺；若济巨川，用汝作舟楫；若岁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启乃心，沃朕心！若药弗瞑眩，厥疾弗瘳；开汝心以沃我心，如服药必瞑眩极，其病乃除。欲其出切言以自警也。若跣弗视地，厥足用伤。跣必视地，足乃无害。言欲使为己视听也。惟暨乃僚，罔弗同心，以匡乃辟。”与汝并官，皆当倡率，无不同心，以匡正汝君也。说复于王曰：“惟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言木以绳直，君以谏明也。后克圣，臣弗命其承。君能受谏，则臣不待命，其承意而谏也。谁敢弗祇若王之休命？”言如此，谁敢不敬顺王之美命而谏也。惟说命总百官，在冢宰之任也。乃进于王

曰：“乌乎！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；天有日月五星，皆有尊卑相正之法，言明王奉顺此道，以立国设都也。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，言立君臣上下也。将陈为治之本，故先举其始也。弗惟逸豫，惟以乱民，不使有位者，逸豫于民上也。言立之主使治民也。惟口起羞，惟甲冑起戎；言不可轻教令，易用兵也。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。言服不可加非其人，兵不可任非其才也。王惟戒兹！允兹克明，乃罔弗休。言王戒慎四惟之事，信能明政，乃无不美也。惟治乱在庶官。所官得人则治，失人则乱也。官弗及私昵，惟其能；不加私昵，唯能是官也。爵弗及恶德，惟其贤。言非贤不爵也。虑善以动，动惟厥时。非善非时，不可动也。有其善，丧厥善，矜其能，丧厥功。虽天子亦必让以得之。无启宠纳侮，开宠非其人，则纳侮之道也。无耻过作非。”耻过误而文之，遂成大非。王曰：“旨哉！说，乃言惟服。旨，美也。美其所言，皆可服行也。乃弗良于言，予罔闻于行。”汝若不善于所言，则我无闻于所行之事。说拜稽首，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言知之易，而行之难，以勉高宗也。

王曰：“来。汝说！尔惟训于朕志。言汝当教训于我，使我志通达也。若作酒醴，尔惟鞠糝；酒醴须鞠糝以成，亦我须汝以成也。若作和羹，尔惟盐梅。”盐咸，梅酢，羹须咸酢以和之。说曰：“王！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乃有获。王者求多闻以立事，学古训乃有所得也。事弗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”事不法古训，而以能长世，非所闻。王曰：“乌乎，说！四海之内，咸仰朕德，时乃风。风，教也。使天下皆仰我德，是汝教也。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。手足具乃成人，有良臣乃成圣也。昔先正保衡，作我先王，保衡，伊尹也。作，起也。正，长也。言先世长官之臣也。乃曰：‘予弗克俾厥后惟尧、舜，其心愧耻，若挹于市。’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尧、舜，则心耻之，若见挹于市也。一夫弗获，则曰：‘时予之辜。’伊尹见一夫不得其所，则以为己罪也。佑我烈祖，格于皇天。言以此道左右成汤，功至大天。尔尚明保予，罔俾阿衡专美有商。汝庶几明安我事，与伊尹同美也。惟后非贤

弗义，惟贤非后弗食。言君须贤以治，贤须君以食也。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，永绥民。”能继汝君于先王，长安民，则汝亦有保衡之功也。说拜稽首，曰：“敢对扬天子之休命！”受美命而称扬之也。

武王伐殷，师渡盟津。王曰：“今商王受，弗敬上天，降灾下民；沉湎冒色，敢行暴虐；沉湎嗜酒，冒乱女色，敢行酷暴，虐杀无辜也。罪人以族，官人以世；一人有罪，刑及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言淫滥也。官人不以贤才，而以父兄，所以政乱也。焚炙忠良，刳剔孕妇。忠良无罪，焚炙之；怀子之妇，刳剔视之，言暴虐也。皇天震怒。惟受罔有悛心，乃夷居，弗事上帝神祇，遗厥先宗庙弗祀。悛，改也。言纣纵恶无改心，平居无故，废天地百神宗庙之祀，慢甚也。乃曰：‘吾有民有命！’罔惩其侮。纣言吾所以有兆民，有天命故也。群臣畏罪不争，无能止其慢心。同力度德，同德度义。力钧则有德者胜，德钧则秉义者强。揆度优劣，胜负可见。受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人执异心，不和谐也。予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三千一心，言同欲也。商罪贯盈，天命诛之；予弗顺天，厥罪惟钧。纣之为恶，一以贯之。恶贯已满，天毕其命。今不诛纣，则为逆天，与纣同罪。天矜于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矜，怜也。言天除恶树善，与民同也。时哉不可失！”言今我伐纣，正是天人合同之时，不可违失也。

王次于河朔，次，止。群后以师毕会。王乃徇师而誓，曰：“我闻吉人为善，惟日弗足；凶人为不善，亦惟日弗足。言吉人竭日以为善，凶人亦竭日以行恶者也。今商王受，力行无度，播弃犁老，昵比罪人，鲐背之耆称犁老。播弃，不礼敬也。昵，近也。罪人，谓天下遁逃小人也。剥丧元良，贼虐谏辅，剥，伤害也。贼，杀也。元善之长，良善也。以谏辅纣，纣反杀之。谓已有天命，谓敬弗足行，谓祭无益，谓暴无伤。天其以予义民。用我治民，当除恶也。受有亿兆夷人，离心离德；平人，凡人也。虽多而执心用德不同也。予有乱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我

治理之臣虽少，而心德同也。今朕必往。百姓廩廩，若崩厥角。言民畏纣之虐，危惧不安，若崩摧其角，无所容头也。乌乎！乃一德一心，立定厥功，惟克永世。”汝同心立功，则能长世以安也。

王曰：“商王受，自绝于天，结怨于民。不敬天，自绝之也；酷虐民，结怨也。斲朝涉之胫，剖贤人之心；崇信奸回，放黜师保；屏弃典刑，囚奴正士；屏弃常法而不顾也，箕子正谏，而以为囚奴也。郊社弗修，宗庙弗享；作奇伎淫巧，以悦妇人。古人有言曰：‘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’武王述古言以明义，言非唯今恶纣也。独夫受，洪惟作威，乃汝世仇。言独夫失君道也。大作威，杀无辜，乃是汝累世仇，明不可不讨也。树德务滋，除恶务本，立德务滋长，除恶务除本，言纣为天下恶本也。肆予小子，诞以尔众士，殄歼乃讎。”言欲行除恶之义，绝尽纣也。

武王与受战于牧野，王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牝鸡无晨。言无晨鸣之道。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’索，尽也。喻妇知外事，雌代雄鸣则家尽，妇夺夫政则国亡也。今商王受，惟妇言是用，妲己惑纣，纣信用之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言纣弃其忠臣，而尊长逃亡，罪人信用之。是信是使，是以为大夫卿士，俾暴虐于百姓，以奸宄于商邑。使四方罪人、暴虐奸宄于都邑也。今予发，惟恭行天之罚。”

王来自商，至于圭。乃偃武修文，倒载干戈，示不复用也。行礼射，设庠序，修文教也。归马于华山之阳，放牛于桃林之野，示天下弗服。示天下不复乘用也。王若曰：“今商王为天下逋逃主，肆予东征，陈于商郊，受率其旅若林，会于牧野，罔有敌于我师，前徒倒戈，攻于后以北，血流漂杵。壹戎衣，天下大定。”一著戎服而灭纣，言与众同心，动有成功也。释箕子囚，封比王墓，式商容闾。封，益其土也。商容，贤人，纣所黜退。散鹿台之财，发钜桥之粟，纣所积之府仓也，皆散发以赈贫民也。大赉于四海，而万姓悦服。施舍已责，救乏矜无，所谓固

有大賚也。天下皆悦仁服德也。

西旅献獒，西旅，远国也，贡大犬。太保乃作旅獒，用训于王。陈贡獒之义，以训谏也。曰：“乌乎！明王慎德，四夷咸宾。言明王慎德以怀远，故四夷皆宾服。无有远近，毕献方物，惟服食器用。天下万国，尽贡方土所生之物，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，言不为耳目华侈。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，无替厥服，德之所致，谓远夷之贡也，以分赐异姓诸侯，使无废其职也。分宝玉于伯叔之国，时庸展亲。以宝玉分同姓之国，是用诚信其亲亲之道也。人弗易物，惟德其物。言物贵由人也，有德则物贵，无德则物贱，所贵在德也。德盛弗狎侮。盛德必自敬，何狎易侮慢之有也。狎侮君子，罔以尽人心；以虚受人，则人尽其心矣。狎侮小人，罔以尽其力。以悦使民，民忘其劳则尽力矣。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以人为戏弄，则丧其德矣；以器物为戏弄，则丧其志矣。弗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弗贵异物贱用物，民乃足。游观为无益，奇巧为异物。言明王之道，以德义为益，器用为贵，所比化俗生民。犬马非其土生弗畜，非此土所生不畜，以不习其用。珍禽奇兽弗育于国。皆非所用，有所损害故也。弗宝远物，则远人格；不侵夺其利，则来服。所宝惟贤，则迩人安。宝贤任能，则近人安。近人安，则远人安矣。乌乎！夙夜罔或弗勤。言当常勤于德。弗务细行，终累大德。轻忽小物，积害毁大，故君子慎其微也。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。谕向成也，未成一篑，犹不为山，故曰功亏一篑。是以圣人乾乾日侧，慎终如始也。允迪兹，生民保厥居，惟乃世王。”言其能信蹈行此诚，则生民安其居，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。武王虽圣，犹设此诚，况其非圣，可以无诚乎？其不免于过，则亦宜矣。

王若曰：“小子封！封，康叔名。惟乃丕显考文王，克明德慎罚，弗敢侮齔寡，庸庸、衹衹、威威、显民。惠

恤穷民，不慢鰥夫寡妇。用可用、敬可敬、刑可刑，明此道以示民也。天乃大命文王，殪戎殷，诞受厥命，天美文王，乃大命之杀兵殷，大受其王命。往尽乃心，无康好逸豫。往当尽汝心为政，无自安好逸豫也。我闻曰：‘怨弗在大，亦弗在小。惠弗惠，懋弗懋。’不在大，起于小也；不在小，小至于大也。言怨不可为，故当使不顺者顺、不勉者勉也。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乂。爱养民如赤子，不失其欲，惟民其皆安治也。非汝封刑人杀人，言得刑杀人也。无或刑人杀人；无以得刑杀人，而有妄刑杀也。非汝封劓刖人，劓，截鼻也。刖，截耳也。无或劓刖人。”所以举轻刑以戒，为人轻行之也。王曰：“封！元恶大憝，矧惟弗孝弗友。言人之罪恶，莫大于不孝不友。乃其速由文王作罚，刑兹无赦。言当亦速用文王所作违教之罚，刑此无得赦也。敬哉！无作怨，勿用非谋非彝。言当修己以敬，无为可怨之事，勿用非善之谋，非常之法。小子封，惟命弗于常。”当念天命之不予常也。行善则得之，行恶则失之。

王若曰：“乃穆考文王，诰庶邦御事，朝夕曰：‘祀兹酒。’文王所告众国治事吏，朝夕敕之，唯祭祀而用此酒，不常饮也。曰：‘小大邦用丧，亦罔非酒惟辜。于小大之国所用丧，无不以酒为罪也。饮惟祀，德将无醉。’饮酒惟当因祭祀，以德自将，无至醉。在昔殷先哲王，惟御事，弗敢自暇自逸。惟殷御治事之臣，不敢自宽暇、自逸豫。矧曰其敢崇饮，崇，聚也。自逸暇犹不敢，况敢聚会饮酒乎？弗惟弗敢，亦弗暇。非徒不敢，志在助君敬法，亦不暇饮。在今后嗣王酣身，嗣王，纣也。酣乐其身，不忧政也。惟荒腆于酒，弗惟自息。言纣大厚于酒，昼夜不念自息。庶群嗜酒，腥闻在上。故天降丧于殷。纣众群臣，用酒耽荒，腥秽闻在天，故下丧亡于殷也。天非虐，惟人自速辜。言凡为天所亡，天非虐人，惟人所行恶，自召罪。古人有言曰：‘人无于水鉴，当于民鉴。’古贤圣有言，人无于水鉴，当于民鉴也。视水见己形，视民行事见吉凶。今惟殷坠厥命，我其可弗大鉴。”今惟殷纣无道，坠失天

命，我其可不大视为戒也。

周公作无逸。中人之性，好逸豫。成王即政，恐其逸豫，故以所戒名篇。周公曰：“乌乎！君子所，其无逸。叹美君子之道，所在念德，其无逸豫也。君子且犹然，况王者乎！先知稼穡之艰难，乃逸，则知小人之依。稼穡，农夫之艰难事。先知之，乃谋逸豫，则知小民所依怙。我闻曰：昔在殷王中宗，大戊也。治民祇惧，弗敢荒宁，为政敬，身畏惧，不敢荒怠自安。享国七十有五年。以敬畏之故，得寿考之福也。其在高宗，嘉靖殷邦，至于小大，无时或怨，善谋殷国，至于小大之政，民无时有怨也。享国五十有九年。其在祖甲，汤孙太甲。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于庶民，弗侮鰥寡，知小人以所依，依仁政也，故能安顺于众民，不敢侮慢悍独也。享国三十有三年。自时厥后立王，生则逸，从是三王，各承其后而立者，生则逸豫，无法度也。弗知稼穡之艰难，弗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之从，过乐谓之耽。惟耽乐之从，言荒淫。亦罔或克寿。以耽乐之故，无有能寿者也。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四三年。高者十年，下者三年，言逸乐之损寿也。惟我周大王、王季，克自抑畏。大王，周公曾祖。王季，即祖也。言皆能以义自抑，畏敬天命也。文王卑服，文王节俭，卑其衣服。自朝至于日中昃，弗遑暇食，用咸和万民，从朝至日昃，不暇食，思虑政事，用皆协和和万民者也。厥享国五十年。自殷王中宗，及我周文王，兹四人迪哲。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临下也。厥或告之曰：‘小人怨汝詈汝。’则皇自敬德。其有告之，言小人怨詈者，则大自敬德，增修善政也。此厥弗听，人乃或诤张为幻，曰：‘小人怨汝詈汝，则信之，此其不听中正之君，有人诬惑之，言小人怨憾植诅詈汝，则信受之也。乱罚无罪，杀无辜。怨有同，是从于厥身。’信谗含怒，罚杀无罪，则天下同怨仇之，丛聚于其身也。乌乎！嗣王其监于兹！”视此乱罚之祸，以为戒也。

蔡叔既没，以罪放而卒也。王命蔡仲践诸侯位。王，成王也。父卒命子，罪不相及。王若曰：“小子胡！胡仲，名也。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；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。天之于人，无有亲疏，惟有德者，则辅佐之；民心于上，无有常主，惟爱己者，则归往之。为善弗同，同归于治；为恶弗同，同归于乱。尔其戒哉！慎厥初，惟厥终，康济小民。率自中，无作聪明乱旧章；汝为政，当安小民之业，循用大中之道，无敢为小聪明，作异辩，以变乱旧典文章也。详乃视听，罔以侧言改厥度。则予一人汝嘉。详审汝视听，非礼义勿视听也。无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，必断之以义，则我一人善汝矣。小子胡，汝往哉！无荒弃朕命。”汝往之国，无废我命，欲其终身奉行之。

王若曰：“猷！告尔四国多方：顺大道，告四方。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。惟圣人无念于善，则为狂人；惟狂人能念善，则为圣人。言桀、纣非实狂愚，以不念善故灭亡也。自作不和，尔惟和哉！尔室弗睦，尔惟和哉！尔邑克明，尔惟克勤乃事。”小大众官，自为不和，汝有方多士，当和之哉。汝亲近室家不睦，汝亦当和之。汝邑中能明，是汝惟能勤职事也。

周公戒于王曰：“文王罔攸兼于庶言，庶狱庶慎，惟有司之牧夫，文王无所兼知于毁誉众言，及众刑狱，众所当慎之事，惟慎择有司牧夫而已。劳于求才，逸于任贤。是训用违。庶狱庶慎，文王罔敢知于兹。是万民顺法。用违法，众狱众慎之事，文王一无敢自知于此，委任贤能而已也。武王率惟救功，弗敢替厥义德。武王循惟文王抚安天下之功，不敢废其义德，奉遵父道也。孺子王矣，稚子今已为王矣，不可不勤法祖考也。继自今文子文孙，其勿误于庶狱庶慎，惟正是义之。”文子文孙，文王之子孙也。从今以往，惟以正是之道，治众狱众慎，其勿误也。

王曰：“若昔大猷，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。言当顺古大道，制治安国，必于未乱未危之前，思患豫防之。

曰：‘唐、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内有百揆四岳，外有州、牧、侯伯。道尧、舜考古以建百官，上下相维，内外咸治也。庶政惟和，万国咸宁。’官职有序，故众政惟和。万国皆安，所以为至治也。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禹、汤建官二百，亦能用治，言不及唐、虞之清要也。明王立政，弗惟其官，惟其人。言圣帝明王，立政修教也，不惟多其官，惟在得其人也。立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兹惟三公。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。师，天子所师法。傅，傅相天子。保，保安天子于德义者也。此惟三公之任，佐王论道，以经纬国事、和理阴阳也。官弗必备，惟其人。三公之官，不必备员，惟其人有德乃处之也。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，曰三孤。孤，特也。卑于公，尊于卿，特置此三人也。贰公弘化，寅亮天地，弼予一人。副贰三公，弘大道化，敬信天地之教，辅我一人之治。冢宰掌邦治，统百官，均四海。天官卿，称太宰，主国政治，统理百官，均平四海之内邦国，言任大。司徒掌邦教，敷五典，扰兆民。地官卿，主国教化，布五常之教，安和天下众民，使小大协睦也。宗伯掌邦礼，治神人，和上下。春官卿，主宗庙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国之五礼，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。司马掌邦政，统六师，平邦国。夏官卿，主戎马之事，掌国征伐，统正六军，平治王邦四方之乱也。司寇掌邦禁，诘奸慝，刑暴乱。秋官卿，主寇贼，法禁治奸恶，刑强暴作乱者也。司空掌邦土，居四民，时地利。冬官卿，主国空土，以居士农工商四民，使顺天时、分地利，授之土。六卿分职，各帅其属，以倡九牧，阜成兆民。”六卿各率其属官大夫士，治其所分之职，以倡导九州之牧伯为政，大成兆民之性命，皆能其官，则政治矣。王曰：“乌乎！凡我有官君子，钦乃攸司，慎乃出令。令出惟行，弗惟反。有官君子，大夫以上也。叹而戒之，使敬所司，慎出令，从政之本也。令出必惟行之，不惟反改。二三其令，乱之道也。以公灭私，民其允怀。从政以公平灭私情，则民其信归之。学古入官，议事以制，政乃弗迷。言当先学古训，然后入官治政。凡制事必以古义，议度终始，政乃不迷错也。其尔典常作师，无以利口乱厥官。其汝为政，当以旧典常故事为师法，无以利口辩佞乱其官也。弗学墙面，莅事惟烦。人而不学，其犹正墙面而立，临政事必烦矣。戒

尔卿士，功崇惟志，业广惟勤；此戒凡有官位，但言卿士，举其掌事者也。功高由志，业广由勤也。位弗期骄，禄弗期侈；贵不与骄期，而骄自至。富不与侈期，而侈自来。骄侈以行，己所以速亡也。恭俭惟德，无载尔伪。言当恭俭惟以立德，无行奸伪也。作德，心逸日休；作伪，心劳日拙。为德，直道而行，于心逸豫，而名日美；为伪，饰巧百端，于心劳苦，而事日拙，不可为之也。居宠思危，罔弗惟畏，弗畏入畏。言虽居贵宠，当常思危惧，无所不畏。若乃不畏，则入不可畏之刑。推贤让能，庶官乃和。贤能相让，俊乂在官，所以和谐也。举能其官，惟尔之能；称匪其人，惟尔弗任。”所举能修其官，惟亦汝之功能也。举非其人，惟亦汝之不胜其任也。王曰：“乌乎！三事暨大夫，敬尔有官，乱尔有政，难而敕公卿以下，各敬居汝所有之官，治汝所有之职也。以右乃辟，永康兆民，万邦惟无斁。”言当敬治官政以助汝君，长安天下兆民，则天下万国，惟乃无厌我周德也。

周公既歿，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。成王重周公所营，故命陈分居正东郊成周之邑。王若曰：“君陈，我闻曰：‘至治馨香，感于神明；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’所闻上古圣贤之言也。政治之至者，芬芳馨气，动于神明。所谓芬芳，非黍稷之气，乃明德之馨，厉之以德也。凡人未见圣，若弗克见；既见圣，亦弗克由圣。此言凡人，有初无终也。未见圣道，如不能得见。已见圣道，亦不能用之，所以无成也。尔其戒哉！尔惟风，下民惟草，汝戒勿为凡人之行也。民从上教而变，犹草应风而偃，不可不慎也。无依势作威，无倚法以削；无乘势位，作威民上；无倚法制，以行刻削之政。宽而有制，从容以和。宽不失制，动不失和，德教之治也。殷民在辟，予曰辟，尔惟勿辟；予曰宥，尔惟勿宥；惟厥中。殷民有罪在刑法者，我曰刑之，汝勿刑也；我曰赦宥，汝勿宥也。惟其当以中正平理断也。有弗若于汝政，弗化于汝训，辟以止，辟乃辟。有不顺于汝政，不变于汝教，刑之而惩止。犯刑者，乃刑之也。尔无忿疾于顽。无求备于一人。”人有顽嚚不喻，汝当训之。无忿怒疾之，使人当器之，无责备于一夫也。

王曰：“乌乎！父师！毕公代周公为大师、为东伯，命之代君陈也。政贵有恒，辞尚体要，弗惟好异。政以仁义为常，辞以体实为要，故贵尚之。若异于先王，君子不好也。啻俗靡靡，利口惟贤，余风未殄，公其念哉。纣以靡靡利口为贤，覆亡国家。今殷民利口，余风未绝，公其念绝之也。我闻曰：‘世禄之家，鲜克由礼。’以荡陵德，实悖天道；世有禄位而无礼教，少不以放荡陵邈有德者，如此实乱天道也。弊化奢丽，万世同流。言弊俗相化，车服奢丽，虽相去万世，若同一流者也。兹殷庶士，骄淫矜侗，将由恶终，闲之惟艰。言殷士骄恣过制，矜其所能，以自侗大，将用恶自终，以礼御其心惟难也。惟周公克慎厥始，惟君陈克和厥中，惟公克成厥终。周公迁殷顽民，以消乱阶，能慎其始也。君陈弘周公之训，能和其中也。毕公阐二公之烈，能成其终也。钦若先王成烈，以休于前政。”敬顺文、武成业，以美于前人之政，所以勉毕公。

穆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。穆王，昭王子也。王若曰：“乌乎！惟乃祖乃父，世笃忠贞，服劳王家，厥有成绩，纪于大常。言汝父祖世厚忠贞，服事勤劳王家，其有成功，见纪录，书于王之太常，以表显之也。惟予小子，嗣守文、武、成、康遗绪，亦惟先王之臣，克左右乱四方。惟我小子，继守先王遗业，亦惟父祖之臣，能佐助我治四方。言己无所不能也。心之忧危，若蹈虎尾，涉于春冰。言祖业之大，己才之弱，故心怀危惧也。虎尾畏噬，春冰畏陷，危惧之甚也。今命尔予翊，作股肱心膂。今命汝为我辅翊，股肱心体之臣，言委任之也。尔身克正，罔敢弗正；民心罔中，惟尔之中。言汝身能正，则下无敢不正。民心无中，从汝取中。必当正身，示民以中正之道。夏暑雨，小民惟曰：‘怨咨。’夏月暑雨，天之常道。小民惟怨咨嗟，言心无中正也。冬祁寒，小民亦惟曰：‘怨咨。’厥惟艰哉！思其艰，以图其易，民乃宁。”天不可怨，民犹怨嗟，治民其惟艰哉！当思虑其艰，以谋其易，民乃安。

王若曰：“伯冏！昔在文、武，聪明齐圣，小大之臣，咸怀忠良。聪明，听视远也；齐圣，无滞碍也。臣虽官有尊卑，无不忠良。其侍御仆从，罔匪正人，给侍进御，仆从从官，官虽微，无不用中正之人。以旦夕承弼厥辟。出入起居，罔有弗钦；小臣皆良，仆从皆正，以旦夕承辅其君，故君出入起居无有不敬。发号施令，罔有弗臧。下民祇若，万邦咸休。言文、武发号施令，无有不善，下民敬顺其命，万国皆美其化也。惟予一人无良，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，匡其弗及。惟我一人无善，实恃左右前后有职位之士，匡正其不及。言此责群臣正己者也。绳讐纠谬，格其非心，俾克绍先烈。言恃左右之臣，弹正过误，检其非妄之心，使能继先王之功业也。今予命汝作大仆正，正于群仆侍御之臣。欲其教正群仆无敢佞伪也。懋乃后德，交修弗逮；言侍御之臣，无小大亲疏，皆当勉汝君为德，更代修进其所不逮也。慎简乃僚，无以巧言令色、便辟侧媚，其惟吉士。当谨慎简选汝僚属侍臣，无得用巧言无实、令色无质、便辟足恭、侧媚谄谀之人，其惟皆吉良正士也。仆臣正，厥后克正；仆臣谀，厥后自圣。言仆臣皆正，则其君乃能正。仆臣谄谀，则其君乃自谓圣。后德惟臣，弗德惟臣。君之有德，惟臣成之；君之无德，惟臣误之。言君所行善恶，专在左右也。尔无昵于愆人，充耳目之官，迪上以非先王之典。”汝无亲近愆利小子之人，充备侍从，在视听之官，导君上以先王之法也。

王曰：“呜乎！伯父、伯兄、仲叔、季弟、幼子、童孙，皆听朕言：皆王同姓，有父兄弟子孙列者也。尔尚敬逆天命，以奉我一人，虽畏勿畏，虽休勿休；汝当庶几敬逆天命，以奉我一人之戒。行事虽见畏，勿自谓可敬畏；虽见美，勿自谓有德美。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。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”先戒以劳谦之德，次教以惟敬五刑，所以成刚柔正直之三德也。天子有善，则兆民赖之。王曰：“吁！来，有邦有土，告尔祥刑，吁，叹也。有国有土，诸侯也。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。在今尔安百姓，何择，非人？何敬，非刑？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，当何所择，非惟

吉人乎？当何所敬，非惟五刑乎？两造具备，师听五辞。两，谓囚证也。造，至也。两至具备，则众狱官共听其入五刑之辞也。五辞简孚，正于五刑。五辞简核，信有罪验，则正之于五刑也。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。不简核，谓不应五刑，当出金赎罪也。五罚不服，正于五过。不服，不应罚也。正于五过，从赦免也。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罚之疑有赦。刑疑赦，从罚；罚疑赦，从免。刑罚世轻世重，惟齐非齐。言刑罚随世轻重也。刑新国，用轻典；刑乱国，用重典；刑平国，用中典。凡刑所以齐非齐。非佞折狱，惟良折狱，罔非在中。非口才可以断狱，惟平良可以断狱，无非在中正也。哀敬折狱，咸庶中正。当矜下民之犯法，敬断狱之害人，皆庶几必得中正之道也。其刑其罚，其审克之。”其所刑，其所罚，其当审能之，无失中也。

卷三

诗

周南

关雎，后妃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讽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衷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；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情发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发，犹见也。声，谓宫商角徵羽。声成文者，宫商上下相应也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易俗。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自诫，故曰风。以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风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谓四始，诗之至也。始者，王道兴衰之所由也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周南、邵南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

焉。是关雎之义也。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兴也。关关，和声也。雎鸠，王雎也。鸟挚而有别，后妃悦乐君子之德，无不和谐，又不淫其色，若雎鸠之有别焉，然后可以风化天下。夫妇有别，则父子亲。父子亲，则君臣敬。君臣敬，则朝廷正。朝廷正，则王化成也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。窈窕，幽闲也。淑，善也。仇，逖也。言后妃有关雎之德，是幽闲贞专之善女，宜为君子逖也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荇，接茶也。流，求也。后妃有关雎之德，乃能供荇菜、备庶物，以事宗庙也。左右助之，言三夫人九嫔以下，皆乐后妃之事也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寤，觉也。寐，寝也。言后妃觉寐，则常求此贤女，欲与之共己职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服，事也。求贤女而不得，觉寐则思己职事，当与谁共之也。悠哉悠哉，展转反侧。悠，思也。言己诚思之也，卧而不周曰展也。

卷耳，后妃之志也。又当辅佐君子，求贤审官。知臣下之勤劳，内有进贤之志，而无险诋私谒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于忧勤。谒，请也。

采采卷耳，不盈倾筐。忧者之兴也。采采，事采之也。卷耳，苓耳也。倾筐，畚属也，易盈之器也。器之易盈而不盈者，志在辅佐君子，忧思深也。嗟我怀人，寘彼周行。怀，思也。寘，置也。行，列也。思君子，官贤人，置之周之列位也。周之列位，谓朝廷之臣也。

邵 南

甘棠，美邵伯也。邵伯之教，明于南国。邵伯，姬姓，名奭，作上公，为二伯。

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邵伯所茇。蔽芾，小貌。甘棠，杜也。茇，草舍也。邵伯听男女之讼，不重烦劳百姓，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。国人被其德，说其化，敬其树也。

何彼穠矣，美王姬也。虽则王姬，亦下嫁于诸侯，车服不系其夫，下王后一等，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。

何彼穠矣？唐棣之华。兴也。穠，犹戎戎也。唐棣，移也。云何乎彼戎戎者，乃移之华。兴者，喻王姬颜色之美盛也。曷弗肃雍，王姬之车。肃，敬也。雍，和也。曷，何也。之，往也。何不敬和乎？王姬往乘车。言其嫁时始乘车，则已敬和矣。

邶 风

柏舟，言仁而不遇也。卫顷公时，仁人不遇，小人在侧。

泛彼柏舟，亦泛其流。兴也。泛泛，流貌也。柏木，所以宜为舟也。泛其流，不以济渡也。舟，载渡物也。今不用，而与众物泛泛然，俱流水中。兴者，喻仁人之不用，与群小人并列，亦犹是也。耿耿不寐，如有隐忧。耿耿，犹微微也。隐，痛也。仁人既不遇，忧在见侵害也。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悄悄，忧貌也。愠，怒也。觐闵既多，受侮不少。闵，病也。

谷风，刺夫妇失道也。卫人化其上，淫于新婚，而弃其旧室。夫妇离绝，国俗伤败焉。

习习谷风，以阴以雨。兴也。习习，和舒之貌。东风言之谷风，阴阳和而谷风至，夫妇和则室家成也。龟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言龟勉，思与君子同心也。所以龟勉者，以为见谴怒非夫妇之宜也。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。葑，蕒也。菲，芴也。下体，根茎也。二菜皆上下可食，然而其根有美时，有恶时。采之者不可以根恶之时，并弃其叶。喻夫妇以礼义合，以颜色亲，亦不可以颜色衰，而弃其相与之礼。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。莫，无也。及，与也。夫妇之言，无相违者，则可长相与处至死。颜色，斯须之有也。

邶 风

相鼠，刺无礼也。卫文公能正其群臣，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。

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。相，视也。仪，威仪也。视鼠有皮，虽居高显之处，偷食苟得，不知廉耻，亦与人无威仪者同也。人而无仪，不死胡为。人以有威仪为贵，今反无之，伤化败俗，不如其死无所害也。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。体，支体也。人而无礼，胡不遘死。

干旄，美好善也。卫文公臣子多好善，贤者乐告以善道也。贤者，时处士也。

子子于旄，在浚之郊。子子，干旄貌，注旄于干首，大夫之旗也。浚，卫邑。时有建此旄来至浚之郊，卿大夫

好善者也。素丝纰之，良马四之。纰，所以织组也。总纰于此，成文于彼，愿以素丝纰组之法御四马也。彼姝者子，何以畀之。姝，顺貌。畀，与。时贤者既说此大夫有忠顺之德，又欲以善道与之，诚爱厚之至焉。

卫 风

淇澳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听规谏，以礼自防，故能入相于圉，美而作是诗。

瞻彼淇澳，绿竹猗猗。兴也。猗猗，美貌也。武公质美德盛，有康叔之余烈也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斐，文章貌。治骨曰切，象曰磋，玉曰琢，石曰磨，道其学而成也。听其规谏，以礼自修饰，如玉石之见琢磨。

芄兰，刺惠公也。骄而无礼，大夫刺之。惠公以幼童即位，自谓有才能，而骄慢于大臣，但习威仪，不知为政以礼也。

芄兰之支，兴也。芄兰草，柔弱，恒延蔓于地，有所依缘则起。兴者，喻幼稚之君，任用大臣，乃能成其政也。童子佩觿。觿所以解结，成人之佩也。人君治成人事，虽童子犹佩觿，以早成其德也。虽则佩觿，能不我知。此幼稚之君，虽佩觿焉，其才能实不如我众臣之所知为也。惠公自谓有才能而骄慢，所以见刺也。

王 风

葛藟，王族刺恒王也。周室道衰，弃其九族焉。

绵绵葛藟，在河之浒。水涯曰浒。葛也藟也，生河之涯，得其润泽，以长而不绝。兴者，喻王之同姓，得王恩施，以生长其子。终远兄弟，谓他人父。兄弟，族亲也。王寡于恩施，今以远弃族亲矣，是我以他人为己父也。

采葛，惧谗也。桓王之时，政事不明。臣无大小，使出者，则为谗人所毁，故惧之也。

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兴也。葛，所以为繅纆也。事虽小，一日不见于君，忧惧于谗矣。兴者，以采葛喻臣，以小事使出者也。

郑 风

风雨，思君子也。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。

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。兴也。风且雨凄凄然，鸡犹守时而鸣喈喈然。兴者，喻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其节度也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。夷，悦也。思而见之，云何不悦也。

子衿，刺学校废也。乱世则学校不修。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青衿，青领。学子之所服，学子而俱在学校之中。己留彼去，故随而思之。纵我不往，

子宁不嗣音。嗣，续也。汝曾不传声问我，我以恩责其忘己也。

齐 风

鸡鸣，思贤妃也。哀公荒淫怠慢，故陈贤妃贞女，夙夜警戒，相成之道焉。

鸡既鸣矣，朝既盈矣。鸡鸣朝盈，夫人也，君也，可以起之常礼也。匪鸡则鸣，苍蝇之声。夫人以蝇声为鸡鸣，则以作早于常时，敬也。

甫田，大夫刺襄公也。无礼义而求大功，不修其德而求诸侯。志大心劳，所以求者非其道也。

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。兴也。甫，大也。大田过度，而无人功，终不能获。兴者，喻人君欲立功致治，必勤身修德，积小以成高大也。无思远人，劳心怱怱。怱怱，忧劳。此言无德而求诸侯，徒劳其心怱怱然。

魏 风

伐檀，刺贪也。在位贪鄙，无功而受禄。君子不得进仕尔。

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涟漪。伐檀以俟世用，若俟河水清且涟漪，是谓君子之人不得进仕也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悬貆兮？一夫之居曰廛。貆，兽名也。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

素，空。彼君子者，斥伐檀之人。仕有功，乃肯受禄。

硕鼠，刺重敛也。国人刺其君之重敛，蚕食于民，不修其政，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
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。三岁贯汝，莫我肯顾。硕，大也。大鼠大鼠者，斥其君。汝无复食我黍，疾其君税敛之多。我事汝已三岁矣，曾无教令恩德来顾着我，又疾其不修德政。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。往矣，将去汝，与之诀别之辞。乐土，有德之国也。

唐 风

杕杜，刺时也。君不能亲其宗族，骨肉离散，独居而无兄弟，将为沃所并尔。

有杕之杜，其叶湑湑。兴也。杕，特生貌。杜，赤棠也。湑湑，枝叶不相次比之貌。独行踽踽，岂无他人？不如我同父。踽踽，无所亲也。他人，谓异姓也。言昭公远其宗族，独行国中踽踽然。此岂无异姓之臣乎？顾恩不如同姓之亲亲耳。

秦 风

晨风，刺康公也。忘穆公之业，始弃其贤臣焉。

駉彼晨风，郁彼北林。兴也。駉，疾飞貌也。晨风，鸛也。郁，积也。先君招贤人，贤人归往之，驶疾如晨风之飞入北林也。未见君子，忧心钦钦。言穆公始未见君子之时，思望而忧，钦钦然也。如何如何？忘我实多。此言穆公之意，责康公，如何乎？如何乎？汝忘我之事实多大也。

渭阳，康公念母也。康公之母，晋献公之女。文公遭骊姬之难，未反而秦姬卒。穆公纳文公，康公时为太子，赠送文公于渭之阳，念母之不见也。我见舅氏，如母存焉，及其即位，思而作是诗也。

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。渭，水名也。何以赠之？路车乘黄。赠，送也。乘黄，驷马皆黄也。我送舅氏，悠悠我思。何以赠之？琼瑰玉佩。琼瑰，美石而次玉者也。

权舆，刺康公也。忘先君之旧臣，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。

於我乎！夏屋渠渠。夏，大也。屋，具也。渠渠，犹勤勤也。言君始于我厚，设礼食大具以食我，其意勤勤然。今也每食无余。此言君今遇我薄，其食我才足也。于嗟乎！不承权舆。承，继也。权舆，始也。

曹 风

蜉蝣，刺奢也。昭公国小而迫，无法以自守，好奢而任小人，将无所依焉。

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。兴也。蜉蝣，渠略也，朝生夕死，犹有羽翼以自修饰。楚楚，鲜明貌。兴者，喻昭公之

朝，其群臣皆小人也，徒整饰其衣裳，不知国将迫胁，君臣死亡之无日，如渠略然也。心之忧矣，于我归处？归，依归也。君当于何依归？言有危亡之难，将无所就往也。

候人，刺近小人也。共公远君子，而好近小人焉。

彼候人兮，荷戈与袂。候人，道路送迎宾客者也。荷，揭也。袂，彗也。言贤者之官，不过候人也。彼其之子，三百赤芾。芾，鞞也。大夫以上，赤芾乘轩。之子，是子也。佩赤芾者三百人。

小 雅

鹿鸣，燕群臣嘉宾也。既饮食之，又实币帛筐篚，以将其厚意，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。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兴也。苹，大萍也。鹿得苹草，呦呦然鸣而相呼。恳诚发于中，以兴嘉乐宾客，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将。筐，篚属，所以行币帛也。承，犹奉也。

皇皇者华，君遣使臣也。送之以礼乐，言远而有光华也。言臣出使，能扬君之美，以延其誉于四方，则为不辱君命也。

皇皇者华，于彼原隰。皇皇，犹煌煌也。忠臣奉使，能光君命，无远无近，如华不以高下易其色矣。无远无近，惟所之则然也。骖骖征夫，每怀靡及。骖骖，众多之貌也。征夫，行人也。众行夫既受君命，当速行，每人怀其

私相稽留，则于王事将无所及也。

常棣，燕兄弟也。闵管、蔡之失道，故作常棣焉。周公吊二叔之不成，而使兄弟之恩疏。召公为作是诗而歌之，以亲之。

常棣之华，萼不炜炜。承华者曰萼，不当作“跗”。跗，萼足也。萼足得华之光明，炜炜然也。兴者，喻弟以敬事兄，兄以荣覆弟，恩义之显，亦炜炜然也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人之恩亲，无如兄弟之最厚。鹳鸣在原，兄弟急难。鹳鸣，雍渠也。飞则鸣，行则摇，不能自舍尔。急难，言兄弟之相救于急难也。每有良朋，况也永叹。况，兹也。永，长也。每，虽也。良，善也。当急难之时，虽有善同门来，兹对之长叹而已。兄弟阅于墙，外御其侮。阅，狠也。御，禁也。兄弟虽内阅，外犹御侮也。

伐木，燕朋友故旧也。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须友以成者。亲亲以睦，友贤不弃，不遗故旧，则民德归厚矣。

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丁丁，嚶嚶，相切直也。言昔日未居住，与友生于山岩伐木，为勤苦之事，犹以道德相切正也。嚶嚶，两鸟声也。其鸣之志，似于有朋友道然，故连言之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迁，徙也。谓向时之鸟，出从深谷，今移处高木也。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君子虽迁处于高位，不可以忘其朋友也。相彼鸟矣，犹求友声。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。矧，况也。相，视也。鸟尚知居高木呼其友，况是人乎？可不求乎？

天保，下报上也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，则臣亦归美以报其上焉。

天保定尔，俾尔戩穀。罄无不宜，受天百禄。保，安也。尔，汝也。戩，福也。穀，禄也。罄，尽也。天使汝所福禄之人，谓群臣也。其举事尽得其宜，受天之多福禄。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。恒，弦也。升，出也。言俱进也。月上弦而就盈，日始出而就明也。如南山之寿，不蹇不崩。蹇，亏也。如松柏之茂，无不尔或承。或之言有也。如松柏之枝叶常茂盛，青青相承无衰落也。

南山有台，乐得贤也。得贤者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。人君得贤者，则其德广大坚固，如山之有基趾也。

南山有台，北山有莱。台，夫须也。兴者，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，成其高大，喻人君有贤臣自以尊显也。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基，本也。只之言是也。人君既得贤者，置之于位，又尊敬以礼乐乐之，则能为国家之本也。

蓼萧，泽及四海也。

蓼彼萧斯，零露漙兮。兴也。蓼，长大貌。萧，蒿也。漙，漙然，萧上露貌。兴者，萧，香物之微者，喻四海之诸侯，亦国君之贱者；露，天所以润万物，喻王者恩泽，不为远国则不及之。既见君子，我心写兮。既见君子者，远国之君朝见于天子也。我心写者，输其情意，无留恨者。燕笑语兮，是以有誉处兮。天子与之燕而笑语，则远国之君各得其所。是以称扬德美，使声誉常处天子也。

湛露，天子燕诸侯也。

湛湛露斯，匪阳不晞。晞，干也。露虽湛湛然，见阳则干。兴者，露之在物湛湛然，使物柯叶低垂，喻诸侯受燕爵，其威仪有似醉之貌。唯天子赐爵，则自变肃敬承命，有似露见日而晞也。厌厌夜饮，不醉无归。厌厌，安也。

六月，宣王北伐也。鹿鸣废，则和乐缺矣。四牡废，则君臣缺矣。皇皇者华废，则忠信缺矣。常棣废，则兄弟缺矣。伐木废，则朋友缺矣。天保废，则福祿缺矣。采薇废，则征伐缺矣。出车废，则功力缺矣。杕杜废，则师众缺矣。鱼丽废，则法度缺矣。南陔废，则孝友缺矣。白华废，则廉耻缺矣。华黍废，则畜积缺矣。由庚废，则阴阳失其道理矣。南有嘉鱼废，则贤者不安、下民不得其所矣。崇丘废，则万物不遂矣。南山有台废，则为国之基坠矣。由仪废，则万物失其道理矣。蓼萧废，则恩泽乖矣。湛露废，则万国离矣。彤弓废，则诸夏衰矣。菁菁者莪废，则无礼仪矣。小雅尽废，则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。

六月栖栖，戎车既饬。栖栖，简阅貌。饬，正也。记六月者，盛夏出兵，明其急也。狁孔炽，我是用急。炽，盛也。孔，甚也。此序吉甫之意也。北狄来侵甚炽，故王以是急遣我也。

车攻，宣王复古也。宣王能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复文、武之境土；修车马，备器械，复会诸侯于东都，因田猎而选车徒焉。东都，王城。

我车既攻，我马既同。攻，坚也。同，齐也。四牡庞庞，驾言徂东。庞庞，充实。东，雒邑也。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。言不狁哗也。之子于征，有闻无声。有善闻而无狁哗。

鸿雁，美宣王也。万民离散，不安其居，而能劳来，还定安集之，至乎鳏寡，无不得其所焉。宣王承厉王衰乱之弊而兴，复先王之道，以安集众民为始。

鸿雁于飞，集于中泽。中泽，泽中。鸿雁之性，安居泽中。今飞而又集于泽之中，犹民去其居而离散，今见还定安集之也。之子于垣，百堵皆作。侯伯卿士，又于坏灭之国，征民起屋舍、筑墙壁。百堵同时起，言趋事也。虽则劬劳，其究安宅。此劝万民之辞，汝今虽病劳，终有所安居也。

白驹，大夫刺宣王也。刺其不能留贤也。

皎皎白驹，食我场苗。繫之维之，以永今朝。宣王之末，不能用贤。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。繫，绊也。维，系也。永，久也。愿此去者乘白驹而来，使食我场中之苗，我则绊之系之，以久今朝，爱之欲留也。所谓伊人，于焉逍遥。乘白驹而去之贤人，今于何游息乎？思之甚也。

节南山，家父刺幽王也。家父，字，周大夫也。

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兴也。节，高峻貌。岩岩，积石貌。兴者，喻三公之位，人所尊严也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师，大师，周之三公。尹氏为大师。具，俱也。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，天下之民俱视汝之所为也。国既卒斩，何用不监。卒，尽也。斩，断也。监，视也。天下之诸侯，日相侵伐，其国已尽绝灭，汝何用为职，不监察之。

正月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正月繁霜，我心忧伤。正月，夏之四月也。繁，多也。夏之四月霜多，急恒寒苦之异，伤害万物，故我心为之忧伤也。民之讹言，亦孔之将。将，大也。讹，伪也。人以伪言相陷入，使王行酷暴之刑，致此灾异，故言甚大。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。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蹐。局，曲也。蹐，累足也。此民疾苦王政，上下皆可畏之言也。哀今之人，胡为虺蜴。虺蜴之性，见人则走。哀哉今之人，何为如是？伤时政也。燎之方扬，宁或威之。威之以水也，燎之方盛之时，炎炽嫖怒，宁有能灭息之者乎？言无有也。以无有喻有之者为甚也。赫赫宗周，褒姒威之。宗周，镐京也。褒，国名也。姒，姓也。威，灭也。有褒之女，幽王惑焉而以为后，诗人知其必灭周也。

十月之交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。日有蚀之，亦孔之丑。之交，日月之交会也。丑，恶也。周十月，夏之八月也。日食，阴侵阳，臣侵君之象也。日为君，辰为臣。辛，金也。卯，木也。又以卯侵辛，故甚恶之。彼月而蚀，则维其常。此日而蚀，于何不臧。臧，善也。百川沸腾，山冢崒崩。沸，出也。腾，乘也。山顶曰冢。崒者，崔嵬也。百川沸出，相乘凌者，由贵小人也。山顶崔嵬者崩，喻君道坏也。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言君子居下，小人处上也。哀今之人，胡僭莫惩。僭，曾也。变异如此，祸乱方至。哀哉今在位之人，何曾无以道德止之。黽勉从事，不敢告劳。诗人贤者见时如是，自勉以从王事。虽劳不敢自谓劳，畏刑罚也。无罪无辜，谗口嚣嚣。嚣嚣，众多貌也。时人非有辜罪，其被谗口见桷潜嚣嚣然。

小旻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谋臧不从，不臧覆用。臧，善也。谋之善者不从之，其不善者反用之。我龟既厌，不我告犹。犹，图也。卜筮数而渎龟，龟灵厌之，不复告其所图之吉凶。谋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集，就也。谋事者众多，而非贤者，是非相夺，莫适可从，故所为不成也。发言盈庭，谁敢执其咎。谋事者众，汹汹满庭，而无能决当是非。事若不成，谁云己当受其咎责者。言小人争智而让过。如彼筑室于道谋，是用不溃于成。溃，遂也。如当路筑室，得人而与之谋所为，路人之意不同，故不得遂成也。不敢暴虎，不敢冯河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冯，凌也。人皆知暴虎冯河立至之害，而无知当畏惧小人能危亡己也。

小宛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温温恭人，温温，和柔貌。如集于木。恐坠也。惴惴小心，如临于谷。恐陨。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衰乱之世，贤人君子，虽无罪，犹恐惧也。

小弁，刺幽王也。太子之傅作焉。

踯躅周道，鞠为茂草。踯躅，平易貌。周道，周室之通道也。鞠，穷也。我心忧伤，惄焉如捣。假寐永叹，维忧用老。心之忧矣，疢如疾首。惄，思也。捣，心疾也。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。疢，犹病也。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父之所树，己尚不敢不恭敬也。靡瞻匪父，靡依匪母。不属于毛，不离于里。此言人无不瞻仰其父取法则者，

无不依恃其母以长大者。今我太子独不受父之皮肤之气乎？不处母之胞胎乎？何曾无恩于我也。无逝我梁，无发我笱。逝，之也。之人梁，发人笱，此必有盗鱼之罪，以言褒姒以淫色来嬖于王，盗我太子母子之宠也。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。念父孝也。念父孝者，太子念王将受谗言不止，我死之后，惧复有被谗者。无如之何，故自决云。身尚不能得自容，何暇乃忧我死之后乎？

巧言，刺幽王也。大夫伤于谗而作是诗。

乱之初生，僭始既涵。僭，不信也。涵，同也。王之初生乱萌，群臣之言，信与不信，尽同之不别。乱之又生，君子信谗。君子斥在位者，信谗人言，是复乱之所生。君子信盗，乱是用暴。盗，谓小人。盗言孔甘，乱是用急。僇，进也。

巷伯，刺幽王也。寺人伤于谗而作是诗。巷伯，奄官。寺人，内小臣。

萋兮斐兮，成是贝锦。兴也。萋、斐，文章貌。贝锦，锦文。兴者，喻谗人集作己过，以成于罪，犹女工之集采色成锦文也。彼谮人者，亦已太甚。太甚者，谓使己得重罪。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北方寒凉而不毛也。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。昊，昊天也。与昊天使制其罪也。

谷风，刺幽王也。天下俗薄，朋友道绝焉。

习习谷风，维风及雨。兴也。风雨相感，朋友相须。风而有雨，则润泽行。喻朋友同志，则恩爱成。将恐将

惧，维予与汝。将，且也。恐，惧。喻遭厄难也。将安将乐，汝转弃予。汝今已志达而安乐，而弃恩忘旧，薄之甚也。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。大德，切嗟以道，相成之谓也。

蓼莪，刺幽王也。民人劳苦，孝子不得终养尔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兴也。蓼蓼，长大貌也。莪已蓼蓼长大，我视之反谓之蒿。兴者，喻忧思心不精识其事也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哀哀者，恨不得终养父母，报其生长己之苦也。无父何怙？无母何恃？出则衔恤，入则靡至。恤，忧也。孝子之心，怙恃父母依然，以为不可斯须无也。出门则思之忧，旋入门又不见，如入无所至也。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。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鞠，养也。顾，旋视也。复，反覆也。腹，怀抱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之，犹是也。我欲报父母是德，昊天乎，我心无极也。

北山，大夫刺幽王也。役使不均，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。

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此言王之土地广大矣，王之臣又众矣，何求而不得，何使而不行乎。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。贤，劳也。或燕燕以居息，燕燕，安息貌也。或尽瘁以事国。尽力劳病，以从国事。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。不已，犹不止也。或栖迟偃仰，或王事鞅掌。鞅，犹荷也。掌，谓捧持之也，负荷捧持以趋走，言促遽也。或耽乐饮酒，或惨惨畏咎。咎，犹罪过。

青蝇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兴也。营营，往来貌。樊，藩也。兴者，蝇之为虫，污白使黑，污黑使白，喻谗佞之人变乱善恶也。止于藩，欲外之，令远物也。恺悌君子，无信谗言。恺悌，乐易也。营营青蝇，止于棘。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。极，犹己也。

宾之初筵，卫武公刺时也。幽王荒废，媿近小人，饮酒无度，天下化之。君臣上下，沉湎淫液。武公既入，而作是诗也。淫液者，饮酒时情态也。言武公入者，入为王卿士也。

宾之初筵，温温其恭。温温，柔和也。其未醉止，威仪反反。曰既醉止，威仪幡幡。舍其坐迁，屡舞仙仙。反反，言重慎也。幡幡，失威仪也。仙仙，舞也。此言宾初即筵之时，自救戒以礼，至于旅酬，而小人之态出也。宾既醉止，载号载呶。乱我箴豆，屡舞僛僛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邮。侧弁之俄，屡舞傴傴。号呶，号呼欢呶也。僛僛，僛不能自正也。傴傴，不止也。邮，过也。侧，倾也。俄，倾貌也。

采芣，刺幽王也。侮慢诸侯，诸侯来朝，不能锡命以礼，数征会之，而无信义，君子见微而思古焉。

采芣采芣，筐之筥之。芣，所以芣大牢而待君子也。君子来朝，何锡与之。虽无与之，路车乘马。君子，谓诸侯也。赐诸侯以车马，言虽无与之，尚以为薄也。

角弓，父兄刺幽王也。不亲九族而好谗佞，骨肉相怨，故作是诗也。

骍骍角弓，翩其反矣。兴也。骍骍，调和也。不善继絜巧用，则翩然而反。兴者，喻王与九族不以恩礼御待

之，则使之多怨心。兄弟婚姻，无胥远矣。胥，相也。骨肉之亲，当相亲无相疏远。相疏远，则以亲亲之望，易以成怨也。尔之远矣，民胥然矣。尔之教矣，民胥傲矣。尔，汝。尔，幽王也。胥，皆也。言王汝不亲骨肉，则天下之人皆如斯。汝之教令，无善无恶，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学之。言上之化下，不可不慎也。

菀柳，刺幽王也。暴虐而刑罚不中，诸侯皆不欲朝，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。

有菀者柳，不尚息焉。尚，庶几也。有菀然枝叶茂盛之柳，行路之人，岂有不庶几欲就之止息乎？兴者，喻王有盛德，则天下皆庶几愿往朝焉。忧今不然也。俾予靖之，后予极焉。靖，谋也。俾，使也。极，诛也。假使我朝王，王留我使我谋政事；王信谗，不察功考绩，后反诛放我。是言王刑罚不中，不可朝事。

隰桑，刺幽王也。小人在位，君子在野，思见君子，尽心以事之也。

隰桑有阿，其叶有难。隰中之桑，枝条阿然长美，其叶又茂盛，可以庇荫人。兴者，喻时贤人君子，不用而野处，有覆养之德也。既见君子，其乐如何？思在野之君子，而得见其在位，我喜乐无度也。心乎爱矣，遐不谓矣？中心臧之，何日忘之？遐，远也。谓，勤也。臧，善也。我心爱此君子，虽远在野，岂能不动思之乎？我心善此君子，又诚不能忘也。

白华，周人刺幽后也。幽王娶申女以为后，又得褒姒而黜申后。故下国化之，以妾为妻，以孽代宗，而王弗能治。申，姜姓之国。孽，支庶也。宗，嫡子也。王不能治，己不能正故也。

英英白云，露彼菅茅。英英，白云貌。白云下露，养彼可以为菅之茅。使与白华之菅，可相乱易，犹天之下妖气生褻姒，使申后见黜也。天步艰难，之子不犹。步，行也。犹，图也。天行此艰难之妖久矣，王不图其变之所由。昔夏之衰，有二龙之妖，卜藏其粢，周厉王发而观之，化为玄鼯。童女遇之，当宣王之时而生女，惧而弃之。后褻人有狱，而入之幽王，幽王嬖之，是谓褻姒。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。王失礼于内，而下国闻知而化之，王弗能治，如鸣钟鼓于宫中，而欲使外人不闻，亦不可得也。念子懞懞，视我迈迈。迈迈，不悦也。言申后之忠于王也。念之懞懞然，欲谏正之，王反不悦于其所言。

何草不黄，下国刺幽王也。四夷交侵，中国背叛，用兵不息，视民如禽兽。君子忧之，故作是诗也。

何草不黄，何日不行。用兵不息，军旅自岁始草生而出，至岁晚矣，何草而不黄乎？草皆黄矣，于是间将率何日不行乎？言常行劳苦甚也。何人不将，经营四方。言万民无不从役者也。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。兕、虎，野兽也。旷，空也。兕虎者，以比战士也。哀我征夫，朝夕不暇。

大 雅

文王，文王受命作周也。受命，受天命而王天下，制立周邦。

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。在上，在民上也。於，叹辞也。昭，见。文王初为西伯，有功于民，其德著见于天，故天命之以为王也。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乃新在文王也。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济济，多威仪也。商之孙子，其丽

不亿。上帝既命，侯于罔服。丽，数也。商之孙子，其数不徒亿，多言之也。至天已命文王之后，乃为君于罔之九服之中，言众之不如德也。侯服于罔，天命靡常。则见天命之无常也。无常者，善则就之，恶则去之。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。殷士，殷侯也。肤，美也。敏，疾也。裸，灌鬯也。将，行也。殷之臣壮美而敏，来助罔祭也。

大明，文王有明德，故天复命武王也。二圣相承，其明德日广大，故曰“大明”也。

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。明明，察也。文王之德，明明在于下，故赫赫然著见于天。天难忱斯，不易维王。天位殷嫡，使不挟四方。忱，信也。挟，达也。天意难信矣，不可改易者天子也。今纣居王位，而又殷之正嫡，以其为恶，乃绝弃之。使教令不行于四方，四方共叛之，是天命无常，唯德是与耳。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。回，违也。小心翼翼，恭慎貌也。聿，述也。怀，思也。方国，四方来附者也。

思齐，文王所以圣也。言其非但天性，德有所由成也。

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。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妇。齐，庄也。媚，爱也。周姜，大姜。京室，王室也。常思庄敬者，大任也，乃为文王之母。又常思爱大姜之配大王之札，以为京室之妇。言其德行纯备，以生圣子。大妣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大妣，文王之妃也。大妣十子，众妾则宜百子也。徽，美也。嗣大任之美音，谓续行其善教令。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刑，法也。寡妻，寡有之妻，言贤也。御，治也。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，至于其宗族，以此又能为政，治于家邦。

灵台，民始附也。文王受命，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。文王受命，而作邑于圭，立灵台也。

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文王应天命，度始灵台之基趾，营表其位，众民则筑作，不设期日而成之。言说文王之德，劝其事忘己劳也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亟，急也。经始灵台之基趾，非有急成之意，众民各以子成父事，而来攻之。

行苇，忠厚也。周家忠厚，仁及草木，故能内睦于九族，外尊事黄耆，养老乞言，以成其福禄焉。乞言，从求善言可以为政者也。

敦彼行苇，羊牛勿践履。方苞方体，维叶泥泥。敦，聚貌也。行，道也。叶初生泥泥然。苞，茂也。体，成形也。敦敦然道旁之苇，牧羊牛者，无使蹈履折伤之。草物方茂盛，以其终将为人用。故周之先王，为此爱之，况于其人乎？黄耆台背，以引以翼。台之言眇也。大老，则背有眇文也。既告老人，及其来也，以礼引之，以礼翼之。在其前曰引，在其旁曰翼也。寿考维祺，以介景福。祺，吉。介，助也。养老人而得吉，所以助大福也。

假乐，嘉成王也。

假乐君子，显显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假，嘉也。宜民宜人，宜安民、宜官人也。天嘉乐成王有光光之善德，安民官人，皆得其宜，以受福禄于天也。干禄百福，子孙千亿。穆穆皇皇，宜君宜王。宜君王天下也。干，求也。成王行显显之令德，求禄得百福。其子孙亦勤行而求之，得禄千亿。故或为诸侯，或为天子，言皆相助以道

也。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愆，过也。率，循也。成王之令德不过误，不遗失，循用旧典之文章，谓周公之礼法。

民劳，召穆公刺厉王也。

民亦劳止，汙可小康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汙，几也。康、绥，皆安也。惠，爱也。今周民疲劳矣，王几可小安之乎？爱此京师之人，以安天下。京师者，诸夏之根本也。

板，凡伯刺厉王也。

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瘁。出话不然，为犹不远。板，反也。上帝，以称王者。瘁，病也。话，善言也。犹，谋也。王为政反先王与天之道，天下民尽瘁，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。以此为谋，不能远图，不知祸之将至也。犹之不远，是用大谏。王之谋不能图远，用是故我大谏王也。介人维藩，太师维垣。大邦维屏，大宗为翰。介，善也。藩，屏也。垣，墙也。翰，干也。太师，三公也。大邦，成国诸侯也。大宗，王之同姓，世嫡子也。王当用公卿、诸侯及宗室之贵者，为藩屏垣干，为辅弼，无疏远之也。怀德维宁，宗子维城。无俾城坏，无独斯畏。怀，和也。斯，离也。和汝德，无行酷暴之政，以安汝国，以是为宗子之城，使免于难。宗子城坏，则乖离，而汝独居而畏矣。宗子，嫡子也。

荡，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。厉王无道，天下荡荡，无纲纪文章，故作是诗也。

荡荡上帝，下民之辟。上帝，以托君王也。辟，君也。荡荡，言法度废坏之貌也。厉王乃以此居人上，为天下

之君，言其无可则像之甚也。疾威上帝，其命多僻。疾，病人矣。威，罪人矣。疾病人者，重赋敛也。威罪人者，峻刑法也。其政教又多邪僻，不由旧章也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天之生此众民，其教道之，非当以诚信使之忠厚乎？今则不然，民始皆庶几于善道，后更化于恶俗也。既愆尔止，靡明靡晦。式号式呼，俾昼作夜。使昼为夜也。愆，过也。汝既过于沉湎矣，又不为明晦有止息也。醉则号呼相效，用昼日作夜，不视政事也。文王曰咨，咨汝殷商。匪上帝不时，殷不用旧。此言纣之乱，非其生不得其时，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也。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老成人，谓若伊尹、伊陟、臣扈之属也，虽无此臣，犹有常事故法可案用。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。莫，无也。朝廷君臣，皆任喜怒，曾无用典刑治事者，以至诛灭也。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此言殷之明镜不远也。近在夏后之世，谓汤诛桀也。后武王诛纣，今之王何以不用为戒乎？

抑，卫武公刺厉王也，亦以自警也。

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无竞，竞也。训，教也。觉，直也。竞，强也。人君为政，无强于得贤人。得贤人，则天下教化于其俗。有大德行，则天下顺从其政。言在上所以倡道之。敬慎威仪，维民之则。则，法也。慎尔出话，敬尔威仪，无不柔嘉。话，善言也，谓教令也。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玷，缺也。斯，此也。玉之玷缺尚可磨礪而平，人君政教一失，谁能反复之也？

桑柔，芮伯刺厉王也。芮伯，王卿士也。

忧心殷殷，念我土宇。我生不辰，逢天俾怒。自西徂东，靡所定处。宇，居也。俾，厚也。此士卒从军，久不

息，劳苦自伤之言也。人亦有言，进退维谷。谷，穷也。前无明君，却迫罪役，故穷也。维此良人，弗求弗迪。维彼忍心，是顾是复。迪，进也。良，善也。国有善人，王不求索，不进用之。有忍为恶之心者，王反顾念而重复之，言其忽贤者爱小人也。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。类，犹等夷也。贪恶之人，见道听之言，则应答之。见诵诗书之言，则眠卧如醉。君居上位，而行如此，人或效之也。

云汉，仍叔美宣王也。宣王承厉王之烈，内有拨乱之志，遇灾而惧，侧身修行，欲消去之，天下喜于王化复行，百姓见忧，故作是诗也。仍叔，周大夫也。

倬彼云汉，昭回于天。云汉，谓天河也。昭，光也。倬然，天河水气也。精光转运于天，时旱渴雨，故宣王夜仰视天河，望其候也。王曰於乎！何辜今之人？天降丧乱，饥馑荐臻。荐，重也。臻，至也。辜，罪也。王忧旱而嗟叹云：“何罪与今时天下之人，天仍下旱灾，亡乱之道，饥馑之害，复重至也。”靡神不举，靡爱斯牲。圭璧既卒，宁莫我听。靡、莫，皆无也。言王为旱之故，求于群神，无不祭也，无所爱于三牲也，礼神之圭璧，又已尽矣。曾无听聆我之精诚，而兴云雨者与？

崧高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天下复平，能建国，亲诸侯，褒赏申伯焉。尹吉甫、申伯，皆周之卿士也。

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维申及甫，维周之翰。翰，干也。申，申伯也。甫，甫侯也。皆以贤知人，为周之桢干之臣也。申伯之德，柔惠且直。揉此万邦，闻于四国。揉，顺也。四国，犹言四方也。

烝民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任贤使能，周室中兴焉。

天生烝民，好是懿德。天之生众民，莫不好有美德之人也。天监有周，昭假于下。保兹天子，生仲山甫。监，视也。假，至也。天视周室之政教，其光明乃至于下，谓及于众民也。天安爱此天子宣王，故生仲山甫使佐也。仲山甫之德，柔嘉维则。令仪令色，小心翼翼。嘉，美也。令，善也。善威仪，善颜色，容貌翼翼然，恭敬也。肃肃王命，仲山甫将之。邦国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将，行也。若，顺也。顺否犹臧否，谓善恶也。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夙，早也。匪，非也。一人，斥天子也。人亦有言，柔则茹之，刚则吐之。维仲山甫，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不侮鰥寡，不畏强御。人亦有言，德輶如毛，民鲜克举之。我仪图之，輶，轻也。仪，匹也。人之言云，德甚轻。然而众人寡能独举之以行者，言政事易耳。人不能行者，无其志也。我与伦匹图之，而未能也。维仲山甫举之。仲山甫能独举是德而行之。袞职有阙，维仲山甫补之。王之职有缺，辄能补之者，仲山甫也。

瞻仰，凡伯刺幽王大坏也。

瞻仰昊天，降此大厉。昊天，斥王也。厉，恶也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。瘵，病也。人有土田，汝反有之。人有民人，汝覆夺之。此言王削黜诸侯及卿大夫无罪者也。覆，犹反也。此宜无罪，汝反收之。彼宜有罪，汝覆说之。收，拘收也。说，放赦也。哲夫成城，哲妇倾城。哲，谓多谋虑也。城，犹国也。懿厥哲妇，为梟为鸱。懿，有所痛伤之声也。梟鸱，恶声之鸟也。喻褒姒之言无善也。妇有长舌，维厉之阶。乱匪降自天，生自妇人。匪教匪诲，时维妇寺。寺，近也。长舌，喻多言语也。今王之有此乱政，非从天而下，但从妇人出耳。又非有人教王为

乱，语王为恶者，是维近爱妇人，用其言，是故致乱也。如贾三倍，君子是识。妇无公事，休其蚕织。妇人无与外政，虽王后犹以蚕织为事。识，知也。贾而有三倍之利者，小人所宜知也；而君子反知之，非其宜也。今妇人休其蚕桑织纴之事，而与朝廷之事，其为非宜，亦犹是也。不吊不祥，威仪不类。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吊，至也。王之为政，德不能至于天矣，不能致征祥于神矣，威仪又不善于朝廷矣。贤人皆言奔亡，则天下邦国将尽困病也。

周 颂

清庙，祀文王也。周公既成雒邑，朝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。清庙者，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，谓祭文王也。天德清明，文王象也，故祭之而歌此诗也。

於穆清庙，肃雍显相。於，叹之辞也。穆，美也。肃，敬也。雍，和。相，助也。显，光也。於乎美哉，周公之祭清庙也，其礼敬且和，又诸侯有光明著见之德者来助祭之也。济济多士，秉文之德，对越在天。对，配也。越，于也。济济之众士，皆执行文王之德，文王精神已在天矣。犹配顺其素行，如生存焉。

振鹭，二王之后来助祭也。二王，夏、殷也。其后，杞、宋也。

振鹭于飞，于彼西雍。我客戾止，亦有斯容。兴也。振，群飞之貌也。鹭，白鸟也。雍，泽也。客，二王之后也。白鸟集于西雍之泽，言所集得其处也。兴者，喻杞、宋之君有洁白之德，来助祭于周之庙，得礼之宜也。其至止亦有此容，言威仪之善，如鹭鸟然也。

雍，禘太祖也。禘，大祭。太祖，谓文王。

有来雍雍，至止肃肃。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。相，助也。雍雍，和也。肃肃，敬也。有是来时雍雍然，既至而肃肃然者，乃助王禘祭，百辟与诸侯也。天子是时穆穆然，言得天下之欢心也。

有客，微子来见于祖庙也。微子代殷后，既受命来朝见之也。

有客有客，亦白其马。殷尚白也。

敬之，群臣进戒嗣王也。

敬之敬之！天维显思，命不易哉！无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监在兹。显，光也。监，视也。群臣见王，谋即政之事，故因此时戒之曰：敬之哉！敬之哉！天乃光明，去恶与善，其命吉凶，不变易也。无谓天高又高，在上远人而不畏也。天上下其事，谓转运日月，施其所行，日视瞻近在此也。

鲁 颂

函宫，颂僖公之能复周公之宇也。宇，居也。

王曰叔父，建尔元子，俾侯于鲁。大启尔宇，为周室辅。王，成王也。元，首也。宇，居也。成王告周公叔

父：“我立汝首子，使为君于鲁。”谓欲封伯禽也，以为周公后也。大开汝居，以为周家辅，谓封以方七百里也。乃命鲁公，俾侯于东。赐之山川，土田附庸。既告周公，乃策命伯禽，使为君于东，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，令专统之也。

商 颂

长发，大禘也。大禘，郊祭天也。

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昭假迟迟，上帝是祗，帝命式于九围。不迟，言疾也。跻，升也。九围，九州也。降，下也。假，暇也。祗，敬也。式，用也。汤之下士尊贤甚疾，其圣敬之德日进，然而能以其聪明，宽暇天下之人迟迟然，言其急于己而缓于人也。天用是故爱敬之，天于是又命之，使用事于天下，言王之。不竞不綌，不刚不柔。敷政优优，百禄是遒。綌，急也。优优，和也。遒，聚也。

殷武，祀高宗也。

天命降监，下民有严。不僭不滥，不敢怠遑。命于下国，封建厥福。不僭不滥，赏不僭，刑不滥也。封，大也。遑，暇也。天命乃下视，下民有严显之君，能明德慎罚，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，则命之于小国，以为天子。大立其福，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。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。商邑，京师也。极，中也。商邑之礼俗，翼翼然可则效，乃四方之中正也。

卷四

春秋左氏传（上）
原缺。

卷五

春秋左氏传（中）

宣 公

二年，郑公子归生伐宋，宋华元御之。将战，华元杀羊食士，其御羊斟不与。及战，曰：“畴昔之羊，子为政；畴昔，犹前日也。今日之事，我为政。”与入郑师，故败。

晋灵公不君，失君道。厚敛以雕墙，雕，画也。从台上弹人，而观其避丸也。宰夫胹熊蹯不熟，杀之，寘诸畚，使妇人载以过朝。畚，筐属。赵盾、士季患之。将谏，士季曰：“谏而不入，则莫之继也。会请先，不入，则子继之。”三进，及溜，而后视之，士季，随会也。三进，三伏，公不省而又前也。公知欲谏，故佯不视。曰：“吾知所过矣，将改之。”稽首而对曰：“人谁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诗曰：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’夫如是，则能补过者鲜矣。君能有终，则社稷之固也，岂唯群臣赖之。”犹不改。宣子骤谏，公患之，使鉏麇贼之。鉏麇，力士。晨往，寝门辟矣。盛服将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。不解衣冠而睡。麇退，叹而言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贼民之主，不忠；弃君之命，不信。有一于此，不如死。”触槐而死。槐，赵盾庭树。晋侯饮赵盾酒，伏甲将攻之。其右提弥明知之，右，车右。趋登曰：“臣侍宴，过三爵，非礼。”遂扶以下。公嗾夫獒焉，明搏而杀之。獒，猛犬

也。盾曰：“弃人用犬，虽猛何为！”责公不养士，而更以犬为己用也。斗且出。赵穿攻灵公于桃园，穿，赵盾之从父昆弟子。宣子未出山而复。晋境之山也，盾出奔，闻公弑而还。大史书曰：“赵盾杀其君。”以示于朝。宣子曰：“不然。”对曰：“子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讨贼，非子而谁？”孔子曰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不隐盾之罪。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。”善其为法屈也。

三年，楚子伐陆浑之戎，遂至于雒，观兵于周疆。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，王孙满，周大夫。楚子问鼎之大小、轻重焉。示欲逼周取天下也。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禹之世也。远方图物，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。贡金九牧，使九州之牧贡金。铸鼎象物，象所图物。使民知神奸，图鬼神百物之形，使民逆备之。故民入川泽山林，魑魅罔两，魑，山神。魅，怪物。罔两，水神也。莫能逢之，逢，遇。用能协于上下，以承天休，民无灾害，则上下和而受天佑。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。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。德之休明，虽小，重；不可迁。其奸回昏乱，虽大，轻也。言可移。天祚明德，有所底止。底，致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”

四年，楚子灭若敖氏。其孙箴尹克黄箴尹，官名。克黄，子文孙也。使于齐，还，及宋，闻乱。其人曰：“不可以入矣。”箴尹曰：“弃君之命，独谁受之？君，天也，天可逃乎？”遂归复命，自拘于司败。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，曰：“子文无后，何以劝善？”使复其所。

十一年，楚子伐陈，十年，夏徵舒弑君也。谓陈人无动，将讨于少西氏矣。少西，徵舒之祖，子夏之名。遂入陈，杀夏徵舒，因县陈。灭陈以为楚县。申叔时使于齐，反，复命而退。王使让之曰：“夏徵舒为不道，弑其君，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，诸侯、县公皆庆寡人，楚县大夫皆僭称‘公’。汝独不庆寡人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夏徵舒弑其

君，其罪大矣，讨而戮之，君之义也。抑人亦有言曰：‘牵牛以蹊人之田，抑，辞也。蹊，径也。而夺之牛。’牵牛以蹊者，信有罪矣；而夺之牛，罚已重矣。诸侯之从也，曰讨有罪也。今县陈，贪其富也。以讨召诸侯，而以贪归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王曰：“善哉！吾未之闻也。反之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可哉！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。”叔时谦言，小人意浅，谓譬如取人物于其怀而还之，为愈于不还也。乃复封陈。

十二年，晋师救郑，及河，闻郑既及楚平。桓子欲还，桓子，林父。随武子曰：“善。武子，士会也。会闻用师，观衅而动。衅，罪也。德、刑、政、事、典、礼，不易，不可敌也。楚君讨郑，怒其贰而哀其卑，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。伐叛，刑也；柔服，德也。二者立矣。昔岁入陈，讨黷舒。今兹入郑，民不罢劳，君无怨黷，黷，谤也。政有经矣。经，常也。商农工贾，不败其业，而卒乘辑睦，步曰卒，车曰乘，事不奸矣。奸，犯也。敖为宰，择楚国之令典宰，令尹。蒍敖，孙叔敖，百官象物而动，军政不戒而备，物，犹类也。戒，敕令也。能用典矣。其君之举也，内姓选于亲，外姓选于旧，言亲疏并用也。举不失德，赏不失劳，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，尊卑别也。贵有常尊，贱有等威，威仪有等差也。礼不逆矣。德立刑行，政成事时，典从礼顺，若之何敌之？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军之善政也。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经也。昧，昏乱也。经，法。子姑整军而经武乎？姑，且。犹有弱而昧者，何必楚。”鬬子曰：“不可。鬬子，先穀。成师以出，闻敌强而退，非夫也。”非丈夫。师遂济。楚子北师次于管。蒍阻有管城。郑皇戌使如晋师，曰：“楚师骤胜而骄，其师老矣，子击之，楚师必败。”栾武子武子，栾书。曰：“楚自克庸以来，在文十六年。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，讨，治也。于民生之不易，祸至之无日，戒惧之不可怠。于，曰也。在军，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，军实，军器。于胜之不可保，纒之百克而卒无后。箴之曰：‘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’不可谓骄。箴，诫也。先大夫子犯有言，曰：‘师直为壮，曲为老。’我不德而徼怨于楚，我曲楚

直，不可谓老。不德，谓以力争诸侯也。徼，要也。邾不可从。”楚人遂疾进师，乘晋军。桓子不知所为，鼓于军中曰：“先济者有赏。”中军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潘党曰：“君盍筑武军筑军营以彰武功也。而收晋尸，以为京观。积尸封土其上，谓之京观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，以无忘武功。”楚子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夫文，止戈为武。文，字也。武王克商，作颂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。’戢，藏也。櫜，韬也。诗美武王能灭暴乱而息兵也。夫武，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者也，此武七德也。故使子孙无忘其章。著之篇章，使子孙不忘也。今我使二国暴骨，暴矣；观兵以威诸侯，兵不戢矣。暴而不戢，安能保大？犹有晋在，焉得定功？所违民欲犹多，民何安焉？无德而强争诸侯，何以和众？利人之几，几，危也。而安人之乱，以为己荣，何以丰财？兵动则年荒。武有七德，我无一焉，何以示子孙？其为先君宫，告成事而已。祀先君，告战胜。武，非吾功也。古者，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鲸鲵而封之，以为大戮，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。鲸鲵，大鱼名也。以喻不义之人，吞食小国也。今罪无所，晋罪无所犯。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，又可以为京观乎？”晋师归，桓子请死，晋侯欲许之。士贞子贞子，士渥浊。谏曰：“不可。城濮之役，晋师三日谷，在僖二十八年。文公犹有忧色。左右曰：‘有喜而忧，如有忧而喜乎？’言忧喜失时也。公曰：‘得臣犹在，忧未歇也。歇，尽也。困兽犹斗，况国相乎！’及楚杀子玉，子玉，得臣也。公喜而后可知也。喜见于颜色也。曰：‘莫余毒也已。’是晋再克，而楚再败也。楚是以再世不竞。成王至穆王也。今天或者大警晋也，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，其无乃久不竞乎？林父之事君也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社稷之卫也，若之何杀之？夫其败也，如日月之食，何损于明？”晋侯使复其位。言晋景所以不失霸也。

楚子伐萧，申公巫臣曰：“师人多寒。”王巡三军，拊而勉之。拊，抚，慰勉之。三军之士，皆如挟纊。纊，绵也。言悦以忘寒。

十五年，楚子伐宋，宋人告急于晋。晋侯欲救之。伯宗曰：“不可。伯宗，晋大夫。古人有言曰：‘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。’言非所击。天方授楚，未可与争。虽晋之强，能违天乎？谚曰：‘高下在心，度时制宜也。川泽纳污；受污浊也。山藪藏疾，山之有林藪，毒害者所居。瑾瑜匿瑕。’匿，亦藏也。虽美玉之质，亦或居藏瑕秽。国君含垢，天之道也，晋侯耻不救宋，故伯宗为说小恶不损大德之喻也。君其待之。”待楚衰也。乃止。使解扬如宋，使无降楚，曰：“晋师悉起，将至。”郑人囚而献楚，楚子厚赂之，使反其言，不许，三乃许之。登诸楼车，使呼宋人而告之。楼车，车上望橦。遂致其君命。楚子将杀之，使与之言曰：“尔既许不穀而反之，何故？非我无信，汝则弃之，速即尔刑。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能制命为义，臣能承命为信。义无二信，欲为义者不行两信。信无二命，欲行信者不受二命。君之赂臣，不知命也。受命以出，有死无贯，贯，废队。又可赂乎？臣之许君，以成命也；成君命。死而成命，臣之禄也。寡君有信臣，己不废命也。下臣获考，考，成也。死又何求？”楚子舍之以归。

潞子婴儿之夫人，晋景公之姊也。酆舒为政而杀之，又伤潞子之目。酆舒，潞相。晋侯将伐之，诸大夫皆曰：“不可。酆舒有三俊才，俊，绝异也。不如待后之人。”伯宗曰：“必伐之。狄有五罪，俊才虽多，何补焉？不祀，一也；耆酒，二也；弃仲章而夺黎氏之地，三也；仲章，潞贤人。黎氏，黎侯国；虐我伯姬，四也；伤其君目，五也。怙其俊才，而不以茂德，兹益罪也。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，而申固其命，审政令。若之何待之？不讨有罪，曰‘将待后’，后有辞而讨焉，无乃不可乎？夫恃才与众，亡之道也。商纣由之，故灭。天反时为灾，寒暑易节。地反物为妖，群物失性。民反德为乱。乱则妖灾生，尽在狄矣。”晋侯从之。夏，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，灭潞。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，千家也。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，士伯，士贞子，曰：“吾获狄土，子之功也。微子，吾丧伯氏矣。”伯，桓子字也。羊舌职悦是赏也，职，叔向父。曰：“周书所谓‘庸庸祗祗’者，谓此物也

夫。庸，用也。祗，敬也。言文王能用可用，敬可敬也。土伯庸中行伯，言中行伯可用，君信之，亦庸土伯，此之谓明德矣。文王所以造周，不是过也。率是道也，其何不济？”

十六年，晋侯命士会将中军，且为太傅，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。羊舌职曰：“吾闻之，禹称善人，称，举也。不善人远，此之谓也。夫善人在上，则国无幸民。谚曰：‘民之多幸，国之不幸。’是无善人之谓也。”

成 公

二年，卫侯使孙良去侵齐，与齐师遇，师败。仲叔于奚救孙桓子，桓子是以免。既，卫人赏之以邑，赏于奚也。辞，请曲县、轩县也。繁缨以朝，许之。繁缨，马饰，皆诸侯之服也。仲尼闻之，曰：“惜也，不如多与之邑！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器，车服也。名，爵号也。君之所司也，政之大节也，若以假人，与人政也。政亡，则国家从之，不可止也已。”

宋文公卒，始厚葬，用蜃炭，益车马，始用殉，烧蛤为炭，以瘞圻。多埋车马，用人从葬也。重器备。重，犹多也。君子谓：“华元、乐举，于是乎不臣。臣，治烦去惑者也，是以伏死而争。今二子者，君生则纵其惑，谓文十八年杀母弟须。死则益其侈，是弃君于恶也。何臣之为？”若言何用为臣。

楚之讨陈夏氏也，在宣十一年。庄王欲纳夏姬，申公巫臣谏曰：“不可。君召诸侯，以讨罪也；今纳夏姬，贪其色也。贪色为淫，淫为大罚。周书曰：‘明德慎罚。’若兴诸侯，以取大罚，非慎之也。君其图之！”王乃止。

六年，晋栾书救郑，与楚师遇于绕角。绕角，郑地。楚师还，晋师遂侵蔡。楚公子申、公子成，以申、息之师救蔡，赵同、赵括欲战，请于武子，武子将许之。知庄子、荀首。范文子、士燮。韩献子、韩厥谏曰：“不可。吾来救郑，楚师去我，吾遂至于此，此，蔡地。是迁戮也。戮而不已，又怒楚师，战必不克，迁戮不义，怒敌难当，故不克也。虽克不令。成师以出，而败楚二县，何荣之有焉？六军悉出，故曰成师。以大胜小，不足为荣也。若不能败，为辱已甚，不如还也。”乃遂还。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。或谓栾武子曰：“圣人与众同欲，是以济事。子盍从众？盍，何不。子之佐十一人，六军之卿佐也。其不欲战者，三人而已；知、范、韩也。欲战者，可谓众矣。商书曰：‘三人占，从二人。’众故也。”武子曰：“善钧，从众。钧等。夫善，众之主也。三卿为主，可谓众矣。三卿，皆晋之贤人。从之，不亦可乎？”传善栾书得从众之义也。

八年，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，归之于齐。季文子餞之，餞，送行饮酒也。私焉，私与之言。曰：“大国制义以为盟主，是以诸侯怀德畏讨，无有贰心。谓汶阳之田，敝邑之旧也，而用师于齐，使归诸敝邑。用师，鞏之战也。今有二命，曰：‘归诸齐。’信以行义，义以成命，小国所望而怀也。信不可知，义无所立，四方诸侯，其谁不解体？言不复肃敬于晋也。诗曰：‘女也不爽，士贰其行。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。’爽，差也。极，中也。妇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。喻鲁事晋，犹女之事夫，不敢过差。而晋有罔极之心，反二三其德也。七年之中，一与一夺，二三孰甚焉？士之二三，犹丧配耦，而况霸主乎？将德是以，以，用也。而二三之，其何以长有诸侯乎？”

晋讨赵同、赵括，武从姬氏畜于公室，赵武，庄姬之子。庄姬，晋成公女也。畜，养也。以其田与祁奚。韩厥言于晋侯曰：“成季之勋，宣孟之忠，成季，赵衰。宣孟，赵盾。而无后，为善者其惧矣！三代之令王，皆数百

年，保天祿，夫岂无辟王？赖前哲以免也。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，但赖其先人以免祸耳。周书曰：‘不敢侮鰥寡。’所以明德也。”言文王不侮鰥寡，而德益明，欲使晋侯之法文王。乃立武，而反其田焉。

十六年，楚子救郟，司马将中军，子反也。过申，子反入见申叔时，叔时老在申也。曰：“师其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德、刑、详、义、礼、信，战之器也。器，犹用也。德以施惠，刑以正邪，详以事神，义以建利，礼以顺时，信以守物。上下和睦，周旋不逆，动顺理也。是以神降之福，时无灾害。民生敦庞，和同以听，敦，厚。庞，大。莫不尽力以从上命，此战之所由克也。今楚内弃其民，不施惠也。而外绝其好，义不建利。渎齐盟，不祥事神。而食话言，信不守物。奸时以动，不顺时，妨农业。而疲民以逞，刑不正邪，而苟快意。民不知信，进退罪也。子其勉之！吾不复见子矣。”言其必败，不反也。

晋、楚遇于鄢陵。范文子不欲战，郤至曰：“韩之战，惠公不振旅；众散败也，在僖十五年。郟之师，荀伯不复从。荀林父奔走，不复故道也。在宣十二年。皆晋之耻也。子亦见先君之事矣。见先君成败之事。今我避楚，又益耻也！”文子曰：“吾先君之亟战也，有故。亟，数也。秦、狄、齐、楚皆强，不尽力，子孙将弱。今三强服矣，齐、秦、狄也。敌楚而已。唯圣人能外内无患。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，骄亢则忧患生。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？”

襄 公

三年，祁奚请老，老，致仕。晋侯问嗣焉。嗣，续其职者。称解狐，其仇也，将立之而卒。解狐卒也。又问焉，对曰：“午也可。”午，祁奚子。于是羊舌肸死矣，晋侯曰：“孰可以代之？”对曰：“赤也可。”赤，肸之子伯

华。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，羊舌赤佐之。各代其父。君子谓：“祁奚于是能举善矣。称其仇，不为谄；立其子，不为比；举其偏，不为党。偏，属也。能举善也！夫唯善，故能举其类也。”

晋侯之弟扬王，乱行于曲梁，行，陈次也。魏绛戮其仆。仆，御。晋侯怒，谓羊舌赤曰：“合诸侯以为荣也，扬王为戮，何辱如之？必杀魏绛，无失之也。”对曰：“绛无贰志，事君不避难，有罪不逃刑，其将来辞，何辱命焉？”言终，魏绛至，授仆人书，仆人，晋侯御仆。将伏剑。士魴、张老止之。公读其书曰：“日君乏使，使臣斯司马。斯，此也。臣闻‘师众以顺为武，顺，莫敢违。军事有死无犯为敬’。守官行法，虽死不敢有违。君合诸侯，臣敢不敬乎？君师不武，执事不敬，罪莫大焉。臣惧其死，以及扬王，无所逃罪。惧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。不能致训，至于用钺。用钺，斩扬王之仆也。臣之罪重，敢有不从，以怒君心，言不敢不从戮。请归死于司寇。”公跣而出，曰：“寡人之言，亲爱也；吾子之讨，军礼也。寡人有弟，弗能教训，使干大命，寡人之过也。子无重寡人之过，听绛死，为重过。敢以为请。”请使无死。反役，使佐新军。

四年，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，无终，山戎国名也。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，以请和诸戎。欲戎与晋和。庄子，魏绛。晋侯曰：“戎狄无亲而贪，不如伐之。”魏绛曰：“诸侯新服，陈新来和，将观于我，我德则睦，否则携贰。劳师于戎，而楚伐陈，必不能救，是弃陈也，诸华必叛。诸华，中国。戎，禽兽也。获戎失华，无乃不可乎？昔周辛里之为太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阙。辛里，周武王太史也。阙，过也。使百官各为箴辞，戒王过也。于虞人之箴。虞人，掌田猎者。曰：芒芒禹迹，画为九州，芒芒，远貌。画，分也。经启九道。启开九州之道。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。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。人神各有所归，故德不乱也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冒，贪也。忘其国恤，而思其麇

牡。言但念猎。武不可重，重，犹数。用不恢于夏家。羿以好武，虽有夏家，而不能恢大之也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’兽臣，虞人也。告仆夫，不敢斥尊也。虞箴如是，可不惩乎？”于是晋侯好田，故魏绛及之。及后羿事也。公曰：“然则莫如和戎乎？”对曰：“和戎有五利焉：戎狄荐居，贵货易土，荐，聚也。易，犹轻也。土可贾焉，一也；边鄙不耸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；耸，惧也。狎，习也。戎狄事晋，四邻震动，诸侯威怀，三也；以德绥戎，师徒不勤，甲兵不顿，四也；顿，坏也。鉴于后羿，而用德度，以后羿为鉴戒。远至迓安，五也。君其图之！”公悦，使魏绛盟诸戎，修民事，田以时。言晋侯能用善谋也。

九年，秦景公使乞师于楚，将以伐晋，楚子许之。子囊曰：“不可。当今吾不能与晋争也。晋君类能而使之，随所能也。举不失选，得所选也。官不易方。方，犹宜也。其卿让于善，让胜己者。其大夫不失守，各任其职也。其士竞于教，奉上命也。其庶人力于农穡。种曰农，收曰穡。商工皂隶，不知迁业。四民不杂也。君明臣忠，上让下竞。尊官相让，劳职力竞。当是时也，晋不可敌，事之而后可，君其图之！”

冬，诸侯伐郑。郑从楚也。郑人行成。与晋成也。

十一年，诸侯复伐郑，郑人赂晋侯以师鞶、师鞶，鞶、鞶，皆乐师名。歌钟二肆，肆，列也。悬钟十六为一肆。女乐二八。十六人也。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。在四年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，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。谐，亦和也。请与子乐之。”共此乐也。辞曰：“夫和戎狄，国之福也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，诸侯无愿，君之灵也，二三子之劳也，臣何力之有焉？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！”公曰：“子之教，敢不承命？抑微子，寡人无以待戎，待遇接纳。不能济河。度河南服郑。夫赏，国之典也，不可废也，子其受之！”魏

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，礼也。礼，大夫有功则赐乐。

十三年，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，为将命军帅也。使土匄将中军，辞曰：“伯游长。伯游，荀偃。昔臣习于知伯，是以佐之，非能贤也，七年，韩厥老，知罃代将中军，土匄佐之，匄今将让，故谓尔时之举，不以己贤也。请从伯游。”荀偃将中军，代荀罃。土匄佐之。位如故。使韩起将上军，辞以赵武。又使栾黶，以武位卑，故不听，更命黶也。辞曰：“臣不如韩起，韩起愿上赵武，君其听之！”使赵武将上军，武自新军超四等。韩起佐之；位如故也。栾黶将下军，魏绛佐之。黶亦如故，绛自新军佐超一等。晋国之民，是以大和，诸侯遂睦。君子曰：“让，礼之主也。范宣子让，其下皆让；栾黶为汰，弗敢违也。晋国以平，数世赖之。刑善也夫！刑，法也。一人刑善，百姓休和，可不务乎？世之治也，君子尚能而让其下，能者在下位，则贵尚而让之。小人农力以事其上，是以上下有礼，而谗慝黜远，由不争也，谓之懿德。及其乱也，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，加，陵也。君子，在位者也。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，冯，亦陵也，自称其能为伐。是以上下无礼，乱虐并生，由争善也，争自善也。谓之昏德。国家之弊，恒必由之。”传言晋之所以兴也。

十四年，卫献公戒孙文子、宁惠子食，敕戒二子，欲共宴食。日旰不召，旰，晏也。而射鸿于囿。二子怒。公使子娇、子伯、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，孙子皆杀之。三子，卫群公子也。公出奔齐，师旷侍于晋侯。师旷，子野。晋侯曰：“卫人出其君，不亦甚乎？”对曰：“或者其君实甚。良君养民如子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。民奉其君，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，其可出乎？夫君，神之主，而民之望也。若困民之主，匮神乏祀，百姓绝望，社稷无主，将安用之？弗去何为？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，勿使失性。有君而为之贰，贰，卿

佐。使师保之，勿使过度，善则赏之，赏，谓宣扬之也。过则匡之，匡，正。患则救之，救其难也。失则革之。自王以下，各有父兄子弟，以补察其政。补其愆过，察其得失。史为书，谓大史君举必书。瞽为诗，为诗以风刺。工诵箴谏，工，乐人也。诵箴谏之辞。大夫规诲，规正谏诲其君。士传言，闻君过失，传告大夫。庶人谤，庶人不与政，闻君过，得从而诽谤。商旅于市，旅，陈也。陈其货物以示时所贵尚也。百工献艺。献其伎艺，以喻政事也。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肆，放也。以从其淫，而弃天地之性？必不然矣。”传言师旷能因问尽言也。

十五年，宋人或得玉，献诸子罕。子罕不受。献玉者曰：“以示玉人，玉人，能治玉者。玉人以为宝也，故敢献之。”子罕曰：“我以不贪为宝，尔以玉为宝，若以与我，皆丧宝也，不若人有其宝。”稽首而告曰：“小人怀璧，不可以越乡。言必为盗所害。纳此以请死。”请免死。子罕真诸其里，使玉人为之攻之，攻，治也。富而后使复其所。卖玉得富。

二十一年，邾庶其以漆、闾丘来奔。庶其，邾大夫也。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，皆有赐于其从者。于是鲁多盗。季孙谓臧武仲曰：“子盍诘盗？”诘，治也。武仲曰：“不可诘也，纥又不能。”季孙曰：“子为司寇，将盗是务去，若之何不能？”武仲曰：“子召外盗而大礼焉，何以止吾盗？吾，谓国中也。子为正卿，而来外盗，使纥去，将何以能？庶其窃邑于邾以来，子以姬氏妻之，而与之邑，使食漆、闾丘也。其从者皆有赐焉。若大盗，礼焉以君之姑姊，与其大邑，其次皂牧舆马，给其贱役，从皂至牧。其小者衣裳剑带，是赏盗也。赏而去之，其或难焉。纥也闻之，在上位者，洒濯其心，壹以待人，轨度其信，可明征也，征，验也。而后可以治人。夫上之所为，民之归也。

上所不为，而民或为之，是以加刑罚焉，而莫敢不怨。若上之所为，而民亦为之，乃其所也，又可禁乎？”

晋栾盈出奔楚，宣子杀羊舌虎，栾盈之党。囚叔向。乐王鲋见叔向曰：“吾为子请！”叔向不应。乐王鲋，晋大夫乐桓子。其人皆咎，叔向曰：“必祁大夫。”祁大夫，祁奚。室老闻之曰：“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，求赦吾子，吾子不许。祁大夫所不能也，何为也？”叔向曰：“祁大夫外举不弃仇，内举不失亲，其独遗我乎？诗曰：‘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’言德行直则天下顺也。夫子觉者也。”觉，较然正直。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，对曰：“不弃其亲，其有焉。”言叔向笃亲亲，必与叔虎同谋。于是祁奚老矣，老，去公族大夫。闻之，乘驺而见宣子，曰：“诗云：‘惠我无疆，子孙保之。’言文武有惠训之德，加于百姓，故子孙保赖之。夫谋而鲜过、惠训不倦者，叔向有焉，社稷之固也，犹将十世宥之，以劝能者。今壹不免其身，壹，以弟故。以弃社稷，不亦惑乎？鲋殛而禹兴，言不以父罪废其子也。管、蔡为戮，周公右王。言兄弟罪不相及也。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？子为善，谁敢不勉，多杀何为？”宣子悦，与之乘，以言诸公而免之。共载入见公也。不见叔向而归，言为国，非私叔向也。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。不告谢之，明不为己。

二十三年，孟孙恶臧孙，季孙爱之。孟孙卒，臧孙入，哭甚哀，多涕。出，其御曰：“孟孙之恶子也，而哀如是。季孙若死，其若之何？”臧孙曰：“季孙之爱我，疾疢也；志相顺从，身之害。孟孙之恶我，药石也。志相违戾，犹药石疗疾。美疢不如恶石。夫石犹生我，愈己疾也。疢之美，其毒滋多。孟孙死，吾亡无日矣。”

二十五年，齐棠公之妻，东郭偃之姊也。棠公，齐棠邑大夫。棠公死，武子取之。武子，崔杼。庄公通焉，骤如崔氏，崔杼杀庄公。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，闻难而来。其人曰：“死乎？”曰：“独吾君也乎哉？吾死也？”言己与

众臣无异也。曰：“行乎？”曰：“吾罪也乎哉？吾亡也？”自谓无罪。曰：“归乎？”曰：“君死安归？言安可以归也。君民者，岂以陵人？社稷是主；臣君者，岂为其口实？社稷是养。言君不徒居民上，臣不徒求禄，皆为社稷也。故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；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谓以公义死亡也。若为己死，而为己亡，非其私暱，谁敢任之？”私暱，所亲爱也。非所亲爱，无为当其祸。门启而入，枕尸股而哭，以公尸枕己股。兴，三踊而出。

晋程郑卒，子产始知然明。前年，然明谓程郑将死，今如其言，故知之。问为政，对曰：“视民如子。见不仁者，诛之，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”子产喜，以语子大叔，且曰：“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，蔑，然明名。今吾见其心矣。”

二十六年，初，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，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。声子，子朝子也。伍举，椒举也。伍举奔晋，声子通使于晋。还如楚，令尹子木与之语，曰：“晋大夫与楚孰贤？”对曰：“晋卿不如楚，其大夫则贤，皆卿才也。如杞梓、皮革，自楚往也。杞、梓，皆木名也。虽楚有材，晋实用之。”言楚亡臣多在晋。子木曰：“夫独无族姻乎？”夫，谓晋也。对曰：“虽有，而用楚材实多。归生闻之，归生，声子名也。曰：‘善为国者，赏不僭而刑不滥。’赏僭，则惧及淫人；刑滥，则惧及善人。若不幸而过，宁僭无滥；与其失善，宁其利淫。无善人，则国从之。从，亡也。诗曰：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无善人之谓也。故夏书曰：‘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惧失善也。逸书也。不经，不用常法。古之治民者，劝赏而畏刑，乐行赏，而慎用刑也。恤民不倦，赏以春夏，刑以秋冬。顺天时。是以将赏，为之加膳，加膳则饫赐，饫，厌也。酒食赐下，无不饫足，所谓加膳也。此以知其劝赏也；将刑，为之不举，不举则彻乐，不举盛饌也。此以知其畏刑也；夙兴夜寐，朝夕临政，此以知其恤民也。三者，礼之大节

也。有礼无败。今楚多淫刑，其大夫逃死于四方，而为之谋主，以害楚国，不可救疗，所谓不能也。疗，治也。所谓楚人不能用其材也。子仪之乱，析公奔晋，在文十四年。晋人以为谋主。绕角之役，楚师宵溃。楚失华夏，则析公之为也。雍子之父兄谮雍子，君与夫人不善是也。不是其曲直。雍子奔晋，晋人以为谋主。彭城之役，楚师宵溃，晋降彭城而归诸宋。在元年。楚失东夷，则雍子之为也。楚东小国，见楚不能救彭城，皆叛也。子反与子灵争夏姬，子灵，巫臣。子灵奔晋，晋人以为谋主。通吴于晋，教吴叛楚，楚疲于奔命，至今为患，则子灵之为也。事见成七年。若敖之乱，伯贲之子贲皇奔晋，晋人以为谋主。鄢陵之役，在成十六年。楚师大败，王夷师燔。夷，伤也。吴、楚之间谓火灭为燔。郑叛吴兴，楚失诸侯，则苗贲皇之为也。”子木曰：“是皆然矣。”声子曰：“今又有甚于此者。椒举娶于申公子牟，子牟得戾而亡，君大夫谓椒举：‘汝实遣之！’惧而奔郢，今在晋矣。晋人将与之县，以比叔向。以举才能比叔向。彼若谋害楚国，岂不为患？”子木惧，言诸王，益其禄爵而复之。

二十七年，宋向戌欲弭诸侯之兵，为会于宋。将盟于宋西门之外，楚人衷甲。甲在衣中，欲因会击晋。伯州犁曰：“合诸侯之师，以为不信，无乃不可乎？夫诸侯望信于楚也，是以来服。若不信，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。”固请释甲。子木曰：“晋、楚无信久矣，事利而已。苟得志焉，焉用有信？”大宰退，大宰，伯州犁。告人曰：“令尹将死矣，不及三年。求逞志而弃信，志其逞乎？信亡，何以及三？”明年，子木死也。赵孟患楚衷甲，以告叔向。叔向曰：“何害也？匹夫一为不信，犹不可也，若合诸卿，以为不信，必不捷矣。非子之患也。夫以信召人，而以僭济之，济，成。必莫之与也，安能害我？子何惧焉？”

宋左师请赏，曰：“请免死之邑。”欲宋君称功加厚赏，故谦言免死之邑。公与之邑六十。以示子罕，子罕

曰：“凡诸侯小国，晋、楚所以兵威之。畏而后上下慈和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，以事大国，所以存也。无威则骄，骄则乱生；乱生必灭，所以亡也。天生五材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也。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兵之设久矣，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。圣人以兴，谓汤、武。乱人以废，谓桀、纣。废兴存亡，昏明之术，皆兵之由也。而子求去之，不亦诬乎？以诬道蔽诸侯，罪莫大焉。纵无大讨，而又求赏，无厌之甚也！”削而投之。削赏左师之书。左师辞邑。

二十九年，吴公子札来聘，见叔孙穆子曰：“子其不得死乎？不得以寿死也。好善而不能择人。吾子为鲁宗卿，而任其大政，不慎举，何以堪之？祸必及子焉。”昭四年，竖生作乱。

三十年，楚公子围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。申无宇曰：“王子必不免。善人，国之主也。王子相楚国，将善是封殖，而虐之，是祸国也。且司马，令尹之偏，偏，佐也。而王之四体也。绝民之主，去身之偏，刈王之体，以祸其国，无不祥大焉！何以得免？”为昭十三年弑灵王传。

郑子皮授子产政。子产使都鄙有章，国都及边鄙，车服尊卑，各有分部也。上下有服，公卿大夫服不相逾。田有封洫，封，疆也。洫，沟也。庐井有伍。庐，舍也。九夫为井，使五家相保也。大人之忠俭者，谓卿大夫。从而与之；泰侈者，因而毙之。从政一年，舆人诵之曰：“取我衣冠而褚之，褚，畜也。奢侈者畏法，故畜藏也。取我田畴而伍之。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！”并畔为畴。及三年，又诵之曰：“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；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殖，生也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”嗣，续也。

三十一年，郑人游于乡校，校，学之名也。以论执政。论其得失。然明谓子产曰：“毁乡校，如何？”患人于中谤议国政。子产曰：“何为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？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为忠善，则怨谤息也。不闻作威以防怨。欲毁乡校，即作威也。岂不遽止，然犹防川也。遽，畏惧也。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，不如小决使道，道，通。不如吾闻而药之。”以为己药石。然明曰：“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，小人实不才。若果行此，其郑国实赖之，岂唯二三臣？”仲尼闻是语也，曰：“以是观之，人谓子产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”

郑子皮欲使尹何为邑。为邑大夫。子产曰：“少，未知可否？”尹何年少。子皮曰：“愿，吾爱之，不吾叛也。愿，谨善也。使夫往而学焉，夫亦愈知治矣。”夫，谓尹何。子产曰：“不可。人之爱人，求利之也。今吾子爱人，则以政，以政与之。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，其伤实多。多自伤。子之爱人，伤之而已，其谁敢求爱于子？子于郑国，栋也，栋折榱崩，佹将厌焉，敢不尽言？子有美锦，不使人学制。制，裁。大官、大邑，身之所庇也，而使学者制焉。其为美锦，不亦多乎？言官邑之重，多于美锦。佹闻学而后入政，未闻以政学者也。若果行此，必有所害。譬如田猎，射御贯则能获禽，贯，习也。若未尝登车射御，则败绩厌覆是惧，何暇思获？”子皮曰：“善哉！虎不敏。吾闻君子务知大者、远者，小人务知小者、近者。我小人也。衣服附在吾身，我知而慎之；大官、大邑，所以庇身也，吾远而慢之。慢，易。微子之言，吾不知也。他日，我曰：‘子为郑国，我为吾家，以庇焉，其可也。’今而后知不足。自知谋虑不足谋其家。自今请，虽吾家，听子而行。”子产曰：“人心不同也，如其面焉。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？抑心所谓危，亦以告也。”子皮以为忠，故委政焉。子产是以能为郑国。传言子产之治，乃子皮之力。

卫侯在楚，北宫文子见令尹圉之威仪，言于卫侯曰：“令尹似君矣，将有他志。言语瞻视，行步不常。虽获其志，不能终也。诗云：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’终之实难，令尹其将不免乎？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诗云：‘敬慎威仪，惟民之则。’令尹无威仪，民无则焉。民所不则，以在民上，不可以终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何谓威仪？”对曰：“有威而可畏谓之威，有仪而可象谓之仪。君有君之威仪，其臣畏而爱之，则而象之，故能有其国家，令闻长世。臣有臣之威仪，其下畏而爱之，故能守其官职，保族宜家。顺是以下，皆如是，是以上下能相固也。卫诗曰：‘威仪棣棣，不可选也。’棣棣，富而闲也。选，犹数也。言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兄弟、内外、大小，皆有威仪也。周书数文王之德，逸书。曰：‘大国畏其力，小国怀其德。’言畏而爱之也。诗云：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’言则而象之。言文王行事无所斟酌，唯在则象上天。纣囚文王七年，诸侯皆从之囚，可谓爱之矣。文王伐崇，再驾而降为臣，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，三旬不降，退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。蛮夷帅服，可谓畏之矣。文王之功，天下诵而歌舞之，可谓则之矣。文王之行，至今为法，可谓象之。有威仪也。故君子在位可畏，施舍可爱，进退可度，周旋可则，容止可观，作事可法，德行可象，声气可乐，动作有文，言语有章，以临其下，谓之有威仪也。”

卷六

春秋左氏传（下）

昭 公

元年，楚公子围会于訖，訖，郑邑也。寻宋之盟也。宋盟，在襄二十七年。晋祁午谓赵文子曰：“宋之盟，楚人得志于晋。得志，谓先歃也。午，祁奚子也。今令尹之不信，诸侯之所闻也。子弗戒，惧又如宋。恐楚复得志也。楚重得志于晋，晋之耻也。吾子其不可以不戒！”文子曰：“然宋之盟也，子木有祸人之心，武有仁人之心，是楚所以驾于晋也。驾，犹陵也。今武犹是心也，楚又行僭，僭，不信。非所害也。武将信以为本，循而行之。譬如农夫，是穰是蓂，穰，耘也。壅苗为蓂。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。言耕锄不以水旱息，必获丰年之收。且吾闻之，能信不为人下，吾未能也。自恐未能信也。诗曰：‘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。’信也。僭，不信。贼，害人。能为人则者，不为人下矣。吾不能是难，楚不为患也。”

三年，齐侯使晏婴于晋，叔向从之宴，相与语。叔向曰：“齐其何如？”问兴衰也。晏子曰：“此季世也，齐其为陈氏矣！公弃其民，而归于陈氏。弃民，不恤之也。公聚朽蠹，而三老冻饿。三老，谓上寿、中寿、下寿，皆八十以上。国之诸市，屣贱踊贵。踊，刖足者屣也，言刖多也。民人痛疾，而或燠休之。燠休，痛念之声，谓陈氏也。”

其爱之如父母，而归之如流水，欲无获民，将焉避之？”叔向曰：“然。虽吾公室，今亦季世也。庶人罢弊，而宫室滋侈。滋，益也。道殣相望，饿死为殣。而女富溢尤。女，嬖宠之家也。民闻公命，如逃寇仇。政在家门，大夫专政。民无所依。公室之卑，其何日之有？言今至也。谗鼎之铭谗，鼎名。曰：‘昧旦丕显，后世犹怠。’昧旦，早起。丕，大也。言夙兴以务大显，后世犹懈怠。况日不悛，悛，改也。其能久乎？晋之公族尽矣。胙闻之，公室将卑，其宗族枝叶先落，则公从之。”初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“子之宅近市，湫隘嚣尘，不可以居，湫，下湿。隘，小也。嚣，声。尘，土也。请更诸爽垲者。”爽，明也。垲，燥也。辞曰：“君之先臣容焉，先臣，晏子之先人也。臣不足以嗣之，于臣侈矣。侈，奢也。且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。”公笑曰：“子近市，识贵贱乎？”对曰：“既利之，敢不识乎？”公曰：“何贵何贱？”于是景公繁于刑，有鬻踊者，故对曰：“踊贵履贱。”景公为是省于刑。君子曰：“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。”

四年，楚子使椒举如晋求诸侯，晋侯欲勿许。司马侯曰：“不可。楚王方侈，天或者欲逞其心，以厚其毒而降之罚，未可知也。其使能终，亦未可知也。唯天所相，相，助也。不可与争。君其许之，而修德以待其归。若归于德，吾犹将事之，况诸侯乎？若适淫虐，楚将弃之，弃，不以为君也。吾又谁与争？”公曰：“晋有三不殆，其何故之有？殆，危也。国险而多马，齐、楚多难。多篡弑之难也。有是三者，何乡而不济？”对曰：“恃险与马，虞邻国之难，是三殆也。四岳、岱、华、衡、常。三涂、阳城、太室、荆山、中涂，九州之险也，是不一姓。虽是天下至险，无德则灭亡。冀之北土，燕、代也。马之所生，无兴国焉。恃险与马，不可以为固也，从古以然。是以先王务修德音，以亨神人，亨，通也。不闻其务险与马也。邻国之难，不可虞也。或多难以固其国，启其疆土；或无难以丧其国，失其守宇。于国则四垂为宇。若何虞难？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，至今赖之；仲孙，公孙无知。晋有里、

丕之难而获文公，是以为盟主；卫、邢无难，敌亦丧之。闵二年，狄灭卫；僖二十五年，卫灭邢。故人之难，不可虞也。恃此三者，而不修政德，亡于不暇，又何能济？君其许之！纣作淫虐，文王惠和，殷是以隕，周是以兴，夫岂争诸侯？”乃许楚子，合诸侯于申。椒举言于楚子曰：“臣闻诸侯无归，礼以为归。今君始得诸侯，其慎礼矣。霸之济否，在此会也。夏启有钧台之享，启，禹子。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。商汤有景亳之命，亳，即偃师。周武有孟津之誓，成有岐阳之蒐，康有酆宫之朝，穆有涂山之会，齐桓有召陵之师，在僖四年。晋文有践土之盟。在僖二十八年。皆所以示诸侯礼也，诸侯所由用命也。夏桀为仍之会，有缙叛之。仍、缙，皆国名。商纣为黎之蒐，东夷叛之；黎，东夷国名。周幽为太室之盟，戎狄叛之，太室，中岳也。皆所以示诸侯汰也，诸侯所由弃命也。今君以汰，无乃不济乎？”王弗听。子产见左师曰：“吾不患楚矣！汰而悛谏，不过十年。”左师曰：“然。不十年侈，其恶不远，远恶而后弃。恶及远方，则人弃之。善亦如之，德远而后兴。”十三年，楚弑其君。

五年，公如晋，自郊劳至于赠贿，往有郊劳，去有赠贿。无失礼。揖让之礼。晋侯谓汝叔齐曰：“鲁侯不亦善于礼乎？”对曰：“鲁侯焉知礼！”公曰：“何为？自郊劳及赠贿，礼无违者，何故不知？”对曰：“是仪也，不可谓礼。礼，所以守其国家，行其政令，无失其民者也。今政令在家，在大夫。不能取也；有子家羈，不能用也；羈，庄公玄孙。奸大国之盟，凌虐小国；谓伐莒取郚。利人之难，谓往年莒乱而取郚。不知其私；不自知有私难。公室四分，民食于他；他，谓三家。思莫在公，不图其终。无为公谋终始也。为国君，难将及身，不恤其所。礼之本末，将于此乎在，而屑屑焉习仪以亟。言以习仪为急。言善于礼，不亦远乎？”君子谓：“叔侯于是乎知礼。”时晋侯亦失政，叔齐以此讽谏。

晋韩宣子如楚送女，叔向为介。及楚，楚子朝其大夫曰：“晋，吾仇敌也。苟得志焉，无恤其他。今其来者，上卿、上大夫也。若吾以韩起为阍，则足使守门也。以羊舌肸为司宫，加宫刑也。足以辱晋，吾亦得志矣，可乎？”大夫莫对。蘧启强曰：“可。苟有其备，何故不可？耻匹夫不可以无备，况耻国乎？是以圣王务行礼，不求耻人。城濮之役。在僖二十八年。晋无楚备，以败于邲。在宣十二年。邲之役，楚无晋备，以败于鄢。在成十六年。自鄢以来，晋不失备，而加之以礼，重之以睦，君臣和也。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。既获姻亲，又欲耻之，以召寇仇，备之若何？言何以为备。谁其重此？言怨重也。若有其人，耻之可也；谓有贤人以敌晋，则可耻之。若其未有，君亦图之。晋之事君，臣曰可矣。求诸侯而麋至，麋，群也。求婚而荐女，荐，进。君亲送之，上卿及上大夫致之。犹欲耻之，君其亦有备矣。不然，奈何？君将以亲易怨，失婚姻之亲。实无礼以速寇，而未有其备，使群臣往遗之禽，以逞君心。何不可之有？”王曰：“不穀之过也。大夫无辱。”谢蘧启强。厚为韩子礼。

六年，邲人铸刑书。铸刑书于鼎，以为国之常法。叔向使诒子产书曰：“昔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惧民之有争心也。临事制刑，不豫设法。法豫设，则民知争端。犹不可禁御，是故闲之以义，闲，防也。纠之以政，行之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，奉，养也。制为禄位，以劝其从，劝从教也。严断刑罚，以威其淫。淫，放也。惧其未也，故诲之以忠，耸之以行，耸，惧也。教之以务，时所急也。使之以和，悦以使民。临之以敬，莅之以强，施之于事为莅。断之以刚。义断恩也。犹求圣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，上，公王也。官，卿大夫也。忠信之长，慈惠之师，民于是乎可任使也，而不生祸乱。民知有辟，则不忌于上，权移于法，故民不畏上也。并有争心，以征于书，而徼幸以成之，因危文以生争，缘侥幸以成其巧伪也。弗可为矣。为，治也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，商有乱政而作汤刑，夏、商之乱，著禹、汤之法，言不能议事以制。周有乱政而作九刑。周之衰，亦为刑书，谓之九刑也。三辟之

兴，皆叔世也。言刑书不起于始盛之世。今吾子相郑国，制参辟，铸刑书，制参辟，谓用三代之末法。将以靖民，不亦难乎？诗曰：‘仪式刑文王之德，日靖四方。’言文王以德为仪式，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。刑，法也。又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。’言文王作仪法，为天下所信也。如是，何辟之有？言诗唯以德与信，不以刑。民知争端矣，将弃礼而征于书，以刑书为征。锥刀之末，将尽争之，锥刀末，喻小事。乱狱滋丰，贿赂并行。终子之世，郑其败乎！胙闻之：‘国将亡，必多制。’数改法也。其此之谓乎！”复书复，报也。曰：“若吾子之言。佺不才，不能及子孙，吾以救世也。”

晋韩宣子之适楚，楚人弗逆。公子弃疾及晋境，晋侯将亦弗逆。叔向曰：“楚僻我衷，僻，邪。衷，正。若何郊僻！书曰：‘圣作则。’则，法也。无宁以善人为则，无宁，宁也。而则人之僻乎？匹夫为善，民犹则之，况国君乎？”晋侯悦，乃逆。

七年，楚子之为令尹也，为王旌以田。王旌，游至于轸。芋尹无宇断之曰：“一国两君，其谁堪之？”及即位，为童华之宫，纳亡人以实之。无宇之闾入焉。有罪亡入童华宫。无宇执之，有司弗与，曰：“执人于王宫，其罪大矣。”执而谒诸王。执无宇也。无宇辞曰：“天子经略，经营天下，略有四海。诸侯正封，封疆有定分。古之制也。封略之内，何非君土？食土之毛，谁非君臣？毛，草也。天有十日，甲至癸。人有十等。王至台。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供神也。今有司曰：‘汝胡执人于王宫？’将焉执之？周文王之法曰：‘有亡，荒阅。’荒，大也。阅，搜也。有亡人，当大搜其众也。所以得天下也。吾先君文王，楚文王也。作仆区之法，仆区，刑书名。曰‘盗所隐器，隐盗所得器。与盗同罪’，所以封汝也。行善法，故能启疆北至汝水也。若从有司，是无所执逃臣也。逃而舍之，王事无乃阙

乎？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：‘纣为天下逋逃主，萃渊藪，萃，集也。天下逋逃，悉以纣为渊藪，集而归之。故夫致死焉。’人欲致死讨纣也。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，无乃不可乎？若以二文之法取之，盗有所在矣。”言王亦为盗。王曰：“取而臣以往，往，去也。盗有宠，未可得也。”盗有宠，王自谓也。遂舍之。赦无宇也。

八年，石言于晋魏榆。魏榆，晋地。晋侯问于师旷曰：“石何故言？”对曰：“石不能言，或凭焉。谓有精神凭依石而言也。不然，民听滥。滥，失也。抑臣又闻之，抑，疑辞也。曰：‘作事不时，怨动于民，则有非言之物而言。’今宫室崇侈，民力雕尽，雕，伤也。怨并作，莫保其性。性，命也。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。石言，不亦宜乎？”于是晋侯方筑廬祁之宫，廬祁，地名。叔向曰：“子野之言，君子哉！子野，师旷字也。君子之言，信而有征，故怨远于其身；怨咎远其身也。小人之言，僭而无征，故怨咎及之。是宫也成，诸侯必叛，君必有咎，夫子知之矣。”叔弓如晋，贺廬祁也。贺宫成。游吉相郑伯以如晋，亦贺廬祁也。史赵见子大叔曰：“甚哉，其相蒙！蒙，欺也。可吊也，而又贺之。”子大叔曰：“若何吊也？其非唯我贺，将天下实贺。”言诸侯畏晋，非独邲。

九年，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。甘人，甘大夫。阎嘉，阎县大夫。晋梁丙、张趯率阴戎伐颍。阴戎，陆浑之戎。颍，周邑。王使詹桓伯辞于晋，辞，责让之也。桓伯，周大夫。曰：“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建母弟，以藩屏周，亦其废坠是为，为后世废坠，兄弟之国当救济之也。先王居棗杻于四裔，以御魑魅，言棗杻，略举四凶之一也。故允姓之奸，居于瓜州。允姓，阴戎之祖，与三苗俱放于三危也。瓜州，今敦煌也。伯父惠公归自秦，而诱以来，僖公十五年，晋惠公自秦归。二十二年，秦、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。使逼我诸姬，入我郊甸。戎有中国，谁之咎也？咎在晋。后稷封殖天下，今戎制之，不亦难乎。后稷修封疆，殖五谷，今戎得之，唯畜牧也。伯父图之。我在伯

父，犹衣服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源，民人之有谋主也。民人谋主，宗族之师长。伯父若裂冠毁冕，拔本塞源，专弃谋主，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？”伯父犹然，则虽戎狄无所可责。叔向谓宣子曰：“文之伯也，岂能改物？言文公虽霸，未能改正朔、易服色。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。翼，佐也。自文以来，世有衰德，而暴蔑宗周，宗周，天子。以宣示其侈，诸侯之贰，不亦宜乎？且王辞直，子其图之。”宣子悦，使赵成如周，致囿田，反颺俘。

筑郎囿，季平子欲其速成，叔孙昭子曰：“诗云：‘经始勿亟，庶人子来。’言文王始经营灵台，非急疾之。众民自以子义来劝乐为之。焉用速成？其以剿民也。剿，劳也。无囿犹可，无民，其可乎？”

十二年，楚子次于乾谿，在谯国城父县南。仆析父从。楚大夫。右尹子革夕，子革，郑丹也。夕，暮见也。王见语曰：“今吾使人于周求鼎，其与我乎？”对曰：“与君王哉！今周服事君王，将唯命是从，岂其爱鼎！”王曰：“昔我皇祖伯父昆吾，旧许是宅。陆终氏生六子，长曰昆吾，少曰季连。季连，楚之祖，故谓昆吾为伯父也。昆吾尝居许，故曰‘旧许是宅’也。今郑人贪赖其田，而不我与。我若求之，其与我乎？”对曰：“与君王哉！周不爱鼎，郑何敢爱田？”王曰：“昔诸侯远我而畏晋，今我大城陈、蔡、不羹，赋皆千乘，诸侯其畏我乎？”对曰：“畏君王哉！是四国者，专足畏也，四国，陈、蔡、二不羹也。又加之以楚，敢不畏君王乎？”王入，析父谓子革曰：“吾子，楚国之望也！今与王言如响，国其若之何？”讥其顺王心如响应声。子革曰：“摩厉以须，王出，吾刃将斩之矣。”以己喻锋刃，欲自摩厉以断王之淫慝。王出，复语。左史倚相趋过。倚相，楚史名也。王曰：“是良史也，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”皆古书名。对曰：“臣尝问焉。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穆王。肆，极也。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，以止王心。谋父，周卿士也。祈父，司马掌甲兵之职。招，其名。王是以获没于祗

宫，获没，不见篡弑。臣问其诗而不知也。若问远焉，其焉能知之？”王曰：“子能乎？”对曰：“能。其诗曰：‘祈招之悻悻，式昭德音。悻悻，安和貌也。式，用也。昭，明也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金、玉，取其坚重。形民之力，而无醉饱之心。’”言国之用民，当随其力任，如金冶之器，随器而制形。故言形民之力，去其醉饱过盈之心。王揖而入，馈不食、寝不寐数日。深感子革之言。不能自克，以及于难。克，胜也。仲尼曰：“古也有志：‘克己复礼，仁也。’信善哉！楚灵王若能如此，岂其辱于乾谿？”

十三年，季平子立，而不礼于南蒯。南蒯，季氏费邑宰也。南蒯以费叛，叔弓围费，弗克，败焉。为费人所败。平子怒，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。冶区夫区夫，鲁大夫。曰：“非也。若见费人，寒者衣之，饥者食之。为之令主，而共其乏困，费来如归，南氏亡矣。民将叛之，谁与居邑？若惮之以威，惧之以怒，民疾而叛，为之聚也。若诸侯皆然，费人无归，不亲南氏，将焉入乎？”平子从之。费人叛南氏。

十五年，晋荀吴帅师伐鲜虞，围鼓。鼓，白狄之别。鼓人请以城叛，穆子弗许。左右曰：“师徒不勤，而可以获城，何故不为？”穆子曰：“吾闻之叔向曰：‘好恶不愆，民知所适，事无不济。’愆，过也。适，归也。或以吾城叛，吾所甚恶也；人以城来，吾独何好焉。赏所甚恶，若所好何？无以复加所好。若其弗赏，是吾失信也，何以庇民？力能则进，否则速退，量力而行。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，所丧滋多。”使鼓人杀叛人，而缮守备。围鼓三月，鼓人或请降，使其民见，曰：“犹有食色，姑修而城。”军吏曰：“获城而弗取，勤民而顿兵，何以事君也？”穆子曰：“吾以事君也。获一邑而教民怠，将焉用邑？邑以贾怠，不如完旧。完，犹保守。贾怠无卒，卒，终也。弃旧不祥。鼓人能事其君，我亦能事吾君。率义不爽，好恶不愆，城可获而民知义所，知义所在。有死命而无二心，不

亦可乎！”鼓人告食竭力尽，而后取之。克鼓而反，不戮一人。

十八年，火始昏见。火，心星也。梓慎曰：“七日，其火作乎！宋、卫、陈、郑也。”数日，皆来告火。裨灶曰：“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。”前年，裨灶欲用瓘睪禳火，子产不听。郑人请用之，子产不可。子大叔曰：“宝，以保民也。若有火，国几亡。可以救亡，子何爱焉？”子产曰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？灶焉知天道？是亦多言矣，岂不或信？”多言者或时有中也。遂不与，亦不复火。

十九年，楚子之在蔡也，生太子建。及即位，使伍奢为之师。费无极为首师，无宠焉，欲谮诸王，曰：“建可室矣。”王为之聘于秦，无极与逆，劝王取之。楚子为舟师以伐濮。濮，南夷也。无极言于楚子曰：“晋之伯也，迹于诸夏，而楚僻陋，故弗能与争。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，城父，今襄城城父县。以通北方，王收南方，是得天下。”王说，从之，故太子建居于城父。

郑大水，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。时门，郑城门也。国人请为禱焉，子产弗许，曰：“我斗，龙不我覩；覩，见也。龙斗，我何覩焉？禳之，则彼其室也。渊，龙之室。吾无求于龙，龙亦无求我。”乃止也。言子产之智。

二十年，费无极言于楚子曰：“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，齐、晋又交辅之，将以害楚。其事集矣。”王信之，问伍奢。奢对曰：“君一过多矣，一过纳建妻。何信于谗？”王执伍奢，忿奢切言。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，未至，而使遣之。知太子冤，故遣令去。太子建走宋。王召奋扬，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。王曰：“言出于余口，入于尔耳，谁告建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告之。君王命臣曰：‘事建如事余。’臣不佞，佞，才也。不能苟贰。奉初以还，奉初命

以周旋。不忍后命，故遣之。既而悔之，亦无及已。”王曰：“而敢来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使而失命，召而不来，是再奸也。奸，犯也。逃无所入。”王曰：“归。”从政如他日。善其言，舍使还。无极曰：“奢之子才，若在吴，必忧楚国，盍以免其父召之。彼仁，必来；不然，将为患。”王使召之，曰：“来，吾免而父。”棠君尚谓其弟员棠君，奢之长子。曰：“尔适吴，我将归死。吾智不逮，自以智不及员。我能死，尔能报。闻免父之命，不可以莫之奔也；亲戚为戮，不可以莫之报也。父不可弃，俱去为弃父也。名不可废，俱死为废名。尔其勉之。”伍尚归，奢闻员不来，曰：“楚君、大夫其盱食乎！”将有吴患，不得早食。楚人皆杀之。员如吴，言伐楚之利于州王，州王，吴子僚也。

齐侯疥，遂痼。痼，症疾也。期而不瘳，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。多在齐。梁丘据与裔款二子，齐嬖大夫。言于公曰：“吾事鬼神也丰，于先君有加矣。今君疾病，为诸侯忧，是祝、史之罪，诸侯不知，其谓我不敬。君盍诛于祝固、史囂以辞宾？”欲杀囂、固以辞谢来问疾之宾。公说，告晏子。晏子对曰：“日宋之盟，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。武曰：‘夫子之家事治，言于晋国，竭情无私。其祝、史祭祀，陈信不愧。其家事无猜，其祝、史不祈。’家无猜疑之事，故祝、史无求于鬼神。建以语康王。楚王也。康王曰：‘神人无怨，宜夫子之光辅五君，以为诸侯主也。’”五君，文、襄、灵、成、景也。公曰：“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，故欲诛于祝、史。子称是语也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若有德之君，外内不废，无废事也。上下无怨，动无违事，祝、史荐信，无愧心矣。君有功德，祝、史陈说之无所愧。是以鬼神用飨，国受其福，祝、史与焉。与受国福也。其所以蕃祉老寿者，为信君使也。其适遇淫君，外内颇邪，上下怨疾，动作辟违，斩刈民力，暴虐淫纵，肆行非度，不思谤讟，不惮鬼神，神怒民痛，无悛于心，其祝、史荐信，是言罪也，以实白神，是为言君之罪。其盖失数美，是矫诬也。盖，掩也。进退无辞，则虚以求

媚，作虚辞以求媚于神。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，祝、史与焉。所以天昏孤疾者，为暴君使也。”公曰：“然则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不可为也。言非诛祝、史所能治。山林之木，衡鹿守之；泽之萑蒲，舟蛟守之；藪之薪蒸，虞候守之；海之盐蜃，祈望守之。衡鹿、舟蛟、虞候、祈望，皆官名也。言公专守山泽之利，不与民共。布常无艺，艺，法制也。言布政无法制。征敛无度；宫室日更，淫乐不违；违，去也。内宠之妾，肆夺于市；肆，放也。外宠之臣，僭令于鄙。诈为教令于边鄙也。民人苦病，夫妇皆诅。祝有益也，诅亦有损。聊、摄以东，聊、摄，齐西界也。姑、尤以西，姑、尤，齐东界也。其为人也多矣！虽其善祝，岂能胜亿兆人之诅耶？君若欲诛于祝、史，修德而后可。”公悦，使有司宽政，毁关去禁，薄敛已责。

齐侯至自田，晏子侍于遄台，子犹驰而造焉。子犹，梁丘据。公曰：“唯据与我和夫！”晏子对曰：“据亦同也，焉得为和？”公曰：“和与同异乎？”对曰：“异。和如羹焉，水火醯醢盐梅，以烹鱼肉，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，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。济，益也。泄，减也。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。亦如羹。君所谓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，以成其可；献君之否，以成君可。君所谓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，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无争心。今据不然。君所谓可，据亦曰可；君所谓否，据亦曰否。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壹，谁能听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。”

二十五年，会于黄父，郑子大叔见赵简子。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。对曰：“是仪也，非礼也。”简子曰：“敢问，何谓礼？”对曰：“壹也闻诸先大夫子产，曰：‘夫礼，天之经，经者，道之常也。地之义，义者，利之宜也。民之行。’行者，人所履行。天地之经，而民实则之。则天之明，日月星辰，天之明也。因地之性，高下刚柔，地之性

也。生其六气，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。用其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也。气为五味，酸、咸、辛、苦、甘。发为五色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。发，见也。章为五声。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淫则昏乱，民失其性，滋、味、声、色，过则伤性也。是故为礼以奉之。制礼以奉其性。民有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生于六气。此六者，皆禀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之气。是故审则宜类，以制六志。为礼以制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六志，使不过节。哀有哭泣，乐有歌舞，喜有施舍，怒有战斗。哀乐不失，乃能协于天地之性，是以长久。”协，和也。管子曰：“甚哉，礼之大也！”对曰：“礼，上下之纪，天地之经纬也，经纬，错居以相成也。民之所以生也，是以先王尚之。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，谓之成人。大，不亦宜乎？”曲直以弼其性。管子曰：“勲也，请终身守此言也。”

二十六年，齐有彗星，出齐之分野。齐侯使禳之。禳，除。晏子曰：“无益也，只取诬焉。诬，欺也。天道不谄，谄，疑也。不贰其命，若之何禳之？且天之有彗，以除秽也。君无秽德，又何禳焉？若德之秽，禳之何损？诗曰：‘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。’翼翼，恭也。聿，惟也。回，违也。言文王德不违天人，故四方之国归往之。君无违德，方国将至，何患于彗？诗曰：‘我无所监，夏后及商。用乱之故，民卒流亡。’若德回乱，民将流亡，祝史之为，无能补也。”公悦，乃止。

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。公叹曰：“美哉室，其谁有此乎？”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国，故叹也。晏子曰：“敢问，何谓也？”公曰：“吾以为在德。”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其陈氏乎！陈氏虽无大德，而有施于民。公厚敛焉，陈氏厚施焉，民归之矣。诗曰：‘虽无德与汝，式歌且舞。’义取虽无大德，要有喜悦之心。式，用也。陈氏之施，民歌舞之矣。后世若少惰，陈氏而不亡，则国其国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，是可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唯礼可以已之。在礼，家施不

及国，大夫不收公利。”不作福也。公曰：“善哉，我不能矣。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。”对曰：“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，与天地并。君令臣恭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夫和妻柔，姑慈妇听，礼也。君令而不违，臣恭而不贰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箴，谏也。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，夫和而义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从，从，不自专也。妇听而婉，婉，顺也。礼之善物也。”公曰：“善哉。”

二十七年，楚左尹郤宛直而和，国人悦之。以直事君，以和接类。鄢将师为右领，右领，官名。与费无极比而恶之，谓子常曰：“子恶欲饮子酒。”子恶，郤宛。又谓子恶：“令尹欲饮酒于子氏。”子恶曰：“令尹将必来辱，为惠已甚。吾无以酬之，若何？”酬，报献。无极曰：“令尹好甲兵，子出之，吾择焉。”取五甲五兵，曰：“寘诸门，令尹至，必观之，而从以酬之。”及飨日，帷诸门左。张帷陈兵甲其中。无极谓令尹曰：“吾几祸子。子恶将为子不利，甲在门矣，子无往。”令尹使视郤氏，则有甲焉。不往，召鄢将师而告之。将师退，遂令攻郤氏，且爇之。爇，烧也。子恶闻之，自杀。国人弗爇，令尹炮之，炮，燔也。尽灭郤氏之族党，杀阻令终与晋陈及其子弟。皆郤氏党。国言未已，进胙者莫不谤令尹。进胙，国中祭祀也。谤，诋也。沈尹戌言于子常曰：“夫左尹与中厖尹，莫知其罪，而子杀之，以兴谤，至于今不已。左尹，郤宛也。中厖尹，阻令终。戌也惑之。仁者杀人以掩谤，犹弗为也。今吾子杀人以兴谤，而弗图，不亦异乎？夫无极，楚之谗人也，民莫不知。去朝吴，在十五年。出蔡侯朱，在二十一年。丧太子建，杀连尹奢，在二十年。屏王之耳目，使不聪明。不然，平王之温惠恭俭，有过成、庄，所以不获诸侯，迹无极也。迹，近也。今又杀三不辜，以兴大谤，三不辜，郤氏、阻氏、晋陈氏。几及子矣。子而不图，将焉用之？夫鄢将师矫子之命，以灭三族。三族，国之良也。吴新有君，光新立。疆埸日骇，楚国若有大事，子其危哉！智者除谗以自安，今子爱谗以自危，甚矣，其惑也！”子常曰：“是瓦之罪，敢不良图！”子常杀费无极与

鄢将师，尽灭其族，以说于国。谤言乃止。

二十八年，晋魏献子为政，魏舒也。以司马弥牟为郟大夫，贾辛为祁大夫，司马乌为平陵大夫，魏戊为梗阳大夫。戊，魏舒庶子。谓贾辛、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，二十二年，辛、乌帅师纳敬王。故举之。魏子谓成鱣：鱣，晋大夫。“吾与戊也县，人其以我为党乎？”对曰：“何也？戊之为人也，远不忘君，远，疏远也。近不偪同，不偪同位。居利思义，不苟得。在约思纯，无滥心。虽与之县，不亦可乎？昔武王克商，光有天下。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国者四十人，皆举亲也。夫举无他，唯善所在，亲疏一也。”

贾辛将适其县，见于魏子。魏子曰：“辛来，今汝有力于王室，吾是以举汝。行乎！敬之哉，毋堕乃力。”堕，损也。仲尼闻魏子之举也，以为义，曰：“近不失亲，谓举魏戊。远不失举，以贤举。可谓义矣。”又闻其命贾辛也，以为忠，先赏王室之功，故为忠也。曰：“魏子之举也义，其命也忠，其长有后于晋国乎！”

梗阳人有狱，魏戊不能断，以狱上。上魏子。其大宗赂以女乐，讼者之大宗。魏子将受之。魏戊谓闾没、女宽二人，魏子属大夫。曰：“主以不贿闻于诸侯，若受梗阳人，贿莫甚焉。吾子必谏！”皆许诺。退朝，待于庭。魏子之庭。馈人，召之。召二大夫食。比置，三叹。魏子曰：“吾闻诸伯叔，谚曰：‘唯食忘忧。’吾子置食之间三叹，何也？”同辞而对曰：“或赐二小人酒，不夕食。言饥甚。馈之始至，恐其不足，是以叹。中置，自咎曰：‘岂将军食之，而有不足？’是以再叹。及馈之毕，愿以小人腹，为君子心，属厌而已。”厌，足也，言小人之腹饱，犹知厌足，君子心亦宜然。献子辞梗阳人。言魏氏所以兴。

定 公

四年，郑子太叔卒。晋赵简子为之临，甚哀，曰：“黄父之会，在昭二十五年。夫子语我九言，曰：‘无始乱，无怙富，无恃宠，无违同，无敖礼，无骄能，以能骄人。无复怒，复，重也。无谋非德，非所谋。无犯非义。’”言简子能用善言，所以遂兴也。

吴子伐楚，陈于柏举，败之，五战及郢。楚子济江，入于云中。入云梦泽中。王寝，盗攻之，以戈击王。王孙由于以背受之，中肩。王奔郢，郢公辛之弟怀将弑王，曰：“平王杀吾父，我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”辛，蔓成然之子斗辛也。昭十四年，楚平王杀成然也。辛曰：“君讨臣，谁敢讎之？君命，天也。若死天命，将谁讎？”诗曰：‘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不侮鳏寡，不畏强御。’唯仁者能之。言仲山甫不避强凌弱也。违强凌弱，非勇也；乘人之约，非仁也；灭宗废祀，非孝也；杀君，罪应灭宗。动无令名，非智也。必犯是，余将杀汝！”斗辛与其弟巢，以王奔随。申包胥如秦乞师，曰：“吴为封豕长蛇，以荐食上国。荐，数也。言吴贪害如蛇豕。寡君失守社稷，越在草莽，使下臣告急。”秦伯使辞焉，曰：“寡人闻命矣。子姑就馆，将图而告。”对曰：“寡君越在草莽，未获所伏，伏，犹处也。下臣何敢即安？”立依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七日，秦师乃出。

五年，申包胥以秦师至。吴师大败，吴子乃归。楚子入于郢。初，楚王之奔随也，将涉于成臼，江夏竟陵县西有白水。蓝尹鬻涉其帑，鬻，楚大夫。不与王舟。及宁，王欲杀之。宁，安定。子西曰：“子常唯思旧怨以败，君何效焉？”王曰：“善！使复其所，吾以志前恶。”恶，过。王赏斗辛、王孙由于、申包胥、斗怀。皆从王有大功。子

西曰：“请舍怀也！”以初谋杀王故。王曰：“大德灭小怨，道也。”终从其兄，免王大难，是大德也。申包胥曰：“吾为君也，非为身也。君既定矣，又何求？且吾尤子旗，其又为诸？”子旗，蔓成然也。以有德于平王，求无厌，平王杀之。遂逃赏。

九年，郑驷鞅杀邓析，而用其竹刑。邓析，郑大夫。欲改郑所铸之旧制，不受君命，而私造刑法，书之于竹简，故言“竹刑”也。君子谓：“子然于是不忠。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，弃其邪可也。加，犹益。弃，不责其邪恶也。故用其道，不弃其人。诗云：‘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’召伯决讼于甘棠之下，诗人思之，不伐其树。茇，草舍也。思其人，犹爱其树，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？子然无以劝能矣。”

哀 公

元年，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，遂入越。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，上会稽山。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以行成。吴子将许之。伍员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：‘树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尽。’勾践能亲而务施，施不失人，所加惠赐，皆得其人。亲不弃劳。推亲爱之诚，则不遗小劳。与我同壤，而世为仇讎，于是乎克而弗取，将又存之，违天长寇仇，后虽悔之，不可食己。”食，消也。己，止也。弗听。退而告人曰：“二十年之外，吴其为沼乎！”谓吴宫室废坏，当为污池。二十二年，越入吴。越及吴平。

吴之入楚，在定四年。使召陈怀公。怀公朝国人而问焉，曰：“欲与楚者右，欲与吴者左。”陈人从田，无田从党。无田者从党而立。逢澶当公而进，不左不右。曰：“臣闻国之兴也以福，其亡也以祸。今吴未有福，楚未有

祸。楚未可弃，吴未可从也。”公曰：“国胜君亡，非祸而何？”楚为吴所胜也。对曰：“国之有是多矣，何必不复。小国犹复，况大国乎？臣闻国之兴也，视民如伤，是其福也；如伤，恐惊动。其亡也，以民为土芥，是其祸也。芥，草也。楚虽无德，亦不艾杀其民。吴日蔽于兵，暴骨如莽，而未见德焉。祸之适吴，其何日之有？”言今至也。陈侯从之。及夫差克越，乃修旧怨。言吴不修德而修怨，所以亡。吴师在陈，楚大夫皆惧，曰：“阖庐惟能用其民，以败我于柏举。今闻其嗣又甚焉，将若之何？”子西曰：“二三子恤不相睦，无患吴矣。昔阖庐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室不崇坛，平地作室，不起坛。器不彤镂，彤，丹也。镂，刻也。宫室不观，观，台榭也。舟车不饰，衣服财用，择不取费。选取坚厚，不尚细靡。在国，天有灾疠，亲巡孤寡，而供其乏困；在军，熟食者分，而后敢食。分，犹遍。其所尝者，卒乘与焉；所尝甘珍非常食。勤恤其民，而与之劳逸。是以民不疲劳，死知不旷。知身死不见旷弃。吾先大夫子常易之，所以败我。易，犹反。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，宿有妃嫔、嫔御焉；妃嫔，贵者。嫔御，贱者。皆内官也。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，玩好必从；珍异是聚，观乐是务；视民如仇，而用之日新。夫先自败也已，安能败我？”

六年，楚有云如众赤鸟，夹日而飞三日。楚子使问诸圉太史。圉太史曰：“其当王身乎。曰为人君，妖气守之，故为当王身。若禱之，可移于令尹、司马。”禱，禳祭。王曰：“除腹心之疾，而真诸股肱，何益？不穀不有大过，天其天诸？有罪受罚，又焉移之？”遂不禱。孔子曰：“楚昭王知大道矣！其不失国也，宜哉！”

十一年，吴子将伐齐。越子率其众以朝焉，王及列士皆有馈赂。吴人皆喜，唯子胥惧，曰：“是豢吴也夫！”豢，养也。若人养牺牲，非爱之，将杀之。谏曰：“越在我，心腹之疾也。壤地同而有欲于我。欲得吴也。得

志于齐，犹获石田也，无所用之。石田不可耕。越不为沼，吴其泯矣。使医除病，而曰：‘必遗类焉者。’未之有也。”弗听。使于齐，属其子于鲍氏，为王孙氏。欲以避吴祸。反役，王闻之，使赐之属镂以死。属镂，剑名。将死，曰：“树吾墓槨。槨可材也，吴其亡乎！三年，其始弱矣。盈必毁，天之道也。”越人朝之，伐齐胜之，盈之极。

季孙欲以田赋，丘赋之法，因其田财，通出马一匹，牛三头。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，故言田赋。使冉有访诸仲尼。仲尼不对，不公答。而私于冉有曰：“君子之行也，行政事。度于礼，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，如是，则丘亦足矣。丘，十六井。若不度于礼，而贪冒无厌，则虽以田赋，将又不足。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公之典在；若欲苟而行之，又何访焉。”

十四年，小邾射以句绎来奔，曰：“使季路要我，吾无盟矣。”子路信诚，故欲得与相要誓而不须盟也。使子路，子路辞。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：“千乘之国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之言，子何辱焉？”对曰：“鲁有事于小邾，不敢问故，死其城下可也。彼不臣而济其言，是义之也。由弗能。”济，成也。

二十四年，公子荆之母嬖，荆，哀公庶子。将以为夫人，使宗人鬻夏献其礼。宗人，礼官。对曰：“无之。”公怒曰：“汝为宗司，立夫人，国之大礼也，何故无之？”对曰：“周公及武公娶于薛，武公敖也。孝、惠娶于裔，孝公称、惠公弗皇也。裔，宋。自桓以下娶于齐，桓公始娶文姜。此礼也则有。若以妾为夫人，则固无其礼也。”公卒立之，而以荆为太子。国人始恶之。恶公也。

卷七

礼记

曲 礼

曲礼曰：毋不敬，礼主于敬。俨若思，言人坐思，貌必俨然。安定辞，审言语也。安民哉！此三句可以安民也。傲不可长，欲不可从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此四者慢游之道，桀、纣所以自祸也。贤者狎而敬之，狎，习也，近也。习其所行。畏而爱之。心服曰畏。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。不可以己心之爱憎，诬人以善恶。夫礼者，所以定亲疏、决嫌疑、别同异、明是非也。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；教训正俗，非礼不备；分争辨讼，非礼不决；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非礼不定；宦学事师，非礼不亲；班朝治军，莅官行法，非礼，威严不行；祷祠祭祀，供给鬼神，非礼，不诚不庄。班，次也。莅，临也。庄，敬也。富贵而知好礼，则不骄不淫；贫贱而知好礼，则志不慑。慑，犹怯惑。国君春田不围泽，大夫不掩群，士不取麇卵。生乳之时，重伤其类。岁凶，年谷不登，登，成也。君膳不祭肺，马不食谷，驰道不除，祭事不县，大夫不食粱，士饮酒不乐。皆自为贬损，忧民也。礼，食杀牲则祭先，不祭肺则不杀。除，治也。县，乐器，钟磬之属也。

檀 弓

知悼子卒，未葬，悼子，晋大夫，荀盈也。平公饮酒，师旷、李调侍，鼓钟。杜蕢自外来，历阶而升堂，酌曰：“旷饮斯！”又酌曰：“调饮斯！”又酌，堂上北面坐饮之，降，趋而出。三酌，皆罚爵。平公呼而进之，曰：“蕢！尔饮旷何也？”曰：“子、卯不乐。纣以甲子死，桀以乙卯亡，王者谓之疾日，不以举乐，所以自戒惧也。知悼子之丧在堂，未葬，斯其为子、卯也大矣。言大夫丧重于疾日。旷也太师也，不以诏，是以饮之。”诏，告也。太师，典司奏乐也。“尔饮调何也？”曰：“调也，君之褒臣也，为一饮一食，忘君之疾，是以饮之。”言调贪酒食也。褒，嬖也。近臣亦当规君。疾，忧也。“尔饮何也？”曰：“蕢也宰夫也，非刀匕是供，又敢与知防，是以饮也。”防，禁放溢者也。平公曰：“寡人亦有过焉，酌而饮寡人！”闻义则服。杜蕢洗爵而扬觶。举爵于君。公谓侍者曰：“如我死，则必无废斯爵！”欲后世以为戒。至于今，既毕献，斯扬觶，谓之“杜举”。此爵遂因杜蕢为名，毕献，献宾与君也。

孔子过泰山侧，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，夫子式而听之。怪其哀甚也。使子贡问之，曰：“昔吾舅死于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”夫之父曰舅。夫子曰：“何为不去？”曰：“无苛政。”夫子曰：“小子识之，苛政猛于虎也！”

阻门之介夫死。阻门，宋国门也。介夫，甲冑卫士。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。子罕，乐喜也。晋人之觐宋者，反报于晋侯曰：“阻门之介夫死，而子罕哭之哀，而民悦，殆不可伐也。”觐，窥视也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善哉，觐国乎！”善其知微。

王 制

凡官民材，必先论之。论，谓考其德行道艺也。论辨，然后使之；辨，谓考问得其定也。任事，然后爵之；爵，谓正其秩次。位定，然后禄之。爵人于朝，与士共之；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。必共之者，所以审慎之。

獭祭鱼，然后虞人入泽梁；豺祭兽，然后田猎；鸠化为鹰，然后设罝罗；草木零落，然后入山林；昆虫未蛰，不以火田。取物必顺时候也。昆虫者，得阳而生，得阴而藏也。国无九年之蓄，曰不足；无六年之蓄，曰急；无三年之蓄，曰国非其国也。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食；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，虽有凶旱水溢，民无菜色。然后天子食，日举以乐。民无食菜之饥色，天子乃日举乐以食也。

月 令

孟春之月，立春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以迎春于东郊。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。相，谓三公相王之事者也。德，谓善教也。令，谓时禁也。庆，谓休其善也。惠，谓恤其不足也。是月也，天子乃以元日，祈谷于上帝。谓以上辛郊祭天也。郊祀后稷，以祈农事也。上帝，太微之帝也。乃择元辰，天子亲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躬耕帝藉。元辰，盖郊后吉辰也。帝藉，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。禁止伐木；盛德所在。毋覆巢，毋杀孩虫、胎夭、飞鸟，毋麝毋卵；为伤萌幼之类。毋聚大众，毋置城郭；为妨农之始也。掩骼埋胔；为死气逆生气也。骨枯曰骼，肉腐曰胔也。不可称兵，称兵必有天殃。逆生气也。

仲春之月，养幼少，存诸孤，助生气也。命有司省囹圄，去桎梏，毋肆掠；顺阳气也。省，减也。肆，谓死刑暴尸。毋竭川泽，毋漉陂池，毋焚山林。顺阳养物。

季春之月，天子布德行惠，命有司发仓廩，赐贫穷，振乏绝；振，犹救也。开府库，出币帛，聘名士，礼贤者。聘，问也。名士，不仕者。命司空曰：“时雨将降，下水上腾。修利堤防，导达沟渎；开通道路，毋有障塞。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。田猎置罟，罗罔毕翳，饩兽之药，无出九门。”为逆天时也，天子九门也。命野虞毋伐桑柘。爱蚕食也。野虞，谓主田及山林之官。后妃斋戒，亲东向躬桑，禁妇女无观，省妇使以劝蚕事。后妃亲采桑，示帅先天下也。东向者，向时气。无观，去容饰也。妇使，缝线组紃之事。命工师，百工咸理，监工日号，无悖于时，毋或作为淫巧，以荡上心。咸，皆也。于百工皆治理其事之时，工师则监之。日号令戒之，以此二事。百工作器物各有时，逆之则功不善也。淫巧，谓伪饰不如法也。荡，谓动之使生奢泰。

孟夏之月，无起土功，毋发大众。为妨蚕农之事。命野虞劳农，命农勉作，毋休于都。急趣农事。

仲夏之月，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，大雩帝；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，有益于民者，以祈谷实。阳气盛而恒旱，山川百源，能兴云雨者也。雩帝，谓雩五精之帝也。百辟卿士，古者上公以下，若句龙、后稷之类。

季夏之月，树木方盛，无有斩伐。为其未坚韧也。毋发令而待，以妨神农之事。发令而待，谓出徭役之令以豫惊民。民惊则心动，是害土神之气也。土神称曰神农者，以其主于稼穡也。水潦盛昌，举大事则有天殃。

孟秋之月，乃命将帅选士厉兵，命大理审断刑，命百官完堤防，谨壅塞，以备水潦。

仲秋之月，养衰老，授几杖。乃命有司趣民收敛，务蓄菜，多积聚。为御冬之备也。乃劝民种麦，毋或失时。麦者，接绝续乏之谷，尤重之也。

季秋之月，命冢宰举五谷之要，定其租税簿。藏帝藉之收于神仓。霜始降，百工咸休。寒而胶漆，作不坚好。

孟冬之月，赏死事，恤孤寡。死事，谓以国事死也。命百官谨盖藏，谓府库困仓也。固封疆，备边境，完要塞，谨关梁，大饮烝。十月农功毕，天子、诸侯与其群臣饮酒于大学，以正齿位，谓之大饮。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，祀于公社及门闾，腊先祖五祀。此圉礼所谓蜡祭也。天宗，谓日月星辰也。五祀，门户中溜灶、行。劳农以休息之。党正属民饮酒，正齿位是也。天子乃命将帅讲武，习射御。

仲冬之月，天子乃命有司，祈祀四海、大川、山、藪泽。有能取蔬食、田猎禽兽者，野虞教导之。务收敛野物也。大泽曰藪，草木之实为蔬食。

季冬之月，命取冰，冰已入，令告民出五种。命田官告民出五种，明大寒气过，农事将起。命农计耦耕事，修耒耜，具田器。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飭国典，论时令，以待来岁之宜。飭国典者，和六典之法也。圉礼，以正月为之也。

文王世子

文王之世子，朝于王季日三。鸡初鸣而起，衣服至于寝门外，问内竖之御者曰：“今日安否何如？”内竖，小臣之属，掌外内之通令者。御，如今小吏直日也。内竖曰：“安！”文王乃喜。及日中又至，亦如之。及暮又至，亦如之。其有不安节，则内竖以告文王，文王色忧，行不能正履。节，谓居处故事也。履，蹈地也。王季复膳，然后亦复初。食上，必在视寒暖之节；在，察也。食下，问所膳，膳，所食也。然后退。武王帅而行之。帅，循也。文王有疾，武王不脱冠带而养；言常在侧。文王一饭，亦一饭；文王再饭，亦再饭。欲知气力箴药所胜。

凡三王教世子，必以礼乐。乐，所以修内也；礼，所以修外也。礼乐交错于中，发形于外。立太傅、少傅以养之，养，犹教也。言养者，积浸成长。太傅审父子、君臣之道以示之，为之行其礼也。少傅奉世子，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谕之。为之说其义也。太傅在前，少傅在后，谓其在学时也。入则有保，出则有师，谓燕居出入时也。是以教谕而德成也。以有四人维持之。师也者，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；保也者，慎其身以辅翼之，而归诸道者也。慎其身者，谨安护之。

是故知为人子，然后可以为人父；知为人臣，然后可以为人君；知事人，然后能使人。君之于世子也，亲则父也，尊则君也。有父之亲，有君之尊，然后兼天下而有之。是故养世子不可不慎也。处君父之位，览海内之士，而近不能以教其子，则其余不足观之也。

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，唯世子而已，其齿于学之谓也。物，犹事也。故世子齿于学，国人观之曰：“将君我而与我齿让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有父在则礼然。”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。其二曰：“将君我而与我齿让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有君在则礼然。”然而众知君臣之义也。其三曰：“将君我而与我齿让，何也？”曰：“长长也。”然而众知长幼之节。故父

在斯为子，君在斯谓臣，居子与臣之节，所以尊君亲亲也。故学之为父子焉，学之为君臣焉，学之为长幼焉。学，教也。父子、君臣、长幼之道，得而国治。语曰：“乐正司业，父师司成。一有元良，万国以贞。”世子之谓也。司，主也。一，一人也。元，大也。良，善也。贞，正也。

礼 运

昔者仲尼与于蜡宾，蜡者，索也。岁十二月，合聚万物而索飨之，亦祭宗庙。时孔子仕鲁，而在助祭之中。事毕，出游于观之上，喟然而叹。观，阙也。言偃在侧，曰：“君子何叹？”言偃，孔子弟子子游也。孔子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公，犹共也。禅位授圣，不家之也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孝慈之道广也。使老有所终，幼有所长，鳏寡、孤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。无匮乏者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是谓大同。同，犹和平。今大道既隐，隐，犹去也。天下为家，传位于子也。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大人世及以为礼，城郭沟池以为固，乱贼繁多，为此以服之。大人，诸侯也。礼义以为纪，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，以设制度，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，兵由此起。以其违大道敦朴之本，其弊则然。老子曰：‘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也。’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选也。由，用也。能用礼义成治者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谨于礼者。”言偃复问曰：“如此乎，礼之急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夫礼者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，故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。诗云：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’故圣人以礼示之，天下国家可得而正。”民知礼，则易教也。

是故礼者，君之大柄，所以治政安君。故圣王修义之柄、礼之序，以治人情。治者，去瑕秽，养精华也。故人

情者，圣王之田也，修礼以耕之，和其刚柔。陈义以种之，树以善道。讲学以耨之，存是去非类也。本仁以聚之，合其所盛。播乐以安之。感动使之坚固。故治国不以礼，犹无耜而耕也；无以入之也。为礼不本于义，犹耕而不种也；嘉谷无由生也。为义而不讲以学，犹种而不耨也；苗不殖，草不除。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，犹耨而不获也；无以知收之丰荒也。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，犹获而不食也；不知味之甘苦。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，犹食而不肥也。功不见也。四体既正，肤革充盈，人之肥也；父子笃，兄弟睦，夫妇和，家之肥也；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。天子以德为车，以乐为御，诸侯以礼相与，大夫以法相序，士以信相考，百姓以睦相守，天下之肥也。是谓大顺。故无水旱昆虫之灾，民无凶饥妖孽之疾，言大顺之时，阴阳和也。昆虫之灾，螟螽之属也。故天不爱其道，地不爱其宝，人不爱其情；言嘉瑞出，人情至也。故天降膏露，地出醴泉，山出器车，河出马图，凤皇、骐驎皆在郊，龟、龙在宫沼，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。膏，犹甘也。器，谓若银瓮丹甑也。马图，龙马负图而出也。藪，丛草也。沼，池也。则是无故，非有他故使之然。先王能修礼以达义，体信而达顺，故此顺之实也。

礼 器

礼，释回，增美质，措则正，施则行。释，犹去也。回，邪僻也。质，犹性也。措，犹置也。其在人也，如竹箭之有筠，如松柏之有心。二者居天下之大端，故贯四时，而不改柯易叶。箭，箴也。端，本也。四物于天下，最得气之本也。或柔韧于外，或和泽于内，以此不变易，人之得礼亦犹然。君子有礼，则外谐而内无怨。故物无不怀仁，鬼神飨德。怀，归也。先王之立礼也，有本有文。忠信，礼之本；义理，礼之文。无本不立，无文不行。言必

外内具也。礼也者，合于天时，设于地财，顺于鬼神，合于人心，理万物者。故天不生，地不养，君子不以为礼，鬼神弗飨。天不生，谓非其时物也。地不养，谓非其地所生也。是故昔者先王之制礼也，因其财物，而致其义焉。故作大事必顺天时，大事，祭祀也。为朝夕必放于日月，日出东方，月生西方也。为高必因丘陵，谓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上。为下必因川泽。谓夏至祭地于方泽之中。是故因天事天，天高，因高者以事之。因地事地，地下，因下者以事之。因名山，升中于天，名，犹大也。升，犹上也。中，犹成也。谓巡狩至于方岳，燔柴祭天，告以诸侯之成功也。因吉土，以飨帝于郊。吉土，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。飨帝于郊，以四时所兆祭于四郊者也。升中于天，而凤凰降，龟龙格；功成而太平，阴阳气和而致象物也。飨帝于郊，而风雨节，寒暑时。五帝，主五行。五行之气和，而庶征得其序。五行，木为雨，金为暘，火为燠，水为寒，土为风。是故圣人南面而立，而天下大治。是故先王制礼也，以节事，动反本也。修乐以导志。劝之善也。故观其礼乐，而治乱可知。乱国礼慢而乐淫也。

内 则

子事父母，鸡初鸣，咸盥漱，冠、綉、纓、端、鞞、绅、搢笏，咸，皆也。綉，纓之饰也。端，玄端，士服也，庶人深衣也。绅，大带也。左右佩用，必佩者，备尊者使令也。以适父母、舅姑之所。及所，下气怡声，问所欲而敬进之，柔色以温之。温，藉也。承尊者必和颜色也。父母有过，下气怡色，柔声以谏；谏若不入，起敬起孝，悦则复谏。父母怒，不悦而挞之流血，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。挞，击也。父母虽没，将为善，思贻父母令名，必果。曾子曰：“孝子之养老，乐其耳目，安其寝处，以其饮食忠养之。父母之所爱亦爱之，父母之所敬亦敬之，至于犬马尽然，而况于人乎？”

玉 藻

年不顺成，则天子素服，乘素车，食无乐。自贬损也。君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。故，谓祭祀之时。君子远庖厨，凡有血气之类，弗身践也。践当为翦，声之之误。翦，犹杀也。

大 传

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所且先者有五，民不与焉。且先，言未遑余事。一曰治亲，二曰报功，三曰举贤，四曰使能，五曰存爱。功，功臣也。存，察也。察有仁爱者。五者一得于天下，民无不足、无不赡。五者一物纰缪，民不得其死。物，犹事。纰，犹错也。五事得则民足，一事失则民不得其死，明政之难也。圣人南面而治天下，必自人道始矣。人道，谓此五事也。是故人道亲亲，言先有恩。亲亲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，收族故宗庙严，宗庙严故重社稷，重社稷故爱百姓，爱百姓故刑罚中，刑罚中故庶民安，庶民安故财用足，财用足故百志成，百志成故礼俗刑，礼俗刑然后乐。收族，序以昭穆也。严，犹尊也。百志，人之志意所欲也。刑，犹成也。诗云：“不显不承，无斁于人斯。”此之谓也。斁，厌也。言文王之德不显乎？不承先人之业乎？言其显且承之，乐之无厌。

乐 记

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杂比曰音，单

出曰声。形，犹见也。乐者，音之所由生也，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。是故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啍以缓；其喜心感者，其声发以散；其怒心感者，其声粗以厉；其敬心感者，其声直以廉；其爱心感者，其声和以柔。六者非其性也，感于物而后动。言人声在所见，非有常也。噍，蹇也。啍，宽绰貌。发，犹扬也。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，故礼以导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。礼乐刑政，其极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。

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。声成文，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音声之道，与政通矣。言八音和否随政。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五者不乱，则无怙懣之音矣。五者，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也。凡声浊者尊，清者卑。怙懣，弊败不和之貌也。宫乱则荒，其君骄；商乱则陂，其臣坏；角乱则忧，其民怨；徵乱则哀，其事勤；羽乱则危，其财匮。五者皆乱，迭相陵，谓之慢。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。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，其道乱则其音应而乱也。荒，犹散也。陂，倾也。

郟、卫之音，乱世之音，比于慢矣。比，犹同也。桑间、濮上之音，亡国之音，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濮水之上，地有桑间者，亡国之音于此水出也。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，禽兽是也；知音而不知乐者，众庶是也。唯君子为能知乐。禽兽知此为声耳，不知其宫商之变。八音并作，克谐曰乐。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，审乐以知政，而治道备矣。是故不知声者，不可与言音；不知音者，不可与言乐；知乐者，则几于礼矣。礼乐皆得，谓之有德。几，近也。听乐而知政之得失，则能正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之礼也。乐之隆，非极音；食飧之礼，

非致味。隆，犹盛。极，犹穷。是故先王之制礼乐，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，将以教民平好恶，而反人道之正。教之使知好恶。

先王之制礼乐，人为之节。言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。衰麻哭泣，所以节丧纪也；钟鼓干戚，所以和安乐也；婚姻冠笄，所以别男女也；射乡食飧，所以正交接也。男二十而冠，女许嫁而笄，成人之礼也。射，大射。乡，乡饮酒也。食，食礼飧。飧，礼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礼、乐、刑、政，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

乐由中出，和在心也。礼自外作。敬在貌也。大乐必易，大礼必简。易、简，若于清庙，大飧然也。乐至则无怨，礼至则不争。揖让而治天下者，礼乐之谓也。至，犹达行。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。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也。和，故百物不失；不失性也。节，故祀天祭地。成万物有功报焉也。明则有礼乐，教人者也。幽则有鬼神。助天地成物者也。如此，则四海之内，合敬同爰。

王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。功，主于王业。治，主于教民。五帝殊时，不相沿乐；三王异世，不相袭礼。言其有损益也。故圣人作乐以应天，制礼以配地。礼乐明备，天地官矣。官，犹事也，各得其事。地气上跻，天气下降，鼓之以雷霆，奋之以风雨，动之以四时，暖之以日月，而百化兴焉。如此，则乐者天地之和也，礼者所以缀淫也。缀，犹止也。是故先王有大事，必有礼以哀之；有大福，必有礼以乐之。哀乐之分，皆以礼终。大事，谓死丧也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数，制之礼义，合生气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阳而不散，阴而不密，刚气不怒，柔气不慑，四畅交于中，而发作于外，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。生气，阴阳气也。五常，五行也。密之言闭也。慑，

犹恐惧也。

土弊则草木不长，水烦则鱼鳖不大，气衰则生物不遂，世乱则礼慝而乐淫。是故其声哀而不庄，乐而不安，慢易以犯节，流湎以忘本，感条畅之气，而灭平和之德，是以君子贱之也。遂，犹成也。慝，秽也。感，动也。动人条畅之善气，使失其所也。凡奸声感人，而逆气应之；逆气成象，而淫乐兴焉。正声感人，而顺气应之；顺气成象，而和乐兴焉。唱和有应，回邪曲直，各归其分，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。成象，谓人乐习焉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比类以成其行；奸声乱色，不留聪明；淫乐慝礼，不接心术；惰慢邪僻之气，不设于身体，使耳目、鼻口、心智、百体皆由顺正，以行其义；反，犹本也。术，犹道也。然后发以声音，而文以琴瑟，动以干戚，饰以羽旄，从以箫管；奋至德之光，动四气之和，以著万物之理。奋，犹动。动至德之光，谓降天神、出地祇、格祖考也。著，犹成也。故乐行而伦清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天下皆宁。言乐用则正人理、和阴阳也。伦，谓人道也。

魏文侯问于子夏曰：“吾端冕而听古乐，则唯恐卧；听郑、卫之音，则不知倦。敢问古乐之如彼，何也？新乐之如此，何也？”古乐，先王之正乐也。对曰：“今君之所问者乐也，所好者音也，相近而不同。”铿锵之类皆为音，应律乃为乐。文侯曰：“敢问何如？”欲知音、乐异意。对曰：“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，民有德而五谷昌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。此之谓大当。然后圣人作，为父子君臣，以为纲纪。纲纪既正，天下大定；天下大定，然后正六律、和五声，弦歌诗颂。此之谓德音。德音之谓乐。当，谓乐不失其所也。今君之所好者，其溺音乎？郑音好滥淫志，宋音燕女溺志，卫音趋数烦志，齐音敖僻骄志。四者淫于色而害于德，是以祭祀弗用也。言四国出此溺音也。为人君

者，谨其所好恶而已矣。君好之，则臣为之；上行之，则民从之。诗云：‘诱民孔易。’此之谓也。”诱，进也。孔，甚也。民从君之所好恶，进之于善，无难也。

君子曰：“礼乐不可斯须去身。”致乐以治心，乐由中出，故治心也。致礼以治躬。礼自外作，故治身也。心中斯须不和不乐，而鄙诈之心入之矣；鄙诈入之，谓利欲生也。外貌斯须不庄不敬，而易慢之心入之矣。易，轻易也。故乐也者，动于内者也；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乐极则和，礼极则顺。内和而外顺，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与争也，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。是故，乐在宗庙之中，君臣上下同听之，则莫不和敬；在族长乡里之中，长幼同听之，则莫不和顺；在闺门之内，父子、兄弟同听之，则莫不和亲。故乐者，所以合和父子、君臣，附亲万民。是先王立乐之方也。

祭 法

夫圣王之制祭祀也，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扞大患则祀之。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，其子曰农，能殖百谷；夏后氏之衰，周弃继之，故祀以为稷；共工氏之霸九州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州，故祀以为社。帝尝能序星辰，尧能赏均刑法，舜能勤众事，鲧障洪水，禹能修鲧之功，黄帝正名百物，颡项能修之，契为司徒而民成，冥勤其官而水死，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，文王以文治，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，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。及夫日月星辰，民所瞻仰也；山林、川谷、丘陵，民所取材用也。非此族也，不在祀典。祀典，谓祭礼也。

祭 义

祭不欲数，数则烦，烦则不敬；祭不欲疏，疏则怠，怠则忘。是故君子，合诸天道，春禘秋尝。忘与不敬，违礼莫大焉。合于天道，因四时之变化，孝子感时而念亲，则以此祭之也。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必有凄怆之心，非其寒之谓也。春雨露既濡，君子履之，必有怵惕之心，如将见之。非其寒之谓，谓凄怆及怵惕，皆为感时念亲也。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；致斋于内，散斋于外。斋之日，思其居处，思其笑语，思其志意，思其所乐，思其所嗜；斋三日，乃见其所为斋者。见其所为斋，思之熟也。祭之日，入室，僾然必有见乎其位；周旋出户，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；出户而听，忼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。是故先王之孝也，色不忘乎目，声不绝乎耳，心志嗜欲不忘乎心，安得不敬乎？君子生则敬养，死则敬享。享，犹祭也，飧也。唯圣人为能飧帝，孝子为能飧亲。谓祭之能使之飧之也。帝，天也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：贵有德也，贵贵也，贵老也，敬长也，慈幼也。此五者，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。贵有德，为其近于道也；贵贵，为其近于君也；贵老，为其近于亲也；敬长，为其近于兄也；慈幼，为其近于子也。言治国有家道也。

曾子曰：“身也者，父母之遗体也。行父母之遗体，敢不敬乎？居处不庄，非孝也；事君不忠，非孝也；莅官不敬，非孝也；朋友不信，非孝也；战阵无勇，非孝也。五者不遂，灾及于亲，敢不敬乎？遂，犹成也。夫孝，置之而塞乎天地，敷之而横乎四海，施诸后世而无朝夕。诗云：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”孝有三：小孝用力，中孝用劳，大孝不匮。劳，犹功。思慈爱忘劳，可谓用力矣；尊仁安义，可谓用劳矣；博施备物，可谓不匮矣。思慈爱忘劳，思父母之慈爱己，而自忘己之劳苦。父母爱之，喜而弗忘；父母恶之，惧而无怨；无

怨，无怨于父母之心也。父母有过，谏而不逆；顺而谏之。父母既没，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。此之谓礼终。喻贫困犹不取恶人之物以事亡亲。

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，数月不出，犹有忧色。门弟子曰：“夫子之足瘳矣，数月不出，犹有忧色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闻诸曾子，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归之，可谓孝也；不亏其体，不辱其身，可谓全矣。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。今予忘孝之道，予是以有忧色也。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，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。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，是故道而弗径，舟而不游，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危殆；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，是故恶言不出于口，忿言不反于身。不辱其身，不羞其亲，可谓孝矣！”径，步邪趋疾也。

虞、夏、殷、周，天下之盛王也，未有遗年者。是故天子巡狩，诸侯待于境，天子先见百年者。问其国君，以百年者所在，而往见之。

祭 统

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。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礼有五经，谓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也。莫重于祭，谓以吉礼为首也。夫祭者，非物自外至也，自中出生于心也，心怵而奉之以礼。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；是故君子之教也，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，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；是故君子之事君也，必身行之。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，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。非诸人，行诸己，非教之道也。必身行之，言恕己乃行之。是故君子之教也，必由其本，顺之至也，祭其是与！故曰：“祭者，教之本也已。”教由孝顺生。祭而不敬，何以为也？

经 解

天子者，与天地参焉，故德配天地，兼利万物，与日月并明，明照四海，而不遗微小。其在朝廷，则道仁圣礼义之序；燕处，则听雅、颂之音；行步，则有环佩之声；升车，则有鸾和之响。居处有礼，进退有度，百官得其宜，万事得其序。诗云：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。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此之谓也。道，犹言也。发号出令而民悦，谓之**和**；上下相亲，谓之**仁**；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，谓之**信**；除去天地之害，谓之**义**。义与信，和与仁，霸王之器也。有治民之意，而无其器则不成。器，谓所操以作事者。义、信、和、仁，皆存于礼也。夫礼之于国也，犹衡之于轻重也，绳墨之于曲直也，规矩之于方圆也。故衡诚悬，不可欺以轻重；绳墨诚陈，不可欺以曲直；规矩诚设，不可欺以方圆；君子审礼，不可诬以奸诈。衡，称也。悬，锤也。陈，设也。孔子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”此之谓也。故朝觐之礼，所以明君臣之义也；聘问之礼，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；丧祭之礼，所以明臣子之恩也；乡饮酒之礼，所以明长幼之序也；婚姻之礼，所以明男女之别也。夫礼，禁乱之所由生，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。故以旧防为无所用而坏之者，必有水败；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，必有乱患。故婚姻之礼废，则夫妇之道苦，而淫僻之罪多矣；乡饮酒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失，而斗争之狱繁矣；丧祭之礼废，则臣子之恩薄，而背死忘生者众矣；聘觐之礼废，则君臣之位失，而背叛侵陵之败起矣。苦，谓不至不答之属。故礼之教化也微，其正邪也于未形，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，是以先王隆之也。易曰：“君子慎始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此之谓也。隆，谓尊盛之也。始，谓其微时也。

仲尼燕居

子曰：“礼者何也？即事之治也。治国而无礼，譬犹瞽之无相与，伥伥乎其何之？譬如终夜有求幽室之中，非烛何以见之？若无礼，则手足无所措，耳目无所加，进退揖让无所制。是故以之居处，长幼失其别，闺门三族失其和，朝廷官爵失其序，军旅武功失其制，宫室失其度量，丧纪失其哀，政事失其施，凡众之动失其宜。”

中 庸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性者，生之质也。命者，人所禀受。率，循性行之，是曰道。修，治也，治而广之，人仿效之，是曰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道，犹道路也。出入动作由之，须臾离之，恶乎从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慎其独者，慎其闲居之所为也。小人于隐者，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、不见闻，则必肆尽其情。若有占听之者，是为显见，甚于众人之中为之也。子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鲜能久矣！”鲜，罕也。言中庸为道至美，故人罕能久行之者。子曰：“无忧者其唯文王乎！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圣人以立法度为大事，子能述成之，则何忧乎？尧、舜之父子则有凶顽，禹、汤之父子则寡令闻。父子相成，唯有文王也。武王纘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名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”纘，继也。绪，业也。子曰：“武王、周公，其达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”

表 记

子曰：“仁有三，与仁同功而异情。利仁、强仁，功虽与安仁者同，本情则异也。与仁同功，其仁未可知也；与仁同过，然后其仁可知也。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。”功者，人所贪；过者，人所避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辞尽人。不见人之言语则以为善，言其余行，或时恶也。故天下有道，则行有枝叶；天下无道，则辞有枝叶。行有枝叶，所以益德也；言有枝叶，是众虚华也。枝叶依干而生，言行亦由礼出也。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，不能赙焉，则不问其所费；于有病者之侧，不能馈焉，则不问其所欲；有客不能馆焉，则不问其所舍。皆避有其言而无其实也。故君子之接如水，小人之接如醴；君子淡以成，小人甘以坏。水相得合而已，酒醴相得则败。淡，无酸酢，少味也。不以口誉人，则民作忠。故君子问人之寒，则衣之；问人之饥，则食之；称人之美，则爵之。”皆为有言，不可以无实也。

緇 衣

子言之曰：“为上易事也，为下易知也，则刑不烦矣。”言君不苛虐，臣无奸心，则刑可以措也。

子曰：“夫民，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心；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心。格，来也。遁，逃也。故君民者，子以爱之，则民亲之；信以结之，则民不背；恭以莅之，则民有逊心。”莅，临也。逊，犹顺也。

子曰：“下之事上也，不从其所令，而从其所行。言民化行不拘于言也。上好是物，下必有甚矣。甚者，甚于君也。故上之所好恶，不可不慎也，是民之表也。”言民之从君，如影之逐表。

子曰：“禹立三年，百姓以仁遂焉，岂必尽仁。”言百姓效禹为仁，非本性能仁也。

子曰：“上好仁，则下之为仁争先人。”

子曰：“王言如丝，其出如纶；王言如纶，其出如纆；言言出弥大也。纶今有秩，嗇夫所佩也。纆，引棺索也。故大人不倡游言。游，犹浮也。不可用之言也。可言也，不可行，君子弗言也；可行也，弗可言，君子弗行也。则民言不危行，而行不危言矣。”危，犹高也。言不高于行，行不高于言，言行相应。

子曰：“君子道人以言，而禁人以行，禁，犹谨也。故言必虑其所终，而行必稽其所蔽，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。稽，犹考也。诗云：‘慎尔出话，敬尔威仪。’”话，善言也。

子曰：“为上可望而知也，为下可述而志也，则君不疑于其臣，而臣不惑于其君矣。志，犹知也。上人疑，则百姓惑；下难知，则君长劳。难知，有奸心也。故君民者，章好以示民俗，慎恶以御民之淫，则民不惑矣。”淫，贪侈也。孝经曰：“示之以好恶，而民知禁也。”

子曰：“大臣不可以不敬也，是民之表也；迕臣不可以不慎也，是民之道也。”民之道，言民循从也。

子曰：“大人不亲其所贤，而信其所贱，民是以亲失，而教是以烦。”亲失，失其所当亲也。教烦，由信贱者也。贱者无一德也。

子曰：“民以君为心，君以民为体；心庄则体舒，心肃则容敬。心好之，身必安之；君好之，民必欲之。心以体全，亦以体伤；君以民存，亦以民亡。”庄，齐庄也。

大 学

尧、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、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言民化君行也。君好货，而禁民淫于财利，不能止也。是故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，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悌，上恤孤而民不背。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。诗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言治民之道无他，取于己而已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灾必逮夫身。拂，犹俛。逮，及也。

昏 义

昏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而下以继后世也，故君子重之。男女有别，而后夫妇有义；夫妇有义，而后父子有亲；父子有亲，而后君臣有正。故曰：“婚礼者，礼之本也。”夫礼，始于冠，本于婚，重于丧祭，尊于朝聘，和于乡射，此礼之大体也。古者天子后立六宫、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女，以听天下之内治，以明章妇顺，故天下内和而家理也。天子立六宫、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，以听天下之外治，

以明章天下之男教，故外和而国治也。故曰：“天子听男教，后听女顺；天子理阳道，后治阴德；天子听外治，后听内治。教顺成俗，外内和顺，国家理治，此之谓盛德也。”是故男教不修，阳事不得，谪见于天，日为之食；妇顺不修，阴事不得，谪见于天，月为之食。是故日食，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宫之职，荡天下之阳事；月食，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，荡天下之阴事。故天子之与后，犹日之与月，阴之与阳，相须而后成者也。谪之言责也。荡，荡涤，去秽恶也。

射 义

古者诸侯之射也，必先行燕礼；卿、大夫、士之射也，必先行乡饮酒之礼。故燕礼者，所以明君臣之义也；乡饮酒之礼者，所以明长幼之序也。言别尊卑老稚，乃后射，以观德行也。故射者，进退周还必中礼。内志正，外体直，然后持弓矢审固；持弓矢审固，然后可以言中。此可以观德行也。内正外直，习于丰乐，有德行者。其节，天子以驹虞，诸侯以狸首，大夫以采蘋，士以采芣。故明乎其节之志，以不失其事，则功成而德行立。德行立，则无暴乱之祸；功成则国安。故曰：“射者，所以观盛德也。”驹虞、采蘋、采芣，今诗篇名也，狸首，亡也。是故古者，天子以射选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。射者，男子之事，因而饰之以礼乐也。故事之尽礼乐，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，莫若射，故圣王务焉。选士者，先考德行，乃后决之射也。男子生而有射事，长学礼乐以饰之。是故古者天子之制，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，天子试之于射宫，观其容体比于礼，其节比于乐，而中多者，得与于祭；其容体不比于礼，节不比于乐，而中少者，不得与于祭。数与于祭，而君有庆；数不与于祭，而君有让。数有庆而益地，数有让而削地。故曰：“天子之大射，谓之‘射侯’。”射侯者，射为诸侯也。射中则得为诸侯，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。大

射，谓将祭择士之射也。得为诸侯，谓有庆也；不得为诸侯，谓有让也。故射者，仁之道也。射求正诸己，己正而后发；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孔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”

卷八

周 礼

天 官

惟王建国，辩方正位，别四方，正君臣之位，君南面，臣北面之属。体国经野，体，犹分，邦畿之度。经野，疆理其井庐也。设官分职，置冢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，各有所职，而百官事举。以为民极。极，中也。令天下之人，各得其中，不失其所也。乃立天官冢宰，使帅其属而掌其邦治，以佐王均邦国。掌，主也。邦治，王所以治邦国者。佐，犹助也。建邦之六典，以佐王治邦国：一曰治典，以经邦国，以治官府，以纪万民；二曰教典，以安邦国，以教官府，以扰万民；三曰礼典，以和邦国，以统百官，以谐万民；四曰政典，以平邦国，以正百官，以均万民；五曰刑典，以诘邦国，以刑百官，以纠万民；六曰事典，以富邦国，以任百官，以生万民。典，常也，法也。王谓之礼经，常所秉以理天下者也。邦国官府，谓之礼法，常所守以为法式也。扰，犹驯也。统，犹合也。诘，犹禁也。任，犹俸也。生，犹养也。以八柄诏王驭群臣：一曰爵，以驭其贵；二曰禄，以驭其富；三曰予，以驭其幸；四曰置，以驭其行；五曰生，以驭其福；六曰夺，以驭其贫；七曰废，以驭其罪；八曰诛，以驭其过。柄，所秉执以起事者也。诏，告也，助也。爵，谓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。禄，所以富臣下也。

幸，谓言行偶合于善，则有以赐与之劝后也。生，犹养也，贤臣之老者，王有以养之也。夺，谓臣有大罪，没人家财者也。诛，责让也。以八统诏王驭万民：一曰亲亲，二曰敬故，三曰进贤，四曰使能，五曰保庸，六曰尊贵，七曰达吏，八曰礼宾。统，所以总物者也。亲亲，若尧亲九族也。敬故，不慢旧也。贤，有善行也。能，多才艺也。保庸，安有功也。尊贵，尊天下之贵者也。达吏，察举勤劳之小吏也。礼宾，宾客诸侯，所以示民亲仁善邻也。岁终，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，受其会。正，正处也。会，大计也。三岁，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。三载考绩也。

膳夫，掌王之食饮膳羞，大丧则不举，大荒则不举，大札则不举，天地有灾则不举，邦有大故则不举。大荒，凶年也。大札，疫病也。天灾，日月晦食也。地灾，崩动也。大故，刑杀也。春秋传曰：“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。”

地 官

大司徒之职：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，以佐王安抚邦国。教所以亲百姓，训五品也。扰，亦安也，言饶衍也。而施十有二教焉：一曰以祀礼教敬，则民不苟；二曰以阳礼教让，则民不争；三曰以阴礼教亲，则民不怨；四曰以乐礼教和，则民不乖；五曰以仪辨等，则民不越；六曰以俗教安，则民不偷；七曰以刑教中，则民不黷；八曰以誓教恤，则民不怠；九曰以度教节，则民知足；十曰以世事教能，则民不失业；十有一曰以贤制爵，则民慎德；十有二曰以庸制禄，则民兴功。阳礼，谓乡射饮酒也。阴礼，谓男女之礼也。婚姻以时，则男不旷，女不怨也。仪，谓君南面臣北面，父坐子伏之属也。俗，谓土地所生习也。偷，谓朝不谋夕也。恤，谓灾厄相忧也。民

有凶患忧之，则民不懈怠也。度，谓宫室车服之制也。世事，谓士农工商之事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因教以能，不易其业也。慎德，谓矜其善德，劝为善也。庸，功也。爵以显贤、禄以赏功也。以保息六畜万民：一曰慈幼，二曰养老，三曰振穷，四曰恤贫，五曰宽疾，六曰安富。保息，谓安之使蕃足也。慈幼，爱少。养老，七十养于乡，五十异糗之属也。振穷，救天民之穷者也。恤贫，贫无财业，禀食贷之也。宽疾，若今癰不可事，不算卒也。安富，平徭役，不专取之也。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：一曰六德：智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；二曰六行：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；三曰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物，犹事也。兴，犹举也。民三事之教成，乡大夫举其贤者、能者，以饮酒之礼宾客之，既则献其书于王矣。智，明于事也。仁，爱人以及物也。圣，通而先识也。义，能断时宜也。忠，言以中心也。和，不刚不柔也。善于父母为孝，善于兄弟为友。睦，亲于九族也。姻，亲于外亲也。任，信于友道也。恤，振忧贫者。礼，五礼之仪也。乐，六乐之歌舞也。射，五射之法也。御，五御之节也。书，六书之品也。数，九数之计也。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。礼，所以节止民之侈伪，使其行得中也。五礼，谓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。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。乐，所以荡正民之情思，使其心应和也。六乐，谓云门、咸池、大韶、大夏、大濩、大武也。

乡师以岁时巡国及野，而矜万民之艰厄，以王命施惠。岁时者，随其事之时，不必四时也。艰厄，饥乏者也。

师氏掌以美诏王，告王以善道也，文王世子曰：“师者，教之以事，而谕诸德者也。”以三德教国子：一曰至德，以为道本；二曰敏德，以为行本；三曰孝德，以知逆恶也。教三行：一曰孝行，以亲父母；二曰友行，以尊贤良；三曰顺行，以事师长。德行，外内之称也，在心为德，施之为行也。至德，中和之德，覆焘持载含容者也。敏

德，仁义顺时者也。孝德，尊祖爱亲，守其所以生者也。孔子曰：“武王、周公其达孝矣乎！”夫孝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也。

保氏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艺：一曰五礼，二曰六乐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驭，五曰六书，六曰九数；乃教之六仪：一曰祭祀之容，二曰宾客之容，三曰朝廷之容，四曰丧纪之容，五曰军旅之容，六曰车马之容。养国子以道者，以师氏之德行审谕之，而后教之以艺仪也。五射，白矢、参连、剡注、襄尺、井仪也。五驭，鸣和鸾、逐水曲、过君表、舞交衢、逐禽左也。六书，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指事、假借、谐声也。九数，方田、粟米、差分、少广、商功、均输、赢不足、旁要、方程。今有重差，夕桀句股也。祭祀之容，穆穆皇皇；宾客之容，严恪矜庄；朝廷之容，济济跄跄；丧纪之容，累累颠颠；军旅之容，暨暨洛洛；车马之容，匪匪翼翼。

司救：掌凡岁时有天惠民病，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，以王命施惠。天患，谓灾害也。节，旌节也。施惠，谓恤。

春 官

大司乐：以乐德教国子中、和、祗、庸、孝、友。中，犹忠也。和，刚柔适也。祗，敬也。庸，有常也。凡日月食、四镇五岳崩、大傀异灾、诸侯薨，令去乐。四镇，山之重大者也，谓会稽、沂山、医无闾、霍山也。五岳，岱、衡、华、嵩、恒也。傀，犹怪也。大怪异灾，谓天地奇变，若星辰奔竄及震裂为害者也。去乐，藏之也。大札、大凶、大灾、大荒、大臣死，凡国之大忧，令弛县。札，疫病。凶，凶年也。灾，水火也。弛，释下之也。凡

建国，禁其淫声、过声、凶声、慢声。淫声，若郑、卫也。过声，失哀乐节也。凶声，亡国之声，若桑间、濮上也。慢声，惰慢不恭之声。

夏 官

大司马之职：掌建邦国之九法，以佐王平邦国。平，成也，正也。制畿封国，以正邦国；封，谓立封于疆为界。设仪辨位，以等邦国；仪，谓诸侯诸臣之仪。进贤兴功，以作邦国；作，起也。起其进善乐业之心。建牧立监，以维邦国；维，犹连结。制军诘禁，以纠邦国；诘，穷治也。纠，正也。施贡分职，以任邦国；职，谓赋税也。任，犹事也。简稽乡民，以用邦国；稽，计也。均守平则，以安邦国；均，谓尊者守大，卑者守小也。比小事大，以和邦国。比，犹亲。使大国亲小国，小国事大国。以九伐之法正邦国，诸侯有违王命，则出兵征伐而正也。冯弱犯寡，则眚之；眚，犹人眚瘦也，四面削其地。贼贤害民，则伐之；有钟鼓曰伐，以声其罪。暴内陵外，则坛之；置之空坛之地，别立君也。野荒民散，则削之；田不治，民不附，则削其地也。负固不服，则侵之；侵，用兵浅侵之而已。贼杀其亲，则正之；正，杀也。放弑其君，则残之；残灭其为恶者。犯令陵政，则杜之；犯令，逆命也。陵政，轻法也。杜，塞，使不得与诸侯通。外内乱，鸟兽行，则灭之。仲春教振旅，师出曰治兵，入曰振旅，皆习战也。四时猎，各教民，以其一焉。遂以蒐田；蒐，择也。择取禽兽不孕者。仲夏教芟舍，芟舍，犹草舍，军有草止之法。遂以苗田；夏田为苗，简取禽兽不孕任，若治苗去不秀实者也。仲秋教治兵，遂以猕田；猕，犹杀也，中杀者多。仲冬教大阅，大阅，简军实，备礼不如出军时。遂以狩田。冬田为狩，言守取之，无所择也。

司勋：掌等其功。等，犹差也。以功大小为差等。凡有功者，铭书于王之太常，祭于太烝。铭之言名也。生则书于王旌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；死则于烝，先王祭之。冬祭曰烝。王旌画日月为太常也。凡赏无常，轻重视功。无常者，功之大小不可豫。

秋 官

大司寇之职：掌建邦之三典，以佐王刑邦国、诂四方：一曰刑新国用轻典，新国，谓新辟地立君之国也。二曰刑平国用中典，三曰刑乱国用重典。乱国，谓篡杀叛逆之国也。以圜土聚教疲民，圜土，狱城也，聚疲民其中，困苦以教之为善也。民不愆作劳，有似于疲也。凡害人者，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，以明刑耻之。明刑，谓明书其罪于大方板，以著背也。职事，谓役使之也。其能改者，反于中国，不齿三年；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，杀。以嘉石平疲民，疲民，谓为邪恶者也。凡万民之有罪过，而未丽于法，而害于州里者，桎梏而坐诸嘉石，役诸司空，州里任之，则宥而舍之。有罪过，谓邪恶之人所罪过者也。丽，附也。未附于法，未著于法也。役诸司空，坐日讫，使给百工之役；役月讫，使其州里之人任之，乃赦之也。以肺石达穷民，肺石，赤石也。穷民，天民之穷而无告者。凡远近羸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，立于肺石三日，士听其辞，以告于上而罪其长。复，白也。长，谓诸侯及所属吏。

小司寇：凡命夫命妇，不躬坐狱讼。命夫，谓大夫也。命妇，谓大夫妻也。若有罪，不自身坐，使其属及子弟也。凡王同族有罪，不即市。刑于甸师氏也。以五声听狱讼，求民情：一曰辞听，辞不直则烦也。二曰色听，色不

直则赧也。三曰气听，气不直则喘也。四曰耳听，耳不直则惑也。五曰目听。目不直则眊然。以八辟丽邦法，辟，法也。丽，附也。附于刑罚：一曰议亲之辟，若今时宗室有罪，先请是也。二曰议故之辟，故，谓旧知也。三曰议贤之辟，若今时廉吏有罪先请是也。四曰议能之辟，能，谓有道艺者。五曰议功之辟，谓有大勋力、立功者也。六曰议贵之辟，若今时吏墨绶有罪，先请是也。七曰议勤之辟，谓憔悴事国者。八曰议宾之辟，谓所不臣者，三恪二代之后与。

司刺：掌三刺、三宥、三赦之法，以赞司寇，听狱讼。刺，杀也。致三问之，然后杀。一刺曰讯群臣，再刺曰讯群吏，三刺曰讯万民。讯，言问也。一宥曰不识，再宥曰过失，三宥曰遗忘。不识，谓愚民无所识也。宥，宽也。一赦曰幼弱，再赦曰老耄，三赦曰蠢愚。蠢愚，生而痴呆也。赦，谓免其罪也。以此三法者求民情，然后刑杀。

小行人：若国札丧，则令赙补之；赙丧家，补其不足。若国凶荒，则令赙委之；委，输也。若国师役，则令犒之；犒，劳也。合助相振为裨。若国有福事，则令庆贺之；若国有祸灾，则令哀吊之。

掌客：凡礼宾客，国新杀礼，凶荒杀礼，札丧杀礼，祸灾杀礼，在野在外杀礼。杀，减也。国新，新建国也。凶荒，无年也。札丧，疫病也。祸灾，新有兵寇及水火也。在野，行军在外也。

周书

文传解

天有四殃，水、旱、饥、荒，其至无时，非务积聚，何以备之？夏箴曰：“小人无兼年之食，遇天饥，妻子非其有也；大夫无兼年之食，遇天饥，臣妾舆马非其有也；国无兼年之食，遇天饥，百姓非其百姓也。戒之哉，不思祸咎无日矣。言不远也。明开塞禁舍者，其取天下如化；变化之顿，谓其疾。不明开塞禁舍者，其失天下如化。不明，谓失其机。兵强胜人，人强胜天。胜天，胜有天命。能制其有者，能制人；之有不能制其有者，人制之。令行禁止，王之始也。”

官 人

富贵者，观其有礼施；贫穷者，观其有德守；嬖宠者，观其不骄奢；隐约者，观其不畏惧；其少者，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；其壮者，观其洁廉务行而胜其私；其老者，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。父子之间，观其慈孝；兄弟之间，观其和友；君臣之间，观其忠惠；乡党之间，观其信诚；设之以谋，以观其智；示之以难，以观其勇；烦之以事，以观其治；临之以利，以观其不贪；滥之以乐，以观其不荒。喜之，以观其轻；怒之，以观其重；醉之，以观其失；纵之，以观其常；远之，以观其不二；昵之，以观其不狎。复征其言，以观其精；曲省其行，以观其备。此之谓观诚。

芮良夫解

厉王失道，芮伯陈诰，作芮良夫解。芮伯若曰：“余小臣良夫，稽首谨诰：天子惟民父母，致厥道，无远不服；无道，左右臣妾乃违。道，谓德政。违，叛之。民归于德，德则民戴；否德民仇，兹允效于前，斯不远。信验于前世，不远也。商纣弗改夏桀之虐，肆我有周有家。举桀行恶灭亡，以为戒也。呜呼！惟尔天子，嗣文、武之业；惟尔执政小子，同先王之臣。昏行内顾，道王不若。同，谓位同也。昏，暗也，言教王为不顾。专利作威，佐乱进祸，民将弗龢。专利侵乱，进不善也。治乱信于其行，惟王暨尔执政小子攸闻。行善则治，行恶则乱，皆所闻知也。古人求多闻以鉴戒。弗闻是惟弗知。言古人患不闻，故有所不知也。尔闻尔知，弗改厥度，亦惟艰哉。知而不改，无可如何，故曰难也。夫后除民害，不惟民害，害民乃非后，惟其仇。是与民为怨仇。民至亿兆，后一而已，寡弗敌众，后其殆哉！言上下无义，对共相怨，则寡者危已。乌乎！野禽驯服于人，家畜见人而奔。非禽畜之性，实惟人民亦如之。人养之，故扰服。虽家畜，不养则畏人，治民亦然也。今尔执政小子，惟以贪谀事王，专利为贪，面从为谀。不对以备难，下民胥怨，财单力竭，手足靡措，弗龢戴上，不其乱而？言民相与怨上，上加之罪，民不堪命，必作乱也。惟祸发于人之攸忽，咎起于人攸轻。心不存焉，变之攸伏。言人所轻忽，则祸之所起。尔执政小子，弗图大艰，偷生苟安，爵以贿成。苟安，无远虑。贿成，不任德。贤智拊口，小人鼓舌，逃害要利，并得其求，惟曰哀哉！贤者隐黜以逃害，小人佞谄以要利，各得其求，故君子为之哀也。我闻曰：“以言取人，人饰其言；以行取人，人竭其行。饰言无庸，竭行有成。”惟尔小子，饰言事王，实蕃有徒。尔自谓有余，余谓尔不足，敬思以明德，备乃祸难。言其不足于道义也。以，用。乃，汝。难至而悔，悔将安及？”

国语

周 语

景王二十一年，将铸大钱。单穆公曰：“不可。古者天灾降戾，降，下也。戾，至也。灾，谓水旱、蝗螟之属。于是乎量资币，权轻重，以振救民。量，犹度也。资，财也。权，称也。振，拯也。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。民患币轻而物贵，则作重以行其轻。于是乎，有母权子而行，民皆得焉，重曰母，轻曰子，贸物，物轻则子独行，物重则以母权而行之也。子母相通，民皆得其欲也。若不堪重，则多作轻而行之，亦不废重。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，小大利之。堪，任也。不任之者，币重物轻，妨其用也，故作轻币杂而用之，以重者贸其贵，以轻者贸其贱也。子权母者，母不足，则以子平之而行之也。故钱小大，民皆以为利也。今王废轻而作重，民失其货，能无匮乎？废轻而作重，则本竭而末寡也，故民失其货。若匮，王用将有所乏。民财匮，无以供上，故王用将乏也。乏则将厚取于民。厚取，厚敛也。民不给，将有远志，是离民也。给，共也。远志，逋逃也。且夫备，有未至而设之，备，国备也。未至而设之，谓豫备不虞，安不忘危。有至而后救之，至而后救之，谓若救火疗疾，量资币平轻重之属。是不相入也。二者前后各有宜，不相入，不相为用。可先而不备，谓之怠；怠，缓也。可后而先之，谓之召灾。谓民未患轻而重之，离民匮财，是为召灾。固固嬴国也，天未厌祸焉，而又离民以佐灾，无乃不可乎！言固故已为嬴病之国，天降祸灾未厌已。将民之与处而离之，将灾是备御而召之，则何以经国？君以善政为经，臣奉而成之为纬也。国无经，何以出令？令之不从，上之患也。故圣王树德于民以除之。树，立也。除，除令不从之患也。绝民用，以实王府。绝民用，谓废小钱，敛而铸大也。犹塞川原为潢污也，其竭也无日矣。大曰潢，小曰污。竭，尽也。无日，无日数也。若民离财匮，灾至备亡，王其若之何？”备亡，无救灾之备也。王弗听。

二十三年，王将铸无射。无射，钟名。律中无射。单穆公曰：“不可。作重币以绝民货，又铸大钟以鲜其继。鲜，寡也。寡其继者，用物过度，妨于财也。若积聚既丧，又鲜其继，生何以殖？积聚既丧，谓废小钱也。生，财也。殖，长也。今王作钟也，无益于乐，而鲜民财，将焉用之？夫乐不过以听耳，而美不过以观目。若听乐而震，观美而眩，患莫甚焉。夫耳目，心之枢机也。枢机，发动也。心有所欲，耳目发动也。故必听和而视正。听和则聪，视正则明。习于和正，则不眩惑也。聪则言听，明则德昭。听言昭德，民歆而德之，则归心焉。歆，犹欣歆，喜服也。言发德教。是以作无不济，求无不获，然则能乐。夫耳纳和声，而口出美言，耳闻和声，则口有美言，此感于物也。以为宪令，宪，法也。而布诸民。民以心力，行之不倦，成事不贰，乐之至也。贰，变也。若视听不和，而有震眩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，有眩惑之明，出令不信，有转易也。刑政放纷，动不顺时，民无据依，不知所力，各有离心。不知所为尽力。上失其民，作则不济，求则不获，其何以能乐？三年之中，而有离民之器二焉，二，谓作大钱、铸大钟。国其危哉！”王弗听，问之伶州鸠。伶，司乐官。州鸠，名也。对曰：“夫匮财用、疲民力，以逞淫心，逞，快也。听之不和，比之不度，无益于教，而离民怒神，非臣之所闻也。”王不听，卒铸大钟。财匮，故民离。乐不和，故神怒也。二十四年钟成，伶人告和。伶人，乐人。王谓伶州鸠曰：“钟果和矣。”对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州鸠以为钟实不和，伶人媚王谓之和，故曰“未可知也”。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上作器，民备乐之，则为和。言声音之道，与政通也。今财亡民疲，莫不怨恨，臣不知其和也。乱世之音怨以怒，故曰“不知其和”。且民所曹好，鲜其不济；曹，群也。其所曹恶，鲜其不废。谚曰：‘众心成城，众心所好，莫之能败，其固如城。众口铄金。’铄，销也。众口所毁，虽金石犹可销。今三年之中，而害金再兴焉，害金，害民之金，谓钱、钟也。惧一之废也。”二金中，其一必废也。王曰：“尔老耄矣，何知？”二十五年王崩，钟不和。王崩而言不和，明乐人之谏。

晋 语

武公伐翼，弑哀侯，止栾共子，曰：“苟无死，共子，晋大夫共叔成也。吾以子为上卿，制晋国之政。”辞曰：“成闻之，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。三，君、父、师也。如一，服勤至死也。父生之，师教之，君食之。食，谓禄也。唯其所在，则致死焉，在君父为君父，在师为师也。人之道也。臣敢以私利废人道乎？私利，谓不死为上卿也。君何以训矣？无以教为忠也。从君而贰，君焉用臣？”贰，二心也。遂斗而死。

文公问于郭偃郭偃，上偃。曰：“始也吾以国为易，易，易治也。今也难。”对曰：“君以为易，其难也将至矣；君以为难，其易也将至矣。”以为难而勤修之，故其易将至。

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为司马。宣子，赵宣孟也。献子，韩厥也。司马，掌军大夫也。河曲之役，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，干，犯也。行，军列也。献子执而戮之。宣子召而礼之，曰：“吾闻事君者，比而不党。比，比义也。阿私曰党。夫周以举义，比也；忠信曰周。举以其私，党也。夫军事有死无犯，犯而不隐，义也。在公为义。吾言汝于君，惧汝不能也；举而不能，党孰大焉。事君而党，吾何以从政？勉之！苟从是行也，勉之，劝修其志。是行，今所行也。临长晋国者，非汝其谁？”临，监也。长，帅也。皆告诸大夫曰：“二三子可以贺我矣，吾举厥也而中，吾乃今知免于罪矣。”

叔向见司马侯之子，抚而泣之，曰：“自其父之死，吾莫与比而事君矣。昔者其父始之，我终之。谓有所造

为，及谏争，相为终始成其事也。我始之，夫子终之，无不可。”无不可，言皆从。蘧偃在侧，曰：“君子有比乎？”君子周而不比，故偃问之。叔向曰：“君子比而不别。比德以赞事，比也；赞，佐。引党以封己，引，取也。封，厚也。利己而忘君，别也。”别，为朋党。

楚 语

灵王为章华之台，章华，地名。与伍举升焉。曰：“美夫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，服宠，谓以贤受宠服，以是为美。安民以为乐，以能安民为乐。听德以为聪，听用有德也。致远以为明，能致远人。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。彤，谓丹楹。镂，谓刻桷也。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，匏居，台名。高不过望国氛，氛，祲气也。大不过容宴豆，言宴有折俎笾豆之陈。木不防守备，不妨城郭守备之材。用不烦官府，财用不出府藏也。民不废时务，官不易朝常，先君是以除乱克敌，而无恶于诸侯。今君为此台也，国民疲焉，财用尽焉，年谷败焉，败，废其时务也。百官烦也，为之征发。数年乃成，臣不知其美也。夫美也者，上下外内，小大远迩，皆无害焉，故曰美也。若于目观则美，于目则美，德则不也。财用则匮，是聚民利，以自封而瘠民也，胡美之为？封，厚也。胡，何。何以为美。夫君国者，将民之与处，民实瘠，君安得肥？安得独肥，言将有患。故先王之为台榭也，积土为台，无室曰榭。榭不过讲军实，讲，习也。军实，戎事也。台不过望氛祥，凶气为氛，吉气为祥。其所不夺穡地，稼穡之地。其为不匮财用，为，作也。其事不烦官业，业，事也。其日不废时务。以农隙也。瘠确之地，于是乎为之；不害谷土也。确，确。城守之木，于是乎用之；城守之余，然后用之。官寮之暇，于是乎临之；暇，闲也。四时之隙，于是乎成之。隙，空闲时。夫为台榭，将以教民利也，台，所以望氛祥，而备灾害。榭，所以讲军实，而

御寇乱。皆所以利民也。不知其以匱之也。知，犹闻。若君谓此美，而为之正，以为得事之正也。楚其殆矣。”殆，危也。

斗且廷见令尹子常，斗且，楚大夫。子常，囊瓦。子常与之语，问畜货聚马。归以语其弟曰：“楚其亡乎！不然，令尹其不免乎！吾见令尹，问畜聚积实，实，财也。如饿豺狼，殆必亡者。昔斗子文三舍令尹，无一日之积，恤民之故也。积，储也。成王每出子文之禄，必逃，王止而后复。人谓子文曰：‘人生求富，而子逃之，何也？’对曰：‘夫从政者，以庇民也。庇，覆也。民多旷者，旷，空也。而我取富焉，是勤民以自封也，勤，劳也。封，厚也。死无日矣。我逃死，非恶富也。’故庄王之世，灭若敖氏，唯子文之后在，至于今为楚良臣，是不先恤民而后己之富乎？今子常先大夫之后，先大夫，子囊也。而相楚君，无令名于四方，四境盈垒，盈，满也。垒，壁也。言垒壁满四境之内。道殣相望，道冢曰殣。是之不恤，而畜聚不厌，其速怨于民多矣。速，召也。积货滋多，蓄怨滋厚，不亡何待？”期年，子常奔郢。

王孙圉聘于晋，王孙圉，楚大夫也。定公飧之，赵简子相，问于王孙圉曰：“楚之白珩犹在乎？”珩，佩上之横者。对曰：“然。”简子曰：“其为宝也几何矣？”几何世也。曰：“未尝为宝。楚之所宝者观射父，言以贤为宝也。能作训辞，以行事于诸侯，言以训辞交结诸侯也。使无以寡君为口实。口实，毁弄也。又有左史倚相，能道训典，以叙百物，叙，次也。物，事也。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，无忘先王之业，又能上下悦于鬼神，悦，媚也。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。痛，疾也。又有蕪曰云，金木竹箭之为生也，楚有云梦之蕪泽也。龟珠角齿皮革羽毛，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也，龟，所以备吉凶。珠，所以卫火灾。角，所以为弓弩。齿，所以为珥。赋，兵赋也。所以供币帛，以享于

诸侯。享，献也。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，而国民保焉，保，安也。此楚国之宝也。若夫白珩，先王之玩也，何宝焉？”玩，玩弄之物也。

韩诗外传

楚庄王听朝罢晏。樊姬下堂而迎之，曰：“何罢之晏乎？”庄王曰：“今者听忠贤之言，不知饥倦也。”姬曰：“王之所谓忠贤者，诸侯之客与？中国之士与？”庄王曰：“则沈令尹也。”樊姬掩口而笑。王曰：“姬之所笑者何等也？”姬曰：“妾得侍于王十有一年矣，然妾未尝不遣人求美人而进于王也，与妾同列者十人，贤于妾者二人。妾岂不欲擅王之爱、专王之宠哉？不敢以私愿蔽众美也。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，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，又焉得为忠贤乎？”庄王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，令尹进孙叔敖。叔敖治楚三年，而楚国霸，樊姬之力也。

高墙丰上激下，未必崩也；降雨兴，流潦至，则崩必先矣。草木根芟浅，未必撼也；飘风兴，暴雨坠，则概必先矣。君子居是国也，不崇仁义，尊其贤臣，以理万物，未必亡也；一旦有非常之变，诸侯交争，人趋车驰，迫然祸至，乃始愁忧，干喉焦唇，仰天而叹，庶几乎望天之救也，不亦晚乎！

田饶事鲁哀公，而不见察，谓哀公曰：“臣将去君，黄鹄举矣！”哀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田饶曰：“君独不见夫鸡乎？头戴冠者，文也；足傅距者，武也；敌在前敢斗者，勇也；见食相告者，仁也；守夜不失时者，信也。鸡虽有此五德，君犹烹而食之者，何也？则以其所从来者近也。夫黄鹄一举千里，止君园池，食君鱼鳖，啄君黍粱，无此

五者，君犹贵之者，何也？以其所从来者远也。臣将去君，黄鹄举矣。”哀公曰：“止，吾书子之言也。”田饶曰：“臣闻，食其食者，不毁其器；荫其树者，不折其枝。有臣不用，何书其言为？”遂去之燕，燕以为相，三年燕政大平。哀公喟然大息，为之避寝三月，曰：“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后，何可复得！”

孙子曰：“士有五：有势尊贵者，有家富厚者，有资勇悍者，有心智慧者，有貌美好者。势尊贵，不以爱民行义礼，而反以暴傲；家富厚，不以振穷救不足，而反以侈靡无度；资勇悍，不以卫上攻战，而反以侵袭私斗；心智慧，不以端计数，而反以事奸饰诈；貌美好，不以统朝莅民，而反以蛊女从欲。此五者，所谓士失其美质也！”

原天命，治心术，理好恶，适情性，而治道毕矣。原天命，则不惑祸福，不惑祸福，则动静修理矣；治心术，则不妄喜怒，不妄喜怒，则赏罚不阿矣；理好恶，则不贪无用，不贪无用，则不以害物性矣；适情性，则欲不过节，欲不过节，则养性知足矣。四者不求于外，不假于人，反诸己而已！

天设其高，而日月成明。地设其厚，而山陵成居。上设其道，而百事得序。

人有六情，失之则乱，从之则睦。故圣王之教其民也，必因其情，而节之以礼；必从其欲，而制之以义。义简而备，礼易而法，去情不远。故民之从命也速。

智如原泉，行可以为表仪者，人师也。智可以砥砺，行可以为辅弼者，人友也。据法守职，而不敢为非者，人吏也。当前决意，一呼再诺者，人隶也。故上主以师为佐，中主以友为佐，下主以吏为佐，危亡之主以隶为佐。欲

观其亡，必由其下。故同明者相见，同听者相闻，同志者相从，非贤者莫能用贤，故辅佐左右所任使，有存亡之机、得失之要也，可无慎乎！

昔者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不窥牖而知天道者，非目能见乎千里之前，非耳能闻乎万里之外，以己之度度之也，以己之情量之也。己欲衣食焉，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；己欲安逸焉，亦知天下之欲安逸也；己有好恶焉，亦知天下之有好恶也。此三者，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。故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夫饥渴苦血气，寒暑动肌肤，此四者，民之大害也。大害不除，未可敢御也。四体不掩，则鲜仁人；五藏空虚，则无立士。百姓内不乏食，外不患寒，乃可御以礼矣。

蓝有青，而丝假之青于蓝；地有黄，而丝假之黄于地。蓝青地黄，犹可假也，仁义之士，可不假乎哉！东海之鱼，名曰鲽，比目而行；北方有兽，名曰娄，更食更候；南方有鸟，名曰鹣，比翼而飞。夫鸟兽鱼犹知假，而况万乘之主乎？而独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，与之伍，则岂不痛哉！故曰：“以明扶明，则升于天；以明扶暗，则归其人；两瞽相扶，不触墙木，不陷井阱，则其幸也。”

福生于无为，而患生于多欲。故知足，然后富从之；德宜君人，然后贵从之。故贵爵而贱德者，虽为天子不贵矣；贪物而不知止者，虽有天下不富矣。夫土地之生物不益，山泽之出财有尽。怀不富之心，而求不益之物；挟百倍之欲，而求有尽之财，是桀、纣之所以失其位也。

古者必有命民。民有能敬长怜孤、取舍好让、居事力者，命于其君。命然后得乘饬车并马；未得命者不得乘，

乘皆有罚。故其民虽有余财侈物，而无礼义功德，则无所用其余财物。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。贱财利则不争，不争则强不凌弱、众不暴寡。是唐、虞之所以象典刑，而民莫犯法；民莫犯法，而乱斯止矣！

赵王使人于楚，鼓瑟而遣之，曰：“必如吾言，慎无失吾言。”使者受命，伏而不起，曰：“大王鼓瑟未尝若今日之悲也。”王曰：“然，瑟固方调。”使者曰：“调则可记其柱。”王曰：“不可。天有燥湿，弦有缓急，柱有推移，不可记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臣请借此以喻。楚之去赵也，千有余里，且有凶则吊之，吉则贺之，犹柱之有推移，不可记也。故明王之使人也，必慎其所使；既使之，任之以心，不任以辞也。”

赵简子有臣曰周舍，立于门下三日三夜。简子使问之曰：“子欲见寡人何事？”周舍对曰：“愿为愕愕之臣，墨笔操牍，从君之过，而日有记也，月有成也，岁有效也。”简子居则与之居，出则与之出。居无几何，而周舍死。简子后与诸大夫饮于洪波之台，酒酣，简子涕泣，诸大夫皆出走，曰：“臣有罪而不自知也！”简子曰：“大夫无罪。昔者吾友周舍有言，曰：‘千羊之皮，不若一狐之腋；众人之唯唯，不若直士之愕愕。’昔者纣默默而亡，武王愕愕而昌。今自周舍之死，吾未尝闻吾过也，吾亡无日矣，是以寡人泣也。”

晋平公游于河而乐，曰：“安得贤士与之乐此也。”船人盖胥跪而对曰：“主君亦不好士耳。夫珠出于江海，玉出于崑山，无足而至者，犹主之好之也。士有足而不至者，盖主君无好士之意耳，何患于无士乎？”平公曰：“吾食客，门左千人，门右千人。朝食不足，夕收市赋；暮食不足，朝收市赋。吾可谓不好士乎？”盖胥对曰：“夫鸿鹄一举千里，所恃者六翻耳。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，益一把飞不为加高，损一把不为加下。今君之食客，将皆背上之毛、腹下之毳耳！诗曰：‘谋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宋燕相齐见逐，罢归之舍，召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曰：“诸大夫有能与我赴诸侯者乎？”陈饶等皆伏而不对。燕曰：“悲乎哉，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！”陈饶对曰：“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，君弗能用也。君不能用，则有不平之心，是失之己，而责诸人也。”燕曰：“其说云何？”对曰：“三斗之稷，不足于士，而君雁鹜有余粟，是君之一过也；果园梨栗，后宫妇女以相提掷，而士曾不得一尝，是君之二过也；绌纨绮縠，靡丽于堂，从风而弊，士曾不得以为缘，是君之三过也。且夫财者，君之所轻也；死者，士之所重也。君不能行君之所轻，而欲使士致其所重，譬犹铅刀畜之，干将用之，不亦难乎？”宋燕曰：“是燕之过也。”

魏文侯问狐卷子曰：“父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“子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“兄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“弟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“臣贤足恃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足。”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：“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父贤不过尧，而丹朱放；子贤不过舜，而瞽叟顽；兄贤不过舜，而象敖；弟贤不过周公，而管叔诛；臣贤不过汤、武，而桀、纣伐。望人者不至，恃人者不久。君欲治，亦从身始。人何可恃乎？诗云：‘自求伊祐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昔者田子方出，见老马于道，喟然有志焉，以问于御曰：“此何马？”御曰：“故公家畜也，疲而不为用，故出放之。”田子方曰：“少尽其力，而老弃其身，仁者不为也。”束帛而赎之。穷士闻之，知所归心矣！

魏文侯问李克曰：“人有恶乎？”对曰：“有。夫贵者则贱者恶之，富者则贫者恶之，智者则愚者恶之。”文侯曰：“行此三者，使人勿恶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可。臣闻贵而下贱，则众弗恶也；富能分贫，则穷乏士弗恶也；智而教愚，则童蒙者不恶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！”

人主之疾十有二发，非有贤医，莫能治也。何谓十二发？曰：痿、蹶、逆、胀、满、支、膈、盲、烦、喘、痺、风，此之谓也。贤医治之若何？曰：省事轻刑，则痿不作；无使小民饥寒，则蹶不作；无令财货上流，则逆不作；无使仓廩积腐，则胀不作；无使府库充实，则满不作；无使群臣纵恣，则支不作；无使下情不上通，则膈不作；上振恤下，则盲不作；法令奉用，则烦不作；无使下怨，则喘不作；无使贤人伏匿，则痺不作；无使百姓歌吟诽谤，则风不作。夫重臣群下者，人主之心腹支体也。心腹支体无害，则人主无疾矣！故非有贤医，莫能治也。人主皆有此十二疾，而不用贤医，则国非其国也。

齐景公使使于楚，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，顾使者曰：“齐亦有台若此者乎？”使者曰：“吾君有治位之堂，土阶三尺，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斫，犹以为为之者劳，居之者泰。吾君恶有若此者乎？”于是楚王悒如也。

卷九

孝经

仲尼居，仲尼，孔子字。曾子侍。曾子，孔子弟子也。子曰：“先王有至德要道，子者，孔子。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。以，用也。睦，亲也。至德以教之，要道以化之，是以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也。汝知之乎？”

曾子避席曰：“参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”参，名也。参不达。子曰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人之行，莫大于孝，故曰德之本也。教之所由生也。教人亲爱，莫善于孝，故言教之所由生。复坐，吾语汝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；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大雅云：‘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。’”大雅者，诗之篇名。无念，无忘也。聿，述也。修，治也。为孝之道，无敢忘尔先祖，当修治其德矣。

子曰：“爱亲者，不敢恶于人；爱其亲者，不敢恶于他人之亲。敬亲者，不敢慢于人。己慢人之亲，人亦慢己之亲。故君子不为也。爱敬尽于事亲，尽爱于母，尽敬于父。而德教加于百姓，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故德教加于百姓也。形于四海，形，见也。德教流行，见四海也。盖天子之孝也。吕刑云：‘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’吕刑，尚书篇名。一人，谓天子。天子为善，天下皆赖之。

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；诸侯在民上，故言在上。敬上爱下，谓之不骄，故居高位，而不危殆也。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。费用约俭，谓之制节。奉行天子法度，谓之谨度，故能守法，而不骄逸也。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；居高位能不骄，所以长守贵也。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也。虽有一国之财，而不奢泰，故能长守富。富贵不离其身，富能不奢，贵能不骄，故云不离其身。然后能保其社稷，上能长守富贵，然后乃能安其社稷。而和其民人，薄赋敛，省徭役，是以民人和也。盖诸侯之孝也。诗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战战，恐惧。兢兢，戒慎。如临深渊，恐坠。如履薄冰，恐陷。

“非先王之法服，不敢服；非先王之法言，不敢道；不合诗、书，不敢道。非先王之德行，不敢行，不合礼乐，则不敢行。是故非法不言，非诗、书，则不言。非道不行。非礼乐，则不行。口无择言，身无择行。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恶。三者备矣，然后能守其宗庙，法先王服，言先王道，行先王德，则为备矣。盖卿、大夫之孝也。诗云：‘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’夙，早也。夜，暮也。一人，天子也。卿、大夫当早起夜卧，以事天子，勿懈惰。

“资于事父以事母，而爱同；事父与母爱同，敬不同也。资于事父以事君，而敬同。事父与君敬同，爱不同。故母取其爱，而君取其敬，兼之者父也。兼，并也。爱与母同，敬与君同，并此二者，事父之道也。故以孝事君，则忠；移事父孝以事于君，则为忠也。以敬事长，则顺。移事兄敬以事于长，则为顺矣。忠顺不失，以事其上，事君能忠，事长能顺，二者不失，可以事上也。然后能保其禄位，而守其祭祀，盖士之孝也。诗云：‘夙兴夜寐，无忝尔所生。’忝，辱也。所生，谓父母。士为孝，当早起夜卧，无辱其父母也。

“因天之道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顺四时以奉事天道。分地之利，分别五土，视其高下，此分地之利。谨身节用，以养父母，行不为非为谨身，富不奢泰为节用，度财为费，父母不乏也。此庶人之孝也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孝无终始，而患不及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总说五孝，上从天子，下至庶人，皆当孝无终始，能行孝道，故患难不及其身。未之有者，言未之有也。

曾子曰：“甚哉，孝之大也！”上从天子，下至庶人，皆当为孝无终始，曾子乃知孝之为大。子曰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春夏秋冬，物有死生，天之经也。地之义也，山川高下，水泉流通，地之义也。民之行也。孝悌恭敬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，而民是则之。天有四时，地有高下，民居其间，当是而则之。则天之明，则，视也。视天四时，无失其早晚也。因地之利，因地高下，所宜何等。以顺天下。是以其教不肃而成，以，用也。用天四时地利，顺治天下，下民皆乐之，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也。其政不严而治。政不烦苛，故不严而治也。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，见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。是故先之以博爱，而民莫遗其亲；先修人事，流化于民也。陈之以德义，而民兴行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也。先之以敬让，而民不争；若文王敬让于朝，虞、芮推畔于野，上行之，则下效法之。道之以礼乐，而民和睦；上好礼，则民莫不敢不敬。示之以好恶，而民知禁。”善者赏之，恶者罚之，民知禁，不敢为非也。

子曰：“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，不敢遗小国之臣，古者诸侯岁遣大夫聘问天子，天子待之以礼，此不遗小国之臣者也。而况于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乎？古者诸侯，五年一朝天子，天子使世子郊迎，刍禾百车，以客礼待之。故得万国之欢心，以事其先王。诸侯五年一朝天子，各以其职来助祭宗庙，是得万国之欢心，事其先王也。治国

者，不敢侮于鰥寡，而况于士民乎？治国者，诸侯也。故得百姓之欢心，以事其先君。治家者，不敢失于臣妾之心，而况于妻子乎？故得人之欢心，以事其亲。夫然，故生则亲安之，养则致其乐，故亲安之也。祭则致其严，故鬼飨之。是以天下和平，上下无怨，故和平。灾害不生，风雨顺时，百谷成熟。祸乱不作。君惠臣忠，父慈子孝，是以祸乱无缘得起也。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。故上明王所以灾害不生、祸乱不作，以其孝治天下，故致于此。诗云：‘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’”觉，大也。有大德行，四方之国，顺而行之也。

曾子曰：“敢问圣人之德，无以加于孝乎？”子曰：“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贵其异于万物也。人之行，莫大于孝。孝者，德之本，又何加焉？孝莫大于严父，莫大于尊严其父。严父莫大于配天，尊严其父，莫大于配天，生事孝敬，死为神主也。则周公其人也。尊严其父，配食天者，周公为之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郊者，祭天名。后稷者，周公始祖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文王，周公之父。明堂，天子布政之宫。上帝者，天之别名。是以四海之内，各以其职来祭。周公行孝朝，越裳重译来贡，是得万国之欢心也。夫圣人之德，又何以加于孝乎？孝悌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岂圣人所能加？圣人因严以教敬，因亲以教爱。因人尊严其父，教之为敬；因亲近于其父，教之为爱。顺人情也。圣人之教不肃而成，圣人因人情而教民，民皆乐之，故不肃而成也。其政不严而治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故不严而治。其所因者本也。本，谓孝也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，性，常也。君臣之义也。君臣非有天性，但义合耳。父母生之，续莫大焉。父母生子，骨肉连属，复何加焉？君亲临之，厚莫重焉。君亲择贤，显之以爵，宠之以禄，厚之至也。故不爱其亲，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；人不能爱其亲，而爱他人亲者，谓之悖德。不敬其亲，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不能敬其亲，而敬他人之亲者，谓之悖礼也。以顺则逆，以悖为顺，则逆乱之道也。民无则焉。则，法。不在于善，而皆在于凶德，恶人不能以礼为善，乃化为恶，若桀、纣是也。虽得之，君子所不贵。

不以其道，故君子不贵。君子则不然，言思可道，君子不为逆乱之道，言中诗书，故可传道也。行思可乐，动中规矩，故可乐也。德义可尊，可尊，法也。作事可法，可法，则也。容止可观，威仪中礼，故可观。进退可度，难进而尽忠，易退而补过。以临其民。是使其民畏而爱之，畏其刑罚，爱其德义。则而象之。故能成其德教，而行其政令。诗云：‘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。’”淑，善也。忒，差也。善人君子威仪不差，可法则也。

子曰：“孝子之事亲，居则致其敬，养则致其乐，乐，竭欢心以事其亲。病则致其忧，丧则致其哀，祭则致其严。五者备矣，然后能事亲。事亲者，居上不骄，虽尊为君，而不骄也。为下不乱，为人臣下，不敢为乱也。在丑不争。丑，类也，以为善不忿争。居上而骄则亡，富贵不以其道，是以取亡也。为下而乱则刑，为人臣下好作乱，则刑罚及其身。在丑而争则兵。朋友中好为忿争者，惟兵刃之道。三者不除，虽日用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。”夫爱亲者，不敢恶于人之亲，今反骄乱分争，虽日致三牲之养，岂得为孝子？

子曰：“五刑之属三千，五刑者，谓墨、劓、腓、宫、大辟也。而罪莫大于不孝。要君者无上，事君，先事而后食禄，今反要君，此无尊上之道。非圣人者无法，非侮圣人者，不可法。非孝者无亲，己不自孝，又非他人孝，不可亲。此大乱之道也。”事君不忠，侮圣人言，非孝者，大乱之道也。

子曰：“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；教民礼顺，莫善于悌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；夫乐者，感人情，乐正则心正，乐淫则心淫也。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上好礼，则民易使。礼者，敬而已矣。敬，礼之本，有何加焉？故敬其父则子悦，敬其兄则弟悦，敬其君则臣悦，敬一人而千万人悦。所敬者寡，悦者众。所敬一人，是其少。千万人悦，是其众。此之谓要道也。”孝悌以敬之，礼乐以化之，此谓要道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之教以孝，非家至而日见之也。但行孝于内，流化于外也。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；天子父事三老，所以敬天下老也。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；天子兄事五更，所以教天下悌也。教以臣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。天子郊，则君事天，庙则君事尸，所以教天下臣。诗云：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以上三者，教于天下，真民之父母。非至德，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？”至德之君，能行此三者，教于天下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；欲求忠臣，出孝子之门，故可移于君。事兄悌，故顺可移于长；以敬事兄则顺，故可移于长也。居家理，故治可移于官。君子所居则化，所在则治，故可移于官也。是以行成于内，而名立于后世矣。”

曾子曰：“若夫慈爱、恭敬，安亲、扬名，则闻命矣，敢问子从父之命，可谓孝乎？”子曰：“是何言与！是何言与！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；七人者，为大师、大保、大傅、左辅、右弼、前疑、后丞，维持王者，使不危殆。诸侯有争臣五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国；大夫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家；尊卑辅善，未闻其官。士有争友，则身不离于令名；令，善也。士卑无臣，故以贤友助己。父有争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故当不义则争之，从父之命，又焉得为孝乎？”委曲从父命，善亦不善，恶亦从恶，而心有隐，岂得为孝乎？

子曰：“昔者明王，事父孝，故事天明；尽孝于父，则事天明。事母孝，故事地察；尽孝于母，能事地，察其高下，视其分察也。长幼顺，故上下治。卑事于尊，幼顺于长，故上下治。天地明察，神明彰矣。事天能明，事地能察，德合天地，可谓彰也。故虽天子，必有尊也，言有父也；虽贵为天子，必有所尊，事之若父，三老是也。必有先也，言有兄也。必有所先，事之若兄，五更是也。宗庙致敬，不忘亲也；设宗庙，四时斋戒以祭之，不忘其

亲。修身慎行，恐辱先也。修身者，不敢毁伤；慎行者，不历危殆，常恐其辱其先也。宗庙致敬，鬼神著矣。事生者易，事死者难，圣人慎之，故重其文。孝悌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孝至于天，则风雨时；孝至于地，则万物成；孝至于人，则重译来贡。故无所不通也。诗云：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’孝道流行，莫敢不服。

子曰：“君子之事上也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。”君臣同心，故能相亲。

论语

学 而

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。曰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仁之本与！”先能事父兄，然后仁可成。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”子，孔子。巧言，好其言语；令色，善其颜色。皆欲令人悦之，少能有仁也。

曾子孔子弟子曾参也。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言凡所传之事，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者也。

子曰：“导千乘之国，导，谓为之政教也。敬事而信，为国者，举事必敬慎，与民必诚信也。节用而爱人，节用，不奢侈也。国以民为本，故爱养之。使民以时。”不妨夺农务也。

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文者，古之遗文。

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也。曰：“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尽忠节，不爱其身也。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；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；过则勿惮改。”主，亲也。惮，难也。

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。”慎终者，丧尽其哀；追远者，祭尽其敬。人君行此二者，民化其德，皆归于厚也。

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人知礼贵和，而每事从和，不以礼为节，亦不可行也。

为 政
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德者，无为，犹北辰之不移，而众星共之。

子曰：“诗三百，篇之大数。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归于正也。

子曰：“导之以政，政，谓法教。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苟免。导之以德，德，谓道德。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格，正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忠信为周，阿党为比。小人比而不周。”

哀公问，哀公，鲁君谥也。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错，置也。举正直之人用之，废置邪枉之人，则民服其上。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

季康子问，康子，鲁卿季孙肥也。问：“使民敬、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庄，严也。君临民以严，则民敬上也。孝慈，则忠；君能上孝于亲，下慈于民，则民忠矣。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”举用善人，而教不能者，则民劝。

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无信，其余终无可也。大车无輹，小车无轨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大车，牛车。輹，辕端横木以缚轭者。小车，驷马车。轨，辕端上曲钩衡者也。

八 佞

林放问礼之本，林放，鲁人。子曰：“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易，和易。言礼之本意，

失于奢，不如俭也；丧失于和易，不如哀戚。

“祭如在，言事死如事生。祭神如神在。”谓祭百神。

定公定公，鲁君谥。问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

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

里 仁

子曰：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造次，急遽也。颠沛，僵仆也。虽急遽僵仆，不违仁也。

子曰：“民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知仁矣。”此党，谓族亲也。过厚则仁，过薄则不仁也。

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

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何有者，言不难也。不能以礼让为国乎？如礼何？”如礼何者，言不能用礼也。

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

子曰：“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俱不得中，奢则骄溢招祸，俭约则无忧患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讷，迟钝也。言欲迟，行欲疾。

公冶长

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何以谓之‘文’也？”孔文子，卫大夫孔圉。子曰：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‘文’。”敏者，识之疾也。

子谓子产：子产，公孙侨也。“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

子曰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足恭，便僻貌也。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丘明，鲁大史也。

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讼，犹责也。言人有过，莫能自责也。

雍 也

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。”颜回，孔子弟子也。迁者，移也。不贰过，有不善，未尝复行也。

述 而

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也，不善不能改也，是吾忧也。”夫子常以此四者为忧也。

子之所慎：齐，战，疾。慎齐，尊祖考；慎战，重民命；慎疾，爱性命也。

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得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言我三人行，本无贤愚，择善从之，不善改之，故无常师。

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仁道不远，行之则是。

太 伯
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蒺，蒺，畏惧之貌也。言慎而不以礼节之，则常畏惧。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绞，刺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；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”兴，起也。能厚于亲属，不遗忘其故旧，行之美者也，则皆化之，起为仁厚之行，不偷薄。

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弘，大也。毅，强而能断也。士弘毅，然后能负重任，致远路也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仁以为己任，重莫重焉。死而后已，远莫远焉。

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欲各专一于其职也。

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言此者，勉人学也。

子曰：“巍巍乎，舜、禹有天下而不与焉！”美其有成功，能择任贤臣。

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则，法也。美尧能法天而行化也。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荡荡，广远之称也。言布其德广远，民无能识名焉。焕乎其有文章也！”焕，明也。其立文垂制，又著明。

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也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乱，治也。治官者十人：谓周公、召公、太公、毕公、荣公、大颠、囡夭、散宜生、南宮适，其一人，谓文母也。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、虞之际，于斯为盛，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”斯，此也。言尧、舜交会之间，比于此周，周最盛多贤，然尚有一妇人，其余九人而已。人才难得，岂不然乎？

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间，非也。菲，薄也。致孝于鬼神，谓祭祀丰洁也。黻，祭服之衣。冕，冠名也。

子罕

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吾止也。篑，土笼也。此劝人于道德也。为山者，其功虽已多，未成一篑而中道止者，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，见其志不遂，故不与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，吾往也。”平地者，将进加功，虽始覆一篑，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，据其欲进而与之。

颜 渊
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克己，约身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一日犹见归，况终身乎？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行善在己，不在人。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知其必有条目，故请问之。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此四者，克己复礼之目。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敬事此语，必行之。

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仁之道，莫尚乎敬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在邦为诸侯，在家为卿大夫。

子张问明。子曰：“浸润之谮，肤受之诉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。子张，孔子弟子颛孙师也。谮人之言，如水之浸润，以渐成之。肤受，皮肤外语，非其内实也。浸润之谮，肤受之诉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。”无此二者，非但为明，其德行高远，人莫之及也。
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死者，古今常道，人皆有之，治邦不可失

信。
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盍，何不也。圉法什一而税，谓之彻也。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二，谓什二而税。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

子张问崇德辨惑。辨，别。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徙义，见义则徙意从之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”爱恶当有常。一欲生之，一欲死之，是心惑也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。与人等。必也使无讼乎！”化之在前。

子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”

季康子康子，鲁上卿，诸臣之帅。问政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而正，孰敢不正？”

季康子患盗，问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，不窃。”言民化于上，不从其令，从其所好。

季康子问于孔子曰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就，成也。欲多杀以止奸也。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也，小人之德草也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亦欲康子先自正也。偃，仆也。加草以风，无不仆者，犹民之化于上也。

樊迟曰：“敢问崇德、修慝、辨惑。”孔子弟子樊须也。慝，恶也。修，治也。治恶为善。子曰：“先事后得，非

崇德与？先劳于事，然后得报。攻其恶，毋攻人之恶，非修慝与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

樊迟问智。曰：“知人。”樊迟未达。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举正直之人用之，废邪枉之人，则皆化为直也。樊迟退，见子夏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夏曰：“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；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言舜、汤有天下，选择于众，举皋陶、伊尹，则不仁者远，仁者至矣。

子 路
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劳之。”孔子弟子仲由也。先导之以德，使人信之，然后劳之。易曰：“悦以使民，民忘其劳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毋倦。”子路嫌其少，故请益。曰“毋倦”者，行此上事无倦则可矣。

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，孔子弟子冉雍也。言为政当先任有司，而后责其事也。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曰：“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汝所不知者，人将自举之。各举其所知，则贤才无遗矣。
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问往将何所先行之也。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正百事之名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礼以安上，乐以移风，二者不行，则有淫刑滥罚矣。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，言之必可行也。”所名之事，必可得而明言也；所言之事，必可得而遵行。

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情，情实也。言民化上，各以实应也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，襁负其子而至矣。”

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令，教令也。

子适卫，冉子仆。冉有御也。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庶，众也。言卫民多也。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

子曰：“‘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’胜残，胜残暴之人，使不为恶也。去杀，不用刑杀也。诚哉是言也！”古有此言，孔子信之。

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三十年曰世。如有受命王者，必三十年仁政乃成。

子曰：“苟正其身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
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国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几也。以其大要，一言不能兴国也。几，近也。有近一言兴国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’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事不可一言而成，知如此则可近之。曰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’言无乐于为君，所乐者，唯乐其言而不见违也。如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，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”人君所言善，无违之者则善也；所言不善，而无敢违之者，则近一言而丧国矣。

吐公问政。吐公名诸梁。子曰：“近者悦，远者来。”

子夏为莒父宰，莒父，鲁下邑也。问政。子曰：“毋欲速，毋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事不可以速成，而欲其速则不达矣；小利妨大，则大事不成矣。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虽之夷狄无礼义之处，犹不可弃去而不行之。

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南国之人也，言巫医不能治无常之人。善夫！”善南人之言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君子心和，然其所见各异，故曰不同；小人所嗜好者同，然各争利，故曰不和也。

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善人善己，恶人恶己，是善善明，恶恶著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悦也。不责备于一人，故易事也。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度才而官之。小人难事而易悦也。悦之虽不以道，悦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君子自纵泰，似骄而不骄；小人拘忌，而实自骄矜也。

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言用不习之民，使之战，必破败，是为弃之。

宪 问

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有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虽曰君子，犹未能备也。

子问公叔文子公叔文子，卫大夫。于公明贾曰：“信乎，夫子不言不笑不取？”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也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也。”

子谓卫灵公之无道也，季康子曰：“夫如是，奚而不丧？”孔子曰：“仲叔圉治宾客，祝鮀治宗庙，王孙贾治军旅。夫如是，奚其丧？”言虽无道，所任者各当其才，何为当亡也。

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“勿欺，而犯之。”事君之道，义不可欺，当犯颜谏争。

子曰：“不逆诈，不亿不信，抑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！”有人来，不逆之以为诈；不亿疑之以为有不信。然而人有诈不信，有以先发知之，是人贤逆诈亿不信，所以恨耻之也。

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敬其身也。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、舜其犹病诸？”病，犹难也。

卫灵公

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言任官得其人，故无为也。

子张问行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，行乎哉？”行乎哉，言不可行也。子张书诸绅。绅，大带也。

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无求生而害仁，死而后成仁，则志士仁人不爱其身也。

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据见万物之生，以为四时之始；取其易知也。乘殷之辂，大辂越席，昭其俭也。服周之冕，取其黻纁塞耳，不任视听。乐则韶、舞。韶，舜乐也。尽善尽美，故取之。放郑声，远佞人。”郑声淫，佞人危，俱能惑人心，使淫乱危殆，故当放远之也。

子曰：“人而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

子曰：“臧文仲，其窃位者与？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。”文仲，鲁大夫也。柳下惠，展禽也。知贤不举，为窃位也。

子曰：“躬自厚，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责己厚，贵人薄，所以远怨咎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君子责己，小人责人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有言者，不必有德，故不可以言举人也。不以人废言。”

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终身行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‘恕’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
子曰：“巧言乱德；小不忍，乱大谋。”巧言利口，则乱德义；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

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或众阿党比周，或其人特立不群，故好恶不可不察也。

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材大者，道随大；材小者，道随小，故不能弘人也。

子曰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

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

季 氏
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与？”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

也。”归咎于季氏。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周任，古之良史也。言当陈才力，度己所任，以就其位，不能则当止。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言辅相人者，当能持危扶颠，若不能，何用相为也。且尔言过矣。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柙，檻也。椟，柜也。失虎毁玉，非典守者过耶？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。固，城郭完坚，兵甲利也。费，季氏邑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疾如汝言。舍曰‘欲之’而必为之辞。舍其贪利之说，而更作他辞，是所疾。丘也闻，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，患政治之不均平。不患贫而患不安。忧不能安民耳，民安国富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政教均平，则不患贫矣；上下和同，则不患寡矣；大小安宁，不倾危矣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萧之言肃也。墙，谓屏也。君臣相见之礼，至屏而加肃敬焉，是以谓之萧墙。后季氏家臣阻虎，果囚季桓子也。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；友便辟，便辟，巧避人所忌，以求容媚。友善柔，面柔者也。友便佞，损矣。”便，辩也，谓佞而辩。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乐节礼乐，动则得礼乐之节。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；乐骄乐，恃尊贵以自恣。乐佚游，佚游，出入不节。乐宴乐，损矣。”宴乐，沉荒淫黷也。三者，自损之道。

孔子曰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；躁，不安静。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；隐，匿不尽情实。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瞽。”未见君子颜色所趋向，而便逆先意语者，犹瞽者也。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得，贪得也。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顺吉逆凶，天之命。畏大人，大人，即圣人，与天地合德也。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

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，谓有所不通也。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”

孔子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”

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；千驷，四千匹也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首阳，山名。民到于今称之。其斯之谓与！”此所谓以德为称。

阳 货

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君子慎所习。

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”“请问之。”曰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不见侮也。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应事疾，则多成功。惠则足以使人。”

子曰：“由！汝闻六言六蔽乎？”对曰：“未。”“居！吾语汝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仁者爱物，不知所以裁之，则愚也。好智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荡，无所适守。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父子不知相为隐之辈。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狂，妄抵触人也。

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已，所贵者，乃贵其安上治民。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乐之所贵者，移风易俗也，非但谓钟鼓而已。

子曰：“鄙夫可与事君也哉？言不可与事君。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患得之者，患不能得之。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无所不至者，言邪媚无所不为。

子曰：“恶紫之夺朱也，恶其邪好而夺正色。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其邪音而乱雅乐。恶利口之覆邦家也。”利口之人，多言少实，苟能悦媚时君，倾覆国家也。

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？”子曰：“有恶。恶称人恶者，好称说人恶，所以为恶也。恶居下流而讪上者，讪，谤毁也。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。”窒，塞。曰：“赐也亦有恶乎？”“恶徼以为智者，徼，抄也。抄人之意以为己有。恶不逊以为勇者，恶讦以为直者。”讦，谓攻发人之阴私。

微 子

柳下惠为士师，士师，典狱之官也。三黜。人曰：“子未可以去乎？”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苟直道以事人，所至之国，俱当复三黜。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

周公谓鲁公鲁公，周公之子伯禽也。曰：“君子不施其亲，施，易也。不以他人之亲，易己之亲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以，用也。怨不见听用也。故旧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无求备于一人！”大故，谓恶逆之事也。

子 张

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”文饰其过，不言情实也。

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。厉，病。信而后谏，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。”

孟氏使阳肤为士师，阳肤，曾子弟子也。士师，典狱官也。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！”民之离散，为轻漂犯法，乃上之所为，非民之过也。当哀矜之，勿自喜能得其情也。

子贡曰：“纣之不善也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纣为不善，以丧天下，后世憎之甚，皆以天下之恶，归之于纣也。

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更，改也。

尧 曰

“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”无以万方，万方不与也。万方有罪，我身之过。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亲而不贤不忠，则诛之，管、蔡是也；仁人箕子、微子，来则用之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”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权，秤也。量，斗斛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所重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。重民，国之本也；重食，民之命也；重丧，所以尽哀也；重祭，所以致敬也。宽则得众，敏则有功，公则悦。言政公平则民悦矣，凡此五帝、三王所以治，故传以示后世也。

子张问政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子曰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屏，除也。子张曰：“何谓五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子曰：“因人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利民在政，无费于财。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。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子张曰：“何谓四恶？”子曰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不宿戒，而责目前成，为视成也。慢令致期谓之贼；与民无信，而虚刻期。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谓之有司。”谓财物俱当与人，而吝嗇于出内惜难之，此有司之任耳，非人君之道。

卷十

孔子家语

始 诛

孔子为鲁大司寇，朝政七日，而诛乱法大夫少正卯，戮之于两观之下，两观，阙也。尸于朝三日。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。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，或者为失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天下有大恶者五，而盗窃不与焉。一曰心逆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丑，谓非义。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则不免于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皆兼有之。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，撮，聚也。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，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。此乃人之奸雄也，不可以不除。”

孔子为鲁大司寇，有父子讼者，夫子同狴执之，狴，狴牢也。三月不别。其父请止，夫子赦焉。季孙闻之，不悦，曰：“司寇欺余。曩告余曰‘为国家者，必先以孝’，今戮一不孝，以教民孝，不亦可乎？而又赦之。何哉？”孔子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上失其道，而杀其下，非理也。不教以孝，而听其狴，是杀不辜也。三军大败，不可斩也；狴狴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何者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民故也。夫慢令谨诛，贼也；征敛无时，暴也；不诚责成，虐也。政无此三者，然后刑可即也。既陈道德以先服之，而犹不可，则尚贤以劝之，又不可，则废不能以惮之。若

是，百姓正矣。其有邪民不从化者，然后待之以刑，则民咸知罪矣。是以威力而不试，刑措而不用也。今世不然，乱其教，烦其刑，使民迷惑而陷罪焉，又从而制之，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。世俗之陵迟久矣，虽有刑法，民能勿逾乎？”

王 言

孔子闲居，谓曾子曰：“参，汝可语明王之道与？居，吾语汝。夫道者，所以明德也；德者，所以尊道也。是故非德，道不尊也；非道，德不明也。虽有国之良马，不教服乘，不可以取道里；虽有博地众民，不以其道治之，不可以致霸王。是故，昔者明王内修七教，外行三至。七教修而可以守；三至行而可以征。明王之道，其守也，则必折冲千里之外；其征也，还师衽席之上。故曰：内修七教而上不劳，外行三至而财不费。此之谓明王之道也。”曾子曰：“不劳不费之为明王，可得而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帝舜左禹，右皋陶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夫如此，何上之劳乎？若乃十一而税，用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，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，此则生财之路也而明王节之，何财之费乎？”

曾子曰：“敢问何谓七教？”孔子曰：“上敬老则下益孝，上尊齿则下益悌，上乐施则下益宽，上亲贤则下择友，上好德则下无隐，上恶贪则下耻争，上廉让则下知节。此之谓七教也。七教者，治民之本也。政教定，则本正矣。凡上者，民之表也，表正则何物不正！”曾子曰：“道则至矣！弟子不足以明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参，汝以为姑止此乎？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，必裂地而封之，分属而理之，然后贤民无所隐，暴民无所伏。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，进用

贤良，退贬不肖，则贤者悦，而不肖者惧；哀鳏寡，养孤独，恤贫穷，诱孝悌，选才能。此七者修，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。上之亲下也，如手足之于腹心；下之亲上也，如幼子之于慈母矣。上下相亲如此，故令则从，施则行。民怀其德，近者悦服，远者来附，政之致也。田猎罟弋，罟，掩网也。弋，缴射也。非以盈宫室也；征敛百姓，非以充府库也。惨怛以补不足，礼节以损有余，多信而寡貌，其礼可守，其言可覆，其迹可履。其于信也，如四时；其博有万民也，如饥而食，如渴而饮；民之信之，如寒暑之必验也。故视远若迩，非道迩也，见明德也。是故兵革不动而威，用利不施而亲。此之谓明王之守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也。”

曾子曰：“敢问何谓三至？”孔子曰：“至礼不让而天下治。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，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。明王笃行三至，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，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，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。”曾子曰：“敢问此义何谓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。既知其名，又知其实。既知其实，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，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；因天下之禄，以富天下之士，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；如此，则天下之明誉兴焉，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。故曰：所谓天下之至仁者，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；所谓天下之至智者，能用天下之至和；所谓天下之至明者，能举天下之至贤。此三者咸通，然后可以征。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，智者莫大于知贤，政者莫大于官能。有土之君，能修此三者，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。夫明王之所征，必道之所废者也。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，吊其民而不夺其财。故曰：明王之征也，犹时雨之降也，至则民悦矣。是故行施弥博，得亲弥众，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。”言安而无忧也。

大 婚

孔子侍座于哀公，公问曰：“敢问人道谁为大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人道，政为大。夫政者，正也。君为正，则百姓从而正矣。君之所为，百姓之所从也；君之不为，百姓何从？”公曰：“敢问为政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妇别、父子亲、君臣信，三者正，则庶物从之矣。内以治宗庙之礼，足以配天地之神也；出以治直言之礼，足以立上下之敬也。夫妇正，则出可以治政言礼矣；身正，乃可以正人矣。物耻，则足以振之；耻事不如，礼则足以振教之也。国耻，则足以兴之。耻国不如，礼则足以兴起之。故为政先乎礼，礼其政之本与。”孔子遂言曰：“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，盖有道焉。妻也者，亲之主也；子也者，亲之后也，敢不敬与？是故君子无不敬也。敬也者，敬身为大；身也者，亲之支也，敢不敬与？不敬其身，是伤其亲；伤其亲，是伤其本也；伤其本，则支从而亡。三者，百姓之象也。言百姓之所法而行。身以及身，子以及子，妃以及妃。君修此三者，则大化汽于天下。”汽，满也。公曰：“敢问何谓敬身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过言则民作辞，过动则民作则。言不过辞，动不过则，百姓恭敬以从命。若是，则可谓能敬其身；能敬其身，则能成其亲矣。”公曰：“何谓成亲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者，乃人之成名也。百姓与名，谓之君子，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。”孔子遂言曰：“为政而不能爱人，则不能成其身；不能成其身，则不能安其土；不能安其土，则不能乐天；不能乐天道也。不能乐天，则不能成身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何谓成身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其行己不过于物，谓之成身。不过于物，合天道也。”

问 礼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大礼何如？子之言礼，何其尊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丘闻之，民之所以生者，礼为大。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，非礼则无以辨君臣、上下、长幼之位焉，非礼则无以别男女、父子、兄弟、婚姻、亲族疏数之交

焉。是故君子此为之尊敬，然后以其所能教示百姓。卑其宫室，节其服御，车不雕玕，器不雕镂，食不二味，心不淫志，以与万民同利。古之明王之行礼也如此。”公曰：“今之君子，胡莫之行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今之君子，好利无厌，淫行不倦，荒怠慢游，固民是尽，以遂其心，以怨其政，以忤其众，以伐有道，求得当欲，不以其所，言苟求得当其情欲而已。虐杀刑诛，不以其理。夫昔之用民也由前，用上所言。今之用民也由后，用下所言。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。”

五 仪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欲论鲁国之士，与之为治，敢问如何取之？”孔子曰：“人有五仪：有庸人，有士人，有君子，有贤，有圣。审此五者，则治道毕矣。所谓庸人者，心不存慎终之规，口不吐训格之言，格，法也。不择贤以托其身，不力行以自定。见小暗大，而不知所务，从物如流，而不知所执。此则庸人也。所谓士人者，心有所定，计有所守，虽不能尽道术之本，必有率也；率，犹述也。虽不能备百善之美，必有处也。是故智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知；言不务多，务审其所谓；所谓者，谓言之要也。行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由。智既知之，言既得之，得其要也。行既由之，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，此则士人也。所谓君子者，言必忠信，而心不怨；忍怨害也。仁义在身，而色不伐；无伐善之色也。思虑通明，而辞不专；笃行信道，自强不息；油然若将可越，而终不可及者，此君子也。油然，不进之貌。越，过。所谓贤者，德不逾闲，闲，犹法也。行中规绳；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，言满天下，无口过也。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，本，亦谓身。富则天下无宛财，宛，积也。施则天下不病贫。此贤者也。所谓圣者，德合天地，变通无方，穷万事之终始，协庶品之自然，敷其大道，而

遂成情性，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，下民不知其德，睹者不识其邻，此圣者也。”邻，以喻畔界也。

公曰：“善哉，非子之贤，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。虽然，寡人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未尝知哀，未尝知忧，未尝知劳，未尝知惧，未尝知危，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，若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君入庙而右，登自阼阶，仰视桷，俯察机筵，其器皆存，而不睹其人，君以此思哀，则哀可知矣。昧爽夙兴，正其衣冠，爽，明也。昧明，始明也。夙，早也。兴，起也。平旦视朝，虑其危难，一物失理，乱亡之端，君以此思忧，则忧可知矣。日出听政，至乎中昃，中，日中也。昃，日昃也。诸侯子孙，往来为宾，行礼揖让，慎其威仪，君以此思劳，则劳可知矣。缅然长思，出乎四门，周章远望，睹亡国之墟，必将有数焉，言亡国故墟，非但一也。君以此思惧，则惧可知矣。夫君者，舟也；民者，水也。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君以此思危，则危可知矣。既明此五者，而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，则于政治乎何有失哉？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请问取人之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事任之官，言各当以其所能之事，任之于官也。无取捷捷，无取钳钳，钳，妄对不谨诚。无取啍啍。啍啍，多言也。捷捷，贪也；捷捷而不良，所以为贪。钳钳，乱也；啍啍，诞也。诞，欺诈也。故弓调而后求劲焉，马服而后求良焉，士必恧而后求智能焉。不恧而多能，譬之豺狼，不可迓也。”迓，近也。言人无智能者，虽不恧信，不能为大恶也。不恧信而有智能者，然后乃可畏也。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夫国家之存亡祸福，信有天命，非唯人耶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存亡祸福，皆在己而已，天灾地妖，弗能加也。昔者殷王帝辛之世，帝辛，纣也。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，帝辛介雀之德，介，助也，以雀之德为助也。不修国政，殷国以亡。此即以己逆天时，得福反为祸者也。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时，道缺法邪，以致天孽，桑穀

生朝，七日大拱。太戊恐骇，侧身修行。三年之后，远方慕义，重译至者十有六国。此即以己逆天时，得祸转为福者也。故天灾地妖，所以儆人主也；寤梦征怪，所以儆人臣也。儆，戒也。灾妖不胜善政，梦怪不胜善行。能知此，至治之极也，明王达此也。”

致 思

季盖为卫士师，士师，狱官。别人之足。俄而卫有乱，季盖逃之。刖者守门焉，谓季盖曰：“彼有缺。”季盖曰：“君子不逾。”又曰：“彼有窞。”季盖曰：“君子不隧。”隧，从窞出。又曰：“于此有室。”季盖入焉。既而追者罢，季盖将去，谓刖者曰：“吾不能亏主之法，而亲刖子之足。今吾在难，此正子报怨之时，而子逃我，何故？”刖者曰：“断足故我之罪也，无可奈何。曩者君治臣以法令，先人后臣，欲臣之免也，臣知之。狱决罪定，临当论刑，君愀然不乐，见于颜色，臣又知之。君岂私臣哉？天生君子，其道故然，此臣之所以悦君也。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善哉为吏，其用法一也。思仁恕则树德，加严暴则树怨。公以行，其子盖乎？”

子路为漕宰，为水备，修沟渎，以民之烦苦也，人与一箪食、一壶浆，孔子止之。子路曰：“由也以民多匮饿者，匮，乏也。是以与之箪食壶浆，而夫子使止之，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尔以民为饿，何不白于君，发仓廩以给之，而私以尔食馈之，是汝明君之无惠也。速已则可，不已，则尔之罪必矣。”

子贡问治民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懔懔焉，如以腐索御驽马。”懔懔焉，诚惧之貌。驽马，突马也。子贡曰：“何其畏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夫通达之属，皆人也。以道导之，则吾畜也；不以道导之，则吾仇也。若之何其无畏也！”

三 恕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恕。有君弗能事，有臣而求其使，非恕也；有亲弗能孝，有子而求其报，非恕也；有兄弗能敬，有弟而求其顺，非恕也。士能明于三恕之本，则可谓端身矣。”端，正也。

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，有欹器焉。孔子问于守庙者曰：“此为何器？”对曰：“此盖为宥坐之器。”孔子曰：“吾闻宥坐之器，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，明君以为诫，故置于坐侧也。”顾谓弟子曰：“试注水焉。”水实之，中则正，满则覆。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夫物恶有满而不覆者哉？”子路进曰：“敢问持满有道乎？”子曰：“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让；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谦。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。”

好 生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昔者舜冠何冠乎？”孔子不对。公曰：“寡人问于子，而子无言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以君之问，不先其大者，故方思所以为对焉。”公曰：“其大何乎？”孔子曰：“舜之为君也，其政好生而恶杀，其任授贤而替不肖；德若天地之虚静，化若四时之变物。是以四海承风，畅于异类，异类，四方之夷狄也。凤翔麟至，鸟兽驯德。驯，顺也。无他，好生故也。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，是以缓对。”

观 周

孔子观于明堂，睹四方之墉。墉，墙。有尧、舜、桀、纣之象，而各有善恶之状，兴废之诚焉。又有囿公相成王，抱之而负斧戣，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。孔子徘徊而望之，谓从者曰：“此则周之所以盛也。夫明镜者，所以察形；往古者，所以知今。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，而忽怠于所以危亡，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，而欲求及前人也，岂非惑哉？”

孔子观周，遂入太祖后稷之庙。庙堂右阶之前，有金人焉，参缄其口，而铭其背曰：“古之慎言人也。戒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；无多事，多事多患；安乐必诫，虽处安乐，必警诫也。无行所悔。所悔之事，不可复行。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；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；勿谓不闻，神将伺人。焰焰不灭，炎炎若何；涓涓不壅，终为江河。绵绵不绝，或成网罗；绵绵微而不绝，则有成网罗者。豪末不扎，如豪之末，言微也。扎，拔也。将寻斧柯。寻，用。诚能慎之，福之根也；口是何伤，祸之门也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好胜者必遇其敌。盗憎主人，民恶其上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，故下之；知众人之不可先也，故后之。温恭慎德，使人慕之；执雌持下，人莫逾之。人皆趣彼，我独守此；人皆惑惑，我独不徙。惑惑，东西转移之貌。内藏我智，不示人技，我虽尊高，人弗我害。唯能于此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”孔子既读斯文，顾谓弟子曰：“小子志之，此言实而中、情而信。”

贤 君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当今之君，孰为最贤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丘未之见也。抑有卫灵公乎？”公曰：“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，而子次之贤，何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臣语其朝廷行事，不论其私家之际也。”公曰：“其事如何？”孔子曰：“灵

公之弟曰公子渠牟，其智足以治千乘，其信足以守之，灵公爱而任之。又有士曰王林国者，见贤必进之，而退与分其禄。是以卫国无游放之士，灵公知而尊之。又有士曰庆足者，国有大事，则必起而治之；国无事，则退而容贤，言其所以退，欲以容贤于朝。灵公悦而敬之。又有大夫史觚，以道去卫，而灵公郊舍三日，琴瑟不御，必待史觚之入而后敢入。臣以此取之，虽次之贤，不亦可乎？”

子贡问孔子曰：“今之人臣，孰为贤乎？”子曰：“齐有鲍叔，郑有子皮，则贤者矣。”子贡曰：“齐无管仲，郑无子产乎？”子曰：“赐，汝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也。汝闻用力为贤乎？进贤为贤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进贤贤哉！”子曰：“然。吾闻鲍叔达管仲，子皮达子产，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闻忘之甚者，徙而忘其妻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此犹未甚者，甚者乃忘其身。”公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夏桀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忘其圣祖之道，坏其典法，绝其世祀，荒乎淫乐，沉湎于酒，佞臣谄谀，窥导其心，忠士钳口，钳口，杜口。逃罪不言，天下诛桀而有其国，此之谓忘其身之甚者也。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贤君治国，所先者何在？”孔子曰：“在于尊贤而贱不肖。”子路曰：“由闻晋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矣，其亡何也？”子曰：“中行氏尊贤而弗能用，贱不肖而不能去。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。不肖者知其必己贱而仇之。怨仇并存于国，邻敌构兵于郊，中行氏虽欲无亡，岂可得乎？”

哀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。”公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孔子曰：“省力役，薄赋敛，则民富矣；敦礼教，远罪疾，则民寿矣。”公曰：“寡人欲行夫子之言，恐吾国贫矣。”孔子曰：“诗不云乎？‘恺

悌君子，民之父母’，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。”

卫灵公问孔子曰：“有语寡人：‘为国家者，计之于庙堂之上，则政治矣。’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其可也。爱人者则人爱之，恶人者则人恶之；知得之己者，则知得之人。所谓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，知反己之谓也。”

辨 政

子贡为信阳宰，将行。孔子曰：“勤之慎之，奉天之时，无夺无伐，无暴无盗。”子贡曰：“赐也，少而事君子，岂以盗为累哉？”孔子曰：“而未之详也。夫以贤代贤，是之谓夺；以不肖代贤，是之谓伐；缓令急诛，是之谓暴；取善自与，是之谓盗。盗，非窃财之谓也。吾闻之，知为吏者，善法以利民；不知为吏者，枉法以侵民。此怨所由生也。匿人之善，斯谓蔽贤；扬人之恶，斯谓小人。内不相训而相谤，非亲睦也。言人之善，若己有之；言人之恶，若己受之。故君子无所不慎焉。”

六 本

孔子曰：“行己有六本焉，然后为君子。立身有义矣，而孝为本；丧纪有礼矣，而哀为本；战阵有列矣，而勇为本；治政有理矣，而农为本；居国有道矣，而嗣为本；继嗣不立，则乱之源也。生财有时矣，而力为本。置本不固，无务丰末；亲戚不悦，无务外交；事不终始，无务多业。反本修迹，君子之道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，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。汤、武以谔谔而昌，桀、纣以唯唯而亡。君无争臣，父无争子，兄无争弟，士无争友，其无过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曰：君失之，臣得之；父失之，子得之；兄失之，弟得之；士失之，友得之。是以国无危亡之兆，家无悖乱之恶，父子兄弟无失，而交友无绝。”

孔子读《易》，至于《损》、《益》，喟然而叹。子夏避席问曰：“夫子何叹焉？”孔子曰：“夫自损者，必有益之；自益者，必有决之。吾是以叹也。”子夏曰：“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？”子曰：“非道益之谓也，道弥益而身弥损。夫学者损其自多，以虚受之。天道成而必变，凡持满而能久者，未尝有也。故曰：自贤者，则天下之善言，不得闻其耳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以富贵而下人，何人不与？以富贵而爱人，何人不亲？发言不逆，可谓知言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吾死之后，则商也日益，赐也日损。”曾子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商也好与贤己者处，赐也好悦不如己者。不知其子，视其父；不知其人，视其友；不知其君，视其所使。故曰：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；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。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者焉。”

哀公问政

哀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文、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故为政在于得人。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天

下之达道有五，其所以行之者三：曰君臣也、父子也、夫妇也、昆弟也、朋友之交也，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；智、仁、勇，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好学近于智，力行近于仁，知耻近于勇。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则能成天下国家矣。”

公曰：“政其尽此而已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凡为天下国家者，有九经焉：曰修身也、尊贤也、亲亲也、敬大臣也、体群臣也、子庶人也、来百工也、柔远人也、怀诸侯也。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”

公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孔子曰：“齐庄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所以尊贤也；爵其能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笃亲亲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敬大臣也；盛其官，任而使之也。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；忠信者，与之重禄也。时使薄敛，所以子百姓也；日省月考，既稟称事，所以来百工也；既稟食之，各当其职事也。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绥远人也；绥，安也。继绝世，举废邦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治天下国家有九经焉，其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跲，跲，蹶。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疚，病。道前定则不穷。”

公曰：“子之教寡人备矣，敢问行之所始？”孔子曰：“立爱自亲始，教民睦也；立敬自长始，教民顺也。教以慈睦，而民贵有亲；教以敬长，而民贵用命。民既孝于亲，又顺以听命，措诸天下，无所不行。”

颜回

鲁定公问于颜回曰：“子亦闻东冶毕之善御乎？”对曰：“善则善矣！虽然，其马将必逸。”公不悦。其后三日，东冶毕之马逸。公闻之，促驾召颜回。颜回至，公曰：“前日寡人问吾子以东冶毕之善御，而子曰‘其马将逸’，不识吾子奚以知之？”颜回对曰：“以政知之而已矣。昔者帝舜巧于使民，而造父巧于使马。舜不穷其民力，造父不穷其马力。是以舜无逸民，造父无逸马。今东冶毕之御也，历险致远，马力尽矣。然而其心犹求马不已。臣以此知之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吾子之言，其义大矣，愿少进乎？”颜回曰：“臣闻之：‘鸟穷则喙，兽穷则攫，人穷则诈，马穷则逸。’自古及今，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。”公悦。

困誓

卫蘧伯玉贤，而灵公不用；弥子瑕不肖，而反任之。史鱼骤谏，公不从。史鱼病将卒，命其子曰：“吾在公朝，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，是吾为臣不能正君也。生而不能正君，死不可以成礼矣。吾死，汝置尸牖下，于我毕矣。”毕，犹足也。礼，殡于客位。其子从之。灵公吊焉，怪而问之，其子以其父言告公。公愕然失容，曰：“是寡人之过也。”于是命之殡于客位，进蘧伯玉而用之，退弥子瑕而远之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古之烈谏者，死则已矣，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，忠感其君者也。可不谓直乎！”

执辔

子夏为费宰，问政于孔子。子曰：“以德以法。夫德法者，御民之具，犹御马之有衔勒也。君者，人也；吏者，辔也；刑者，策也。人君之政，执其辔策而已矣。”子夏曰：“敢问古之为政？”孔子曰：“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，以德法为衔勒，以百官为辔，以刑罚为策，以万民为马，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。善御马者，正衔勒，齐辔策，均马力，和马心，故口无声而马应辔，策不举而极千里。极，至也。善御民者，一其德法，正其百官，均齐民力，和安民心，故令不再而民顺从，刑不用而天下化治。是以天地德之，天地以为有德。而兆民怀之。怀，归。不能御民者，弃其德法，专用刑辟，譬犹御马，弃其衔勒，而专用箠策，其不可制也必矣。夫无衔勒而用箠策，马必伤，车必败；无德法而用刑辟，民必流，国必亡。凡治国而无德法，则民无所法修；民无所法修，则迷惑失道。古之御天下者，以六官总治焉，六官在手以为辔，故曰：御四马者执六辔，御天下者正六官。是故善御马者，正身以总辔，均马力，齐马心，回旋曲折，唯其所之，故可以取长道，可以趣急疾。此圣人所以御天地与人事之法也。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，以六官为辔，已与三公执六官，均五教，齐五法，仁义礼智信之法也。故亦唯其所引，无不如志。”

五 刑

冉有问于孔子曰：“先王制法，使刑不上于大夫，礼不下于庶人。然则大夫之犯罪，不可以加刑；庶人之行事，不可以治礼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不然。凡治君子，以礼义御其心，所以厉之以廉耻之节也。故古之大夫，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，则曰簠簋不饰；饰，整齐。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，则曰帷薄不修；有坐罔上不忠者，则曰臣节未著；有坐疲软不胜任者，则曰下官不职；言其下官不称其职，不斥其身也。有坐干国之纪者，则曰行事不请。言

不请而擅行也。此五者，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，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，既而为之讳，所以愧耻之。是故大夫之罪，其在五刑之域者，遣发，则白冠托缨，盘水加剑，造于阙而自请罪，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杀之也，曰：‘子大夫自取之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’是以刑不上大夫，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，教使然也。凡所谓礼不下庶人者，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，故不责之以备礼也。”

刑 政

仲弓问于孔子曰：“雍闻至刑无所用政，至政无所用刑。至刑无所用政，桀、纣之世是也；至政无所用刑，成、康之世是也。信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圣人之治化也，必刑政相参焉。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，其次以政导民，以刑禁之。化之弗变，导之弗从，伤义败俗，于是乎用刑矣。”仲弓曰：“古之听讼，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凡听五刑之讼，必原父子之亲，立君臣之义以权之；意论轻重之序，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；悉其聪明，致其忠爱以尽之。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狱，狱必三讯焉。一曰讯群臣，二曰讯群吏，三曰讯万民也。有指无简，则不听。简，诚也。有其意无其诚者，不论以为罪。附从轻，赦从重。附人之罪，以轻为比；赦人之罪，以重为比。疑狱则泛，与众共之，众疑赦之。故爵人必于朝，与众共之也；刑人必于市，与众弃之也。古者公家不畜刑人，大夫不养也；士遇之涂，弗与之言也；屏诸四方，唯其所之，弗及以政，弗欲生之故也。”仲弓曰：“听狱，狱之成，成何官？”孔子曰：“狱成于吏，吏以狱之成告于正；吏，狱官吏也。正，狱官长。正既听之，乃告于大司寇；大司寇听之，乃奏于王；王命三公卿士参听棘木之下，外朝之法。左九棘，孤卿大夫位焉；右九棘，公侯伯子男位焉；面三槐，三公位焉。然后乃以狱之成报于王；王以三宥之法听之，君王尚宽，罪虽已定，犹三宥之，不可得轻，然后刑之也。而

后制刑焉。所以重之也。”仲弓曰：“古之禁何禁？”孔子曰：“析言破律。巧卖法令者也。乱名改作，变易官与物名。执左道以乱政者，左道，邪道。杀；作淫声，淫逸惑乱之声。造异服，非人所常见。设奇伎奇器，以荡上心者，杀；怪异之伎，可以眩曜人心之器。荡，动也。行伪而坚，行诈伪而坚守。言伪而辨，学非而博，顺非而泽，顺其非而滑泽之。以惑众者，杀；假于鬼神时日，卜筮以疑民者，杀。此四诛者，不待时，不以听。”不听于棘木之下也。

问 玉

子张问圣人之所以教。孔子曰：“师乎，吾语汝。圣人明于礼乐，举而措之而已。”子张又问，孔子曰：“珪，尔以为必布几筵，揖让升降，酌献酬酢，然后谓之礼乎？尔以为必行缀兆，执羽籥，作钟鼓，然后谓之乐乎？言而可履，礼也；行而可乐，乐也。圣人力此二者，以恭己南面。是故天下太平，万国顺服，百官承事，上下有礼也。夫礼之所兴，众之所以治也；礼之所废，众之所以乱也。昔者明王圣主之辨贵贱长幼，正男女外内，序亲疏远迩，而莫敢相逾越者，皆由此涂出也。”

屈 节

宓子贱为单父宰，恐鲁君听谗人，使己不得行其政，于是辞行也，故请君之近史二人与之俱至官。宓子戒其邑吏，令二史书。方书，掣其肘，书不善，则从而怒之。二史患焉，辞请归。鲁君以问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宓不齐，君

子也，意者其以此谏乎？”公寤，大息而叹曰：“此寡人之不肖也。寡人乱宓子之政，而责其善者数矣。微二史，则寡人无以知过；微夫子，则寡人无由寤。”遽使告宓子曰：“自今日以往，单父非吾有也，从子之制，有便于民者，子决为之，五年一言其要。”宓子遂得行政于单父焉。躬敦厚，明亲亲，尚笃敬，施至仁，加恳诚，致忠信，百姓化之。

正 论

哀公问于孔子：“大夫皆劝寡人，使隆敬于高年，可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之及此言也，将天下实赖之，岂唯鲁而已哉？”公曰：“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有虞氏贵德而上齿，夏后氏贵爵而上齿，殷人贵富而上齿，富，谓世禄之家。周人贵亲而上齿。虞、夏、殷、周，天下之盛王也，未有遗年者焉。年之贵于天下久矣，次于事亲，是故朝廷同爵则上齿。七十杖于朝，君问则席；君欲问之，则为之设席。八十不仕朝，君问则就之，而悌达于朝廷矣。其行也，肩而不并，不敢与长者并肩也。不错则随；错，雁行也，父党随行，兄党雁行。见老者，则车从避；见老者在道，车与步皆避之也。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于路，任，担也，少者代之也。而悌达于道路矣。居乡以齿，而老穷不匮，强不犯弱，众不暴寡，而悌达于州巷矣。古之道，五十不为甸役，五十始老，不从力役之事，不及山猎之徒也。颁禽隆诸长者，而悌达于蒐狩矣。军旅什伍，同爵则上齿，而悌达于军旅矣。夫圣王之教孝悌，发诸朝廷，行于道路，至于州巷，放于蒐狩，修于军旅，则众同以义，死之而弗敢犯也。”公曰：“善！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闻之，东益不祥，东益，东益宅也。信有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不祥有五，而东益不与焉。

夫损人而自益，身之不祥也；弃老而取幼，家之不祥也；释贤而任不肖，国之不祥也；老者不教，幼者不学，俗之不祥也；圣人伏匿，愚者擅权，天下不祥也。故不祥有五，而东益不与焉。”

子夏问

子夏问于孔子曰：“记云：周公相成王，教之以世子之礼，有诸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成王嗣立，幼，未能莅祚。周公摄政而治，抗世子之法于伯禽，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，所以善成王也。夫知为人子者，然后可以为人父；知为人臣者，然后可以为人君；知事人者，然后可以使人。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，使之与成王居，使成王知父子、君臣、长幼之义焉。”

史部

卷十一

史记（上）

本 纪

黄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有熊国君，少典之子也。名曰轩辕。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徇，疾也。齐，速也。言圣德幼而疾速也。长而敦敏，成而聪明。神农氏世衰，诸侯相侵伐，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，修德振兵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。阪泉，地名。三战，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，乃杀蚩尤而代神农氏，是为黄帝。东至于海，西至于空桐，山名也，在陇右。南至于江，北逐荤粥，獫狁也。邑于涿鹿之阿。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师兵为营卫。置左右大监，监于万国。举风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太鸿以治民。顺天地之纪，时播百谷。劳勤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材物。有土德之瑞，故号黄帝。帝王世纪曰：“神农氏衰，蚩尤氏叛，不用帝命。黄帝于是修德抚民。始垂衣裳，以班上下。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。服牛乘马，以引重致远。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。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杵臼之用，以利万人。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诸侯咸叛神农而归之。讨蚩尤氏，禽之于涿鹿之野。诸侯有不服者，从而征之，凡五十二战，而天下大服。俯仰天地，置众官，故以风后配上台，天老配中台，五圣配下台，谓之三公。其余地典、力牧、常先、太鸿等，或以为师，或以

为将，分掌四方，各如己视，故号曰黄帝四目。又使岐伯尝味草木，典医疾，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。其史仓颉，又象鸟迹，始作文字。自黄帝以上，穴居而野处，死则厚衣以薪，葬之中野。结绳以治。及至黄帝，为筑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，而易以棺槨，制以书契，百官以序，万民以察，神而化之，使民不倦。后作云门、咸池之乐，周礼所谓大咸者也，于是人事毕具。黄帝在位百年而崩，年百一十岁矣。或传以为仙，或言寿三百年，故室我疑以问孔子。孔子曰：‘民赖其利，百年而崩；民畏其神，百年而亡；民用其教，百年而移。故曰三百年。’”

帝颛顼高阳者，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也。养材以任地，载时以象天，依鬼神以制义，治气以教化，絜诚以祭祀。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至于流沙，东至于蟠木。东海中有山焉，名度索。上有大桃树，屈蟠三千里也。动静之物，大小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属。砥，平也，四远皆平而来服属也。帝王世纪曰：“帝颛顼平九黎之乱，使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火正黎司地以属民。于是民神不杂，万物有序。”

帝喾高辛者，高阳、高辛，皆所兴地名也。颛顼与喾，以字为号，上古质故也。黄帝之曾孙也。生而神灵，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。仁而威，惠而信，修身而天下服。取地之财而节用之，抚教万民而利诲之，历日月而迎送之，明鬼神而敬事之。其色郁郁，其德嶷嶷，其动也时，其服也土。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弗从服。帝王世纪曰：“帝喾以人事纪官，故以句芒为木正，祝融为火正，蓐收为金正，玄冥为水正，后土为土正，是五行之官分职而治。”

帝尧放勋，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。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。富而不骄，贵而不舒。帝王世纪曰：“帝尧置欲谏之鼓，命羲、和四子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分掌四时方岳之职，故名征，天下大和，百姓无事。有五老人，击壤于

道，观者叹曰：‘大哉尧之德也！’老人曰：‘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于我哉！’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。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斫；夏服葛衣，冬服鹿裘。”

虞舜名曰重华。父瞽叟顽，母嚚，弟象傲，皆与杀舜。舜顺适不失子道，以孝闻。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，以观其内；使九男与处，以观其外。二女不敢以贵骄，九男皆益笃。舜耕历山，历山之人皆让畔；渔雷泽，雷泽上人皆让居；陶河滨，河滨器皆不苦窳。窳，病也。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于是尧乃试舜五典、百官，皆治。以揆百事，莫不时序。流四凶族，以御魑魅。尧乃使舜摄行天子政。尧崩，天下归舜。帝王世纪曰：“舜立诽谤之木。论曰：孔子称：古者三皇、五帝，设防而不犯，故无陷刑之民。是以或结绳而治，或象画而化，自庖牺至于尧、舜，神道设教，可谓至政，无所用刑矣。夫三载考绩，黜陟幽明，善无微不著，恶无隐不章，任自然以诛赏，委群心以就制，故能造御乎无为，运道于至和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含德若自有者也。诗云：‘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’其斯之谓乎？”

夏禹名曰文命。当尧之时，洪水滔天。舜登用，乃命禹平水土。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。薄衣食，致孝于鬼神。卑宫室，致费于沟洫。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，行相地宜所有以贡。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，朔，北方也。声教讫于四海。于是帝锡禹玄圭，以告成功于天下。于是大平治，帝舜荐禹于天。舜崩，遂即天子位，国号曰夏后。十七世，帝履癸立，是为桀，不务德而武伤百姓，百姓弗堪。汤修德，诸侯皆归汤。汤遂伐桀，桀走鸣条，南夷地名。遂放而死。

汤始居亳，征诸侯。为夏方伯，得专征伐。葛伯不祀，汤始伐之。汤曰：“予有言：人视水视形，视民知治

不。”伊尹曰：“明哉！言能听，道乃进。君国子民，为善者在王官。勉哉，勉哉！”汤出，见野张网四面，祝曰：“自天下四方，皆入吾网。”汤曰：“嘻，尽之矣！”乃去其三面，祝曰：“欲左，左；欲右，右；不用命，乃入吾网。”诸侯闻之，曰：“汤德至矣，及禽兽。”当是时，夏桀为虐政淫荒，汤乃伐桀，践天子位。

帝太戊立，伊陟为相。伊陟，伊尹子也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，一暮大拱。祥，妖怪也。二木合生，不恭之罚。太戊惧，问伊陟，曰：“臣闻妖不胜德。帝之政，其有阙与？帝其修德。”太戊从之，而祥桑枯死。殷复兴，故称中宗。

帝辛立，天下谓之纣。帝纣资辨捷疾，闻见甚敏；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；智足以拒谏，饰是非之端；矜人臣以[以能，高天下以]声，以为皆出己之下。好酒淫乐，嬖于妇人。爱妲己，有苏氏美女也。妲己之言是从。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；厚赋税，以实鹿台之钱，鹿台，在朝歌城中也。而盈钜桥之粟；钜桥，鹿水之大桥也，有漕粟。益收狗马奇物，充仞宫室；益广沙丘苑台，沙丘，在钜鹿东北。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；慢于鬼神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使男女裸，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。百姓怨望，而诸侯有叛者，于是纣乃重辟刑，有炮烙之法。膏铜柱，加之炭上，令有罪者行焉，辄堕炭中，妲己笑，名曰炮烙之刑也。以西伯昌、九侯，邲县有九侯城、鄂侯为三公。九侯有好女，入之纣。九侯女不意淫，纣怒，杀之，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强，并脯鄂侯。西伯昌闻之，窃叹。纣囚西伯羸里。河内汤阴有羸里城。西伯之臣闢夭之徒，求美女、奇物、善马以献纣。纣乃赦西伯，用费中为政。费中善谄、好利，殷人弗亲。又用恶来，善毁谗，诸侯以此益疏，多叛纣。微子数谏不听，乃遂去。比干强谏，纣怒，剖比干，观其心。箕子惧，乃佯狂为奴，纣又囚之。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，纣走，衣其宝玉

衣，赴火而死。武王遂斩纣头，悬之白旗，杀妲己，殷民大悦。

周后稷名弃，好耕农，天下得其利，有功，封于邰。曾孙公刘修后稷之业，民赖其庆。古公复修后稷、公刘之业，积德行义，国人皆戴之。古公卒，季历立。季历卒，子昌立，是为西伯。西伯遵后稷、公刘之业，则古公之法，敬老慈少，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，士以此多归之，诸侯皆来决平。于是，虞、芮之人有狱，不能决，乃如周。入界，耕者皆让畔，民俗皆让长。虞、芮皆惭，俱让而去。诸侯闻之，曰：“西伯盖受命之君也。”

武王即位，太公望为师，周公旦为辅，召公、毕公之徒左右王师，修文王绪业。闻纣昏乱暴虐滋甚，于是伐纣。纣师皆倒兵以战，武王遂入斩纣。散鹿台之钱，发钜桥之粟，以振贫弱；封诸侯，班赐殷之器物；纵马于华山之阳，放牛于桃林之墟；偃干戈，振兵释旅，入曰振旅也。示天下不复用。

成、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措四十余年不用。措者，置也。民不犯法，无所置刑也。穆王即位，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，祭，畿内之国，为王卿士。谋父，字也。曰：“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观兵。戢而时动，动则威；观则玩，玩则无震。震，惧也。先王之于民也，茂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乡，乡，方也。以文修之，使务利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、夏，奕世载德，不忝前人。至于文王、武王，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无不欣喜。商王帝辛大恶于民，庶民不忍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于商牧。非务武也，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。夫先王之制，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卫宾服，此总言之也。侯，侯圻。卫，卫圻。夷蛮要服，戎狄荒服。甸服者祭，供日祭也。侯服者祀，供月祀也。宾服者享，供时享也。要服者贡，供岁贡也。荒服者王。诗云“莫敢不来王”也。日祭，月祀，时享，岁贡，终王。先王之顺祀，外传云：“先王之训

也。”有不祭则修意，先修志意，以自责也。有不祀则修言。言，号令也。有不享则修文，文，典法也。有不贡则修名，名，谓尊卑职贡之名号也。有不王则修德，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也。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。序成，谓上五者次序已成，不至，则有刑罚也。于是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不贡，告不王。于是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命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而有不至，则增修于德，无勤民于远。是以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。今犬戎氏以其职来王。天子曰：‘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。’无乃废先王之训而几顿乎！”王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，诸侯有不睦者。

厉王即位，好利，近荣夷公。芮良夫谏曰：“王室其将卑乎？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。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载也，而有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皆将取焉，何可专也？所怒甚多，而不备大难。以是教王，王其能久乎？夫王人者，将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。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，极，中也。犹日怵惕，惧怨之来。今王学专利，其可乎？匹夫专利，犹谓之盗，王而行之，其归鲜矣。荣公若用，圉必败。”王不听，卒以荣公为卿士，用事。王行暴虐侈傲，国人谤王。召公谏。召穆公也。曰：“民不堪命矣！”王怒，得卫巫，卫国之巫。使监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其谤鲜矣，诸侯不朝。王益严，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以目相眄而已。王喜，告召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召公曰：“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水。水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民亦如之。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；犹其有原隰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。夫民虑之心，而宣之口，成而行之。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？”王不听，于是国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相与叛，袭王。王出奔于彘。

宣王即位，修政，法文、武、成、康遗风，诸侯复宗周。

幽王嬖爱褒姒，欲废后，并去太子，用褒姒为后，以其子伯服为太子。褒姒不好笑，幽王欲其笑万方，故不笑。幽王为举烽火，诸侯悉至，至而无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幽王欲悦之，为数举烽火。其后不信，益不至。王之废后去太子也，申侯怒，乃与缙、西夷犬戎共攻王。王举烽火征兵，兵莫至。遂杀幽王骊山下。

秦缪公与晋惠公合战，为晋军所围。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，驰冒晋军解围，遂脱缪公，而反生得晋君。初，缪公亡善马，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。吏逐得，欲法之。缪公曰：“君子不以畜产害人。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。”乃皆赐酒而赦之。三百人者，闻秦击晋，皆求从。从而见缪公窘，亦皆推锋争死，以报食马之德。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。

戎王使由余于秦，缪公示以宫室、积聚。由余曰：“使鬼为之，则劳神矣；使人为之，则苦民矣。”缪公怪之，问曰：“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，然尚时乱，今戎夷无此，何以为治，不亦难乎！”由余笑曰：“此乃中国所以乱也。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，身以先之，仅以小治。及其后世，日以骄淫，阻法度之威，以责督于下。下疲极，则以仁义怨望于上。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，至于灭宗，皆以此类也。夫戎夷不然。上含淳德以遇其下，下怀忠信以事其上。一国之政，犹一身之治。不知所以治，此真圣人之治也。”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：“孤闻‘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’。今由余贤，寡人之害，将奈何？”廖曰：“戎王处僻匿，未闻中国之声。君试遗其女乐，以夺其志；为由余请，以疏其间。君臣有间，乃可虏也。”缪公曰：“善。”因以女乐二八遗戎王。戎王受而悦之。于是秦乃归由余。由余数谏，不听，遂去降秦。缪公以客礼礼之。用由余谋伐戎王，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

秦始皇帝，庄襄王子也，名政。二十六年，初并天下，自号曰“皇帝”。事皆决于法，刻削无仁恩。收天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以为钟馘，金人十二，置廷宫中。每破诸侯，写放其宫室，作之咸阳北坂上，在长安西北，别名渭城。南临渭，自雍门。在高陵县。以东至泾、渭，殿屋、复道、周阁相属。所得诸侯美人、钟鼓，以充入之。三十二年，燕人卢生奏录图书，曰：“亡秦者胡也。”胡，胡亥，秦二世名也。秦见图书，不知此为人名，反备北胡。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，北击胡。三十四年，始皇置酒咸阳宫，仆射周青臣曰：“他时秦地不过千里，赖陛下神明圣，平定海内，日月所照，莫不宾服。以诸侯为郡县，人人自安乐，无战争之患，传之万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”始皇悦。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：“臣闻殷、周王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，自为枝辅。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蚡、六卿之臣，无辅弼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师古，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青臣又面谀，以重陛下之过，非忠臣也。”始皇下其议。丞相斯曰：“五帝不相复，三代不相袭，各以治，非其相反，时变异也。今陛下创大业，建万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也。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也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，惑乱黔首。闻令下，则各以其学议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，率群下以造谤。如此弗禁，则主势降于上，党与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天下敢有藏诗、书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；有敢偶语诗、书，弃市；禁民聚语，畏其谤也。以古非今者，族；吏见知不举，与同罪；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。”

三十五年，作前殿阿房，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万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。周驰为阁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。表南山之颠以为阙。为复道，自阿房渡渭，属之咸阳，以象天极阁道，绝汉抵营室也。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人，分作阿房宫，或作骊山。发北山石椁，乃写蜀、荆地材，皆至关中。计宫三百，关外四百余。于是立石东海

上，以为秦东门。因徙三万家骊邑，五万家云阳，皆复不事十岁。卢生说始皇曰：“臣等求芝、奇药、仙者，常弗遇，类物有害之者。人主所居，而人臣知之，则害于神。愿上所居宫，无令人知，然后不死之药，殆可得也。”于是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，复道、甬道相连，帷帐钟鼓美人充之，案署不移徙。行所幸，有言其处者罪死。自是后，莫知行所在。侯生、卢生相与谋曰：“始皇为人，天性刚戾，以为自古莫及己。专任狱吏，狱吏得亲幸。博士虽七十人，特备员弗用。乐以刑杀为威，天下畏罪持禄，莫敢尽忠。上不闻过而日骄，下慑伏谩欺以取容。天下之事，无小大，皆决于上，贪于权势至如此，未可为求仙药。”于是乃亡去。始皇闻亡，乃大怒曰：“卢生等，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也。诸生在咸阳者，或为妖言，以乱黔首。”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，诸生传相告引，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，皆坑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惩后。长子扶苏谏，始皇怒，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。三十六年，荧惑守心。有坠星下东郡，至地为石，黔首或刻其石曰：“始皇帝死而地分。”始皇闻之，遣御史逐问，莫服，尽取石旁居人诛之。三十七年，始皇出游，丞相斯、少子胡亥从，至平原津而病。病益甚，乃为玺书，赐公子扶苏，曰：“与丧会咸阳而葬。”始皇崩，赵高乃与胡亥、李斯阴谋，更诈为始皇遗诏，立子胡亥为太子，赐扶苏、蒙恬死。

二世皇帝元年，赵高为郎中令，掌宫殿门户。任用事。二世与高谋曰：“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，威服海内。今晏然不巡行，即见弱，无以臣畜天下。”二世东行郡县，遵用赵高，乃阴与高谋曰：“大臣不服，官吏尚强，及诸公子必与我争，为之奈何？”高曰：“臣固愿言，而未敢也。先帝之大臣，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，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。今高素小贱，陛下幸称举，令在上位，管中事。大臣鞅鞅，特以貌从臣，其心实不服也。今上出，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，上以振威天下，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者。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，愿陛下遂从时无疑，即群

臣不及谋矣。明主收举余民，贱者贵之，贫者富之，远者近之，则上下集而国安矣。”二世曰：“善。”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，以罪过连逮，无得立者，而六公子戮死于杜。群臣谏者，以为诽谤。大吏持禄取容，黔首振恐。

戍卒陈胜等反，山东郡县，皆杀其守尉令丞反，以应陈涉，不可胜数也。谒者使东方来，以反者闻。二世怒，下吏。后使者至，上问，对曰：“群盗，郡守尉方逐捕，今尽得，不足忧。”上悦。

三年，章邯等围钜鹿，邯等数却，二世使人让邯，邯使长史欣请事。赵高弗见，又弗信。欣恐，亡去。欣见邯曰：“赵高用事于中，将军有功亦诛，无功亦诛。”邯等遂以兵降诸侯。

赵高欲为乱，恐群臣不听，乃先设验，持鹿献于二世曰：“马也。”二世笑曰：“丞相误耶？谓鹿为马。”问左右，左右或言马，以阿顺赵高；或言鹿，高因阴中以法。后群臣畏高。高前数言“关东盗无能为”，及项羽虏将王离等自关以东大氐尽叛，高恐二世怒，诛及其身，乃谢病不朝见。二世梦白虎啮其骖马杀之，心不乐，怪问占梦，卜涇水为祟。二世乃齐望夷宫，欲祠涇，沉四白马，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。高惧，乃阴与其婿咸阻令阎乐、其弟赵成谋，使郎中令为内应，诈为有大贼，令乐召发吏卒追。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，前即二世，数曰：“足下骄恣，诛杀无道，天下叛足下，足下其自为计。”二世曰：“丞相可得见否？”乐曰：“不可。”二世曰：“吾愿得一郡为王。”弗许。又曰：“愿为万户侯。”弗许。曰：“愿与妻子为黔首，比诸公子。”阎乐曰：“臣受命于丞相，为天下诛足下，足下虽多言，臣不敢报。”二世自杀。

赵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。令子婴斋，当庙见，受玉玺。斋五日，子婴称病不行，高自往曰：“宗庙

重事，王奈何不行？”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，三族高家，以徇咸阻。

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，沛公破秦军至霸上。子婴奉天子玺符，降轵道旁。诸侯兵至，项籍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，遂屠咸阻，烧其宫室，虏其子女，收其珍宝货财，诸侯共分之。

太史公曰：秦自穆公以来，稍蚕食诸侯，竟成始皇。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，地广三王，而羞与之侔。足已不问，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。三主惑而终身不悟，亡不亦宜乎？当此时也，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，秦俗多忌讳之禁，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，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钳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忠臣不敢谏，智士不敢谋，天下已乱，奸不上闻，岂不哀哉！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，故置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以飭法设刑而天下治。其强也，禁暴诛乱，而天下服。其弱也，五伯征而诸侯从。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振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故固得其道，千余岁不绝。秦本末并失，故不长久。由此观之，安危之统，相去远矣。野谚曰：“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应时，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

秦孝公据殽、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而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、包举宇内、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备，外连衡而斗诸侯，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惠王、武王蒙故业，因遗册，南兼汉中，西举巴、蜀，东割膏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缔交，缔，结也。相与为一。当是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

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约从离衡，并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陈轸、楼缓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臏、田忌、廉颇之朋制其兵。常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奉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

及至秦王，续六世之余烈，孝公、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。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殳拊拊，拍也。一作“槁朴”。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北筑长城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百姓。隳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锋铸镞，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黔首之民。然后斩华以为城，断华山为城也。因河为津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谿，以为固。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。何，犹问也。秦王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秦王既没，余威振殊俗。

陈涉，瓮牖绳枢之子，以绳系户枢，瓦瓮为窗也。甿隶之人，甿，民。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，蹶足行伍之间，而倔起什佰之中，首出十长佰长中也。率疲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赢粮而景从，山东豪俊遂并起，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。雍州之地，殽函之固自若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韩、魏之君；钜耜棘矜，以钜柄及棘作矛矜也。耜，椎块椎也。非铍于长铍矛戟；长刃矛也。適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

道，非及向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。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、絜束之絜。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千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骶、函为宫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秦兼诸侯，南面称帝，天下之士，斐然向风。元元之民，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虚心而仰上。当此之时，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在于此矣。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，废王道，立私权，禁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力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孤独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。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，并殷、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后虽有淫骄之主，而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号显美，功业长久。

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短褐，小儒也。而饥者甘糟糠，天下之嗷嗷，斯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，而任忠贤，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，缟素而正先帝之过，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，虚囹圄而免刑戮，除去收帑污秽之罪，使各反其乡里，发仓廩，散财币，以振孤独穷困之士，轻赋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，约法省刑，以持其后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，更节修行，各慎其身，塞万民之望，而以威德与天下，天下集矣。即四海之内，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，唯恐有变，虽有狡猾之民，无离上之心，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，而暴乱之奸止矣。二世不行此术，而重之以无道，更始作阿房之宫，繁刑严诛，赋敛无度，天下多事，百姓困穷，然后奸伪并起，而上下相遁，蒙罪者众，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，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、武之贤，不借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，而天下响应者，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见始终之变，知存亡之机，是以牧民之道，务在安之而已。天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矣。故

曰：“安民可与行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。”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身不免于戮杀者，正倾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世 家

齐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。其子曰公孙无知，釐公爱之，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。襄公立，绌无知秩服。无知怨，数欺大臣群弟。子纠奔鲁，管仲、召忽傅之；小白奔莒，鲍叔傅之。及雍林人杀无知，高、国先阴召小白于莒。鲁亦发兵送子纠，而使管仲将兵遮莒道，射中小白带钩。小白已立，欲杀管仲。鲍叔曰：“君将治齐，则高偃与叔牙足矣。君且欲霸王，非管夷吾不可。”于是桓公厚礼以为大夫，任政，齐人皆悦。于是始霸焉。管仲病，桓公问曰：“群臣谁可相者？”管仲曰：“知臣莫如君。”公曰：“易牙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杀其子以适君，非人情也，不可。”公曰：“开方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背亲以适君，非人情也，难近。”卫公子开方也。公曰：“竖刁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自宫以适君，非人情也，难亲。”管仲死，而桓公不用管仲言，卒近用三子，三子专权。桓公卒，易牙与竖刁，因内宠杀群吏，群吏，诸大夫也。内宠，内官之有权宠者。而立公子无诡为君。太子昭奔宋。桓公病，五公子各树党争立。及桓公卒，宫中空，莫敢棺。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，尸虫出于户。

周公旦者，周武王弟也，封于鲁。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。周公戒伯禽曰：“我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、成王之叔父，我于天下，亦不贱也。然我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子之鲁，慎无以国骄人。”武公与长子括、少子戏朝宣王。宣王爱戏，欲立为鲁太子。仲山父谏曰：“废长立少，不顺；不顺，必犯

王命；犯王命，必诛之。故出令不可不顺也。令之不行，政之不立。令不行，则政不立也。今天子建诸侯，立其少，是教民逆也。若鲁从之，诸侯效之，王命将有所壅；言先王立长之命，将壅塞不行也。若弗从而诛之，是自诛王命也。先王之命立长，今鲁亦立长，若诛之，是自诛王命也。诛之亦失，不诛亦失，诛之诛王命，不诛则王命废也。王其图之。”弗听，卒立戏为太子，是为懿公。括之子伯御，攻弑懿公。宣王伐鲁，杀伯御。自是后，诸侯多叛王命。

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，卑身厚币，以招贤者。谓郭隗曰：“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。孤极知燕小力少，不足报。然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愿也。先生视可者，得身事之。”郭隗曰：“王必欲致士，先从隗始。况贤于隗者，岂远千里哉！”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。乐毅自魏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剧辛自赵往，士争趋燕。燕王遂以乐毅为上将军，与秦、楚、三晋合谋以伐齐。齐兵败，湣王出亡于外。燕兵独追北，入至临淄，尽取齐宝，烧其宫室宗庙。齐城之不下者，唯独聊城、莒、即墨，其余皆属燕。昭王卒。惠王为太子时，与乐毅有隙，及即位，疑毅，使骑劫代将。乐毅亡走赵。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，骑劫死，燕兵引归，齐悉复得其故城。

微子开者，纣之庶兄也。纣既立，不明，淫乱于政，微子数谏。箕子者，纣亲戚也。纣为象箸，箕子叹曰：“彼为象箸，必为玉杯；为玉杯，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。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，不可振也。”纣为淫泆，箕子谏，不听，乃被发佯狂。王子比干见箕子谏不听，乃直言谏纣。纣怒曰：“吾闻圣人心有七窍，信有诸乎？”乃遂杀王子比干，剖视其心。微子曰：“人臣三谏不听，则其义可以去矣。”于是遂行。周公诛武庚，乃命微子代殷后，奉其先祀曰宋。

唐叔虞者，周成王弟也。成王与叔虞戏，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，曰：“以此封若。”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。成王曰：“吾与之戏耳。”史佚曰：“天子无戏言，言则史书之，礼成之，乐歌之。”于是遂封叔虞于唐。

赵烈侯好音，谓相国公仲连曰：“寡人有爱，可以贵之乎？”公仲曰：“富之可，贵之则否。”烈侯曰：“然。夫郑歌者枪、石二人，吾赐之田，人万亩。”公仲曰：“诺。”不与。居一月，烈侯从代来，问歌者田。公仲曰：“求，未有可者。”有顷，烈侯复问，公仲终不与，乃称疾不朝。番吾君常山有番吾县。自代来，谓公仲曰：“君实好善，未知所持。今公仲相赵，于今四年，亦有进士乎？”公仲曰：“未也。”番吾君曰：“生畜、荀欣、徐越皆可。”公仲乃进三人。及朝，烈侯复问：“歌者田何如？”公仲曰：“方使择其善者。”生畜侍烈侯以仁义，约以王道。明日，荀欣侍，以选练举贤，任官使能。明日，徐越侍，以节财俭用，察度功德。所与无不充，君悦。烈侯使使谓相国曰：“歌者之田且止。”官生畜为师，荀欣为中尉，徐越为内史，赐相国衣二袭。单复具为一袭也。

魏文侯受子夏经艺，客段干木，过其闾，未尝不轼也。秦尝欲伐魏，或曰：“魏君贤人是礼，国人称仁，上下和合，未可图也。”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。文侯谓李克曰：“先生尝教寡人曰：‘家贫则思良妻，国乱则思良相。’今所置非成则璜，文侯弟名成也。二子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君不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？”文侯曰：“寡人相定矣。”李克曰：“魏成子为相矣。”翟璜忿然作色曰：“以耳目之所睹记，臣何负于魏成子？西河之守，臣之所进也。君内以邺为忧，臣进西门豹。君谋欲伐中山，臣进乐羊。中山已拔，无使守之，臣进先生。君之子无傅，臣进屈侯鲋。臣何以负于魏成子！”李克曰：“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？魏成子以食禄千钟，什九在外，什一在内，

是以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此三人者，君皆师之。子所进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？”翟璜逡巡再拜曰：“璜，鄙人也，失对，愿卒为弟子矣。”

齐威王初即位，九年之间，诸侯并伐，国人不治。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：“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开，民人给，官无留事，东方以宁。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”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，语之曰：“自子之守阿，誉言日闻，然使使视阿，田野不开，民贫苦。昔日赵攻甄，子弗能救；卫取薛陵，而子弗知。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”是日，烹阿大夫，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。遂起兵西击赵、卫，败魏于浊泽。于是齐国震惧，人人不敢饰非，务尽其诚，齐国大治。诸侯闻之，莫敢致兵于齐。

二十四年，与魏王会田于郊。魏王问曰：“王亦有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无有。”梁王曰：“若寡人国小也，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，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，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。吾臣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。吾吏有黔去者，使守徐州，则燕人祭北门，赵人祭西门，齐之北门，西门也，言燕、赵之人，畏见侵伐，故祭以求福也。徙而从者七千余家。吾臣有种首者，使备盗贼，则道不拾遗。将以照千里，岂特十二乘哉！”梁惠王惭，不怩而去。

卷十二

史记（下）

列 传

管仲夷吾者，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，鲍叔终善遇之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，公子纠死，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壹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，子孙世禄于齐，常为名大夫。世不多管仲之贤，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
晏平仲婴者，莱人也，莱者，今东莱地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其在朝，君语及之则危言，语不及则危行；国有道则顺命，无道则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太史公曰：“吾读晏子春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至其谏说，犯君之颜，此所谓‘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’者哉！”

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作孤愤、五蠹、内外储、说林、说难十余万言。人或传其书至秦。秦王见之曰：“嗟乎！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秦因急攻韩，韩王乃遣非使秦。秦王悦之，未信用。李斯、姚贾害之，毁

之曰：“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，不如以过法诛之。”秦王以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，使早自杀。韩非欲自陈，不得见。王后悔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

司马穰苴者，田完之苗裔也。齐景公时，晋伐阿、甄，而燕侵河上，齐师败绩。景公患之。晏婴乃荐田穰苴。景公以为将军，将兵扞燕、晋之师。穰苴曰：“臣素卑贱，君擢之闾伍之中，加之大夫之上，士卒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愿得君之宠臣、国之所尊以监军，乃可。”于是景公使庄贾往。穰苴既辞，与庄贾约曰：“旦日日中会于军门。”穰苴先驰至军，立表下漏待贾。贾素骄贵，亲戚左右送之，留饮，夕时乃至。穰苴曰：“何后期为？”贾谢曰：“大夫亲戚送之，故留。”穰苴曰：“将受命之日，则忘其家；临军约束，则忘其亲；援桴鼓之急，则忘其身。今敌深侵，邦内骚动，士卒暴露于境，君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百姓之命皆悬于君，何谓相送乎？”于是遂斩庄贾以徇。三军之士皆振栗，然后行。士卒次舍、井灶、饮食、问疾、医药，身自拊循之。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，平分粮食，最比其羸弱者。三日而后勒兵，病者求行，争奋赴战。晋师闻之，为罢去；燕师闻之，渡易水而解。于是追击之，遂取所亡故境而归，立为大司马。

孙武者，齐人也，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：“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，可小试勒兵乎？”对曰：“可。”阖庐曰：“可试以妇人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于是许之，出宫中美人，得百八十人。孙子分为二队，以王之宠姬二人，各为队长。令之曰：“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？”妇人曰：“知之。”孙子曰：“前，则视心；左，则视左手；右，则视右手；后，则视背。”妇人曰：“诺。”乃设铍钺，三令而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妇人大笑。孙子曰：“约束

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”复三令而五申之。鼓之左，妇人复大笑。孙子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”乃欲斩左、右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，见且斩爱姬，大骇，趣使下令曰：“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愿勿斩也！”孙子曰：“臣已受命将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”遂斩队长二人以徇。用其次为队长，于是复鼓之。妇人左右、前后、跪起，皆中规矩绳墨，无敢出声者。于是孙子使使报曰：“兵已整，唯王所欲用之，虽赴水火犹可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将军罢休就舍，寡人不愿下观。”孙子曰：“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。”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也，卒以为将。西破楚入郢，北威齐、晋，显名诸侯。

吴起者，卫人也。魏文侯以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粮，与士卒分劳。卒有病疽者，吴起为吮之。卒母哭之，人曰：“子卒也，而将军自吮其疽，何哭为？”母曰：“不然也。往年吴公吮其父，其父战不旋踵，而遂死于敌。今又吮此子，妾不知其死处矣，是以哭之。”文侯既卒，事武侯。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流顾而谓起曰：“美哉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！”起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险。昔三苗氏，左洞庭而右彭蠡，德义不修，而禹灭之。夏桀之居，左河、济，右太华，伊阙在其南，羊肠在其北，羊肠坂，在太原。修政不仁，而汤放之。殷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太河经其南，修政不德，武王杀之。由此观之，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德，船中之人，尽敌国也。”武侯曰：“善。”

甘茂者，下蔡人也。秦武王以为左丞相，谓茂曰：“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，而寡人死不朽矣。”茂曰：“请之魏，约以伐韩，而令向寿辅行。”茂谓向寿：“子归，言之于王曰：‘魏听臣矣，然愿王勿伐也。’”寿归，以告王，王迎茂于息壤。茂至，王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宜阻，大县也，虽名曰县，其实郡也。今王倍数险，行千里攻之，难。

昔曾参之处费，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告其母曰：‘曾参杀人。’其母织自若也。顷之，一人又告，其母尚织自若也。顷之，一人又告之，其母投杼下机，逾墙而走。夫以曾参之贤，与其母信之也，三人疑之，其母惧焉。今臣之贤不若曾参，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，疑臣者非特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始张仪西并巴、蜀之地，北开西河之外，南取上庸，天下不以多张子而贤先王。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乐羊返而论功，文侯示之谤书一箧。乐羊再拜稽首曰：‘此非臣功，主君之力也。’今臣羁旅之臣，樛里子、公孙奭二人者，挟韩而议，王必听之。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不听也，请与子盟。”卒使茂将兵伐宜阳。五月而不拔，樛里子、公孙奭果争之。武王召茂，欲罢兵。茂曰：“息壤在彼。”王曰：“有之。”因大悉起兵，使茂击之，遂拔宜阳。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。

白起者，郿人也，善用兵，事秦昭王。昭王使白起为上将军，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。赵人大震，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：“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，南定鄢、郢、汉中，北禽赵括之军，虽周、召、吕望之功，不益于此矣。今赵亡，秦王王，则武安君必为三公，君能为之下乎？虽无欲为之下，固不得已矣。秦尝攻韩，围邢丘，困上党，上党之人皆反为赵，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。今亡赵，北地入燕，东地入齐，南地入韩、魏，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。故不如因而割之，无以为武安君功也。”于是应侯言秦王曰：“秦兵劳，请许韩、赵之割地以和，且休士卒。”王听之，皆罢兵。武安君由是与应侯有隙。秦复发兵，使王陵攻赵。陵战少利。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，武安君言曰：“秦虽破长平军，而秦卒死者亦过半，国内空。遂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，赵应其内，诸侯攻其外，破秦军必矣。不可。”秦王强起武安君，武安君称病笃。应侯请之，不起。于是免为士伍，迁之阴密。属安定。武安君病，未能行。秦王乃使人遣白起，不得留咸阳中。武安君既行，出咸阳西门十里，至杜邮。秦昭王与应

侯群臣议，曰：“白起之迁，其意尚怏怏不服，有余言。”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。武安君遂自杀。秦人怜之，乡邑皆祭祀焉。

乐毅闻燕昭王屈身下士，先礼郭隗以招贤者。毅为魏使燕，遂委质为臣，昭王以为亚卿。时齐湣王强自矜，百姓弗堪。于是昭王使毅约赵、楚、魏以伐齐。昭王悉起兵，使毅为上将军，并护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之兵以伐齐，破之济西。诸侯兵罢归，而毅独追入临淄，尽取齐宝财物输之燕。昭王大悦，封乐毅于昌国。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，唯独莒、即墨未服。会燕昭王卒。惠王自为太子时，尝不快于毅，及即位，齐之田单闻之，乃纵反间于燕曰：“齐城不下者两城耳。然所以不早下者，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，欲连兵且留齐，南面而王齐。齐之所患，唯恐他将之来。”惠王固已疑毅，得齐间，乃使骑劫代将而召毅。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，遂西降赵。齐田单遂破骑劫，尽复得齐城。

廉颇者，赵之良将也。蔺相如者，赵人也。赵王与秦王会渑池。秦王饮酒酣，曰：“寡人窃闻赵王好音，请奏瑟。”赵王鼓瑟。秦御史前书曰：“某年某月，秦王与赵王会饮，令赵王鼓瑟。”相如前曰：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，请奉盆缶以相乐。”秦王怒，不许。于是相如前进缶，因跪请。秦王不肯击缶。相如曰：“五步之内，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！”左右欲刃相如，相如张目叱之，左右皆靡。于是秦王不怿，为一击缶。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：“某月，秦王为赵王击缶。”秦之群臣曰：“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。”相如亦曰：“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。”秦王竟酒，终不能加胜于赵。既罢归国，以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颇曰：“我为赵将，有攻城野战之功，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，而位居我上，且相如素贱人，吾羞，不忍为之下。”宣言曰：“我见相如，必辱之。”相

如闻，每朝常称病。已而相如出，望见廉颇，引车避匿。于是舍人相与谏曰：“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，徒慕君之高义也。今君与廉君同列，廉君宣恶言，而君畏匿之，恐惧殊甚，且庸人尚羞之，况于将相乎！臣等不肖，请辞去。”相如固止之曰：“公之视廉将军，孰与秦王？”曰：“不若也。”相如曰：“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群臣，相如虽弩，独何畏廉将军哉？顾吾念之，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斗，其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，先公家之急，而后私仇也。”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因宾客至相如门，谢罪曰：“鄙贱之人，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。”卒相与欢，为刎颈之交。

赵奢者，赵之田部吏也。收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，奢以法治之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。平原君怒，将杀奢，因说曰：“君于赵为贵公子，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，法削则国弱，国弱则诸侯加兵，诸侯加兵，是无赵也，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贵，奉公如法则上下平，上下平则国强，国强则赵固。而君为贵戚，岂轻于天下邪？”平原君以为贤，言之王。王用之治国赋，国赋大治，民富而府库实。秦伐韩，军阙与。王乃令奢将，救之。大破秦军。惠文王赐奢爵号为“马服君”。孝成王立。秦与赵兵相距长平，使廉颇将，固壁不战。秦之间言曰：“秦之所恶，独畏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。”赵王因以括为将，代廉颇。括自少时学兵法，言兵事，以天下莫能当。尝与其父奢言兵事，奢不能难，然不谓之善。括母问其故，奢曰：“兵，死地也，而括易言之。使赵不将括则已，若必将之，破赵军者必括也。”及括将行，其母上书曰：“括不可使将。”王曰：“何以？”对曰：“始妾事其父，时为将，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，所友者以百数，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，尽以与军吏士大夫，受命之日，不问家事。今括一旦为将，东向而朝，军吏无仰视之者，王所赐金帛，归藏家，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。王以为何如其父？父子异心，愿王勿遣。”王曰：“母置之，吾已决矣。”终遣之。括既代廉颇，悉更约束，易置军吏。秦将白起闻之，纵奇兵，射杀括。

数十万之众遂降秦，秦悉坑之。

李牧者，赵之北边良将也。常居代、雁门，备匈奴。日飨士，习骑射，谨烽火，多间谍，厚遇战士。为约曰：“匈奴即入盗，急人收保，有敢捕虏者斩。”如是数岁，亦不亡失。然匈奴以李牧为怯，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。赵王让牧，牧如故。赵王怒，召之，使他人代将。岁余，匈奴每来，出战，战数不利，失亡多，边不得田畜。复请牧，牧固称疾。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，牧曰：“王必用臣如前，乃敢奉令。”王许之。牧至如故约。匈奴数岁无所得，终以为怯。边士日得赐而不用，皆愿得一战。于是悉勒习战。大纵畜牧，人民满野，匈奴小入，佯北不胜，以数千人委之。单于闻之，大率众来入。牧多为奇陈，张左右翼击之，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。破东胡。单于奔走，匈奴不敢近赵边。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平造为宪令，平属草藁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平不与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弗知，每一令出，屈平伐其功，以为‘非我莫能为’也。”王怒而疏平。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。平既绌，其后秦大破楚师，怀王入秦而不反。平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令尹子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，顷襄王怒而迁之，迁于江南。遂自投汨罗以死。汨水在罗，故曰“汨罗”。原既死之后，楚日以削，竟为秦所灭。

豫让者，晋人也，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，而无所知名。去而事智伯，智伯甚尊宠之。及智伯伐赵，赵襄子与

韩、魏合谋灭智伯，三分其地。襄子漆智伯头以为饮器。豫让遁逃山中，变名易姓为刑人，入宫涂厕，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厕，心动，执问涂厕之刑人，豫让内持刀兵，曰：“欲为智伯报仇！”左右欲诛之。襄子曰：“彼义人也，吾谨避之耳。”释去之。居顷之，豫让又漆身为厉，吞炭为哑，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。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曰：“以子之材，委质而臣事襄子，襄子必近幸子。近幸子乃为所欲，顾不易邪？何乃残身苦形，欲以求报襄子，不亦难乎！”豫让曰：“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杀之，是怀二心以事君也。且吾所为者，极难耳！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也。”顷之，襄子当出，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。襄子至桥马惊，曰：“此必是豫让也。”使人问之，果豫让也。于是赵襄子数豫让曰：“子不尝事范、中行氏乎？智伯尽灭之，而子不为报仇，反委质臣于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？”豫让曰：“臣事范、中行氏，范、中行氏皆众人遇我，我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，国士遇我，我故国士报之。”

李斯者，楚上蔡人也。为丞相。始皇出游会稽，斯及中车府令赵高皆从。始皇有二十余子，长子扶苏以数直谏，使监兵上郡，蒙恬为将。少子胡亥从。始皇帝至沙丘，疾甚，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：“以兵属蒙恬，与丧会咸阳而葬。”书已封，未授使者，始皇崩。于是斯、高相与谋，诈为受始皇诏，立子胡亥为太子，更为书赐扶苏剑以自裁，将军恬赐死。至咸阳发丧，太子立为二世皇帝，以赵高为郎中令，常侍中用事。

二世燕居，乃召高与谋，谓高曰：“夫人生世间也，譬犹骋六驥过决隙也。吾既已临天下矣，欲悉耳目之所好，穷心志之所乐，以安宗庙而乐万姓，长有天下，终吾年寿，其道可乎？”高曰：“此贤主之所能行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。臣请言之，愿陛下少留意焉。夫沙丘谋，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，而诸公子尽帝兄，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。

今陛下初立，此其属意怏怏，皆不服，恐为变。且蒙恬已死，蒙毅将兵居外，臣战战栗栗，唯恐不终。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？”二世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赵高曰：“严法而刻刑，令有罪者相坐，诛至收族；灭大臣而远骨肉，贫者富之，贱者贵之；尽除去先帝之故臣，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。此则阴德归陛下，害除而奸谋塞，群臣莫不被润泽、蒙厚德，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。计莫出于此。”二世然高之言，乃更为法律。群臣、诸公子有罪，辄下高，令治之，诛杀大臣蒙毅等。公子十二人，戮死咸阳市，十公主砒死于杜，连坐者不可胜数。公子高欲奔，恐收族，乃上书曰：“先帝无恙时，臣入则赐食，出则乘舆；御府之衣，臣得赐之；中厩之宝马，臣得赐之。臣请从死，愿葬骊山之足。”书上，胡亥大悦，召赵高而示之，曰：“此可谓急乎？”高曰：“人臣当忧死不暇，何变之得谋？”胡亥可其书，赐钱十万以葬。法令诛罚，日益刻深，群臣人人自危，欲叛者众。又作阿房之宫，治直驰道，赋敛愈重，戍徭无已。于是楚戍卒陈胜、吴广等乃作乱。斯数欲请问谏，二世不许。而二世责问斯曰：“吾有私议，而有所闻于韩子也，曰‘尧之有天下，堂高三尺，茅茨不剪，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。粢粝之食，藜藿之羹，饭土匭，啜土铏，虽监门之养不轶于此矣。禹凿龙门，疏九河，手足胼胝，面目黎黑，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。’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，岂欲苦形劳神，身处逆旅之宿，口食监门之养，手持臣虏之作哉？此不肖人之所勉也，非贤者之所务也。夫所谓贤人者，必将能安下而治万民也。今身且弗能利，将恶能治天下哉！故吾愿肆志广欲，长享天下而无害，为之奈何？”斯子由为三川守，群盗吴广等西略地，过去弗能禁。

李斯恐惧，不知所出，乃阿二世意，欲求容，以书对曰：“夫贤主者，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。督责之，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。臣主之分定，上下之义明，则天下贤不肖，莫敢不尽力竭任，以徇其君矣。是故主独制于天下，而无所制也，能穷乐之极矣。贤明之主也，可不察邪！故申子曰‘有天下而不恣睢，命之曰以天下为桎

桎’者，无他焉，不能督责，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，若尧、禹然，故谓之‘桎梏’也。夫不能修蚩、韩之明术，行督责之道，专以天下自适也，而徒务苦形劳神，以身徇百姓，则是黔首之役，非畜天下者也，何足贵哉！夫以人徇己，则己贵而人贱；以己徇人，则己贱而人贵。故徇人者贱，而所徇者贵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凡古之所谓尊贤者，为其贵也；而所为恶不肖者，为其贱也。夫尧、禹以身徇天下者也，可谓大缪矣。谓之为‘桎梏’，不亦宜乎？不知督责之过也。故韩子曰‘慈母有败子，而严家无格虏’者，何也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，刑弃灰于道者。夫弃灰，薄罪也，而被刑，重罚也。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。夫轻罪且督深，而况有重罪乎？故民弗敢犯也。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，长执重势，而独擅天下之利者，非有异道也，能独断而审督责，必深罚，故天下弗敢犯也。今不务所以不犯，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，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。凡贤主者，必将能拂世摩俗，而废其所恶，立其所欲。故生则有尊重之势，死则有贤明之谥也。是以明君独断，故权不在臣也。然后能灭仁义之涂，掩驰说之口，困烈士之行，塞聪掩明，内独视听。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辨。故能牵然独行恣睢之心，而莫敢逆。若此，然后可谓能明蚩、韩之术，而修商君之法。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，未之有也。故督责之术设，则所欲无不得矣。群臣百姓，救过不给，何变之敢图？若此则帝道备，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。虽蚩、韩复生，弗能加也。”

书奏，二世悦。于是行督责益严，税民深者为明吏。二世曰：“若此则可谓能责矣。”刑者相半于道，而死人日成积于市，杀人众者为忠臣。二世曰：“若此则可谓能督矣。”初，赵高为郎中令，所杀及报私怨众多，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，乃说二世曰：“天子所以贵者，但以闻声，群臣莫得见其面，故号曰‘朕’。且陛下富于春秋，未必尽通诸事，今坐朝廷，谴举有不当者，则见短于大臣，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。且陛下深拱禁中，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

事，事来有以揆之。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，天下称圣主矣。”二世用其计，乃不坐廷见大臣，居禁中。赵高常侍中用事，事皆决于高。高闻斯以为言，乃见丞相曰：“关东群盗多，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，聚狗马无用之物。臣欲谏，为位贱。此真君侯之事，君何不谏？”斯曰：“固也，吾欲言之久矣。今时上不坐朝廷，上居深宫，吾所欲言者，不可传也，欲见无间。”高谓曰：“君诚能谏，请为君侯上问语君。”于是赵高待二世方宴乐，妇女居前，使人告丞相：“上方间，可奏事。”丞相至宫门上谒，如此者三。二世怒曰：“吾常多闲日，丞相不来，吾方宴私，丞相辄来请事。丞相岂少我？且固我哉？”赵高因曰：“此殆矣！夫沙丘之谋，丞相与焉。今陛下已立为帝，而丞相贵不益，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。且陛下不问臣，臣不敢言。丞相长男由为三川守，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，以故楚盗公行，过三川，城守不肯击。高闻其文书相往来，未得其审，故未敢以闻。且丞相居外，权重于陛下。”二世以为然。欲案丞相，恐其不审，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。

斯闻之，因上书言高短曰：“臣闻之，臣疑其君，无不危国；妾疑其夫，无不危家。今高有邪佚之志、危反之行，陛下不图，臣恐其为变也。”二世曰：“何哉？夫高，故宦人也，然不为安肆志，不以危易心，洁行修善，自使至此。以忠得进，以信守位，朕实贤之，而君疑之，何也？且朕少失先人，无识不习治，而君又老，恐与天下绝矣。朕非属赵君，当谁任哉？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，下知民情，上能适朕，君其勿疑。”李斯曰：“不然，夫高故贱人也，无识于理，贪欲无厌，求利不止，烈势次主，求欲无穷，臣故曰殆。”二世乃私告赵高。高曰：“丞相所患者独高，高已死，丞相欲为田堂所为。”于是二世责斯与子由谋反状，皆收捕宗族宾客。高治斯，榜掠千余，不胜痛，自诬服。斯所以不死者，自负有功，实无反心，上书自陈，幸二世之寤。高使吏弃去弗奏，曰：“囚安得上书！”使其客十余辈，诈为御史、谒者、侍中，更往复讯斯。斯更以其实对，辄使人复榜之。后二世使人验斯，斯

以为如前，终不敢更言。辞服，奏当上，二世喜曰：“微赵君，几为丞相所卖。”具斯五刑，论腰斩咸阳市，遂夷三族。李斯已死，二世拜高为中丞相，事无大小辄决于高。高自知权重，乃献鹿谓之马。二世问左右：“此乃鹿也？”左右曰：“马也。”二世惊，自以为惑，乃召太卜令卦之。太卜曰：“陛下春秋郊祀，奉宗庙鬼神，斋戒不明，故至于此。可依盛德而明斋戒。”于是乃入上林斋戒。日游弋猎，有行人，二世自射杀之。高乃谏二世，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，此上帝之禁，天且降殃，当远避宫以禳之。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。留三日，高劫令自杀也。

田叔者，赵人也。赵王张敖以为郎中。高祖过赵，贯高等谋弑上，发觉。诏捕赵王，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。唯孟舒、田叔等，自髡钳，随王至长安，敖得出。叔为汉中守。文帝召叔问曰：“公知天下长者乎？”叔曰：“故云中守孟舒长者。”上曰：“先帝置舒云中十余年矣，虏曾一入，舒不能坚守，无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。长者固杀人乎？”叔曰：“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。汉与楚相距，士卒疲弊。匈奴冒顿新服北夷，来为边害，孟舒知士卒疲弊，不忍出言，士争临城死敌，如子为父、弟为兄，以故死者数百人。孟舒岂故驱战之哉！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。”于是上曰：“贤哉孟舒！”复以为云中守。景帝以田叔为鲁相。鲁王好猎，相常从入苑中，王辄休相就馆舍，相出常暴坐，待王苑外。王数使人请相曰：“休。”终不休，曰：“我王暴露苑中，我独何为就舍！”鲁王以故不大出游。

循吏传

太史公曰：“法令所以导民也，刑罚所以禁奸也。文、武不备，良民惧然身修者，官未尝乱也。奉职循理，亦可以为治。何必威严哉！”

公仪休为鲁相，奉法循理，无所变更，百官自正。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客有遗相鱼者，不受也。客曰：“闻君嗜鱼，遗君鱼，何故不受也？”相曰：“以嗜鱼，故不受也。今为相，能自给鱼；今受鱼而免，谁复给我鱼者？吾故不受也。”食茹而美，拔其园葵而弃之；见其家织布好，而疾出其家妇，燔其机，云：“欲令农士、工女安所仇其货乎？”

酷吏传

孔子曰：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格，正。老氏称：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太史公曰：“信哉是言也！法令者，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，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。当是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，非武健严酷，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！言道德者，溺于职矣。故曰‘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’，‘下士闻道大笑之’，非虚言也。汉兴，破觚而为圆，觚，方。斫雕而为朴，网漏于吞舟之鱼，而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”在道德，不在严酷也。

滑稽传

优孟者，楚优人也。庄王之时，有爱马，衣以文绣，置之华屋之下，席以露床，啖以枣脯。马病肥死，使以大夫礼葬之。下令，有谏者死。优孟入门大哭曰：“马者，王之所爱也，以楚国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，而以大夫礼葬

之，薄，请以人君礼葬之。以雕玉为棺，文梓为槨，发卒穿圻，老弱负土，庙食太牢，奉以万户。诸侯闻之，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。”王曰：“寡人过一至此乎！为之奈何？”孟曰：“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肠。”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大官，无令天下久闻也。楚相孙叔敖死，其子穷困负薪。孟即为敖衣冠，抵掌谈语。抵掌，谈说之容则也。岁余，像孙叔敖。王大惊，以为叔敖复生也，欲以为相。孟曰：“楚相不足为也。如孙叔敖之为楚相，尽忠为廉以治楚，楚得以霸。今死，其子无立锥之地，贫困负薪，以自饮食。楚相不足为也。”于是庄王谢优孟，乃召叔敖子，封之寝丘。

优旃者，秦倡侏儒也。善为笑言，然合大道。秦始皇帝议欲大苑囿，东至函谷关，西至雍、陈仓。优旃曰：“善。多纵禽兽于其中，寇从东方来，令麋鹿触之足矣。”始皇以故辍止。二世立，又欲漆其城。优旃曰：“善。漆城虽于百姓愁费，然佳哉！漆城荡荡，寇来不能上。即欲就之，易为漆耳，顾难为荫室。”于是二世笑之，以其故止。

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为邺令。邺三老、廷掾，常岁赋敛百姓，收取其钱，得数百万，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，与祝巫共分其余钱。人家有好女者，持女逃亡。以故城中益空无人，又困贫。俗曰：“不为河伯娶妇，水来漂没。”至为河伯娶妇，送女河上。豹往会之曰：“是女不好，烦大巫妪入报，更求好女，后日送之。”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，投之河中。有顷曰：“巫妪何久也？弟子趣之！”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。有顷曰：“弟子何久也？”复使投之。凡投三弟子也。豹曰：“巫妪弟子，女子也，不能白事，烦三老为入白之。”复投三老。豹曰：“巫妪、三老不来奈何？”欲复使掾趣之。皆叩头，破额血流。豹曰：“若皆罢归去。”吏民大惊恐，从是以后，不敢言为河伯娶妇。豹发

民凿十二渠，引河水灌田。民烦苦不欲。豹曰：“民可与乐成，不可与虑始。今虽患苦，然期令子孙思我。”至今皆得水利，民人以给足。故豹为邺令，泽流后世，无绝已时。子产治郑，民不能欺；子贱治单父，人不忍欺；西门豹治邺，人不敢欺。三子之才能，谁最贤哉？辨治者当能别之。魏文帝问群臣：三不欺，于君德孰优？太尉钟繇、司徒华歆、司空王朗对曰：“臣以为君任德，则臣感义而不忍欺；君任察，则臣畏觉而不能欺；君任刑，则臣畏罪而不敢欺。任德感义，与夫导德齐礼，有耻且格等，同归者也。孔子曰：‘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拱之。’考以斯言，论以斯义，臣等以为不忍欺，不能欺。优劣之县在权衡，非徒低昂之差，乃钧铢之觉也。且前志称：‘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。’校其仁者，功则无以殊。核其为仁者，则不得不异。安仁者，性善者也；利仁者，力行者也；强仁者，不得已者也。三仁相比，则安者优矣。《易》称：‘神而化，使民宜之。’若君化然也。然则安仁之化，与夫强仁之化，优劣亦不得不相悬绝也。然则三臣之不欺虽同，所以不欺异，则纯以恩义崇不欺，与以威察成不欺，既不得同概而比量，又不得错综而易处。”

吴越春秋

吴王夫差闻孔子与子贡游于吴，出求观其形，变服而行，为或人所戏而伤其指。夫差还，发兵索于国中，欲诛或人。子贡谏曰：“臣闻昔上帝之少子，下游青泠之渊，化为鲤鱼，随流而戏，渔者豫沮射而中之。上诉天帝。天帝曰：‘汝方游之时，何衣而行？’少子曰：‘我为鲤鱼。’上帝曰：‘汝乃白龙也，而变为鱼，渔者射汝，是其宜也，又何怨焉！’今夫大王弃万乘之服，而从匹夫之礼，而为或人所刑，亦其宜也。”于是，吴王默然不言。

吴王夫差兴兵伐齐，掘为渔沟，通于豳、鲁之间，北属之沂，西属之济，欲以会晋。恐群臣之谏也，乃令于邦中曰：“寡人伐齐，敢有谏者死。”太子友乃风谏，以发激吴王之心。以清朝时，怀丸挟弹，从后园而来，衣浣履濡。吴王怪而问之曰：“何为如此也？”友曰：“游于后园，闻秋蝉之鸣，往而观之。夫秋蝉，登高树，饮清露，其鸣悲吟，自以为安，不知螳螂超枝缘条，申要举刃，转其形也。夫螳螂，翕心而进，志在利蝉，不知黄雀徘徊枝叶，欲啄之也。夫黄雀，但知伺螳螂，不知臣飞丸之集其背也。但臣知虚心，念在黄雀，不知阱陷在于前，掩忽陷坠于深井也。”王曰：“天下之愚莫过于斯。知贪前之利，不睹其后之患也。”对曰：“天下之愚非但直于是也，复有甚者。”王曰：“岂复有甚于是者乎？”友曰：“夫鲁守文抱德，无欲于邻国，而齐伐之。齐徒知举兵伐鲁，不知吴悉境内之士、尽府库之财，暴师千里而攻之也。吴徒知逾境贪敌往伐齐，不知越王将选其死士，出三江之口，入五湖之中，屠灭吴国也。臣窃观祸之端，天下之危，莫过于斯也。”王喟然而叹，默无所言，遂往伐齐，不用太子之谏。越王勾践闻吴王北伐，乃帅军溯江以袭吴，遂入吴国，焚其姑苏之台。

卷十三

汉书（一）
原缺。

卷十四

汉书（二）

志

六经之道同归，而礼乐之用为急。治身者斯须忘礼，则暴嫚入之矣；为国者一朝失礼，则荒乱及之矣。人函天地阴阳之气，有喜怒哀乐之情。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，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，故象天地而制礼乐，所以通神明、立人伦、正情性、节万事者也。哀有哭踊之节，乐有歌舞之容，正人足以副其诚，邪人足以防其失。故婚姻之礼废，则夫妇之道乖，而淫僻之罪多；乡饮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乱，而争斗之狱繁；丧祭之礼废，则骨肉之恩薄，而背死忘先者众；朝聘之礼废，则君臣之位失，而侵陵之渐起。故孔子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礼乐政刑，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

乐以治内而为同，同于和乐也。礼以修外而为异；尊卑为异。同则和亲，异则畏敬；和亲则无怨，畏敬则不争。揖让而天下治者，礼乐之谓也。王者必因前王之礼，顺时宜有所损益，即民心稍稍制作，至太平而大备。周监二代，礼文尤具。事为之制，曲为之防，故称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。于是教化浹洽，民用和睦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，囹圄空虚，四十余年。及其衰也，诸侯逾越法度，恶礼制之害己，去其篇籍。遭秦灭学，遂以乱亡。汉兴，拨

乱反正，日不暇给，犹命叔孙通制礼仪，以正君臣之位。高祖悦而叹曰：“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。”遂定仪法，未尽备而通终。至文帝时，贾谊以为“汉承秦之败俗，弃礼义，捐廉耻，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，期会为故，至于风俗流溢，恬而不怪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纲纪有序，六亲和睦，此非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设也。人之所设，不为不立，不修则坏”。乃草具其仪，天子悦焉。而大臣绿、灌之属害之，故其议遂寝。至武帝即位，议立明堂，制礼服。会窦太后不悦儒术，其事又废。后董仲舒言：“王者承天意以从事，故务德教而省刑罚。今废先王之德教，独用执法之吏治民，而欲德化被四海，故难成也。是故古之王者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，立大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。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。至周末世，大为无道。秦继其后，又益甚之。今汉继秦之后，虽欲治之，无可奈何。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诈起，如以汤止沸，沸愈甚而无益。譬之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鼓也。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以善治，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，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。”是时上方征讨四夷，锐志武功，不暇留意礼文之事。

至宣帝时，琅邪王吉为谏大夫，又上疏言：“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时，未有建万世之长策，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。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”上不纳其言。至成帝时，刘向说上：“宜兴辟雍，设庠序，陈礼乐，隆雅、颂之声，盛揖让之容，以风化天下。如此而不治，未之有也。或曰，不能具礼。礼以养人为本，如有过差，是过而养人也。刑罚之过，或至死伤。今之刑，非皋陶之法也，而有司请定法，削则削，笔则笔，救时务也。至于礼乐，则曰不敢，是敢于杀人，不敢于养人也。夫教化之比于刑法，刑法轻，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。且教化所恃以为治，刑法所以助治也。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，非所以致太平也。”成帝以向言下公卿

议，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。营表未作，遭成帝崩。世祖受命中兴，即位三十年，四夷宾服，政教清明，乃营立明堂、辟雍。明帝即位，躬行其礼，威仪既盛美矣。然德化未流洽者，以其礼乐未具，群下无所诵说，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。

夫人宵天地之貌，宵，化也，言禀天地气化而生也。怀五常之性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也。聪明精粹，精，细也。粹，淳也。有生之最灵者也。爪牙不足以供嗜欲，趋走不足以避利害，无毛羽以御寒暑，必将役物以为养，任智而不恃力，此所以为贵也。故不仁爱则不能群，不能群则不胜物，不胜物则养不足。群而不足，争心将作，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，众心悦而从之。从之成群，是为君矣；归而往之，是为王矣。洪范曰：“天子作民父母，为天下王。”圣人取类以正名，而谓君为父母。明仁爱德让，王道之本也。爱待敬而不败，德须威而久立，故制礼以崇敬，作刑以明威也。圣人既躬明哲之性，必通天地之心，制礼作教，立法设刑，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，故因天秩而制五礼，因天讨而作五刑。上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；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凿；薄刑用鞭扑。大者陈诸原野，小者致诸市朝，其所繇来者上矣。自黄帝有涿鹿之战，颛顼有共工之陈。共工主水官，秉政作虐，故颛顼伐之也。唐、虞之际，至治之极，犹流共工，放驩兜，杀三苗，殛鲧，然后天下服。夏有甘扈之誓，殷、周以兵定天下。古人有言：“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”鞭扑不可弛于家，刑罚不可废于国，征伐不可偃于天下。用之有本末，行之有逆顺耳。

孔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文德者，帝王之利器；威武者，文德之辅助也。夫文之所加者深，则武之所服者大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则威之所制者广。三代之盛，至于刑措兵寝者，以其本末有序，帝王之极功也。春秋

之时，王道浸坏，礼乐不兴，刑罚不中，陵夷至于战国。韩任申子，秦用商鞅，连相坐之法，造参夷之诛；增加肉刑、大辟，有凿颠、抽胁、镬烹之刑。至于始皇，兼吞战国，遂毁先王之法，灭礼义之官，专任刑罚，躬操文墨，而奸邪并生，赭衣塞路，圜圜成市，天下愁怨，溃而叛之。高祖初入关，约法三章，蠲削烦苛，兆民大悦。其后四夷未附，兵革未息，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。于是相国萧何摭摭秦法，取其宜于时者，作律九章。当孝惠、高后时，萧、曹为相，填以无为，是以衣食滋殖，刑罚用希。及孝文即位，躬修玄默，劝趣农桑，减省租赋。将相皆旧功臣，少文多质，惩恶亡秦之政。论议务在宽厚，耻言人之过失。化行天下，告讦之俗易。吏安其官，民乐其业，蓄积岁增，户口浸息，风流笃厚，禁罔疏阔。选张释之为廷尉，罪疑者予民。是以刑罚大省，至于断狱四百，有刑措之风。即位十三年，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，其少女缇萦上书曰：“妾父为吏，齐中皆称其廉平，今坐法当刑。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复属，虽后欲改过自新，其道无由也。妾愿没入为官婢，以赎父刑罪，使得自新。”书奏天子，天子怜悲其意，遂下令曰：“盖闻有虞氏之时，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，民不犯，何治之至？今法有肉刑三黥、劓二，别左右趾合一，凡三也。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之薄，而教不明与？吾甚自愧！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。诗曰：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行为善，而道无由至，朕甚怜之。夫刑至断支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！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。”

善乎！孙卿之论刑也，曰：“世俗之为说者，以为治古无肉刑，有象刑，是不然矣。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，岂独无肉刑哉，亦不待象刑矣。以为人或触罪矣，而直轻其刑，是杀人者不死，而伤人者不刑也。罪至重而刑至轻，民无所畏，乱莫大焉。凡制刑之本，将以禁暴恶，且惩其末也。杀人者不死，伤人者不刑，是惠暴而宽恶也。

故象刑非生于治古，方起于乱今也。所以有象刑之言者，近起今人恶刑之重，故遂推言古之圣君，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。凡爵列官职，赏庆刑罚，皆以类相从者也。一物失称，乱之端也。德不称位，能不称官，赏不当功，刑不当罪，不祥莫大焉。夫征暴诛悖，治之威也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是百王之所同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。故治则刑重，乱则刑轻，犯治之罪固重，犯乱之罪固轻也。书云‘刑罚世重世轻’，此之谓也。”书所谓“象刑惟明”者，言象天道而作刑，安有菲屨赭衣者哉？

孙卿之言既然，又因俗说而论之曰：禹承尧、舜之后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。汤、武顺而行之者，以俗薄于唐、虞故也。今汉承衰周暴秦极弊之流俗，已薄于三代，而行尧、舜之刑，是犹以鞵羈而御驽突，以绳系马领曰鞵。驽突，恶马也。违救时之宜矣。且除肉刑者，本欲以全民也，今去髡钳一等，转入于大辟。以死罔民，失本惠矣。故死者岁以万数，刑重之所致也。至乎穿窬之盗，忿怒伤人，男女淫佚，吏为奸臧，若此之恶，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。故刑者岁十万数，民既不畏，又曾不耻，刑轻之所生也。故俗之能吏，公以杀盗为威，专杀者胜任，奉法者不治，乱名伤制，不可胜条。是以网密而奸不塞，刑繁而民愈嫚。必世而未仁，百年而不胜残，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。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，删定律令，撰二百章，以应大辟。其余罪次，于古当生，今触死者，皆可募行肉刑。及伤人与盗，吏受赇枉法，男女淫乱，皆复古刑，为三千章。诋欺文致，微细之法，悉蠲除。如此，则刑可畏而禁易避，吏不专杀，法无二门，轻重当罪，民命得全，合刑罚之中，殷天人之和，顺稽古之制，成时雍之化。成、康刑措，虽未可致，孝文断狱，庶几可及也。

洪范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二者，生民之本，兴自神农之世，“斫木为耜，爨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

下”，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”，而货通食足，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。黄帝以下“通其变，使民不倦”。殷、周之盛，诗、书所述，要在安民，富而教之也。故易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？何以聚人曰财？”财者，帝王所以聚人守位，养成群生，治国安人之本也。是以圣王域民，筑城郭以居之，制井庐以均之，开市肆以通之，设庠序以教之。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四民有业。圣王量能授事，四民陈力受职，故朝无废官，邑无傲民，地无旷土。孔子曰：“导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故民皆劝功乐业，先公而后私。民三年耕，则余一年之畜。衣食足而知荣辱，廉让生而争讼息。余三年食，进业曰登，再登曰平，三登曰泰平，然后王德流洽，礼乐成焉。又曰：“余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，民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。故甚贵与甚贱，其伤一也。”善为国者，使民毋伤而农益劝。

文帝即位，躬修俭节，思安百姓。时民近战国，背本趣末，贾谊说上曰：“管子曰：‘仓廩实知礼节。’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尝闻。古之人曰：‘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。’生之有时，而用之无度，则物力必屈。古之治天下，至纤至悉也，故其蓄积足恃。今背本而趋末，食者甚众，是天下之大残也；淫侈之俗，日日以长，是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，莫之或止。生之者甚少，而靡之者甚多，天下财产，何得不蹶哉！世之有饥穰，天之行也，天之行气，不能常孰。禹、汤被之矣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国胡以相恤？卒然边境有急，数十万之众，国胡以馈之？兵旱相乘，天下屈，有勇者聚徒而横击，并举而争起矣，乃骇而图之，岂将有及乎？夫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。怀敌附远，何招而不至？今殴民而归之农，皆著于本，使天下各食其力，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，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。可以为富安天下，而直为此稟稟也，稟稟，危也。窃为陛下惜之！”于是上感谊言，始开藉田，躬耕以劝百姓。

晁错复说上曰：“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，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无捐瘠者，捐，谓民饥也。或谓贫乞者为捐也。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民人之众，不避汤、禹，加以无天灾，而畜积之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，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。民贫，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著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。民如鸟兽，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；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；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民哉！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，广蓄积，以实仓廩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”

“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臧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；数石之重，中人不胜，不为奸邪所利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今农夫，春耕夏耘，秋获冬藏，伐薪樵，给徭役，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，无日休息，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虐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改，当其有者，半贾而卖，无者取倍称之息，取一偿二为倍称。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责者矣。而商贾大者，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；无农夫之苦，而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；千里游遨，冠盖相望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，而欲国富

法立，不可得也。

“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；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矣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，取于有余，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，所谓损有余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。爵者，上之所擅，出于口而无穷；粟者，民之所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粟必多矣。”

于是文帝从错之言，令民入粟边，各以多少级数为差。至武帝之初，七十年间，国家无事，都鄙廩庾尽满，而府库余财。京师之钱累百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校，数也。太仓之粟，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守闾阎者食粱肉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，仓氏、庾氏是也。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谊而黜愧辱焉。于是罔疏而民富。是后，外事四夷，内兴功利，役费并兴，而民去本。天下虚耗，人民相食。武帝末年，悔征伐之事，乃封丞相为“富民侯”，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教民代田，用力少而得谷多。至昭帝时，流民稍还，田野益辟，颇有蓄积。

宣帝即位，用吏多选贤良，百姓安土，岁数丰穰，谷至石五钱，农人少利。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：“余三辅、弘农、河东、上党、太原郡谷足供京师，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。”天子从其计。寿昌遂白令边郡皆以谷贱时增价而余，谷贵时减价而粿，名曰“常平仓”。民便之。上乃赐寿昌爵关内侯。至元帝时，乃罢常平仓。哀帝即位，百姓訾富，虽不及文、景，然天下户口最盛。平帝崩，莖遂篡位。因汉承平之业，匈奴称藩，百蛮宾服，舟车所通，

尽为臣妾，府库百官之富，天下晏然。莖一朝有之，而其意未满足，狭小汉家制度，以为疏阔。宣帝始赐单于印玺，与天子同，而西南夷钩町称王，莖乃遣使易单于印绶，贬钩町为侯。二方始怨，侵犯边境。莖遂兴师，发三十万众，欲同时十道并出，壹举灭匈奴，海内扰矣。又动欲慕古，不度时宜，分裂州郡，改职作官。下令更名，天下田曰“王田”，奴婢曰“私属”，皆不得卖买；其男口不满八，而田过一井者，分余田与九族乡党。犯令，法至死。制又不定，吏缘为奸，天下警警然，陷刑者众。

凡货，金钱布帛之用，夏、殷以前，其详靡记云。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，圜即钱也。退，又行之于齐。至管仲相桓公，通轻重之权，曰：“岁有凶穰，故谷有贵贱；令有缓急，故物有轻重。所缓则贱，所急则贵。人君不理，则蓄贾游于市，乘民之不给，百倍其本矣。计本量委则足矣，然而民有饥饿者，谷有所藏也。民有余则轻之，故人君敛之以轻；民不足则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。民轻之之时，为敛余之；重之之时，官为散之。凡轻重敛散之时，即准平。故大贾蓄家，不得豪夺吾民矣。”

秦兼天下，币为二等：黄金以镒为名，二十两为镒，秦以镒为一金。汉以一斤为一金也。钱质如周钱，文曰“半两”。汉兴，以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荚钱。如榆荚也。孝文为钱益多而轻，更铸四铢，文为“半两”，除盗铸钱令。贾谊谏曰：“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。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，各隐屏而铸作，因欲禁其厚利微奸，虽黥罪日报，报，论。其势不止。为法若此，上何赖焉？又民用钱，郡县不同。法钱不立，吏急而壹之乎，则大为烦苛，而力不能胜；纵而弗呵乎，则市肆异用，钱文大乱。苟非其术，何乡而可哉！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繁，奸钱日多，五谷不为多。民采铜铸钱，废其农业，故五谷不为多。善人怵而为奸邪，怵诱动心于奸邪也。愿民陷而之刑

戮，刑戮甚不祥，奈何而忽！”上不听。是时，吴以诸侯即山铸钱，富埒天子，后卒叛逆。邓通，大夫也，以铸钱财过王者。故吴、邓钱布天下。

武帝因文、景之蓄，忿胡、粤之害，即位数年，严助、朱买臣等招来，东瓠，事两粤，江、淮之间萧然烦费矣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西南夷，凿山通道千余里，以广巴、蜀，巴、蜀之民罢焉。彭吴穿秽栢、朝鲜，置沧海郡，则燕、齐之间靡然发动。及王恢设谋马邑，匈奴绝和亲，侵扰北边，兵连而不解，天下共其劳。干戈日滋，行者赍，居者送，中外骚扰相奉，财赂衰耗而不澹。入物者补官，出货者除罪，选举陵夷，廉耻相冒，武力进用，法严令具，兴利之臣，自此而始。其后，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，遂取河南，筑朔方郡。时又通西南夷道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负担馈饷，率十余钟致一石。钟，六石四斗。置沧海郡，筑卫朔方，转漕甚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并虚。乃募民能入奴婢以终身复，为郎增秩，及入羊为郎，始于此。此后，卫查比岁将十余万众击胡，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，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，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。于是经用赋税既竭，不足以奉战士。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，免赃罪，大者封侯、卿大夫，小者郎。吏道杂而多端，官职耗废。票骑仍再出击胡，大克获。涿邪王率数万众来降，皆得厚赏。衣食仰给县官，县官不给。天子乃损膳，解乘舆，出御府禁藏以澹之。费以亿计，县官大空。富商贾财，或累万金，而不佐公家之急。于是天子与公卿议，更造钱币以澹用，而摧浮淫并兼之徒。于是以东郭咸阻、孔仅为大司农丞，领盐铁事。而桑弘羊贵幸侍中，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。法既益严，吏多废免，皆谪令伐棘上林，作昆明池。其明年，大将军、票骑大出击胡，赏赐五十万金，军马死者十余万匹，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。是时财匱，战士颇不得禄矣。诸贾人未作贯贷，及商以取利者，虽无市籍，各以其物自占，率缗钱二千而算一。轺车一算，商贾人轺车二算。商贾人有轺车，使出二算，重其赋也。船五丈以上

一算。匿不自占，占不悉，戍边一岁，没入缗钱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畀之。是时，豪富皆争匿财，唯上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。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、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以风百姓。

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，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。其不发觉相杀者，不可胜计。赦自出者百余万人，然不能半自出矣。犯法者众，吏不能尽诛。于是遣博士褚太、徐偃等分行郡国，举并兼之徒。而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，减宣、杜周等为中丞，义纵、尹齐、王温舒等用惨急苛刻为九卿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，而大农颜异诛矣。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，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。

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上式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，于是告缗钱纵矣。杨可告缗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。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宅亦如之。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氏破，民媮甘食好衣，不事蓄藏之业，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，用少饶矣。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，水战相逐。乃大修昆明池，列馆环之；治楼船，高十余丈。作柏梁台，高数十丈。宫室之修，由此日丽。

明年，天子始巡郡国。公卿白议封禅事，而郡国皆预治道，修缮故宫，储设共具而望幸。明年，南越反，西羌侵边。天子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越，发三河以西骑击羌，又度河筑令居。初置张掖、酒泉郡，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田官，斥塞卒塞上候斥卒也。六十万人戍田之。中国缮道馈粮，远者三千余里。边兵不足，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澹之。齐相上式上书，愿父子死南越。天子下诏褒扬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四十斤，田十顷。布告天下，天下莫应。列侯以百数，皆莫求从军。至饮酎，少府省金，省视诸侯金有轻重。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。乃拜上式为御史大夫。式既在位，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，或强令民买之，而船有算，因孔仅言船算事。上不

悦。然兵所过县，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，不敢言轻赋法矣。

元封元年，上式贬为太子太傅。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领大农。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，分部主郡国，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，尽笼天下之货，名曰“平准”，不复告缗。民不益赋，天下用饶。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，黄金者再百焉。是岁小旱，上令百官求雨。上式言曰：“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，今弘羊令吏坐市列，贩物求利，烹弘羊，天乃雨。”久之，拜弘羊为御史大夫。昭帝即位，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，问以民所疾苦、教化之要，皆对愿罢盐铁、酒榷、均输官，毋与天下争利，示以节俭，然后教化可兴。乃罢酒酤。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五世，亡所变改。

王莽居摄，变汉制，更作金、银、龟、贝、钱、布之品，名曰“宝货”。凡宝货五物、六名、二十八品。百姓愤乱，其货不行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。莽患之，下诏：“敢非井田、挟五铢钱者为惑众，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。”于是商农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涕泣于市道。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，自公卿大夫至庶人，不可胜数。莽知民愁，乃但行小钱直一，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，龟贝布属且寝。莽性躁扰，不能毋为，每有所兴造，必欲依古得经文。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榷，郡有数人，皆用富贾。乘传求利，交错天下。因与郡县通奸，多张空簿，府藏不实，百姓愈病。莽每一榷为设科条防禁，犯者罪至死。奸吏猾民并侵，众庶各不安生。每壹易钱，民用破业，而大陷刑。莽以私铸钱死，及非沮宝货投四裔，犯法者多，不可胜计。乃更轻其法，私铸作泉布者，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；吏及比伍，知而不举告与同罪；非沮宝货，民罚作一岁，吏免官。犯者俞众，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，槛车铁锁，传送长安钟官，愁苦死者十六七。匈奴侵寇甚，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，名曰猪突豨勇。猪性触突人，故取以喻。壹切税吏民，訾三十而取一。又令公卿已下至郡县黄绶吏，皆保养军马，吏尽，复以与民。民摇手触禁，不得耕桑，徭役烦

剧，而枯旱蝗虫相因。又用制作未定，上自公侯，下至小吏，皆不得奉禄，而私赋敛，货赂上流，狱讼不决。吏用苛暴立威，旁缘葑禁，侵刻小民。富者不得自保，贫者无以自存，起为盗贼，依阻山泽。吏不能禽而覆蔽之，浸淫日广。于是晁、徐、荆楚之地往往万数。战斗死亡，缘边四夷，所系虏陷罪，饥疫，人相食。及葑未诛，而天下户口减半矣。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，而汉兵诛葑。

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隐微不显之言。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战国从横，真伪分争，诸子之言，纷然殽乱。至秦患之，乃焚灭文章，以愚黔首。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，书必同文，不知则阙，问诸故老。至于衰世，是非亡正，人用其私。古之学者，耕且养，三年而通一艺，存其大体，玩经文而已。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，三十而五经立也。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，说五字之文，至于二三万言。后进弥以驰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，以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终以自蔽。此学者之患也。

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，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为高。然惑者既失精微，而辟者又随时抑扬，违离道本，苟以哗众取宠，后进循之，是以五经乖析，儒学浸衰，此辟儒之患也。

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。合于尧之克让，易之谦谦，一谦而四益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，则欲绝去礼学，兼弃仁义，曰独任清虚，可以为治。

阴阳家者流，盖出于羲和之官，敬顺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拘者为之，则牵于禁忌，泥于小数，舍人事而任鬼神。

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。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，则无教化，去仁爱，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，至于残害至亲，伤恩薄厚。

名家者流，盖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此其所长也。及警者为之，则钩铍析乱而已。

墨家者流，盖出于清庙之守。茅屋采椽，是以贵俭；养三老、五更，是以兼爱；选士大射，是以上贤；宗祀严父，是以右鬼；右鬼，谓信鬼神，亲鬼而右之。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；言无吉凶之命，但有贤不肖善恶也。以孝视天下，是以上同。言皆同可以治。此其所长也。及蔽者为之，见俭之利，因以非礼乐，推兼爱之意，而不知别亲疏。

从横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“使乎，使乎！”言当权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辞，此其所长也。及邪人之为之，则上诈谖而弃其信。

杂家者流，盖出于议官。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，则漫羨而无所归心。

农家者流，盖出于农稷之官。播百谷，劝耕桑，以足衣食。故孔子曰：“所重民食。”此其所长也。及鄙者为之，以为无所事圣王，欲使君臣并耕，悖上下之序。

卷十五

汉书（三）

传

韩信，淮阴人也。家贫无行，不得推择为吏，常从人寄食。从项羽为郎中，数以策干项羽，弗用。亡楚归汉，上未奇之也。数与萧何语，何奇之。至南郑，诸将亡者十数人。信度何已数言，上不我用，即亡。何闻信亡，不及以闻，自追之。人有言上曰：“丞相何亡。”上怒，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，何来谒。上且怒且喜，骂何曰：“若亡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臣非敢亡，追亡者耳。”上曰：“所追谁？”曰：“韩信。”上复骂曰：“诸将亡者以十数，公无所追，追信，诈也。”何曰：“诸将易得，至如信，国士无双。王必欲长王汉中，无所事信；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可与计事者。”王曰：“吾亦欲东耳。”何曰：“王必东，能用信，信即留；不能用信，信终亡耳。”王曰：“吾以为将。”何曰：“虽为将，信不留。”王曰：“以为大将。”何曰：“幸甚。必欲拜之，择日斋戒，设坛场，具礼，乃可。”王许之，诸将皆喜，人人各以为得大将。至拜，乃韩信也，一军皆惊。

信已拜，上坐。王曰：“丞相数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？”信因问王曰：“今东向争天下，岂非项王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大王自料勇悍仁强，孰与项王？”汉王曰：“弗如也。”信曰：“唯。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。然臣尝

事项王，请言项王为人也。项王意乌猝嗟，千人皆废，言羽一嗟，千人皆废不收也。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特匹夫之勇也。项王见人恭谨，言语姁姁，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饮，至使人有功当封爵，刻印劓，忍不能与，此所谓妇人之仁也。又背义帝约，而以亲爱王，诸侯不平。所过无不残灭，多怨百姓，百姓不附，特劫于威，强服耳。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，故曰其强易弱。今大王诚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武勇，何不诛？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不服？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，何不散？且大王之入武关，秋豪无所害，除秦苛法，秦民无不欲得大王。今失职之蜀，民无不恨者。今王举而东，三秦可传檄而定也。”于是汉王大喜，自以为得信晚。

汉王以信为左丞相，击魏。信问酈生：“魏得无用周叔为大将乎？”曰：“柏直也。”信曰：“竖子耳。”遂进击魏，虏豹，定河东，使人请汉王：“愿益兵三万人，臣请以北举燕、赵，东击齐，南绝楚之粮道，西与大王会于荥阳。”汉王与兵三万人，进破代，禽夏说。以兵数万，欲东下井陘击赵。赵王、成安君陈馥聚兵井陘口，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：“闻汉将韩信，涉西河，虏魏王，禽夏说，议欲以下赵，此乘胜而去国远斗，其锋不可当。臣闻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；樵苏后爨，樵，取薪也。苏，取草也。师不宿饱。今井陘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，行数百里，其势粮食必在后。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，从间路绝其辎重，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。彼前不得斗，退不得还，不至十日，两将之头，可致麾下。”成安君不听。信知其不用，大喜，乃引兵遂下井陘口，斩成安君泚水，禽赵王歇。乃令军毋斩广武君。顷之，有缚而至麾下者。于是问广武君：“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何若有功？”广武君辞曰：“臣闻之：‘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，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。’若臣者，何足以权大事乎！”信曰：“仆闻之，百里奚居虞而虞亡，之秦而秦伯，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，用与不用、听与不听耳。使成安君听子计，仆亦禽矣！仆委心归计，愿子勿辞。”广武君曰：“臣闻‘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亦有一得’，故曰‘狂夫之言，圣人择

焉’。顾恐臣计未足用，愿效愚忠。故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，一日而失之，军败鄙下，今高邑是也。身死泜水上。今足下虏魏王，禽夏说，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，诛成安君，名闻海内，威震诸侯，众庶莫不倾耳以待命者。然而众劳卒疲，其实难用也。今足下举倦敝之兵，顿之燕坚城之下，情见力屈，欲战不拔，旷日持久，粮食单竭。若燕不破，齐必拒境而自强。二国相持，则刘、项之权未有所分也。当今之计，不如按甲休兵，飨士大夫，北首燕路，然后发一乘之使，奉咫尺之书以使燕，燕必不敢不听。从燕而东临齐，虽有智者，亦不知为齐计矣。如是，则天下事可图也。兵固有先声后实者，此之谓也。”信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发使燕，燕从风而靡。遂度河，袭历下军，破龙且。楚已亡龙且，项王恐，使武涉往〔说〕信，信谢曰：“臣得事项王数年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，言不听，画策不用，故背楚归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数万之众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听计用，吾得至于此。人深亲信我，背之不祥。”武涉已去，蒯通知天下权在于信，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。信不忍背汉，又自以功大，汉不夺我齐，遂不听。

项羽死，徙信为楚王。信初之国，陈兵出入。有变告信欲反，上伪游于云梦，信谒于陈。高祖令武士缚信，载后车。信曰：“果若人言，‘狡兔死，良狗烹’。”上曰：“人告公反。”遂械信。至雒阳，赦以为淮阴侯。信知汉王畏恶其能，称疾不朝。

黥布，六人也。汉封为淮南王。十一年，高后诛韩信，布心恐忧。复诛彭越，盛其醢，以遍赐诸侯王。布见醢大恐，遂聚兵反。书闻，上召诸将问：“布反，为之奈何？”皆曰：“发兵坑竖子耳，何能为！”汝阴侯滕公以问其客薛公，薛公曰：“是固当反。”滕公曰：“上裂地而封之，疏爵而贵之，疏，分也。南面而立万乘之主，其反何

也？”薛公曰：“前年杀彭越，往年杀韩信，三人皆同功一体之人也。自疑祸及身，故反耳。”

楚元王交，高祖少弟也。玄孙向，字子政，本名更生。为谏大夫。向见光禄勋周堪、光禄大夫张猛二人给事中，大见信。弘恭、石显惮之，数譖毁焉。向上封事曰：“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，奉法不谨，乃复蒙恩。窃见灾异并起，天地失常，征表为国。欲终不言，念忠臣虽在畎亩，犹不忘君，况重以骨肉之亲，又加以旧恩乎！臣闻舜命九官，禹作司空，弃后稷，契司徒，咎繇作士，垂共工，益朕虞，伯夷秩宗，夔典乐，龙纳言，凡九官也。济济相让，和之至也。众贤和于朝，则万物和于野。故四海之内，靡不和宁。及至周文，开基西郊，杂选众贤，罔不肃和，崇推让之风，以销分争之讼。武王、周公继政，朝臣和于内，万国欢于外，故尽得其欢心，以事其先祖。下至幽、厉之际，朝廷不和，转相非怨。君子独守正勉强，以从王事，则反见憎毒谗诉，故其诗曰：‘密勿从事，不敢告劳。无罪无辜，谗口嗃嗃。’当是之时，天变见于上，地变动于下，水泉沸腾，山谷易处。由此观之，和气致祥，乖气致异。祥多者其国安，异众者其国危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今陛下开三代之业，招文学之士，优游宽容，使得并进。今贤不肖浑淆，白黑不分，邪正杂糅，忠谗并进。朝臣更相谗诉，转相是非。文书纷纠，毁誉浑乱。所以荧惑耳目、感移心意者，不可胜载。分曹为党，将同心以陷正臣进者，治之表也；正臣陷者，乱之机也。乘治乱之机，未知孰任，而灾异数见，此臣所以寒心者也。夫乘权席势之人，子弟鳞集于朝，羽翼阴附者众，毁誉将必用，以终乖离之咎。是以日月无光，雪霜夏陨，陵谷易处，列星失行，皆怨气之所致也。夫遵衰周之轨迹，循诗人之所刺，而欲以成太平，致雅颂，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。初元以来六年矣，按春秋六年之中，灾异未有稠如今。用贤人而行善政，如或譖之，则贤人退而善政还。夫执狐疑之心者，来谗贼之口；持不断之意者，开群枉之门。谗邪进者，众贤退；群枉盛者，正士销。

“故易有‘否’、‘泰’。小人道长，则君子道销。君子道销，则政日乱，故为否。否者，闭而乱也。君子道长，则小人道销。小人道销，则政日治，故为泰。泰者，通而治也。昔者鲧、共工、驩兜与舜、禹杂处尧朝，周公与管、蔡并居周位，当是时，迭进相毁，流言相谤，岂可胜道哉！帝尧、成王，能贤舜、禹、周公而销共工、管、蔡，故以大治。孔子与季、孟偕仕于鲁，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，定公、始皇贤季、孟、李斯而销孔子、叔孙，故以大乱。故治乱荣辱之端，在所信任。所信任既贤，在于坚固而不移。诗云：‘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’言守善笃也。易曰：‘涣汗其大号。’言号令如汗，汗出而不反者也。今出号令，未能逾时而反，是反汗也；用贤未能三旬而退，是转石也。论语曰：‘见不善如探汤。’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，历年而不去也。出令则如反汗，用贤则如转石，去佞则如拔山，而望阴阳之调，不亦难乎！是以群小窥见间隙，巧言丑诋，流言飞文，哗于民间。故诗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’小人成群，诚足愠也。昔孔子与颜渊、子贡，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禹、稷与皋陶传相汲引，不为比周。何则？忠于为国，无邪心也。故贤人在上位，则引其类而聚之朝；在下位，则思与其类俱进。故汤用伊尹，不仁者远，而众贤至，类相致也。今佞邪与贤臣，并在交戟之内，合党共谋，违善依恶，数设危险之言，欲以倾移主上。如忽然用之，此天地之所以先戒，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。自古明圣，未有无诛而治者也，故舜有四放之罚，而孔子有两观之诛，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。今以陛下明智，诚深思天地之心迹，察两观之诛；览否、泰之卦，历周、唐之所进以为法，原秦、鲁之所销以为戒；考祥应之福，省灾异之祸，以揆当世之变；放远佞邪之党，坏散险诋之聚，杜闭群枉之门，广开众正之路；决断狐疑，分别犹豫，使是非炳然可知，则百异销灭而众祥并至，太平之基，万世之利也。”

向又见成帝营起昌陵，数年不成，制度泰奢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易曰：‘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。’是以身安而国家

可保也。故贤圣之君，博观终始，必通三统，一曰天统，二曰地统，三曰人统。天命所授者博，非独一姓也。孔子论诗，至于‘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’，喟然叹曰：‘大哉天命！善不可不传于子孙，是以富贵无常。不如是，则王公其何以戒慎，民萌其何以劝勉？’盖伤微子之事周，而痛殷之亡也。虽有尧、舜之圣，不能化丹朱之子；虽有禹、汤之德，不能训末孙之桀、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也。故常战栗，不敢讳亡。孔子所谓‘富贵无常’，盖谓此也。孝文皇帝居霸陵，顾曰：‘以北山石为椁，岂可动哉！’张释之进曰：‘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，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欲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乎？’孝文寤焉，遂为薄葬。

“易曰：‘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藏之中野，不封不树。后世圣人，易之以棺槨。’黄帝葬于桥山，尧葬济阴，丘垄皆小，葬具甚微。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。禹葬会稽，不改其列。不改官里树木百物之行列也。殷汤无葬处。文、武、周公葬于毕，秦穆公葬于雍，橐里子葬于武库，皆无丘垄之处。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。其贤臣孝子，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，此诚奉安君父，忠孝之至也。故仲尼孝子，而延陵慈父；舜、禹忠臣，周公悌弟，其葬君亲骨肉，皆微薄矣！非苟为俭，诚便于体也。宋桓司马为石椁，仲尼曰：‘不如速朽。’逮至吴王阖闾，违礼厚葬，十有余年，越人发之。及秦惠文、武、昭、严襄五王，皆大作丘垄，多其瘞藏，咸尽发掘暴露，甚足悲也。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，下锢三泉，上崇山坟，棺槨之丽，宫馆之盛，不可胜原。又多杀宫人，生埋工匠，计以万数。天下苦其役而叛之，骊山之作未成，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。数年之间，外被项籍之灾，内离牧竖之祸，岂不哀哉！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，智愈深者葬愈微。无德寡智者葬愈厚，丘垄弥高，宫庙甚丽，发掘必速。由是观之，明暗之效，葬之吉凶，昭然可见矣。陛下即位，躬亲节俭，始营初陵，其制约小，天下莫不称明。及徙昌陵，增埤为高，积土为山，发民坟墓，积以万数，营起邑居，期日迫卒，功费大万百余。大万，一亿也。死

者恨于下，生者愁于上，怨气感动阴阳，因之以饥馑，物故流离，以十万数，臣甚愍焉。以死者为有知，发人之墓，其害多矣！若其无知，又安用大？谋之贤智则不悦，以示众庶则苦之。若苟以悦愚夫淫侈之人，又何为哉！陛下慈仁笃美甚厚，聪明疏达盖世，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，比方丘垄，悦愚夫之目，隆一时之观，违贤智之心，忘万世之安，臣窃为陛下羞之。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仲尼之制，下观贤智穆公、延陵、樛里、张释之之意。孝文皇帝去坟薄葬，以俭安神，可以为则；秦昭、始皇增山厚葬，以侈生害，足以戒。初陵之墓，宜从公卿大臣之议，以息众庶。”书奏，上甚感向言，而不能从其计。

向见上无继嗣，政由王氏，遂上封事极谏曰：“臣闻人君莫不欲安，然而危；莫不欲存，然而亡。失御臣之术也。夫大臣操权柄，持国政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昔晋有六卿，智伯、范、中行、韩、赵、魏也。齐有田、崔，卫有孙、宁，鲁有季、孟，常掌国事，世执朝柄。后田氏取齐，六卿分晋，崔杼杀其君光，孙林父、宁殖出其君衎、弑其君剌，季氏卒逐昭公。皆阴盛而阳微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。

“故书曰：‘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’孔子曰：‘禄去公室，政逮大夫’，危亡之兆也。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、叶阳君皆昭王母之弟，专国擅势，假太后之威，三人者，权重于昭王，家富于秦国，国甚危殆，赖寤范雎之言，而秦复存。二世委任赵高，赵高专权自恣，壅蔽大臣，终有阖乐望夷之祸，秦遂以亡。近事不远，即汉所代也。汉兴，诸吕无道，擅相尊王。吕产、吕禄席太后之宠，据将相之位，欲危刘氏。赖忠正大臣绛侯、朱虚等，竭诚尽节，以诛灭之，然后刘氏复安。今王氏一姓，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，青紫貂蝉，充盈幄内，鱼鳞左右。大将军秉事用权，五侯骄奢僭盛，并作威福，击断自恣，行污而寄治，身私而托公。依东宫之尊，假甥舅之

亲，以为威重。尚书九卿，州牧郡守，皆出其门。管执枢机，朋党比周，称誉者登进，忤恨者诛伤。游谈者助之说，执政者为之言。排摈宗室，孤弱公族，其有智能者，尤非毁而不进；远绝宗室之任，不令得给事朝省，恐其与己分权。数称燕王、盖主以疑上心，避讳吕、霍而弗肯称。内有管、蔡之萌，外假周公之论，兄弟据重，宗族磐牙。历上古至秦、汉，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。虽周皇甫、秦穰侯、汉武安、吕、霍、上官之属，皆不及也。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，为其人征象。孝昭帝时，冠石立于泰山，有石自立，三石为足，一石在上，故曰冠石也。仆柳起于上林，而孝宣帝即位。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，其梓柱生枝叶，扶疏上出屋，根垂地中，虽立石起柳，无以过此明也。事势不两大，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，如下有泰山之安，则上有累卵之危。陛下为人子孙，守持宗庙，而令国祚移于外亲，降为皂隶，纵不为身，奈宗庙何！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，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。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、乐昌侯权，所以全安之也。夫明者，起福于无形，销患于未然。宜发明诏，吐德音，援近宗室，亲而纳信，黜远外戚，无授以政，以则效先帝之所行，厚安外戚，全其宗族，诚东宫之意，外家之福也。王氏永存，保其爵禄；刘氏长安，不失社稷，所以褒睦外内之姓，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。如不行此策，田氏复见于今，六卿必起于汉，为后嗣忧，昭昭甚明，不可不深图，不可不早虑也。唯陛下深留圣思，览往事之戒，居万安之实，用保宗庙，久承皇太后，天下幸甚。”书奏，天子召见向，叹息悲伤其意，谓曰：“君且休矣，吾将思之。”

向每召见，数言公族者，国之枝叶，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；方今同姓疏远，母党专政，禄去公室，权在外家，非所以强汉宗、卑私门、保守社稷、安固后嗣也。向自见得信于上，故常显讼宗室，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，其言多痛切，发于至诚。终不能用。向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。

季布，楚人也。项籍使将兵，数窘汉王。项籍灭，高祖购求布千金，敢舍匿，罪三族。布匿濮阳周氏，周氏乃髡钳布，衣赭，置广柳车中，载以丧车，欲人不知也。之鲁朱家卖之。朱家心知其季布也，买置田舍。乃之雒阳，见汝阴侯滕公，说曰：“季布何罪？臣各为其主用，职耳。项氏臣岂可尽诛耶？今上始得天下，而以私怨求一人，何示不广也！且以季布之贤，汉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。夫忌壮士以资敌国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？”滕公心知朱家大侠，意布匿其所，乃许诺。侍间，果言如朱家旨。上乃赦布。布为河东守。孝文时，人有言其贤，召欲以为御史大夫；人又言其勇，使酒难近。至，留邸一月，见罢。布进曰：“臣待罪河东，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。今臣至，无所受事罢去，此人必有毁臣者。夫以一人誉召臣，一人毁去臣，恐天下有识闻之，有以窥陛下。”窥见陛下深浅也。上默然，惭曰：“河东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”

栾布，梁人也。为梁大夫。使于齐未还，汉召彭越，责以谋反，夷三族，梟首雒阳下，诏有收视者辄捕之。布还，奏事彭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以闻。上召骂曰：“若与彭越反耶？吾禁人勿收，若独祠哭之，与反明矣，趣烹之。”方提趋汤，顾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布曰：“方上之困彭城，败荥阳、成皋，项王所以不能遂西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从苦楚也。当是之时，彭王一顾与楚，则汉破。且垓下之会，微彭王，项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割符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今汉一征兵于梁，彭王病不行，而疑以为反。反形未见，以苛细诛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就烹。”上乃释布，拜为都尉。

萧何，沛人也。汉杀项羽，即皇帝位，论功行封，群臣争功，岁余不决。上以何功最盛，先封为酈侯，食邑八千户。功臣皆曰：“臣等身被坚执兵，多者百余战，少者数十合，攻城略地，大小各有差。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，

徒持文墨议论不战，居臣等上，何也？”上曰：“诸君知猎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“知猎狗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上曰：“夫猎，追杀兽者，狗也，而发纵指示兽处者，人也。诸君徒能走得兽耳，功狗也。至如萧何，发纵指示，功人也。且诸君独以身从我，多者两三人；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，功不可忘也！”群臣后皆莫敢言。列侯毕已受封，奏位次，皆曰：“平阳侯曹参，身被七十创，攻城略地，功最多，宜第一。”关内侯鄂千秋时为谒者，进曰：“群臣议皆误。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，此特一时之事。夫上与楚相拒五岁，失军亡众，跳身遁者数矣，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。非上所诏令召，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。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，军无见粮，萧何转漕关中，给食不乏。陛下虽数亡山东，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，此万世功也。今虽无曹参等百数，何缺于汉？汉得之，不必待以全。奈何欲以一旦之功，而加万世之功哉！萧何当第一，曹参次之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令何第一，赐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，皆食邑。

何为民请曰：“长安地陕，上林中多空地，弃，愿令民得入田，毋收稿为兽食。”上大怒曰：“相国多受贾人财物，为请吾苑！”乃下何廷尉，械系之。数日，王卫尉侍，前问曰：“相国胡大罪，陛下系之暴也？”上曰：“吾闻李斯相秦，有善归主，有恶自予。今相国多受贾竖金，为请吾苑，以自媚于民，故系治之。”王卫尉曰：“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，真宰相事也。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？且陛下距楚数岁，陈豨、黥布反时，陛下自将往，当是时，相国守关中，摇足即关西非陛下有。相国不以此时为利，乃利贾人之金乎？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，夫李斯之分过，又何足法哉！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！”是日，使使持节赦出何。何年老，素恭谨，徒跣入谢。上曰：“相国休矣！相国为民请吾苑不许，我不过为桀、纣主，而相国为贤相。吾故系相国，欲令百姓闻吾过也。”

曹参，沛人也。为齐丞相。参闻胶西有盖公，善治黄、老言，使人厚币请之。既见，盖公为言治道，贵清静而民自定，推此类具言。参于是避正堂，舍盖公焉。其治要用黄老术，齐国安集，大称贤相。萧何薨，使者召参。参去，属其后相曰：“以齐狱市为寄，慎勿扰也。”后相曰：“治无大于此者乎？”参曰：“不然。夫狱市者，所以并容也，今君扰之，奸人安所容乎？吾是以先之。夫狱市，兼受善恶，若穷极奸人，奸人无所容，久且为乱。秦人极刑而天下叛，孝武峻法而狱繁，此其效也。老子曰：“我无为，民自化；我好静，民自正。”参欲以道化为本，不欲扰其末也。

始参微时，与萧何善，及为宰相，有隙。至何且死，所推贤唯参。参代何为相国，举事无所变更，壹遵何之约束。择郡国吏长大、取年长大者。讷于文辞、谨厚长者，即召除为丞相史。史言文刻深，欲务声名，辄斥去之。日夜饮酒。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，见参不事事，不事丞相之事。来者皆欲有言。至者参辄饮以醇酒，度之欲有言，复饮酒，醉而后去，终莫得开说。开，谓有所启白。相舍后园近吏舍，日饮歌呼。从吏患之，无如何，乃请参游后园。闻吏醉歌呼，从吏幸相国召按之。乃反取酒张坐饮，大歌呼与相和。

参见人之有细过，专掩匿覆盖之，府中无事。参子窋，为中大夫。惠帝怪相国不治事，以为“岂少朕与”，乃谓窋曰：“汝归，试私从容问乃父曰：‘高帝新弃群臣，帝富于春秋，君为相国，日饮无所请事，何以忧天下？’然无言吾告汝也。”窋既洗沐，归谏参。参怒而笞之二百，曰：“趣入侍，天下事，非乃所当言也。”至朝时，帝让参，参免冠谢曰：“陛下自察圣武，孰与高皇帝？”上曰：“朕乃安敢望先帝！”参曰：“陛下观参，孰与萧何贤？”上曰：“君似不及也。”参曰：“陛下之言是也。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具，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

乎？”惠帝曰：“善，君休矣！”百姓歌之曰：“萧何为法，讲若画一；‘讲’或作‘较’。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静，民以宁壹。”

张良字子房，韩人也。沛公欲以二万人击秦峽关下军，良曰：“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臣闻，其将屠者子贾豎，易动以利。愿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宝啖秦将。”秦将果欲连和俱西，良曰：“此独其将欲叛，士卒恐不从，不如因其解击之。”沛公乃引兵击秦军，大破之。遂至咸阳，秦王子婴降沛公。沛公入，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哙谏，沛公不听。良曰：“夫秦为无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为天下除残去贼，宜缟素为资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桀为虐。资，质也。欲令沛公反秦奢，俭素以为质也。且忠言逆于耳利于行，毒药苦于口利于病，愿沛公听樊哙言。”沛公乃还军霸上。

陈平，户牖人也。背楚，因魏无知见汉王，汉王拜为都尉，典护军。逢、灌等或谗平曰：“闻平居家时，盗其嫂；事魏王不容，亡而归楚；不中，又亡归汉。今大王尊官之，令护军。臣闻，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，金少者得恶处。平反覆乱臣也，愿王察之。”汉王疑之，以让无知，问曰：“有之乎？”无知曰：“有。”汉王曰：“公言其贤人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之所言者能也，陛下所问者行也。今有尾生、孝己之行，孝己，高宗之子，有孝行也。而无益于胜败之数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今楚、汉相拒，臣进奇谋之士。”王召平而问曰：“吾闻先生事魏不遂，事楚而去，今又从吾游，信者固多心乎？”平曰：“臣事魏王，魏王不能用臣说，故去事项王。项王不信任人，其所任爱，非诸项，即妻之昆弟，虽有奇士，不能用。臣居楚，闻汉王之能用人，故归大王。臣嬴身来，不受金，无以为资。诚臣计画有可采者，愿大王用之；使无可采者，大王所赐金具在，请封输官，得请骸骨。”汉王乃谢，厚赐，拜以为

护军中尉，尽护诸将。诸将乃不敢复言。

周勃，沛人也。为人木强敦厚，高帝以为可属大事。惠帝以勃为太尉。高后崩，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，吕产以吕王为相国，秉权，欲危刘氏。勃与丞相平、朱虚侯章，共诛诸吕。遂共迎立代王，是为孝文皇帝。初即位，以勃为右丞相。后乃免丞相就国。人有上书告勃欲反，下廷尉，廷尉逮捕勃治之。勃恐，不知置辞。吏稍侵辱之。勃以千金与狱吏，乃书牍背示之，“以公主为证”。公主者，文帝女也，勃太子胜之尚之，故狱吏教引为证。薄太后亦以为无反事。文帝朝，太后曰：“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？”文帝乃谢曰：“吏方验而出之。”于是使使持节赦勃，复爵邑。勃既出，曰：“吾尝将百万军，然安知狱吏之贵也？”

勃子亚夫，文帝封为条侯。后六年，匈奴大入边。以宗正刘礼为将军，军霸上；祝兹侯徐厉为将军，军棘门；以亚夫为将军，军细柳，以备胡。上自劳军，至霸上及棘门军，直驰入，将以下骑送迎。已而之细柳军，军士吏被甲，锐兵刃，彀弓弩，持满。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先驱曰：“天子且至军门！”都尉曰：“将军令曰：‘军中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’”有顷上至，又不得入。于是上使使持节诏将军曰：“吾欲劳军。”亚夫乃传言开壁门，壁门士请车骑曰：“将军约，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乃按辔徐行至中营。将军亚夫持兵揖曰：“介胄之士不拜，请以军礼见。”礼，介者不拜。天子为动，改容式车。使人称谢，成礼而去。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文帝曰：“嗟乎，此真将军矣！向者霸上、棘门军，如儿戏耳，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亚夫可得而犯耶？”称善者久之。

樊哙，沛人也。与高祖俱起。高帝尝病，恶见人，卧禁中，诏户者毋得入群臣。绛、灌等莫敢入。十余日，哙乃排闥直入，大臣随之。上独枕一宦者卧。哙等见上流涕曰：“始陛下与臣等起丰、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壮也！今天

下已定，又何惫也！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见臣等计事，顾独与一宦者绝乎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”高帝笑而起。

周昌，沛人也。为御史大夫。为人强力，敢直言，自萧、曹等，皆卑下之。昌尝燕入奏事，以上宴时入奏事也。高帝方拥戚姬，昌还走。高帝逐得，骑昌项，问曰：“我何如主？”昌仰曰：“陛下即桀、纣之主也。”于是上笑之，然尤惮昌。及高帝欲废太子，大臣固争，莫能得，而昌庭争之强。上问其说，昌为人吃，又盛怒，曰：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心知其不可。陛下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。”上欣然而笑，太子遂定。

申屠嘉，梁人也。为丞相。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，赏赐累巨万。文帝常燕饮通家，其宠如是。是时嘉入朝，而通居上旁，有怠慢之礼。嘉奏事毕，因言曰：“陛下幸爱群臣，则富贵之。至于朝廷之礼，不可以不肃！”上曰：“君勿言，吾私之。”罢朝坐府中，为檄召通。通恐，入言上。上曰：“汝第往，吾今使人召若。”通至丞相府，免冠、徒跣，顿首谢。嘉责曰：“夫朝廷者，高皇帝之朝廷也。通小臣，戏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”通顿首，首尽出血，不解。上使使持节召通，而谢丞相曰：“此吾弄臣，君释之。”通既至，为上泣曰：“丞相几杀臣。”

卷十六

汉书（四）

传

酈食其，陈留人也。好读书，身長八尺，人皆谓之狂生，自谓“我非狂”。沛公至高阳传舍，使人召食其。至，入谒，沛公方踞床，令两女子洗，而见食其。食其入，即长揖不拜，曰：“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？欲率诸侯破秦乎？”沛公骂曰：“竖儒！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诸侯相率攻秦，何谓助秦？”食其曰：“必欲聚徒合义兵，诛无道秦，不宜踞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辍洗，起衣，延食其上坐，谢之。

汉王据守敖仓，而使食其说齐王曰：“王知天下之所归乎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天下何归？”曰：“归汉。”齐王曰：“先生何以言之？”曰：“汉王与项王约，先入咸阻者王之，项王背约不与，而迁杀义帝。汉王起蜀、汉之兵击三秦，出关而责义帝之负处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诸侯之后。降城即以侯其将，得赂则以分其士，与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。诸侯之兵，四面而至，蜀、汉之粟方船而下。项王有背约之名，杀义帝之负；于人之功无所记，于人之罪无所忘；战胜而不得其赏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；非项氏莫得用事；为人刻印，刑而不能授；刻断，无复廉饬也。攻城得赂，积财而不能赏。天下叛之，贤材怨之，而莫为之用。故天下之士，归于汉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汉王

发蜀、汉，定三秦；涉西河之水，援上党之兵；下井陘，破北魏，此黄帝之兵，非人之力量，天之福也。今已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守白马之津，杜太行之厄，拒飞狐之口，天下后服者先亡矣。王疾下汉王，齐国社稷，可得而保也；不下汉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”田广乃听食其，罢历下兵守战备。

陆贾，楚人也。有口辩，常居左右，时时前说称诗、书。高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得之，安事诗、书！”贾曰：“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乎？且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、智伯，极武而亡；秦任刑法不变，卒灭赵氏。秦之先造父，封于赵城，其后曰赵氏。向使秦已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圣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”高帝不怪，有惭色，谓贾曰：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、吾所以得之者，及古成败之国事。”贾凡著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尝不称善，称其书曰新语。

吕太后时，王诸吕，诸吕擅权，欲劫少主，危刘氏。右丞相陈平患之，贾曰：“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将相和，则士豫附；士豫附，天下虽有变，则权不分。权不分，为社稷计，在两君掌握耳。”平因结谋于大尉勃。卒诛诸吕，安刘氏，立文帝，贾之谋也。

娄敬，齐人也。汉五年，戍陇西，过雒阳，高帝在焉。敬脱挽辂，辂，以木当胸，挽重辇车也。见齐人虞将军曰：“臣愿见上言便宜。”虞将军入言上，上召见问，敬说曰：“陛下都雒阳，岂欲与周室比隆哉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敬曰：“陛下取天下与周异。周之先自后稷，积德累善十余世，及武王伐纣，不期会孟津上八百诸侯，遂灭殷。成王即位，周公之属傅相焉，乃营成周都雒，以为此天下中，诸侯四方纳贡职，道里钧矣。有德则易以王，无德则易以亡。凡居此者，欲令务以德致人，不欲阻险，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。及周之衰，分而为二，天下莫朝，周不能制。

非德薄，形势弱也。今陛下起垄、沛，收卒三千人，卷蜀、汉，定三秦，与项籍大战七十，小战四十，使天下之民，肝脑涂地，父子暴骸中野，不可胜数，哭泣之声不绝，伤痍者未起，而欲比隆成、康之时，臣窃以为不侔矣。且夫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卒然有急，百万之众可具，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，此所谓天府。陛下入关而都之，山东虽乱，秦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与人斗，不搯其亢、亢，喉咙也。拊其背，未能全胜。今陛下入关而都，按秦之故，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。”高帝即日驾，西都关中。于是赐姓刘氏，拜为郎中，号曰“奉春君”。

汉七年，韩王信反，高帝自往击。至晋阳，闻信与匈奴欲击汉，上使人使匈奴。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，徒见其老弱及羸畜。使者十辈来，皆言匈奴易击。上使敬复往，还报曰：“两国相击，此宜夸矜见所长。今臣往，徒见羸瘠老弱，此必欲见短，伏奇兵以争利。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。”是时汉兵三十余万，众兵已业行。上怒骂敬曰：“齐虏！以舌得官，乃今妄言沮吾军。”械系敬广武。遂往，至平城，匈奴果出奇兵，围高帝白登七日，然后得解。高帝至广武，赦敬，曰：“吾不用公言，以困平城。”乃封敬二千户，号“建信侯”。

叔孙通，薛人也。为太子太傅。高帝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，通谏曰：“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，立奚齐，晋国乱者数十年，为天下笑。秦以不早定扶苏，胡亥诈立，自使灭祀，此陛下所亲见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闻之；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，食无菜茹为啖。其可背哉！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，臣愿先伏诛，以颈血污地。”高帝曰：“公罢矣，吾特戏耳。”通曰：“太子天下本，本一摇，天下震动，奈何以天下戏！”高帝曰：“吾听公。”

蒯通，范阳人也。韩信定齐地，自立为齐假王。通知天下权在于信，说信曰：“今刘、项分争，使人肝脑涂地，流离中野，不可胜数。非天下贤圣，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。当今之时，两主悬命于足下。足下为汉则汉胜，

与楚则楚胜。方今为足下计，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参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其势莫敢先动。盖闻‘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弗行，反受其殃’。愿足下孰图之。”信曰：“汉王遇我厚，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！”遂谢通。通说不听，惶恐，乃阳狂为巫。

天下既定，后信以罪废为淮阴侯，谋反诛，临死叹曰：“悔不用蒯通之言。”高帝闻之召通。通至，上欲烹之，曰：“若教韩信反，何也？”通曰：“狗各吠非其主。当彼时，臣独知齐王韩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秦失其鹿，以鹿喻帝位也。天下共逐之，高材者先得。天下匈匈，争欲为陛下所为，顾力不能，可殪诛邪！”上乃赦之。至齐悼惠王时，曹参为相，礼下贤人，请通为客。

初，齐处士东郭先生、梁石君，入深山隐居。通乃见相国曰：“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，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，足下即欲求妇，何取？”曰：“取不嫁者。”通曰：“然则求臣亦犹是也，彼东郭先生、梁石君，齐之俊士也，隐居不嫁，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。愿足下使人礼之。”曹相国曰：“敬受命。”皆以为上宾。

贾谊，洛阳人也。孝文时，为梁怀王太傅。是时，匈奴强，侵边。天下初定，制度疏阔。诸侯王僭拟，地过古制，淮南、济北王皆为逆诛。谊数上疏陈政事，多所欲匡建，其大略曰：“臣窃惟事势，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六，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，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皆曰‘天下已安已治矣’，臣独以为未也。曰安且治者，非愚则谀，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燃，因谓之安。方今之势，何以异此！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，因陈治安之策，试详择焉！夫使为治，劳智虑，苦身体，乏钟鼓之乐，勿为可也。乐与今同，而加之以诸侯轨道，兵革不动，民保首领，匈奴宾服，四荒向风，百姓素朴，狱讼衰

息。天下顺治，生为明帝，没为明神，名誉之美，垂于无穷。建久安之势，成长治之业，以承祖庙，以奉六亲，至孝也；以幸天下，以育群生，至仁也；立经陈纪，轻重同得，后可以为万世法程，虽有愚幼不肖之嗣，犹得蒙业而安，至明也。以陛下之明达，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，致此非难也。臣谨稽之天地，验之往古，案之当今之务，日夜念之至孰也，虽使禹、舜复生，为陛下计，无以易此。夫树国固，必相疑之势也。树国于险固，诸侯强大，则必与天子有相疑之势也。下数被其殃，上数爽其忧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。今或亲弟谋为东帝，淮南厉王长也。亲兄之子西向而击。谓齐悼惠王子兴居为济北王反，欲击取荃阻。天子春秋鼎盛，鼎，方。行义未过，德泽有加焉，犹尚如是，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！然而天下少安，何也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；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。数年之后，诸侯之王，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傅相，称病而赐罢，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，如此有异淮南、济北之为邪！此时而欲为治安，虽尧、舜不治也。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，不肯早为，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，抗其头而到之也。岂有异秦之季世乎！夫以天子之位，乘今之时，因天下之助，尚惮以危为安，以乱为治。假设天下如曩时，淮阴侯尚王楚，黥布王淮南，彭越王梁，韩信王韩，张敖王赵，卢绾王燕，陈豨在代，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，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，能自安乎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

“天下殽乱，高皇帝与诸公并起，诸公幸者乃为中涓，其次靡得舍人，材之不逮至远也。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，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，多者百余城，少者三四十县，德至渥也，然其后十年之间，反者九起。陛下之与诸公，非亲角材而臣之也，又非身封王之也，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，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臣请试言其亲者。假令悼惠王王齐，元王王楚，中子王赵，幽王王淮阳，恭王王梁，灵王王燕，厉王王淮南，六七贵人皆无恙，当是时陛下即位，能为治乎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若此诸王，虽名为臣，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，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

为者。擅爵人，赦死罪，甚者或戴黄屋。令之不肯听，召之安可致乎！幸而来至，法安可得加！动一亲戚，天下圜视而起，陛下之臣，虽有悍如冯敬者，为御史大夫，奏淮南厉王诛也。适启其口，匕首已陷其匈矣。陛下虽贤，谁与领此？故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，已然之效也。其异姓负强而动者，汉已幸而胜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。同姓袭是迹而动，既有征矣，殃祸之变，未知所移，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，后世将如之何？屠生坦一朝解十二牛，而芒刃不顿者，所排击剥割，皆众理解也。至于髡髀之所，非斤则斧。夫仁义恩厚，人主之芒刃也；权势法制，人主之斤斧也。今诸侯王皆众髡髀也，释斤斧之用，而欲婴以芒刃，臣以为不缺则折。胡不用之淮南、济北？势不可也。二国皆反诛。何不施之仁恩？势不可故也。

“臣窃迹前事，大抵强者先反。淮阴王楚最强，则最先反；韩王信倚胡，则又反；贯高因赵资，则又反；陈豨兵精，则又反；彭越用梁，则又反；黥布用淮南，则又反；卢绾最弱，最后反。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，功少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，非独性异人，亦形势然也。曩令樊、酈、逢、灌据数十城而王，今虽已残亡可也；令信、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，虽至今存可也。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也。欲诸王之皆忠附，则莫若令如长沙王；欲臣子之勿蒞醢，则莫若令如樊、酈等；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易使以义，国小则无邪心。令海内之势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制从，诸侯之君，不敢有异心，虽在细民，且知其安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。割地定制，令齐、赵、楚各为若干国，使其子孙各受祖之分地，地尽而止，及燕、梁他国皆然。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，建以为国，空而置之，须其子孙生者，举使君之。天子无所利焉，诚以定治而已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。地制壹定，宗室子孙莫虑不王，下无背叛之心，上无诛伐之志，天下咸知陛下之仁。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，细民向善，大臣致顺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。当时大治，后世诵圣。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？天下之势，方病大瘡。肿足曰瘡。一

胫之大几如要，一指之大几如股。平居不可屈伸，失今不治，必为锢疾，后虽有扁鹊，不能为已。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。

“天下之势方倒悬。凡天子者，天下之首也；蛮夷者，天下之足也。今匈奴嫚侮侵掠，至不敬也，为天下患，至无已也，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。足反居上，首顾居下，倒悬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人乎？可为流涕者此也。

“今民卖僮者，僮，谓隶妾。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，内之闲中，闲，卖奴婢阑也。是古天子后服，所以庙而不宴者也，而庶人得以衣婢妾。白縠之表，薄纨之里，縠以偏诸，是古天子之服也，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。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，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，倡优下贱得为后饰，然而天下不屈者，殆未有也。夫俗至大不敬也，至无等也，至冒上也，进计者犹曰‘无为’，可为长太息者此也。商君遗礼义，弃仁恩，并心于进取，秦俗日败。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。出作赘婿。借父耰耜，虑有德色；假其父耜而德之。母取箕帚，立而谇语。谇，犹责也。抱哺其子，与公并倨；其慈子嗜利，不同禽兽者无几耳。然并心而赴时者，犹曰‘蹙六国，兼天下’。

“功成求得矣，终不知反廉愧之节，仁义之厚。众掩寡，知欺愚，勇威怯，壮陵衰，其乱至矣。是以大贤起之，威震海内，德从天下。曩之为秦者，今转而为汉矣。然其遗风余俗，犹尚未改。今世以侈靡相竞，而上无制度，弃礼谊、捐廉耻日甚。杀父兄，盗者剽寝户之帘，剽，取也。篡两庙之器，篡，取也。两庙，高祖、惠帝庙也。白昼大都之中，剽吏而夺之金。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，吏矫伪征发，盈出十万石粟。赋六百余万钱，乘传而行

郡国，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也。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，期会之间，以为大故。至于俗流失，世坏败，因恬而不知怪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俗吏之所务，在于刀笔筐篋，而不知大体。陛下又不自忧，窃为陛下惜之。夫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父子有礼，六亲有纪，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。此非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设也。人之所设，不为不立，不植则僵，不修则坏。

“管子曰：‘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’使管子愚人也则可，管子而少知治体，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！秦灭四维而不张，故君臣乖乱，六亲殃戮，奸人并起，万民离叛，凡十三岁，而社稷为墟。今四维犹未备也，故奸人几幸，而众心疑惑。岂如今定经制，令君臣，上下有差，父子六亲各得其宜，奸人无所几幸。此业壹定，世世常安。若夫经制不定，是犹渡江河无维楫，中流而遇风波，船必覆矣。可为长大息者此也。

“夏为天子十有余世，殷为天子二十余世，周为天子三十余世，秦为天子二世而亡。人性不甚相远也，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，而秦无道之暴也？其故可知也。古之王者，太子乃生，固举以礼，使士负之，有司齐肃端冕，见于天也；过阙则下，过庙则趋，孝子之道也。故自为赤子，而教固已行矣。昔者成王幼，在襁褓之中，召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。保，保其身体；傅，傅之德义；师，导之教训。此三公职也。于是为置三少，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是与太子宴者也。故乃孩提有识，三公、三少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见恶行。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，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。夫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无正，犹生长楚之乡不能不楚言也。孔子曰：‘少成若天性，习贯如自然。’太子既冠成人，免于保傅之严，则有记过之史，彻膳之宰，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，敢谏之鼓。瞽史诵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

进谏，士传民语。习与智长，故切而不愧；化与心成，故中道若性。春秋入学，坐国老，执酱而亲馈之，所以明有孝也；行以鸾和，鸾在衡，和在轼。步中采齐，趋中肆夏，乐诗也，步则歌之以中节。所以明有度也；其于禽兽，见其生不食其死，闻其声不食其肉，故远庖厨，所以长恩，且明有仁也。

“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。至秦而不然。其俗固非贵辞让也，所上者告讦也；固非贵礼义也，所上者刑罚也。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，所习者非斩劓人，则夷人之三族也。故胡亥今日即位，而明日射人，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计者谓之妖言，其视杀人，若刈草菅然。岂唯胡亥之性恶哉？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。鄙谚曰：‘不习为吏，视已成事。’又曰：‘前车覆，后车诫。’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其已事可知也。夫存亡之变、治乱之机，其要在是矣。夫天下之命，悬于太子。太子之善，在于早谕教，与选左右。夫心未滥而先谕教，则化易成也；开于道术智谊之指，则教之力也。若其服习积贯，贯，习也。则左右而已。臣故曰选左右、早谕教最急。夫教得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矣。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若夫庆赏以劝善，刑罚以惩恶，先王执此之政，坚如金石，行此之令，信如四时，据此之公，无私如天地，岂顾不用哉？孔子曰：‘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’为人主计者，莫如先审取舍。取舍之极定于内，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。安者非一日而安也，危者非一日而危也，皆以积渐然，不可不察也。人主之所积，在其取舍。以礼义治之者，积礼义；以刑罚治之者，积刑罚。刑罚积而民怨背，礼义积而民和亲。故世主欲民之善同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。或导之以德教，或驱之以法令。导之以德教，德教洽而民气乐；驱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极而民风哀。哀乐之感，祸福之应也。秦王之欲尊崇庙而安子孙，与汤、武同，然而汤、武广大其德行，六七百岁而弗失，秦王持天下十余岁则大败。此无他故矣，汤、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。夫天下，大器。今人之置器，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。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，在天子之所

置之。汤、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，而德泽洽，禽兽草木广裕，德被子孙数十世，此天下所共闻也。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，德泽无一有，而怨毒盈于世，人憎恶之如仇讎，祸几及身，子孙诛绝，此天下之所共见也。是非其明效大验邪！

“人之言曰：‘听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，则言者莫敢妄言。’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，人主胡不引殷、周、秦事以观之也？人主之尊譬如堂，群臣如陛，众庶如地。古者圣王制为等列，内有公卿大夫士，外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等级分明，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鄙谚曰：‘欲投鼠忌器。’尚惮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贵臣之近主乎！廉耻礼节以治君子，故有赐死而无戮辱。是以黥劓之罪，不及大夫，顾其离主上不远也。君之宠臣，虽或有过，刑戮之罪，不加其身者，尊君故也。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。

“今自王侯三公之贵，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，古天子之所谓伯父、伯舅也，而今与众庶同黥、劓、髡、刖、笞、笞、弃市之法，然则堂不无陛乎？被戮辱者不泰迫乎？廉耻不行，大臣无乃握重权，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？今而有过，帝令废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，灭之可也。若夫束缚之，系继之，输之司寇，编之徒官，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，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夫天子之所尝敬，众庶之所尝宠，死而死耳，贱人安得如此而顿辱之哉！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也；如遇官徒，彼将官徒自为也。故古者礼不及庶人，刑不至大夫，所以厉宠臣之节也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，曰：‘子大夫自有过耳！吾遇子有礼矣。’遇之有礼，故群臣自意；婴以廉耻，故人矜以节行。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，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，则非人类也。故为人臣者，利不苟就，害不苟去，唯义所在。上之化也，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，法度之臣

诚死社稷，辅翼之臣诚死君上，守圉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。故曰‘圣人**有金城**’者，比物此志也。比，谓比方。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，比于金城。彼且为我死，故吾得与之俱生；彼且为我亡，故吾得与之俱存；为我危，故吾得与之皆安。顾行而忘利，守节而仗义，故可以托不御之权，可以寄六尺之孤。此厉廉耻、行礼谊之所致也，主上何丧焉！此之不为，而顾彼之久行，彼，亡国也。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。”

爰盎字丝，楚人也。孝文时，为中郎将。从**霸陵**，上欲西驰下峻阪，盎揽辔。上曰：“将军怯邪？”盎曰：“臣闻千金子不垂堂，百金子不骑衡，骑，倚也。圣主不乘危、不侥幸。今陛下骋六飞，六马之疾若飞也。驰不测山，有如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奈**高庙**太后何？”上乃止。

上幸上林，皇后、**慎夫人**从。其在禁中，常同坐。及坐郎署，盎却**慎夫人**坐。**慎夫人**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。盎因前说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，则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**慎夫人**乃妾，妾主岂可以同坐哉！且陛下幸之，则厚赐之。陛下所以为**慎夫人**，适所以祸之。独不见‘人豕’乎？”**戚夫人**也。于是上乃悦，入语**慎夫人**。夫人赐盎金五十斤。然盎亦以数直谏，不得久居中。调为**陇西**都尉，调，选也。仁爱士卒，皆争为死。

晁错，**颍川**人也。以文学为太子家令。是时匈奴强，数寇边，上发兵以御之。错上言兵事，曰：“臣闻兵法有必胜之将，由此观之，安边境，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也。臣又闻用兵，临战合刃之急者三：一曰得地形，二曰卒服习，三曰器用利。兵法曰：丈五之沟，渐车之水，山林积石，经川丘阜，草木所在，此步兵之地也，车骑二不当一。土山丘陵，曼衍相属，平原广野，此车骑之地也，步兵十不当一。平陵相远，川谷居间，仰高临下，此弓弩之地也，短兵百不当一。两阵相近，平地浅草，可前可后，此长戟之地也，剑楯三不当一。萑苇竹箫，草木蒙

茏，支叶茂接，此矛铤之地也，长戟二不当一。曲道相伏，险厄相薄，此剑楯之地也，弓弩三不当一。士不选练，卒不服习，起居不精，动静不集，趋利弗及，避难不毕，前击后解，与金鼓之音相失，此不习勒卒之过也，百不当十。兵不完利，与空手同；甲不坚密，与袒裼同；袒裼，肉袒。弩不可以及远，与短兵同；射不能中，与无矢同；中不能入，与无镞同；此将不省兵之祸也，五不当一。故兵法曰：器械不利，以其卒予敌也；卒不可用，以其将与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与敌也。四者，兵之至要也。

“臣又闻‘小大异形，强弱异势，险易异备’。夫卑身以事强，小国之形也；合小以攻大，敌国之形也；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形也。今匈奴地形伎艺与中国异。上下山阪，出入谿涧，中国之马弗与也；险道倾侧，且驰且射，中国之骑弗与也；风雨罢劳，饥渴不困，中国之人弗与也；此匈奴之长技也。若夫平原易地，轻车突骑，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；劲弩长戟，射疏及远，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；坚甲利刃，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，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；材官驍发，矢道同的，材官，骑射之官也。射者驍发，其用矢者，同中一的，言其工妙。则匈奴之革笥木荐革笥，以皮作，如铠也。木荐，以木板作，如楯。弗能支也；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薄，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；此中国之长技也。以此观之，匈奴之长技三，中国之长技五。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，以诛数万之匈奴，众寡之计，以一击十之术也。虽然，兵，凶器；战，危事也。以大为小，以强为弱，在俛仰之间耳。夫以人死争胜，跌而不振，蹉跌不可复起。则悔之无及也。帝王之道，出于万全。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，来归谊者，其众数千，饮食长技与匈奴同，可赐之坚甲絮衣，劲弓利矢，益以边郡之良骑。令明将能知其习俗、和辑其心者，将之。即有险阻，以此当之；平地通道，则以轻车材官制之。两军相表里，各用其长技，衡加之以众，此万全之术也。”

文帝嘉之，乃赐错玺书宠答焉。错复言守边备塞，劝农力本，当世急务二事，曰：“臣窃闻秦时，北攻胡貉，筑塞河上，南攻扬粤，扬州之南越也，置戍卒焉。其起兵而攻胡、粤者，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戾而欲广大也，故功未立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，战则为人禽，屯则卒积死。夫胡貉之地，积阴之处也，其性能寒。扬粤之地，少阴多阳，其性能暑。秦之戍卒，不能其水土，戍者死于边，输者债于道，债，仆也。秦民见行，如往弃市，因以谪发之，名曰‘谪戍’。发之不顺，行者深怨，有背叛之心。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，以计为之也。故战胜守固，则有拜爵之赏；攻城屠邑，则得其财卤，以富家室。故能使其众，蒙矢石，赴汤火，视死如生。今秦之发卒也，有万死之害，而无铢两之报，死事之后，不得一算之复，天下明知其祸烈及己也。陈胜行戍，至于大泽，为天下先唱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。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，其势易扰乱边境，如飞鸟走兽放于广野，美草甘水则止，草尽水竭则移。以是观之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此胡人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。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，或当燕、代，或当上郡、北地、陇西，以候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。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，少发则不足，多发远县才至，胡又已去。聚不罢，为费甚大；罢之，则胡复入。如此连年，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吏发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，高城深堑，先为室屋，具田器，乃募罪人令居之；不足，募以丁奴婢赎罪，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；不足，乃募民之欲往者，皆赐高爵，复其家。与冬夏衣、禀食，能自给而止。其无夫若妻者，县官买与之。人情非有匹敌，不能久安其处。塞下之民，禄利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驱，而能止其所驱者，以其半与之，谓胡人驱收中国，能夺得之者，以半与之也。县官为赎得汉人，官为赎也。其民。如是，则邑里相救助，赴胡不避死，非以德上也，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。此与东方之戍卒，东方诸郡，次当戍边。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，徙民实边，使远方无屯戍之事，塞下之民，父子相保，

无系虏之患，利施后世，名称圣明，其与秦之行怨民，相去远矣。”

上从其言，募民徙塞下。错复言：“陛下幸募民相徙，以实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甚大惠也。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，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。臣闻古之徙远方，以实广虚也，相其阴阳之和，尝其水泉之味，审其土地之宜，观其草木之饶，然后营邑立城，制里割宅，通田作之道，正阡陌之界，先为筑室，家置器物焉。民至有所居，作有所用，此民所以轻去故乡，而劝之新邑也。为置医巫，以救疾病，生死相恤，坟墓相从，此所以使民乐其处，而有长居之心也。择其邑之贤材，习地形知民心者，居则习民于射法，出则教民于应敌。故卒伍成于内，则军正定于外。服习以成，勿令迁徙，幼则同游，长则共事。夜战声相知，则足以相救；昼战目相见，则足以相识；欢爱之心，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厚赏，威以重罚，则前死不还踵矣。”

文帝诏举贤良文学之士，错在选中。上亲策诏之，曰：“昔者大禹勤求贤士，施及方外，近者献其明，远者通厥聪，比善戮力，以翼天子。是以太禹能无失德。故诏有司，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，通于人事之终始，及能直言极谏者，将以匡朕之不逮。永惟朕之不德，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，四者之阙，悉陈其志，无有所隐。”错对：“诏策曰：‘通于人事终始’，愚臣窃以古之三王，臣主俱贤，故合谋相辅，计安天下，莫不本于人情。人情莫不欲寿，三王生而不伤也；人情莫不欲富，三王厚而不困也；人情莫不欲安，三王扶而不危也；人情莫不欲逸，三王节其力不尽也。其为法令也，合于人情而后行之；其动众使民也，本于人事然后为之。取人以己，内恕及人。情之所恶，不以强人；情之所欲，不以禁民。是以天下乐其政而归其德，望之若父母，从之若流水，百姓和亲，国家安宁，名位不失，施及后世。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。诏策曰‘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’，愚臣窃

以秦事明之。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，其主不及三王，而臣不及其佐，然功力不迟者，何也？地形便，财用足，民利战。其所与并者六国。六国者，臣主皆不肖，谋不辑，民不用，故当此之时，秦最富强。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，帝王之资也，故秦能兼六国，立为天子。当此之时，三王之功不能进焉。及其末涂之衰也，任不肖而信谗贼；宫室过度，奢欲无极，民力疲尽，赋敛不节；矜奋自贤，群臣恐谏，恐机发陷祸，而谏以求自全。骄溢纵恣，不顾患祸；妄赏以随喜意，妄诛以快怒心；法令烦僭，刑罚暴酷，轻绝人命，天下寒心，莫安其处。奸邪之吏，乘其乱法，以成其威，狱官主断，生杀自恣。上下瓦解，各自为制。秦始乱之时，吏之所先侵者，贫人贱民也；至其中节，所侵者，富人吏家也；及其末涂，所侵者，宗室大臣也。是故亲疏皆危，外内咸怨，离散逋逃，人有走心。陈胜先倡，天下大溃，绝祀亡世，为异姓福。此吏不平、政不宣、民不宁之祸也。”对奏，天子善之，迁大中大夫。

错以诸侯强大，请削之。后吴、楚反，会窦婴言爰盎，诏召入见，上问曰：“计安出？”盎对曰：“吴、楚相遗书，言高皇帝王子弟，各有分地，今贼臣晁错，擅谪诸侯，削夺之地，以故反，名为西共诛错，复故地而罢。方今计，独有斩错，发使赦吴、楚七国，复其故地，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。”于是上默然，良久曰：“顾诚何如，吾不爱一人谢天下也。”后十余日，乃使中尉召错，给载行市。错衣朝衣斩东市。错已死，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，击吴、楚，还，上书言军事。上问曰：“闻晁错死，吴、楚罢不也？”邓公曰：“吴为反数十岁矣，发怒削地，以诛错为名，其意不在错也。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，不敢复言矣。”上曰：“何哉？”邓公曰：“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，故请削之以尊京师，万世之利也。计画始行，卒被大戮，内杜忠臣之口，外为诸侯报仇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于是盎喟然长息，曰：“公言善，吾亦恨之。”

卷十七

汉书（五）

传

张释之字季，南阳人也。以贲为郎，事文帝，十年不得调，欲免归。中郎将爰盎知其贤，惜其去，乃请徙释之补谒者。释之既朝毕，因前言便宜事。文帝称善，拜释之为谒者仆射。从行，上登虎圈，问上林尉禽兽簿，十余问，尉左右视，尽不能对。虎圈啬夫从旁代尉，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，欲以观其能，口对响应无穷者。文帝曰：“吏不当如此邪？”诏拜啬夫为上林令。释之前曰：“陛下以绛侯周勃何人也？”上曰：“长者。”又复问：“东阳侯张敖如何人也？”上复曰：“长者。”释之曰：“夫绛侯、东阳侯称为长者，此两人言事，曾不能出口，岂效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！且秦以任刀笔之吏，争以亟疾苛察相高，其弊徒文具，无恻隐之实。以故不闻其过，陵夷至于二世，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靡，争口辩，无其实。且下之化上，疾于影响，举措不可不察也。”文帝曰：“善。”乃止。从行至霸陵。上顾谓群臣曰：“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椁，用纆絮断陈漆其间，岂可动哉！”左右皆曰：“善。”释之前曰：“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欲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焉？”文帝称善。其后拜释之为廷尉。

顷之，上行出虫渭桥，桥在两岸之中也。有一人从桥下走，乘輿马惊。于是使骑捕属廷尉。释之奏当：“此人犯蹕，蹕，止行人。当罚金。”上怒曰：“此人亲惊吾马，马赖和柔，令他马，固不败伤我乎？而廷尉乃当之罚金！”释之曰：“法者，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是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于民也。且方其时，上使使诛之则已。今已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。壹倾，天下用法，皆为之轻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？唯陛下察之。”良久曰：“廷尉当是也。”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，得，文帝怒，下廷尉治。奏当弃市。上大怒曰：“人无道，乃盗先帝器！吾属廷尉者，欲致之族，而君以法奏之，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。”释之曰：“法如是足矣。且罪等，俱死罪也，盗玉环，不若盗长陵土之逆也。然以逆顺为基。今盗宗庙器而族之，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，不欲指言，故以取土喻也。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？”乃许廷尉当。

冯唐，赵人也。以孝著，为郎中署长，事文帝。帝辇过，问唐曰：“父老何自为郎？家安在？”具以实言。曰：“吾居代时，吾尚食监高祛，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，战于钜鹿下。吾每饮食，意未尝不在钜鹿也。每食念监所说李齐在钜鹿时也。父老知之乎？”唐对曰：“齐尚不如廉颇、李牧。”上曰：“嗟乎！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为将，岂忧匈奴哉！”唐曰：“陛下虽有颇、牧，不能用也。”上怒，起入禁中。良久，召唐复问曰：“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、牧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，跪而推毂，曰：‘阃以内寡人制之，阃以外将军制之。门中櫜为阃也。军功爵赏，皆决于外，归而奏之。’此非空言也。李牧之为赵将居边，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，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覆也。委任而责成功，故李牧乃得尽其知能，是以北逐单于，破东胡，灭澹林，胡名也。西抑强秦，南支韩、魏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军市租尽以给士卒，出私养钱，五日一杀牛，以飧宾客军吏舍人，是以匈奴远避，不近云中之塞。虏尝一入，尚帅车骑击之，所杀甚众。上功莫府，一言不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，其赏不行。愚以为陛下法太

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。且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罚作之。由此言之，陛下虽得颉、牧，不能用也。臣诚愚，触忌讳，死罪！”文帝悦。是日，令唐持节赦魏尚，复以为云中守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。荀悦纪论曰：“以孝文之明，本朝之治，百寮之贤，而贾谊见排逐，张释之十年不见省，冯唐皓首屈于郎署，岂不惜哉！”夫逢侯之忠，功存社稷而由见疑，不亦痛乎！夫知贤之难，用人之不易，忠臣自固之难，在明世且由若兹，而况乱君暗主者乎！然则屈原赴于汨罗，子胥鸱夷于江，安足恨哉！周勃质朴忠诚，高祖知之，以为安刘氏者勃也。既定汉室，建立明主，眷眷之心，岂有已哉！狼狽失据，块然囚执，俛首拊襟，屈于狱吏，可不愍哉！夫忠臣之于其主，由孝子之于其亲也。尽心焉，尽力焉，进而喜，非贪位也；退而忧，非怀宠也。忠结于心，恋慕不止，进得及时，乐行其道也。故仲尼去鲁，迟迟吾行也；孟轲去齐，三宿而后出。盖彼诚仁圣之心也。夫贾谊过湘吊屈原，恻怆恻怀，岂徒忿怨而已哉！与夫苟患失之者，异类殊意矣。及其傅梁王，哭泣而从之死，岂可谓非至忠乎！然而人主不察，岂不哀哉！及释之屈而思归，冯唐困而后达，又可悼也。此忠臣所以泣血、贤哲所以伤心也。

汲黯字长孺，濮阳人也。为人正直，以严见惮。武帝召为中大夫。以数切谏，不得久留内，迁为东海太守。黯学黄、老言，治民，好清静，责大指而不细苛。黯多病，卧阁内不出。岁余，东海大治。召为主爵都尉，治务在无为而已，引大体不拘文法。上曰：“汲黯何如人也？”严助曰：“使黯任职居官，亡以愈人，然至其辅少主，虽自谓贲、奭弗能夺也。”上曰：“然。古有社稷之臣，至如汲黯，近之矣。”大将军霍光侍中，上踞厕视之。厕，谓床边，踞床视之。丞相弘宴见，上或时不冠。至如见黯，不冠不见也。尝坐武帐，黯前奏事，上不冠，望见黯，避帐中，使人可其奏。其见敬礼如此。张汤以更定律令为廷尉，黯质责汤于上前，曰：“公为正卿，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，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，安国富民，使囹圄空虚，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？纷，乱也。而公以此无种矣！”黯时与

汤论议，汤辩常在文深小苛，黯愤发骂曰：“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，果然！必汤也，令天下重足而立，侧目而视矣！”

贾山，颍川人也。孝文时，言治乱之道，借秦为谕，名曰至言，其辞曰：“夫布衣韦带之士，修身于内，成名于外，而使后世不绝息。至秦则不然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赋敛重数，赭衣半道，群盗满山，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，倾耳而听。一夫大呼，天下响应。秦非徒如此也，又起咸阳而西至雍，离宫三百，钟鼓帷帐，不移而具。又为阿房之殿，殿高数十仞，东西五里，南北千步，从车罗骑，四马骛驰，旌旗不挠。为宫室之丽至于此，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。为驰道于天下，东穷燕、齐，南极吴、楚，道广五十步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作壁如甬道。隐，筑也，以铁椎筑之也。树以青松。为驰道之丽至于此，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。死葬乎骊山，吏徒数十万人，旷日十年。下彻三泉，冶铜锢其内，漆涂其外，被以珠玉，饰以翡翠，中成观游，上成山林。为葬埋之侈至于此，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。蓬颗，犹裸颗小冢。秦以熊罴之力，虎狼之心，蚕食诸侯，并吞海内，而不笃礼义，故天殃已加矣。臣昧死以闻，愿陛下少留意，而详择其中。臣闻忠臣之事君也，言切直则不用，其身危，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。故切直之言，明主所欲急闻，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。地之饶者，虽有善种，不能生焉；江皋河濒，虽有恶种，无不猥大。故地之美者善养禾，君之仁者善养士。

“雷霆之所击，无不摧折者；万钧之所压，无不糜灭者。今人主之威，非特雷霆；势重，非特万钧也。开道而求谏，和颜色而受之，用其言而显其身，士犹恐惧，而不敢自尽，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，恶闻其过乎！震之以威，压之以重，则虽有尧、舜之智，孟、贲之勇，岂有不摧折者哉？如此，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。弗闻，则社稷

危矣。古者圣王之制，史在前书过失，工诵箴谏，庶人谤于道，商旅议于市，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。闻其过失而改之，见义而从之，所以永有天下也。天子之尊，四海之内，其义莫不为臣，然而养三老于大学，举贤以自辅弼，求修正之士，使直谏。故尊养三老，示孝也；立辅弼之臣者，恐骄也；置直谏之士者，恐不得闻其过也；学问至于刍蕘者，求善无厌也；商人庶人诽谤己而改之，从善无不听也。昔者，秦力并万国，富有天下，破六国以为郡县，筑长城以为关塞。秦地之固，大小之势，轻重之权，其与一家之富、一夫之强，胡可胜计也！然而兵破于陈涉，地夺于刘氏者，何也？秦王贪狼暴虐，残贼天下，穷困万民，以适其欲也。昔者，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[国]之君，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，什一而籍，君有余财，民有余力，而颂声作。秦始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，力疲不胜其役，财尽不胜其求。一君之身，所以自养者，驰骋弋猎之娱，天下弗能供也。劳疲者不得休息，饥寒者不得衣食，无辜死刑者无所告诉，人与之为怨，家与之为仇，故天下坏也。身死才数月，天下四面而攻之，宗庙灭绝矣。秦始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，何也？天下莫敢告也。其所以莫敢告者，何也？无养老之义，无辅弼之臣，无进谏之士，纵恣行诛，退诽谤之人，杀直谏之士，是以偷合苟容，比其德则贤于桀、纣，课其功则贤于汤、武，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。

“诗曰：‘非言不能，胡此畏忌。’此之谓也。又曰：‘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’天下未尝无士也，然而文王独言以‘宁’者，何也？文王好仁，故仁兴；得士而敬之，则士用，用之有礼义。故不致其爱敬，则不能尽其心，则不能尽其力，则不能成其功。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，尊其爵禄而亲之，疾则临视之无数，死则吊哭之，为之服锡衰，而三临其丧；未斂不饮食酒肉，未葬不举乐，当宗庙之祭而死，为之废乐。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，可谓尽礼矣。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，以报其上；功德立于后世，而今问不忘也。”

邹阳，齐人也。事吴王濞。濞以太子事怨望，称疾不朝，阴有邪谋。阳奏书谏，吴王不纳其言。去之梁，从孝王游。阳为人有智略，慷慨不苟合，介于羊胜、公孙诡之间。胜等疾阳，恶之于孝王。孝王怒，下阳吏，将杀之。阳乃从狱中上书曰：“臣闻‘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’，臣常以为然，徒虚语耳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，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；燕太子丹厚养荆轲，令西刺秦王。其精诚感天，白虹为之贯日也。白虹，兵象也。日，君象也。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，太白食昴，昭王疑之。白起为秦伐赵，破长平军，欲遂灭赵，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，为应侯所害，事不成。其精诚上达于天，故太白为之食昴。昴，赵分也。夫精变天地，而信不渝两主，岂不哀哉！今臣尽忠竭诚，毕议愿知，尽其计议，愿王知之也。左右不明，卒从吏讯，为世所疑。是使荆轲、卫先生复起，而燕、秦不寤也。愿大王孰察之。昔玉人献宝，楚王诛之；李斯竭忠，胡亥极刑。是以箕子阳狂，接舆避世，恐遭此患也。愿大王察玉人、李斯之意，而后楚王、胡亥之听，无使臣为箕子、接舆所笑。臣闻比王剖心，子胥鸱夷，臣始不信，乃今知之。愿大王孰察，少加怜焉！语曰：‘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’何则？知与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，借荆轲首，以奉丹事；於期为秦将，被谗走之燕。始皇灭其家，又重购之。燕遣轲刺始皇，於期自刎首，令轲赍往也。王奢去齐之魏，临城自刎，以却齐而存魏。王奢，齐臣也，亡至魏。其后齐伐魏，奢登城谓齐将曰：‘今君之来，不过以奢故也，义不苟生，以为魏累也。’遂自刎。夫王奢、樊於期，非新于齐、秦而故于燕、魏也，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，行合于志，慕义无穷也。苏秦相燕，人恶于燕王，燕王按剑而怒，食以驂騮；驂騮，骏马也。敬重苏秦，虽有谗谤，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。白圭显于中山，人恶之魏文侯，文侯赐以夜光之璧。何则？两主二臣，剖心析肝相信，岂移于浮辞哉？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疾。昔司马喜展脚于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拉胁折齿于魏，卒为应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画，捐朋党之私，故不能自免于疾妒之人也。百里奚乞食于道路，缪公委之以政；宁戚饭牛车下，桓公任之以国。此二人者，岂素宦于朝，借誉左右，然后二主用之哉？感于心，合

于行，坚如胶漆，昆弟不能离，岂惑于众口哉？故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，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。夫以孔、墨之辩，不能自免于谗谀，而二国以危。何则？众口铄金、积毁销骨也。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；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、宣。此二国岂系于俗、牵于世，系奇偏之辞哉？公听并观，垂明当世。故意合则胡、越为兄弟，由余、子臧是矣；不合则骨肉为仇敌，朱、象、管、蔡是矣。今人主诚能用齐、秦之明，后宋、鲁之听，则五伯不足侔，而三王易为也。夫晋文亲其仇，强伯诸侯；齐桓用其仇，而匡天下。何则？慈仁殷勤，诚加于心，不可以虚辞借也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弱韩、魏，立强天下，卒车裂之；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禽劲吴而伯中国，遂诛其身。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也。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，怀可报之意，披心腹，见情素，堕肝胆，施德厚，无爱于士，则桀之狗可使吠尧，跖之客可使刺由，何况因万乘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！然则荆轲湛七族，要离燔妻子，岂足为大王道哉！臣闻明月之珠、夜光之璧，以暗投人于道，众莫不按剑相盼者。何则？无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，轮囷离奇，根柢，下本也。轮囷离奇，委曲盘戾也。而为万乘器者，以左右先为之容也。故无因至前，虽出随珠和璧，只结怨而不见德；有人先游，则枯木朽株，树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，虽蒙尧、舜之术，挟伊、管之辩，怀龙逢、比王之意，而素无根柢之容，虽竭精神，欲开忠于当世之君，则人主必袭案剑相盼之迹矣。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。今人主沉谄谀之辞，牵帷廬之制，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，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。臣闻盛饰入朝者，不以私污义；砥砺名号者，不以利伤行。故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；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，笼于威重之权，胁于位势之贵，回面污行，以事谄谀之人，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，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！”书奏，孝王立出之，卒为上客。

枚乘字叔，淮阴人也，为吴王濞郎中。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，乘奏书谏曰：“臣闻得全者全昌，失全者全

亡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，则事无遗策，功流万世。臣乘愿披心腹，而效愚忠，唯大王少加意念于臣乘言。夫以一缕之任，系千钧之重，上悬之无极之高，下垂之不测之深，虽甚愚之人，犹知哀其将绝也。马方骇，鼓而惊之；系方绝，又重镇之。系绝于天，不可复结；坠入深泉，难以复出。其出不出，间不容发。言其激切甚急也。能听忠臣之言，百举必脱。必若所欲为，危于累卵，难于上天；变所欲为，易于反掌，安于泰山。今欲极天命之寿，敝无穷之乐，究万乘之势，不出反掌之易，以居泰山之安，而欲乘累卵之危，走上天之难，此愚臣之所大惑也。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，却背而走，迹逾多，影逾疾，不知就阴而止，影灭迹绝。欲人勿闻，莫若勿言；欲人勿知，莫若勿为。欲汤之沧，沧，寒也。一人炊之，百人扬之，无益也，不如绝薪止火而已。不绝之于彼，而救之于此，譬由抱薪而救火也。夫铢铢而称之，至石必差；寸寸而度之，至丈必过。石称丈量，径而寡失。夫十围之木，始生而如蘖，足可搔而绝，手可擢而拔，据其未生，先其未形也。磨砢砥厉，不见其损，有时而尽；种树畜养，不见其益，有时而大；积德累行，不知其善，有时而用；弃义背理，不知其恶，有时而亡。臣愿大王孰计而行之，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”吴王不纳，乘去而之梁。

路温舒字长君，钜鹿人也。宣帝初即位，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：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，而桓公以兴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大宗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，将以开圣人也。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关梁，壹远近，敬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内恕情之所安，而施之海内，是以圜圜空虚，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，必有异旧之德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涤烦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继绝，以应天意。臣闻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，羞文学，好武勇，贱仁义之士，贵治狱之吏；正言者谓之诽谤，遏过者谓之妖言。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，忠良切言皆郁于胸，誉谏之声日满

于耳，虚美熏心，实祸蔽塞，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，赖陛下厚恩，无金革之危，饥寒之患，然太平未洽者，狱乱之也。夫狱者，天下之大命，死者不可生，断者不可属。书曰：‘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今治狱吏则不然，上下相殴，以刻为明。深者获公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，流离于市；被刑之徒，比肩而立；大辟之计，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伤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。箠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故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辞以示之；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；上奏畏却，则锻炼而周内之。精孰周悉，致之法中也。盖奏当之成，虽咎繇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罪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，残贼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：‘画地为狱，议不入；刻木为吏，期不对。’此皆疾吏之风，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于狱；败法乱正，离亲塞道，莫甚乎治狱之吏。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臣闻乌鸢之卵不毁，而后凤皇集；诽谤之罪不诛，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曰：‘山藪藏疾，川泽纳污，瑾瑜匿恶，国君含诟。’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，开天下之口，广箴谏之路，扫亡秦之失，尊文、武之德，省法制，宽刑罚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，永履和乐，与天无极，天下幸甚。”上善其言。

苏建，杜陵人也。

子武字子卿。武帝遣武以中郎将，持节送匈奴，使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俱。会虞堂等谋反匈奴中。虞堂在汉时，素与副张胜相知，私候胜曰：“闻汉天子甚怨卫律，堂能为汉杀之。吾母与弟在汉，幸蒙其赏。”人夜亡告之。单于怒，召诸贵人议，欲杀汉使者。左伊秩訾胡官号也。曰：“即谋单于，何以复加？宜皆降之。”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，武曰：“屈节辱命，虽生，何面目以归汉！”引佩刀自刺。卫律惊，自抱持武，气绝，半日复息。单于

壮其节，使使晓武。会论虞裳，欲因此时降武，剑斩虞裳已，律曰：“单于募降者赦罪。”举剑欲击之，胜请降。律谓武曰：“副有罪，当相坐。”复举剑拟之，武不动。律曰：“苏君，律前负汉归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赐号称王，拥众数万，马畜弥山，富贵如此。苏君今日降，明日复然。空以身膏草野，谁复知之！”武不应。律曰：“君因我降，与君为兄弟，今不听吾计，后虽欲复见我，尚可得乎？”武骂律曰：“汝为人臣子，不顾恩义，畔主背亲，为降虏于蛮夷，何以汝为见？且单于信汝，使决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正，反欲斗两主，观祸败。南越杀汉使者，屠为九郡；宛王杀汉使者，头悬北阙；朝鲜杀汉使者，即时诛灭。独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，明欲令两国相攻，匈奴之祸，从我始矣。”律知武终不可胁，白单于。单于愈益欲降之，乃幽武置大窖中，绝不饮食。天雨雪，武卧啮雪与旃毛，并咽之，数日不死，匈奴以为神，乃徙武北海无人处，使牧羝羊，曰：“羊乳乃得归。”

武至海上，禀食不至，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。杖汉节而牧羊，卧起操持，节旄尽落。单于使李陵至海上，为武置酒设乐，因谓武曰：“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，故使陵来说足下，虚心欲相待。终不得归，空自苦无人之地，信义安在见乎？来时太夫人已不幸，子卿妇年少，闻已更嫁矣。独有女弟二人，两女一男，今复十余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！陵始降时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负汉，加以老母系保宫，子卿不欲降，何以过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无常，大臣无罪，夷灭者数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尚复谁为乎？愿听陵计。”武曰：“武父子无功德，皆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将，爵通侯，兄弟亲近，常愿肝脑涂地。今得杀身自效，虽蒙斧钺汤镬，诚甘乐之。臣事君，犹子事父，子为父死无所恨。愿勿复再言。”陵与武饮数日，复曰：“子卿壹听陵言。”武曰：“自分已死久矣！王必欲降武，请毕今日之欢，效死于前！”陵见其至诚，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！义士！陵与卫律之罪，上通天。”因泣下沾襟，与武诀去。

武留匈奴十九年，始以强壮出，及还，须发尽白。在匈奴闻上崩，南向号哭呕血，旦夕临。数月，卒得全归。宣帝甘露三年，单于始入朝。上思股肱之美，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，法其形貌，署其官爵姓名。唯霍光不名，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，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，次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，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，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，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，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，次曰宗正阳成侯刘德，次曰少府梁丘贺，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，次曰典属国苏武。皆有功德，知名当世，是以表而扬之，明著中兴辅佐，列于方叔、召虎、仲山甫焉。凡十一人。

韩安国字长孺，梁人也，为御史大夫。是时匈奴请和亲，上下其议。大行王恢议曰：“汉与匈奴和亲，率不过数岁即背约。不如勿许，举兵击之。”安国曰：“千里而战，即兵不获利。今匈奴负戎马足，怀鸟兽心，迁徙鸟集，难得而制，得其地不足为广，有其众不足为强，自古弗属。汉数千里争利，则人马疲；虏以全制其弊，势必危殆。臣故以为不如和亲。”群臣议多附安国，于是上许和亲。明年，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：“匈奴初和亲，亲信边，可诱以利致之，伏兵袭击，必破之道也。”上乃召问公卿曰：“朕饰子女以配单于，币帛文锦，赂之甚厚。单于待命加嫚，侵盗无已，边境数惊，朕甚闵之。今欲举兵攻之，何如？”大行王恢对曰：“陛下虽未言，臣固愿效之。臣闻全代之时，北有强胡之敌，内连中国之兵，然尚得养老长幼，仓廩常实，匈奴不轻侵也。今以陛下威，海内为一，又遣子弟乘边守塞，转粟挽输，以为之备，然匈奴侵盗不已者，无他，以不恐之故耳。臣窃以为击之便。”安国曰：“不然，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，七日不食，天下歌之，解围反位，而无忿怒之心。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，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，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，以结和亲，至今为五世利。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，聚之广武常谿，然无尺寸之功，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。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，故复合和亲之约。此二圣之迹，足以为

效矣。臣窃以为勿击便。”恢曰：“不然，臣闻五帝不相袭礼，三王不相复乐，非故相反也，各因世宜。且高帝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今边境数惊，士卒伤死，中国槽车相望，此仁人之所隐也。隐，痛也。臣故曰击之便。”安国曰：“不然。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，功不百者不变常，且自三代之盛，夷狄不与正朔颜色，非威不能制、强弗能服也，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臣，不足烦中国也。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，至如飘风，去如收电，逐兽随草，居处无常，难得而制。今使边郡久废耕织，以支胡之常事，其势不相权也。臣故曰勿击便。”恢曰：“不然。臣闻凤鸟乘于风，圣人因于时。昔秦穆公都雍，地方三百里，知时宜之变，攻取西戎，辟地千里。及后蒙恬为秦侵胡，辟数千里，以河为境，匈奴不敢饮马于河。夫匈奴独可以威服，不可以仁畜也。今以中国之威，万倍之资，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，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，必不留行矣。若是则北发月氏，可得而臣也。故曰击之便。”安国曰：“不然。臣闻用兵者，以饱待饥，正治以待其乱，定舍以待其劳。故接兵覆众，伐国堕城，常坐而役敌国，此圣人之兵也。且臣闻之，冲风之衰，不能起毛羽；强弩之末，力不能入鲁缟。夫盛之有衰，犹朝之有暮也。今卷甲轻举，深入长驱，难以为功；从行则迫胁，横行则中绝，疾则粮乏，徐则后利，不至千里，人马乏食。兵法曰：‘遗人获也。’意者有他缪巧以禽之，则臣不知也。不然，则未见深入之利也。臣故曰勿击便。”恢曰：“不然。夫草木遭霜者，不可以风过；清水明镜，不可以形逃；通方之士，不可以文乱。今臣言击之者，固非发而深入也，将顺因单于之欲，诱而致之边。吾选骁骑壮士，审遮险阻，吾势已定，或营其左，或营其右，或当其前，或绝其后，单于可禽，百全必取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乃从恢议。阴使聂壹为间，亡入匈奴，谓单于曰：“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，财物可尽得。”单于信以为然而许之。聂壹乃诈斩死罪囚，悬其头马邑城下，示单于使者，于是单于穿塞，将十万骑，入武州塞。是时汉兵三十余万，匿马邑旁谷中，约单于入马邑，纵兵击之。单于入塞，未至马邑百余里，觉之还去，诸将竟无功，恢坐自杀。

董仲舒，广川人也。下帷读书，三年不窥园。举贤良，武帝制问焉，曰：“盖闻五帝、三王之道，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，百王同之。圣王已没，钟鼓管弦之声未衰，而大道微缺，陵夷至乎桀、纣之行作，王道大坏矣。夫五百年之间，守文之君，当涂之士，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，然犹不能反，日以仆灭，至后王而后止，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统与？固天降命不可复反与？夙兴夜寐，法上古者，又将无补与？三代受命，其符安在？灾异之变，何缘而起？性命之情，或夭或寿，或仁或鄙，习闻其号，未烛厥理。伊欲风流而令行，刑轻而奸改，百姓和乐，政事宣昭，何修何饰，而膏露降，百谷登，德润四海，泽臻草木，三光全，寒暑平，受天之祐，享鬼神之灵，德泽洋溢，施乎方外，延及群生？士大夫其明以谕朕，靡有所隐。”

仲舒对曰：“陛下发德音，下明诏，求天命与情性，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。臣谨按春秋之中，视前世已行之事，以观天人相与之际，甚可畏也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；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，以警惧之；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。自非大无道之世者，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。事在强勉而已矣。强勉学问，则闻见博而智益明；强勉行道，则德日起而大有功，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，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由者非其道也。夫周道衰于幽、厉，非道亡也，幽、厉不由也。至于宣王，思昔先王之德，周道粲然复兴，此夙夜不懈，行善之所致也。孔子曰：‘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也。’故治乱废兴在于己，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。及至后世，淫泆衰微，诸侯背叛，废德教而任刑罚。刑罚不中，则生邪气。邪气积于下，怨恶蓄于上。上下不和，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。此灾异所缘而起也。故尧、舜行德则民仁寿，桀、纣行暴则民鄙夭。夫上之化下，下之从上，犹泥之在钧，唯甄者之所为；陶人作瓦器谓之甄。犹金

之在熔，唯冶者之所铸。‘绥之斯徿，动之斯和’，此之谓也。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阳为德，阴为刑。刑主杀，而德主生。是故阳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养长为事；阴常居大冬，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。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，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。阳不得阴之助，亦不能独成岁也。王者承天意以从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刑。刑者不可任以治世，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。为政而任刑，不顺于天，故先王莫之肯为也。今废先王任德教之官，而独用执法之吏治民，无乃任刑之意与！孔子曰：‘不教而诛谓之虐。’虐政用于下，而欲德教之被四海，故难成也。故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，远近莫敢不壹于正，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。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，群生和而万民殖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，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徿臣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至，而王道终矣。

“孔子称：‘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’自悲能致此物，而身卑贱不得致也。今陛下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势，又有能致之资，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，何也？凡民之从利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，其堤防完也；教化废而奸邪皆出，刑罚不能胜者，其堤防坏也。古之王者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。立大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，渐民以仁，摩民以义，节民以礼，故其刑罚甚轻，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习俗美也。圣王之继乱世也，扫除其迹而悉去之，复修教化而崇起之。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子孙循之，行五六百岁，尚未败也。至周之末世，大为无道，以失天下。秦继其后，犹不能改，又益甚之，重禁文学，弃捐礼谊，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，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，故立为天子，十四岁而国破亡矣。自古以来，未尝有以乱济乱，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。其遗毒余烈，至今未灭。今汉继秦之后，如朽木粪墙矣，虽欲善治之，无可奈何。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诈起，如以汤止沸，以薪救火，愈甚无益也。窃譬之琴瑟，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鼓

也；为政而不行，甚者，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当更张而不更张，虽有良工，不能善调也；当更化而不更化，虽有大贤，不能善治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善治，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。古人有言：‘临川而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’今临政而愿治，七十余岁矣，不如退而更化。更化则可善治，善治则灾害日去，福祿日来。夫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。五者修饬，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灵，德施乎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”

天子览其对而异焉，制曰：“盖闻虞舜之时，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。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，而宇内亦治。夫帝王之道，岂不同条共贯与？何逸劳之殊也？殷人执五刑以督奸，伤肌肤以惩恶。成、康不式四十余年，天下不犯，囹圄空虚。秦国用之，死者甚众，刑者相望。朕夙寤晨兴，惟前帝王之宪，功烈休德，未始云获。今阴阳错谬，群生寡遂，廉耻贸乱，贤不肖浑殽，未得其真。明其指略，称朕意焉。”

仲舒对曰：“臣闻，尧受命以天下为忧，而未闻以位为乐也，故诛逐乱臣，务求贤圣，是以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。虞舜因尧之辅佐，继其统业，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。孔子曰：‘韶尽善矣。’此之谓也。至殷纣，逆天暴物，杀戮贤智，天下耗乱，万民不安。文王顺天理物，悼痛而欲安之，是以日昃不暇食也。由此观之，帝王之条贯同，然而劳逸异，所遇之时异也。陛下愍世俗之靡薄，悼王道之不昭，故举贤良方正之士，论议考问，将欲兴仁谊之休德，明帝王之法制，建太平之道也。此大臣辅佐之职，三公九卿之任，非臣仲舒所及也。然而臣窃有所怪。夫古之天下，亦今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以大治，上下和睦，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吏无奸邪，囹圄空虚，德润草木，泽被四海，以古准今，壹何不相逮之远也！安所缪戾而陵夷若是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？有所诡于天之理与？夫天

亦有所分与，与上齿者去其角，傅其翼者两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与禄者，不食于力，不动于末，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乎！此民之所以噤噤苦不足也。身宠而载高位，家温而食厚禄，因乘富贵之资力，以与民争利于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！是故博其产业，蓄其积委，务此而无已，以迫蹙民，民浸以大穷。富者奢侈羨溢，贫者穷急愁苦而上不救，则民不乐生。民不乐生，尚不避死，安能避罪？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故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也。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，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，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。故公仪子怒而出其妇，愠而拔其葵，曰：‘吾已食禄矣，又夺园夫工女利乎！’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，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，民化其廉而不贪鄙。故诗曰：‘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’由是观之，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视效，岂可以居贤人之位，而为庶人行哉！皇皇求财利，常恐匱乏者，庶人之意也；皇皇求仁义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易曰：‘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’乘车者，君子之位也；负担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，其患祸必至也。”

卷十八

汉书（六）

传

司马相如字长卿，蜀郡人也。为郎，尝从上至长杨猎。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，驰逐野兽，相如因上疏谏。其辞曰：“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，故力称乌获，捷言庆忌，勇期贲、育。臣之愚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兽亦宜然。今陛下好陵阻险，射猛兽，猝然遇逸材之兽，骇不存之地，犯属车之清尘，舆不及还辕，人不暇施巧，虽有乌获、逢蒙之伎，力不得施用，枯木朽株，尽为难矣。是胡、越起于毂下，而羌夷接轡也，岂不殆哉！虽万全而无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。且夫清道而后行，中路而驰，犹时有衔橛之变。况乎涉丰草，骋丘墟，前有利兽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其为害也不难矣！夫轻万乘之重，不以为安乐，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，臣窃为陛下不取。盖明者远见于未萌，知者避危于无形，祸固多臧于隐微，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。故鄙谚曰：‘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’此言虽小，可以谕大。臣愿陛下留意幸察。”上善之。

公孙弘，菑川人也。家贫，牧豕海上。年四十，乃学春秋。武帝初即位，弘年六十，以贤良对策焉。武帝制曰：“盖闻上古至治，画衣冠，异章服，而民不犯；阴阳和，五谷登，六畜蕃，甘露降，风雨时，嘉禾兴，朱草

生，山不童，童，无草木也。泽不涸；麟凤在郊藪，龟龙游于沼，洄、洑出图书；父不丧子，兄不哭弟；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跂行喙息，咸得其宜。朕甚嘉之，今何道而臻乎此？天人之道，何所本始？吉凶之效，安所期焉？仁义礼智，四者之宜，当安设施？属统垂业，天文、地理、人事之纪，子大夫习焉，其悉意正议。”弘对曰：“臣闻上古尧、舜之时，不贵爵赏而民劝善，不重刑罚而民不犯，躬率以正，遇民信也；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信也。夫厚赏重刑，未足以劝善而禁非，必信而已矣。是故因能任官，则分职治；去无用之言，则事情得；不作无用之器，即赋敛省；不夺民时，即百姓富；有德者进，无德者退，则朝廷尊；有功者上，无功者下，则群臣逊；罚当罪，则奸邪止；赏当贤，则臣下劝。凡此八者，治之本也。故民者，业之即不争，理得则不怨，有礼则不暴，爱之则亲上，此有天下之急者也。故法不远义，则民服而不离；和不远礼，则民亲而不暴。故法之所罚，义之所去也；和之所赏，礼之所取也。礼义者，民之所服也，而赏罚顺之，则民不犯禁矣。故画衣冠，异章服，而民不犯者，此道素行也。臣闻之，气同则从，声比则应。今人主和德于上，百姓和合于下，故心和则气和，气和则形和，形和则声和，声和则地之和应矣。故阴阳和，风雨时，甘露降，五谷登，山不童，泽不涸，此和之至也。故形和则无疾，无疾则不夭，故父不丧子，兄不哭弟。德配天地，明并日月，则麟凤至，龟龙在郊，洄出图，洑出书，远方之君，莫不悦义，奉币而来朝，此和之至也。臣闻之，仁者爱也，义者宜也，礼者所履也，智者术之原也。致利除害，兼爱无私，谓之仁；明是非，立可否，谓之义；进退有度，尊卑有分，谓之礼；擅杀生之柄，通壅塞之途，权轻重之数，论得失之道，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，谓之术。凡此四者，治之本、道之用也，皆当设施，不可废也。得其要术，则天下安乐，法设而不用；不得其术，则主蔽于上，官乱于下，此事之情，属统垂业之本也。桀、纣行恶，受天之罚；禹、汤积德，以王天下。因此观之，天德无私亲，顺之和起，逆之害生，此天文、地理、人事之纪也。”太常奏弘第居下。策奏，天子擢为第一，拜为博士，待诏金马门。后为丞相。

上式，河南人也。以田畜为事。时汉方事匈奴，式上书，愿输家财半助边。上使使问式：“欲为官乎？”式曰：“自少牧羊，不习仕宦，不愿也。”使者以闻。上乃召拜式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尊显以风百姓。初式不愿为郎，上曰：“吾有羊在上林中，欲令子牧之。”式既为郎，布衣草屣而牧羊。岁余，羊肥息。上过其羊所，善之。式曰：“非独羊也，治民亦犹是矣。以时起居，恶者辄去，无令败群。”上奇其言，欲试使治民。拜式缑氏令，缑氏便之；迁齐王大傅，转御史大夫。

赞曰：公孙弘、上式、兒宽，皆以鸿渐之翼，困于燕爵，渐，进也。鸿一举而进千里者，羽翼之材也。弘等皆以大材，初为俗所薄，若燕爵不知鸿志也。远迹羊豕之间，非遇其时，焉能致此位乎？是时，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艾安，府库充实，而四夷未宾，制度多阙。上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弗及，始以蒲轮迎枚生，见主父而叹息。群士慕向，异人并出。上式拔于刍牧，弘羊擢于贾竖，卫青奋于奴仆，且鞮出于降虏，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。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。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兒宽，笃行则石建、石庆，质直则汲黯、上式，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，定令则赵禹、张汤，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，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，应对则严助、朱买臣，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閤，协律则李延年，运筹则桑弘羊，奉使则张骞、苏武，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，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，其余不可胜纪。是以兴造功业，制度遗文，后世莫及。孝宣承统，纂修洪业，亦讲论六艺，招选茂异，而萧望之、梁丘贺、夏侯胜、韦玄成、严彭祖、尹更始以儒术进，刘向、王褒以文章显，将相则张安世、赵充国、魏相、丙吉、于定国、杜延年，治民则黄霸、王成、龚遂、郑弘、召信臣、韩延寿、尹翁归、赵广汉、严延年、张敞之属，皆有功迹见述于后世。参其名臣，亦其次也。

严助，会稽人也。建元三年，闽越举兵围东瓯，东瓯告急。太尉田蚡以为越人相攻击，其常事，又数反复，不足烦中国往救也，自秦时弃不属。于是助诘蚡曰：“特患力不能救，德不能复，诚能，何放弃之？且秦举咸阳弃之，何但越也！”上乃遣助以节发兵，浮海救东瓯，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。淮南王安上书谏曰：“今闻有司举兵，将以诛越，臣安窃为陛下重之。越，方外之地，翦发文身之民也，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治也。三代之盛，胡、越不与受正朔，非强弗能服，威弗能制也，以为不居之地，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烦中国也。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，吴、越人相攻击者，不可胜数，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。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，处溪谷之间，篁竹之中，习于水斗，便于用舟，地深昧而多水险，中国之人，不知其势阻，虽百不当一。得其地，不可郡县也；攻之，不可暴取也。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，相去不过寸数，而间独数百千里，阻险林丛，弗能尽著，视之若易，行之甚难。越人名曰藩臣，贡酎之奉，不输大内，越国僻远，珍奇之贡，宗庙之祭，皆不与也。大内，都内也。一卒之用，不给上事。自相攻击，而陛下以兵救之，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。越人愚戇轻薄，负约反复，其不用天子之法度，非一日之积也。一不奉诏，举兵诛之，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。间者，数年岁比不登，赖陛下德泽振救之，得毋转死沟壑。今发兵行数千里，资衣粮，入越地，輿轿而逾岭，轿，竹輿车也。岭，山岭也。不通车，运转皆担輿也。挖舟而入，水行数百千里，夹以深林丛竹，水道上下击石，林中多蝮蛇猛兽，夏月暑时，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，曾未施兵接刃，死伤者必众矣。前时南海王反，陛下先臣使将军闾忌将兵击之，先臣，淮南厉王长也。会天暑多雨，楼船卒水居击棹，未战而病死者过半。亲老哭泣，孤子啼号，破家散业，迎尸千里之外，裹骸骨而归。悲哀之气，数年不息，长老至今以为记。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。臣闻军旅之后，必有凶年。陛下德配天地，明象日月，恩至禽兽，泽及草木，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，为之凄怆于心。今方内无狗吠之警，而使陛下甲卒死亡，暴露中原，沾渍山谷，边境之民，为之早闭晏开，朝不及夕，臣安窃为陛下重之。不习南方地形者，多以越为人众兵强，

能难边城。为边城作难也。臣窃闻之，与中国异。限以高山，人迹绝，车道不通，天地所以隔外内也。且越人绵力薄材，不能陆战，又无车骑弓弩之用，然而不可入者，以保〔地〕险，而中国之人，不能服其水土也。兵未血刃，而病死者什二三，虽举越国而虏之，不足以偿所亡。臣闻道路言，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，甲以诛死，其民未有所属。陛下使重臣临存，施德垂赏，以招致之，此必委质为藩臣，世供贡职。陛下以方寸之印，丈二之组，镇抚方外，不劳一卒，不顿一戟，而威德并行。今以兵入其地，此必震恐，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，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。背而去之，则复相群聚；留而守之，历岁经年，则士卒疲倦，食粮乏绝。男子不得耕稼树种，妇人不得纺绩织纆，丁壮从军，老弱转饷，居者无食，行者无粮。民苦兵事，亡逃者必众，随而诛之，不可胜尽，盗贼必起。兵者凶事，一方有急，四面皆从。臣恐变故之生、奸邪之作，由此始也。周易曰：‘高宗伐鬼方，三年而克之。’鬼方，小蛮夷；高宗，殷之盛天子也。以盛天子伐小蛮夷，三年而后克，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。臣闻天子之兵，有征而无战，言莫敢校也。如使越人蒙死侥幸以逆执事之颜行，在前行，故曰颜也。厮舆之卒，有一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首，臣犹窃为大汉羞之。陛下四海为境，九州为家，八薮为囿，江、汉为池，生民之属，皆为臣妾。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，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，则泽被万世，施之无穷，天下之安，犹泰山而四维之也。夷狄之地，何足以为一日之间，而烦汗马之劳乎？”是时，汉兵遂出逾岭，适会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。汉兵罢。上嘉淮南之意。

吾丘寿王字子懿，赵人也。丞相公孙弘奏言：“民不得挟弓弩。十贼弭弩，百吏不敢前，害寡而利多，此盗贼所以繁也。禁民不得挟弓弩，则盗贼执短兵，短兵接则众者胜。以众吏捕寡贼，其势必得盗贼。有害无利，则莫犯法。臣愚以为禁民无得挟弓弩便。”上下其议，寿王对曰：“臣闻古者作五兵，非以相害，以禁暴讨邪。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，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陈。及至周室衰微，诸侯力政，强侵弱，众暴寡，海内抗弊，巧诈并生，是

以智者陷愚，勇者威怯，苟以得胜为务，不顾义理。故机变械饰，所以相贼害之具，不可胜数。秦兼天下，废王道，立私议，去仁恩而任刑戮，堕名城，杀豪杰，销甲兵，折锋刃。其后，民以耰鉏箠相挞击，犯法滋众，盗贼不胜，至于赭衣塞路，群盗满山，卒以乱亡。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，知其不足恃也。今陛下昭明德，建太平，举俊材，兴学官，宇内日化，方外乡风，然而盗贼犹有者，郡国二千石之罪，非挟弓弩之过也。礼曰：‘男子生，桑弧蓬矢以举之。’明示有事也。大射之礼，自天子降及乎庶人，三代之道也。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，未闻弓矢之为禁也。且所为禁者，为盗贼之以攻夺也。攻夺之罪死，然而不止者，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。臣恐邪人挟之，而吏不能止，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，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。窃以为无益于禁奸，而废先王之典，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，不便。”书奏，上以难丞相弘，弘诎服焉。

主父偃，齐国人也。上书阙下，所言九事，其八事为律令，一事谏伐匈奴。曰：“臣闻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忘战必危。天下既平，春蒐秋狝，所以不忘战也。且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争者末节也，故圣王重之。夫务战胜，穷武事，未有不悔者也。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，并吞战国，海内为一，功齐三代。务胜不休，欲攻匈奴，李斯谏曰：‘夫匈奴，无城郭之居、委积之守，迁徙鸟举，难得而制。轻兵深入，粮食必绝；运粮以行，重不及事。得其地，不足以利；得其民，不可调而守也。不可和调。胜必弃之，非民父母。靡敝中国，甘心匈奴，非完计也。’秦皇帝不听，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，却地千里，以河为境，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。暴兵露师十有余年，死者不可胜数，终不逾河而北。是岂人众之不足、兵革之不备哉？其势不可也。又使天下飞刍挽粟，转输北河，率三十钟而致一石，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，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。百姓靡敝，孤寡老弱不能相养，道死者相望，盖天下始叛也。及至高皇帝定天下，略地于边，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。御史成谏曰：‘夫匈奴，兽聚而鸟散，从之如

搏景，今陛下盛德攻匈奴，臣窃危之。’高帝不听，遂至代谷，果有平城之围。高帝悔之，乃使刘敬往结和亲，然后天下无干戈之事。故兵法曰：‘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。’秦常积众数十万人，虽有覆军杀将，系虏单于，适足以结怨深仇，不足以偿天下之费也。夫匈奴行盗侵驱，所以为业，天性固然。上自虞、夏、殷、周，禽兽畜之，不比为人。夫不上观虞、夏、殷、周之统，而下循近世之失，此臣之所以大恐，百姓所疾苦也。且夫兵久则变生，事苦则虑易。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，将吏相疑而外市，与外国交市，若章邯之比也。故尉他、章邯得成其私，此得失之效也。”书奏，召见，乃拜为郎中。偃数上疏言事，岁中四迁。偃说上曰：“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，强弱之形易制。今诸侯或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缓则骄奢，易为淫乱，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。今以法割削，则逆节萌起，前日晁错是也。今诸侯子弟或十数，而嫡嗣代立，余虽骨肉，毋尺地封，则仁孝之道不宣。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。彼人人喜得所愿，上以德施，实分其国，必稍自销弱矣。”于是上从其计。

徐乐，燕人也。上书曰：“臣闻天下之患，在于土崩，不在瓦解，古今一也。何谓土崩？秦之末世是也。陈涉无千乘之尊，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，非有孔、曾、墨子之贤、陶朱、猗顿之富，然起穷巷，奋棘矜，偏袒大呼，天下从风，此其故何也？由民困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以乱而政不修。此三者，陈涉之所以为资也。此之谓土崩。故曰‘天下之患，在乎土崩’。何谓瓦解？吴、楚、齐、赵之兵是也。七国谋为大逆，号皆称万乘之君，带甲数十万，威足以严其境内，财足以劝其士民，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，而身为禽于中原者，此其故何也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。当是之时，先帝之德未衰，而安土乐俗之民众，诸侯无境外之助。此之谓瓦解。故曰‘天下之患，不在瓦解’。由此观之，天下诚有土崩之势，虽布衣穷处之士，或首难而危海内，况三晋之君或存乎？天下虽未治也，诚能无土崩之势，虽有强国劲兵，不得还踵而身为禽也，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？此二体者，安危之明要，贤

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。间者，关东五谷数不登，年岁未复，民多穷困，重之以边境之事，推数循理而观之，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。不安故易动，易动者，土崩之势也。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，明安危之机，修之庙堂之上，而销未形之患也。其要，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。臣闻图王不成，其弊足以安。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、何威而不成、奚征而不服哉？”

严安，临菑人也。以故丞相史上书曰：“臣闻邹子曰：‘政教文质者，所以云救也。当时则用，过则舍之，有易则易之。故守一而不变者，未睹治之至也。’秦王并吞战国，称号皇帝，壹海内之政，坏诸侯之城。民得免战国，人人自以为更生。乡使秦缓其刑罚，薄赋敛，省徭役，贵仁义，贱权利，上笃厚，下佞巧，变风易俗，化于海内，则世世必安矣。秦不行是风，循其故俗，为智巧权利者进，笃厚忠正者退，法严令苛，谄谀者众，日闻其美，意广心逸，欲威海外。当是时，秦祸北构于胡，南挂于越，宿兵无用之地，进而不得退。行十余年，丁男被甲，丁女转输，苦不聊生，自经于道树，死者相望。及秦皇帝崩，天下大叛，豪士并起，不可胜载也。然本皆非公侯之后，无尺寸之势，起闾巷，杖棘矜，应时而动，不谋而俱起，不约而同会，至乎伯王，时教使然也。秦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灭世绝祀，穷兵之祸也。故周失之弱，秦失之强，不变之患也。今徇南夷，朝夜郎，降羌、僰，略秽州，东夷也。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龙城，议者美之。此人臣之利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今中国无狗吠之警，而外累于远方之备，靡敝国家，非所以子民也；行无穷之欲，甘心快意，结怨于匈奴，非所以安边也。祸挈而不解，兵休而复起，近者愁苦，远者惊骇，非所以持久也。今天下锻甲磨剑，矫箭控弦，转输军粮，未见休时，此天下所共忧也。夫兵久而变起，事烦而虑生。今外郡之地，或几千里，列城数十，带胁诸侯，非宗室之利也。上观齐、晋所以亡，公室卑削，六卿大盛也；下览秦之所以灭，刑严文刻，欲大无穷也。今郡守之权，非特六卿之重也；地几千里，非

特闾巷之资也；甲兵器械，非特棘矜之用也。以逢万世之变，则不可胜讳也。”天子纳之。

贾捐之字君房，贾谊之曾孙也。元帝初，珠崖又反，发兵击之。诸县更叛，连年不定。上与有司议大发军，捐之建议，以为不当击。上使侍中王商诘问捐之曰：“珠崖内属为郡久矣，今背叛逆节，而云不当击，长蛮夷之乱，亏先帝功德，经义何以处之？”捐之对曰：“孔子称尧曰‘大哉’，韶曰‘尽善’，禹曰‘无间’。以三圣之德，地方不过数千里，欲与声教则治之，不欲与者不强治也。故君臣歌德，含气之物，各得其宜。武丁、成王，殷、周之大仁也，然地东不过江、黄，西不过氐、羌，南不过蛮荆，北不过朔方。是以颂声并作，视听之类咸乐其生，越裳氏重九译而献，此非兵革之所能致。及其衰也，南征不还。秦兴兵远攻，贪外虚内，务欲广地，不虑其害，而天下溃叛。赖圣汉初兴，平定天下。至孝文皇帝，闵中国未安，偃武行文，则断狱数百，民赋四十，丁男三年而一事。时有献千里马者，诏曰：‘鸾旗在前，属车在后，吉行日五十里，师行三十里，朕乘千里之马，独先安之？’于是还马，与道里费，而下诏曰：‘朕不受献也，其令四方无求来献。’当此之时，逸游之乐绝，奇丽之赂塞，故谥为‘孝文’，庙称‘太宗’。至孝武皇帝，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，都内之钱，贯朽而不可校。乃探平城之事，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，籍兵厉马，因富民以攘服之。西连诸国，至于安息；东过碣石，以玄菟、乐浪为郡；北却匈奴万里，制南海以为八郡。则天下断狱万数，民赋数百，造盐铁酒榷之利，以佐用度，犹不能足。当此之时，寇贼并起，军旅数发，父战于前，子斗于后，女子乘亭障，孤儿号于道，老母寡妇饮泣巷哭，遥设虚祭，想魂乎万里之外。淮南王盗写虎符，公孙勇等诈为使者，是皆廓地泰大，征伐不休之故也。今天下独有关东，关东大者独有齐、楚，民众久困，连年流离，离其城郭，相枕席于道路。人情莫亲父母，莫乐夫妇，至嫁妻卖子，法不能禁，义不能止，此社稷之忧也。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，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，快心幽冥之地，非所以救助饥馑，保全元元也。骆越之人，父

子同川而浴，与禽兽无异，本不足郡县置也。独居一海之中，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，人未见虏，战士自死。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，弃之不足惜，不击不损威。其民譬犹鱼鳖，何足贪也！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，暴师曾未一年，兵出不逾千里，费四十余万万，大司农钱尽，乃以少府禁钱续之。夫一隅为不善，费尚如此，况于劳师远攻，亡士无功乎！求之往古则不合，施之当今又不便。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、禹贡所及、春秋所治，皆可且无以为。愿遂弃珠崖，专用恤关东为忧。”对奏，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。上乃从之。遂下诏曰：“珠崖虏杀吏民，背叛为逆，今议者或言可击，或言可守，或欲弃之，其指各殊。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，羞威不行，则欲诛之；狐疑避难，则守屯田；通于时变，则忧万民。夫万民之饥饿，与远蛮之不讨，危孰大焉？且宗庙之祭，凶年不备，况避不嫌之辱哉！今关东大困，仓库空虚，无以相赡，又以动兵，非特劳民，凶年随之。其罢珠崖郡。”捐之数召见，言多纳用。时中书令石显用事，捐之数短显，以故不得官，后稀复见。

东方朔字曼倩，平原人也。武帝即位，待诏金马门。建元三年，上始微行，北猎池阳，西至黄山，南至长杨，东游宜春，夜出夕还。后上以为道远劳苦，又为百姓所患，乃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，螯屋以东，宜春以西，提封顷亩，及其价直，欲除以为上林苑，属之南山。寿王奏事，上大悦。朔进谏曰：“臣闻谦逊静恣，天表之应，应之以福；骄溢靡丽，天表之应，应之以异。今陛下累郎台，恐其不高；弋猎之处，恐其不广。如天不为变，则三辅之地，尽可以为苑，何必螯屋、鄠、杜乎！奢侈越制，天为之变，上林虽小，臣尚以为大也。夫南山，天下之大阻也，南有江、淮，北有河、渭，其地从汧、隴以东，豳、雒以西，厥壤肥饶。汉兴，去三河之地，止霸产以西，都泾、渭之南。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，秦之所以虏西戎、兼山东者也。其山出玉石，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豫章、檀、柘，异类之物，不可胜原，此百工所取给，万民所仰足也。又有粳稻、梨栗、桑麻、竹箭之饶，贫者得以人给家

足，无饥寒之忧。故酆、镐之间，号为土膏，其价亩一金。今规以为苑，绝陂池水泽之利，而取民膏腴之地，上乏国家之用，下夺农桑之业，弃成功，就败事，损耗五谷，是其不可一也。且盛荆棘之林，而长养麋鹿，广狐菟之苑，大虎狼之墟，又坏人冢墓，发人室庐，令幼弱怀土而思，耆老泣涕而悲，是其不可二也。骑驰东西，车骛南北，又有深沟大渠，夫一日之乐，不足以危无堤之舆，不敢斥天子，故言舆。是其不可三也。故务苑囿之大，不恤农时，非所以强国富人。夫殷作九市之宫，纣于宫中设九市也。而诸侯叛，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人散，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。粪土愚臣，忘生触死，逆盛意，犯隆指，罪当万死。”上乃拜朔为大中大夫，给事中，赐黄金百斤，然遂起上林苑。

武帝时，公主、贵人多逾礼制，天下侈靡趋末，百姓多离农亩。上从容问朔：“朕欲化民，岂有道乎？”朔对曰：“尧、舜、禹、汤，文、武、成、康，上古之事，经数千载，尚难言也，臣不敢陈。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，当世耆老，皆闻见之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衣弋绨，足履革舄，以韦带剑，莞蒲为席，衣缊无文，集上书囊，以为殿帷，以道德为丽，以仁义为准，于是天下望风成俗，昭然化之。今陛下以城中为小，图起建章，左凤阙，右神明，号称千门万户，木土衣绮绣，狗马被缃罽；宫人簪玳瑁，垂珠玑，设戏车，教驰逐，饰文采，丛珍怪，撞万石之钟，击雷霆之鼓，作俳優，舞郑女。上为淫侈如此，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，事之难者也。陛下诚能用臣之计，推甲乙之帐，甲乙，帐名。燔之于四通之衢，却走马示不复用，则尧、舜之隆，宜可与比治矣。《易》曰：‘正其本，万事理。失之豪厘，差以千里。’愿陛下留意察之。”

朔直言切谏，上常用之。设“非有先生”之论，其辞曰：“非有先生仕吴，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，退不扬君美以显

其功，默然无言者三年矣。吴王怪而问之，曰：‘谈何容易！夫谈有悖于目、拂于耳、谬于心而便于身者，或有悦于目、顺于耳、快于心而毁于行，非有明王圣主，孰能听之？’吴王曰：‘何为其然也？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。先生试言，寡人将听焉。’先生对曰：‘昔者，关龙逢深谏于桀，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，此二臣皆极虑尽忠，闵主泽不下流，而万民骚动，故直言其失，切谏其邪者，将以为君之荣，除主之祸也。今则不然，反以为诽谤君之行，无人臣之礼，戮及先人，为天下笑，故曰谈何容易。是以辅弼之臣瓦解，而邪谄之人并进，遂及飞廉、恶来革等。二人皆纣时佞臣也。二人皆诈伪，巧言利口，以进其身；阴奉雕琢刻镂之好，以纳其心；务快耳目之欲，以苟容为度。遂往不戒，身没被戮，宗庙崩阤，国家为墟，故卑身贱体，悦色微辞，愉愉响响，终无益于主上之治，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。将俨然作矜严之色，深言直谏，上以拂主之邪，下以损百姓之害，则忤于邪主之心，历于衰世之法如是。邪主之行，固足畏也。故曰谈何容易。’于是吴王惧然易容，捐荐去几，危坐而听。先生曰：‘接舆避世，箕子阳狂，此二子者，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。使遇明王圣主，得赐清燕之间，宽和之色，发愤毕诚，图画安危，揆度得失，上以安主体，下以便万民，则五帝、三王之道，可几而见也。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以干汤，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，心合意同，谋无不成，计无不从。深念远虑，引义以正其身，推恩以广其下，本仁祖义，褒有德，禄贤能，诛恶乱，总远方，壹统类，美风俗，此帝王所由昌也。上不变天性，下不夺人伦，则天地和洽，远方怀之，故号圣王。于是裂地定封，爵为公侯，传国子孙，名显后世，民到于今称之，以遇汤与文王也。太公、伊尹以如此，龙逢、比干独如彼，岂不哀哉！故曰谈何容易！’”

卷十九

汉书（七）

传

朱云字游，鲁人也。成帝时，故丞相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，甚尊。云上书求见，公卿在前。云曰：“今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益民，皆尸位素餐，孔子所谓‘鄙夫不可与事君’、‘苟患失之，亡所不至’者也。臣愿赐尚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人，以厉其余。”上问：“谁也？”对曰：“丞相安昌侯张禹。”上大怒，曰：“小臣居下讷上，廷辱师傅，罪死不赦。”御史将云下，云攀殿槛，槛折。云呼曰：“臣得下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，足矣！未知圣朝何如耳？”御史遂将云去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，叩头殿下曰：“此臣素著狂直于世。使其言是，不可诛；其言非，固当容之。臣以死争。”庆忌叩头流血。上意解，然后得已。及后当治殿槛，上曰：“勿易！因而辑之，以旌直臣。”云自是之后，不复仕。

梅福字子真，九江人也。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，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，讥凤，为凤所诛。群下莫敢正言，故福上书曰：“臣闻箕子阳狂于殷，而为周陈洪范；叔孙通遁秦归汉，制作仪品。夫叔孙先非不忠也，箕子非疏其家而叛亲也，不可为言也。昔高祖纳善若不及，从谏若转圜，听言不求其能，举功不考其素。陈平起于亡命，而为谋

主：韩信拔于行阵而建上将军。故天下之士，云合归汉，争进奇异，智者竭其策，愚者尽其虑，勇士极其节，怯夫勉其死。合天下之智，并天下之威，是以举秦如鸿毛，取楚若拾遗。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。士者，国之重器。得士则重，失士则轻。诗云：‘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’庙堂之议，非草茅所当言也。臣诚恐身涂野草，尸并卒伍，故数上书求见，辄报罢。臣闻齐桓之时，有以九九见者，桓公不逆，欲以致大也。今臣所言，非特九九也，陛下拒臣者三矣，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。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，又加戮焉。夫鹞遭害，则仁鸟增逝；愚者蒙戮，则智士深退。间者愚民上疏，多触不急之法，或下廷尉而死者众。自阻朔以来，天下以言为讳，朝廷尤甚，群臣承顺上指，莫有执正。何以明其然也？取民所上书，陛下之所善者，试下之廷尉，廷尉必曰：‘非所宜言，大不敬。’以此卜之，一矣。故京兆尹王章，资质忠直，敢面引廷争，孝元皇帝擢之，以厉具臣而矫曲朝。及至陛下，戮及妻子。恶止其身，王章非有反叛之辜，而殃及家，折直士之节，结谏臣之舌，群臣皆知其非，然不敢争。天下以言为戒，最国家之大患也。”

不疑字曼倩，渤海人也。为京兆尹，吏民敬其威信。始元五年，有一男子乘黄犊车，建黄旌，衣黄襜褕，著黄冒，诣北阙，自谓为卫太子。诏使公卿将军杂识视。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。右将军勒兵阙下，以备非常。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，立莫敢发言。不疑后到，叱从吏使收缚。或曰：“是非未可知，且安之。”不疑曰：“昔蒯聩违命出奔，辄拒而不内，春秋是之。卫太子得罪先帝，亡不即死，今来自诣，此罪人也。”遂送诏狱。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，曰：“公卿大臣，当用经术，明于大谊。”由是名声重于朝廷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。廷尉验治，竟得奸诈。

疏广字仲翁，东海人也。为太子太傅，兄子受为少傅。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幼，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。上以问广，广对曰：“太子国储副君，师友必于天下英俊，不宜独亲外家。且太子自有太傅、少傅，官属已备，今复使舜护太子家，示陋，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。”上善其言，以语丞相魏相。相免冠谢曰：“此非臣等所能及。”广由是见器重。

于定国字曼倩，东海人也。其父于公为郡决曹，决狱平。罗文法者，于公所决皆不恨。郡中为之生立祠，名曰“于公祠”。定国少学法于父，为廷尉。其决疑平法，务在哀鳏寡，罪疑从轻，加审慎之心。朝廷称之曰：“张释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；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为不冤。”迁御史大夫。为丞相。始定国父于公，其闾门坏，父老方共治之。于公谓曰：“少高大闾门，令容驷马高盖车。我治狱，未尝有所冤，子孙必有兴者。”至定国为丞相，子永为御史大夫，封侯传世云。

薛广德字长卿，沛郡人也，为人温雅。及为三公，直言谏争。成帝幸甘泉，郊泰畤，礼毕，因留射猎。广德上书曰：“窃见关东困极，民人流离。陛下日撞亡秦之钟，听郑、卫之乐，臣诚悼之。今士卒暴露，从官劳倦，愿陛下亟反宫，思与百姓同忧乐，天下幸甚。”上即日还。其秋，上酎祭宗庙，出便门，欲御楼船，广德当乘舆车，免冠顿首曰：“宜从桥。”诏曰：“大夫冠。”广德曰：“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以血污车轮，陛下不得入庙矣！”上不悦。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：“臣闻主圣臣直。乘船危，就桥安，圣主不乘危。御史大夫言可听。”乃从桥。

王吉字子阳，琅邪人也。为谏大夫，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，宫室车服，盛于昭帝时。外戚许、史、王氏贵宠，而上躬亲政事，任用能吏。吉上疏言得失曰：“陛下总万方，帝王图籍，日陈于前，惟思世务，将兴太平，诏

书每下，民欣然若更生。臣伏而思之，可谓至恩，未可谓本务也。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时，言听谏从，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，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。其务在于期会簿书、断狱听讼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臣闻圣王宣德流化，必自近始。朝廷不备，难以言治；左右不正，难以化远。民者，弱而不可胜，愚而不可欺也。圣主独行于深宫，得则天下称诵之，失则天下咸言之。行发于近，必见于远，谨选左右，审择所使。左右所以正身也，所使所以宣德也。今俗吏所以牧民者，非有礼义科指，可世世通行者也，独设刑法以守之。其欲治者，不知所由，以意穿凿，各取一切。是以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，诈伪萌生，刑罚无极，质朴日销，恩爱浸薄。孔子曰：‘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’非空言也。臣愿陛下承天心，发大业，与公卿大臣，延及儒生，述旧礼，明王制，驱一世之人，跻之仁寿之域，则俗何以不若成、康，寿何以不若高宗？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，谨条奏，唯陛下裁择焉。”帝意以为，“汉家列侯尚公主，诸侯则国人承翁主，娶天子女，则曰尚公主。国人娶诸侯女，曰承翁主也。使男事女，夫浊于妇，逆阴阳之位，故多女乱。古者衣服车马，贵贱有章，以褒有德而别尊卑。今上下僭差，人人自制，是故贪财趋利，不畏死亡。周之所以能致治，刑措而不用者，以其禁邪于冥冥，绝恶于未萌也。”又言：“舜、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咎繇、伊尹，不仁者远。今使俗吏得任子弟，汉旧仪：子弟以父兄任为郎。率多骄傲，不通古今，至于积功治人，无益于民，此伐檀所为作也。宜明选求贤，除任子之令。外家及故人，可厚以财，不宜居位。去角抵，减乐府，省尚方，明视天下以俭。民见俭则归本，本立而未成。”其指如此，上以其言迂阔，不甚宠异也。吉遂谢病归。

贡禹字少翁，琅邪人也。元帝初即位，征为谏大夫，数虚己问以政事。是时年岁不登，郡国多困，禹奏言：“古者宫室有制，宫女不过九人，秣马不过八匹；墙涂而不雕，木摩而不刻，车舆器物，皆不文画，苑不过数

十里，与民共之；任贤使能，什一而税，无他赋敛、繇戍之役；使民岁不过三日。故天下家给人足，颂声作。至高祖、孝文、孝景，循古节俭，宫女不过十余人，厩马百余匹。孝文皇帝衣绋履革，器无雕文金银之饰。后世争为奢，转转益甚，臣下亦相放效，衣服乱于主上，甚非宜，然非自知奢僭也。今大夫僭诸侯，诸侯僭天子，天子过天道，其日久矣。承衰救乱，矫复古化，在于陛下。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，宜少放古以自节焉。方今宫室已定，无可奈何矣，其余尽可减损。故时齐三服官，输物不过十笥，方今齐三服官，一岁费数巨万。蜀广汉主金银器，岁各用五百万。三工官官费五千万，河内怀蜀郡、成都、广汉，皆有工官。工官，主漆器物。东西织室亦然。厩马食粟，将万匹。臣禹尝从之东宫，见赐杯案尽文画，金银饰，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。东宫之费，亦不可胜计。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。今民大饥而死，人至相食，而厩马食粟，苦其大肥，气盛怒，至乃日步作之。王者受命于天，为民父母，固当若此乎？天不见邪？武帝时，又多取好女，至数千人，以填后宫。及弃天下，昭帝幼弱，霍光专事，不知礼正，妄多藏金钱财物，鸟兽鱼鳖，凡百九十物，尽瘞藏之，又皆取后宫女置于园陵，大失礼，逆天心。昭帝晏驾，光复行之。至孝宣皇帝时，群臣亦随故事，甚可痛也！故使天下承化，及众庶葬埋，皆虚地上以实地下。其过自上生，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。唯陛下深察古道，从其俭者，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，三分去二。审察后宫，择其贤者留二十人，余悉归之。诸陵园女无子者，宜皆遣。厩马可无过数十匹。独舍长安城南苑地，以为田猎之囿，自城西南至鄠，皆复其田，以与贫民。方今天下饥馑，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，称天意乎？天生圣人，盖为万民，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。当仁不让，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，揆之往古，不可与臣下议也。臣禹不胜拳拳，不敢不尽愚心。”天子纳善其忠，乃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，水衡减食肉兽，省宜春下苑，以与贫民，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。迁禹为光禄大夫。

禹又言：“孝文皇帝时，贵廉洁，贱贪污，赏善罚恶，不阿亲戚，罪白者伏其诛，疑者以与民，无赎罪之法。故令行禁止，海内大化，与刑措无异。武帝始临天下，尊贤用士，辟地广境数千里。自见功大威行，遂纵嗜欲。用度不足，乃行一切之变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谷者补吏。是以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。郡国恐伏诛，则择便巧史书，习于计簿，能欺上府者，以为右职；奸轨不胜，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，以苛暴威服下者，使居大位。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，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，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。故俗皆曰：‘何以孝悌为？财多而光荣。何以礼义为？史书而仕宦。何以谨慎为？勇猛而临官。’故黥劓而髡钳者，犹复攘臂为政于世，而行虽犬彘，家富势足，目指气使，是为贤耳。谓居官而致富者为雄桀，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，兄劝其弟，父勉其子，俗之坏败，乃至于是！察其所以然者，皆以犯法得赎罪，求士不得真贤，相守崇财利，诛不行之所致也。今欲兴至治，致太平，宜除赎罪之法。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，辄行其诛，无但免官，则争尽力为善，贵孝悌，贱贾人，进真贤，举实廉，而天下治矣。孔子，匹夫之人耳，以乐道正身不懈之故，四海之内，天下之君，微孔子之言无所折中。况乎以汉地之广，陛下之德，处南面之尊，因天地之助，其于以变世易俗，调和阴阳，陶冶万物，化正天下，易于决流抑坠。坠，物欲坠落也。自成、康以来，几且千岁，欲为治者甚众，然而太平不复兴者，何也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，奢侈行而仁义废也。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，醇法太宗之治；正己以先下，选贤以自辅；开进忠正，致诛奸臣，远放谄佞；放出园陵之女，罢倡乐，绝郑声；去甲乙之帐，退伪薄之物，修节俭之化；驱天下之民，皆归于农。如此不懈，则三王可侔，五帝可及。唯陛下留意省察，天下幸甚。”上虽未尽从，嘉其质直之意而省其半。

鲍宣字子都，渤海人也。为谏大夫。以丁、傅子弟并进，董贤贵幸，上书谏曰：“窃见孝成皇帝时，外亲持权，人人牵引所私，以充塞朝廷，妨贤人路，浊乱天下，奢泰无度，穷困百姓，是以日蚀且十，彗星四起。危亡之

征，陛下所亲见也，今奈何反复刷于前乎？朝臣无有大儒骨鲠、白首耆艾、魁垒之士。魁垒，壮貌。论议通古今，喟然动众心，忧国如饥渴者，臣未见也。敦外亲小童，及幸臣董贤等，在公门省户下。陛下欲与此共承天地，安海内，甚难。今俗谓不智者为能，谓智者为不能。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，今除一吏而众皆惑；古刑人尚服，今赏人反惑。请寄为奸，群小日进；国家空虚，用度不足，民流亡，去城郭；盗贼并起，吏为残贼，岁增于前。凡民有七亡：阴阳不和，水旱为灾，一亡也；县官重责，更赋租税，二亡也；贪吏并公，受取不已，三亡也；豪强大姓，蚕食无厌，四亡也；苛吏繇役，失农桑时，五亡也；部落鼓鸣，男女遮列，六亡也；盗贼劫略，取民财物，七亡也。七亡尚可，又有七死：酷吏毆杀，一死也；治狱深刻，二死也；冤陷无辜，三死也；盗贼横发，四死也；怨仇相残，五死也；岁恶饥饿，六死也；时气疾疫，七死也。民有七亡而无一得，欲望国安诚难。民有七死而无一得，欲望刑措诚难。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？群臣幸得居尊官，食重禄，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，助陛下流教化者邪？志但在营私家，称宾客，为奸利而已。以苟容曲从为贤，以拱默尸禄为智，谓如臣宣等为愚。陛下擢臣岩穴，诚冀有益豪毛，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，重高门之地哉！高门，殿名。天下，乃皇天之天下也。陛下上为皇天子，下为黎庶父母，为天牧养元元，视之当如一，合尸鸠之诗。今贫民菜食不厌，衣又穿空，父子夫妇不能相保，诚可为酸鼻。陛下不救，将安所归命乎？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，多赏赐以大万数，使奴从宾客，浆酒霍肉，视酒如浆，视肉如霍也。苍头庐儿，皆用致富，非天意也。汉名奴为苍头，诸给殿中者，所居为庐，苍头侍从，因呼庐儿。及汝昌侯傅商，无功而封。夫官爵，非陛下之官爵，乃天下之官爵也。陛下取非其官，官非其人，而望天悦民服，不亦难乎！治天下者，当用天下之心为心，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。上之，皇天见谴；下之，黎庶恨怨。”上以宣名儒，优而纳之。宣复上书言：“陛下父事天，母事地，子养黎民；即位以来，父亏明，母震动，子讹言，相惊恐。今日蚀于三始，正月一日为岁之朝，月之朝，日之朝。始，犹朝也。诚可畏惧。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毁败器物，

何况于日亏乎！”

魏相字弱翁，济阴人也。为丞相。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，欲因匈奴衰弱，出兵击其右地，使不敢复扰西域。相上书谏曰：“臣闻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，兵义者王；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；争恨小故，不胜愤怒者，谓之忿兵，兵忿者败；利人土地货宝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；恃国家之大，矜民人之众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。此五者，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间者匈奴常有善意，所得汉民，辄奉归之，未有犯于边境，虽争屯田车师，不足致意中。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，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。今边郡困乏，父子共犬羊之裘，食草莱之实，常恐不能自存，难以动兵。‘军旅之后，必有凶年’，言民以其愁苦之气，伤阴阳之和也。出兵虽胜，犹有后忧，恐灾害之变，因此以生。今郡国守相，多不实选，风俗尤薄，水旱不时。案今年计，子弟杀父兄、妻杀夫者，凡二百二十二，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。今左右不忧此，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，殆孔子所谓‘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’者也。愿陛下与有识者详议乃可。”上从相言而止。

丙吉字少卿，鲁国人也。代魏相为丞相。吉本起狱法小吏，及居相位，尚宽大，好礼让。尝出，逢清道群斗者，死伤横道，吉过之不问，掾史独怪之。吉前行，逢人逐牛，牛喘。吉止驻，使骑吏问：“逐牛行几里矣？”掾史谓丞相前后失问，或以讥吉，吉曰：“民斗相杀伤，长安令、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，岁竟丞相课其殿最，奏行赏罚而已。宰相不亲小事，非所当于道路问也。方春少阳用事，未可以热，恐牛近行用暑故喘，此时气失节，恐有所伤害也。三公典调和阴阳，职所当忧，是以问之。”掾史乃服，以吉知大体。

京房字君明，东郡人也。以孝廉为郎。是时中书令石显专权，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，与房同经，论议相

非。二人用事，房尝宴见，问上曰：“幽、厉之君何以危？所任者何人也？”上曰：“君不明，而所任巧佞。”房曰：“知其巧佞而用之耶？将以为贤也？”上曰：“贤之。”房曰：“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？”上曰：“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。”房曰：“若是，任贤必治，任不肖必乱，必然之道也。幽、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，曷为卒任不肖，以至于是？”上曰：“临乱之君，各贤其臣，令皆觉寤，天下安得危亡之君？”房曰：“齐桓公、秦二世，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，然则任竖刁、赵高，政治日乱，盗贼满山，何不以幽、厉卜之而觉寤乎？”上曰：“唯有道者，能以往知来耳。”房因免冠顿首，曰：“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，以示万世之君，今陛下即位以来，日月失明，星辰逆行；山崩泉涌，地震石陨；夏霜冬雷，春凋秋荣；水旱螟虫，民人饥疫；盗贼不禁，刑人满市。春秋所记，灾异尽备。陛下视今，为治耶，乱耶？”上曰：“亦极乱耳，尚何道！”房曰：“今所任用者谁与？”上曰：“然幸其愈于彼，又以为不在此人也。”房曰：“夫前世之君，亦皆然矣。臣恐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前也。”上良久乃曰：“今为乱者谁哉？”房曰：“明主宜自知之。”上曰：“不知也。如知之，何故用之？”房曰：“上最所信任，与图事帷幄之中，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。”房指谓石显，上亦知之，谓房曰：“已谕。”房罢出，后石显、五鹿充宗皆疾房，欲远之，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。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。显告房与张博通谋，非谤政治，归恶天子，诋误诸侯王。房、博皆弃市。

盖宽饶字次公，魏郡人也。为司隶校尉，刺举无所回避。公卿贵戚，及郡国吏，繇使至长安，莫敢犯禁，京师为清。为人刚直高节，志在奉公。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法吏所诋挫。大夫郑昌上书颂宽饶曰：“臣闻山有猛兽，藜藿为之不采；国有忠臣，奸邪为之不起。司隶校尉宽饶，居不求安，食不求饱，进有忧国之心，退有死节之义，上无讐、史之属，讐伯，宣帝后父也。史高，宣帝外家也。下无金、张之托，金日磾、张安世也。职在司察，直道而行，多仇少与。上书陈国事，有司劾以大辟。臣幸得从大夫之后，官以谏为名，不敢不言。”上不听，遂下宽饶

吏。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，众莫不怜之。

诸葛丰字少季，琅邪人也。为司隶校尉，刺举无所避。侍中许童奢淫不奉法度，宾客犯事，与童相连。丰按劾童，欲收之。童迫窘，驰车去，得入宫门自归。于是收丰节。丰上书谢曰：“臣丰弩怯，文不足以劝善，武不足以执邪。陛下拜为司隶校尉，未有以自效，故常愿捐一旦之命而断奸臣之首，悬于都市，编书其罪，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，然后却就斧钺之诛，诚臣所甘心也。夫以布衣，尚犹有刎颈之交，今以四海之大，曾无伏节死义之臣，率尽苟合取容，阿党相为，念私门之利，忘国家之政。邪秽溷浊之气，上感于天，是以灾变数见，百姓困乏。此臣下不忠之效也，臣诚耻之无已。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，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，诚为君也。臣窃不胜愤懣，愿赐清宴，唯陛下裁幸。”上不许。是后所言益不用，丰复上书言：“臣闻伯奇孝而弃于亲，子胥忠而诛于君，隐公慈而杀于弟，叔武弟而杀于兄。夫以四子之行，屈平之材，然犹不能自显而被刑戮，岂不足以观哉！使臣杀身以安国，蒙诛以显君，臣诚愿之。独恐未有云补，而为众邪所排，令逸夫得遂，正直之路壅塞，忠臣沮心，智士杜口，此愚臣之所惧也。”

刘辅，河间人也。为谏大夫。会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，辅上封事曰：“今乃触情纵欲，倾于卑贱之女，欲以母天下，不畏乎天，不愧于人，惑莫大焉。里语曰：‘腐木不可以为柱，卑人不可以为主。’天人之所不与，必有祸而无福，市道皆共知之，朝臣莫肯一言，臣窃伤心。自念得以同姓拔擢，尸禄不忠，污辱谏争之官，不敢不尽死，唯陛下察焉。”书奏，上使侍御史收缚辅，系掖庭秘狱，群臣莫知其故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、右将军廉褒、光禄勋师丹、太中大夫谷永，俱上书曰：“臣闻明主垂宽容之听，崇谏争之官，广开忠直之路，不罪狂狷之言。然后百僚

在位，竭忠尽谋，不惧后患，朝廷无谄谀之士，元首无失道之愆。窃见谏大夫刘辅，前以县令求见，擢为谏大夫，此其言必有卓诡切至当圣心者，故得拔至于此。旬日之间，收下秘狱。臣等愚，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，在谏臣之列，新从下土来，未知朝廷体，独触忌讳，不足深过，小罪宜隐忍而已。如有大恶，宜暴治理官，与众共乏。今天心未豫，豫，悦豫也。灾异屡降，水旱迭臻，方当隆宽广问、褒直尽下之时也。而行惨急之诛于谏争之臣，震惊群下，失忠直心。假令辅不坐直言，所坐不著，天下不可户晓。同姓近臣，本以言显，其于治亲养忠之义，诚不宜幽囚于掖庭狱。公卿以下，见陛下进用辅亟，而折伤之暴，人有惧心，莫敢尽节正言，非所以昭有虞之听，广德美之风也。臣等窃深伤之，唯陛下留神省察。”上乃减死罪。

郑崇字子游，本高密人也。哀帝擢为尚书仆射。数求见谏争，上初纳用之。每见曳革履，上笑曰：“我识郑尚书履声。”久之，上欲封祖母傅太后从弟骜，崇谏曰：“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，天为赤黄昼昏，日中有黑气。今祖母从昆弟二人已侯。孔乡侯，皇后父；高武侯以三公封，尚有因缘。今无故欲复封骜，坏乱制度，逆天人心，非傅氏之福也。臣愿以身命当咎。”崇因持诏书案起。持当受诏书案起去。傅太后大怒曰：“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专制邪！”上遂下诏封骜为汝昌侯。崇又以董贤贵宠过度，数谏，由是重得罪，数以职事见责，发疾颈痲，欲乞骸骨，不敢。尚书令赵昌佞谄，素害崇，知其见疏，因奏崇与宗族通，疑有奸，请治。上责崇曰：“君门如市，何以欲禁切主上？”崇对曰：“臣门如市，臣心如水。愿得考复。”上怒，下崇狱，穷治，死狱中。荀悦纪论曰：“夫臣下之所以难言者何也？言出乎口，则咎悔及之矣。故举过扬非，则刺上之讥。言而当，则耻其胜己也；言而不当，则贱其愚也。先己而同，则恶其夺己之明也；后己而同，则以为顺从也；违下从上，则以为谄谀也；违上从下，则以为雷同也。与众共言，则以为顺负也；违众独言，则以为专美也。言而浅露，则简而薄之；深妙弘远，则不知而非之。

特见独知，则众其盖之，虽是而不见称；与众同智，则以为附随也，虽得之，不以为功。据事尽理，则以为专必；谦让不争，则以为易穷。言而不尽，则以为怀隐进说；竭情，则谓之不知量。言而不效，则受其怨责；言而事效，则以为固当也。或利于上，不利于下；或便于右，不便于左；或合于前，而忤于后。夫能应事当理，决疑定功，发情起意，值所欲闻，不害上下，无妨于时，言立而策成，始无咎悔，若此之比，百不一遇，又智之所见，万不一及也。且犯颜冒死，下之所难言也。拂旨忤情，上之所难闻也。以难言之臣，忤难闻之主，以万不一及之智，求百不一遇之时，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。非唯君臣而已，凡言亦皆如之，是乃仲尼所以发愤嗟叹，称“予欲无言”者也。

萧望之字长倩，东海人也，为谏大夫。出为平原太守。上疏曰：“陛下哀愍百姓，恐德化之不究，悉出谏官，以补郡吏，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。朝无争臣，则不知过；国无达士，则不闻善。愿陛下选明经术，温故知新，通于几微谋虑之士，以为内臣，与参政事。诸侯闻之，则知国家纳谏忧政，无有阙遗。若此不怠，成、康之道，其庶几矣！外郡不治，岂足忧哉？”书闻，征入守少府，为御史大夫。

五凤中，匈奴大乱，议者多曰，匈奴为害日久，可因其坏乱，举兵灭之。诏问望之，对曰：“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，闻齐侯卒而还，君子大其不伐丧，以为恩足以服孝子，谊足以动诸侯。前单于慕化乡善，遣使请求和亲，海内欣然，夷狄莫不闻。不幸为贼臣所杀，今而伐之，是乘乱而幸灾也，彼必奔走远遁。不以义动兵，恐劳而无功。宜遣使者吊问，辅其微弱，救其灾患。四夷闻之，咸贵中国之仁义，必称臣服从，此德之盛也。”上从其议。宣帝寝疾，选大臣可属者，引外属侍中史高、太子太傅望之、少傅周堪至禁中，拜高为车骑将军、望之为前将军、堪为光禄大夫，皆受遗诏辅政。孝元皇帝即位，望之、堪本以师傅见尊重，数宴见，言治乱，陈王事。望之选白宗室明

经达学刘更生与金敞，并拾遗左右。四人同心谋议，多所匡正。

中书令弘恭、石显久典枢机，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，论议常持故事，不从望之等。望之以为中书政本，宜以贤明之选，自武帝游宴后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国旧制，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，白欲更置士人，由是大与高、恭、显忤。恭、显令郑朋、华龙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，疏退许、史状，候望之出休日，令朋、龙上之。事下弘恭。恭、显奏：“望之、堪、更生朋党相称举，数譖大臣，毁离亲戚，欲以专擅权势。为臣不忠，诬上不道，请召致廷尉。”时上初即位，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，可其奏。后上召堪、更生，曰：“系狱。”上大惊，责恭、显，皆叩头谢。上曰：“令出视事。”恭、显因使高言：“上新即位，而先验师傅，既下狱，宜因决免。”于是望之、堪、更生皆免为庶人。后数月，赐望之爵关内侯、给事中。恭、显等知望之素高节，不诎辱，曰：“望之前辅政，欲专权擅朝。幸得不坐，复赐爵邑，与闻政事，不悔过服罪，深怀怨望，自以托师傅，怀终不坐。非颇诎望之于牢狱，塞其怏怏心，则圣朝无以施恩厚。”上曰：“萧太傅素刚，安肯就吏？”显等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望之所坐，语言薄罪，必无所忧。”上乃可其奏。显等封以付谒者，因急发车骑驰围其第。使者至，召望之。望之仰天叹曰：“吾尝备位将相，年逾六十矣！老入牢狱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乎！”竟自杀。天子闻之惊，拊手曰：“果杀吾贤傅！”是时太官方上昼食，上乃却食，为之涕泣，哀恻左右。显等免冠谢，良久然后已。

卷二十

汉书（八）
原缺。

卷二十一

后汉书（一）

本 纪

世祖光武皇帝讳秀，字文叔，南阳人，高祖九世孙也。更始元年，遣世祖行大司马事，北渡河，镇慰州郡。进至邯郸，故赵繆王子林以卜者王郎为天子，都邯郸。二年，进围邯郸，拔其城，诛王郎，收文书，得吏民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。世祖为不省，会诸将烧之，曰：“令反侧子自安。”

更始立世祖为萧王。世祖击铜马、高湖、重连，悉破降之，封其渠帅为列侯。降者犹不自安，世祖敕令各归营勒兵，乃自乘轻骑案行部陈。降者更相语曰：“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？”由是皆服。

即皇帝位，封功臣皆为列侯，大国四县，余各有差。博士丁恭等议曰：“古帝王封诸侯，不过百里，强干弱枝，所以为治也，今封诸将四县，不合法制。”帝曰：“古之亡国者皆以无道，未尝闻封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。”乃遣谒者，即授印绶。

建武十三年，诏曰：“往年已敕郡国，异味不得有所献御，今犹未止，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，至乃烦扰道上，疲费过所，其令大官勿复受。明敕宣下，若远方口实可以荐宗庙，自如旧制。”时兵革既息，天下少事，文书调役，务从简寡，至乃十存一焉。

十七年，幸章陵，修园庙，祠旧宅，观田庐，置酒作乐，赏赐焉。时宗室诸母因酣悦，相与语曰：“文叔少时谨信，与人不款曲，唯直柔耳。今乃能如此！”帝闻之，大笑曰：“吾治天下，亦欲以柔道行之。”

二十一年，鄯善王、车师王等十六国遣子入侍，愿请都护。帝以中国初定，未遑外事，乃还其侍子，厚加赏赐。

中元二年，帝崩。遗诏曰：“朕无益百姓，皆如孝文皇帝制度，务从约省。”

初，帝在兵间久，厌武事，且知天下疲耗，思乐息肩，自陇、蜀平后，非徼急，未尝复言军旅。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，帝曰：“昔卫灵公问陈，孔子不对，此非尔所及也。”每旦视朝，日晏乃罢。数引公卿郎将讲经论治，夜分乃寐。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，承间谏曰：“陛下有禹、汤之明，而失黄、老养生之福，愿颐养精神，优游自宁。”帝曰：“我自乐此，不为疲也。”虽身济大业，兢兢如不及。故能明慎政体，总揽权纲，量时度力，举无过事。退功臣而进文吏，戢弓矢而散马牛，虽道未方古，斯亦止戈之武焉。

孝明皇帝讳庄，世祖第四子也。永平二年春，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，礼毕登灵台，诏曰：“朕以暗陋，奉承大

业，亲执珪璧，恭祀天地。仰惟先帝受命中兴，拨乱反正，以宁天下，封泰山，建明堂，立辟雍，起灵台，恢弘大道，被之八极。而胤子无成、康之质，群臣无吕、旦之谋，盥洗进爵，蹶蹶惟惭。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，谋反大逆，皆赦除之。”冬，幸辟雍。初行养老礼，诏曰：“三老李躬，年耆学明；五更桓荣，授朕尚书。诗曰：‘无德不报。’其赐荣爵关内侯，食邑五千户。三老、五更，皆以二千石禄，养终厥身。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，肉四十斤。有司其存毫釐，恤幼孤，惠鳏寡，称朕意焉。”

六年，诏曰：“先帝诏书，禁民上事言圣，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辞，自今若有过称虚誉，尚书皆宜抑而勿省，示不为谄子嗤也。”

八年，日有蚀之。诏曰：“朕以无德奉承大业，而下貽民怨，上动三光。日蚀之变，其灾尤大。永思厥咎，在予一人。群司勉修职事，极言无讳。”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，各陈得失。帝览章，深自引咎，乃以所上班示百官。诏曰：“群寮所言，皆朕之过。人冤不能理，吏黠不能禁，而轻用民力，缮治室宇，出入无节，喜怒过差。永览前戒，竦然兢惧。徒恐薄德，久而致怠耳。”

十二年，诏曰：“昔曾、闵奉亲，竭欢致养；仲尼葬子，有棺无槨。丧贵致哀，礼存宁俭。今百姓送终之制，竞为奢靡。生者无担石，而财力尽于坟土；伏腊无糟糠，而牲牢兼于一奠。糜破积世之业，以供终朝之费。子孙饥寒，终命于此，岂祖考之意哉！又车服过制，恣极耳目；田荒不耕，浮食者众。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，宣下郡国。”

十八年，帝崩。遗诏：“无起寝庙，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。”帝遵奉建武制度，事无违者。后宫之家，不得封侯与政。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不许而赐钱千万，谓群臣曰：“郎官上应列宿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其人，则民受其殃，是以难之。”故吏称其官，民安其业，远近肃服，户口滋殖焉。

论曰：明帝善刑理，法令分明，日晏坐朝，幽枉必达。外内无幸曲之私，在上无矜大之色。断狱得情，号居前世十二。故后之言事者，莫不先建武、永平之政。

孝章皇帝讳炟，明帝第五子也。少宽容，好儒术，显宗器重之。建初元年，诏曰：“朕以无德，奉承大业，夙夜栗栗，不敢荒宁，而灾异仍见，与政相应。朕既不明，涉道日寡，又选举乖实，俗吏伤民，官职耗乱，刑罚不中，可不忧与！昔仲弓季氏之家臣，子游武城之小宰，孔子犹诲以贤才，问以得人。明政之小大，以人为本；乡举里选，必累功劳。今刺史、守相，不明真伪，茂才、孝廉，岁以百数，既非能显，而当授之政事，甚无谓也。每寻前世举人贡士，或起圳亩，不系闾闾。敷奏以言，则文章可采；明试以功，则治有异迹。文质斌斌，朕甚嘉之。其令太傅、三公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。”

四年，诏，于是下太常、将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及诸生、诸儒会白虎观，讲议五经同异，帝亲称制临决焉。

七年，诏曰：“车驾行秋稼，观收获，因涉郡界，皆精骑轻行，无他辎重。不得辄修道桥，远离城郭，遣吏逢迎，刺探起居，出入前后，以为烦扰也。动务省约，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。所过欲令贫弱有利，无违诏书。”

元和二年，诏曰：“令云‘民有产子者，复勿算三岁’。今诸怀妊者，赐胎养谷人三斛，复其夫勿算一岁，著以为令。”又诏曰：“方春生养，万物孳甲，宜助萌阳，以育时物。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，及吏民条书相告不得听受，冀以息事宁民，敬奉天气。立秋如故。夫俗吏矫饰外貌，似是而非，揆之人事则悦耳，论之阴阳则伤化，朕甚厌之，甚苦之。安静之吏，惛惛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。如襄城令刘方，吏民同声谓之不烦，虽未有他异，斯亦殆近之矣。间敕二千石，各尚宽明，而今富奸行赂于下，贪吏枉法于上，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，甚大逆也。夫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，以轻为德，以重为威，四者或兴，则下有怨心。吾诏书数下，冠盖接道，而吏不加治，民或失职，其咎安在？勉思旧令，称朕意焉。”又诏曰：“律，十二月立春，不以报囚。月令：冬至之后，有顺阳助生之文，而无鞫狱断刑之政。朕咨访儒雅，稽之典籍，以为王者生杀，宜顺时气。其定律无以十一月、十二月报囚。”

三年春，北巡狩，敕侍御史、司空曰：“方春，所过无得有所伐杀。车可引避，引避之；驂马可辍解，辍解之。诗云：‘敦彼行苇，牛羊勿践履。’礼：人君伐一草木不时，谓之不孝。俗知顺人，莫知顺天。其明称朕意。”

论曰：魏文帝称“明帝察察，章帝长者”。章帝素知民厌明帝苛切，事从宽厚。感陈宠之议，除惨之狱科；深元元之爱，著胎养之令。割裂名都，以崇建周亲；平徭简赋，而民赖其庆。又体之以忠恕，文之以礼乐。故乃蕃辅克谐，群后德让。谓之长者，不亦宜乎！在位十三年，郡国上所符瑞，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。呜呼懋哉！

孝和皇帝讳肇，章帝第四子也，在位十七年而崩。齐民岁增，辟土日广。每有灾异，辄延问公卿，极言得失。前后符瑞八十一所，自称德薄，皆抑而不宣。旧南海献龙眼、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候，奔腾阻险，死者继路。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，乃上书陈状。帝下诏曰：“远国珍羞，本以奉宗庙。苟有伤害，岂爱民之本耶？其敕

太官勿复受献。”由是遂省。

皇后纪序

夏、殷以上，后妃之制，其文略矣。周礼王者立后，三夫人，九嫔，二十七世妇，八十一女御，以备内职焉。后正位宫闱，同体天王。夫人坐论妇礼，九嫔掌教四德，世妇主知丧祭宾客，女御序于王之燕寝。颁官分务，各有典司。女史彤管，记功书过。居有保阿之训，动有环佩之响。进贤才以辅佐君子，哀窈窕而不淫其色。所以能述宣阴化，修成内则，闱房肃雍，险謁不行者也。

故康王晚朝，关雎作讽；宣后晏起，姜氏请愆。及周室东迁，礼序凋缺，诸侯僭纵，轨制无章。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，晋献升戎女为元妃，终于五子作乱，冢嗣遘屯。爰逮战国，风宪愈薄，适情任欲，颠倒衣裳，以至破国亡身，不可胜数。斯固轻礼弛防、先色后德者也。秦并天下，多自骄大，宫备七国，爵列八品。汉兴，因循其号，而妇制莫厘。高祖帷薄不修，孝文衽席无辨，然而选纳尚简，饰玩少华。自武、元之后，世增淫费，至乃掖庭三千，增级十四，妖幸毁政之符，外姻乱邦之迹，前史载之详矣。

及光武中兴，斫雕为朴，六宫称号，唯皇后、贵人。贵人金印紫绶，俸不过粟数十斛。又置美人、宫人、采女三等，并无爵秩，岁时赏赐充给而已。明帝聿遵先旨，宫教颇修，登建嫔后，必先令德，内无出阃之言，权无私溺之授，可谓矫其弊矣。虽御已有度，而防闲未笃，故孝章以下，渐用色授，恩隆好合，遂忘淄蠹。自古虽主幼时艰，王家多叠，必委成冢宰，简求忠贤，未有专任妇人，断割重器。唯秦坐太后始摄政事，故穰侯权重于昭王，家

富于嬴国。汉仍其谬，知患莫改。东京皇统屡绝，权归女主，外立者四帝，临朝者六后，莫不定策帷帘，委事父兄，贪孩童以久其政，抑明贤以专其威。任重道悠，利深祸速。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，家婴缢继于圜犴之下。湮灭连踵，倾轹继路。而赴蹈不息，焦烂为期，终于陵夷大运，沦亡神宝。诗、书所叹，略同一揆。故考列行迹，以为皇后本纪云。

明德马皇后，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。永平三年，立为皇后。既正位宫闱，愈自谦肃。能诵易经，好读春秋、楚辞，尤善周官。常衣大练，裙不加缘。诸姬主朝请，望见后袍衣疏粗，反以为绮縠，就视，乃笑。后辞曰：“此繒特宜染色，故用之耳。”六宫莫不叹息。

时楚狱连年不断，囚相证引，坐系者甚众。后虑其多滥，乘间言及，惻然。帝感之，多有所降宥。每于侍执之际，辄言及政事，多所毗补，而未尝以家私干欲。宠敬日隆，始终无衰。自撰显宗起居注，削去兄防参医药事。帝请曰：“黄门旦夕供养且一年，既无褒异，又不录勤劳，无乃过乎？”太后曰：“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，故不著也。”帝欲封爵诸舅，太后不听。

明年夏，大旱。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，有司因此上奏，宜依旧典。太后诏曰：“凡言事者，皆欲媚朕以要福耳。昔王氏五侯，同日俱封，其时黄雾四塞，不闻澍雨之应。又，田蚡、窦婴，宠贵横恣，倾覆之祸，为世所传。故先帝防慎舅氏，不令在枢机之位。诸子之封，裁令半楚、淮阳诸国。常谓：‘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！’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！吾为天下母，而身服大练，食不求甘，左右但著皂布，无香薰之饰者，欲身率下也。以为外亲见之，当伤心自救，但笑言太后素好俭。前过濯龙门上，见外家问起居者，车如流水，马如游龙，苍头衣绿

禰，领袖正白，顾视御者，不及远矣。故不加谴怒，但绝岁用而已，冀以默愧其心，而犹懈怠，无忧国忘家之虑。知臣莫若君，况亲属乎？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，下亏先人之德，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！”固不许。

帝省诏悲叹，复重请曰：“汉兴，舅氏之封侯，犹皇子之为王也。太后诚存谦虚，奈何令臣独不得加恩三舅乎？且卫尉年尊，两校尉有大病，如令不讳，使臣长抱刻骨之恨。宜及吉时，不可稽留。”太后报曰：“吾反复念之，思令两善。岂徒欲获谦让之名，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！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，丞相条侯言：受高祖约，无军功，非刘氏不侯。今马氏无功于国，岂得与阴、郭中兴之后等耶？常观富贵之家，禄位重叠，犹再实之木，其根必伤。且人所以愿封侯者，欲上奉祭祀，下求温饱耳。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，衣食则蒙御府之余资，斯岂不足，而必当得一县乎？吾计之熟矣，勿有疑也。夫至孝之行，安亲为上。今数遭变异，谷价数倍，忧惶昼夜，不安坐卧，而欲先营外封，违慈母之拳拳乎！吾素刚急，有胸中气，不可不顺也。若阴阳调和，边境清静，然后行子之志。吾但当含饴弄孙，不能复关政矣。”

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，辄假借温言，赏以财位。如有纤介，则先见严格之色，然后加谴。其美车服、不轨法度者，便绝属籍，遣归田里。广平、钜鹿、乐成王车骑朴素，无金银之饰，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。于是内外从化，被服如一，诸家惶恐，倍于永平世。乃置织室，蚕于濯龙中，数往观视，以为娱乐。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，及教授诸小王，论议经书，述叙平生，雍和终日。天下丰稔，方垂无事，帝遂封三舅廖、防、光为列侯。并辞让，愿就关内侯。太后闻之曰：“圣人设教，各有其方，知人情性莫能齐也。吾日夜惕厉，思自降损，居不求安，食不念饱，冀乘此道，不负先帝，所以化导兄弟，共同斯志，欲令瞑目之日，无所复恨，何意老志复不从哉！”廖等不得已，受

封爵而退位归第焉。

和熹邓皇后讳绥，太傅禹之孙也。选入宫为贵人，恭肃小心，动有法度，帝深嘉爱焉。及后有疾，特令后母兄弟入亲医药，不限以日数。后言于帝曰：“宫禁至重，而使外舍久在内省，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，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，上下交损，诚不愿也。”帝曰：“人皆以数入为荣，贵人反以为忧，深自抑损，诚难及也。”

每有讌会，诸姬贵人竞自修整，簪珥光彩，袿裳鲜明，而后独著素，装服无饰。阴后以巫蛊事废，立为皇后。是时方国贡献，竞求珍丽之物，自后即位，悉令禁绝，岁时但供纸墨而已。

列 传

冯异字公孙，颍川人也。建武二年，为征西大将军，大破赤眉，屯兵上林苑，威行关中。六年，朝京师，帝谓公卿曰：“是我起兵时主簿也，为吾披荆棘，定关中。”既罢，使中黄门赐以珍宝、衣服、钱帛。诏曰：“仓卒芜蒌亭豆粥，滹沱河麦饭，厚意久不报。”异稽首谢曰：“臣闻管仲谓桓公曰：‘愿君无忘射钩，臣无忘槛车。’齐国赖之。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，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。”

岑彭字君然，南阳人也。拜廷尉，行大将军事。与大司马吴汉等围洛阳数月。朱鲢等坚守不肯下。帝以彭尝为鲢校尉，令往说之。鲢曰：“大司徒被害时，鲢与其谋。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，诚自知罪深。”彭还，具言于帝。帝曰：“夫建大事者，不忌小怨，鲢今若降，官爵可保，况诛罚乎？河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。”彭复往告鲢，鲢乃面

缚，与彭俱诣河阳。帝即解其缚，拜鲠为平狄将军，封扶沟侯。建武八年，彭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。公孙述将李育守上邽，盖延、耿种围之。敕彭曰：“两城若下，便可将兵南击蜀虏。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隗，复望蜀，每一发兵，头须为白。”

臧宫字君翁，颍川人也。匈奴饥疫，自相分争，帝以问宫，宫曰：“愿得五千骑以立功。”帝笑曰：“常胜之家，难与虑敌，吾方自思之。”建武二十七年，宫与杨虚侯马武上书曰：“匈奴人畜疫死，旱蝗赤地，疫困之力，不当中国一郡。万里死命，悬在陛下。福不再来，时或易失，岂宜固守文德，而堕武事乎？”诏报曰：“黄石公记曰：‘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’柔者德也，刚者贼也。弱者仁之助也，强者怨之归也。舍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舍远谋近者，逸而有终。逸政多忠臣，劳政多乱民。故曰：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；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百姓惊惶，人不自保，而复欲远事边外乎？孔子曰：‘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。’且传闻之事，恒多失实。苟非其时，不如息民。”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。

祭遵字弟孙，颍川人也。从征河北，为军市令。世祖舍中儿犯法，遵格杀之。世祖怒，命收遵。时主簿陈副谏曰：“明公常欲众军整齐，今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行也。”世祖乃贯之，以为刺奸将军，谓诸将曰：“当备祭遵！吾舍中儿犯令尚杀之，必不私诸卿也。”河北平，拜征虏将军。

遵为人廉约小心，克己奉公。赏赐辄尽与士卒，家无私财，身衣韦袴布被，夫人裳不加缘，帝以是重焉。及卒，愍悼之尤甚。遵丧至河南县，诏遣百官，先会丧所，车驾素服临之，望哭哀恸。还幸城门，过其车骑，涕泣不能已。丧礼成，复亲祠以太牢，如宣帝临霍光故事。至葬，车驾复临，赠以将军、侯印绶，朱轮容车，介士军陈送

葬，谥曰成侯。既葬，车驾复临其坟，存见夫人室家。其后朝会，帝每叹曰：“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？”遵之见思若此。

马武字子张，南阳人也。封为扬虚侯。为人嗜酒，阔达敢言，时醉在御前，面折同列，言其短长，无所避忌。帝故纵之，以为笑乐。帝虽制御功臣，而每能回容，宥其小失。远方贡珍甘，必先遍列侯，而大官无余。有功辄增邑赏，不任以吏职，故皆保其福禄，终无诛谴者。

论曰：光武中兴二十八将，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，未之详。然咸能感会风云，奋其智勇，称为佐命，亦各志能之士也。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，至使英姿茂绩，委而勿用。然原夫深图远算，固将有以焉尔。若乃王道既衰，降及霸德，犹能授受惟庸，勋贤兼序，如管、邕之迭升桓世，先、赵之同列文朝，可谓兼通矣。降自秦、汉，世资战力，至于翼扶王运，皆武人屈起。亦有鬻繒屠狗轻猾之徒，或崇以连城之赏，或任以阿衡之地，故势疑则隙生，力侔则乱起。盖、樊且犹縲继，信、越终见菹戮，不其然乎！自兹以降，迄于孝武，宰辅五世，莫非公侯。遂使搢绅道塞，贤能蔽雍，朝有世及之私，下多抱关之怨。其怀道无闻，委身草莽者，亦何可胜言哉！故光武鉴前事之违，存矫枉之志，虽寇、邓之高勋，耿、贾之洪烈，分土不过大县数四，所加特进、朝请而已。观其治平临政，课职责咎，将所谓“导之以法，齐之以刑”者乎？若格之功臣，其伤已甚。何者？直绳则亏丧恩旧，挠情则违废禁典，选德则功不必厚，举劳则人或未贤，参任则群心难塞，并列则其弊未远。不得不校其胜否，即以事相权。故高秩厚礼，允答元功；峻文深宪，责成吏职。建武之世，侯者百余，若夫数公者，则与参国议，分均休咎，其余并优以宽科，完其封禄，莫不终以功名，延庆于后。昔留侯以为高祖悉用盖、曹故人，而郭伋亦讥南阳多显，郑兴又戒

功臣专任。夫崇恩偏授，易启私溺之失；至公均被，必广招贤之路。意者不其然乎！

永平中，显宗追感前世功臣，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，其外又有王常、李通、窦融、卓茂，合三十二人。故依其本第系之篇末，以志功臣之次云尔：

太傅 <u>高密侯邓禹</u>	<u>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</u>
大司马 <u>广平侯吴汉</u>	<u>河南尹阜成侯王梁</u>
左将军 <u>胶东侯贾复</u>	<u>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</u>
建威大将军 <u>好畤侯耿种</u>	骠骑大将军 <u>参遽侯杜茂</u>
执金吾 <u>雍奴侯寇恂</u>	积弩将军 <u>昆阳侯傅俊</u>
征南大将军 <u>舞阳侯岑彭</u>	左曹 <u>合肥侯坚镡</u>
征西大将军 <u>阳夏侯冯异</u>	<u>上谷太守淮阳侯王霸</u>
建义大将军 <u>鬲侯朱祐</u>	<u>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</u>
征虏将军 <u>颍阳侯祭遵</u>	<u>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</u>
骠骑大将军 <u>栌阳侯景丹</u>	右将军 <u>槐里侯万修</u>

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	大常灵寿侯邳彤
卫尉安成侯铄期	骠骑将军昌成侯刘植
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	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
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	大司空固始侯李通
捕虏将军扬虚侯马武	大司空安丰侯窦融
骠骑将军慎侯刘隆	大傅宣德侯卓茂

马援，字文渊，扶风人也。建武九年，拜为太中大夫。十七年，交趾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，攻没其郡，九真、日南、合浦蛮夷皆应之，寇略岭外六十余城，侧自立为王。于是拜援伏波将军，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，斩徵侧、徵贰，传首洛阳。封援为新息侯。

援尝有疾，梁松来候之，独拜床下，援不答。松去后，诸子问曰：“梁伯孙帝婿，贵重朝廷，公卿已下，莫不惮之，大人奈何独不为礼？”援曰：“我松父友也。虽贵，何得失其序乎？”松由是恨之。

二十四年，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，军没，援因复请行。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、耿舒等征五溪。援夜与送者诀，谓友人谒者杜愷曰：“吾受厚恩，年迫余日索，常恐不得死国事，今获所愿，甘心瞑目。但畏长者家儿或

在左右，或与从事，殊难得调，独恶是耳。”初，军次下隗，有两道可入，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峻，从充道则涂夷而运远，帝初以为疑。及军至，耿舒欲从充道，援以为弃日费粮，不如进壶头，扼其咽喉，充贼自破。以事上之，帝从援策。进营壶头，贼乘高守隘，水疾，船不得上。会暑甚，士卒多疫死，援亦中病，遂困。乃穿岸为室，以避炎气。贼每升险鼓噪，援辄曳足以观之，左右哀其壮意，莫不为之流涕。耿舒与兄好畴侯奩书曰：“前舒上言，当先击充，粮虽难运，而兵马得用，军人数万，争欲先奋。今壶头竟不得进，大众怫郁行死，诚可痛惜。”奩得书奏之。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，乘驿责问援，因代监军。会援病卒，松宿怀不平，遂因事陷之。帝大怒，追收援新息侯印绶。

初，援在交趾，常饵薏苡实，用能轻身省欲，以胜瘴气。南方薏苡实大，援欲以为种，军还，载之一车。时人以为南土珍怪，权贵皆望之。援时方有宠，故莫以闻。及卒，后有上书譖之者，以为前所载还，皆明珠文犀。马武、於陵侯侯昱等，皆以章言其状，帝益怒。援妻孥惶惧，不敢以丧还旧茔，载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。宾客故人，莫敢吊会。援兄子严，与援妻子草索相连，诣阙请罪。帝乃出松书以示之，方知所坐，上书诉冤，前后六上，辞甚哀切，然后得葬。

又前云阻令同郡朱勃诣阙上书曰：“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，采其一美，不求备于众。故高祖赦蒯通，而以王礼葬田横，大臣旷然，咸不自疑。夫大将在外，谗言在内，微过辄记，大功不计，诚为国之所慎也。故章邯畏口而奔楚，燕将据聊而不下，岂其甘心未规哉！悼巧言之伤类也。窃见故伏波将军马援，拔自西州，钦慕圣义，间关险难，触冒万死，孤立群贵之间，傍无一言之佐，驰深渊，入虎口，岂顾计哉！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，徼封侯之福

耶？八年，车驾西讨隗嚣，国计狐疑，众营未集，援建宜进之策，卒破西州。及吴汉下陇，冀路断隔，唯独狄道为国坚守。士民饥困，寄命漏刻。援奉诏西使，镇慰边众，乃招集豪杰，晓诱羌戎，谋如涌泉，势如转规，遂救倒悬之急，存几亡之城，兵全师进，因粮敌人，陇、冀略平，而独守空郡。兵动有功，师进辄克。诛锄先零，缘入山谷，猛怒力战，飞矢贯胫。又出征交趾，土多瘴气，援与妻子生诀，无悔吝之心，遂斩灭徵侧，克平一州。间复南讨，立陷临乡，师已有业，未竟而死。吏士虽疫，援不独存。夫战或以久而立功，或以速而致败，深入未必为得，不进未必为非。人情岂乐久屯绝地，不生归哉！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，北出塞漠，南渡江海，触冒害气，僵死军事，名灭爵绝，国土不传。海内不知其过，众庶未闻其毁，卒遇三夫之言，横被诬罔之谗，家属杜门，葬不归墓，怨隙并兴，宗亲怖栗。死者不能自列，生者莫为之讼，臣窃伤之。夫明主酹于用赏，约于用刑。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，以间楚军，不问出入所为，岂复疑以钱谷间哉？夫操孔父之忠，不能自免于谗，此邹阻之所悲也。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，无使功臣怀恨黄泉。臣闻春秋之义，罪以功除；圣王之祀，臣有五义。若援，所谓以死勤事者也。愿下公卿，平援功罪，宜绝宜续，以厌海内之望。臣年已六十，常伏田里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，冒陈悲愤，战栗阙庭。”书奏，报归田里。

子廖字敬平，少以父任为郎，肃宗甚尊重之。时皇太后躬履节俭，事从简约。廖虑美业难终，上疏长乐宫，以劝成德政，曰：“臣案前世诏令，以百姓不足，起于世尚奢靡。故元帝罢服官，成帝御浣衣，哀帝去乐府。然而侈费不息，至于衰乱者，百姓从行不从言也。夫改政移风，必有其本。传曰：‘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癩疮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’长安语曰：‘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；城中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；城中好大袖，四方用匹帛。’斯言如戏，有切事实。前下制度未几，后稍不行，虽或吏不奉法，良由慢起京师。今陛下躬服厚缁，斥去华

饰，素简所安，发自圣情，此诚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望，浩大之福，莫尚于此。陛下既已得之自然，犹宜加以勉勸，法太宗之隆德，戒成、哀之不终。易曰：‘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’诚令斯事一竟，则四海诵德，声熏天地，神明可通，金石可勒，而况于人心乎？况于行令乎？愿置章坐侧，以当瞽人夜诵之音。”太后深纳之。

卓茂字子康，南阳人也。以儒术举，迁密令。视民如子，举善而教，口无恶言，吏民亲爱而不忍欺之。民常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，茂避左右问之曰：“亭长为从汝求乎？为汝有事属之而受乎？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？”民曰：“往遗之耳。”茂曰：“遗之而受，何故言邪？”民曰：“窃闻贤明之君，使民不畏吏、吏不取民。今我畏吏，是以遗之，吏既卒受，故来言耳。”茂曰：“汝为弊民矣。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仁爱，知相敬事也。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，此乃人道所以相亲，况吏与民乎？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。凡人之生，群居杂处，故有经纪礼义，以相交接。汝独不欲修之，宁能高飞远走，不在人间邪？亭长素善吏，岁时遗之，礼也。”民曰：“苟如此，律何故禁之？”茂笑曰：“律设大法，礼顺人情。今我以礼教汝，必无怨恶；以律治汝，何所厝其手足乎？一门之内，小者可论，大者可杀也，且归念之。”于是人纳其训，吏怀其恩。治密数年，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遗。平帝时，天下大蝗，河南二十余县，皆被其灾，独不入密界。王莽居摄，以病免归。世祖即位，乃下诏曰：“前密令卓茂，束身自修，执节淳固，诚能为人所不能为，夫名冠天下，当受天下重赏。今以茂为太傅，封褒德侯，食邑二千户。”

鲁恭字仲康，扶风人也。太傅赵壹举恭直言，拜中牟令。恭以德化为治，不任刑罚。民许伯等争田累年，守令不能决，恭为平理曲直，皆退而自责，辍耕相让。亭长从民借牛而不肯还之，牛主讼于恭。恭召亭长，敕令归牛者再三，犹不从。恭叹曰：“是教化不行也。”欲解印绶去。掾史泣涕共留之，亭长乃惭悔，还牛，诣狱受罪，恭贯不

问。于是吏民信服。建初七年，郡国螟伤稼，犬牙缘界，不入中牟。河南尹袁安闻之，疑其不实，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。亲随行阡陌，俱坐桑下。有雉过，止其傍，傍有童儿。亲曰：“儿何不捕之？”儿言“雉方将雏”。亲瞿然而起，与亲诀曰：“所以来者，欲察君之治迹耳。今虫不犯境，此一异也；化及鸟兽，此二异也；竖子有仁心，此三异也。久留徒扰贤者耳。”还府，具以状白安。是岁，嘉禾生中牟，安上书言状，帝异之。

卷二十二

后汉书（二）

传

宋弘字仲子，长安人也。世祖尝问弘通博之士，弘荐沛国桓谭，才学洽闻，几能及扬雄、刘向父子。于是召谭，拜议郎、给事中。帝每宴，辄令鼓琴，好其繁声。弘闻之不悦，悔于荐举。伺谭内出，正朝服，坐府上，遣吏召之。谭至，不与席而让之曰：“吾所以荐子者，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。而今数进郑声，以乱雅、颂，非忠正者也。能自改耶？将令相举以法乎？”谭顿首辞谢，良久乃遣之。后大会群臣，帝使谭鼓琴，谭见弘，失其常度。帝怪而问之，弘乃免冠谢曰：“臣所以荐桓谭者，望能以忠正导主，而令朝廷耽悦郑声，臣之罪也。”帝改容谢之，使反服。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。弘推进贤士三十余人，或相及为公卿者。

弘当宴见，御坐新施屏风，图画列女，帝数顾视之。弘正容言曰：“未见好德如好色者。”帝即为彻之。笑谓弘曰：“闻义则服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进德，臣不胜其喜。”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，帝与共论朝臣，微观其意。主曰：“宋公威容德器，群臣莫及。”帝曰：“方且图之。”后弘被引见，帝令主坐屏风后，因谓弘曰：“谚言‘贵易交，富易妻’，人情乎？”弘曰：“臣闻‘贫贱之知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’。”帝顾谓主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

韦彪字孟达，扶风人也。拜大鸿胪。是时陈事者，多言郡国贡举，率非功次，故守职益懈，而吏事浸疏，咎在州郡。彪上议曰：“孔子曰：‘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。’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夫人才行，少能相兼，是以孟公绰优于赵、魏老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忠孝之人，持心近厚；锻炼之吏，持心近薄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，在其所以磨之故也。士宜以才行为先，不可纯以阀阅。然其要归，在于选二千石。二千石贤，则贡举皆得其人矣。”帝深纳之。

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后，多以苛刻为能，又置官选职，不必以才，上疏谏曰：“农民急于务，而苛吏夺其时；赋发充常调，而贪吏割其财。此其巨患也。夫欲急民所务，当先除其所患。天下枢要，在于尚书，尚书之选，岂可不重？而闲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，虽晓习文法，长于应对，然察察小惠，类无大能。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，虽进退舒迟，时或不逮，然端心向公，奉职周密。宜鉴嵩夫捷急之对，深思逢侯木讷之功也。往时楚狱大起，故置令史以助郎职，而类多小人，好为奸利。今者务简，可皆停省。又谏议之职，应用公直之士，通才饬正，有补益于朝者。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。又御史外迁，动据州郡。并宜清选其任，责以言绩。其二千石视事虽久，而为吏民所便安者，宜增秩重赏，勿妄迁徙，惟留圣心。”书奏，帝纳之。

杜林字伯山，扶风人也。为光禄勋。建武十四年，群臣上言：“古者肉刑严重，则民畏法令。今宪章轻薄，故奸轨不胜。宜增科禁，以防其源。”诏下公卿。林奏曰：“夫人情挫辱，则义节之风损；法防繁多，则苛免之行兴。孔子曰：‘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’古之明王，深识远虑，动居其厚，不务多辟。周之五刑，不过三千。大汉初兴，详览失得，故破矩为圆，斫雕为朴，蠲除苛政，更立疏网，海内

欢欣，人怀宽德。及至其后，渐以滋章，吹毛索疵，诋欺无限。果桃菜茹之馈，集以成赃；小事无妨于义，以为大戮。故国无廉士，家无完行。至于法不能禁，令不能止，上下相遁，为弊弥深。臣愚以为宜如旧制。”帝从之。

桓谭字君山，沛国人也。拜议郎给事中，因上疏陈时政所宜，曰：“臣闻国家之废兴在于政事，政事得失由乎辅佐。辅佐贤明，则俊士充朝，而治合世务；辅佐不明，则论失时宜，而举多过事。夫有国之君，俱欲兴化建善，然而治道未理者，其所谓贤者异也。盖善治者，视俗而施教，察失而立防，威德更兴，文武迭用，然后政调于时，而躁人可定。昔董仲舒言：‘治国譬若琴瑟，其不调者，则解而更张。’夫更张难行，而拂众者亡。是故贾谊以才逐，而晁错以智死。世虽有殊能，而终莫敢谈者，惧于前事也。且设法禁者，非能尽塞天下之奸，皆合众人之所欲也，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，则可矣。又见法令决事，轻重不齐，或一事殊法，同罪异论，奸吏得因缘为市。所欲活，则出生议；所欲陷，则与死此。是为刑开二门也。今可令通义理、明习法律者，校定科比，一其法度，班下郡国，蠲除故条。如此，天下知方，而狱无怨滥矣。”书奏，不省。

是时帝方信讖，多以决定嫌疑。谭复上疏曰：“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讖记，以欺惑贪邪，诳误人主，焉可不抑远之哉！其事虽有时合，譬犹卜数只偶之类。陛下宜垂明听，发圣意，屏群小之曲说，述五经之正义，略雷同之俗语，详通人之雅谋。”帝省奏，愈不悦。其后有诏，会议灵台所处。帝谓谭曰：“吾欲以讖决之，何如？”谭默然良久曰：“臣不读讖。”帝问其故，谭复极言讖之非经。帝大怒曰：“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斩之。”谭叩头流血，良久得解。出为六安郡丞，意忽忽不乐，道病卒。

冯衍字敬通，京兆人也。更始二年，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，安集北方。乃以衍为立汉将军，与上党太守

田邑等缮甲养士，捍卫并土。及世祖即位，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，与田邑连战十余合。后邑闻更始败，乃遣使诣洛阻献璧马，即拜为上党太守。因遣使者招永、衍，永、衍等疑不肯降，而忿邑背前约。衍乃遗邑书曰：“衍闻之，委质为臣，无有二心；挈瓶之智，守不假器。是以晏婴临盟，拟以曲戟，不易其辞；谢息守郟，胁以晋、鲁，不丧其邑。由是言之，内无钩颈之祸，外无桃莱之利，而被畔人之声，蒙降城之耻，窃为左右羞之。”

时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地，永、衍信之，故屯兵界休，方移书上党，云皇帝在雍，以惑百姓。审知更始已歿，乃共罢兵，幅巾降于河内。帝怨衍等不时至，永以立功得赎罪，遂任用之，而衍独见黜。永谓衍曰：“昔高祖赏季布之罪，诛丁固之功。今遭明主，亦何忧哉！”衍曰：“记有之：人有挑其邻之妻者，挑其长者，长者骂之，挑其少者，少者报之，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。或谓之曰：‘夫非骂尔者耶？’曰：‘在人欲其报我，在我欲其骂人也。’夫天命难知，人道易守，守道之臣，何患死亡？”顷之，帝以衍为曲阻令，诛斩剧贼郭胜等，降五千余人，论功当封，以谗毁故赏不行。

建武六年日食，衍上书陈八事：其一曰显文德，二曰褒武烈，三曰修旧功，四曰招俊杰，五曰明好恶，六曰简法令，七曰差秩禄，八曰抚边境。书奏，帝将召见。初衍为狼孟长，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，是时略为司空长史，谗之于尚书令王护、尚书周生圭曰：“衍所以求见者，欲毁君也。”护等惧之，即共排间，衍遂不得入。后卫尉阴兴、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，深敬重衍，衍遂与之交结，由是为诸王所聘请，寻为司隶从事。帝怨西京外戚宾客，故以法绳之，大者抵死徙，其余至贬黜。衍由此得罪，尝自诣狱，有诏赦不问，归故郡，闭门自保，不敢复与亲故通。

建武末，上疏自陈曰：“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陈平之谋，毁之则疏，誉之则亲。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，绳之以

法则为罪，施之以德则为功。逮至晚世，董仲舒言道德，见妒于公孙弘；李广奋节于匈奴，见排于卫青，此臣之常所为流涕也。臣衍自惟微贱之臣，上无无知之荐，下无冯唐之说，乏董生之才，寡李广之势，而欲免谗口，济怨嫌，岂不难哉！臣衍之先祖，以忠贞之故，成私门之祸。而臣衍复遭扰攘之时，值兵革之际，不敢回行求世之利，事君无倾邪之谋，将帅无虏掠之心。卫尉阴兴，敬慎周密，内自修敕，外远嫌疑，故与交通。兴知臣之贫，数欲本业之。臣自惟无三益之才，不敢处三损之地，固让而不受之。昔在更始，太原执货财之柄，居仓卒之间，据位食禄二十余年，而财产岁狭，居处日贫，家无布帛之积，出无舆马之饰。于今遭清明之世，敕躬力行之秋，而怨仇丛兴，讥议横世。盖富贵易为善，贫贱难为工也。疏远垄亩之臣，无望高阙之下，惶恐自陈，以救罪尤。”书奏，犹以前过不用。

论曰：冯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。夫纳妻，皆知取誉己者，而取士则不能，何也？岂非反妒情易，而恕义情难。光武虽得之于鲍永，犹失之于冯衍。夫然，义直所以见屈于既往，守节故亦弥阻于来情。呜呼！

申屠刚字巨卿，扶风人也。迁尚书令。世祖尝欲出游，刚以隳、蜀未平，不宜晏安逸豫。谏不见听，遂以头刲乘舆轮，帝遂为止。时内外群官，多帝自选举，加以法理严察，职事过苦，尚书近臣，至乃捶扑牵曳于前，群臣莫敢正言。刚每辄极谏，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，简任贤保，以成其德。

鲍永字君长，上党人也。父宣，为王莽所杀。事后母至孝，妻尝于母前叱狗，而永即去之。莽以宣不附己，欲灭其子孙，太守荀谏拥护，召以为吏。更始二年征，再迁尚书仆射，行大将军事，持节将兵，安集河东、并州、朔部。世祖即位，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，永乃收系大伯，遣使驰至长安。既知更始已亡，乃发丧，出大伯等，

封上将军列侯印绶，悉罢兵，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。帝见永，问曰：“卿众所在？”永离席叩头曰：“臣事更始，不能令全，诚惭以其众幸富贵，故悉罢之。”帝曰：“卿言大。”而意不悦。

为司隶校尉，行县到霸陵，路经更始墓，引车入陌，从事谏止之。永曰：“亲北面事人，宁有过墓不拜？虽以获罪，司隶所不避也。”遂下拜，哭尽哀而去。西至扶风，椎牛上谿冢。帝闻之，意不平，问公卿曰：“奉使如此何如？”太中大夫张湛对曰：“仁者行之宗，忠者义之主也。仁不遗旧，忠不忘君，行之高者也。”帝意乃释。

论曰：鲍永守义于故主，斯可以事新主矣。耻以其众受宠，斯可以受大宠矣。若乃言之者虽诚，而闻之者未譬，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，持正之忤难以理求乎？诚能释利以循道，居方以从义，君子之概也。

郅恽字君章，汝南人也。举孝廉，为上东城门候。帝常出猎，车驾夜还，恽拒关不开。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，恽曰：“火明辽远。”遂不受诏。帝乃回，从东中门入。明日，恽上书谏曰：“陛下远猎山林，夜以继昼，其如社稷宗庙何？暴虎冯河，未至之诚，诚小臣所窃忧也。”书奏，赐布百匹，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。

郭伋字细侯，扶风人也。王莽时，为并州牧。建武九年，拜颍川太守。十一年，调为并州刺史。引见宴语，伋因言选补众职，当简天下贤俊，不宜专用南阻人。帝纳之。伋前在并州，素结恩德，及后入界，所到县邑，老幼相携，逢迎道路。所过问民疾苦，聘求耆德雄俊，设几杖之礼，朝夕与参政事。始至行部，到西河美稷，有童儿数百，各骑竹马，于道次迎拜。伋问曰：“儿曹何自远来？”对曰：“闻使君到，喜，故来奉迎。”伋辞谢之。及事讫，诸儿复送至郭外，问使君何日当还。伋计日告之。既还，先期一日，伋为违信于诸儿，遂止于野亭，须期乃入。

樊宏字靡卿，南阳人，世祖之舅也。宏为人谦柔畏慎，不求苟进。常戒其子曰：“富贵盈溢，未有能终者。吾非不喜荣势也，天道恶满而好谦。前代贵戚，皆明戒也。保身全己，岂不乐哉？”宗族染其化，未尝犯法。帝甚重之。

阴识字次伯，南阳人，光烈皇后之兄也。以征伐军功增封，识叩头让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将帅有功者众，臣托属掖庭，仍加爵邑，不可以示天下。”帝甚美之。

兴字君陵，识弟也。帝召兴，欲封之，置印绶于前。兴固让曰：“臣未有先登陷陈之功，而一家数人，并蒙爵土，令天下觖望，诚为盈溢。臣蒙陛下、贵人恩泽至厚，富贵已极，不可复加。”至诚不愿。帝嘉兴之让，不夺其志。贵人问其故，兴曰：“贵人不读书记耶？‘亢龙有悔’，外戚家苦不知谦退，嫁女欲配侯王，取妇眄睨公主，愚心实不安也。富贵有极，人当知足。夸奢，益为观听所讥。”贵人感其言，深自降挹，卒不为宗族求位。

帝后复欲以兴代吴汉为大司马，兴叩头流涕，固让曰：“臣不敢惜身，诚亏损圣德，不可苟冒。”至诚发中，感动左右，帝遂听之。

朱浮字叔元，沛国人也。为幽州牧。渔阳太守彭宠败后，世祖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，时有纤微之过者，必见斥罢，交易纷扰，百姓不宁。建武六年，有日蚀之异，浮因上疏曰：“臣闻日者众阳之宗、君上之位也。凡居官治民，据郡典县，皆为阳为上、为尊为长。若阳上不明，尊长不足，则干动三光，垂示王者。陛下哀愍海内新离祸毒，保育生民，使得苏息。而今牧民之吏，多未称职，小违治实，辄见斥罢，岂不粲然黑白分明哉！然以尧、舜之

盛，犹加三考。大汉之兴，亦累功效，吏皆积久，养老于官，至名子孙因为氏姓。当时吏职何能悉治？论议之徒岂不喧哗？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，艰难之业当累日也。间者守宰数见换易，迎新相代，疲劳道路。寻其视事日浅，未足昭见其职，既加严切，人不自保，各相顾望，无自安之心。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，苟求长短，求媚上意。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，惧于刺讥，故争饰诈伪，以希虚誉。斯皆群阳骚动、日月失行之应。夫物暴长者必夭折，功卒成者必亟坏，如摧长久之业，而造速成之功，非陛下之福也。天下非一时之用也，海内非一旦之功也。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，望化于一世之后，天下幸甚。”帝下其议，群臣多同于浮。自是牧守易代颇简。

旧制，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，事皆先下三公，三公遣掾史案验，然后黜退。帝时用明察，不复委任三府，而权归刺举之吏。浮复上疏曰：“陛下清明履约，率礼无违，自宗室诸王，外家后亲，皆奉绳墨，无党势之名。斯固法令整齐，下无作威者也。求之于事，宜以和平，而灾异犹见者，而岂徒然哉？天道信诚，不可不察。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，下专国命，即位以来，不用旧典，信刺举之官，黜鼎辅之任，至于有所劾奏，便加退免，覆案不关三府，罪谴不蒙澄察。陛下以使者为腹心，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，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。故群下苛刻，各自为能。兼以私情，容长憎爱，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。故有罪者心不厌服，无咎者坐被空文，不可经盛衰、貽后王也。夫事积久则吏自重，吏安则民自静。传曰：‘五年再闰，天道乃备。’夫以天地之灵，犹五载以成其化，况人道哉！”

陈元字长孙，苍梧人也。以父任为郎。时大司农江冯上言，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府。元上疏曰：“臣闻师臣者帝，宾臣者霸。故武王以太公为师，齐桓以夷吾为仲父。孔子曰：‘百官总己，听于冢宰。’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，

太宗假宰辅之权。及亡新王莖，遭汉中衰，专操国柄，以偷天下，况己自喻，不信群臣。夺公辅之任，损宰相之威，以刺举为明、徼讦为直。至乃陪仆告其君长，子弟变其父兄，鬲密法峻，大臣无所措手足。然不能禁董忠之谋，身为世戮。故人君患在自骄，不患骄臣；失在自任，不在任人。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劳，周公执吐握之恭，不闻其崇刺举、务督察也。方今四方尚扰，天下未一，百姓观听，咸张耳目。陛下宜循文、武之圣典，袭祖宗之遗德，劳心下士，屈节待贤，诚不宜使有伺察公辅之名。”帝从之。

桓荣字春卿，沛郡人也。以明经入授太子。每朝会，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。帝称善曰：“得卿几晚。”建武二十八年，大会百官，诏问谁善可傅太子者，群臣承望上意，皆言太子舅执金吾阴识可。博士张佚正色曰：“今陛下立太子，为阴氏乎？为天下乎？即为阴氏，则阴侯可；为天下，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。”帝称善，曰：“欲置傅者，以辅太子也。今博士不难正朕，况太子乎？”即拜佚为太子太傅，而以荣为少傅，赐以辎车乘马。

第五伦字伯鱼，京兆人也。举孝廉。帝问以政事，大悦，与语至夕。帝谓伦曰：“闻卿为吏笏妇公，不过从兄饭，宁有之耶？”伦对曰：“臣三娶妻，皆无父母。少遭饥乱，实不敢妄过人餐。”帝大笑，拜会稽太守。会稽俗多淫祀，好卜筮，人常以牛祭神，百姓财产以之困匮。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，发病且死，先为牛鸣，前后郡将莫敢禁。伦到官，移书属县，晓告百姓。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，皆案验之；有妄屠牛者，吏辄行罚。民初恐惧，或祝诅妄言，伦案之愈急，后遂断绝，百姓以安。

肃宗初，为司空。及马防为车骑将军，当出征西羌，伦上疏曰：“臣愚以为，贵戚可封侯以富之，不当职事以任之。何者？绳以法则伤恩，私以亲则违宪。伏闻马防今当西征，臣以太后恩仁，陛下至孝，恐卒有纤介，难为意

爱也。”伦虽峭直，然常疾俗吏苛刻。及为三公，值帝长者，屡有善政，乃上疏褒称盛美，因以劝成风德，曰：“陛下即位，躬天然之德，体晏晏之姿，以宽弘临下，出入四年，前岁诛刺史、二千石贪残者六人。斯皆明圣所鉴，非群下所及。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，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，咎在俗弊，群下不称故也。世祖承王莽之余，颇以严猛为治，后世因之，遂成风化。郡国所举，类多办职俗吏，殊未有宽博之选，以应上求者也。陈留令刘豫、冠军令驷协，并以刻薄之姿，临民宰邑，专念掠杀，务为严苦，吏民愁怨，莫不疾之，而今之议者，反以为能。违天心，失经义，诚不可不慎也。非徒应坐豫、协，亦当宜谴举者。务进仁贤，以任时政，不过数人，则风俗自化矣。臣尝读书记，知秦以酷急亡国，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，故勤勤恳恳，实在于此。又闻诸王主贵戚，骄奢逾制，京师尚然，何以示远？故曰：‘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’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。夫阴阳和，岁乃丰；君臣同心，化乃成也。其刺史、太守以下拜除京师，及道出洛阻者，宜皆召见，可因博问四方，兼以观察其人。诸上书言事有不合者，可但报归田里，不宜过加喜怒，以明在宽也。”

伦奉公尽节，言事无所依违。或问伦曰：“公有私乎？”对曰：“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，吾虽不受，每三公有所选举，心不能忘，而亦终不用也。吾兄子常病，一夜十往，退而安寝；吾子有疾，虽不省视，而竟夕不眠。若是者，岂谓无私乎？”

钟离意字子阿，会稽人也。显宗即位，征为尚书。时交趾太守坐臧千金，征还伏法，以资物簿入大司农，诏班赐群臣。意得珠玕，悉以委地而不拜赐。帝怪而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，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间，恶其名也。此臧秽之宝，诚不敢拜。”帝嗟叹曰：“清乎尚书之言！”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，转为尚书仆射。

车驾数幸广成苑，意常当车陈谏般乐游田之事，天子即时还宫。永平三年夏旱，而大起北宫。意诣阙免冠上疏曰：“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，忧念元元，降避正殿，躬自克责，而比日密云，遂无大润，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耶？昔成汤遭旱，以六事自责曰：‘政不节耶？使民疾耶？宫室荣耶？女谒盛耶？苞苴行耶？谗夫昌耶？’窃见北宫大作，民失农时，此所谓宫室荣也。自古非苦宫室小狭，但惠民不安宁。宜且罢止，以应天心。”帝策诏报曰：“汤引六事，咎在一人。其冠履勿谢。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，减省不急，庶消灾谴。”诏因谢公卿百僚，遂应时澍雨焉。时诏赐降胡子谦，尚书案事，误以十为百。帝见簿，大怒，召郎将笞之。意因入叩头曰：“过误之失，常人所容。若以懈慢为愆，则臣位大，罪重；郎位小，罪轻。笞皆在臣，臣当先坐。”乃解衣就格。帝意解，使复冠而贵郎。

帝性褊察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，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。常以事怒郎药崧，以杖撞之。崧走入床下，帝怒甚，疾言曰：“郎出！郎出！”崧曰：“天子穆穆，诸侯煌煌。未闻人君自起撞郎。”帝乃赦之。朝廷莫不悚栗，争为严切，以避诛责，唯意独敢谏争，数封还诏书。臣下过失，辄救解之。帝虽不能用，然知其至诚。亦以此故，不得久留，出为鲁相。后德阳殿成，百官大会，帝思意言，谓公卿曰：“钟离尚书若在，此殿不立。”意卒，遗言上书，陈升平之世难以急治，宜少宽假。帝感伤其意，下诏嗟叹，赐钱二十万。

宋均字叔庠，南阳人也。迁九江太守。郡多虎暴，数为民患，常募设槛阱，而犹多伤害。均到，下记属县曰：“夫虎豹在山，鼯鼯在水，各有所托。且江、淮之有猛兽，犹北土之有鸡豚也。今为人患，咎在残吏，而劳勤张捕，非忧恤之本也。其务退奸贪，思进忠善，可一去槛阱，除削课制。”其后传言，虎相与东游渡江。

中元元年，山阳、楚、沛多蝗，其飞至九江界者，辄东西散去，由是名称远近。浚道县有唐、后二公，民共祠

之，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山姬，岁岁改易，既而不敢嫁娶，前后守令莫敢禁断。均乃下书曰：“自今以后，为山娶者，皆娶巫家，勿扰良人。”于是遂绝。征拜尚书令，尝删剪疑事，帝以为有奸，大怒，收郎，即缚格之。诸尚书惶恐，皆叩头谢罪。均厉色曰：“盖忠臣执义，无有二心。若畏威失正，均虽死，不易志也。”小黄门在傍，入具以闻。帝善其不挠，即令贯郎，迁均司隶校尉。

寒朗字伯奇，鲁国人也。守侍御史，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、王平等，辞连及隧乡侯耿建、朗陵侯臧信、泽侯邓鯉、曲成侯刘建。建等辞未尝与忠、平相见。是时显宗怒甚，吏皆惶恐，诸所连及，率一切陷入，无敢以情恕者。朗心伤其冤，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、平，而二人错忤不能对。朗知其诈，乃上言建等无奸，专为忠、平所诬，疑天下无辜，类多如此。帝乃召朗入，问曰：“建等即如是，忠、平何故引之？”朗对曰：“忠、平自知所犯不道，故多有虚引，冀以自明。”帝曰：“即如是，四侯无事，何不早奏，而久系至今耶？”朗对曰：“臣虽考之无事，然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，故未敢时上。”帝怒骂曰：“吏持两端，促提下。”左右方引去，朗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小臣不敢欺，欲助国耳，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。臣见考囚在事者，咸共言妖恶大故，臣子所宜同疾，今出之，不如入之，可无后责。是以考一连十，考十连百。又，公卿朝会，陛下问以得失，皆长跪言，旧制大罪祸及九族，陛下大恩，截止于身，天下幸甚。及其归舍，口虽不言，而仰屋窃叹，莫不知其多冤，无敢忤陛下者。臣今所陈，诚死无悔。”帝意解，诏遣朗出。后二日，车驾自幸洛阻狱，录囚徒，理出千余人。

论曰：“左丘明有言：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晏子一言，齐侯省刑。若钟离意之就格请过，寒朗之廷争冤狱，笃矣乎，仁者之情也！”

东平王苍，显宗同母弟也。少好经书，雅有智思，显宗甚爱重之。及即位，拜骠骑将军，位在三公上。在朝数载，多所隆益，而自以至亲辅政，声望日重，意不自安，数上疏，乞上印绶，退就藩国。诏不听。其后数陈乞，辞甚恳切，乃许还国，而不听上将军印绶。加赐钱五千万，布十万匹。永平十一年，苍与诸王朝京师。月余还国，帝临送，归宫，凄然怀思，乃遣使手诏，告诸国中傅曰：“辞别之后，独坐不乐，因就车归，伏轼而吟，瞻望永怀，实劳我心，诵及采菽，以增叹息。日者问东平王，处家何等最乐，王言为善最乐。其言甚大，副是腰腹矣。”

肃宗即位，尊重恩礼，逾于前世，诸王莫与为比。建初元年，地震，苍上便宜。后帝欲为原陵、显节陵起县邑，苍闻之，遽上疏谏，帝从而止。自是朝廷每有疑政，辄驿使咨问，苍悉心以对，皆见纳用。帝飨卫士于南宫，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阁，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，怆然动容。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，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。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：“岁月骛过，山陵浸远，孤心凄怆，如何如何！间飨卫士于南宫，因阅视旧时衣物，闻于师曰：‘其物存，其人亡，不言哀而哀自至。’信矣！惟王孝友之德，亦岂不然？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，及衣一篋，可时奉瞻，以慰凯风寒泉之思，又欲令后生子孙，得见先后衣服之制。愿王宝精神，加供养。苦言至戒，望之如渴。”

建初六年冬，请朝。明年正月，帝许之。后有司奏遣诸王归国，帝特留苍。八月，饮酎毕，有司复奏遣，乃许之。手诏赐苍曰：“骨肉天性，诚不以远近为亲疏，然数见颜色，情重昔时。念王久劳，思得还休，欲署大鸿胪奏，不忍下笔。顾授小黄门，中心恋恋，惻然不能言。”于是车驾祖送，流涕而诀。苍薨后，帝东巡守，幸东平宫，追感念苍，谓其诸子曰：“思其人，至其乡。其处在，其人亡。”因泣下沾襟，遂幸苍陵，祠以大牢，亲拜祠

坐，哭泣尽哀，赐御剑于陵前而去。

朱暉字文季，南阳人也。为尚书仆射。是时谷贵，县官经用不足，朝廷忧之。尚书张林上言：“谷所以贵，由钱贱故也。可尽封钱，一取布帛为租，以通天下之用。又盐，食之急者，虽贵，民不得不须，官可自鬻。又宜因交趾、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，收采其利，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。”帝然之，有诏施行。暉独奏曰：“王制：天子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。今均输之法，与贾贩无异，盐利归官，则下人穷怨；布帛为租，则吏多奸盗。诚非明主所宜行也。”帝卒以林等言为然，得暉重议，因发怒，切责诸尚书。暉因称病笃，不肯复署议。尚书令以下惶怖，谓暉曰：“今临得谴让，奈何称疾，其祸不细！”暉曰：“行年八十，蒙恩得在机密，当以死报。若心知不可，而顺旨雷同，负臣子之义。今耳目无所闻见，伏待死命。”遂闭口不言。诸尚书不知所为，乃共劾奏暉。帝意解，寝其事。

袁安字邵公，汝南人也。为司徒时，和帝幼弱，太后临朝。安以天子幼弱，外戚擅权，每朝会进见，及与公卿言国家事，未尝不噫鸣流涕。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赖之。章和四年薨，朝廷痛惜焉。后数月，窦氏败，帝始亲万机，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，乃除安子赏为郎。

郭躬字仲孙，颍川人也。明法律。有兄弟共杀人者，而罪未有所归。帝以兄不训弟，故报兄重，而减弟死。中常侍孙章宣诏，误言两报重，尚书奏章矫制，罪当腰斩。帝复召躬问之，躬对：“章应罚金。”帝曰：“章矫诏杀人，何谓罚金？”躬曰：“法令有故误，章传命之谬，于事为误，误者其文则轻。”帝曰：“章与囚同县，疑其故也。”躬曰：“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’，‘君子不逆诈’。君王法天，刑不可以委曲生意。”帝曰：“善！”迁躬廷尉丞。

陈宠字昭公，沛国人也。章帝初为尚书，是时承永平故事，吏治尚严切，尚书决事，率近于重。宠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先王之政，赏不僭，刑不滥，与其不得已，宁僭不滥。陛下即位，数诏群僚，弘崇晏晏。而有司执事，犹尚深刻。治狱者急于旁格酷烈之痛，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。或因公行私，逞纵威福。夫为政犹张琴瑟，大弦急者小弦绝。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，而美郑乔之仁政。诗云：‘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。’方今圣德充塞，假于上下，宜隆先王之道，荡涤烦苛之法，轻薄箠楚，以济群生。”帝敬纳宠言，每事务于宽厚。其后遂诏有司，绝诸惨酷之科，解妖恶之禁，除文致之请献五十余事，定著于令。是后民俗和平，屡有嘉瑞。

宠子忠字伯始，擢拜尚书。安帝始亲朝事，连有灾异，诏举有道。公卿百僚，各上封事。忠以诏书既开谏争，虑言事者必多激切，或致不能容，乃上疏豫通广帝意，曰：“臣闻仁君广山藪之大，纳切直之谋；忠臣尽蹇谤之节，不畏逆耳之害。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，孝文嘉爱盎人豕之讥，世宗纳东方朔宣室之正，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。昔者晋平公问于叔向曰：‘国家之患孰为大？’对曰：‘大臣重禄不极谏，小臣畏罪不敢言，下情不上通，此患之大者。’今明诏崇高宗之德，推宋景之诚，引咎克躬，咨访群吏。言事者见杜根、成翊世等，新蒙表录，显列二台，必承风响应，争为切直。若嘉谋异策，宜辄纳用。如其管穴，妄有讥刺，虽苦口逆耳，不得事实，且优游宽容，以示圣朝无讳之美。若有道之上，对问高者，宜垂省览，特迁一等，以广直言之路。”

杨终字子山，蜀郡人。征诣兰台，拜校书郎。建初元年，大旱谷贵，终以为广陵、楚、淮阳、济南之狱，徙者万数，又远屯绝域，吏民怨旷，乃上疏曰：“臣闻‘善善及子孙，恶恶止其身’，百王常典，不易之道也。秦政酷烈，违忤天心，一人有罪，延及三族。高祖平乱，约法三章；太宗至仁，除去收孥。万姓廓然，蒙被更生，泽及昆虫，

功垂万世。陛下圣明，德被四表。今以比年久旱，灾疫未息，躬自菲薄，广访得失。三代之隆，无以加焉。臣窃案春秋水旱之变，皆应暴急，惠不下流。自永平以来，仍连大狱，有司穷考，转相牵引，掠治冤滥，家属徙边。加以北征匈奴，西开三十六国，又远屯伊吾、楼兰、车师、戊己，人怀土思，怨结边域。昔殷民近迁洛邑，且犹怨望，何况去中土之肥饶，寄不毛之荒极乎？且南方暑湿，障毒互生。愁困之民，足以感动天地、移变阴阳矣。惟陛下留念省察，以济元元。孝元弃珠崖之郡，光武绝西域之国，不以介鳞易我衣裳。今伊吾之役、楼兰之屯，久而不还，非天意也。”帝从之，听还徙者，悉罢边屯。

庞参字仲达，河南人也。顺帝以为太尉。是时三公之中，参名忠直，数为左右所陷，以所举用忤帝旨，司隶承风案之。时会茂才孝廉，参以被奏，称疾不得会。上计掾广汉段熲，因会上疏曰：“伏见道路行人，农夫织妇，皆曰：‘太尉庞参，竭忠尽节，徒以直道，不能曲心，孤立群邪之间，自处中伤之地。’臣犹冀在陛下之世，当蒙安全，而复以谗佞伤毁忠正，此天地之大禁、人主之至诫。昔白起赐死，诸侯酌酒相贺；季子来归，鲁人喜其纾难。夫国以贤治，君以忠安。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贤，愿卒宠任，以安社稷。”书奏，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，太医致羊酒，复为太尉。

崔骃字亭伯，涿郡人也。窦太后临朝，窦宪以重戚出内诏命。骃献书戒之曰：“生而富者骄，生而贵者傲。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，未之有也。今宠禄初隆，百僚观行，当尧、舜之盛世，处光华之显时，岂可不‘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’，弘申伯之美，致周、召之事乎？语曰：‘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’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，称为贤臣；近阴卫尉克己复礼，终受多福。郗氏之宗非不尊也，阳侯之族非不盛也，重侯累将，建天枢，执斗柄，其所以获讥于时，垂

衍于后者，何也？盖在满而不挹，位有余而仁不足也。汉兴以后，迄于哀、平，外家二十，保族全身，四人而已。书曰：‘鉴于有殷。’可不慎哉！夫谦德之光，周易所美；满溢之位，道家之所戒。故君子福大而愈惧，爵隆而益恭，远察近览，俯仰有则，铭诸机杖，刻诸槃杆。矜矜业业，无殆无荒。如此，则百福是荷，庆流无穷矣。”及宪为车骑将军，辟驷为掾。宪擅权骄恣，驷数谏之。及出击匈奴，道路愈多不法，驷为主簿，前后奏记数十，指切长短。宪不能容，稍疏之。因察驷高第，出为长岑长。驷自以远去，不得意，遂不之官而归。卒于家。

卷二十三

后汉书（三）

传

杨震字伯起，弘农人也。迁东莱太守。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，至夜，怀金十斤以遗震。震曰：“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”密曰：“暮夜无知者。”震曰：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，何谓无知？”密愧而出。后转涿郡太守。性公廉，子孙常蔬食步行。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。震曰：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？”

为司徒。安帝乳母王圣，因保养之勤，缘恩放恣。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，传通奸赂。震上疏曰：“臣闻政以得贤为本，理以去秽为务。是以唐、虞俊又在官，四凶流放，天下咸服，以致雍熙。方今九德未事，嬖幸充庭。阿母王圣，出自至微，得遭千载，奉养圣躬，虽有推燥居湿之勤，前后赏惠，过报劳苦，而无厌之心，不知纪极，外交属托，扰乱天下，损辱清朝，尘点日月。书诫牝鸡牡鸣，诗刺哲妇丧国，夫女子小人，实为难养。宜速出阿母，令居外舍，断绝伯荣，莫使往来，令恩德两隆，上下俱美。惟陛下绝婉嬖之私，割不忍之心，留神万机，诚慎拜爵，减省献御，损节征发，令野无鹤鸣之叹，朝无小明之悔，大东不兴于今，‘劳止’不怨于下，拟踪往古，比德哲王，

岂不休哉！”

奏御，帝以示阿母等，内幸皆怀忿恚。而伯荣骄淫尤甚，与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瓌交通，瓌遂以为妻，得袭护爵，位至侍中。震深疾之，复诣阙上疏曰：“臣闻高祖与群臣约，非功臣不得封。故经制，父死子继，兄亡弟及，以防篡也。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瓌，袭护爵为侯。护同产弟威，今犹见在。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，诸侯专爵爵有德。今瓌无他功行，但以配阿母女，一时之间，既忝侍中，又至封侯，不稽旧制，不合经义，行人喧哗，百姓不安。陛下宜览镜既往，顺帝之则。”书奏，不省。

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治第，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、谢恠等更相扇动，倾摇朝廷。震复上疏曰：“臣伏念方今灾害发起，百姓空虚，不能自贍。重以螟蝗，差虏抄掠，三边震扰，兵甲军粮，不能复给。大司农帑藏匱乏，殆非社稷安宁之时。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，合两为一，连里竟街，雕治缮饰，穷极巧技，转相迫促，为费巨亿。周广、谢恠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，依倚近幸，分威共权，属托州郡，倾动大臣。宰司辟召，承望旨意，招来海内贪污之人，受其货赂，至有赃锢弃世之徒，复得显用。白黑混淆，清浊同源，天下喧哗，为朝结讟。臣闻师言：‘上之所取，财尽则怨，力尽则叛。’怨叛之民，不可复使。惟陛下度之。”

丰、恠等见震连切谏不从，无所顾忌，遂诈作诏书，调发司农钱谷、大匠见徒材木，各起家舍、园池、庐观，役费无数。震因地震，复上疏，前后所上，转有切至。帝既不平之，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，俱以其大儒，未敢加害。

寻有河间男子赵腾，诣阙上书，指陈得失。帝发怒，遂收考诏狱，结以罔上不道。震复上疏救之，曰：“臣闻尧、舜之世，谏鼓谤木立之于朝；殷、周哲王，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。所以达聪明，开不讳，博采负薪，尽极下情也。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，为罪宜与手刃犯法有差。乞为亏除，全腾之命，以诱刍豨舆人之言。”帝不省，腾竟伏尸都市。会东巡岱宗，樊丰等因乘舆在外，竞治第宅，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，得丰等所诈下诏书，具奏，须行还上之。丰等闻，惶怖，遂共譖震云：“自赵腾死后，深用怨怼，且邓氏故吏，有恚恨心。”及车驾行还，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，震于是柴门绝宾客。丰等复恶之，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，怀恚望，有诏遣归本郡。震行至城西几阳亭，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：“死者士之常分。吾蒙恩居上司，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，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，何面目复见日月！身死之日，以杂木为棺，布单被，裁足盖形，勿归冢次，勿设祭祠。”因饮鸩而卒。

震中子秉，字叔节，延熹五年，为太尉。是时宦官方炽。中常侍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，累有臧罪，暴虐一州。秉劾奏参，槛车征诣廷尉。参自杀。秉因奏览及中常侍县瑗，免览官，而削瑗国。每朝廷有得失，辄尽忠规谏，多见纳用。秉性不饮酒，尝从容言曰：“我有三不惑，酒、色、财也。”

秉子赐，字伯献。为司徒。坐辟党人免。复拜光禄大夫。光和元年，有虹霓昼降于嘉德殿前。帝恶之，引赐入金商门，使中常侍曹节、王甫问以祥异祸福所在。赐仰天而叹，谓节等曰：“吾每读张禹传，未尝不愤恚叹息，既不能竭忠尽情，极言其要，而反留意少子，乞还女婿。至令朱游欲得尚方斩马剑以治之，固其宜也。吾以微薄之学，充师傅之末，累世见宠，无以报国，猥当大问，死而后已。”乃手书对曰：“臣闻之经传：或得神以昌，或得神以亡。国家休明，则鉴其德；邪辟昏乱，则视其祸。今殿前之气，应为虹霓，皆妖邪所生，不正之象，诗人所谓‘蟋’

’者也。今内多嬖幸，外任小臣，上下并怨，喧哗盈路，是以灾异屡见，前后丁宁。今复投霓，可谓孰矣。易曰：‘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则之。’今妾媵、嬖人、阉尹之徒，共专国朝，欺罔日月。又鸿都门下，招会群小，造作赋说，以虫篆小技，见宠于时，如驩兜、共工，更相荐说，旬月之间，并各拔擢。乐松处常伯，任芝居纳言，郗俭、梁鹄以便辟之性，佞辩之心，各受丰爵不次之宠，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，口诵尧、舜之言，身蹈绝俗之行，弃捐沟壑，不见逮及。冠履倒易，陵谷代处，从小人之邪意，顺无知之私欲，不念板、荡之作，‘虺蜴’之诫。殆哉之危，莫过于今。幸赖皇天垂象谴告。周书曰：‘天子见怪则修德，诸侯见怪则修政。’惟陛下慎经典之诫，图变复之道，斥远佞巧之臣，速征鹤鸣之士，内亲张仲，外任山甫，断绝尺一，抑止盘游，留思庶政，无敢怠遑。冀上天还威，众变可弭。老臣过受师傅之任，数蒙宠异之恩，岂敢爱惜垂没之年，而不尽其楼楼之心哉！”

张皓字叔明，犍为人也。子纲，字文纪，为侍御史。时顺帝委纵宦官，有识危心。纲常感激，慨然叹曰：“秽恶满朝，不能奋身出命，扫国家之难，虽生，吾不愿也。”退而上书曰：“诗云：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’寻大汉初隆，及中兴之世，文、明二帝，德化尤盛。观其治为，易循易见，但恭俭守节、约身尚德而已。中官常侍，不过两人，近幸赏赐，裁满数金，惜费重民，故家给人足。而顷者以来，不遵旧典，无功小人，皆有官爵，富之骄之，而复害之，非爱民重器，承天顺道者也。伏愿陛下割损左右，以奉天心。”书奏，不省。

汉安元年，选遣八使，巡行风俗，皆耆儒知名，多历显位，唯纲年少，官次最微。余人受命之部，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，曰：“豺狼当路，安问狐狸！”遂奏曰：“大将军冀、河南尹不疑，蒙外戚之援，荷国厚恩，以刍蕘之资，居阿衡之任，不能敬敷扬五教，翼赞日月，而专为封豕长蛇，肆其贪叨，甘心好货，纵恣无底，多树谄谀，

以害忠良。诚天威所不赦，大辟所宜加也。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，斯皆臣子所以切齿者也。”书奏御，京师震竦。时冀妹为皇后，内宠方盛，诸梁姻族满朝，帝虽知纲言直，终不忍用。

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，杀刺史、二千石，寇乱杨、徐间，积十余年，朝廷不能讨。冀乃讽尚书，以纲为广陵太守，因欲以事中之。前遣郡守，率多求兵马，纲独请单车之职。

既到，乃将吏卒十余人，径造婴垒，申示国恩。婴初大惊，既见纲诚信，乃出拜谒。纲延置上坐，问所疾苦，乃譬之曰：“前后二千石，多肆贪暴，故致公等怀愤相聚。二千石信有罪矣，然为之者又非义也。今主上仁圣，欲以文德服叛，故遣太守，思以爵禄相荣，不愿以刑罚相加，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。若闻义不服，天子赫然震怒，荆、杨、兖、豫大兵云合，岂不危乎？若不料强弱，非明也；弃善取恶，非智也；去顺效逆，非忠也；身绝血嗣，非孝也；背正从邪，非直也；见义不为，非勇也。六者成败之几，利害所从，公其深计之。”

婴闻之泣下，曰：“荒裔愚民，不能自通朝廷，不堪侵枉，遂复相聚偷生，若鱼游釜中，喘息须臾间耳。今闻明府之言，乃婴等更生之晨也。既自陷不义，实恐投兵之日，不免孥戮。”纲约之以天地，誓之以日月，婴深感悟，乃辞还营。明日将所部万余人，与妻子面缚归降。纲乃单车入婴垒，大会，置酒为乐，散遣部众，任从所之，亲为卜居宅，相田畴，子弟欲为吏者，皆引召之。民情悦服，南州晏然。朝廷论功当封，梁冀遏绝，乃止。天子嘉美，欲擢用纲，而婴等上书乞留，乃许之。纲在郡一年卒。百姓老幼相携诣府，赴哀者不可胜数。纲自被疾，吏民咸为祠祀求福，皆言“千秋万岁，何时复见此君”。张婴等五百余人，制服行丧，送到犍为，负土成坟。诏拜纲子续为郎中，赐钱百万。

种皓字景伯，河南人也。举孝廉。顺帝擢皓，监太子于承光宫。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。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，惶惑不知所为。皓乃手剑当车，曰：“太子国之储副，民命所系。今常侍来无诏信，何以知非奸邪？今日有死而已。”梵辞屈，驰命奏之。诏报，太子乃得去。乔退而叹息，愧皓临事不惑。帝亦嘉其持重，称善者良久。出为益州刺史。宣恩远夷，开晓殊俗，岷山杂落，皆怀服汉德焉。

刘陶字子奇，一名伟，颍川人也。时大将军梁冀专朝，而桓帝无子，连岁荒饥，灾异数见。陶时游大学，乃上疏陈事曰：“臣闻人非天地无以为生，天地非人无以为灵，是故帝非民不立，民非帝不宁。夫天与之与帝，帝之与民，犹头之与足，相须而行也。伏惟陛下袭常存之庆，循不易之制，目不视鸣条之事，耳不闻檀车之声，天灾不有痛于肌肤，震食不即损于圣体，故蔑三光之谬，轻上天之怒。伏念高祖之起，始自布衣，合散扶伤，克成帝业。功既显矣，勤亦至矣。流福遗祚，至于陛下。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，而忽高祖之勤，妄假利器，委授国柄，使群丑刑隶，芟刈小民，雕敝诸夏，虐流远近，故天降众异，以戒陛下。陛下不悟，而竞令虎豹窟于麕场，豺狼乳于春圃，斯岂唐咨禹、稷，益典朕虞之意哉！又今牧守长吏，上下交竞，封豕长蛇，蚕食天下，货殖者为穷冤之魂，贫馁者作饥寒之鬼，高门获东观之辜，丰室罗妖叛之罪，死者悲于窀穸，生者戚于朝野，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。且秦之将亡，正谏者诛，谀进者赏，嘉言结于忠舌，国命出于谗口，擅阉乐于咸阻，授赵高以车府，权去己而不知，威离身而弗顾。古今一揆，成败同势。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，近察哀、平之变，得失昭然，祸福可见。臣敢吐不时之议于讳言之朝，犹冰霜见日，必至消灭。臣始悲天下之可悲，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。”书奏，不省。

是时天下日危，寇贼方炽，陶复上疏曰：“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，心之痛者不能缓声。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

乱，后遭边章之寇，每闻羽书告急之声，心灼内热，四体惊竦。今西羌逆类，晓习战陈，变诈万端，军吏士民，悲愁相守，人有百走退死之心，而无一前斗生之计。西羌侵前，去营咫尺，胡骑分布，已至诸陵。将军张温，天性精勇，而主者旦夕迫促，军无后殿，假令失利，其败不救。臣自知言数见厌，而言不自裁者，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，国危则臣亦先亡也。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，乞须臾之间，深垂纳省。”其八事，大较言大乱皆由宦官。宦官事急，共谗陶曰：“前张角事发，诏书示以威恩，自此以来，各各改悔。今者四方安静，而陶疾害圣政，专言妖孽。州郡不上，陶何缘知？疑陶与贼通情。”于是收陶下狱，掠治日急。陶自知必死，对使者曰：“朝廷前封臣云何？今反受邪譖。恨不与伊、吕同畴，而以三仁为辈。”遂闭气而死，天下莫不痛之。

李云字行祖，甘陵人也。举孝廉，迁白马令。桓帝诛大将军梁冀，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，专权选举。又立掖庭人女竇氏为皇后。数月间，后家封者四人，赏赐巨万。是时地震裂，众灾频降，云素刚，忧国将危，心不能忍，乃露布上书，移副三府，曰：“臣闻皇后天下之母，德配坤灵，得其人，则五氏来备；不得其人，则地动摇宫。比年灾异，可谓多矣；皇天下之戒，可谓至矣。举厝至重，不可不慎；班功行赏，宜应其实。梁冀虽持权专擅，虐流天下，今以罪行诛，犹召家臣扼杀之耳。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，高祖闻之，得无见非？西北列将，得无解体耶？孔子曰：‘帝者，谛也。’今官位错乱，小人谄进，财货公行，政治日损，尺一拜用，不经御省。是帝欲不谛乎？”

帝得奏震怒，下有司逮云送狱，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。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，上书愿与云同日死。帝愈怒，遂并下廷尉。大鸿胪陈蕃上疏救云曰：“李云所言，虽不识禁忌，干上逆旨，其意归于忠国

而已。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，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。今杀云，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。故敢触龙鳞，冒昧以请。”太常杨秉、洛阳市长沐茂、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。帝恚甚，有司皆奏以为大不敬。诏切责秉、秉，免归田里，茂、资贬秩二等。云、众皆死狱中。

刘瑜字季节，广陵人也。举贤良方正。及到京师，上书陈事曰：“臣在下土，听闻歌谣，骄臣虐政之事，远近呼嗟之音，窃为辛楚，泣血涟如。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，览今往之事，民何为咨嗟？天曷为动变邪？盖诸侯之位，上法四七，关之盛衰者也。今中官邪孽，比肩裂土，皆竞立胤嗣，继体传爵，或乞子疏属，或买儿市道，殆乖开国承家之义。古者天子一娶九女，娣侄有序。今女嬖令色，充积闺帷，皆当盛其玩饰，冗食空宫，劳散精神，生长六疾。此国之费也，性之伤也。且天地之性，阴阳正纪，隔绝其道，则水旱为灾。又常侍、黄门，亦广妻娶，怨毒之气，结成妖眚。行路之人言，官发略人女，取而复置，转相惊惧。孰不悉然，无缘空生此谤也？邹衍匹夫，杞氏匹妇，尚有城崩霜霰之异，况乃群辈咨嗟，能无感乎！昔秦作阿房，国多刑人。今第舍增多，穷极奇巧，掘山攻石，不避时令。促以严刑，威以峻法，民无罪而覆入之，民有田而覆夺之。民愁郁结，起入贼党，官辄兴兵，诛讨其罪。贫困之民，或有卖其首级，以要酬赏。父兄相伐残身，妻孥相视分裂。穷之如彼，伐之如此，岂不痛哉！又陛下以北辰之尊、神器之宝，而微行近习之家，私幸宦官之舍。宾客市买，熏灼道路，因此暴纵，无所不容。今三公在位，皆博达道艺，而莫或匡益者，非不智也，畏死罚也。惟陛下设置七臣，以广谏道，远佞邪之人，放郑、卫之声，则治致和平，德感祥风矣。”于是特诏召瑜，拜为议郎。

虞诩字升卿，陈国人也。永建元年，为司隶校尉。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，每请托受取，诩辄案之，而屡寝不

报。翊不胜其愤，乃自系廷尉，奏言曰：“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，遂交乱嫡统，几亡社稷。今者张防复弄威柄，国家之祸将重至矣。臣不忍与防同朝，谨自系以闻，无令臣袭杨震之迹。”书奏，防流涕诉帝，翊坐论输左校。防必欲害之，二日之中传考四狱。宦者孙程等知翊以忠获罪，乃相率奏曰：“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，常疾奸臣，知其倾国。今者即位而复自为，何以非先帝乎？司隶校尉虞翊为陛下尽忠，而更被拘系；常侍张防臧罪明正，反构忠良。今客星守羽林，其占宫中有奸臣。宜急收防送狱，以塞天变。”防坐徙边，即日赦出翊。拜议郎，迁尚书仆射。

先是宁阻主簿诣阙，诉其县令之枉，积六七岁不省。主簿乃上书曰：“臣为陛下子，陛下为臣父。臣章百上，终不见省，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？”帝大怒，持章示尚书，尚书遂劾以大逆。翊驳曰：“主簿所讼，乃君父之怨，百上不达，是有司之过。愚蠢之民，不足多诛。”帝纳翊言，笞之而已。翊好刺举，无所回容，数忤权威，遂九见谴考，三遭刑罚，而刚正之性，终老不屈。迁尚书令。

傅燮字南容，北地人也。为护军司马，与左中郎皇甫嵩俱讨贼张角。燮素疾中官，既行，因上疏曰：“臣闻天下之祸，不由于外，皆兴于内。是故虞舜升朝，先除四凶，然后用十六相，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者。今张角起于赵、魏，黄巾乱于六州。此皆衅发萧墙，而祸延四海也。臣受戎任，奉辞伐罪，始到颍川，战无不克。黄巾虽盛，不足为庙堂忧也。臣之所惧，在于治水不息其源，末流弥增其广耳。陛下仁德宽容，多所不忍，故阉竖擅权，忠臣不进。诚使张角梟夷，黄巾变服，臣之所忧，愈益深耳。何者？夫邪正之人，不宜共国，亦犹冰炭不可同器。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，皆将巧辞饰说，共长虚伪。夫孝子疑于屡至，市虎成于三夫。若不详察真伪，忠臣

将复有杜邰之戮矣。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，速行谗佞放殛之诛，则善人思进，奸凶自去矣。臣闻忠臣之事君，犹孝子之事父也。子之事父，焉得不尽其情？使臣身备铁钺之戮，陛下少用其言，国之福也。”书奏，宦者赵忠见而忿恚。及破张角，燮功多当封，忠诉譖之，竟亦不封，以为安定都尉。

顷之，赵忠为车骑将军，诏忠论讨黄巾之功，执金吾甄举等谓忠曰：“傅南容前在东军，有功不侯，故天下失望。今将军当重任，宜进贤理屈，以副众心。”忠遣弟延致殷勤，延谓燮曰：“南容少答我常侍，万户侯不足得也。”燮正色拒之曰：“遇与不遇，命也；有功不论，时也。傅燮岂求私赏哉！”忠愈怀恨，权贵亦多疾之，是以不得留，出为汉阳太守。

贼围汉阳，城中兵少粮尽，燮犹固守。时北地胡骑数千，随贼攻郡，皆夙怀燮恩，共于城外叩头，求送燮归乡里。子幹进曰：“国家昏乱，遂令大人不容于朝。今天下已叛，而兵不足自守，乡里羌胡先被恩德，欲令弃郡而归，愿必许之。”言未终，燮慨然而叹曰：“盖圣达节，次守节。且殷纣之暴，伯夷不食周粟而死，今朝廷不甚殷纣，吾德亦岂绝伯夷？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，食禄人间，欲避其难乎？吾行何之？”遂麾左右进兵，临陈战歿。谥曰“壮节侯”。

盖勋字元固，敦煌人也。为汉阳长史。时武威太守倚恃权势，恣行贪横，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。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，欲杀正和以免其负，乃访之于勋。勋素与正和有仇，乃谏鹄曰：“夫继食鹰鸢，欲其鸷，鸷而亨之，将何用哉？”鹄从其言。正和喜于得免，而诣勋求谢。勋不见，曰：“吾为梁使君谋，不为苏正和。”怨之如初。

征拜讨虏校尉。灵帝召见，问：“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？”勋曰：“幸臣子弟扰之。”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，帝顾问硕，硕惧，不知所对，而以此恨勋。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。帝方欲延接勋，而蹇硕等心惮之，并劝从温奏，遂拜京兆尹。时长安令杨党，父为中常侍，恃势贪放，勋案得其臧千余万。贵戚咸为之请，勋不听，具以事闻，并连党父，有诏穷治，威震京师。时小黄门京兆高望为尚药监，幸于皇太子。太子因蹇硕属望子进为孝廉，勋不肯用。或曰：“皇太子副主，望其所爱，硕帝之宠臣，而子违之，所谓三怨成府者也。”勋曰：“选贤所以报国也。非贤不举，死亦何悔！”

董卓废少帝，杀何太后，勋与书曰：“昔伊尹、霍光，权以立功，犹可寒心。足下小丑，何以终此？贺者在门，吊者在庐，可不慎哉！”卓得书，意甚惮之。征为议郎。自公卿以下，莫不卑下于卓，唯勋长揖争礼，见者皆为失色。勋虽强直不屈，而内厌于卓，不得意，疽发背卒，遗令勿受卓赠。

蔡邕字伯喈，陈留人也。灵帝时，信任阉竖，灾变数见，天子引咎，诏群臣各陈政要。邕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古者取士，诸侯岁贡。孝武之世，郡举孝廉，又有贤良文学之选，于是名臣辈出，文武并兴。汉之得人，数路而已。夫书画辞赋，才之小者，匡国理政，未有其能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先涉经术，听政余日，观省篇章，聊以游意，当代博弈，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也。而诸生竞利，作者鼎沸。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，下则连偶俗语，有类俳优，或窃成文，虚冒名氏。臣每受诏于盛化门，差次录第，其未及者，亦复随辈，皆见拜擢。既加之恩，难复收改，但守奉禄，于义已弘，不可复使治民及仕州郡。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，章帝集学士于白虎。通经释义，其事优大；文、武之道，所宜从之。若乃小能小善，虽有可观，孔子以为‘致远则泥’，君子故当志其大者也。”

又特诏问曰：“比灾变互生，未知厥咎，朝廷焦心，载怀恐惧。每访群公，庶闻忠言，而各存括囊，莫肯尽心。以邕经学深奥，故密特稽问，宜披露失得，指陈政要，勿有依违，自生疑讳。”邕对曰：“臣伏思诸异，皆亡国之怪也。天于太汉，殷勤不已，故屡出妖变，以当谴责，欲令人君感悟，改危即安。今灾眚之发，不于他所，远则门垣，近在寺署，其为监戒，可谓至切。霓堕鸡化，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。前者乳母赵娆，贵重天下，生则赏藏侔于天府，死则丘墓逾于园陵，两子受封，兄弟典郡，续以永乐门史霍玉，依阻城社，又为奸邪。今者道路纷纷，复云有程大人者，察其风声，将为国患。宜高为堤防，明设禁令，深惟赵、霍，以为至戒。今圣意勤勤，思明邪正。而闻太尉张颢，为玉所进；光禄勋伟璋，有名贪浊。又长水校尉赵玘、屯骑校尉盖升，并叨时幸，荣富犹足。宜念小人在位之咎，退思引身避贤之福。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，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，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，并宜为谋主，数见访问。夫宰相大臣，君之四体，委任责成，优劣已分，不宜听纳小吏，雕琢大臣也。又尚方工技之作，鸿都篇赋之文，可且消息，以示惟忧。诗云：‘畏天之怒，不敢戏豫。’天戒诚不可戏也。夫君臣不密，上有漏言之戒，下有失身之祸。愿寝臣表，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。”章奏，帝览而叹息，因起更衣，曹节于后视之，悉宣语左右，事遂漏露。其为邕所裁黜者，皆侧目思报。

初，邕与司徒刘郃素不相平，而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。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婿也。璜遂使人飞章言邕、质数以私事请托于郃，郃不听，邕含隐切，志欲相中伤。于是下邕、质于洛阳狱，劾以仇怨奉公，议害大臣，大不敬，弃市。事奏，中常侍吕强悯邕无罪，请之。帝亦更思其章，有诏减死一等，与家属钳徙朔方，不得以赦令除。

左雄字伯豪，南郡人也。举孝廉，拜议郎。时顺帝新立，朝多阙政，雄数言事，其辞深切。尚书仆射虞诩以雄有忠公节，上疏荐之曰：“臣见方今公卿以下，类多拱默，以树恩为贤，尽节为愚，至相戒曰：‘白璧不可为，容容多后福。’伏见议郎左雄，数上封事，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敬戒，实有‘王臣蹇蹇’之节，周公谏成王之风，宜擢在喉舌之官，必有匡弼之益。”由是拜尚书令。

上疏陈事曰：“臣闻柔远和迓，莫大宁民。宁民之务，莫重用贤。用贤之道，必存考黜。大汉受命，虽未复古，然至于文、景，天下康乂。诚由玄靖宽柔、克慎官人故也。降及宣帝，兴于仄陋，综核名实，知世所病，以为吏数变易，则下不安业；久于其事，则民服教化。其有治理者，辄以玺书勉励，增秩赐金。是以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。汉世良吏，于兹为盛。故能降来仪之瑞，建中兴之功。汉初至今，三百余载，俗浸凋敝，巧伪滋萌，下饰其诈，上肆其残。典城百里，转动无常，各怀一切，莫虑长久。谓杀害不辜为威风，聚敛整辩为贤能，以修己安民为劣弱，奉法循理为不治。髡钳之戮，生于睚眦；覆尸之祸，成于喜怒。视民如寇仇，税之如豺虎。监司见非不举，闻恶不察，观政于亭传，责成于期月，言善不称德，论功不据实，虚诞者获誉，拘检者离毁。州宰不覆，竟共辟召。或考奏捕治，而亡不受罪，会赦行赂，复见洗涂。朱紫同色，清浊不分。故使奸猾枉滥，轻忽去就，拜除如流，缺动百数。特选横调，纷纷不绝，送迎烦费，损政伤民。和气未洽，灾眚不消，咎皆在此。臣愚以为乡部亲民之吏，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，宽其负算，增其秩禄，吏职满岁，宰府州郡，乃得辟举。如此，威福之路塞，虚伪之端绝，送迎之役损，赋敛之源息，循理之吏得成其化，率土之民各宁其所。”

帝感其言，申下有司，考其真伪。雄之所言，皆明达治体，而宦竖擅权，终不能用。雄复谏曰：“臣闻人君莫

不好忠正而恶谗谀，然而历世之患，莫不以忠正得罪、谗谀蒙幸者，盖听忠难、从谀易也。夫刑罪，人情之所甚恶；贵宠，人情之所甚欲。是以世俗为忠者少，而习谀者多。故令人主数闻其美，稀知其过，迷而不悟，至于危亡也。”

周举字宣光，汝南人也。为尚书。时三辅大旱，五谷灾伤，天子亲自策问，举对曰：“夫阴阳闭隔，则二气否塞。二气否塞；则人物不昌；人物不昌，则风雨不时；风雨不时，则水旱成灾。陛下处唐、虞之位，未行尧、舜之政，变文帝、世祖之法，而循亡秦奢侈之欲，内积怨女，外有旷夫。今皇嗣不兴，东宫未立，伤和逆理，断绝人伦之所致也。非但陛下行此而已，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，威侮良家，取女闭之，至有白首歿无配偶，逆于天心。昔武王入殷，出倾宫之女；成汤遭灾，以六事克己。自枯旱以来，弥历年岁，未闻陛下改过之效，徒劳至尊，暴露风尘，诚无益也。又下州郡，祈神致请。昔齐有大旱，景公欲祀河伯，晏子谏曰：‘夫河伯，以水为城国，鱼鳖为人民。水尽鱼枯，岂不欲雨？自是不能致也。’陛下所行，但务其华，不寻其实，犹缘木求鱼，却行求前也，诚宜推信革政，崇道变惑，出后宫不御之女，理天下冤枉之狱，除大官重膳之费。臣才薄智浅，不足以对，惟陛下留神裁察。”以举为司徒。

李固字子坚，汉中人也。阳嘉二年，有地动、山崩、火灾之异，公卿举固对策，诏又特问当世之敝，为政所宜。固对曰：“臣闻王者父天母地，宝有山川。王道得则阴阳和理，政化乖则崩震为灾，斯皆关之天心，效于成事者也。夫治以职成，官由能理。古之进者，有德有命；今之进者，唯财与力。伏闻诏书务求宽博，疾恶严暴。而今长吏，多杀伐致声名者，必加迁赏；其存宽和，无党援者，辄见斥逐。是以淳厚之风不宣，雕薄之俗未革。虽繁刑

重禁，何能有益？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，封爵阿母，因造妖孽，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，侵夺主威，改乱嫡嗣，至令圣躬狼狈，亲遇其难。既拔自困殆，龙兴即位，天下喁喁，属望风政。积弊之后，易致中兴，诚当沛然思惟善道。而论者犹云，方今之事，复同于前。臣伏从山革，痛心伤臆。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，但加赏赐，足以酬其劳苦；至于裂土开国，实乖旧典。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，岂天性当然？但以爵位尊显，专总权柄，天道恶盈，不知自损，故至颠仆。先帝宠遇阎氏，位号太疾，故其受祸，曾不旋时。今梁氏戚为椒房，礼所不臣，尊以高爵，尚可然也，而子弟群从，荣显兼加。永平、建初故事，殆不如此。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，使权去外戚，政归国家，岂不休乎？又宜罢退宦官，去其权重，裁置常侍二人，省事左右；小黄门五人，给事殿中。如此，则论者厌塞，升平可致也。”顺帝览其对，多所纳用，即时出阿母还第舍，诸常侍悉叩头谢罪，朝廷肃然。以固为议郎。

冲帝即位，为太尉，与梁冀参录尚书事。帝崩，固以清河王苌年长有德，欲立之。梁冀不从，乃立乐安王子缵，是为质帝。冀忌帝聪惠，恐为后患，遂令左右进鸩。帝崩，固伏尸号哭，推举侍医，冀虑其事泄，大恶之。因议立嗣，固与司徒胡广、司空赵戒、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苌明德著闻，又属最尊亲，宜立为嗣。

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，冀欲立之。众论既异，愤愤不得意，而未有以相夺。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：“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，秉摄万机，宾客纵横，多有过差。清河王王严明，若果立，则将军受祸不久矣，不如立蠡吾侯，富贵可长保也。”冀然其言。明日重会公卿，冀意气凶凶，而言辞激切，自胡广、赵戒以下，莫不慑惮之，皆曰：“惟大将军令。”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。冀厉声罢会，固复以书劝，冀愈激怒，乃说太后先策免固，竟

立蠡吾侯，是为桓帝。

后岁余，甘陵刘文、魏郡刘鮪各谋立蠡为天子，梁冀因此诬固与文、鮪共为妖言，下狱。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，证固之枉；河内赵承等数十人，亦腰铁锁，诣阙通诉。太后明之，乃赦焉。及出狱，京师市里皆称万岁。冀闻之大惊，畏固名德终为己患，乃更据奏前事，遂诛之。临终，与胡广、赵戒书曰：“固受国厚恩，是以竭其股肱，不顾死亡，志欲扶持王室，比隆文、宣。何图一朝梁氏迷谬，公等曲从，以吉为凶，成事为败乎？汉家衰微，从此始矣。公等受主厚禄，颠而不扶，倾覆大事，后之良史，岂有所私？固身已矣，于义得矣，夫复何言！”广、戒得书悲惭，长叹流涕。州郡收固二子基、慈，皆死狱中。

杜乔字叔荣，河内人也。汉安元年，以乔守光禄大夫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，乔上书谏曰：“陛下越从藩臣，龙飞即位，天人属心，万邦攸赖。不急忠贤之礼，而先左右之封，伤善害德，兴长佞谀。臣闻古之明君，褒罚必以功过；末代暗主，诛赏各缘其私。今梁氏一门，宦者微孽，并带无功之绂，裂劳臣之土，其为乖滥，胡可胜言！夫有功不赏，为善失其望；奸回不诘，为恶肆其凶。故陈质斧而民靡畏，班爵位而物无功。苟遂斯道，岂伊伤政，为乱而已，丧身亡国，可不慎哉！”书奏，不省。先是李固见废，内外丧气，群臣侧足而立，唯乔正色，无所回挠。由是朝野瞻望焉。冀愈怒，遂白执系之，死狱中，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。

论曰：顺、桓之间，国统三绝，太后称制，贼臣虎视。李固据位持重，以争大义，确乎而不可夺。岂不知守节之触祸？耻夫覆折之伤任也。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，虽机失谋乖，犹恋恋而不能已。至矣哉，社稷之心乎！其顾视胡广、赵戒，犹粪土也。

卷二十四

后汉书（四）

传

延笃字叔坚，南阳人也。为京兆尹。时皇子有疾，下郡县出珍药，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，并货牛黄。笃发书收客，曰：“大将军椒房外家，而皇子有疾，必应陈进医方，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？”遂杀之。冀惭而不得言。有司承旨，欲求其事。笃以疾免归也。

史弼字公谦，陈留人也。为北军中候。是时桓帝弟勃海王愷，素行险辟，僭傲多不法。弼惧其骄悖为乱，乃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帝王之于亲戚，爱虽隆，必示之以威；体虽贵，必禁之以度。如是和睦之道兴，骨肉之恩遂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，孝景皇帝骄梁孝王，二弟阶宠，终用勃慢，卒周有播荡之祸，汉有爱盎之变。窃闻勃海王愷，凭至亲之属，恃偏私之爱，失奉上之节，有僭慢之心，外聚剽轻不逞之徒，内荒酒乐，出入无常，所与群居，皆有口无行，或家之弃子，或朝之斥臣，必有羊胜、伍被之变。州司不敢弹纠，傅相不能匡辅。陛下隆于友于，不忍遏绝，恐遂滋蔓，为害弥大。乞露臣奏，宣示百僚，诏公卿平处其法。法决罪定，乃下不忍之诏。如是，则圣朝无伤亲之讥，勃海有享国之庆。不然，惧大狱将兴，使者相望于路矣。不胜愤懑，谨冒死以闻。”帝以至亲，不忍下其事。

后愷竟坐逆谋，贬为瘿陶王。

弼迁河东太守，当举孝廉。弼知多权贵请托，乃豫敕断绝书。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，并求假盐税，积日不得通。生乃说以他事谒弼，而因达览书。弼大怒曰：“太守忝荷重任，当选士报国，尔何人，而诈伪无状。”命左右引出，楚捶数百，即日考杀之。侯览大怨，遂诈作飞章，下司隶，诬弼诽谤。槛车征，下廷尉诏狱，得减死罪一等。

陈蕃字仲举，汝南人也。为太尉时，小黄门赵津、南阳大猾张汜等奉事中官，乘势犯法。二郡太守刘瑛、成瑨考案其罪，虽经赦令，而并竟考杀之。宦官怨恚，有司承旨，遂奏瑛、瑨罪当弃市。又山阳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览财产，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，超、浮并坐髡钳，输作左校。蕃与司徒刘矩、司空刘茂，共谏请瑛等，帝不悦。

有司劾奏之，矩、茂不敢复言。蕃乃独上疏曰：“臣闻齐桓修霸，务为内政。今寇贼在外，四支之疾；内政不理，心腹之患。臣寝不能寐，食不能饱，实忧左右日亲，忠言以疏，内患渐积，外难方深。陛下超从列侯，继承天位。小家畜产百万之资，子孙尚耻失其先业，况乃产兼天下，受之先帝，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？诚不爱己，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？前梁氏五侯，毒遍海内，天启圣意，收而戮之，天下之议，冀当小平。明鉴未远，覆车如昨，而近习之权，复相扇结。小黄门赵津、大猾张汜等，肆行贪虐，奸媚左右，前太原太守刘瑛、南阳太守成瑨，纠而戮之。虽言赦后不当诛杀，原其诚心，在乎去恶。而小人道长，荧惑圣听，遂使天威为之发怒。如加刑谪，已为过甚，况乃重罚，令伏欧刃乎！又前山阳太守翟超、东海相黄浮，奉公不挠，疾恶如仇，超没侯览财物，浮诛徐宣之

罪，并蒙刑坐，不逢赦恕。览之纵横，没财已幸；宣犯衅过，死有余辜。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，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，而文帝从而请之，世祖加以重赏，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。而今左右群竖，恶伤党类，妄相交构，致此刑谴。闻臣是言，当复啼诉。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，引纳尚书朝省之事，简练清高，斥黜佞邪。如是天和于上，地洽于下，休祲符瑞，岂远乎哉！陛下虽厌毒臣言，人主有自勉强，敢以死陈。”

帝得奏愈怒，竟无所纳；朝廷众庶，莫不怨之。宦官由此疾藎弥甚。李膺等以党事下狱考实，藎因上疏谏曰：“臣闻贤明之君，委心辅佐；亡国之主，讳闻直辞。故汤、武虽圣，而兴于伊、吕；桀、纣迷惑，亡在失人。由此言之，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同体相须，共成美恶者也。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、大仆杜密、大尉掾范滂等，正身无玷，死心社稷，以忠忤旨，横加考案，或禁锢闭隔，或死徙非所。杜塞天下之口，聋盲一代之人，与秦焚书坑儒，何以为异？昔武王克殷，表闾封墓；今陛下临政，先诛忠贤。遇善何薄？待恶何优？夫谗人似实，巧言如簧，使听之者惑，视之者昏。夫吉凶之效，在乎识善；成败之机，在于察言。人君者，摄天地之政，秉四海之维，举动不可以违圣法，进退不可以离道规。谬言出口，则乱及八方，何况髡无罪于狱、杀无辜于市乎！又晷、徐炎旱，五谷损伤，人物流迁，茹菽不足。而宫女积于房掖，国用尽于罗纨，外戚私门，贪财受赂。所谓‘禄去公室，政在大夫’。昔春秋之末，圉德衰微，数十年间，无复灾眚者，天所弃也。天之于汉，恨恨无已，故殷勤示变，以悟陛下，除妖去孽，实在修德。臣位列台司，忧责深重，不敢尸禄惜生，坐观成败。如蒙采录，使身首分裂，异门而出，所不恨也。”帝讳其言切，托以藎辟召非其人，遂策免之。

灵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，以藎为太傅录尚书事。藎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，征用名贤，共参政事，天下之

士，莫不延颈想望太平。而帝乳母赵娆，旦夕在太后侧，中常侍曹苜、王甫等与共交构，谄事太后。太后信之，数出诏命，有所封拜，及其支类，多行贪虐。盖常疾之，志诛中官。会窦武亦有谋。盖乃先上疏曰：“臣闻言不直而行不正，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；危言极意，则群凶侧目，祸不旋踵。钧此二者，臣宁得祸，不敢欺天也。今京师嚣器，道路喧哗，言侯览、曹苜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，并乱天下。附从者升进，忤逆者中伤。方今一朝群臣，如河中木耳，泛泛东西，耽禄畏害。陛下前始摄位，顺天行诛，苏康、管霸并伏其辜。是时天地清明，人鬼欢喜。奈何数月，复纵左右。元恶大奸，莫此之甚。今不急诛，必生变乱，倾危社稷，其祸难量。”太后不纳。盖因与窦武谋之。及事泄，曹苜等矫诏诛武等。遂令收盖，即日害之。

论曰：桓、灵之代，若陈蕃之徒，咸能树立风声，抗论悖俗，而驱驰峻厄之中，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。终取灭亡之祸者，彼非不能絜情志、违埃雾也，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，而人伦莫能相恤也。以遁世为非义，故屡退而不去；以仁心为己任，虽道远而弥厉。及遭值际会，协策窦武，自谓万世一遇也，懔懔乎伊、望之业矣！功虽不终，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。汉代乱而不亡，百余年间，数公之力也。

窦武字游平，扶风人。拜城门校尉，清身疾恶。时国政多失，内官专宠，李膺、杜密等为党事考逮。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，以探幽暗之实；忠臣不恤谏争之患，以畅万端之事。是以君臣并熙，名奋百世。臣岂敢怀禄逃罪，不竭其诚！陛下初从藩国，爰登帝祚，天下逸豫，谓当中兴。自即位以来，未闻善政。梁、孙、寇、邳虽或诛灭，而常侍黄门，续为祸虐，欺罔陛下，竞行谲诈，自造制度，妄爵非人，朝政日衰，奸臣日强。臣恐二世之难，必将复及，赵高之变，不朝则夕。近者奸臣牢修，造设党议，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、太仆杜密、御史

中丞陈翔、太尉掾范滂等逮考，连及数百人，旷年拘录，事无效验，臣惟麴等建忠抗节，志经王室，此诚陛下稷、卨、伊、吕之佐，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，天下寒心，海内失望。惟陛下留神澄省，时见理出，以厌人鬼喁喁之心。臣闻近臣尚书令陈蕃、仆射胡广、尚书朱寓、荀緄、刘祐、魏朗、刘矩、尹勋等，皆国之贞士、朝之良佐。尚书郎张凌、劬皓、范康、杨乔、边韶、戴恢等，文质彬彬，明达国典，内外之职，群才并列。而陛下委任近习，专树饕餮，外典州郡，内干心膂。宜以次贬黜，抑夺宦官欺国之封，案其无状诬罔之罪，信任忠良，平决臧否，使邪正毁誉，各得其所；宝爱天官，唯善是授。如此，咎征可消，天应可待。间者有嘉禾、芝草、黄龙之见，夫瑞生必于嘉士，福至实由善人，在德为瑞，无德为灾。陛下所行，不合天意，不宜称庆。”书奏，因以疾上还城门校尉、槐里侯印绶。帝不许，有诏原李膺、杜密等。

其冬，帝崩，灵帝立，拜武为大将军，常居禁中。武既辅朝政，常有诛剪宦官之计，太傅陈蕃亦素有谋。武乃白太后曰：“故事，黄门、常侍但当给事省内，典门户，主近署财物耳。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，子弟布列，专为贪暴。天下匈匈，正以此故。宜悉诛废，以清朝廷。”长乐五官史朱瑀盗发武奏，骂曰：“中官放纵者，自可诛耳。我曹何罪，而当尽见族灭？”因大呼曰：“陈蕃、窦武奏白太后废帝，为大逆。”曹节闻之，惊起白帝：“请出御德阳前殿。”拜王甫为黄门令，甫将虎贲、羽林追围武，武自杀，枭首洛阳都亭。收捕宗亲、宾客、姻属悉诛之。迁太后于云台也。

循吏传

初，光武长于民间，颇达情伪，见稼穡艰难，百姓病害，至天下已定，务用安静，解王莽之繁密，还汉世之轻法。身衣大练，色无重彩，耳不听郑、卫之音，手不持珠玉之玩，宫房无私爱，左右无偏恩。建武十三年，异国献名马者，日行千里，又进宝剑，价兼百金，诏以马驾鼓车，剑赐骑士。损上林池御之官，废骋望弋猎之事。数引公卿郎将，列于禁坐，广求民瘼，观纳风谣。故能内外匪懈，百姓宽息。自临宰邦邑者，竞能其官。若杜诗守南阳，号为“杜母”，任延、锡光移变边俗，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。又第五伦、宋均之徒，亦足有可称谈。然建武、永平之间，吏事刻深，亟以谣言单辞，转易守长，故朱浮数上谏书，箴切峻政，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，以长者为言，而不能得也。所以中兴之美，盖未尽焉。

任延字长孙，南阳人也。拜会稽都尉。时年十九，迎官惊其壮。及到，静泊无为，唯先遣馈祠延陵季子。聘请高行如董子仪、严子陵等，敬待以师友之礼。掾吏贫者，辄分奉禄，以赈给之。是以郡中贤士大夫，争往官焉。

建武初，延上书乞骸骨，归拜王庭。诏征为九真太守。九真俗以射猎为业，不知牛耕，民常告余交趾，每致困乏。延乃铸作田器，教之垦辟，百姓充给。又骆越之民，无嫁娶礼法，各因淫好，不识父子之性、夫妇之道。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齿相配。其贫无礼聘，令长吏以下，各省奉禄，以赈助之。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。是岁风雨顺节，谷稼丰衍。其产子者，始知种姓。咸曰：“使我有是子者，任君也。”多名子为“任”。于是徼外蛮夷、夜郎等，慕义保塞，延遂止罢侦候戍卒。

初，平蛮时，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，教导民夷，渐以礼义化，声侔于延。王莽末，闭境拒守。建武初，遣使贡献，封盐水侯。岭南革风，始于二守焉。

延视事四年，征诣洛阳，九真吏民生为立祠。拜武威太守。帝亲见，戒之曰：“善事上官，无失名誉。”延对曰：“臣闻忠臣不私，私臣不忠。履正奉公，臣子之节。上下雷同，非陛下之福也。善事上官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帝叹息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

酷吏传

董宣字少平，陈留人也。为洛阳令。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，因匿主家，吏不能得。及主出行，以奴骖乘，宣于夏门亭候之，乃驻车叩马，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因格杀之。主即还宫诉帝，帝大怒，召宣，欲箠杀之。宣曰：“陛下圣德中兴，而纵奴杀良民，将何以治天下乎？臣不须箠，请得自杀。”即以头击楹，流血被面。帝令小黄门持之，使宣叩头谢主，宣不从。帝强使顿之，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主曰：“文叔为白衣时，臧亡匿死，吏不敢至门。今为天子，威不能行一令乎？”帝笑曰：“天子不与白衣同。”因敕强项令出。赐钱三十万。搏击豪强，莫不震栗。京师号为“卧虎”，歌之曰：“桴鼓不鸣，董少平也！”

论曰：古者敦庞，善恶易分。至画衣冠，异服色，而莫之犯。叔世偷薄，上下相蒙，德义不足以相洽，化导不能以惩违，乃严刑痛杀，以暴治奸，倚疾邪之公直，济忍苛之虐情。与夫断守道之吏，何工否之殊乎？故严君蚩黄霸之术，密民笑卓茂之政，猛既穷矣，而犹或未胜。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，袁安未尝鞠人臧罪，而猾恶自禁，民不欺犯。何者？以为威辟既用，而苟免之行兴；仁信道孚，故感被之情著。苟免者威隤则奸起，感被者人亡而思存。由一邦以言天下，则刑讼繁措，可得而求矣！

宦者传

周礼“阍者守中门之禁，寺人掌女宫之戒”。然宦人之在王朝，其来旧矣。汉兴，仍袭秦制，置中常侍官，然亦引用士人，以参其选。及高后称制，乃以张卿为大谒者，出入卧内，受宣诏命。至于孝武，数宴后庭，潜游离宫，故请奏机事，多以宦人主之。元帝之世，史游为黄门令，勤心纳忠，有所补益。其后弘恭、石显以佞险自进，卒有董、周之祸，损秽帝德焉。

中兴之初，宦官悉用阍人。自明帝以后，委用渐大，非复掖庭永巷之职，闺牖房闼之任也。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，曹腾参建桓之策，迹因公正，恩固主心。故中外服从，上下屏气，举动回山海，呼吸变霜露。阿旨曲求，则光宠三族；直情忤意，则参夷五宗。汉之纲纪大乱矣。若夫高冠长剑、纁朱怀金者，布满宫闱；苴茅分虎、南面臣民者，盖以十数。府署第馆，棋列于都鄙；子弟支附，过半于州国。南金、和宝、冰纨、雾縠之积，盈仞珍藏；媼媛、侍儿、歌童、舞女之玩，充备绮室。狗马饰雕文，土木被缣绣。皆剥割萌黎，竞恣奢欲。构害明贤，专树党类。败国蠹政之事，不可单书。所以海内嗟毒，志士穷栖，寇剧缘间，摇乱区夏。虽忠良怀愤，时或奋发，而言出祸从，旋见孥戮。凡称善士，莫不离被灾毒。斯亦运之极乎！

单超，河南人；徐璜，下邳人；具瑗，魏郡人；左悺，河南人；唐衡，颍川人也。桓帝初，超、璜、瑗为中常侍，悺、衡为小黄门史。

初，梁冀两妹为顺、桓二帝皇后，冀代父**宦**为大将军，再世权威，威振天下。冀自诛李固、杜乔等，骄横益

甚。皇后乘势忌恣，多所鸩毒。上下钳口，莫有言者。帝逼畏久，恒怀不平。延熹二年，皇后崩，帝因如厕，独呼衡，问：“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？”衡对：“单超、左悺、徐璜、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，口不敢道。”于是帝呼超、悺、璜、瑗等五人，遂定其议，诏收冀及宗亲党与诛之。悺、衡迁中常侍；封超新丰侯，二万户；璜武原侯，瑗东武阳侯，各万五千户，赐钱各千五百万；悺上蔡侯，衡汝阳侯，各万三千户，赐钱各千三百万。五人同日封，故世谓之“五侯”。又封小黄门刘普、赵忠等八人为乡侯。自是权归宦官，朝廷日乱矣。

超疾病，帝遣使者就拜车骑将军。薨，赐东园秘器，棺中玉具，赠侯将军印绶，使者治丧。及葬，发五营骑士、侍御史护丧，将作大匠起冢莹。其后四侯转横，天下为之语曰：“左回天，县独坐，徐卧虎，唐两堕。”皆竞起第宅，楼观壮丽，穷极伎巧；金银麇耗，施于犬马；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，皆珍饰华侈，拟则宫人。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。又养其疏属，或乞嗣异姓，或买苍头为子，并以传国袭封。兄弟姻戚，皆宰州临郡，辜较百姓，与盗贼无异。五侯宗族宾客，虐遍天下，民不堪命，起为寇贼。衡卒，亦赠车骑将军，如超故事。司隶校尉韩演奏悺罪恶，及其兄大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，聚敛为奸，宾客放纵，侵犯吏民，悺、称皆自杀。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，征诣廷尉。瑗诣狱谢，贬为都乡侯，卒于家。超及璜、衡袭封者，并降为乡侯，子弟分封者，悉夺爵土。刘普等贬为关内侯。

侯览山阳人也。桓帝初，为中常侍，以佞谄进，倚势贪放，受纳货遗，以巨万计。爵关内侯。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，进封高乡侯。览兄参为益州刺史，民有丰富者，辄诬以大逆，皆诛灭之，没入财物，前后累亿计。太尉杨秉奏参，槛车征，于道自杀。参车重三百余两，皆金银锦帛珍玩，不可胜数。览坐免，旋复复官。

建宁二年，丧母还家，大起莹冢。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，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，田百一十八顷，起立第宅十有六区，皆有高楼池苑，堂阁相望，饰以绮画丹漆之属，制度深广，僭类宫省。又豫作寿冢，石椁双阙，高庑百尺，破人居室，发掘坟墓，虏夺良民，妻略妇子，及诸罪衅，请诛之。而览伺候遮截，章竟不上。俭遂破览冢宅，籍没资财，具言罪状。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，干乱郡国。复不得御。览遂诬俭为钩党，及故长乐少府李膺、太仆杜密等，皆夷灭之。遂领长乐太仆。熹平元年，有司举奏览专权骄奢，策收印绶，自杀。阿党者皆免。

曹苜字汉圭，南阳人也。建宁元年，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，陪乘入宫。及即位，以定策封长安乡侯。时窦太后临朝，后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，苜与长乐五官史朱瑀、从官史张亮、中黄门王尊等十七人，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，将兵诛武、蕃等。苜迁长乐卫尉，封育阳侯；甫迁中常侍，黄门令如故；瑀封都乡侯，亮等五人各三百户；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，岁食租二千斛。赐瑀钱五千万，余各有差，后更封华容侯。二年，苜病困，诏拜为车骑将军。有顷疾瘳，复为中常侍，位特进，秩中二千石，寻转大长秋。

熹平元年，窦太后崩，有何人书朱雀阙，言“天下大乱，曹苜、王甫幽杀太后，常侍侯览多杀党人，公卿皆尸禄，无有忠言者”。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，猛以诽书言直，不肯急捕，月余，主名不立。猛坐左转谏议大夫，以御史中丞段颍代猛，乃四出逐捕，及太学游生，系者千余人。苜等怨猛不已，使颍以他事奏猛抵罪，输左校。苜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谋反，诛之，以功封者十二人。甫封冠军侯，苜亦增邑四千六百户，父兄子弟，皆为公卿、列校、牧守、令长，布满天下也。

吕强字汉盛，河南人也。少以宦者小黄门迁中常侍，清忠奉公。灵帝时，例封宦者，以强为都乡侯。强辞让恳

恻，帝乃听之。因上疏陈事曰：“臣闻诸侯上象四七，下裂王土。高祖重约，非功臣不侯，所以重天爵、明劝戒也。伏闻中常侍曹苴、王甫等，并为列侯。苴等谗谄媚主，佞邪徼宠，放毒人物，嫉妒忠良，有赵高之祸，未被辕裂之诛，掩朝廷之明，成私树之党。而陛下不悟，妄授茅土，世为藩辅。受国重恩，不念尔祖，述修厥德，而交结邪党，下比群佞。陛下惑其琐才，特蒙恩泽。又授位乖越，阴阳乖刺，罔不由兹。臣诚知封事已行，言之无逮，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，实愿陛下捐改既谬，从此一止。又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，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，造起馆舍，凡有万数，雕刻之饰，不可单言；丧葬逾制，奢丽过礼，竞相放效，莫肯矫拂。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。今上无去奢之俭，下有纵欲之弊，至使禽兽食民之甘，木土农民之帛。昔师旷谏晋平公曰：‘梁柱衣绣，民无褐衣；池有弃酒，士有渴死；厩马秣粟，民有饥色。近臣不敢谏，远臣不得畅。’此之谓也。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，而令中常侍曹苴、王甫诏书喻旨，邕不敢怀道迷国，而切言极对，毁刺贵臣，讥呵竖宦。陛下不密其言，至令宣露，群邪竞欲咀嚼，造作飞条。陛下回受诽谤，致邕刑罪，室家徙放，老幼流离，岂不负忠臣哉！今群臣皆以邕为戒，上畏不测之难，下惧剑客之害，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。夫立言无显过之咎，明镜无见疵之尤。如恶立言以记过，则不当学也；不欲明镜之见疵，则不当照也。愿陛下详思臣言，不以记过见疵为责。”

张让，颍川人；赵忠，安平人也。少时给事省中。灵帝时，让、忠并迁中常侍，封列侯，与曹苴、王甫等相为表里。苴死后，忠领大长秋。让有监奴典任家事，交通货赂，威形喧赫。扶风人孟佗，资产饶贍，与奴朋结，倾竭馈问，无所遗爱。奴咸德之，问佗曰：“君何所欲？力能办也。”佗曰：“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。”时宾客求谒让者，车恒数百千两，佗时诣让，后至，不得进，监奴乃率诸苍头迎拜于路，遂共舆车入门。宾客咸惊，谓佗善于让，皆争以珍玩赂之。佗分以遗让，让大喜，遂以佗为凉州刺史。

是时让、忠及夏恇、郭胜、孙璋、毕岚、栗嵩、段珪、高望、张恭、韩悝、宋典十二人，皆为中常侍，封侯贵宠，父兄子弟，布列州郡，所在贪残，为人蠹害。黄巾既作，盗贼糜沸，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：“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，万民所以乐附之者，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、子弟、婚亲、宾客典据州郡，辜榷财利，侵掠百姓。百姓之冤，无所告诉，故谋议不轨，聚为盗贼。宜斩十常侍，悬头南郊，以谢百姓，又遣使者布告天下，可不须师旅，而大寇自消。”天子以钧章示让等，皆免冠徒跣顿首，乞自致洛阳诏狱，并出家财以助军费。有诏皆冠履，视事如故。帝怒钧曰：“此真狂子也。”钧复重上，犹如前章，辄寝不报。诏使廷尉、侍御史，考为张角道者。御史承让等旨，遂诬奏钧学黄巾道，收掠死狱中。后中常侍封谿、徐奏事独发觉坐诛，帝因怒诘让等曰：“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，皆令禁锢，或有伏诛。今党人更为国用，汝曹反与张角通，为可斩未？”皆叩头云：“故中常侍王甫、侯览所为。”帝乃止。

明年，南宫灾。让、忠等说帝，令敛天下田，亩税十钱，以修宫室。发太原、河东、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，每州郡部送至京师。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，因强折贱买，十分雇一，因复货之于宦官，复不为，即受，材木遂至腐积，宫室连年不成。刺史、太守复增私调，百姓呼嗟。凡诏所征求，皆令西园驸密约敕，号曰“中使”，恐动州郡，多受赇赂。刺史、二千石及茂才、孝廉迁除，皆责助军修宫钱，大郡至二二千万，余各有差。当之官者，皆先至西园谐价，然后得去。有钱不毕者，或至自杀。其守清者，乞不之官，皆迫遣之。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，以有清名，减责三百万。直被诏，怅然曰：“为民父母，而反割剥百姓，以称时求，吾不忍也。”辞疾不听，行至孟津，上书极陈当世之失、古今祸败之戒，即吞药自杀。

书奏，帝为暂绝修宫钱。又造万金堂于西园，引司农金钱缗帛，仞积其中。又还河间，买田宅，起第观。帝本侯家，宿贫，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，故聚为私藏，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。常云：“张常侍是我父，赵常侍是我母。”宦官得志，无所惮畏，并起第宅，拟则宫室。帝常登永安候台，宦官恐其望见居处，乃使中大夫尚但谏曰：“天子不当登高，登高则百姓虚散。”自是不敢复升台榭。复以忠为车骑将军。

帝崩。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，令诛中官。谋泄，让、忠等因进入省，遂共杀进。而绍勒兵斩忠，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。让等数十人，劫质天子，走之河上。追急，皆投河而死也。

儒林传序

昔王莽、更始之际，天下散乱，礼乐分崩，典文残落。及光武中兴，爱好经术，未及下车，而先访儒雅，采求阙文，补缀漏逸。先是，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，遁逃林藪。自是莫不抱负坟策，云会京师。于是立五经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，太常差次总领焉。建武五年，乃修起太学，稽式古典，籩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其列，服方领习矩步者，委他乎其中。中元元年，初建三雍。明帝即位，亲行其礼。天子始冠通天，衣日月，备法物之驾，盛清道之仪，坐明堂而朝群后，登灵台以望云物，袒割辟雍之上，尊养三老、五更。后复为功臣子孙、四姓末属别立校舍，搜选高能，以授其业，自期门羽林之士，悉令通孝经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学。济济乎！洋洋乎！盛于永平矣！

建初中，大会诸儒于白虎观，考详同异，连月乃罢。肃宗亲临称制，如石渠故事。孝和亦数幸东观，览阅书林。及邓后称制，学者颇懈。安帝览政，薄于艺文，博士倚席不讲，朋徒相视怠散，学舍颓敝，鞠为园蔬，牧儿尧

竖，至薪刈其下。顺帝感翟酺之言，乃更修黉宇，试明经下第补弟子，除郡国耆儒皆补郎、舍人。本初元年，诏曰：“大将军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学，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飧会之。”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余生，然章句渐疏，而多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盖衰矣。熹平四年，灵帝乃诏诸儒，正定五经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，以相参检，树之学门，使天下咸取则焉。

逸民传

周党字伯况，太原人也。世祖引见，党伏而不謁，自陈愿守所志，帝乃许焉。博士范升奏毁党曰：“臣闻尧不须许由、巢父而建号天下，周不待伯夷、叔齐而王道以成。伏见太原周党陛见帝庭，不以礼屈，伏而不謁，偃蹇骄悍，夸上求高，皆大不敬。”书奏，天子以示公卿。诏曰：“自古明王圣主，必有不宾之士。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，太原周党不受朕禄，亦各有志焉。其赐帛四十匹。”党遂隐居。

严光字子陵，会稽人也。少有高名，与世祖同游学。及世祖即位，光乃变名姓，隐身不见。帝乃令以物色访之，至舍于北军，给床褥，大官朝夕进膳。车驾幸其馆，光卧不起，帝即其卧所，抚光腹曰：“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为治耶？”光卧不应，良久，乃张目熟视曰：“昔唐尧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？”帝曰：“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耶？”于是升舆，叹息而去。

复引光入，论道旧故，相对累日，除为谏议大夫，不屈，乃耕于富春山。年八十，终于家。帝伤惜之，赐钱百万，谷千斛。

汉滨老父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延熹中，幸竟陵，过云梦，临沔水，百姓莫不观者，有老父独耕不辍。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，使问曰：“人皆来观，老父独不辍，何也？”父笑而不对。温自与言。老父曰：“我野人耳，不达斯语。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？理而立天子耶？立天子以父天下耶？役天下以奉天子耶？昔圣王宰世，茅茨采椽，而万民以宁。今子之君，劳民自纵，逸游无忌。吾为子羞之，子何忍欲人观之乎？”温大惭。问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

西 羌

建武九年，司徒掾班彪上言：“今凉州部郡皆有降羌，羌胡被发左衽，而与汉人杂处，习俗既异，言语不通，数为小吏黠民所侵夺，穷恚无聊，故悉致反叛。夫蛮夷寇乱，皆为此也。宜明威防。”世祖从之。十一年夏，先零种复寇临洮，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，徙置天水、陇西、扶风三郡。明年，武都参狼羌反，援又破降之。永平元年，复遣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，滇吾远去。余悉散降，徙七千口置三辅。章和十二年，金城太守侯霸与迷唐战，羌众折伤，种人瓦解。降者六千余口，分徙汉阳、安定、陇西。永初中，诸降羌布在郡县，皆为吏民豪右所徭役，积以愁怨，同时奔溃，大为寇掠，断陇道。

时羌归附既久，无复器甲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，或负板案以为楯，或执铜镜以象兵。郡县不能制，遣车骑将军邓鹭、征西校尉任尚、副将五营及三辅兵合五万人屯汉阳。鹭使尚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战于平襄，尚军大败，于是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。招集武都、参狼、上郡、西河诸杂种，众遂大盛。东犯赵、魏，南入益州，寇抄三辅，断陇道。湟中诸县粟石万钱，百姓死亡不可胜数。朝廷不能制，而转运难剧，遂诏鹭还师，留任尚屯汉阳。复遣骑都

尉任仁督诸郡屯兵。仁战每不利，众羌乘胜，汉兵数挫，羌遂入寇河东，至河内。百姓相惊，多奔南渡河。使北军中侯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，诏魏郡、赵国、常山、中山，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。

羌既转盛，而二千石、令、长并无守战意，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。朝廷从之，遂移陇西徙襄武，安定徙美阳，北地徙池阳，上郡徙衙。百姓恋土，不乐去旧，遂乃刈其禾稼，发彻室屋，夷营壁，破积聚。时连旱蝗饥荒，而驱蹙劫略，流离分散，随道死亡，或弃捐老弱，或为人仆妾，丧其大半。自羌叛，十余年间，兵连师老，不暂宁息，军旅之费，转运委输，用二百四十余亿。府帑空竭，延及内郡。边民死者，不可胜数。并、凉二州，遂至虚耗。

论曰：中兴以后，边难渐大。朝规失绥御之和，戎帅蹇然诺之信。其内属者，或倥偬于豪右之手，或屈折于奴仆之勤。塞候时清，则愤怒而思祸；桴革暂动，则属鞬而鸟惊。故永初之间，群种蜂起，自西戎作逆，未有凌斥上国若斯其炽者也。呜呼！昔先王疆理九土，判别畿荒，知夷狄殊性，难以道御，故斥远诸华，薄其贡职，唯与辞要而已。若二汉御戎之方，失其本矣。何则？先零侵境，赵充国迁之内地；煎当作寇，马援徙之三辅。贪其暂安之势，信其驯服之情，计日用之权宜，忘经世之远略，岂夫识微者之为乎？故微子垂泣于象箸，辛有浩叹于伊川也。

鲜卑

熹平三年，夏育为护乌桓校尉。六年夏，鲜卑寇三边。秋，育上言，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。帝乃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，大臣多有不同。乃召百官议，议郎蔡邕议曰：“书戒猥夏，易伐鬼方，固有豸豸、蛮荆之师，汉有

夔颜、瀚海之事，征讨殊类，所由尚矣。然而时有同异，势有可否，故谋有得失，事有成败，不可齐也。武帝情存远略，志辟四方，南诛百越，北讨强胡，西征大宛，东并朝鲜。因文、景之蓄积，藉天下之余饶，数十年间，官民俱匮。既而觉悟，乃息兵罢役，封丞相为富民侯。故主父偃曰：‘夫务战胜，穷武事，未有不悔者也。’夫以武帝神武，将帅良猛，财富充实，所拓广远，犹有悔焉。况今人财并乏，事劣昔时乎？昔段颍良将，习兵善战，有事西羌，犹十余年。今直、晏才策，未必过颍，鲜卑种众，不弱于前，而虚计二载，自许有成，若祸结兵连，岂得中休？当复征发众人，转运无已，是为耗竭诸夏，并力蛮夷。夫边垂之患，手足之蚘搔；中国之困，胸背之瘰疽也。昔高祖忍平城之耻，吕后弃慢书之诟。方之于今，何者为甚？天设山河，秦筑长城，汉起塞垣，所以别内外、异殊俗也。苟无蹙国内侮之患，则可矣，岂与虫蚁校寇计争往来哉！虽或破之，岂可殄尽，而方令本朝为之旰食乎？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：‘如使越人蒙死，以逆执事，厮舆之卒，有一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首，犹为太汉羞之。’而欲以齐民易丑虏，皇威辱外夷，就如其言，犹已危矣，况乎得失不可量耶？昔珠崖郡反，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，而下诏罢珠崖郡，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。夫恤人救急，虽成郡列县，尚犹弃之，况障塞之外，未曾为民居者乎？守边之术，李牧善其略；保塞之论，严尤申其要。遗业犹在，文章具存。循二子之策，守先帝之规，臣曰可矣。”帝不从，遂遣夏育出高柳，田晏出云中，匈奴中郎将臧昱率南单于出雁门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。直等大败，丧其节传辎重，各将数千骑奔还，死者十七八，缘边莫不被毒也。

卷二十五

魏志（上）

纪

太祖武皇帝，沛国人，姓曹，讳操，字孟德。建安四年，袁绍将攻许。公进军黎阳，绍众大溃。公收绍书中，得许下及军中书，皆焚之。魏氏春秋曰：“公云：‘当绍之强，孤犹不能自保，而况众人乎！’”七年，令曰：“吾起义兵，为天下除暴乱。旧土人民，死丧略尽，国中终日行，不见所识，使吾凄怆伤怀。其举义兵已来，将士绝无后者，求其亲戚以后之，授土田，官给耕牛，置学师教之。为存者立庙，使祀其先人。魂而有灵，吾百年之后何恨哉！”

十二年，令曰：“吾起义兵诛暴乱，于今十九年，所征必克，岂吾功哉？乃贤士大夫之力也。天下虽未悉定，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。而专飨其劳，吾何以安焉！其促定功行封。”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，皆为列侯，其余各以次受封，及复死事之孤，轻重各有差。十九年，安定大守毌丘兴将之官，公戒之曰：“羌胡欲与中国通，自当遣人来，慎勿遣人往也。善人难得，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，因欲以自利。不从便为失异俗意，从之则无益事。”兴至，遣校尉范陵至羌中，陵果教羌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。公曰：“吾预知当尔，非圣人也，但更事多耳。”二

十五年卒。魏书曰：“太祖自统御海内，芟夷群丑。御军三十余年，手不舍书，昼则讲军策，夜则思经传。雅性节俭，不好华容。后宫衣不锦绣，侍御履不二采，帷帐屏风，坏则补缀，茵蓐取温，无有缘饰。攻城拔邑，得靡丽之物，则悉以赐有功，勋劳宜赏，不吝千金；无功望施，分毫不与。四方献御，与群下共之也。”

文皇帝讳丕，字子桓，武帝太子也。黄初二年，诏以议郎孔**羨**为宗圣侯，奉孔子祀。令鲁郡修起旧庙，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。日有蚀之，有司奏免太尉，诏曰：“灾异之作，以谴元首，而归过股肱，岂禹、汤罪己之义乎？其令百官各虔厥职，后有天地之眚，勿复劾三公。”

三年，表首阳山东为寿陵，作终制曰：“礼，国君即位为禘，存不忘亡也。封树之制，非上古也，吾无取焉。寿陵因山为体，无为封树，无立寝殿，造园邑，通神道。夫葬者，藏也，欲人之不得见也。骨无痛痒之知，冢非栖神之宅，礼不墓祭，欲存亡之不黷也，为棺槨足以朽骨，衣衾足以朽肉而已。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，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。无施苇炭，无藏金银铜铁，一以瓦器，合古涂车、刍灵之义。饭含无以珠玉，无施珠襦玉柩，诸愚俗所为也。季孙以珣璠敛，孔子譬之暴骸中原。宋公厚葬，君子谓华元、乐莒不臣。汉文帝之不发霸陵，无求也；光武之掘原陵，封树也。霸陵之完，功在释之；原陵之掘，罪在明帝。是释之忠以利君，明帝爱以害亲也。忠臣孝子，宜思仲尼、丘明、释之之言，鉴华元、乐莒、明帝之戒，存于所以安君定亲，使魂灵万载无危，斯则贤圣之忠孝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，是无不掘之墓。丧乱以来，汉氏诸陵无不发掘，至乃烧取玉柩金缕，骸骨并尽，岂不重痛哉！其皇后及贵人以下，不随王之国者，有终没皆葬涧西。魂而有灵，无不之也，一涧之间，不足为远。若违诏，妄有所变改造施，吾为戮死地下，死而重死。臣子为蔑死君父，不忠不孝。其以此诏藏之宗庙，副在尚

书、秘书、三府。”

五年，诏曰：“先王制礼，所以昭孝事祖，大则郊社，其次宗庙。三辰五行，名山大川，非此族也，不在祀典。叔世衰乱，崇信巫史，至乃宫殿之内，户牖之间，无不沃酹，甚矣其惑也。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、巫祝之言，皆以执左道论。”

明皇帝讳叡，字元仲，文帝太子也。青龙元年，祀故大将军夏侯惇等于太祖庙庭。魏书载诏曰：“昔先王之礼，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，没则祭于大蒸，故汉氏功臣，祠于庙庭。太魏元功之臣，功勋优著、终始休明者，其皆依礼祀之。”于是以惇等配飨之。

三年。魏略曰：是年起太极诸殿，筑总章观。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，楫棹越歌。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，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，秩名拟百官之数。使博士马均作水转百戏，鱼龙蔓延，备如汉西京之制，筑囿诸门阙外罍罍。太子舍人张茂以吴、蜀数动，诸将出征，而帝盛兴宫室，留意于玩饰，赐与无度，帑藏空竭，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，还以配士，既听以生口自赎，又简选其有姿色者，内之掖庭，乃上书谏曰：“臣伏见诏书，诸士女嫁非士者，一切录夺，以配战士，斯诚权时之宜，然非大化之善者也。臣请论之。陛下，天之子；百姓吏民，亦陛下之子也。今夺彼以与此，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，于父母之恩偏矣。又诏书听得以生口代，故富者则倾家尽产，贫者举假贷贯，贵买生口以赎其妻。县官以配士为名，而实内之掖庭，其丑恶者乃出与士。得妇者未必有欢心，而失妻者必有忧色，或穷或愁，皆不得志。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，鲜不危殆。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，一日之费非徒千金，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，犹将不给，况复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，椒房母后之家，赏赐横兴，其费半军。

昔汉武帝好神仙，信方士，掘地为海，封土为山，赖此时天下为一，莫敢与争者耳。自衰乱以来，四五十载，马不舍鞍，士不释甲，每一交战，血流丹野，疮痍号痛之声，于今未已。犹强寇在疆，图危魏室。陛下当兢兢业业，念崇节约，思所以安天下者，而乃奢靡是务，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，炫耀后园，建承露之盘，斯诚快耳目之观，然亦足以骋寇仇之心矣。惜乎！舍尧、舜之节俭，而为汉武之侈事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愿陛下霏然下诏，事无益而有损者，悉除去之，以所除无益之费，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，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，实仓廩，缮甲兵，恪恭以临天下。如是，吴贼面缚，蜀虏舆榦，不待诛而自服，太平之路可计日而待也。臣年五十，常恐至死无以报国，是以投躯设命，冒昧以闻，唯陛下裁察。”书通，上顾左右曰：“张茂恃乡里故也。”以事付散骑而已。

景初元年。魏略曰：是岁，徙长安诸钟簏、骆驼、铜人、承露盘。盘折，铜人重不可致，留于霸城。大发铜铸作铜人二，号曰翁仲，列坐于司马门外。又铸黄龙、凤皇各一，置内殿前。起土山于芳林园，使公卿群僚负土成山，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，捕山禽杂兽置其中。魏略载董寻上书曰：“臣闻古之直士，尽言于国，不避死亡。故周昌比高祖于桀、纣，刘辅譬赵后于人婢。天生忠直，虽白刃沸汤，往而不顾者，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。若今之宫室狭小，当广大之，犹宜随时，不妨农务，况乃作无益之物，黄龙、凤皇，九龙、承露盘，土山、渊池，其功三倍于殿舍。三公九卿侍中尚书，天下至德，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，以陛下春秋方刚，心畏雷霆。今陛下既尊群臣，显以冠冕，被以文绣，载以华舆，所以异于小人，而使穿方举土，面目垢黑，沾体涂足，衣冠了鸟，毁国之光，以崇无益，甚非谓也。孔子曰：‘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’无礼无忠，国何以立！故有君不君，臣不臣，上下不通，心怀郁结，使阴阳不和，灾害屡降，凶恶之徒，因间而起，谁当为陛下尽言事者乎？又谁当干万乘以死为戏乎？臣知言出必死，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，生既无益，死亦何损？秉笔流涕，心与世辞。”既通，帝曰：“董寻不畏死

耶！”主者奏收昱，有诏勿问之也。

齐王芳字兰卿。正始八年，尚书何晏奏曰：“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，治其身者慎其所习。所习正，则其身正，其身正，则不令而行；所习不正，[则其身不正，其身不正]则虽令不从。是故为人君者，所与游必择正人，所观览必察正象，放郑声而弗听，远佞人而弗近，然后邪心不生，而正道可弘也。季末暗主，不知损益，斥远君子，引近小人，忠良疏远，便辟褻狎，乱生近昵，譬之社鼠。考其昏明，所积以然，故圣贤谆谆以为至虑。舜戒禹曰：‘邻哉，邻哉！’言慎所近也；周公戒成王曰：‘其朋，其朋！’言慎所与也。诗云：‘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’自今以后，可御幸式乾殿，及游豫后园，皆大臣侍从，因从容戏宴，兼省文书，询谋政事，讲论经籍，为万世法。”

袁绍字本初，汝南人也。领冀州牧，转为大将军。出长子谭为青州，沮授谏绍：“必为祸始。”绍不听。九州春秋载授谏辞曰：“世称一兔走，万人逐之，一人获之，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且年均以贤，德均则卜，古之制也。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，下思逐兔分定之义。”绍曰：“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，以观其能。”授出曰：“祸其始此乎！”

绍进军黎阳，太祖击破之。初，绍之南也，田圭说绍曰：“曹公善用兵，变化无方，众虽少，未可轻也，不如以久持之。将军据山河之固，拥四州之众，外结英雄，内修农战，然后简其精锐，分为奇兵，乘虚迭出，以扰河鹵，救右则击其左，救左则击其右，使敌疲于奔命，民不得安业。我未劳而彼已困，不及二年，可坐克也。今释庙胜之策，而决成败于一战，若不如志，悔无及也。”绍不从，圭恳谏，绍怒以为沮众，械系之。绍军既败，或谓圭曰：“君必见重。”圭曰：“若军有利，吾必全；今军败，吾其死矣。”绍还，曰：“吾不用田圭言，果为所笑。”遂杀之。

后妃传

易称：“男正位于外，女正位于内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”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，顺天地之德，故二妃嫔媼，虞道克隆，任、妣配姬，周室用熙，废兴存亡，恒此之由。春秋说云：“天子十二女，诸侯九女。”考之情理，不易之典也。而末世奢纵，肆其侈欲，至使男女怨旷，感动和气，惟色是崇，不本淑懿。故风教陵迟，而大纲毁泯，岂不惜哉！呜乎！有国有家者，其可以永鉴矣！

武宣卞皇后，琅邪人，文帝母也。黄初中，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，尚书陈群奏曰：“陛下应运受命，创业革制，当永为后式。案典籍之文，无妇人裂土，因夫爵。秦违古制，汉氏因之，非先王之令典也。”帝曰：“此议是也，其勿施行。以作著诏下藏之台阁，永为后式。”

文德郭皇后，广宗人也。黄初三年，将登后位，中郎棧潜上疏曰：“在昔帝王之有天下，不唯外辅，亦有内助，治乱所由，盛衰从之。故西陵配黄，英娥降媼，并以贤明，流芳上世。桀奔南巢，祸阶末喜；纣以炮烙，怡悦妲己。是以圣哲慎立元妃，必取先代世族之家，择其令淑，以统六宫，虔奉宗庙，阴教聿修。易曰：‘家道正而天下定。’由内及外，先王之令典也。春秋书宗人衅夏云：‘无以妾为夫人之礼。’齐桓誓命于葵丘，亦曰：‘无以妾为妻。’今后宫嬖宠，常亚乘輿。若因爱登后，使贱人暴贵，臣恐后世下陵上替，开张非度，乱自上起也。”文帝不从。

传

夏侯尚字伯仁。

子玄，字太初。少知名。累迁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。司马宣王问以时事，玄议以为：“夫官才用人，国之柄也，故铨衡专于台阁，上之分也；孝行存乎闾巷，优劣任之乡人，下之叙也。夫欲清教审选，在明其分叙，不使相涉而已。何者？上过其分，则恐所由之本，而干势驰骛之路开；下逾其叙，则恐天爵之外通，而机权之门多矣。夫天爵下通，是庶人议柄也；机权多门，是纷乱之源也。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，有年载矣，绵绵纷纷，未闻整齐，岂非分叙参错，各失其要之所由哉！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，辈当行均，斯可官矣。何者？夫孝行著于家门，岂不忠恪于在官乎？仁恕称于九族，岂不达于为政乎？义断行于乡党，岂不堪于事任乎？三者之类，取于中正，虽不处其官名，斯任官可知矣。行有大小，比有高下，则所任之流，亦焕然必明矣。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，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，上下交侵，以生纷错哉？且台阁临下，考功校否，众职之属，各有官长，旦夕相考，莫究于此。闾阎之议，以意裁处，而使匠宰失位，众人驱骇，欲风俗清静，其可得乎？天台县远，众所绝意，所得至者，更在侧近，孰不修饰以要所求？所求有路，则修己家门者，不如自达于乡党矣。自达于乡党者，不如自求于州邦矣。苟开之有路，而患其饰真离本，虽复严责中正，督以刑罚，犹无益也。岂若使各帅其分，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，献之台阁，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，参以乡闾德行之次，拟其伦比，勿使偏颇。中正则唯考其行迹，别其高下，审定辈类，勿使升降。台阁总之，官长所第，中正辈拟，比随次率而用之，如其不称，责负在外。然则内外相参，得失有所，互相形检，孰能相饰？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，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。”

荀彧字文若，颍川人也。为侍中尚书令。彧别传曰：“彧德行周备，非正道不用心，名重天下，莫不以为仪

表，海内英俊咸宗焉。然前后所举，佐命大才，则荀攸、钟繇、陈群、司马宣王，及引致当世知名，郗虑、华歆、王朗、荀悦、杜袭、辛毗、赵俨之俦，终为卿相，以十数人。取士不以一揆，戏志才、郭嘉等有负俗之讥，杜畿简傲少文，皆以智策举之，终各显名。荀攸后为魏尚书令，推贤进士。太祖曰：‘二荀令之论人也，久而益信，吾没世不忘也。’”

荀攸字公达，彘从子也。太祖以为军师，每称曰：“公达外愚内智，外怯内勇，外弱内强，不伐善，不施劳，智可及，愚不可及，虽颜子、宁武不能过也。”文帝在东宫，太祖谓曰：“荀公达，人之师表也，汝当尽礼敬之。”傅子曰：“太祖称‘荀令君之进善，不进不休；荀军师之去恶，不去不止’也。”

贾诩字文和，武威人也。为大中大夫。是时，文帝为五官将，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，各有党与，有夺宗之议。太祖尝问诩，诩嘿然不对。太祖曰：“与卿言而不答，何也？”诩曰：“属适有所思，故不即对耳。”太祖曰：“何思？”诩曰：“思袁本初、刘景升父子。”太祖大笑，于是太子遂定。文帝即位，以诩为太尉。魏略曰：“文帝得诩之对太祖，故即位首登上司。”荀勖别传曰：“晋司徒阙，武帝问其人于勖。勖答曰：‘三公具瞻所归，不可用非其人。昔文帝用贾诩为三公，孙权笑之。’”

袁涣字曜卿，陈郡人也。刘备之为豫州，举涣茂才。后为吕布所拘留。布初与刘备和亲，后离隙。布欲使涣作书骂辱备，涣不可，再三强之，不许。布大怒，以兵胁涣曰：“为之则生，不为则死。”涣颜色不变，笑而应之曰：“涣闻唯德可以辱人，不闻以骂。使彼固君子耶，且不耻将军之言；彼诚小人耶，将复将军之意，则辱在此，不在于彼。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，犹今日之事将军也，如一旦去此，复骂将军，可乎？”布惭而止。

王修字叔治，北海人也。年七岁丧母。母以社日亡，来岁邻里社，修感念母，哀甚。邻里闻之，为之罢社。袁谭在青州，辟修为治中从事。谭欲攻弟尚，修谏曰：“夫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，而曰‘我必胜’。若是者可乎？夫弃兄弟而不亲，天下其孰亲之？属有谗人，固将交斗其间，以求一朝之利，愿明使君塞耳勿听也。若斩佞臣数人，复相亲睦，以御四方，可以横行天下。”谭不听。

太祖遂引军攻谭于南皮。修闻谭已死，号哭曰：“无君焉归？”遂诣太祖，乞收谭尸。太祖不应。修复曰：“受袁氏厚恩，若得收敛谭尸，然后就戮，无所恨。”太祖嘉其义，听之。太祖破南皮，阅修家，谷不满十斛，有书数百卷。太祖叹曰：“士不妄有名。”乃辟为司空掾。魏略曰：“郭宪字幼简，西平人也。韩约失众依宪。众人多欲取约以徼功，而宪皆责怒之。言：‘人穷来归我，云何欲危之？’后约病死，而阳逵等就斩约头，欲条疏宪名，宪言：‘我尚不忍生图之，岂忍取死人以要功乎？’逵等乃止。约首到。太祖宿闻宪名，及视疏，怪不在中，以问逵等，逵具以情对。太祖叹其志义，乃并表列，赐爵关内侯。”

邴原字根矩，北海朱虚人也。太祖辟司空掾。原女早亡，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，太祖欲求合葬，原辞曰：“合葬，非礼也。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，公之所以待原者，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。若听明公之命，则是凡庸也，明公焉以为哉？”太祖乃止。原别传曰：“魏太子为五官中郎将，天下向慕，宾客如云，而原独守道持顺，自非公事，不妄举动。太祖微使人从容问之，原曰：‘吾闻国危不事冢宰，君老不奉世子，此典制也。’”

崔琰字季珪，清河人也。太祖领冀州牧，辟琰为别驾从事。太祖征并州，留琰傅文帝于邺。世子仍出田猎，变易服乘，志在驱逐。琰书谏曰：“盖闻盘于游田，书之所戒；鲁隐观鱼，春秋讥之，此周、孔之格言，二经之明义

也。今邦国殄瘁，惠康未洽，士女企踵，所思者德。况公亲御戎马，上下劳惨，世子宜遵大路，慎以行正，思经国之高略，深惟储副，以身为宝。而猥袭虞旅之贱服，忽驰鹜而陵险，志雉兔之小娱，忘社稷之为重，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。唯世子燔翳捐褶，以塞众望，不令老臣获罪于天。”世子报曰：“昨奉嘉命，惠示雅教，欲使燔翳捐褶，翳已坏矣，褶亦去焉。后有此比，蒙复诲诸。”

魏国初建，拜尚书。时未立太子，临菑侯植有才而爱。太祖狐疑，以函令密访于外。唯琰露板答曰：“盖闻春秋之义，立子以长，加五官将仁孝聪明，宜承正统，琰以死守之。”植，琰之兄女婿也。太祖贵其公亮，喟然叹息，迁中尉。琰甚有威重，朝士瞻望，而太祖亦敬惮焉。先贤行状曰：“琰清忠高亮，雅识经远，推方直道，正色于朝。魏初载，委铨衡，总齐清议，十有余年。文武群才，多所明拔。朝廷归高，天下称平矣。”琰荐扬逌。太祖为魏王，逌发表褒述盛德。时人谓琰为失所举。琰与逌书曰：“省表，事佳耳！时乎时乎，会当有变。”时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，太祖怒，罚琰为徒隶，使人视之，辞色无挠。太祖令曰：“琰虽见刑，而通宾客，门若市人，对宾客，虬须直视，若有所瞋。”遂赐琰死。为世所痛惜，至今冤之。

毛玠字孝先，陈留人也。为东曹掾，与崔琰并典选举。其所用，皆清正之士，虽于时有盛名，而行不由本者，终莫得进。务以俭率人，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厉，虽贵宠之臣，舆服不敢过度。太祖叹曰：“用人如此，使天下人自治，吾复何为哉！”文童为五官将，亲自诣玠，属所亲眷。玠答曰：“老臣以能守职，幸得免戾。今所说人非迁次，是以不敢奉命。”魏国初建，为尚书仆射，复典选举。先贤行状曰：“玠雅亮公正，在官清恪。其典选举，拔贞实，斥华伪，进逊行，抑党与。四海翕然，莫不厉行。贵者无秽欲之累，贱者绝奸货之求，吏洁于上，俗移于

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”崔琰既死，玠内不悦。后有白玠者：“出见黥面反者，妻子没为官奴婢，玠言曰：‘使天不雨者，盖由此也。’”太祖大怒，收玠付狱。

大理钟繇诘玠，玠辞曰：“臣闻萧生缢死，因于石显；贾子放外，谗在逢、灌。白起赐剑于杜邮，晁错致诛于东市，伍员绝命于吴都。斯数子者，或妒其前，或害其后。臣垂韶执简，累勤取官，职在机近，人事所窳。属臣以私，无势不绝；语臣以冤，无细不理。青蝇横生，为臣作谤，谤臣之人，势不在他。昔王叔、陈生争正王廷，宣子平理，命举其契，是非有宜，曲直有所，春秋嘉焉，是以书之。臣不言此，无有时人。说臣此言，必有征要。乞蒙宣子之辨，而求王叔之对。若臣以曲闻，即刑之日，方之安驷之赠；赐剑之来，比之重赏之惠。谨以状对。”时桓楷、和洽进言救玠，玠遂免黜，卒于家。孙盛曰：“魏武于是失制刑矣。易称‘明折庶狱’，传有‘举直错枉’。庶狱明则国无冤民，枉直当则民不服，未有征青蝇之浮声，信浸润之谗诉，可以允厘四海，惟清缉熙者也。昔汉高狱萧何，出复相之，玠之一责，永见摈放，二主度量，岂不殊哉！”

徐奕字季才，东莞人也。太祖辟东曹属。工仪等见宠于时，并害之，而奕终不为动。傅子曰：武皇帝，至明也。崔琰、徐奕，一时清贤，皆以忠信显于魏朝。工仪间之，徐奕失位，而崔琰被诛。

鲍勋字叔业，泰山人也。为中庶子。出为魏郡西部都尉。太子郭夫人弟，断盗官布，法应弃市。太子数手书为之请，勋不敢擅纵，具列上。勋前在东宫，守正不挠，太子固不能悦，及重此事，恚望滋甚。延康元年，勋兼侍中。文帝受禅，勋每陈：“今之所急，唯在军农，宽惠百姓。台榭苑囿，宜以为后。”帝将出游猎，勋停车上疏曰：“臣闻五帝、三王，靡不明本立教，以孝治天下。陛下仁圣恻隐，有同古烈。臣冀当继踪前代，令万世可则

也。如何在谅暗中，修驰聘之事乎！臣冒死以闻，唯陛下察焉。”帝手毁其表而竞行猎，中道顿息，问侍臣曰：“猎之为乐，何如八音也？”侍中刘晔对曰：“猎胜于乐。”勋抗辞曰：“夫乐，上通神明，下和人理，隆治致化，万邦咸义。故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况猎，暴华盖于原野，伤生育之至理，栉风沐雨，不以时隙哉？昔鲁隐观鱼于棠，春秋讥之。虽陛下以为务，愚臣所不愿也。”因奏：“刘晔佞谀不忠，阿顺陛下过戏之言。昔梁丘据取媚于罇台，晔之谓也。请有司议罪，以清皇朝。”帝怒作色，还，即出勋为右中郎将。

黄初四年，尚书令陈群、仆射司马宣王并举勋为宫正。帝不得已而用之，百寮严惮，罔不肃然。六年，帝欲征吴，群臣大议，勋面谏以为不可。帝益忿之，左迁勋为治书执法。帝从寿春还，屯陈留郡界。太守孙邕见，出过勋。时营垒未成，但立标埒，邕邪行不从正道，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，勋以塹垒未成，解止不举。大军还洛阳，曜有罪，勋奏绌遣，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。诏曰：“勋指鹿作马，收付廷尉。”廷尉法议：“正刑五岁。”三官驳：“依律罚金二斤。”帝大怒曰：“勋无活分，而汝等敢纵之！收三官以下付刺奸，当令十鼠同穴。”太尉钟繇、司徒华歆等并表“勋父信有功于太祖”，求请勋罪。帝不许，遂诛勋。勋内行既修，廉而能施，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莫不为勋叹恨。

王朗字景兴，东海人也。文帝即王位，迁御史大夫。上疏劝育民省刑曰：“易称敕法，书著祥刑，慎法狱之谓也。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，路温舒疾治狱之吏。夫治狱者得其情，则无冤死之囚；丁壮者得尽地力，则无饥馑之民；穷老者得仰食仓廩，则无馁饿之殍。嫁娶以时，则男女无怨旷之恨；胎养必全，则孕者无自伤之哀；新生必复，则孩者无不育之累；壮而后役，则幼者无离家之思；二毛不戎，则老者无顿伏之患。医药以疗其疾，宽繇以乐

其业，威罚以抑其强，恩仁以济其弱，赈贷以贍其乏。十年之后，既筭者必盈巷；二十年之后，胜兵者必满野矣。”文帝践祚，改为司空。时帝颇出游猎，或昏夜还宫，朗上疏曰：“夫帝王之居，外则饰周卫，内则重禁门，将行则设兵而后登舆，清道而后奉引，遮列而后转毂，静室而后息驾，皆所以显至尊、务戒慎、垂法教也。近日车驾出临捕虎，日昃而行，及昏而反，违警蹕之常法，非万乘之至慎也。”帝报曰：“览表，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，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，未足以喻。方今二寇未殄，将帅远征，故时入原野以习戒备，至于夜还之戒，辄诏有司施行。”

子肅字子雍，拜散骑常侍。上疏陈政本曰：“夫除无事之位，损不急之禄，止浮食之费，并从容之官，使官必有职，职任其事，事必受禄，禄代其耕，乃往古之常式，当今之所宜也。官寡而禄厚，则公家之费鲜，进士之志均。各展才力，莫相倚仗。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能之与否，简在帝心矣。”

景初间，宫室盛兴，民失农业，期信不敦，刑杀仓卒。肅上疏曰：“大魏承百王之极，生民无几，干戈未戢，诚宜息民而惠之，以安静遐迩之时也。夫务蓄积而息疲民，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穡。今宫室未就，功业未讫，运漕调发，转相供奉。是以丁夫疲于力作，农者离于南亩。今见作者三四万人。九龙可以安圣体，其内足以列六宫，显阻之殿，又向将毕，惟太极已前，功夫尚大，方向盛寒，疾疢或作。诚愿陛下发德音，下明诏，深愍役夫之疲劳，厚矜兆民之不贍，取常食廩之士，非急要者之用，选其丁壮，择留万人，使一期而更之，咸知息代有日，则莫不悦以即事，劳而不怨矣。夫信之于民，国家大宝也。仲尼曰：‘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’夫区区之晋国，微微之重耳，欲用其民，先示以信，用能一战而霸，于今见称。前车驾当幸洛阻，发民为营，有司命以营成而罢。既成，又

利其功力，不以时遣。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，而不顾经国之体。臣以为自今以后，傥复使民，宜明其令，使必如期。若有事以次，宁复更发，无或失信。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，皆有罪之吏、宜死之人也。然众庶不知，谓为仓卒。故愿陛下之于吏而暴其罪。钩其死也，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。且人命至重，难生易杀，气绝而不续者也，是以圣王重之。孟轲称‘杀一无辜以取天下，仁者不为也’。汉时有犯蹕惊乘舆马者，廷尉张释之奏使罚金，文帝怪其轻，而释之曰：‘方其时，上使诛之则已，今下廷尉。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倾之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，民安所措手足哉？’臣以为大失其义，非忠臣所宜陈也。廷尉者，天子之吏也，犹不可以失平，而天子之身，反可以惑谬乎？斯重于为己，而轻于为君，不忠之甚也。周公曰：‘天子无戏言。’言犹不戏，而况行之乎？故释之之言，不可不察；周公之戒，不可不法也。”

帝尝问曰：“汉桓帝时，白马令李云上书言：‘帝者，谛也。是帝欲不谛。’当何得不死？”肅对曰：“但为言失逆顺之节，原其本意，皆欲尽心，念存补国。且帝者之威，过于雷霆，杀一匹夫，无异蝼蚁，宽而宥之，可以示容受切言，广德宇于天下。故臣以为杀之，未必为是也。”

程昱字仲德，东郡人也。

孙晓，字季明，嘉平中，为黄门侍郎。时校事放横，晓上疏曰：“周礼云：‘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’春秋传曰：‘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’愚不得临贤，贱不得临贵。于是并建圣哲，明试以功。各修厥业，思不出位。故桀书欲拯晋侯，其子不听；死人横于街路，郟吉不问。上不责非职之功，下不务分外之赏；吏无兼统之势，民无二事之役。斯诚为国要道，治乱所由也。远览典志，近观秦、汉，虽官名改易，职司不同，至于崇上抑下，显分明例，其

致一也。初无校事之官干与庶政者也。昔武皇帝大业草创，众官未备，而军旅勤苦，民心不安，乃有小罪，不可不察，故置校事，取其一切耳，然检御有方，不至纵恣也。此霸世之权宜，非帝王之正典。其后渐蒙见任，转相因仍，莫正其本。遂令上察宫庙，下摄众司，官无局业，职无分限，随意任情，唯心所适。法造于笔端，不依科条；诏狱成于门下，不顾覆讯。其选官属，以谨慎为粗疏，以谄谀为贤能。其治事，以刻暴为公严，以循理为怯弱。外托天威以为声势，内聚群奸以为腹心。大臣耻与分势，含忍而不言；小人畏其锋芒，郁结而无告。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，罪恶之著，行路皆知，纤恶之过，积年不闻。既非周礼设官之意，又非春秋十等之义也。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，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，司隶校尉督察京辇，御史中丞董摄宫殿，皆高选贤才以充其职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。若此诸贤犹不足任，校事小吏，益不可信。若此诸贤各思尽忠，校事区区，亦复无益。若更高选国士以为校事，则是中丞司隶重增一官；若如旧选，尹模之奸今复发矣。进退推算，无所用之。昔桑弘羊为汉求利，卜式以为独烹弘羊，天乃可雨。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，臣恐水旱之灾，未必非校事之由也。曹恭公远君子，近小人，国风托以为刺；卫献公舍大臣，与小人谋，定姜谓之有罪。纵令校事有益于国，以礼义言之，尚伤大臣之心，况奸回暴露，而复不罢，是袞阙不补，迷而不反也。”于是遂罢校事。

刘晔字子扬，淮南人也。为侍中。傅子曰：晔事明帝，大见亲重。帝将伐蜀，朝臣内外皆曰“不可”。晔入与帝议，因曰“可伐”；出与朝臣言，因曰“不可伐”。晔有胆智，言之皆有形。中领军杨暨，帝之亲臣，又重晔，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，每从内出，辄过晔，晔讲不可伐之意。后暨从驾行天渊池，帝论伐蜀事，暨切谏。帝曰：“卿书生，焉知兵事！”暨曰：“臣诚不足采，侍中刘晔，先帝谋臣，常曰蜀不可伐。”帝曰：“晔与吾言蜀可伐。”暨曰：“晔可召质也。”诏召晔，晔至，帝问之，晔终不言。后独见，晔责帝曰：“伐国，大谋也，臣得与闻大谋，常恐

昧梦漏泄以益臣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？夫兵，诡道也，军事未发，不厌其密。陛下显然露之，臣恐敌国已闻之矣。”于是帝谢之。晁出责暨曰：“夫钓者中大鱼，则纵而随之，须可制而后牵，则无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岂徒大鱼而已！子诚直臣，然计不精思也。”暨亦谢之。晁能应变持两端如此。或恶晁于帝曰：“晁不尽忠，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。陛下试言皆反意而问之，若皆与所问反者，是晁常与圣意合也。复每问皆同者，晁之情必无所复逃矣。”帝如言验之，果得其情，从此疏焉。晁遂狂，出为大鸿胪，以忧死。谚曰：“巧诈不如拙诚。”信矣。

蒋济字子通，楚国人也。文帝践祚，为散骑常侍。有诏，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：“卿腹心重将，特当任使。恩施足死，惠爱可怀。作威作福，杀人活人。”尚以示济。济既至，帝问曰：“卿所闻见，天下风教何如？”济对曰：“未有他善，但见亡国之语耳。”帝忿然作色而问其故，济具以答，因曰：“夫‘作威作福’，书之明诫。‘天子无戏言’，古人所慎。唯陛下察之！”于是帝意解，遣追取前诏。

苏则字文师，扶风人也。为金城太守。文帝问则曰：“前破酒泉、张掖，西域通使，敦煌献径寸之珠，可复求市益得不？”对曰：“若陛下化洽中国，德流沙漠，即不求自至。求而得之，不足贵也。”帝嘿然。后从行猎，槎桎拔，失鹿，帝大怒，踞胡床拔刀，悉收督吏，将斩之。则稽首曰：“臣闻古之圣王不以禽兽害人。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，而以猎戏多杀群吏，愚臣以为不可。敢以死请！”帝曰：“卿，直臣也。”遂皆赦之。然以此见惮，左迁河东相。

杜畿，字伯侯，京兆人也。

子恕，字务伯，为散骑黄门侍郎。每政有得失，常引纲维以正言。时又大议考课之制，以考内外众官。恕上疏曰：“书称‘明试以功，三考黜陟’，诚帝王之盛制。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，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，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，其详难备举故也。语曰：‘世有乱人而无乱法。’若使法可专任，则唐、虞可不须稷、契之佐，殷、周无贵伊、吕之辅矣。今奏考功者，陈周、汉之法为缀，京房之本旨，可谓明考课之要矣。于以崇揖让之风，兴济济之治，臣以为未尽善也。其欲使州郡考士，必由四科者，皆有事效，然后察举，试辟公府，为亲民长吏，转以功次补郡守者，或就增秩赐爵，是最考课之急务也。至于公、卿及内职大臣，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。古之三公，坐而论道，及内职大臣，纳言补阙，无善不纪，无过不举。且天下至大，万机至众，诚非一明所能遍照。故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。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！且布衣之交，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，感知己而披肝胆，徇声名而立节义者。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，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，所徇者岂声名而已乎！诸蒙宠禄受重任者，不徒欲举明主于唐、虞之上而已；身亦欲厕稷、契之列。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，患于自任之意不足，此诚人主使之然也。唐、虞之君，委任稷、契、夔、龙而责成功，及其罪也，殛鲧而放四凶。今大臣亲奉明诏，给事目下，其有夙夜在公，恪勤特立，当官不挠，不阿所私，危言行以处朝廷者，自明主所察也。若尸禄以为高，拱嘿以为智，当官苟在于免负，立朝不忘于容身者，亦明主所察也。诚使容身保位，无放退之辜，而尽节在公，抱见疑之势，公议不修，而私议成俗，虽仲尼为谋，犹不能尽一才，又况于世俗之人乎！今之学者，师商、韩而上法术，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，此最风俗之流弊，创业者之所致慎也。”后考课竟不行。

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，颇好言事。恕上疏极谏曰：“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，不依诏，坐判问。又云‘诸当坐者别奏’。尚书令陈矫自奏，不敢辞罚，亦不敢以处重为恭，意至恳恻。臣窃为朝廷惜之。夫圣人不择

世而兴，不易人而治，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，盖进之以道，帅之以礼故也。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，莫不先得百姓之欢心，近尽群臣之智力。诚使今朝任职之臣，皆天下之选，而不能尽其力，不可谓能使人也。若非天下之选，亦不可谓能官人也。陛下忧劳万机，或亲灯火，而庶事不康，刑禁日弛，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与？原其所由，非独臣有不尽忠，亦主有不能使也。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，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，斯则古人之明验矣。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，朝廷乏贤佐，岂可追望稷、契之遐踪，坐待来世之俊乂乎！今之所谓贤者，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。然而奉上之节未立，向公之心不一者，委任之责不专，而俗多忌讳故也。陛下当阐广朝臣之心，笃厉有道之节，使之自同古人，望与竹帛耳。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，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，坐观得失，为来世戒也！昔周公戒鲁侯曰：‘无使大臣怨乎不以。’言贤、愚，明皆当世用也。尧数舜之功，称去四凶，不言大小，有罪则去也。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，太舜之所以去？使侍中、尚书坐则侍帷幄，行则从舆辇，亲对诏问，所陈必达，则群臣之行，能否皆可得而知。忠能者进，暗劣者退，谁敢依违而不自尽？以陛下之圣明，亲与群臣论议政事，使群臣人得自尽，人自以为亲，人思所以报，贤愚能否，在陛下之所用也。明主之用人也，使能者不敢遗其力，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。选举非其人，未必为有罪也；举朝共容非其人，乃为怪耳。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，人事请属之不绝，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，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，威禁由之，实未得为禁之本也。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。伊尹之制，与恶吏守门，非治世之具也。使臣之言少蒙察纳，何患于奸不消灭，而养若廉昭等乎！夫纠擿奸宄，忠事也，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，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。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，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，密行白人为尽节，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？诚顾道理而弗为耳。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，则人主之所最病者，陛下将何乐焉？胡不绝其萌乎？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，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，其义务在于适人主之心而已，非欲治天下、安百姓也。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，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？夫人臣得人主之心，安业也；处尊显

之官，荣事也；食千钟之禄，厚实也。人臣虽愚，未有不乐此而喜于忤者也，迫于道，自强耳。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，少委任焉，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，而忽若人者乎？”恕论议亢直，皆此类也。

庞德字令明，南安人也。拜立义将军。屯樊，讨关羽。樊下诸将以德兄在汉中，颇疑之。德常曰：“我受国恩，义在效死。”会汉水暴溢，羽乘船攻之，矢尽，短兵接。德谓督将成何曰：“吾闻良将不惧死以苟免，烈士不毁节以求生，今日，我死日也。”战益怒，气愈壮，而水浸盛，为羽所得，立而不跪。谓曰：“卿兄在汉中，我以卿为将，不早降何为？”骂羽曰：“竖子，何为降也！魏王带甲百万，威振天下，汝刘备庸才耳，岂能敌邪！我宁为国家鬼，不为贼将也。”遂为羽所杀。太祖闻而悲之，为流涕，封其二子为列侯。文帝即王位，乃遣使就德墓赐谥，策曰：“昔先轸丧元，王蠋绝脰，殒身徇节，前代美之。惟侯式昭果毅，蹈难成名，声溢当时，义高在昔，寡人愍焉，谥曰‘壮侯’。”又赐子会等四人爵关内侯，邑各百户。

阎温字伯俭，天水人也。以凉州别驾守上邽令。马超围州所治冀城甚急，州乃遣温密出告急。贼见，执还诣超。超解其缚，谓曰：“今成败可见，足下为孤城求救而执于人手，义何所施？若从吾言，反谓城中东方无救，此转祸为福之计也。不然，今为戮矣。”温伪许之，超乃载温诣城下。温向城大呼曰：“大军不过三日至，勉之！”超怒数之，温不应。复谓温曰：“城中故人，有欲与吾同者不？”温又不应。遂切责之，温曰：“夫事君有死无贰，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，吾岂苟生者乎？”超遂杀之。

卷二十六

魏志（下）

传

陈思王植，字子建。每进见难问，应声而对，特见宠爱。既以才见异，而丁仪、丁廙、杨修等为之羽翼。太祖狐疑，几为太子者数矣。黄初三年，立为鄴城王。太和元年，徙为雍丘王。三年，徙封东阿王。五年，上疏求存问亲戚，因致其意曰：“臣闻天称其高，以无不覆；地称其广，以无不载；日月称其明，以无不照；江海称其大，以无不容。故孔子曰：‘大哉尧之为君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’夫天德之于万物，可谓弘广矣。盖尧之为教，先亲后疏，自近及远。周之文王亦崇厥化。昔周公吊管、蔡之不咸，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，传曰：‘周之同盟，异姓为后。’诚骨肉之恩，爽而不离；亲亲之义，实在敦固。未有义而后其君，仁而遗其亲者也。臣伏惟陛下资唐钦明之德，体文王翼翼之仁，惠洽椒房，恩昭九亲，群后百寮，番休递上，执政不废于公朝，下情得展于私室，亲理之路通，庆吊之情展，诚可谓恕己治人、推惠施恩者矣。至于臣等，婚媾不通，兄弟乖绝，吉凶之问塞，庆吊之礼废，恩纪之违，甚于路人，隔阂之异，殊于胡、越。以一切之制，无朝觐之望，至于注心皇极，结情紫闼，神明知之矣。愿陛下沛然垂诏，使诸国庆问得展，以叙骨肉之欢恩，全怡怡之笃义；妃妾之家，膏沐之遗，岁得再通。齐义

于贵宗，等惠于百司，如此则风、雅所咏，复存于圣世矣。臣伏自思惟，无锥刀之用，及观陛下之所拔授，若以臣为异姓，窃自料度，不后于朝士矣。若得辞远游，戴武弁，解朱组，佩青绂，駉马奉车，趣得一号，安宅京室，执鞭珥笔，出从华盖，入侍辇毂，承答圣问，拾遗左右，乃臣丹诚之至愿也。远慕鹿鸣君臣之宴，中咏棠棣匪他之戒，下思伐木友生之义，终怀蓼莪罔极之哀。每四节之会，块然独处，左右唯仆隶，所对唯妻子，高谈无所与陈，发义无所与展，未尝不闻乐而拊心，临觞而叹息也。臣伏以为，犬马之诚不能动人，譬人之诚不能动天。崩城隍霜，臣初信之，以臣心况，徒虚语耳。若葵藿之倾叶，太阳不为之回光，亦终向者诚也。窃自比葵藿，若降天地之施，垂三光之明者，实在陛下。今之否隔，友于同忧，而臣独倡言者，窃不愿于圣世使有不蒙施之物，必有惨毒之怀。故柏舟有‘天只’之怨，谷风有‘弃予’之叹。故伊尹耻其君不如尧、舜。臣之愚蔽，欲使陛下崇光日月、被时雍之美者，是臣悽悽之诚也。”

诏报曰：“夫忠厚仁及草木，则行苇之诗作；恩泽衰薄，不亲九属，则角弓之章刺。今令诸国兄弟，情理简怠，妃妾之家，膏沐疏略，纵不能敦而睦之，王援古喻义，备矣悉矣，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？夫明贵贱，崇亲亲，礼贤良，顺少长，国之纲纪，本无禁诸国通问之诏也。矫枉过正，下吏惧谴，以至于此耳。已敕有司，如王所诉。”

植复上疏陈审举之义，曰：“臣闻天地协气而万物生，君臣合德而庶政成。五帝之世非皆智，三季之末非皆愚。用与不用、知与不知也。书曰：‘有不世之君，必能用不世之臣。用不世之臣，必能立不世之功。’昔乐毅奔赵，心不忘燕；廉颇在楚，思为赵将。臣生乎乱，长乎军，又数承教于武皇帝，伏见行师用兵之要，不必取孙、吴

而暗与之合。窃揆之于心，常愿得一奉朝覲，排金门，蹈玉陛，列有职之臣，赐须臾之间，使臣得一散所怀，摅尽蕴积，死不恨矣。然天高听远，情不上通，徒独望青云而拊心，仰高天而叹息耳。屈平曰：‘国有骥而不知乘焉，遑遑而更索！’昔管、蔡放诛，周、邵作弼；叔鱼陷刑，叔向匡国。三监之衅，臣自当之；二南之辅，求必不远。华宗贵族，藩王之中，必有应斯举者。故传曰：‘无周公之亲，不得行周公之事。’唯陛下少留意焉。近者汉氏广建藩王，丰则连城数十，约则飧食祖祭而已，未若姬周之树国五等之品制也。若扶苏之谏始皇，淳于越之难周青臣，可谓知时变矣。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，当权者是矣，故谋能移主、威能慑下。豪右执政，不在亲戚。权之所在，虽疏必重；势之所去，虽亲必轻。盖取齐者田族，非吕宗也；分晋者赵、魏，非姬姓也。唯陛下察之。苟吉专其位、凶离其患者，异姓之臣也；欲国之安、祈家之贵、存共其荣、没同其祸者，公族之臣也。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，臣窃惑焉。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，高下共之，岂得离陛下哉？不胜愤懣，拜表陈情。若有不合，乞且藏之书府，不便灭弃，臣死之后，事可思。”

魏略曰：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，其遗孤稚弱，在者无几，而复被取，乃上书曰：“臣闻古之圣君，与日月齐其明，四时等其信，恩不中绝，教无二可，以此临朝，则臣下知所死矣。受任在万里之外，审主之所以授官，必己之可以投命，虽有构会之徒，泊然不以为惧者，盖君臣相信之明效也。臣初受封，策书曰：‘植受兹壹社，为魏藩辅。’而所得兵百五十人，皆年在耳顺，或不逾矩，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，皆使年壮，备有不虞，检校乘城，顾不足以自救，况复复耄耄罢曳乎？而名为魏东藩，使屏翰王室，臣窃自羞矣。就之诸国，国有士子，合不过五百人，伏以为三军益损，不复赖此。方外定否，必当须办者，臣愿将部曲，倍道奔赴，夫妻负襁，子弟怀粮，蹈锋履刃，以殉国难，何但习业小儿哉？愚诚以挥涕增河，鼯鼠饮海，于朝万无损益，于臣家计甚有废损。又，臣士息前

后三送，兼人已竭。唯尚有小儿，七八岁已上、十六七已还，三十余人。今部曲皆年耆，卧在床席，非糜不食，眼不能视，气息裁属者，凡三十七人；疲瘵风靡，疮盲聋聩者，二十三人。唯正须此小儿大者，可备宿卫，虽不足以御寇，粗可以警小盗。小者未堪大使，为可使耘锄秽草，驱护鸟雀。休候人则一事废，一日猎则众业散，不亲自经营则功不摄。常自躬亲，不委下吏而已。陛下圣仁，恩诏三至，士子给国，长不复发。明诏之下，有若曝日，保金石之恩，必明神之信，定习业者并复见送，晦若昼晦，怅然失图。伏以为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，居藩国之任，为置卿士，屋名为宫，冢名为陵，不使其危居独立，无异于凡庶。若陛下听臣，悉还部曲，罢官属，省监官，使解玺释绂，追柏成、子仲之业，营颜渊、原宪之事，居子臧之庐，宅延陵之室。如此，虽进无成功，退有可守节，身死之日，犹松、乔也。然伏度国朝终未肯听臣之若是，固当羁绊于世绳，维系于禄位，怀屑屑之小忧，执无己之百念，安得荡然肆志，逍遥于宇宙之外哉？此愿未从，陛下必欲崇亲亲，笃骨肉，润白骨而荣枯木者，唯遂仁德，以副前恩。”有诏皆遂还之也。

六年，封植为陈王。时法制，待藩国既自峻迫，寮属皆贾竖下才，兵人给其残老，大数不过二百人。十一年而三徙都，常汲汲无欢，遂发疾薨。孙盛曰：异哉，魏氏之封建也！不度先王之典，不思藩屏之术，违敦穆之风，背维城之义。汉初之封，或权侔人主，虽云不度，时势然也。魏氏诸侯，陋同匹夫，虽惩七国，矫枉过也。且魏之代汉，非积德之由，风泽既微，六合未一，而雕翦枝干，委权异族，势同痍木，危若巢幕，不嗣忽诸，非天丧也。五等之制，万世不易之典。六代兴亡，曹囿论之详矣。

中山恭王衮，每兄弟游娱，衮独谭思经典。文学防辅遂共表称陈衮美。衮闻之，大惊惧，责让文学曰：“修身

自守，常人之行耳，而诸君乃以上闻，是适所以增其负累也。且如有善，何患不闻，而遽共如是，是非益我。”其谨慎如此。衮尚约俭，教敕妃妾纺绩织纴，习为家人之事。衮病困，令世子曰：“汝幼少，未闻义方，早为人君，但知乐，不知苦，必将以骄奢为失也。接大臣，务以礼。虽非大臣，老者犹宜答拜。事兄以敬，恤弟以慈。兄弟有不良之行，当造膝谏之。谏之不从，流涕喻之。喻之不改，乃白其母。若犹不改，当以奏闻，并辞国土。与其守宠罹祸，不若贫贱全身也。此亦谓大罪恶耳，其微过细愆，故当奄覆之。嗟乎小子，慎修乃身，奉圣朝以忠贞，事太妃以孝敬。闺闼之内，奉令于太妃；阃闼之外，受教于沛王。无怠乃心，以慰余灵。”诏使大鸿胪持节典护丧事，赠赙甚厚。

评曰：魏氏王公，徒有国土之名，而无社稷之实，又禁防壅隔，同于囹圄。位号靡定，大小岁易。骨肉之恩乖，棠棣之义废。为法之弊，一至于此乎？魏氏春秋载宗室曹固上书曰：“臣闻古之王者，必建同姓以明亲亲，必树异姓以明贤贤。故传曰：‘庸勋亲亲，昵近尊贤。’书曰：‘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’诗云：‘怀德惟宁，宗子维城。’由斯观之，非贤无与兴功，非亲无与辅治也。夫亲亲之道，专用则其渐也微弱；贤贤之道，偏任则其弊也劫夺。先圣知其然也，故博兼亲疏而并用之。近则有宗盟藩卫之固，远则有仁贤辅佐之助，兴则有与其共治，衰则有与守其土，安则有与享其福，危则有与同其祸。夫然，故能有其国家，本枝百世也。今魏尊尊之法虽明，亲亲之道未备。诗不云乎：‘鹊鸽在原，兄弟急难。’以斯言之，明兄弟相救于丧乱之际，同心于忧祸之间，虽有阂墙之忿，不忘御侮之事。何则？忧患同也。今则不然，或任而不重，或释而不任，一旦疆埸称警，关门反拒，股肱不扶，胸心无卫。臣窃惟此，寝不安席。谨撰合所闻，叙论成败。论曰：昔夏、殷、周历世数十，而秦二世而亡。何则？三代之君，与天下共其民，故天下同其忧也。秦王独制其民，故倾危莫救也。夫与人共其乐者，人必忧其忧。与人同

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，故与人共治之。知独守之不能固也，故与人共守之。兼亲疏而两用，参同异而并建，是以轻重足以相镇，亲疏足以相卫，并兼路塞，逆节不生。及其衰也，桓、文帅礼。王纲弛而复张，诸侯傲而复肃。二霸之后，浸以陵迟。吴、楚凭江、汉，负固方城，虽心希九鼎，而畏迫宗姬，奸情散于胸怀，逆谋消于唇吻。斯岂非信重亲戚，任用贤能，枝叶硕茂，本根赖之与？自此之后，转相攻伐。暨于战国，诸姬微矣，至于王赧，降为庶人，犹枝叶相持，得居虚位，海内无主，四十余年。秦据形胜之地，骋谲诈之术，至于始皇，乃定天位。旷日若彼，用力若此，岂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？秦观周之弊，以为小弱见夺，于是废五等之爵，立郡县之官。子弟无尺寸之封，功臣无立锥之土。内无宗子以自毗辅，外无诸侯以为藩卫。仁心不加于亲戚，惠泽不流于枝叶。譬犹芟刈股肱，独任胸腹；浮舟江海，弃捐楫棹，观者为之寒心，而始皇晏然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，岂不悖哉！至于身死之日，无所寄付，委天下之重于凡人之手，托废立之命于奸臣之口，至令赵高之徒，诛锄宗室。胡亥少习刻薄之教，长遭凶父之业，不能改制易法，宠任兄弟，而乃师谭申、商，咨谋赵高。自幽深宫，委政谗贼，身残望夷，求为黔首，岂可得哉？遂乃郡国离心，众庶溃叛，胜、广倡之于前，刘、项弊之于后。向使始皇纳淳于之策，抑李斯之论，割裂州国，分王子弟，封三代之后，报功臣之劳，士有常君，人有定主，枝叶相扶，首尾为用，虽使子孙有失道之行，时人无汤、武之贤，奸谋未发，而身已屠戮，何区区之陈、项而得措其手足哉？故汉祖奋三尺之剑，驱乌集之众，五年之中，而成帝业。自开辟已来，其兴立功勋，未有若汉祖之易者也。夫伐深根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易为力，理势然也。汉监秦之失，封殖子弟，及诸吕擅权，图危刘氏，而天下所以不倾动者，百姓所以不易心者，徒以诸侯强大，盘石胶固，东牟、朱虚受命于内，齐、代、吴、楚作卫于外也。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，忽先王之制，则天下已传，非刘氏有也。然高祖封建，地过古制，大者跨州兼郡，小者连城数十，上下无别，权侔京室，故有吴、楚七国之患。贾谊曰：‘诸侯强盛，长乱起奸。莫若众建

诸侯而少其力，则下无背叛之心，上无诛伐之事。’文帝不从。至于孝景，猥用晁错之计，削黜诸侯，亲者怨恨，疏者震恐，吴、越倡谋，五国从风。兆发高帝，衅钟文、景，由宽之过制，急之不渐故也。所谓末大必折，尾大难掉。尾同于体，犹或不从，况乎非体之尾，岂可掉哉？武帝从主父之策，下推恩之令，自是之后，齐分为七，赵分为六，淮南三割，梁、代五分，遂以陵迟，子孙微弱，衣食租税，不预政事，或以酎金免削，或以无后国除。至于成帝，王氏擅朝。刘向谏曰：‘臣闻公族者，国之枝叶。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。’其言深切，多所称引，成帝虽悲伤叹息而不能用。至于哀、平，异姓秉权，假周公之事，而为田蚡之乱，高拱而窃天位，一朝而臣四海。汉宗室王侯，解印释绶，贡奉社稷，犹惧不得为臣妾，或乃为之符命，颂莖恩德，岂不哀哉！由斯言之，非宗子独忠孝于惠、文之间，而叛逆于哀、平之际也，徒权轻势弱，不能有定耳。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，禽王莽于已成，绍汉嗣于既绝，斯岂非宗子之力也？而曾不监秦之失策，袭周之旧制，踵亡国之法，而徼幸无疆之期。至于桓、灵，阉竖执衡，朝无死难之臣，外无同忧之国，君孤立于上，臣弄权于下，本末不能相御，身首不能相使。由是天下鼎沸，奸凶并争，宗庙焚为灰烬，宫室变为榛藪，居九州之地，而身无所安处，悲夫！汉氏奉天，禅位于大魏。大魏之兴，于今二十四年矣，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，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。子弟王空虚之地，君不使之民，宗室窜于闾阎，不闻邦国之政，权均匹夫，势齐凡庶。内无深根不拔之固，外无盘石宗盟之助，非所以保安社稷，为万世之策。且今之州牧、郡守，古之方伯、诸侯，皆跨有千里之土，兼军武之任，或比国数人，或兄弟并据。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厕其间，非所以强干弱枝，备万一之虞也。今之用贤，或超为名都之主，或为偏师之帅，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，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，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，才能之人耻于非类为伍，非所以劝进贤能、褒异宗室之礼。夫泉涸则流竭，根朽则叶枯。枝繁者荫根，条落者本孤。故语曰：‘百足之虫，至死不僵。’扶之者众也。此言虽小，可以譬大。且墉基不可仓卒而成，威名不可一朝而立，皆为之有渐，建之有素。譬之

种树，久则深固其根本，茂盛其枝叶，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，植于宫阙之下，虽壅之以黑坟，暖之以春日，犹不救于枯槁，何暇蕃育哉？夫树犹亲戚，土犹士民，建置不久，则轻下慢上，平居犹惧其离叛，危急将如之何？是以圣王安而不逸，以虑危也；存而设备，以惧亡也。故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，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。”

王粲字仲宣，山阳人也，拜侍中。始文帝为五官将，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。粲与徐幹、陈琳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植并见友善。琳字孔璋，避难冀州，袁绍使典文章。魏氏春秋载：“绍使琳作檄文曰：‘司空曹操祖父腾，故中常侍，与左馆、徐璜并作妖孽，饕餮放横，伤化虐民。父嵩，乞丐携养，因赃假位，舆金辇璧，输货权门，窃盗鼎司，倾覆重器。操赘阉遗丑，本无令德，僂狡锋侠，好乱乐祸。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国，方罗英雄，弃瑕录用，谓其鹰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遂乘资跋扈，肆行酷裂，割剥元元，残贤害善，放志专行，威劫省禁，卑侮王宫，败法乱纪，坐召三台，专制朝政，爵赏由心，刑罚由口，所爱光五宗，所恶灭三族。群谈者蒙显诛，腹议者蒙隐戮，道路以目，百寮钳口。梁孝王，先帝母弟，坟陵尊显。操率将士，亲临发掘，破棺裸尸，略取金宝。又署发丘中郎将模金校尉，所过堕突，无骸不露。身处三公之官，而行桀虏之态。殄国虐民，毒流人鬼。加其细政苛惨，科防互设，增缴充蹊，坑阱塞路。历观古今书籍所载，贪残虐烈，无道之臣，于操为甚。’”袁氏败，琳归太祖。太祖谓曰：“卿昔为本初移书，但可罪状孤而已，恶恶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耶？”琳谢罪。文士传称：“琳谢曰：‘楚、汉未分，蒯通进策于韩信；乾时之战，管仲肆力于子纠，唯欲效计其主，取祸一时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，桀之犬可使吠尧也。令明公必能进贤于忿后，弃愚于爱前，四方革命，而英豪托心矣，唯明公裁之。’”太祖爱才而不咎也。太祖以琳为军谋祭酒，管记室。

卫覬字伯儒，河东人也。为尚书。明帝即位，百姓凋匮，而役务方殷。覬上疏曰：“夫变情厉性，强所不能，人臣言之既不易，人主受之又艰难。且人之所乐者，富贵荣显也；所恶者，贫贱死亡也。然此四者，君上之所制，君爱之则富贵显荣，君恶之则贫贱死亡。顺指者，爱所由来也；逆意者，恶所从至也。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，非破家为国、杀身成君者，谁能犯颜色、触忌讳，建一言、开一说哉？陛下留意察之，则臣下之情可见矣。今议者多好悦耳。其言治，则比陛下于尧、舜；其言征伐，则比二虜于狸鼠。臣以为不然。汉文之时，诸侯强大，贾谊累息以为至危。况今四海之内，分而为三，群士陈力，各为其主，是与六国分治，无以为异也。当今千里无烟，遗民困苦，陛下不善留意，将遂凋弊难可复振。礼，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饰，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，至于凶荒，则彻膳降服。然则奢俭之节，必视世之丰约也。武帝之时，后宫食不过一肉，衣不用锦绣，茵蓐不缘饰，器物无丹漆，用能平定天下，遗福子孙。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。当今之务，宜君臣上下，量入为出。深思勾践滋民之术，犹恐不及，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，渐更增广，侈靡日崇，帑藏日竭。昔汉武信神仙之道，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，故立仙掌以承高露。陛下至通，每所非笑。汉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见非，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。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，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。”

刘廙字恭嗣，南阳人也。为五官将文学。魏讽反，廙弟伟为讽所引，当相坐诛。太祖令曰：“叔向不坐弟虎，古之制也。”特原不问。廙别传载廙表论治道，曰：“昔周有乱臣十人，有妇人焉，孔子称：‘才难，不其然乎！’明贤者难得也。况乱弊之后，百姓凋尽，士之存者，盖亦无几。其股肱大职，及至州郡督司，边方重任，虽备其官，亦未得其人也。此非选者之不用意，盖才匮使之然耳。况长吏已下，群职小任，能皆简练，备得其人乎？其计莫如督之以法也。不尔而数转易，往来不已，送迎之烦，不可胜计。转易之间，辄有奸巧，既于事不省，而为政者亦以

其不得久安之故，知惠益不得成于己，而苟且之可免于患，皆将不念尽心于恤民，而梦想于声誉，此非所以为政之本意也。今之所以为黜陟者，近颇以州郡之毁誉，听往来之浮言耳，非皆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也。长吏之所以为佳者，奉法也，忧公也，恤民也。此三事者，或州郡有所不便，往来者有所不安。而长吏执之不己，于治虽得计，其声誉未为美。屈而从人，于治虽失计，其声誉必集也。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，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？以为长吏皆宜使少久，足使自展。岁课之能，三年总计，乃加黜陟。课之皆当以事，不得依名也。事者，皆以其户口，率其垦田之多少，及盗贼发兴，民之亡叛者，为得负之计。如此行之，则无能之吏，修名无益；有能之人，无名无损。法之一行，虽无部司之监，奸誉妄毁，可得而尽也。”事上，太祖甚善之。

陈群字长文，颍川人也。为司空，录尚书事。青龙中，营治宫室，百姓失农时。群上疏曰：“禹承唐、虞之盛，犹卑宫室而恶衣服，况今丧乱之后，人民至少，吴、蜀未灭，社稷不安！今舍此急而先宫室，臣惧百姓遂困，将何以应敌？此安危之机也，唯陛下虑之。”帝答曰：“王者宫室，亦宜并立。灭贼之后，但当罢守耳，岂可复兴役耶？是故君之职，萧何之大略也。”群又曰：“昔汉祖唯与项羽争天下，羽已灭，宫室烧焚，是以萧何起武库、太仓，皆是要急，然犹非其壮丽。今二虏未平，诚不宜与古同也。夫人之所欲，莫不有辞，况乃天下莫之敢违。前欲坏武库，谓不可不坏也；后欲置之，谓不可不置也。若必作之，固非臣下辞言所屈。若少留神，卓然回意，亦非臣下之所及也。汉明帝欲起德阳殿，钟离意谏，即用其言，后乃复作之，殿成，谓群臣曰：‘钟离尚书在，不得成此殿也。’夫王者岂惮一臣，盖为百姓也。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，不及意远矣。”帝于是有所减省。

陈矫字季弼，广陵人也。迁尚书令。明帝尝卒至尚书门，矫跪问帝曰：“陛下欲何之？”曰：“欲案行文书

耳。”颺曰：“此自臣职分，非陛下所宜临也。若臣不称其职，则请就黜退。陛下宜还。”帝惭，回车而反。其亮直如此。

卢毓字子家，涿郡人也。青龙中，入为侍中。侍中高堂隆，数以宫室事切谏，帝不悦，毓进曰：“臣闻君明则臣直。古之圣王，恐不闻其过，故有敢谏之鼓。近臣尽规，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。隆诸生，名为狂直，陛下宜容之。”为吏部尚书。前此诸葛诞等驰名誉，有四窗八达之消，帝深疾之。时举中书郎，诏曰：“得其人与否，在卢生耳。选举莫取有名，名如画地作饼，不可啖。”毓对曰：“名不足以致异人，而可以得常士。常士畏教慕善，然后有名，非所当疾也。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，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，但当有以验其后。故古者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”帝纳其言。

和洽字阳士，汝南人也。为丞相掾属。时毛玠、崔琰并以忠清干事，其选用先尚俭节。洽言曰：“天下大器，在位与人，不可以一节俭也。俭素过中，自以处身则可，以此格物，所失或多。今朝廷之仪，吏著新衣、乘好车者，谓之不清；形容不饰、衣裘弊坏者，谓之廉洁。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，藏其舆服；朝府大吏，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。夫立教观俗，贵处中庸，为可继也。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，勉而为之，必有疲瘁。古之大教，务在通人情。而凡激诡之行，则容隐伪矣。”孙盛曰：“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，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，非圣王所以陶化万物、闲邪存诚之道。和洽之言，于是允矣。”魏国既建，为侍中。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，太祖见近臣怒甚。洽陈玠素行有本，求案实其事。罢朝，太祖令曰：“今言事者白玠，不但谤吾也，乃复为崔琰缺望。此损君臣恩义，妄为死友怨叹，殆不可忍也。和洽比求实之，所以不听，欲重参之耳。”洽对曰：“如言玠罪过深重，非天地所覆

载。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伦也，以玠出群吏之中，特见拔擢，显在首职，历年荷宠，刚直忠公，为众所惮，不宜有此。然人情难保，要宜考核，两验其实。今圣恩垂含垢之仁，不忍致之于理，更使曲直之分不明，疑自近始。”太祖曰：“所以不考，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。”洽对曰：“玠信有谤上之言，当肆之市朝。若玠无此，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。二者不加检核，臣窃不安。”太祖曰：“方有军事，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？”转为太常，清贫守约，至卖田宅以自给。明帝闻之，加赐谷帛。

杜袭字子绪，颍川人也。为侍中。将军许攸拥部曲，不附太祖而有谩言。太祖大怒，先欲讨之。群臣多谏：“可招怀攸，共讨强敌。”太祖横刀于膝，作色不听。袭入欲谏，太祖逆谓之曰：“吾计已定，卿勿复言之。”袭曰：“若殿下计是耶，臣方助殿下成之；若殿下之计非耶，虽成宜改之。殿下逆臣令勿言，何待下之不阐乎？”太祖曰：“许攸慢吾，如何可置乎？”袭曰：“殿下谓许攸何如人耶？”太祖曰：“凡人也。”袭曰：“夫唯贤知贤，唯圣知圣，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？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，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，进不为勇，退不为仁。臣闻千石之弩不为鼯鼠发机，万钧之钟不以莛撞起音，今区区之许攸，何足以劳神武哉？”太祖曰：“善。”遂厚抚攸，攸即归服。

高柔字文慧，陈留人。拜丞相理曹掾。时置校事卢洪、赵达等，使察群下，柔谏曰：“设官分职，各有所司。今置校事，既非居上信下之旨，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，宜检治之。”太祖曰：“卿知达等，恐不如吾也。要能列举而辨众事，使贤人君子为之，则不能也。昔叔孙通用群盗，良有以也。”达等后奸利发，太祖杀之，以谢于柔。文帝践祚，转治书执法。时民间数有诽谤妖言，帝疾之，有妖言，辄杀而赏告者。柔上疏曰：“今妖言者必戮，告之者辄赏。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，又将开凶狡之群，相诬罔之渐，诚非所以息奸省讼、缉熙治道也。昔周公作诰，

称殷之祖宗，咸不顾小人之怨。在汉太宗，亦除妖言诽谤之令。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，以隆天父养物之仁。”帝不即从，而相诬告者滋甚。帝乃下诏：“敢以诽谤相告，以所告罪罪之。”于是遂绝。迁为廷尉。明帝即位。时猎法甚峻，而典农刘鱼窃于禁内射兔，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。帝匿京名，收鱼付狱。柔表请告者名，大怒曰：“刘鱼当死，乃敢猎吾禁地。送鱼廷尉，廷尉便当考掠，何复请告者主名，吾岂妄收鱼邪？”柔曰：“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？”重复为奏，辞指深切。帝意寤，乃下京名。即还讯，各当其罪。

辛毗字佐治，颍川人也。文帝践祚，迁侍中。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。时连蝗民饥，群司以为不可，而帝意甚盛。毗与朝臣俱求见，帝知其欲谏，作色以见，皆莫敢言。毗曰：“陛下欲徙士家，其计安出？”帝曰：“卿谓我徙之非邪？”毗曰：“诚以为非。”帝曰：“吾不与卿共议。”毗曰：“陛下不以臣不肖，置之左右，厕之谋议之官，安得不与臣议也？臣所云非私也，乃社稷之虑，安得怒臣？”帝不答，起入内。毗随而引其裾，帝遂奋衣不还，良久乃出，曰：“佐治，卿持我何太急耶？”毗曰：“今徙，既失人心，又无以食也。”帝遂徙其半。尝从帝射雉，帝曰：“射雉乐哉！”毗曰：“于陛下甚乐，于群下甚苦。”帝默然，后遂为之希出。

明帝即位，时中书监刘放、令孙资见信于主，制断时政，大臣莫不交好，而毗不与往来。毗子敞谏曰：“今刘、孙用事，众皆影附，大人宜小降意，和光同尘，不然，必有谤言。”毗正色曰：“主上虽未称聪明，不为暗劣。吾之立身，自有本末。就刘、孙不平，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，何危害之有？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耶？”冗从仆射毕轨表言：“尚书仆射王思，精勤旧吏，忠亮计略，不如辛毗，毗宜代思。”帝以访放、资，放、资对曰：“陛下用思者，诚欲取其效力，不贵虚名也。毗实亮直，然性刚而专，圣虑所当深察也。”遂不用，出为卫尉。

杨皇字义山，天水人也。为将作大匠。时初治宫室，发美女充后庭，数出入弋猎。皇上疏曰：“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，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，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，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。所谓善治者，务俭约、重民力也；所谓恶政者，从心恣欲、触情而发也。惟陛下稽古，世代之初所以明赫，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，近览汉末之变，足以动心诫惧矣。曩使桓、灵不废高祖之法，文、景之恭俭，太祖虽有神武，于何所施其能耶？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？今吴、蜀未定，军旅在外，愿陛下动则三思，虑而后行，重慎出入，以往鉴来，言之若轻，成败甚重。”诏报曰：“间得密表，先陈往古明王圣主，以讽暗政，切至之辞，款诚笃实，将顺匡救，备悉矣。览思苦言，吾甚嘉之。”迁少府。

后诏大议政治之不利于民者，皇议以为：“致治在于任贤，兴国在于务农。若舍贤而任所私，此忘治之甚者也；广开宫馆，高为台榭，以妨民务，此害农之甚者也；百工不敦其器，而竞作奇巧，以合上欲，此伤本之甚者也。孔子曰：‘苛政甚于猛虎。’今守功文俗之吏，为政不通治体，苟好烦苛，此乱民之甚者也。当今之急，宜去四甚。”

帝既新作许昌宫，又营洛阳宫殿观阁。皇上疏曰：“古之圣帝明王，未有极宫室之高丽，以凋弊百姓之财力者也。桀作璇室、象廊，纣为倾宫、鹿台，以丧其社稷；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；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，二世而灭。夫不度万人之力，以从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。陛下当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为法则，夏桀、殷纣、楚灵、秦皇为深诫。巍巍大业，犹恐失之。不夙夜敬止、允恭恤民而自逸，唯宫室是侈是饰，必有颠覆危亡之祸。方今二虏合从，谋危宗庙，十万之军，东西奔赴，边境无一日之娱。农夫废业，民有饥色。陛下不是为忧，而营作宫

室，无有已时。君作元首，臣为股肱，存亡一体，得失同之。臣虽弩怯，敢忘争臣之义？言不切至，不足以感寤陛下。陛下不察臣言，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。使臣身死有补万一，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。”奏御，天子感其忠言，手笔诏答。

高堂隆字升平，泰山人也。为散骑常侍。青龙中，大治殿舍，西取长安大钟。隆上疏曰：“昔周景王不仪刑文、武之明德，忽公旦之圣制，既铸大钱，又作大钟，单穆公谏而不听，泠州鸠对而不从，遂迷不反，周德以衰，良史记焉，以为永鉴。然今之小人，好说秦、汉之奢靡，以荡圣心，求取亡国不度之器，劳役费损，以伤德政，非所以兴礼乐之和，保神明之休也。”是日，帝幸上方，隆与卞兰从。帝以隆表授兰，使难隆曰：“兴衰在政，乐何为也？化之不明，岂钟之罪？”隆对曰：“夫礼乐者，为治之大本也。故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；雷鼓六变，天神以降。政是以平，刑是以错，和之至也。新声发响，商辛以陨；大钟既铸，周景以弊。存亡之机，恒由此作，安在废兴之不阶也？君举必书，古之道也，作而不法，何以示后？”帝称善。迁侍中，犹领太史令。

崇华殿灾，诏问隆：“此何咎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？”对曰：“夫灾变之发，皆所以明教戒也，惟率礼修德，可以胜之。易传曰：‘上不俭，下不节，孽火烧其室。’又曰：‘君高其台，天火为灾。’此人君苟饰宫室，不知百姓空竭，故天应之以旱，火从高殿起也。上天降鉴，故谴告陛下。陛下宜增崇人道，以答天意。”陵霄阙始构，有鹊巢其上，帝以问隆，对曰：“诗云：‘惟鹊有巢，惟鸠居之。’今兴宫室，而鹊巢之，此宫室未成、身不得居之象也。夫天道无亲，唯与善人，不可不深虑。夏、商之季，皆继体也，不钦承上天之明命，惟谗谄是从，废德适欲，故其亡也忽焉。臣备腹心，苟可以繁祉圣躬，安存社稷，虽灭身破族，犹生之年也，岂惮忤逆之灾，而令陛下不闻至言

乎？”于是帝改容动色。

帝愈增崇宫殿，雕饰观阁，凿太山之石英，采谷城之文石，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，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，铸作黄龙凤鸟奇伟之兽，饰陵云台、陵霄阙。百役繁兴，作者万数，公卿以下至于学生，莫不展力，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。而辽东不朝，悼皇后崩，天作淫雨，冀州水出，漂没民物。

隆上疏切谏曰：“昔在伊唐，洪水滔天，灾眚之甚，莫过于彼；力役之兴，莫久于此。尧、舜君臣，南面而已。禹敷九州，庶士庸勋，各有等差；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。今无若时之急，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，闻之四夷，非嘉声也；垂之竹帛，非令名也。是以古先哲王，畏上天之明命，矜矜业业，惟恐有违。灾异既发，惧而修政，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。爰及末叶，暗君荒主，不崇先王之令轨，不纳正士之直言，以遂其情志，恬忽变戒，未有不至于颠覆者也。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，而筑阿房之宫；不忧萧墙之变，而修长城之役。当其君臣为此计也，亦欲立万世之业，使子孙长有天下，岂意一朝匹夫大呼，而天下倾覆哉？故臣以为，使先代之君，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，则弗为之矣。是以亡国之自主谓不亡，然后至于亡；贤圣之君自谓将亡，然后至于不亡。昔汉文帝称为贤主，躬行约俭，惠下养民，而贾谊方之，以为天下倒县，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叹息者三。况今天下凋弊，民无儋石之储，国无终年之畜，外有强敌，六军暴边，内兴土功，州郡骚动，若有寇警，则臣惧板筑之士，不能投命虏庭矣。又，将吏奉禄，稍见折减，方之于昔，五分居一。夫禄赐谷帛，人主之所以惠养吏民，而为之司命者也。若今有废，是夺其命。既得之，而又失之，此生怨之府也。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，非三司九列，则台阁近臣，皆腹心造膝，宜在无讳。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，从命奔走，唯恐不胜，是则具臣，非鲠辅也。昔

李斯教秦二世曰：‘为人主而不恣睢，命之曰天下桎梏。’二世用之，秦国以覆，斯亦灭族。是以史迁议其不正谏，而为世诫。”

书奏，帝览焉，谓中书监、令曰：“观隆此奏，使朕惧哉！”隆疾笃，口占上疏曰：“臣常疾世主，莫不思绍尧、舜、汤、武之治，而蹈踵桀、纣、幽、厉之迹；莫不嗤笑季世惑乱亡国之主，而不登践虞、夏、殷、周之轨。悲夫！寻观三代之有天下，圣贤相承，历载数百，尺土莫非其有，一民莫非其臣。癸、辛之徒，恃其旅力，知足以拒谏，才足以饰非，谄谀是尚，台观是崇，淫乐是好，倡优是悦，上天不弔，眷然回顾，宗国为墟。天子之尊，汤、武有之，岂伊异人，皆明王之胄也。且当六国之时，天下殷炽，秦既兼之，不修圣道，乃构阿房之宫，筑长城之守，矜夸中国，威服百蛮，天下震竦，道路以目，自谓本枝百世，永垂洪晖，岂悟二世而灭，社稷崩圯哉？臣观黄初之际，异类之鸟，育长燕巢，口爪胸赤，此魏室之大异也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，可选诸王，使君国典兵，往往棋峙，镇抚皇畿，翼亮帝室。昔周之东迁，晋、郑是依，汉、吕之乱，实赖朱虚，盖前代之明鉴也。夫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民咏德政，则延期过历；下有怨叹，则掇录授能。由此观之，则天下之天下也，非独陛下之天下也。臣百疾所钟，气力稍微，辄自舆出还舍，若遂沉沦，魂而有知，结草以报。”

田豫字国让，渔阳人也。为护乌丸校尉。魏略曰：“鲜卑、素利等，数来客见，多以牛马遗豫，豫转送官。胡乃密怀金三十斤，谓豫曰：‘我见公贫，故前后遗公牛马，公辄送官，今密以此上公，可以为家资。’豫张袖受之，答其厚意。胡去之后，皆悉付外。于是诏褒之曰：‘昔魏绛开怀以纳戎，今卿举袖以受狄金，朕甚嘉焉。’乃赐青缣五百匹也。”

徐邈字景山，燕国人也。为凉州刺史。西域流通，荒戎入贡，皆邈勋也。赏赐皆散与将士，无入家者，妻子衣食不充。天子闻而嘉之，随时供给其家。弹邪绳枉，州界肃清。嘉平六年，朝廷追思清节之士，诏曰：“夫显贤表德，圣王所重；举善而教，仲尼所美。故司空徐邈、征东将军胡质、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，历事四世，出统戎马，入赞庶政，忠清在公，忧国忘私，不营产业，身没之后，家无余财，朕甚嘉之。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，钱三十万，布告天下。”

王昶字文舒，太原人也。迁衮州刺史。为兄子及子作名字，皆依谦实，以见其意。故兄子默字处静，沈字处道；其子浑字玄冲，深字道冲。遂书戒之曰：“夫人之子之道，莫大于宝身全行，以显父母。此三者，人知其善，而或危身破家，陷于灭亡之祸者，何也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。夫孝敬仁义，百行之首，而立身之本也。孝敬则宗族安之，仁义则乡党重之，此行成于内，名著于外者矣。若不笃于至行，而背本逐末，以陷浮华焉，以成朋党焉。浮华则有虚伪之累，朋党则有彼此之患。此二者之戒，昭然著明，而循覆车滋众，逐末弥甚，皆由惑当时之誉，昧目前之利故也。夫富贵声名，人情所乐，而君子或得而不处，何也？恶不由其道耳。患人知进而不知退，知欲而不知足，故有困辱之累，悔吝之咎。语曰：‘不知足则失所欲。’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览往事之成败，察将来之吉凶，未有干名要利，欲而不厌，而能保世持家、永全福祿者也。欲使汝曹立身行己，遵儒者之教，履道家之言，故以玄默冲虚为名，欲使汝曹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越也。古者盘杆有铭，几杖有诫，俯仰察焉，用无过行，况在己名，可不戒之哉！夫物速成则灭亡，晚就则善终。朝华之草，夕而零落；松柏之茂，隆寒不衰。是以大雅君子，恶速成，戒鬻党也。若范匄对秦客，至武子击之，折其委筭，恶其掩人也。夫人有善鲜不自伐，有能者寡不自矜。伐则掩人，矜则陵人。掩人者人亦掩之，陵人者人亦陵之。故三郤为戮于晋，王叔负罪于周，不唯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？故君

子不自称，非以让人，恶其盖人也。夫能屈以为伸，让以为得，弱以为强，鲜不遂矣。夫毁誉，爱恶之原，而祸福之机也，是以圣人慎之。孔子曰：‘吾之于人，谁毁谁誉，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。’以圣人之德，犹尚如此，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？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，言：‘闻人之恶，当如闻父母之名。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道也。’斯戒至矣。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之于身。若己有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当矣。若己无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妄矣。当则无怨于彼，妄则无害于身，又何反报焉？且闻人毁己而忿者，恶丑声之加人也，人报者滋甚，不如默而自修也。谚曰：‘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修。’斯言信矣。若与是非之士，凶险之人，近犹不可，况与对校乎？其害深矣。可不慎与！吾与时人从事，虽出处不同，然各有所取。颍川郭伯益，好尚通达，敏而有知。其为人弘旷不足，轻贵有余。得其人，重之如山；不得其人，急之如草。吾以所知，亲之昵之，不愿儿子为之。北海徐伟长，不治名高，不求苟得，澹然自守，唯道是务。其有所是非，则托古人以见其意，当时无所褒贬。吾敬之重之，愿儿子师之。乐安任昭先，淳粹履道，内敏外恕，处不避洿，怯而义勇。吾友之善之，愿儿子遵之。若引而申之，触类而长之，汝其庶几举一隅耳。及其用财先九族，其施舍务周急，其出入存故老，其议论贵无贬，其进仕尚忠节，其取人务道实，其处世戒骄淫，其贫贱慎无戚，其进退念合宜，其行事加九思，如此而已。吾复何忧哉？”

钟会字士季，颍川人也。司马文王欲图蜀，以会为镇西将军，从骆谷入。姜维等悉降会。诏以会为司徒。会内有异志，因邓艾承制专事，密白艾有反状，世语曰：“会善效人书，于剑阁要艾章表白事，皆易其言，令辞指悖傲，多自矜伐也。”于是槛车征艾。艾既禽，而会独统大众，威震西土。自谓功名盖世，不可复为人下，遂谋反。诸军兵杀会。汉晋春秋曰：“文王闻钟会功曹向雄之收葬会也，召而责之曰：‘往王经之死，卿哭于东市而我不问也；今钟会躬为叛逆而又辄收葬，若复相容，其如王法何！’雄曰：‘昔先王掩骸埋鬻，仁流朽骨，当时岂先卜其功

罪而后收葬哉？今王诛既加，于法已备，雄感义收葬，教亦无阙。法立于上，教弘于下，以此训物，雄曰可矣！何必使雄背死违生，以立于时。殿下讎对枯骨，捐之中野，百岁之后，为臧获所笑，岂仁贤所掩哉？’王悦之，与宴谈而遣之。习凿齿曰：‘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。哭王经而哀感市人，葬钟会而义动明主，彼皆忠烈奋劲，知死而往，非存生也。’寻其奉死之心，可以见事生之情；览其忠贞之节，足以愧背义之士矣。王加礼而遣，可谓明达矣。”

卷二十七

蜀志

刘璋字季玉，江夏人也。为益州刺史。闻曹公征荆州，遣别驾张松诣曹公。曹公时已定荆州，走先主，不复存录松，松劝璋自绝。汉晋春秋曰：“张松见曹公，曹公方自矜伐，不存录松。松归，乃劝璋自绝。习凿齿曰：‘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，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，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，岂不惜乎！是以君子劳谦日昃，虑以下人，功高而居之以让，势尊而守之以卑。情近于物，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；德洽群生，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。夫然，故能有其富贵，保其功业，隆显当时，传福百世，何骄矜之有哉！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。’”

先主姓刘，讳备，字玄德，涿郡人也。少语言，善下人，喜怒不形于色。为豫州牧。叛曹公，刘表郊迎，以上宾礼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。曹公南征表，会表卒，子琮请降。先主遂将其众去。与曹公战于赤壁，大破之。益州牧刘璋降。先主领益州牧，诸葛亮为股肱，法正为谋主，关羽、张飞、马超为爪牙，许靖、糜竺、简雍为宾友。及董和、黄权、李严等，本璋之所授用也；吴壹、费观等，又璋之婚亲也；刘巴者，宿昔之所忌恨也，皆处之显任，尽其器能。有志之士，无不竞劝。魏文帝称尊号，传闻汉帝见害，先主乃发丧制服，即皇帝位于成都。章武三

年，病笃，托孤于丞相亮，殁于永安宫。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：“朕疾殆不自济。人年五十不称夭，年已六十有余，何所复恨，不复自伤也，更以卿兄弟为念，勉之！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能服于人。汝父薄德，勿效之。吾终亡之后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。”

评曰：先主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焉。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，而心神无二，诚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也。

诸葛亮字孔明，琅邪人也。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，时人莫之许也。唯博陵崔州平、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，谓为信然。时先主屯新野。徐庶见先主，先主器之，谓先主曰：“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”先主遂诣亮，凡三，于是与亮情好日密。关羽、张飞等不悦，先主解之曰：“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，愿诸君勿复言。”羽、飞乃止。成都平，以亮为军师将军。先主外出，亮常镇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先主即帝位，策亮为丞相，录尚书事。先主病笃，召亮，属以后事，谓亮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亮涕泣曰：“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！”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：“汝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。”

建兴十二年，亮悉大众由斜谷出，以流马运，据武功五丈原，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。分兵屯田，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而百姓安堵，军无私焉。相持百余日，亮病，卒于军。初，亮自表后主曰：“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无别调度随身，衣食悉仰于官。若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”及卒，如其所言。汉晋春秋曰：“樊建为给事中，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，建对曰：‘闻恶必改，而

不矜过；赏罚之信，足感神明。’帝曰：‘善哉！使我得此人以自补，岂有今日之劳乎！’建稽首曰：‘臣窃闻天下之论，皆谓邓艾见枉，陛下知而不理，此岂冯唐所谓“虽得颺、牧而不能用”者乎！’帝笑曰：‘吾乃欲明之，卿言起我意。’于是发诏理艾焉。”

评曰：诸葛亮之为相国也，抚百姓，示义轨，约官职，从权制，开诚心，布公道。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，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，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，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。善无微而不赏，恶无纤而不贬。庶事精练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责实，虚伪不齿。终于邦域之内，咸畏而爱之，刑政虽峻而无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。可谓识治之良才，管、萧之亚匹矣。

关羽字云长，河东人也。先主合徒众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。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。而稠人广坐，侍立终日，随先主周旋，不避艰险。先主使羽守下邳，曹公东征，擒羽以归，拜为偏将军，礼之甚厚。袁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，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。羽望见良麾盖，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，斩其首还，绍诸将莫能当者，遂解白马围。曹公表封羽为汉寿亭侯。初，曹公壮羽为人，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，谓张辽曰：“卿试以情问之。”既而辽以问羽，羽叹曰：“吾极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终不留，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，而后乃归。”辽以羽言报曹公，曹公义之。及羽杀颜良，曹公知其必去也，重加赏赐。羽尽封所赐，而奔先主。左右欲追之，曹公曰：“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之。”

张飞字益德，涿郡人也。先主攻刘璋，飞分定郡县。至江州，破璋将严颜，生获颜。飞呵颜曰：“大军至，何以不降而敢拒战？”颜答曰：“卿等无状，侵夺我州，我州但有断头将军，无有降将军也。”飞怒，令左右牵去斫头，

颜颜色不变，曰：“斫头便斫头，何为怒耶！”飞壮而释之，引为宾客。章武元年，迁车骑将军。飞雄壮威猛，亚于关羽。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、飞万人之敌也。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，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先主常戒之曰：“卿刑杀既过差，又日鞭撻健儿而令在左右，此取祸之道也。”飞犹不悛。先主伐吴，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。临发，其帐下将张达、范强杀飞。

庞统字士元，襄阳人也。郡命为功曹。性好人伦，勤于长养。每所称述，多过其才，时人怪问之，统答曰：“当今天下大乱，雅道陵迟，善人少而恶人多。方欲兴风俗，长道业，不美其谈，即声名不足慕企，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。今拔十失五，犹得其半，而可以崇迈世教，使有志者自厉，不亦可乎？”守耒阻令，在县不治，免官。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：“庞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处治中、别驾之任，始当展其骥足耳。”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。先主见，与善谈，大器之，以为治中从事，亲待亚诸葛亮。为流矢所中，卒。先主痛惜，言则流涕。

简雍字宪和，涿郡人也。为昭德将军。时天旱禁酒，酿者有刑。吏于人家索得酿具，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。雍从先主游观，见一男子行道，谓先主曰：“彼人欲行淫，何以不缚？”先主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雍对曰：“彼有淫具，与欲酿者同。”先主大笑，而原欲酿者。

董和字幼室，南郡人也。先主定蜀，与诸葛亮并署大司马府事，献可替否，共为欢交。死之日，家无儋石之贮。亮后为丞相，教与群下曰：“夫参署者，集众思，广忠益也。若远小嫌，难相违覆，旷阙损矣。违覆而得中，犹弃弊蹊而获珠玉也。然人心苦不能尽，唯徐元直处兹不惑，又董幼室参署七年，事有不至，至于十反，来相启告。苟能慕元直之十一，幼室之殷勤，有忠于国，则亮可少过矣。”又曰：“昔初交州平，屡闻得失；后交元直，勤

见启诲。前参事于幼室，每言则尽；后从事于伟度，数有谏止。虽姿性鄙暗，不能悉纳，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，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。”其追思和如此。伟度者，姓胡，名济，义阳人也。为亮主簿，有忠贞之效，故见褒述。

董允字休昭，和子也。迁为侍中，甚尽匡救之理，后主严惮之。后主渐长大，爱宦人黄皓，皓便辟侮谄，欲自容入。允常上则正色匡主，下则数责于皓。皓畏允，不敢为非。终允之世，皓位不过黄门丞。陈祗代允为侍中，与皓互相表里，皓始预政事。祗死后，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、奉车都尉，操弄威柄，终至覆国。蜀人无不追思允。

张裔字君嗣，蜀郡人也。丞相亮以为府长史。常称曰：“公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可以无功取，刑不可以势贵免，此贤愚之所以企忘其身者也。”

黄权字公衡，巴西人也。州牧刘璋召为主簿。时别驾张松建议，宜迎先主，使伐张鲁。权谏曰：“左将军有骁名，今请到，欲以部曲遇之，则不满其心；欲以宾客礼待之，则一国不容二君。若客有泰山之安，则主有累卵之危矣。”璋不听，出权为广汉长。先主遂袭取益州，诸县望风影附，权闭城门坚守，须刘璋稽服，乃诣先主。先主假权偏将军。先主将东伐吴，权谏曰：“吴人捍战，又水军顺流，进易退难，臣请为先驱以尝寇，陛下宜为后镇。”先主不从，以权为镇北将军，督江北军。南军败绩，先主引退，而道隔绝，权不得还，故率将所领降于魏。有司执法，白收权妻子。先主曰：“孤负黄权，权不负孤也。”待之如初。臣松之以为汉武用虚罔之言，灭李陵之家；刘主拒宪司所执，宥黄权之室，二主得失，县邈远矣。魏文帝谓权曰：“君舍逆效顺，欲追踪陈、韩邪？”权对曰：“臣过受刘主殊遇，降吴不可，还蜀无路，是以归命。且败军之将，免死为幸，何古人之可慕也！”文帝善之，拜为镇南将军，封宜阳侯，加侍中，使之陪乘。蜀降人或云诛权妻子，权知其虚言，未便发丧，后得审问，果如所言。及先

主薨，问至魏，群臣咸贺，而权独否。

蔣琬字公琰，零陵人也。随先主入蜀，除广都长。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，众事不理，时又沉醉，先主大怒，将加罪戮。诸葛亮请曰：“蔣琬，社稷之器，非百里之才。其为政以安民为本，不以修饰为先。愿公重加察之。”先主雅敬亮，但免官而已。亮每言：“公琰托志忠雅，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。”密表后主：“臣若不幸，后事宜以付琬。”亮卒，琬为尚书令，迁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时新丧元帅，远近危竦。琬出类拔萃，处群僚之右，既无戚容，又无喜色，神守举止，有如平日，由是众望渐服。加大司马。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，琬与言论，时不应答。或欲构戏于琬曰：“公与戏语而不见应，戏之慢上，不亦甚乎！”琬曰：“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面从后言，古人之所诫也。戏欲赞吾是邪，则非其本心；欲反吾言，则显吾之非，是以默然，是戏之快也。”又督农杨敏曾毁琬曰：“作事愤愤，诚非及前人。”或以白琬，主者请推治敏，琬曰：“吾实不如前人，无可推也。”主者重据听不推，则乞问其愤愤之状。琬曰：“苟其不如，则事不当理。事不当理，则愤愤矣。复何问邪？”后敏坐事系狱，众人犹惧其必死，琬心无适莫，得免重罪。

杨戏字文然，犍为人也。为射声校尉。著季汉辅臣赞。其注载：诸葛亮与张裔、蔣琬书曰：“掾属丧杨颙，为朝中多损益。”襄阳记曰：杨颙，字子昭，为丞相诸葛亮主簿。亮尝自校簿书，颙直入谏曰：“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，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。今有人于此，使奴执耕稼，婢典炊爨，鸡主司晨，犬主吠盗，牛负重载，马涉远路，私业无旷，所求皆足，雍容高枕，饮食而已。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，不复付任，劳其体力，为此碎务，形疲神困，终无一成。岂其智之不如奴、婢、鸡、狗哉？失为家主之法也。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，作而行之谓之

士大夫。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，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，云自有主者，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。今明公为治，乃躬自校簿书，流汗竟日，不亦劳乎！”亮谢之。又有“义阳傅彤，先主退军，断后拒战，兵人死尽。吴将语彤令降，彤骂曰：‘吴狗！何有汉将军降者。’遂战死。子金为关中都督，景耀六年，又临危授命。”蜀纪载，晋武帝诏曰：‘蜀将傅金，前在关城，身拒官军，致死不顾。金父彤为刘备战亡。天下之善一也，岂由彼此以为异？’金息著、墓，后没入奚官，免为庶人。

吴志（上）

孙权字仲谋，吴郡人，策弟也。策薨，以事授权。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，而周瑜、程普、吕范等为将率。招延俊秀，聘求名士，鲁肃、诸葛瑾等始为宾客。分部诸将，镇抚山越，讨不从命。赤乌元年，初，权信任校事吕壹，壹性苛惨，用法深刻。太子登数谏，权不纳，大臣由是莫敢言。后壹奸罪发露伏诛，权引咎责躬，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将，因问时事所当损益。

孙休字子烈，权第六子也。弟亮废，孙琳使迎休。改元永安。以丞相濮阳兴及左将军张布有旧恩，委之以事，布典宫省，兴关军国。休锐意于典籍，欲与韦曜、盛冲讲论道艺。曜、冲素皆切直，布恐入侍，发其阴失，令己不得专，因妄饰说以拒遏之。休答曰：“孤之涉学，所见不少，其明君暗主，奸臣贼子，成败之事，无不览也。今曜等入，但欲与讲论书耳，不为从曜等始更受学也。纵复如此，亦何所损？君特当以曜等恐道臣下奸变之事，以此不欲令入耳。”布得诏陈谢，重自序述，又言惧妨政事。休答曰：“书籍之事，患人不好，好之无伤也。此无所为非，

而君以为不宜，是以孤有所及耳。政务学业，其流各异，不相妨也。不图君今日在事，更行此于孤也，良所不取。”布拜表叩头，休答曰：“聊相开悟耳，何至叩头乎！如君之忠诚，远近所知。诗云：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’终之实难，君其终之。”初，休为王时，布为左右将督，素见信爱。及至践祚，厚加宠待，专擅国势，多行无礼。自嫌瑕短，惧曜、冲言之，故尤患忌。休虽解此旨，心不能悦，更恐其疑惧，竟如布意，废其讲业，不复使冲等入。

孙皓字元宗，权孙也。休薨，迎立皓。江表传曰：“皓初立，发忧诏，恤士民，开仓廩，振贫乏，科出宫女以配无妻，禽兽扰于苑者放之。当时翕然称为明主矣。”皓既得志，粗暴骄盈，多忌讳，好酒色，大小失望。凤皇二年，皓爱妾或使人至市，劫夺百姓财物。司市中郎将陈声，素皓幸臣也，绳之以法。妾诉皓，皓大怒，假他事，烧锯断声头，投其身于四望之下。天玺元年，会稽太守车浚、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，就在所斩之，徇首诸郡。江表传曰：浚在公清忠，值郡荒旱，民无资粮，表求振贷。皓谓浚欲树私恩，遣人梟首。又尚书熊睦见皓酷虐，微有所谏，皓使人以刀环撞杀之，身无完肌。天纪三年，晋命杜预向江陵，王濬、唐彬浮江东下。初，皓每宴会群臣，无不咸令沉醉。置黄门郎十人，特不与酒，侍立终日，为司过之吏，宴罢之后，各奏其阙失，逆视之咎，谬言之愆，罔有不举。大者即加威刑，小者辄以为罪。后宫数千，而采择无己。又激水入宫，宫人有不合意者，辄杀流之。或剥人之面，或凿人之眼。岑昏险谀贵幸，致位九列。好兴功役，众所患苦。是以上下离心，莫为尽力，盖积恶已极，不复堪命故也。四年，濬、彬所至，则土崩瓦解。皓奉书于濬。濬受皓之降。

张昭字子布，彭城人也。孙策创业，命昭为长史，升堂拜母，如比肩之旧，文武之事，一以委昭。每得北方士

大夫书疏，专归美于昭，昭欲嘿而不宣，则惧有私，宣之则恐非宜也，进退不安。策闻之，叹笑曰：“昔管子相齐，一则仲父，二则仲父，而桓公为霸者宗。今子布贤，我能用之，其功名独不在我乎！”策临亡，以弟权托昭，昭率群僚立而辅之。权每田猎，常骑马射虎，虎常突前攀持马鞍。昭变色而前曰：“将军何有当尔？夫为人君者，谓能驾御英雄，驱使群贤，岂谓驰逐于原野，校勇猛兽者乎？如有一旦之患，奈天下笑何？”权谢昭曰：“年少虑事不远。”权于武昌临钓台，饮酒大醉。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：“今日酣饮，惟醉堕台中，乃当止耳。”昭正色不言，出外车中坐。权遣人呼昭还，谓曰：“为共作乐耳，公何为怒乎？”昭曰：“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，当时亦以为乐，不以为恶也。”权嘿然有惭色，遂罢酒。每朝见言论，辞气壮厉，义形于色。曾以直言逆旨，中不进见，后遣中使劳问，因请见昭。昭曰：“昔太后、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，而以陛下属老臣，是以思尽臣节，以报厚恩，使泯没之后，有可称述，而意虑浅短，违逆盛旨，自分幽沦，长弃沟壑，不图复蒙引见，得奉帷幄。然臣愚所以事国，志在忠益毕命而已。若乃变心易虑，以偷荣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。”权辞谢焉。权以公孙渊称藩，遣张弥、许晏至辽东，拜渊为燕王。昭谏曰：“渊背魏惧讨，远来求援，非本志也。若渊改图，欲自明于魏，两使不反，不亦取笑于天下乎？”权与相反覆，昭意弥切。权不能堪，案刀而怒曰：“吴国士人，入宫则拜孤，出宫则拜君，孤之敬君，亦为至矣，而数于众中折孤，孤尝恐失计。”昭孰视权曰：“臣虽知言不用，而每竭愚忠者，诚以太后临崩，呼老臣于床下，遗诏顾命之言故耳。”因涕泣横流。权掷刀致地，与昭对泣。昭容貌矜严，有威风，权常曰：“孤与张公言，不敢妄也。”举邦惮之。

顾谭字子嘿，吴郡人也。祖父雍卒，代雍平尚书事。是时鲁王霸有盛宠，与太子和齐衡。谭上疏曰：“臣闻有国有家者，必明嫡庶之端，异尊卑之礼，高下有差，阶级逾邈。如此则骨肉之恩生，覬觐之望绝。昔贾谊陈治安之

计，论诸侯之势，以为势重，虽亲必有逆节之累；势轻，虽疏必有保全之祚。故淮南亲弟，不终飨国，失之于势重也；吴芮疏臣，传祚长沙，得之于势轻也。今臣所陈，非有偏，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。”由是霸与譚有隙。

步骘字子山，临淮人也。拜骠骑将军，都督西陵。中书吕壹典校文书，多所纠举。骘上疏曰：“伏闻诸典校，撻挾细微，吹毛求瑕，重案深诬，趣陷人以成威福。无罪无辜，横受大刑，是以吏民跼天蹐地，谁不战栗？昔之狱官，唯贤是任，故民无冤枉，升泰之祚，实由此兴。今之小臣，动与古异，狱以贿成，轻忽人命，归咎于上，为国速怨，甚可仇疾。明德慎罚，哲人惟刑，书传所美。自今蔽狱，都下则宜咨顾雍，武昌则陆逊、潘濬，平心专意，务在得情。骘党神明，受罪何恨？此三臣者，思虑不至则已，岂敢专擅威福，欺其所天乎？”权亦觉寤，遂诛吕壹。

张紘字子纲，广陵人也。权以为长史。病卒，临困留笈曰：“自古有国有家者，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，至于其治，多不馨香。非无忠臣贤佐，暗于治体也，由主不胜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惮难而趣易，好同而恶异，与治道相反。传曰：‘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。’言善之难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据自然之势，操八柄之威，甘易同之欢，无假取于人。而忠臣挟难进之术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也，不亦宜乎！虽则有衅，巧辩缘间，眩于小忠，恋于恩爱，贤愚杂错，长幼失叙，其所由来，情乱之也。故明君悟之，求贤如饥渴，受谏而不厌，抑情损欲，以义割恩，上无偏谬之授，下无希冀之望。宜加三思，含垢藏疾，以成仁覆之大。”权省书流涕。

吕蒙字子明，汝南人也。拜虎威将军。关羽讨樊，权遣蒙到南郡，糜芳降。蒙入据城，尽得羽及将士家属，蒙皆抚慰过于平时，故羽吏士无斗心，皆委羽降。荆州遂定，以蒙为南郡守。蒙疾发，权时在公安，迎置内殿，所以

治护者万方，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，赐千金。时有减加，权为之惨戚，欲数见其颜色，又恐其劳动，常穿壁瞻之，见其小能下食则喜，顾左右言笑，不然则咄咄，夜不能寐。病中瘳，为下赦令，令群臣毕贺。后更增笃，权自临视。卒，权哀痛甚。

吕范字子衡，汝南人也。迁前将军。初，策使范典主财计，权时年少，私从有求，范必关白，不敢专许，当时以此见望。权守阻羨长，有所私用，策或料覆，功曹周谷辄为传著簿书，使无谴问。权临时悦之，及后统事，以范忠诚，厚见信任；以谷能欺更簿书，不用也。

虞翻字仲翔，会稽人也。孙策命为功曹，待以交友之礼。孙权以为骑都尉。数犯颜谏争，权不能悦。又性不协俗，多见谤毁。权既为吴王，欢宴之末，自起行酒，翻伏地阳醉，不持。权去，翻起坐。权于是大怒，手剑欲击之，侍坐者莫不遑遽，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：“大王以三爵之后，手杀善士，虽翻有罪，天下孰知之？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，故海内望风，今一朝弃之，可乎？”权曰：“曹孟德杀孔文举，孤于虞翻何有哉？”基曰：“孟德轻害士人，天下非之。今大王躬行德义，欲与尧、舜比隆，何得自喻于彼乎？”翻由是得免。权因敕左右，自今酒后言杀，皆不得杀。翻性疏直，数有酒失，权积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

张温字蕙恕，吴人也。容貌奇伟。权延见，文辞占对，观者倾竦，权改容加礼。拜议郎、选曹尚书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。还，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，又嫌其声名太盛，众庶炫惑，恐终不为己用，思有以中伤之，会暨艳事起，遂因此发举。艳字子休，亦吴郡人也，温引致之，以为选曹郎，至尚书。艳性狷厉，好为清议，见时郎署混浊，多非其人，欲令臧否区别，贤愚异贯。弹射百僚，核选三署，率皆贬高就下，其居位贪鄙、志节污卑者，皆以为军

吏，置营府以处之。而怨愤之声积，浸润之潜行矣，竟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憎爱，不由公理。艳、彪皆坐自杀。温宿与艳、彪同意，数交书疏，闻问往还，即罪温。权幽之有司，斥还本郡。骆统表理温曰：“伏惟陛下，天生明德，神启圣心，招髦秀于四海，置俊乂于宫朝。多士既受普笃之恩，张温又蒙最隆之施。而温自招罪戾，孤负荣遇，念其如此，诚可悲疚。然臣周旋之间，为国观听，深知其状，故密陈其理。温实心无他情，事无逆迹，但年纪尚少，镇重尚浅，而戴赫烈之宠，体卓伟之才，亢臧否之谈，效褒贬之议。于是务势者妒其宠，争名者嫉其才，玄嘿者非其谈，瑕衅者讳其议，此臣下所当详辩，明朝所当究察也。在昔，贾谊至忠之臣也，汉文大明之君也，然而逢、灌一言，贾谊远退。何者？疾之者深，谮之者巧也。然而误闻于天下，失彰于后世。故孔子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’温虽智非从横，武非虓虎，然其弘雅之素，英秀之德，文章之采，论议之辩，卓踈冠群，炜晔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。故论温才即可惜，言罪则可恕。若忍威烈以赦盛德，宥贤才以敦大业，固明朝之休光，四方之丽观也。君臣之义，义之最重；朋友之交，交之最轻者。国家不嫌与艳为最重之义，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。时世宠之于上，温窃亲之于下也。臣窃念人君虽有圣哲之姿，非常之智，然以一人之身，御兆民之众，从增宫之内，瞰四国之外，照群下之情，求万机之理，犹未易周也，固当听察群下之言，以广聪明之烈。今者人非温既殷勤，臣是温又契阔，辞则俱巧，意则俱至，各自言欲为国，谁其言欲为私？仓卒之间，犹难即别。然以殿下之聪睿，察讲论之曲直，若潜神留思，纤粗研核，情何嫌而不宣，事何昧而不昭哉？温非亲臣也，臣非爱温者也。昔之君子，皆抑私忿，以增君明。彼独行之于前，臣耻废之于后，故遂发宿怀于今日，纳愚言于圣听，实尽心于明朝，非有念于温身也。”权终不纳。

骆统字公绪，会稽人也。权召为功曹。统志在补察，苟所闻见，夕不待旦。常劝权以尊贤接士，勤求损益，辘

赐之日，可人人别进，问其燥湿，加以密意，诱谕使言，察其志趣，令皆感恩戴义，怀欲报之心。权纳用焉。出为建忠郎将。是时征役繁数，重以疫病，民户损耗，统上疏曰：“臣闻君国者，以据疆土为强富，制威福为尊贵，曜德义为荣显，永世胤为丰祚。然财须民生，强赖民力，威恃民势，福由民殖，德俟民茂，义以民行。六者既备，然后应天受祚，保族宜邦。书曰：‘众非后无能胥以宁，后非众无以辟四方。’推是言之，则民以君安，君以民济，不易之道也。今强敌未殄，海内未义，三军有无已之役，江境有不释之备，征赋调数，由来积纪；加以殃疫死丧之灾，郡县荒虚，田畴芜旷，听闻属城，民户浸寡，又多残老，少有丁夫。思寻所由，小民无知，既有安土重迁之性，且又前后出为兵者，生则困苦，无有温饱，死则委弃，骸骨不反。是以尤用恋本畏远，同之于死。每有征发，羸谨居家重累者，先见输送；小有财货，倾居行赂，不顾穷尽；轻剽者则进入险阻，党就群恶。百姓虚竭，嗷然愁扰，愁扰则不营业，不营业则致穷困，致穷困则不乐生。故口腹急，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。夫国之有民，犹水之有舟，停则以安，扰则以危，愚而不可欺，弱而不可胜也。是以圣王重焉，祸福由之。故与人消息，观时制政。方今长吏亲民之职，惟以办具为能，取过目前之急，少复以恩惠为治，副称陛下天覆之仁，勤恤之德者也。官民政俗，日以凋弊，渐以陵迟，势不可久。夫治疾及其未笃，除患贵其未深。愿陛下少以万机余闲，留神思省，补复荒虚，深图远计。臣统之大愿，足以死而不朽矣。”权感统言，深加意焉。迁偏将军。数陈便宜，前后书数十上，所言皆善。

朱据字子范，吴郡人也。拜左将军。嘉禾中，始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后据部典应受三万缗，工王遂诈而受之，典校吕壹疑据实取，考问主者，死于杖下。据哀其无辜，以厚棺敛之。壹又表据吏为据隐，故厚其殡。权数责问据，据无以自明，藉草待罪。数月，典军吏刘助觉，言王遂所取，权大感寤，曰：“朱据见枉，况吏民乎？”乃穷治

壹罪，赏助百万。

卷二十八

吴志（下）

陆逊字伯言，吴郡人也。为镇西将军。刘备大率众来，权命逊为大都督拒之。备众奔溃。拜上大将军、右都护。逊虽身在外，乃心于国，上疏陈时事曰：“臣以为科法严峻，下犯者多。顷年以来，将吏罹罪，虽不慎可责，然天下未一，当图进取，小宜恩贷，以安下情。且世务日兴，良能为先，自不奸秽入身，难忍之过，乞复显用，展其力效，此乃圣王忘过记功，以成王业也。昔汉高舍陈平之愆，用其奇略，终建勋祚，功垂千载。夫峻法严刑，非帝王之隆业。有罚无恕，非怀远之弘规也。”

赤乌七年，为丞相。先是，二宫并阙中外职司，多遣子弟给侍。全琮报逊，逊以为子弟苟有才，不忧不用，不宜私出以要荣利，若其不佳，终为取祸。且闻二宫势敌，必有彼此，此古人之厚忌也。琮子壹，果阿附鲁王，轻为交构。逊书与琮曰：“卿不师且磬而宿留阿壹，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。”琮既不纳，更以致隙。及太子有不安之议，逊上疏陈：“太子正统，宜有磐石之固；鲁王藩臣，当使宠秩有差。彼此得所，上下获安。谨叩头流血以闻。”书三四上，及求诣都，欲口论嫡庶之分，以匡得失。既不听许，而逊外甥顾谭、顾承、姚信，并以亲附太子，枉见流徙。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，下狱死。权累遣中使责让逊，逊愤恚致卒也。

子抗，字幼苞，迁立节中郎将。权谓曰：“吾前听用谗言，与汝父大义不笃，以此负汝。前后所问，一焚灭之，莫令人见也。”孙皓即位，加镇军大将军，督信陵等军事。抗闻都下政令多阙，时何定弄权，阉官与政。抗上疏曰：“臣闻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；靖譖庸回，唐书攸戒。是雅人所以怨刺，仲尼所为叹息也。春秋已来，爰及秦、汉，倾覆之衅，未有不由斯者也。小人所见既浅，虽使竭情尽节，犹不足任，况其奸心素笃，而憎爱移易哉？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今委以聪明之任，假以专制之威，而冀雍熙之声作，肃清之化立，不可得也。方今见吏，殊才虽少，然或冠冕之胄，少渐道教，或清苦自立，资能足用，自可随才授职，抑黜群小，然后俗化可清，庶政无秽。”闻薛莹征下狱，抗上疏曰：“夫俊乂者，国家之良宝，社稷之贵资，庶政所以伦叙，四门所以穆清也。故大司农楼玄、散骑中常侍王翬、少府李勳，皆当世秀颖，一时显器。既蒙初宠，从容列位，而并旋受诛殛，或圯族替祀，或投弃荒裔。盖周礼有赦贤之辟，春秋有宥善之义。书曰：‘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而翬等罪名未定，大辟以加，心经忠义，身被极刑，岂不痛哉！且已死之刑，固无所识，至乃焚烁流漂，弃之水滨，惧非先王之正典，或甫侯之所戒也。是以百姓哀耸，士民同戚。翬、勳永已，悔亦靡及，诚望陛下赦召玄出。而顷闻薛莹卒见逮录，莹父縡，纳言先帝，傅弼文皇，及莹承基，内厉名行，今之所坐，罪在可宥。臣惧有司未详其事，如复诛戮，益失民望，乞垂天恩，原赦莹罪，哀矜庶狱，清澄刑网，则天下幸甚！”

孙登字子高，权长子也。权为吴王，立登为太子，选置师傅，铨简秀士，以为宾友。登或射猎，远避良田，不践苗稼；至所顿息，又择空闲之地，其不欲烦民如此。尝乘马出，有弹丸过，左右求之。有一人操弹佩丸，咸以为是，辞对不服，从者欲捶之。登不听，使求过丸，比之非类，乃见释。又失盛水金马盂，觉得其主，左右所为，不忍致罚，呼责数之，长遣归家，敕亲近勿言。

孙和，字子孝。立为太子。常言，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，校习射御，以周世务，而但交游博弈，以妨事业，非进取之谓。后群寮侍宴，言及博弈，以为妨事费日，而无益于用，劳精损思，而终无所成，非所以进德修业，积累功绪也。且志士爱日惜力，君子慕其大者。凡所患者，在于人情所不能绝，诚能绝无益之欲，以奉德义之途，弃不急之务，以修功业之基，其于名行，岂不善哉？夫人情犹不能无嬉娱，嬉娱之好，亦在于饮宴琴书射御之间，何必博弈以为欢？乃命侍坐者八人，各著论以矫之。于是中庶子圭曜退而论奏，和以示宾客。时蔡颖好奕，直事在署者颇效焉，故以此讽之。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。权尝寝疾，和祠祭于庙，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，邀和过所居。全公主使人规，因言太子不在庙中，专就妃家计议。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，有喜色。权由是发怒，夫人忧死，和宠稍损，惧于废黜。鲁王霸觊觎滋甚，陆逊、吾粲、顾谭等，数陈嫡庶之义，理不可夺，全寄、杨竺等为霸支党，谮诉日兴。粲遂下狱诛，谭徙交州。权沉吟者历年，殷基通语曰：“初，权既立和为太子，而封霸为鲁王，初拜犹同宫室，礼秩未分，群公之议，以为太子、国王，礼秩宜异，于是分宫别僚，而隙端开矣。自侍御宾客，造为二端，仇党疑贰。中外官僚将相大臣，举国中分。权患之，于是有改嗣之规矣。”后遂幽闭和。于是骠骑将军朱据、尚书仆射屈晃，率诸将吏泥头自缚，连日诣阙请和。权甚恶之。无难督陈正、五营督陈象上书，称引晋献公杀申生，立奚齐，晋国扰乱，又据、晃固谏不止。权大怒，族诛正、象，牵晃入殿，杖一百，吴历曰：“晃入，日谏曰：‘太子仁明，显闻四海。今三方鼎峙，实不宜摇动太子，以生众心。愿陛下少垂圣虑，老臣虽死，犹生之年。’叩头流血，辞气不挠。讳晃言，斥还田里。”竟徙和于故障，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。众咸冤之。吴书曰：“权寝疾，意颇感寤，欲征和还立之，全公主及孙峻、孙弘固争之，乃止。”封和为南阳王，遣之长沙。诸葛恪被诛，孙峻遣使者赐死。举邦伤焉。

孙霸字子威，和弟也。和为太子，霸为鲁王，宠爱崇特，与和无殊。顷之，和、霸不穆之声闻于权耳，权禁断往来。时全安、吴安、孙奇、杨竺等阴共附霸，图危太子。谮毁既行，太子以败，霸亦赐死。流竺尸于江，又诛安、安、安等，咸以党霸构和故也。

潘濬字承明，武陵人也。权称尊号，拜为少府，江表传曰：“权数射雉，濬谏权，权曰：‘相与别后，时时暂出耳，不复如往日之时。’濬曰：‘天下未定，万机务多，射雉非急，弦绝括破，皆能为害，乞特为臣故息置之。’濬出，见雉翳故在，乃手自撤坏之。权由是不复射雉。”迁太常。时校事吕壹，操弄威柄，奏按丞相顾雍、左将军朱据等，皆见禁止。濬求朝，欲尽辞极谏。至，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，濬乃大请百寮，欲因会手刃杀壹，以一身当之，为国除患。壹密闻知，称疾不行。濬每进见，无不陈壹之奸险也。由此壹宠渐衰，后遂诛戮。权引咎责躬也。

陆凯字敬风，吴郡人也。孙皓立为左丞相。时徙都武昌，杨土百姓溯流供给，以为患苦。又政事多谬，黎元穷匮。凯上疏曰：“臣闻有道之君，以乐乐民；无道之君，以乐乐身。乐民者，其乐弥长；乐身者，不久而亡。夫民者，国之根也，诚宜重其食，爱其命。民安则君安，民乐则君乐。自顷年以来，君威伤于桀、纣，君明暗于奸雄，君惠闭于群孽。无灾而民命尽，无为而国财空，辜无罪，赏无功，使君有谬误之愆，天为作妖。而诸公卿媚上以求爱，困民以求饶，导君于不义，败政于淫俗，臣窃为痛心。今邻国交好，四边无事，当务息役养士，实其府库，以待天时。而更倾动天心，搔扰万姓，使民不安，大小呼嗟，此实非保国养民之术也。

“昔秦所以亡天下者，但坐赏轻而罚重，刑政错乱，民力尽于奢侈，目眩于美色，志浊于财宝，邪臣在位，贤

哲隐藏，百姓业业，天下苦之，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忧。汉所以强者，躬行诚信，听谏纳贤，惠及负薪，躬请岩穴，广采博察，以成其谋。此往事之明证也。近者汉衰，三家鼎立，曹失纲纪，晋有其政。又益州危险，兵多精强，闭门固守，可保万世，而刘氏与夺乖错，赏罚失所，君恣意于奢侈，民力竭于不急，是以为晋所伐，君臣见虜。此目前之明验也。

“臣暗于大理，文不及义，智慧浅劣，无复冀望，窃为陛下惜天下耳。臣谨奏耳目所闻见，百姓所为烦苛，刑政所为错乱，愿陛下息大功，损百役，务宽荡，忽苛政。

“又武昌土地，实危险而瘠确，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。且童谣言：‘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；宁还建业死，不止武昌居。’臣闻童谣之言，生于天心，乃以安居而比死，足明天意，知民所苦也。臣闻：‘国无三年之储，谓之非国。’而今无一年之畜，此臣下之责也。而诸公卿位处人上，禄延子孙，曾无致命之节，匡救之术，苟进小利于君，以求容媚，荼毒百姓，不为君计也。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，耕种既空废，所在无复输入，而分一家，父子异役，廩食日张，畜积日耗，民力困穷，鬻卖儿子，调赋相仍，日以疲极。加有监官，务行威势，所在搔扰，更为烦苛。民苦二端，财力再耗，此为无益而有损也。愿陛下下一息此辈，以镇抚百姓之心。此犹鱼鳖得免毒螫之渊，鸟兽得离罗网之纲，四方之民襁负而至矣。如此，民可得保，先王之国存焉。

“臣闻明王圣主取士以贤，非求颜色而取好服、捷口、容悦者也。臣伏见当今内宠之臣，位非其人，任非其量，不能辅国匡时，群党相扶，害忠隐贤。愿陛下简文武之臣，各尽其忠，拾遗万一，则康哉之歌作，刑错之理清。愿陛下留神，思臣愚言。”

时殿上列将何定佞巧便僻，贵幸任事，凯面责定曰：“卿见前后事主不忠，倾乱国政，宁有得以寿终者？何以专心奸邪，秽尘天听？宜自改厉。不然，方见卿有不测之祸矣。”定大恨凯，思中伤之，凯终不以为意，乃心公家，义形于色。疾病，皓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，凯陈：“何定不可任用，宜授外任，不宜干与事。姚信、楼玄、贺邵、张悌、郭滹、薛莹，或清白忠勤，或姿才卓茂，皆社稷之桢干，国家之良辅，愿陛下重留神思，访以时务。”皓遣亲近赵钦，口诏报凯曰：“孤动遵先帝，有何不平？君所谏非也。又建业宫不利，故避之，而宫室衰耗，何以不可徙乎？”

凯上疏曰：“臣窃见陛下执政事以来，阴阳不调，五星失晷，职司不忠，奸党相扶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。夫王者之兴，受之于天，修之由德，岂在宫乎？而陛下不咨之公辅，便盛意驱驰，六军流离，就令陛下身得安，百姓愁劳，何以用治？此不遵先帝一也。臣闻有国以贤为本，夏杀龙逢，殷获伊挚，斯前世之明效，今日之师表也。中常侍王嵩，黄中通理，处朝忠谏，斯社稷之重镇，大吴之龙逢也。而陛下忿其苦辞，恶其直对，梟之殿堂，尸骸暴弃。邦内伤心，有识悲悼，咸以吴国夫差复存。先帝亲贤，陛下反之，是不遵先帝二也。臣闻宰相，国之柱也，不可不强，是故汉有萧、曹之佐，先帝有颉、步之相。而万彘琐才凡庸之质，昔从家隶，超步紫闼，于器已丰，于器已溢，而陛下爱其细介，不访大趣，荣以尊辅，越尚旧臣，贤良愤惋，智士赫咤，是不遵先帝三也。先帝爱民过于婴孩，民无妻者以妾妻之，见单衣者以帛给之，枯骨不收而取埋之。而陛下反之，是不遵先帝四也。昔桀、纣灭由妖妇，幽、厉乱在嬖妾。先帝鉴之，以为身戒，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，后房无旷积之女。今中宫万数，不备嫔嫱，外多嫫媿，女吟于中，是不遵先帝五也。先帝忧劳万机，犹惧有失。陛下临祚以来，游戏后宫，眩惑妇女，乃令庶事多旷，下吏容奸欺，是不遵先帝六也。先帝笃尚朴素，服不纯丽，宫无高台，物无雕饰。而陛下征调

州郡，竭民财力，土被玄黄，宫有朱紫，是不遵先帝七也。先帝外杖顾、陆、朱、张，内近胡综、薛莹，是以庶绩雍熙，邦内清肃。今者外非其任，内非其人，陈声、曹辅，斗筲小吏，先帝之所弃，而陛下幸之，是不遵先帝八也。先帝每宴见群臣，抑损醇醲，臣下终日无失慢之尤。而陛下拘以视瞻之敬，惧以不尽之酒，无异啻辛长夜之饮，是不遵先帝九也。昔汉之桓、灵，亲近宦竖，大失民心。今高通、羊度，黄门小人，而陛下赏以重爵，权以战兵。若江渚有难，则度等之武不能御侮明矣，是不遵先帝十也。今宫女旷积，而黄门复走州郡，条牒民女，有钱则舍，无钱则取，怨呼道路，母子死诀，是不遵先帝十一也。先帝在时，亦养诸王太子，若取乳母，其夫复役，赐与钱财，时遣归来，视其弱息。今则不然，夫妇生离，夫故作役，儿从后死，家为空户，是不遵先帝十二也。先帝叹曰：‘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衣其次也，三者，孤存之于心。’今则不然，农桑并废，是不遵先帝十三也。先帝简士，不拘贵贱，任之乡闾，效之于事，举者不虚，受者不妄。今则不然，浮华者登，朋党者进，是不遵先帝十四也。先帝战士，不给他役，江渚有事，责其死效。今之战士，供给众役，廩赐不贍，是不遵先帝十五也。夫赏以劝功，罚以禁邪，赏罚不中，则士民散失。今江边将士，死不见哀，劳不见赏，是不遵先帝十六也。今在所监司，已为烦猥，兼有内使，扰乱其中，一民十吏，何以堪命？是不遵先帝十七也。夫校事，吏民之仇。先帝末年，虽有吕壹、钱钦等，皆诛夷以谢百姓。今复张立校曹，纵吏言事，是不遵先帝十八也。先帝时，居官者咸久于其位，然后考绩黜陟。今州郡职司，或莅政无几，便征召迁转，纷纭道路，伤财害民，于是为甚，是不遵先帝十九也。先帝每察竟解之奏，常留心推接，是以狱无冤囚，死者吞声。今则违之，是不遵先帝二十也。若臣言可录，藏之盟府。如其虚妄，治臣之罪。愿陛下留意。”

江表传曰：“皓所行弥暴，凯知其将亡，上表曰：‘臣闻恶不可积，过不可长。是以古人惧不闻非，立敢谏之

鼓。武公九十，思闻警诫。臣察陛下，无思警诫之义，而有积恶之渐，臣深忧之，故略陈其要。陛下宜克己复礼，述履前德，不可捐弃臣言，而放奢意。意日奢，情日至；吏日欺，民日离。则上不信下，下当疑上，骨肉相刻，公子将奔。臣虽愚，暗于天命，以心审之，败不过二十稔也。臣常忿亡国之人夏桀、殷纣，亦不可使后人复忿陛下也。臣受国恩，奉朝三世，复以余年，值遇陛下，不能循俗，与众沉浮。若比王、伍员，以忠见戮，以正见疑，自谓毕足，无所余恨，灰身泉壤，无负先帝。愿陛下九思，社稷存焉。’初，皓始起宫，凯上表谏，不听。凯重表曰：‘臣闻宫功当起，夙夜反侧，是以频频上事，往往留中，不见省报，於邑叹息。昨食时，被诏曰：君所陈，诚是大趣，然未合鄙意，如何？此宫殿不利，宜当避之，乃可以妨劳役，长坐不利宫乎？父之不安，子亦何倚？臣伏读一周，不觉气结于胸，而涕泣雨集。臣年已六十九，荣禄已重，于臣过望，复何所冀？所以勤勤数进苦言者，臣伏念大皇帝创基立业，劳苦勤至。今强敌当涂，西州倾覆，孤疲之民，宜当畜养，广力肆业，以备有虞。且始徙都，属有军征，战士流离，州郡搔扰，而大功复起，征召四方，斯非保国致治之渐也。臣闻为人主者，禳灾以德，除咎以义。今宫室之不利，但当克己复礼，笃祖宗之至道，愍黎庶之困苦，何忧宫之不安、灾之不销乎？陛下不务修德而筑宫，若德之不修，行之不贵，虽殷辛之瑶台，秦始之阿房，何止而不丧身覆国，宗庙作墟乎？夫兴土功，高台榭，既致水旱，民又多疾，其不疑也。为父长安，使子无倚，此乃子离于父、臣离于陛下之象也。臣子一离，虽念刮骨肉，茅茨不翦，复何益焉？大皇帝之时，寇钞慑威，南州无事，尚犹冲让，未肯筑宫，况陛下危侧之世，乏大皇帝之德，可不思哉？可不虑哉？愿陛下留意，臣不虚言也。’”

楼玄字承先，沛郡人也。孙皓即位，为大司农。主殿中事，应对切直，渐见责怒。后人诬白玄与贺邵相逢，驻共耳语大笑，谤讪政事，遂被诏诘责，送付广州，徙交趾，别敕令杀之。

贺邵字兴伯，会稽人也。孙皓时，迁中书令。皓凶暴骄矜，政事日弊，邵上疏谏曰：“古之圣王，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，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，任贤之功也。陛下宜旌贤表善，以康庶政。自顷年以来，朝列纷错，真伪相贸，上下空任，文武旷位，外无山岳之镇，内无拾遗之臣。佞谀之徒抚翼天飞，干弄朝威，盗窃荣利，而忠良排坠，信臣被害。是以正士摧方，而庸臣苟媚，遂使清流变浊，忠臣结舌。陛下处九天之上，隐百重之室，言出风靡，令行景从，亲洽宠媚之臣，日闻顺意之辞，将谓此辈实贤，而天下已平也。臣心所不安，敢不以闻？”

“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，荒乱之主乐闻其誉。闻其过者，过日消而福臻；闻其誉者，誉日损而祸至。是以古之人君，揖让以进贤，虚己以求过，譬天位于乘奔，以虎尾为警戒。至于陛下，严刑法以禁直辞，黜善士以逆谏，眩耀毁誉之实，沉沦近习之言。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，才任辅弼，以醒酒之间，加之大戮。近鸿臚葛晏，先帝旧臣，偶有逆迁昏醉之言耳，三爵之后，礼所不讳，陛下猥发雷霆，谓之轻慢，饮之醇酒，中毒殒命。自是之后，海内悼心，朝臣失图，仕者以退为幸，居者以出为福，诚非所以保光洪绪、熙隆道化也。”

“又何定本趋走小人，仆隶之下，身无錙铢之行，能无鹰犬之用，而陛下爱其佞媚，假其威柄，使定恃宠放肆，自擅威福，口正国议，手弄天机，上亏日月之明，下塞君子之路。臣窃观天变，自比年已来，阴阳错谬，四时逆节，日蚀地震，中夏殒雹。参之典籍，皆阴气陵阳，小人弄势之所致也。臣尝览书传，验诸行事，灾祥之应，可为寒栗。昔高宗修己，以消鼎雉之异；宋景崇德，以退荧惑之变。愿陛下上惧皇天谴告之眚，下追二君禳灾之道，远览前代任贤之功，近寤今日谬授之失，清澄朝位，旌叙俊义，放退佞邪，抑夺奸势，广延淹滞，容受直辞，祇承

乾指，敬奉先业，则大化光敷，天人望塞矣。

“传曰：‘国之兴也，视民如赤子；其亡也，以民为草芥。’陛下昔韬神光，潜德东夏，以圣哲茂姿，龙飞应天，四海延颈，八方拭目，以成、康之化，必隆于旦夕也。自登位以来，法禁转苛，赋调益繁。在所长吏，迫畏罪负，严法峻刑，蹙民求办。是以人力不堪，家户离散，呼嗟之声，感伤和气。又，江边戍兵，宜时优育，以待有事，而征发赋调，烟至云集，衣不全短褐，食不赡朝夕，出当锋镝之难，入抱无聊之戚，是以父子相弃，叛者成行。愿陛下宽赋除烦，省诸不急。夫民者国之本也，食者民之命也。今国无一年之储，家无经月之畜，而后宫坐食万有余人，内有离旷之怨，外有损耗之费，使库廩空于无用，士民饥于糟糠。

“又，北敌注目，伺国盛衰，陛下不恃己之威德，而怙敌之不来，忽四海之困穷，而轻虏之不为难，诚非长策庙胜之要也。昔大皇帝创基南夏，割据江山，虽承天赞，实由人力，余庆遗祚，至于陛下。陛下宜勉崇德器，以光前烈，何可忽显祖之功勤，轻难得之大业哉？臣闻‘否泰无常，吉凶由人’。长江之限不可久恃，苟我不守，一苇可航也。昔秦建皇帝之号，据殽、函之阻，德化不修，法政苛酷，毒流生民，忠臣杜口，是以一夫大呼，社稷倾覆。近刘氏据三关之险，守重山之固，可谓金城石室，万世之业。任授失贤，一朝丧没，君臣系颈，共为羈仆。此当世之明鉴，目前之炯戒也。愿陛下远考前事，近鉴世变，丰基强本，割情从道，则成、康之治兴，而圣祖之祚隆矣。”

书奏，皓深恨之。邵奉公贞正，亲近所惮。乃共譖邵与楼玄谤毁国事，俱被诘责。玄见送南州，邵原复职。后邵中恶风，口不能言，去职数月。皓疑其托疾，掠考千所，卒无一言，竟杀之。家属徙临海。并下诏，诛玄子孙。

韦曜字弘嗣，吴郡人也。迁太子中庶子。时蔡邕亦在东宫，性好博弈，太子和以为无益，命曜论之。其辞曰：“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称，故曰‘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’。是以古之志士，悼年齿之流迈，而惧名称之不建也，故勉精厉操，不遑宁息。且以西伯之圣、姬公之才，犹有日昃待旦之劳，故能隆王道，垂名亿载，况在臣庶，而可以已乎？历观古今功名之士，皆有积累殊异之迹，劳身苦体，契阔勤思，平居不惰其业，穷困不易其素，是以上式立志于耕牧，而黄霸受道于园圃，终有崇显之福，以成不朽之名。故山甫勤于夙夜，而吴汉不离公门，岂有游惰哉？”

“而今之人，多不务经术，好玩博弈，废事弃业，忘寝与食，穷日尽明，继以脂烛。当其临局交争，雌雄未决，专精锐意，心劳体倦，人事旷而不修，宾旅阙而不接，虽有太牢之饌、韶夏之乐，不暇存也。或至赌及衣物，徙棋易行，廉耻之意弛，而忿戾之色发。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，所务不过方罫之间，胜敌无封爵之赏，获地无兼土之实。技非六艺，用非经国，立身者不阶其术，征选者不由其道。求之于战陈，则非孙、吴之伦也；考之于道艺，则非孔氏之门也。以变诈为务，则非忠信之事也；以劫杀为名，则非仁者之意也。而空妨日废业，终无补益，是何异设木而击之、置石而投之哉！且君子之居室也，勤身以致养，其在朝也，竭命以纳忠，临事且犹旰食，而何博弈之足耽乎？夫然，故孝友之行立，贞纯之名彰也。”

“方今大吴受命，海内未平，圣朝乾乾，务在得人。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，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。百行兼苞，文武并鹭，博选良才，旌简髦俊，设程试之科，垂金爵之赏，诚千载之嘉会，百世之良遇也。当世之士，宜勉思至道，爰功惜力，以佐明时，使名书史籍，勋在盟府，乃君子之上务，当今之先急也。夫一木之枰，孰与方国之

封？枯棋三百，孰与万人之将？袞龙之服，金石之乐，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。设令世士移博弈之力，而用之于诗书，是有颜、闾之志也；用之于智计，是有良、平之思也；用之于资货，是有猗顿之富也；用之于射御，是有将帅之备也。如此，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。”

孙皓即位，为侍中，常领左国史。时在所承指，数言瑞应。皓以问曜，曜答曰：“此人家筐篋中物耳。”又，皓欲为父和作纪，曜执以和不登帝位，宜名为传。如是者非一，渐见责怒。曜益忧惧，自陈衰老求去，皓终不听。皓每飨宴，无不竟日，坐席无能否，率以七升为限，虽不悉入口，皆浇灌取尽。曜素饮酒不过二升，初见礼时，常为裁减，或密赐茶茗以当酒。至于宠衰，更见逼强，辄以为罪。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，以嘲弄侵刻、发摘私短以为欢，时有愆过，或误犯皓讳，辄见收缚，至于诛戮。曜以为外相毁伤，内长尤恨，使不济济，非佳事也，故但示难问，经义言论而已。皓以为不承用诏命，意不忠尽，遂积前后嫌忿，收曜付狱。华覈连上疏救曜，皓不许，遂诛曜也。

华覈字永先，吴郡人也。为中书丞。孙皓更营新宫，制度弘广，饰以珠玉，所费甚多。时盛夏兴功，农守并废，覈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汉文之世，九州晏然，当此之时，皆以为泰山之安，无穷之基也。至于贾谊，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，长大息者六，乃曰方今之势，何异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。窃以曩时之事，揆今之势。谊云：‘复数年间，诸王方刚，欲以此为治，虽尧、舜不能安。’而今大敌据九州之地，有大半之众，习攻战之余术，乘戎马之旧势，非徒汉之诸王淮南、济北而已。谊之所谓痛哭，比今为缓；抱火卧薪之喻，于今为急。诚宜住建立之役，先备豫之计，勉垦植之业，为饥乏之救。若舍此急，尽力功作，卒有风尘不虞之变，当委版筑之役，应烽燧

之急，驱怨苦之众，赴白刃之难，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。如但固守，旷日持久，则军粮必乏，不待接刃，而战士已困矣。王者以九域为宅，天下为家，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。今之宫室，先帝所营，卜土立基，非为不祥。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，若大功毕竟，舆驾迁住，门行之神，皆当转移，犹恐长久未必胜旧。屡迁不可，留则有嫌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。臣省月令：‘季夏之月，不可以兴土功，不可以会诸侯，不可以起兵动众，举大事必有大凶。’六月戊己，土行正王，既不可犯，加又农月，时不可失。昔鲁隐夏城中丘，春秋书之，垂为后戒。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，而犯天地之大禁，袭春秋之所书，废敬授之上务，臣以愚管，窃所不安。又恐所召离民，或有不至，讨之则废役兴事，不讨则日月滋蔓。若悉并到，大众聚会，希无疾病。且人心安则思善，苦则怨叛。今当角力中原，以定强弱，正于际会，彼益我损，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也。臣闻先王治国，无三年之储，曰国非其国。安宁之世，戒备如此，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？若上下空乏，运漕不供，北敌犯疆，使周、邵更生，良、平复出，不能为陛下计明矣。”书奏，皓不纳。

后迁东观令，领右国史。时仓廩无储，世俗滋侈，麴上疏曰：“今寇虏充斥，征伐未已，居无积年之储，出无应敌之畜，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。夫财谷所生，当出于民，趋时务农，国之上务。而都下诸官，所掌别异，各自下调，不计民力，辄与近期。长吏畏罪，昼夜催民，委舍田事，遑赴会日，定送到都，或蕴积不用，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。到秋收月，督其限入，夺其播殖之时，而责其今年之税，如有逋悬，则籍没财物，故家户贫困，衣食不足。宜暂息众役，一心农桑。古人称：‘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饥；一女不织，或受其寒。’是以先王治国，唯农是务。军兴已来，已向百载，农人废南亩之务，女工失机杼之业。推此揆之，则蔬食而长饥、薄衣而履冰者，固不少矣。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。二谓求其为己劳也，求其为己死也；三谓饥者能食之，劳者能息之，

有功者能赏之。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，则怨心生而功不建。今帑藏不实，民劳役猥，主之二求已备，民之三望未报。且饥者不待备羞而后饱，寒者不俟狐貉而后温，为味者口之奇，文绣者身之饰也。今事多而役繁，民穷而俗奢，百工作无用之器，妇人为绮靡之饰，不勤麻枲，并绣文黼黻，转相仿效，耻独无有。兵民之家，犹复逐俗，内无担石之储，而出有绫绮之服。至于富贾商贩之家，奢恣尤甚。天下未平，百姓不赡，宜壹生民之原，丰谷帛之业。而弃功于浮华之巧，妨日于侈靡之事，上无尊卑等级之差，下有耗财费力之损。且美貌者，不待华采以崇好；艳姿者，不待文绮以致爱。五色之饰，足以丽矣。若极粉黛，穷盛服，未必无丑妇；废华采，去文绣，未必无美人也。若实如所论，有之无益，废之无损者，何爱而不暂禁，以充府藏之急乎？此救乏之上务，富国之本业也，使管、晏复生，无以易此。汉之文、景，承平继统，天下已定，四方无虞，犹以雕文之伤农事，锦绣之害女工，开国家之利，杜饥寒之本。况今六合分乖，豺狼充路，兵不离疆，甲不解带，而可以不广生财之原，充府藏之积哉？”

卷二十九

晋书（上）

纪

武皇帝讳炎，字安世，文帝太子也。泰始五年，廷尉上西平民鞠路伐登闻鼓，言多妖妄毁谤。帝诏曰：“狂狷怨诽，亦朕之愆，勿罪也。”孙盛阳秋云：“泰始八年，帝问右将军皇甫陶论事，陶固执所论，与帝争言。散骑常侍郑徽表求治罪。诏曰：‘讠言謇谔，直意尽辞，所望于左右也。人主常以阿媚为患，岂以争臣为损乎？陶所执不愆此义，而徽越职奏之，岂朕意乎？’乃免徽官也。”咸宁四年，大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。诏曰：“异服奇技，典制所禁也。其于殿前烧裘。”甲申，敕内外敢有犯者，依礼治罪。太康元年，吴主孙皓降。有司奏：“晋德隆茂，光被四表。吴会既平，六合为一。宜勒封东岳，以彰圣德。”帝曰：“此盛德之事，所未议也。”群臣固请，弗听。王宝纪云：“太康五年，侍御史郭钦上书曰：‘戎狄强横，自古为患。魏初民寡，西北诸边郡，皆为戎居。今虽伏从，若百年之后，有风尘之警，胡骑自平阳、上党，不三日而至孟津。北地、西河失土，冯翊、太原、安定，裁居数县。其余及上郡，尽为狄庭，连接畿甸。宜及平吴之威，出北地、西河、安定，复上郡，实冯翊、平阳北统河诸县，募取死罪，徙三河、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，使裔不乱华。渐徙平阳、弘农、魏郡、京兆、上党、太原杂胡，出于其

表。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，万世之长策也。’弗纳。”荀綽略记云：“世祖自平吴之后，天下无事，不能复孜孜于事物，始宠用后党。由此祖祢采择嫔媛，不拘拘华门。父兄以之罪衅，非正形之谓；扃禁以之攢聚，实耽秽之甚。昔武王伐纣，归倾宫之女，助纣为虐。而世祖平皓，纳吴姬五千，是同皓之弊也。”

惠皇帝讳衷，字正度，武帝太子也。永平元年，迁皇太后于永宁宫。贾后讽群臣奏废皇太后为庶人，居于金墉城。九年，贾后诬奏皇太子有悖书，帝幸式乾殿，召公卿百官皆入，诏赐太子死，以所谤悖书及诏文遍示诸王公。司空张华曰：“此国之大祸，自汉氏以来，每废黜正嫡，恒至丧乱，且晋有天下日浅，愿陛下详之。”尚书仆射裴頠曰：“臣不识太子书，不审谁为通表，谁发此者。为是太子手书不？宜先检校。”而王公百官竟无言，免太子为庶人，幽于金墉城。永康元年，前西夷校尉司马閼缢舆棺诣阙上书曰：“伏见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，以为惊愕。自古已来，臣子悖逆，未有如此之甚者也。幸赖天慈，全其首领。臣伏念遹生于圣父，而至此者，由于长养深宫，沉沦富贵，受饶先帝，父母骄之。每见选师傅，下至群吏，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，稀有寒门儒素，如卫绾、周文、石奋、疏广者也，洗马、舍人，亦无汲黯、郑庄之比，遂使不见事父事君之道。臣案古典，太子居以士礼，与国人齿，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，然后乃贵。自顷东宫亦微太盛，所以致败也。非但东宫，历观诸王，师友文学，亦取豪族。为能得者，率非龚遂、王阳，能以道训。友无亮直三益之节，官以文学为名，实不读书。但共鲜衣怒马，纵酒高会，嬉游博弈，岂有切磋能相长益？臣常恐公族迟凌，以此叹息。今遹可以为戒，恐其被斥，弃逐远郊，始当悔过，无所复及。昔戾太子无状，称兵拒命，而壶关三老上书，犹曰‘子弄父兵，罪应笞’。汉武感悟，筑思子之台。今遹无状，言语逆悖，受罪之日，不敢失道，犹为轻于戾太子。尚可禁持检著，目下重选师傅，为置文学，皆选以学行自立者，及取服勤更事、名行素闻者，使共与处；使严御史监护其家，绝贵戚子弟，轻薄宾客。如

此左右前后，莫非正人，使共议论于前，但道古今孝子慈亲，忠臣事君，及思愆改过之比，日闻善道，庶几可全。昔太甲有罪，放之三年，思庸克复，为殷明王。又魏明帝因母得罪，废为平原侯，为置家臣庶子文学，皆取正人，共相匡矫，事父以孝，事母以谨，闻于天下，于今称之。李斯云：‘慈母多败子，严家无格虏。’由陛下骄逸，使至于此。庶其受罪以来，足自思改。方今天下多虞，四夷未宁，将伺国隙。储副大事，不宜空虚。宜为大计，少复停留，先加严诲，若不悛改，弃之未晚也。臣素寒门，不经东宫，情不私适也。臣尝备近职，情同阉寺，恹恹之诚，皆为国事。臣以死献忠，辄具棺絮，伏须刑诛。”书御，不从。遣前将军司马送太子，幽于许昌宫。贾后使黄门孙虑贼太子于许昌。王宝纪云：“史臣曰：世祖正位居体，重言慎法，仁以原下，宽而能断。故民咏惟新，四海欢悦矣。聿修祖宗之志，独纳羊祜之策，役不二时，江湖来同。夷吴、蜀之垒垣，通二方之险塞，掩唐、虞之旧城，班正朔于八荒。余量委亩，外关不闭，民相遇者如亲，其匮乏者，取资于道路，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言。虽太平未洽，亦足以明，吏奉其法，民乐其生，百代之一时矣。武皇既崩，陵土未干，而杨骏被诛，母后废黜，朝士旧臣，夷灭者数十族。宗子无维城之助，而阏伯、实沈之隙岁构。师尹无具瞻之贵，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。民不见德，唯乱是闻，内外混淆，名实反错。国政迭移于乱人，禁兵外散于四方。方岳无钧石之镇，门关无结草之固。李辰、石冰，倾之于荆、杨；刘渊、王弥，挠之于壹、冀。二十余年，而河、洛为墟，戎、羯称制，二帝失尊，山陵无所。何哉？树立失权，托付非才，四维不张，而苟且之政多也。夫作法于治，其弊犹乱；作法于乱，谁能救之？于时天下非暂弱也，军旅非无素也。彼刘渊者，离石之将兵都尉；王弥者，青州之散吏也。盖皆弓马之士，驱走之人，凡庸之才，非有吴先主、诸葛孔明之能也；新起之寇，乌合之众，非吴、蜀之敌也；脱耒为兵，裂衣为旗，非战国之器也；自下逆上，非邻国之势也。然而成败异效，扰天下如驱群羊，举二都如拾遗，将相侯王，连颈受戮，乞为奴仆而犹不获，后嫔妃主，虏辱于戎卒，岂不哀哉！夫天下，大器也；群生，重畜也。爰恶相攻，利害相夺，其势若

积水于防，燎火于原，未尝暂静也。器大者，不可以小道治；势重者，不可以争竞扰。古先哲王知利百姓，是以感而应之，悦而归之，如晨风之郁北林，龙鱼之趣渊泽也。然后设礼文以理之，断刑罚以威之，谨好恶以示之，审祸福以喻之，求明察以官之，笃慈爱以固之。故皆乐其生而哀其死，悦其教而安其俗。君子勤礼，小人尽力，廉耻笃于家闾，邪僻消于胸怀。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，而不求生以害义。又况奋臂大呼，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？基广则难倾，根深则难拔，理节则不乱，胶结则不迁，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长久也。夫岂无僻主？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。故延陵季子听乐，以知诸侯存亡之数，短长之期者，盖民情风教，国家安危之本也。晋之兴也，其创基立本，异于先代，又加以朝寡纯德之士，乡乏不二之老，风俗淫僻，耻尚失所。学者以庄、老为宗而黜六经，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，行身者以放荡为通而狭节操，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，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。刘颂屡言治道，傅咸每纠邪正，皆谓之俗吏。其倚仗虚旷，依阿无心者，皆名重海内。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，情愿奔于货欲之涂，选者为人择官，宦者为身择利。而秉钧当轴之士，身兼官以十数，大极其尊，小统其要，机事之失，十恒八九。而世族贵戚之子弟，凌迈超越，不拘资次。悠悠风尘，皆奔竞之士；列官千百，无让贤之举。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，子雅制‘九班’而不得用，长虞直笔而不能纠。其妇女庄饰织纴，皆取成于婢仆，未尝知女功丝枲之业，中馈酒食之事也。先时而婚，任情而动，故不耻淫逸之过，不拘妒忌之恶。有逆于舅姑，有反易刚柔，有杀戮妾媵，有渎乱上下，父兄弗之罪也，天下莫之非也，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，修贞顺佐于今，以辅佐君子者哉！礼法刑政，于是大坏。如水斯积，而决其堤防；如火斯蓄，而离其薪燎也。国之将亡，本必先颠，其此之谓乎？故观阮籍之行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；察庾纯、贾充之争，而见师尹之多僻；考平吴之功，而知将帅之不让；思郭欽之谋，而寤戎狄之有鬻；览傅玄、刘毅之言，而得百官之邪；核傅咸之奏、钱神之论，而睹宠赂之彰。民风国势如此，虽以中庸之才、守文之主治之，辛有必见之于祭祀，季札必得之于声乐，范燮必为之请死，贾谊必为之痛哭。又况我

惠帝，以荡荡之德而临之哉！故贾后肆虐于六宫，蕤午助乱于内外，其所由来渐矣，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？”

成皇帝讳衍，字世根，明帝太子也。咸和七年，诏除诸养禽之属无益者。集书令史夏侯盛表曰：“伏闻明诏悉除养熊虎之费，举朝增庆，咸称圣主。伏惟陛下未观古今成败之戒，而卓尔玄览，明发自然，遣除无益，务在膏民，诚可谓性与天道，生而知之。孔子十五志学，四十不惑。陛下年在志学之后，而思洞不惑之前。三代之兴，无不抑损情欲；三季之衰，无不肆其侈靡。陛下不学其兴，而与兴者同功；不览其衰，已去衰者之弊。道侔上哲，德迈中古，吐丝发之言，著如纶之美。臣闻‘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’，故人主之言，则右史书之。陛下此诏，既当著之史籍，又宜宣布天下。自丧乱已来，四十余载，涂炭之余，思治久矣。陛下智成当年，而运值百六，德音之诏，发自圣德。愿复触类而长之，广求其比，无使朝有游食费禄之臣，野有逋窜不徯之民。使居官者，必有供时之赋，则何患仓廩之不实，下土之不均？凡修此术，易于反掌耳。臣诚总猥，官自朝末，不足对扬盛化，裨广大猷，然自睹圣美，心悅至教，自忘丛细，谨拜表以贺。”

简文皇帝讳昱，字道万，元帝少子也。咸安二年，诏曰：“夫敦本息末，抑绝华竞，开忠信公坦之门，塞浮伪阿私之路，询名检实，致之以道，使清浊异流，能否殊贯，官无秕政，士无谤訾。不有惩劝，则德礼焉施？且强寇未殄，劳役未息，每念民疲力单，则中夜忘寝。若不弘政以求民瘼，简除游烦以存俭约，将何以纾之耶？今自非军国戎祀之要，其华饰烦费之用，可除者皆除之，宜省者皆省之。其鰥、寡、穷、独、癯、残六疾，不能自存，皆生民之至艰，先王之所愍，宜加隐恤，各赉赐之。若或孝子贞妇，殊行异操之人，皆以状条列，当有以甄明其节。夫肥遁穷谷之贤，汨泥扬波之士，虽抗志于玄霄之表，潜默于幽岫之里，贪屈高尚之道，以隆协赞之美，使惠风流于

天下，膏泽被于万物，孰与独足山水，栖迟丘壑，徇匹夫之洁，而忘兼济之大？古人不借贤于曩代，朕所以虚想于今日。内外百官，剖符亲民，各勤所司，使善无不达，恶无不闻。退食自公，平情以道，令诗人无素餐之刺，而吾获虚心之求，岂不善哉！其各宣摄，知朕意焉。”

后妃传

武元杨皇后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初，贾充妻郭氏使言于后，求以女为太子妃。兼有遗赂。及议太子婚，世祖欲娶卫瓘女，后苦誉贾后有淑德，又密使太子太傅荀爽进言，上乃听之。遂成婚。

惠贾庶人，名南风，平阳人也。拜太子妃。性妒虐，尝手杀数人，或以戟掷孕妾，子乃坠地。惠帝即位，为皇后，虐诛三杨，逆弑太后，矫害二公。荒淫放恣，与太医程璜等乱，彰于内外。诈有身为产，养妹夫韩寿儿，遂谋废太子，以所养代立。专为奸，诬害太子，众恶彰著。永康元年，为赵王伦所废，赐死。

传

琅耶王伾字子将，宣帝第五子。受诏征吴，孙皓请降，进拜大将军。伾既戚属尊重，加有平吴之功，而克己恭俭，无矜满之色，统御文武，各得其用。百姓悦仰，咸怀惠化。

扶风王骏字子臧，宣帝第七子也。年五六岁，能书画，诵咏诗赋，秉德清贞，宗室之中，最为俊望。封汝阴

王，迁镇西大将军，都督雍、梁诸军事，大兴佃农。入朝，徙封扶风王。薨，西土氓黎，思慕悲哭，涕泣岐路，更树碑赞述德范。长老见碑者，无不拜之。其遗爱如此。

齐王攸字太猷，文帝第二子也。力行敦善，甚有名誉。为侍中数年，授太子太傅，献箴于皇太子。每朝政大议，悉心陈之。且孝敬忠肃，至性过人。太康三年，为大司马，都督青州诸军事，薨。

子囧嗣，字景治，与赵王伦共废贾后。伦篡，迁囧镇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囧因民心怨望，移檄天下。破伦，帝反正，就拜大司马，加九锡辅政。大筑第馆，使大匠营，制与西宫等。后房施钟悬，前庭僦八佾，沉于酒色，不入朝见，坐拜百官，符敕三台，选举不均，唯宠亲昵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，不先经囧府，即考竟之。于是朝廷侧目，海内失望。囧骄乱日甚，终无悛志。长沙王发兵攻囧府，生禽囧，斩于闾阖门外，诸党属皆夷三族。

愍怀太子遹字熙祖，惠帝长子也，谢才人所生。少而聪慧，惠帝即位，立为皇太子。年转长大，而不好学，喜与左右嬉戏，不能尊敬保傅，敬狎宾友。贾后素忌太子有佳誉，因此密敕诸黄门宦宦，媚谀于太子曰：“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，何为恒自拘束？”每见喜怒之际，辄叹曰：“殿下不知用威刑，天下那得畏服也。”太子于是慢弛益彰，或废朝侍，有过差之声。洗马江统等谏，太子不能用。贾后诈称上不和，呼太子入朝，后不见，置别屋中，遣婢赐酒枣，逼使饮尽，仍赍谤书，多未成字，称诏令太子写之，累续催促。醉不暇看，粗得迹，便足成悖辞。后以呈帝，帝即幸式乾殿，召公卿入，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：“遹书如此，今赐死。”遍示诸公王，而莫敢有言者。唯张华、裴頠证明太子，议至日西不决。后惧事变，乃表免太子为庶人。于是送幽于许昌宫，贾后矫诏害太子。赵王伦等废后于金墉城，赐死。册复太子，谥为愍怀。

安平王孚字叔达，宣帝弟也。魏甘露元年，转太傅。高贵乡公卒，当时百官，莫敢奔赴。孚往，枕尸于股，号恸尽哀。奏治主者，会太后有令，使以庶人礼葬。孚与群公上表，乞以王礼葬之。世祖受禅，陈留王就金墉城。孚拜辞，执王手，涕泣歔歔，不能自胜，曰：“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纯臣也。”临终曰：“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，不佞不周，不夷不惠，立身行道，始终若一。”遗令素棺单槨，敛以时服，所给器物，一不施用。

高密王泰字子舒，宣帝弟廆之子也。封为陇西王，迁太尉。为人廉静，不近声色。身为宰辅，食大国之租，服饰粗素，肴膳疏俭，如布衣寒士。事亲恭谨，居丧哀戚，谦虚下物，为宗室仪表。

刘寔字子真，平原人也。太祖引参相国军事。寔以世俗进趣，廉谦道缺，乃著崇让论。其辞曰：“古之圣王之治天下，所以贵让者，欲以出贤才、息争竞也。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也，故劝令让贤以自明也。贤岂假让不贤哉！故让道兴，贤能之人不求自出矣，至公之举自立矣，百官之副亦豫具矣。一官缺，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，审之道也。在朝之士，相让于上，草庐之人，咸皆化之。推能让贤之风，从此生矣。为一国所让，则一国士也；天下民共推，则天下士也。推让之风行，则贤与不肖，灼然殊矣。此道之行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，因成清议，随之而已。故曰：‘荡荡乎尧之为君，莫之能名。’又曰：‘舜、禹之有天下，而不与焉。’贤人相让于朝，大才之人恒在大官，小人不争于野，天下无事矣。以贤才治无事，至道兴矣。己仰其成，复何与焉？故可以歌南风之诗，弹五弦之琴也。成此功者，非有他，崇让之所致耳。在朝之人，不务相让久矣，天下化之。自魏代已来，登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，临见受叙，虽自辞不能，终莫肯让有胜己者。夫推让之风息，争竞之心生矣。孔子曰：‘上兴让，则下不争。’明让不兴，下必争也。推让之道兴，贤能之人日见推举；争竞之心生，贤能之人日见谤毁。夫争者之欲自先，

甚恶能者之先，不能无毁也。孔、墨不能免世之谤已，况不及孔、墨者乎？议者金言：‘世少高名之才，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。’山泽人、小官吏亦复云：‘朝廷之士，虽有大官名德，皆不及往时人也。’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。非时独乏贤也，时不贵让，一人有先众之誉，毁必随之，名不得成，使之然也。虽令稷、契复存，亦不复能全其名矣。能否浑杂，优劣不分，士无素定之价，官职有缺，主选之吏不知所用，但案官次而举之。同才之人先用者，非势家之子，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。因先用之资，而复迁之无已；迁之无已，不胜其任之病发矣。所以见用不息者，由让道废也。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，故自汉、魏以来，时开大举，令众官各举所知，唯才所任，不限阶次，如此者甚数矣。其所举必有当者，不闻时有擢用，不知何谁最贤故也；所举必有不当，而罪不加，不知何谁最不肖故也。所以不可得知，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，贤愚之名不别，令其如此。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，故敢漫举而进之，或举所贤，因及所念，一顿而至，人数猥多。各言所举者贤，加之高状，相似如一，难得而分矣。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，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，令其尔也。昔齐王好听竽声，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后听之，廩以数人之俸。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，以三百人合吹，可以容其不知，因请为王吹竽，虚食数人之俸。嗣王觉而改之，难彰先王之过，乃下令曰：‘吾之好闻竽声，有甚于先王，欲一一列而听之。’先生于此逃矣。推贤之风不立，滥举之法不改，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。才高守道之士日退，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。虽国有典刑，弗能禁矣。让道不兴之弊，非徒贤人在下位，不得时进也，国之良臣，荷重任者，亦将以渐受罪退矣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，明非圣人皆有过的矣。宠贵之地，欲之者多，恶贤能者塞其路，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。夫谤毁之生，非徒空设，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。毁谤之言数闻，在上者虽欲弗纳，不能不杖所闻，因事之来而微察之也。无以其验至矣，得其验安得不治其罪？若知而纵之，主之威日衰，令之不行，自此始矣。知而皆治之，受罪退者稍多，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。夫贤才不进，贵臣日疏，此有国者之深忧也。窃以为改此俗甚易矣。何以知之？夫一时在官之人，

虽杂有凡猥之才，其中贤明者亦多矣，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？直以其时皆不让，习以成俗，故遂不为耳。人臣初除，皆通表上闻，名之谢章，所由来尚矣。原谢章之本意，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。昔舜以禹为司空，禹拜稽首，让于稷、契及咎繇。唐、虞之时，众官初除，莫不皆让也。谢章之义，盖取于此也。书记之者，欲以示永世之则。季世所用，不贤不能让贤，虚谢见用之恩而已。相承不变，习俗之失也。夫叙用之官，通章表者，其让贤推能乃通；其不能有所让，徒费简纸者，皆绝不通。人臣初除，各思推贤能让之矣。让之文，付主者掌之。三司有缺，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。此为一公缺，三公已预选之矣。且主选之吏，不必任公而选三公，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。四征缺，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。此为一征缺，四征已预选之矣，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。尚书缺，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。此为令八尚书共选一尚书，详于临缺，而令主者选八尚书也。郡守缺，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。详于任主者，令选百郡守也。夫以众官百郡之让，与主者共相比，不可同岁而论也。贤愚皆让，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。夫人情，争则欲毁己所不如，让则竞推于胜己。故世争则毁誉交错，优劣不分，难得而让也；时让则贤智显出，能否之美，历历相次，不可得而乱也。当此时也，能退身修己者，让之者多矣，虽欲守贫贱，不可得也。驰骛进趣，而欲人见让，犹却行而求前也。夫如是，愚智咸知进身求通，非修之于己，则无由矣。游外求者，于此相随而归矣。浮声虚论，不禁而自息矣。人人无所用其心，任众人之议，而天下自治矣。”元康中，迁司空。

阎纘字续伯，巴西人也。杨骏为太傅，以纘补舍人，出为安复令。骏即被诛，莫敢收者。纘闻之，弃官免归，独以家财人力修墓，终成葬事。迁殿中将军，以疾不拜。愍怀太子之废，纘輿棺诣阙上书，理太子之冤。朝廷立太子，纘复上疏陈：“今相国虽已保傅东宫，至于旦夕训诲，辅导出入，动静劬劳，宜选寒苦之士，忠贞清正，老而

不衰，以为师傅。其侍臣以下，文武将吏，且勿复取盛戚豪门子弟。魏文帝之在东宫，徐幹、刘植为友，文学相接之道，并如气类。吴太子登、顾谭为友，诸葛恪为宾，卧同床帐，行则参乘，交如布衣，此则近代之明比也。天子之子，不患不富贵，不患人不敬畏，患于骄盈，不闻其过，不知稼穡之艰难耳。至于甚者，乃不知名六畜，可不勉哉！今不忍小相维持，令至阙失，顿相罪责，不亦误哉！太孙幼冲，选置兵卫，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。”朝廷善其忠烈，擢为汉中太守。

段灼字休然，敦煌人也。为邓艾镇西司马，征拜议郎。世祖即位，灼上疏追理艾曰：“故征西将军邓艾诛，以性刚急，矜功伐善，而不能协同朋类，轻犯雅俗，失君子之心，故莫肯理之者。臣敢昧死，言艾不反之状。艾本屯田掌犊人，宣皇帝拔之于农吏之中，显之于宰府之职。先帝委艾以庙胜成图，指授长策。艾受命忘身，前无坚敌，军不逾时，而巴、蜀荡定。艾功名已成，亦当书之竹帛，传祚万世，七十老公，复何所求哉！艾以刘禅初降，远郡未附，矫令承制，权安社稷。虽违常科，有合古义，原心定罪，事可详论。钟会有吞天下之心，恐艾威名，知必不同，因其疑似，构成其事。夫反非小事，若怀恶心，即当谋及豪桀，然后乃能兴动大众。不闻艾有腹心一人，临死口无恶言，而独受腹背之诛，岂不哀哉！故见之者垂涕，闻之者叹息。此贾谊所以忼慨于汉文天下之事可为痛哭者，良有以也。昔秦民怜白起之无罪，吴人伤子胥之冤酷，皆为之立祠。天下之人，为艾悼心痛恨，亦由是也。谓可听艾门生故吏，收艾尸柩，归葬旧墓，以平蜀之功，继封其后，使艾阖棺定谥，死无所恨。赦冤魂于黄泉，收信义于后世，则天下徇名之士，立功之臣，必投汤火，乐为陛下死矣。”世祖得表省览，甚嘉其意。

虞悺，长沙人也。弟望字子都。并有士操。闺门有孝悌之称，乡党有廉信之誉。樵王承临州，王敦作逆，遣使

招承，承不应，与甘卓相结，起义赴都。承于是命惺为长史，望为司马。敦遣魏义等，攻战转急，望临陈授首，惺为魏义所害。临刑，乡人送以百数，与相酬酢，意气周洽，有如平日。子弟号泣，惺谓曰：“人生有死，阖门为忠义鬼，亦何恨哉！”及敦被诛，诏书追述惺、望忠勋，赠惺襄阻太守，望茱阻太守，遣谒者至墓吊祭。

刑法志

侍中臣颀言：“夫杀生赏罚，治乱所由兴也。人主所谓宜生，或不可生，则人臣当陈所以宜杀；人主所谓宜赏，或不应赏，则人臣当陈所以宜罚，然后治道耳。古之圣贤欲上尽理务，下收损益，莫不深闭慎密，以延良谟。兆庶内外咸知主如此，然后乃展布腹心，竭其中诚耳。”

廷尉刘颂表曰：“臣昔上行肉刑，从来积年，遂寝不论。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，而轻违圣王之典刑，未详之甚，莫过于此。今死刑重，故非命者众；生刑轻，故罪不禁奸。所以然者，肉刑不用之所致也。今为徒者，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。去家悬远，无衣食之资，饥寒切身，志不聊生，廉士介节者，则皆为盗贼，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？是以徒亡日属，贼盗日繁，得辄加刑，日益一岁，此为终身之徒也。自顾反善无期，而灾困逼身，其志亡思盗，势不得息，事使之然也。古者用刑以止刑，今反于此，以刑生刑，以徒生徒。诸重犯亡者，发过三寸，辄重髡之，此以刑生刑；加作一岁，此以徒生徒也。徒亡者积多，系狱猥蓄。议者曰：‘囚不可不赦。’复从而赦之，此为刑不胜罪，法不胜奸。民知法之不胜，相聚而谋为不轨，月异而岁不同。故自顷年以来，奸恶陵暴，所在充斥，渐以滋漫，议者不深思此，故曰：‘肉刑于名忤听。’忤听孰与盗贼不禁？圣王之制肉刑，远有深理，其事可得而

言，非徒心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，去其为恶之具，使夫奸民无用复肆其志，止奸绝本，理之尽也。亡者刖其足，无所用复亡；盗者截其手，无所用复盗；淫者割其势，理亦如之。除恶塞源，莫善于此。今宜取死刑之限重，生刑之限轻，及三犯逃亡淫盗，悉以肉刑代之，其应四五岁刑者，皆髡笞，使各有差，悉不复居作，然后刑不复生刑，徒不复生徒，而残体为戮，终身作诫，民见其痛，畏而不犯，必数倍于今，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，而躡居必死之穷地同哉！而犹曰肉刑不可用，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。”

卫展字道野，河东人也。迁大理，上书曰：“今施行诏书，有考子正父死刑，或鞭父母问子所在。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，举家逃亡，家长斩。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，斩之虽重犹可也。设子孙犯事，将考父祖逃亡，逃亡是子孙，而父祖婴其酷，伤顺破教。如此者众，相隐之道离，则君臣之义废。君臣之义废，则犯上之奸生矣。秦网密文峻，汉兴，扫除烦苛，风移俗易，几于刑厝。大人革命，不得不荡其秽匿，通其圯滞。今诏书宜除者多，有便于当今，著为正条，则法差简易。”元帝令曰：“自元康已来，事故荐臻，法禁滋漫，大理所上，宜朝堂会议，蠲除诏书不可用者，此孤所虚心者也。”转廷尉，又上言：“古者肉刑，事经前圣，愚谓宜复古施行。”中宗诏曰：“可内外通共议之。”于是骠骑将军王昱等，议以“肉刑之典，由来尚矣。肇自古先，以及三代，圣哲明王，所未曾改。班固深论其事，以为外有轻刑之名，内实杀人，轻重失当，故刑政不中也。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，非以过怒也，非以残民也，所以救奸，所以当罪也。今盗者窃人之财，淫者好人之色，亡者避叛之役，皆无杀害也。刖之以刑，刑之则止，而加之斩戮，戮过其罪，死不可生。纵虐于此，岁以巨计。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，而况行之于政乎？若乃惑其名而不练其实，恶其生而趣其死，此畏水投舟，避坎陷井，愚夫之不若，何取于政哉。”

百官志

中书郎李重以为等级繁多，在职不得久，又外选轻而内官重，以使风俗大弊，宜厘改，重外选，简阶级，使官人。议曰：“古之圣王，建官垂制，所以体国经治，而功在简易。自帝王而下，世有增损。舜命九官，畛分六职，秦采古制。汉仍秦旧，倚丞相，任九卿，虽置五曹、尚书令、仆射之职，始于掌封奏，以宣外内，事任尚轻，而郡守牧民之官重。故汉宣称所与为治，唯良二千石。其有殊政者，或赐爵进秩，谅为治大体，所以远踪三代也。及至东京，尚书虽渐优显，然令仆出为郡守，便入为三公，虞延、第五伦、桓虞、鲍昱是也。近自魏朝名守杜畿、满宠、田豫、胡质等，居郡十余二十年，或秩中二千石、假节，犹不去郡。此亦古人‘苟善其事，虽没世，不徙官’之义也。汉、魏以来，内官之贵，于今最隆，而百官等级遂多，迁补转徙如流，能不以著，黜陟不得彰，此为治之大弊也。夫阶级繁多而望官久，官不久而望治功成，不可得也。虞书云：‘三考，黜陟幽明。’畛官，三年大计群吏之治，而行其诛赏。汉法官人，或不直秩。魏初用轻资，亦先试守，不称，继以左迁。然则隼才登进，无能降退，此则所谓‘有知必试，而使人以器’者也。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，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，又简法外议罪之制，明试守左迁之例，则官人理事，士必量能而受爵矣。居职者自久，则政绩可考，人心自定，务求诸己矣。”

裴颢以万机庶政，宜委宰辅，诏命不应数改，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古之圣哲，深原治道，以为经理群务，非一才之任；照练万几，非一智所达。故设官建职，制其分局。分局既制，则轨体有断。事务不积，则其任易处，选贤举善，以守其位，委任责成。立相干之禁，侵官为曹，离局陷奸。犹惧此法未足制情，以义明防，曰：‘君子思不出位。’夫然，故人知厥务，各守其所，下无越分之臣，然后治道可隆，颂声能举，故称尧、舜劳于求贤，逸于使能。

分业既辨，居任得人，无为而治，岂不宜哉！及其失也，官非其才，人不守分，越位干曹，竞达所怀，众言纷错。莅职者不得自治其事，非任者横干他分。主听眩，莫知所信，遂亲细事，躬自听断，所综遂密，所告弥众。功无所归，非无所责，群下弃职，得辞宜罚，以此望治，固其难也。昔杜蕢既数师旷，退而自酌，以罚干职之非，记称其善；陈平不知簿书之目，汉史美其守职。政不可多门，多门则民扰。于今之宜，选士既得其人，但当委责，若有不称，便加显戮，谁敢不尽心竭力？不当便有干职之臣，适不守局，则所豫必广；所豫适广，则人心赴之；人心通赴，则得作威福。臣作威福，朝之蠹也。帷幄张子房之谋者，不宜使多，外委群司，卑力所职，尊崇宰辅，动静咨度，保任其负。如此，诏书必不复数改。听闻风言，颇以诏命数移易，为不安静。臣不胜狂瞽，敢陈愚怀，乞陛下少垂省察。”

何曾字颖孝，陈国人也。为司隶校尉，言于太祖曰：“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。宜摈四裔，无令污染华夏。”太祖曰：“此子羸病若此，君不能为吾忍耶？”曾重引据，辞理甚切，朝廷惮焉。泰始九年为司徒，以疲疾求退。孙綏位至侍中，潘滔潜之于太傅越，遂被杀。初曾告老，时被召见，侍坐终日，世祖不论经国大事，但说平生常语。曾出每曰：“将恐身不免乱，能及嗣乎？”告其二子曰：“汝等犹可得没。”指诸孙曰：“此辈必遇乱死也。”及綏死，兄嵩曰：“我祖其神乎？”

羊祜字叔子，泰山人也。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。上疏平吴，世祖深纳之，吴军人后至者，不可胜数。祜将入朝而有疾，至洛阳遂薨。南州市会闻丧，举市悲号而罢，于是传哭接音，邑里相达。百姓乃树碑岷峰，立庙祭祀。行人望碑，皆涕泗垂泣。杜预代镇，名为“堕泪碑”。吴灭，诏曰：“祜建平吴之规，其封祜夫人夏侯氏

为‘万岁乡君’，邑五千户，绢万匹。”吴平庆会，群臣上寿，世祖流涕曰：“此羊太傅之功，岂朕所能为也。”

秦秀字玄良，新兴人也。少以学行忠直知名，迁补博士。群率伐吴，诏以贾充为大都督。秀性忌谗佞，疾之如仇，轻鄙贾充，闻其为大统，心所不平，遂欲哭师。及充卒议谥，秀请谥为“荒公”。初，何曾卒，秀议曰：“曾事亲有色养之名，在官奏科尹之模。此二者，实得臣子事上之概。然资性骄奢，不循轨则，朝野之论，不可具言。俭，德之恭也；侈，恶之大也。曾受宠二代，显赫累世，荷保傅之贵，秉司徒之均，而乃骄奢之名，被于九域，有生之民，咸怪其行，秽皇代之美，弃羔羊之节，示后生之愆，莫大于此。若生极其情，死又无贬，是则无正刑也。王公贵人，复何畏哉？谨案谥法，名与实爽曰缪，怙乱肆行曰丑。曾宜为缪丑公。古人阖棺之日，然后谏行，不以前善没后恶也。”秀性悻直，与物多忤，为博士前后垂二十年，卒于官。

李熹字季和，上党人也。累辟三府不就，宣帝复辟为太傅属，固辞。世宗辅政，命熹为大将军从事中郎。熹到引见，谓熹曰：“昔先公辟君而不应，今孤命君而至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先君以礼见待，熹得以礼进退；明公以法见绳，熹畏法而至。”帝甚敬重焉，迁太常司隶校尉。

卷三十

晋书（下）

传

刘毅字仲雄，东莱人也。治身清高，厉志方直，为司隶校尉。皇太子鼓吹入东掖门，毅奏劾保傅以下。诏赦之，然后得入。世祖问毅曰：“卿以吾可方汉何帝？”对曰：“可方桓、灵。”世祖曰：“吾虽德不及古人，犹克己为治，又平吴会，混一天下，方之桓、灵，其已甚乎？”对曰：“桓、灵卖官钱入官库，陛下卖官钱入私门，以此言之，乃殆不如桓、灵也。”习凿齿阳秋曰：毅答已，帝大笑曰：“桓、灵之朝，不闻此言，今有直臣，故不同乎？”散骑常侍邹湛进曰：“世说以陛下比汉文帝，人心犹多不同。昔冯唐答文帝曰：‘不能用颇、牧。’而文帝怒。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乐，以此相校，圣德乃过之也。”帝曰：“我平天下而不封禅，焚雉头裘，行布衣礼。今于小事，何见褒之甚耶？”湛曰：“圣诏所及，皆可豫先算计，以长短相推，慕名者能力行为之。至如向诏，非明恕内充，苞之德度，不可为也。臣闻猛兽在田，荷戈而出，凡人能之；蜂蚕起于怀袖，勇夫为之惊骇。非虎弱蜂蚕强也，仓卒出于意外故也。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，辞语有自然之逆顺，向刘毅始言，臣等莫不变色易容而仰视陛下者。陛下发不世之诏，出思虑之外，臣之喜庆，不亦宜乎？”迁尚书左仆射。龙见武库井中，车驾亲观，有喜色，于是外内议当

贺，毅独表曰：“昔龙降郑时门之外，子产不贺。龙降夏廷，卜藏其粦，至周幽王，祸暨乃发。证据旧典，无贺龙之礼。”诏报曰：“政德未修，诚未有以膺受嘉祥，省来示，以为瞿然。贺庆之事，宜详依典义，动静数示。”

上疏陈九品之弊，曰：“臣闻立政者，以官才为本。官才有三难，而兴替之所由也。人物难知，一也；爱憎难防，二也；情伪难明，三也。三者虽圣哲在上，严刑督之，犹不可治。故尧求俊乂，而得四凶；三载考绩，而饗饗得成。使世主虽有上圣之明，而无考察之法，授凡庸之才，而去赏罚之劝，则为开奸，岂徒四族，侧陋何望于时哉！今立中正，定九品，高下任意，荣辱在手，操人主之威福，夺天朝之权势，爱憎决于心，情伪由于己，公无考校之负，私无告讦之忌，荣党横越，威福擅行，用心百态，求者万端，廉让之风灭，苟且之俗成。天下汹汹，但争品位，不闻推让。流俗之过，一至于此，窃为圣世耻之。愚心之所非者，不可以一概论，辄条列其事。

“夫名状以当才为清，品辈以得实为平。治乱之要，不可不允。清平者，治化之美；枉滥者，乱败之恶也。不可不察。然人才异能，备体者寡，器有大小，达有早晚，是以三仁殊途而同归，四子异行而钧义。陈平、韩信笑侮于邑里，而收功于帝王，屈原、伍胥不容于人主，而显名于竹帛，是笃论之所明也。

“今之中正，不精才实，务依党利，不钧称尺，务随爱憎。所欲举者，获虚以成誉；所欲下者，吹毛以求疵。前鄙后修者，则引古以病今；古贤今病者，则考虚以覆过。质直者，罪以违时；阿容者，善其得和；度远者，责以小检；才近者，美其合俗；齐量者，以己为限。高下逐强弱，是非随爱憎，凭权附党，毁平从亲，随世兴衰，不顾才实，衰则削下，兴则扶上，一人之身，旬日异状。或以货赂自通，或以计协登进，附托必达，守道困悴。无报于身，必见割夺；有私于己，必得其欲。凌弱党强，以植后利。是以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。暨时有之，皆曲有

故：慢主罔时，实为乱源。

“昔在前圣之世，欲敦风俗，镇静百姓，隆乡党之义，崇六亲之行，人道贤否，于是见矣。然乡老书其善，以献天子；司马论其能，以官于职；有司考绩，以明黜陟。故天下之人，退而修本，州党有德义，朝廷有公正，天下大治，浮华邪佞，所无容厝。今一国之士，多者千数，或流徙异邦，或给役殊方，面犹不识，况尽其才力？而中知与不知，其当品状，采誉于台府，纳毁于流言。任己则有不识之蔽，听受则有彼此之偏。所知者，以爱憎夺其平；所不知者，以人事乱其度。既无乡老纪行之誉，又非朝廷考绩之课。遂使进官之人，弃近求远，背本逐末，位以求成，不由行立。故状无实事，谐文浮饰；品不校功，党誉虚妄。上夺天朝考绩之分，下长浮华朋党之事。凡官不同事，人不同能，得其能则成，失其能则败。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，而以九等为例。以品取人，则非才能之所长；以状取人，则为本品之所限。若状得其实，犹品状相妨，所疏则削其长，所亲则饰其短，徒结白论，以为虚誉。以治风俗，则状无实行；以宰官职，则品不料能。百揆何以得理？万机何以得修？职名中正，实为奸府；事名九品，而有八损。自魏立以来，未见其得人之功，而生仇薄之累。愚臣以为宜罢中正，除九品，弃魏氏之弊法，更立一代之美制，愚臣以为便也。”

张华字茂先，范阳人也。领中书令，名重一世。朝野拟为台辅，而荀勖、冯紞等深忌疾之。会世祖问华：“谁可付以后事者？”对曰：“明德至亲，莫如齐王攸。”既非上意所在，微为忤旨，间言得行，以华为都督幽州诸军事，领护乌桓校尉。于是远夷宾服，四境无虞。朝议欲征华入相。冯紞乾没苦陷，以华有震主之名，不可保必，遂征为太常，以小事免官。世祖崩，迁中书监，加侍中。遂尽忠救匡，弥缝补阙，虽当暗主虐后之朝，犹使海内晏然。迁司

空，卓尔独立，无所阿比。赵王伦及孙秀等，疾华如仇。伦、秀衅起，遂与裴頠俱被害，朝野之士，莫不悲酸。

裴頠字逸民，河东人也。迁尚书左仆射、侍中。元康七年，以陈准子匡、韩蔚子嵩并侍东宫，頠諫曰：“东宫之建，以储皇极，其所与游接，必简英俊，宜用成德贤邵之才。匡、嵩幼弱，未识人理立身之节，东宫实体夙成之表，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，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。”頠深患时俗放荡，不尊儒术。魏末以来，转更增甚。何晏、阮籍素有高名于世，口谈浮虚，不遵礼法，尸禄耽宠，仕不事事。至王衍之徒，声誉太盛，位高势重，不以物务自婴，遂相放效，风教陵迟。頠著崇有之论，以释其蔽。世虽知其言之益治，而莫能革也。朝廷之士，皆以遗事为高。四海尚宁，而有识者知其将乱矣。而夷狄遂沦中州者，其礼久亡故也。伦、秀之暨兴，頠、张华俱见害，朝纲倾弛，远近悼之。

傅玄字休奕，北地人也。性刚直果劲，不能容人之非。世祖受禅，加驸马都尉，与皇甫陶俱掌谏职。玄志在拾遗，多所献替，上疏曰：“前皇甫陶上事，为政之要，计民而置官，分民而授事。陶之所上，义合古制。前春，乐平太守亓志上欲为博士置史卒，此尊儒之一隅也，主者奏寝之。今志典千里，臣等并受殊宠，虽言辞不足以自申，意在有益，主者请寝，多不施用。臣恐草莱之士，虽怀一善，莫敢献之矣。”诏曰：“凡关言于人主，人臣之所至难。而人主苦不能虚心听纳，自古忠臣直士所慷慨也。其甚者，至使杜口结舌，每念于此，未尝不叹息也。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拒，庶几得以发蒙补过，获保高位。喉舌纳言诸贤，当深解此心，务使下情必尽。苟言有偏善，情在忠益，不可责备于一人。虽文辞有谬误，言语有得失，皆当旷然恕之。古人犹不拒诽谤，况皆善意，在可采录乎？近者孔晁、綦母和，皆案以轻慢之罪，所以皆原，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，无讳言之忌也。又每有陈事，辄出付

主者。主者众事之本，故身而所处，当多从深刻，至乃云恩贷当由上出，出村外者，宁纵刻峻是信耶？故复因此喻意。”玄迁侍中。

任愷字无裒，乐安人也。为侍中。愷性忠直，以社稷为己任。帝器而昵之，政事多咨焉。愷恶贾充之为，不欲令久执政，每裁抑之。充病之，后承间称愷忠公局正，宜在东宫，使保护太子。外假称扬，内斥远之。帝以为太子少傅，而侍中如故，充计画不行。会吏部尚书缺，好事者为充谋曰：“愷今总门下枢要，得与上亲接，宜启令典选，便得渐疏。此一都令史事耳，且九流难精，间隙易乘。”充即启，称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职。世祖不疑充挟邪，而以选官势望，唯贤是任，即日用愷。愷既在尚书，侍觐转希。充与荀勖、冯紞承间谮润，免官。愷受黜在家，充毁间得行，世祖情遂渐薄。然众论明愷为人，群共举愷为河南尹，甚得朝野称誉。而贾充朋党，日夜求愷小过，又讽有司奏愷免官。后起为太常。不得志，遂以忧卒。

裴楷字叔则，河东人也。为侍中。世祖尝问曰：“朕应天顺民，海内更始。天下风声，何得何失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受命，四海承风，所以未比德于尧、舜者，贾充之徒犹在朝也。夫逆取而顺守，汤、武是也。今宜引天下贤人，与弘政道，不宜示之以私也。”

和峤字长舆，汝南人也。迁侍中。峤见东宫不令，因侍坐曰：“皇太子有淳古之风，而季世多伪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”世祖默然。后与荀颢、荀勖同侍，世祖曰：“太子近入朝，差长进，卿可俱诣，粗及世事。”既奉诏而还，颢、勖并称皇太子明识弘雅，诚如明诏。峤曰：“圣质如初耳。”帝不悦而起。峤以为国虽休明，终必丧乱，言及社稷，未尝不以储君为忧。或以告贾妃，妃衔之。愍怀建宫官，峤为太子少傅，太子朝西宫，峤从入。贾后使惠帝问

蛭曰：“卿昔谓我不了家事，今日定云何？”蛭曰：“臣昔事先帝，有斯言。言之不效，国之福也。臣敢逃其罪乎？”

郗诜字广基，济阴人也。举贤良对策，曰：“臣窃观乎古今，而考其美恶。古人相与求贤，今人相与求爵，此风俗所以异流也。古之官人，君责之于上，臣举之于下，得其人有赏，失其人有罚，安得不求贤乎？今之官者，父兄营之，亲戚助之，有人事则通，无人事则塞，安得不求爵乎？贤苟求达，达在修道，穷在失义，故静以待之也。爵苟可求，得在进取，失在后时，故动以要之也。天地不能顿为寒暑，人主亦不能顿为治乱，故寒暑渐于春秋，治乱起于得失。当今之世，官者无关梁，邪门启矣；朝廷不责贤，正路塞矣。所谓责贤，使之相举也；所谓关梁，使之相保也。贤不举则有咎，保不信亦有罚。有罚则有司莫不悚也，以求其才焉。今则不然，贪鄙窃位，不知谁升之者；虎兕出槛，不知谁可咎者。网漏吞舟，何以过此？虽圣思劳于夙夜，所使为政，恒得此属，欲化美俗平，亦俟河之清耳。”为左丞，劾奏吏部尚书崔洪。洪曰：“我举郗丞而还奏我，此为挽弩自射。”诜闻曰：“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，厥以军法戮宣子之仆，宣子谓诸大夫：‘可贺我矣，吾选厥也，任其事。’崔侯为国举才，我我才见举，唯官是视，各明在公，何故私言乃至于此。”洪闻之惭服。

荀勖字公曾，颍阴人也。为中书监，加侍中。勖才学博览，有可观采，而性邪佞，与贾充、冯紞共相朋党。朝廷贤臣，心不能悦。任恺因机举充镇关中，世祖即诏遣之。勖谓紞曰：“贾公远放，吾等失势，太子婚尚未定，若使充女为妃，则不营留而自停矣。”勖与紞伺世祖间，并称充女淑令，风姿绝世，若纳东宫，必能辅佐君子，有关雎后妃之德。遂成婚焉。

冯紞，字少直，安平人也。稍迁左卫将军，承颜悦色，宠爱日隆，贾充、荀勖并与之亲善。世祖诏冶金墉，废

贾妃，已定，统与勳乾没救请，故得不废。转侍中。世祖笃病得愈，统与勳乃言于世祖曰：“陛下前者病若不差，太子其废矣。齐王为百姓所归，公卿所仰，虽欲高让，其得免乎？宜遣还藩，以安社稷。”世祖纳之。初谋伐吴，统与充、勳共苦谏，世祖不纳，断从张华。吴平，统内怀惭惧，疾华如仇。及华外镇，威德大著，朝论当征为尚书令。从容侍帝，论魏、晋故事，因曰：“臣常谓钟会之反，颇由太祖。”帝勃然曰：“何言邪？”统曰：“臣以为，夫善御者，必识六辔盈缩之势；善治者，必审官方控带之宜。是故汉高八王，以宠过夷灭；光武诸将，以抑损克终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异，在下者有愚智之殊。盖抑扬与夺，使之然耳。钟会才具有限，而太祖奖诱太过，喜其谋猷，盛其名位，授以重势。故会自谓算无遗策，功在不赏，辘张跋扈，遂构凶逆耳。向令太祖录其小能，节以大礼，抑之以势，纳之以轨度，则逆心无由而生，乱事无阶而成。”世祖曰：“然。”统稽首曰：“愚臣之言，宜思坚冰之道，无令如会之徒复致覆丧。”世祖曰：“当今岂有会乎？”统曰：“陛下谋谟之臣，著大功于天下，四海莫不闻知，据方镇、总戎马之任者，皆在陛下圣虑矣。”世祖默然。征张华为太常，寻免华官。

刘颂字子雅，广陵人也。除淮南相，上疏曰：“臣窃惟万载之事，理在二端。天下大器，一安难倾，一倾难正。故虑经后世者，必精目下之治，治安遗业，使数世赖之。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，深根固蒂，则祚延无穷，可以比迹三代。如或当身之治，遗风余烈，不及后嗣，虽树亲戚，而成国之制不建，使夫后世独任智力，以安大业，若未尽其理，虽经异时，忧责犹追在陛下，将如之何？愿陛下善当今之治，树不拔势，则天下无遗忧矣。夫圣明不世及，后嗣不必贤，此天理之常也。故善为天下者，任势而不任人。任势者，诸侯是也；任人者，郡县是也。郡县之治，小政理而大势危；诸侯牧民，近多违而远虑固。圣王推终始之弊，权衡重之理，苞彼小违，以据大安，然后足以藩固内外，维镇九服。夫武王，圣主也；成王，贤嗣也。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，而广封建者，虑经无穷也。且

善言今者，必有以验之于古。唐、虞以前，书文残缺，其事难详。至于三代，则并建明德，及举王之显亲，开国承家，以藩屏帝室，延祚久长，近者五六百岁，远者延将千载。逮至秦氏，罢侯置守，子弟不分尺土，孤立无辅，二世而亡。汉承周、秦之后，杂而用之，前后二代，各二百余年。揆其封建，虽制度舛错，不尽事中，然迹其衰亡，恒在同姓失职、诸侯微时，不在强盛也。昔吕氏作乱，幸赖齐、代之援，以宁社稷；七国叛逆，梁王捍之，卒弭其难。自是之后，威权削夺，诸侯止食租俸，甚者至乘牛车，是以王莽得擅本朝，遂其奸谋，倾荡天下，毒流生灵。光武绍起，虽封树子弟，而不建成国之制，祚亦不延。魏氏承之，圈闭亲戚，幽囚子弟，是以神器速倾，天命移在陛下。长短之应，祸福之征，可见于此矣。然则建邦苟尽其理，则无向不可。故曰：‘为社稷计，莫若建国。’夫邪正逆顺者，人心之所系服也。今之建置，审量事势，使君乐其国、臣荣其朝，各流福祚，传之无穷。上下一心，爱国如家，视人如子，然后能保荷天禄，兼翼王室。今诸王裂土，皆兼于古之诸侯，而君贱其爵，臣耻其位，莫有安志，其故何也？法同郡县，无成国之制故也。今之建置，宜使率由旧章，一如古典。然人心系常，不累十年，好恶未改，情愿未移。臣之愚虑，以为宜早创大制，迟回众望，犹在十年之外，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，荣其所蒙，上下相持，用成藩辅。如今之为，适足以亏天府之藏，徒弃谷帛之资，无补镇国卫土之势也。

“古者封建既定，各有其国。后虽王之子孙，无复尺土，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。若推亲疏，转有所废，以有所树，则是郡县之职，非建国之制也。今宜豫开此地，使亲疏远近，不错其制，然后可以永安。然于古典所应有者，悉立其制，然非急所须，渐而备之，不得顿设也。须车甲器械既具，其群臣乃服彩章；仓廩已实，乃营宫室；百姓已足，乃备官司；境内充实，乃作礼乐。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。至境内之政，官人用才，自非内史国相，命于天子，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，谷帛资实，庆赏刑威，非封爵者，悉得专之。周之建侯，长享其国，与王者并，远者延

将千载，近者犹数百年。汉之诸王，传祚暨至曾玄。人性不甚相远，古今一揆，而短长甚违，其故何邪？立意本殊，而制不同故也。周之封建，使国重于君，公侯之身轻于社稷。故无道之君，不免诛放。敦兴灭继绝之义，故国祚不泯。不免诛放，则群后思惧，胤嗣必继，是无亡国也。诸侯思惧，然后轨道。下无亡国，天子乘之，理势自安，此周室所以长存也。汉之树置，君国轻重不殊，故诸王失度，陷于罪戮，国遂以亡：不崇兴灭继绝之序，故下无固国。天子居上，势孤无辅，故奸臣擅朝，易倾大业。今宜反汉之弊，修周旧迹，国君虽或失道，陷于诛绝，又无子应除，苟有始封支胤，不问远近，必绍其祚。若无遗类，则虚建之，须皇子生，以继其统，然后建国无灭。又班固称：‘诸侯失国，亦由网密。’今又宜都宽其检，且建侯之理，本经盛衰。虑关强弱，则天下同忿，并力诛之。大制都邑，班之群后，著誓丹青，书之玉板，藏之金匱，置诸宗庙，副在有司。寡弱小国，犹不可危，岂况万乘之主？承难倾之邦，而加其上，则自然永久。故臣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，寄大业于固成之势，则可以无遗忧矣。

“今闾閻少名士，官司无高能，其故何也？清议不肃，人不立德，行在取容，故无名士；下不专局，又无考课，吏不竭节，故无高能。无高能，则有疾世事；少名士，则后进无准。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也。天下至大，万事至众，人君至少，同于天日，故非垂听所得周览。是以圣王之治，执要而已，委务于下，而不以事自婴也。分职既定，无所与焉。非惮日侧之勤，而牵于逸豫之虞，诚以治体宜然，事势致之也。何则，夫造创谋始，逆暗是非，以别能否，甚难察也；既以施行，因其成败，以分功罪，甚易识也。易识在考终，难察在造始。故人君恒居其易则治，人臣不处其难则乱。今人主恒能居易执要，以御其下，然后人臣功罪，形于成败之征，无所逃其诛赏，故罪不可蔽、功不可诬。功不可诬，则能者劝；罪不可蔽，则违慢日肃。此为治之大略也。天下至大，非垂听所周，又精始难校，考终易明。今人主不委事仰成，而与诸下共造事始，则功罪难分，能否不别。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，都

委务于下，至如今事应奏御者，蠲除不急，使要事得精，可三分之二。今亲掌者，受成于上，上之所失，不得复以罪下，岁终事功不建，不知所责也。夫监司以法举罪，狱官案劾尽实，法吏据辞守文，大较虽同，然至于施用，监司与夫法狱，体宜小异：狱官唯实，法吏唯文，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。何则？夫细过微阙，谬妄之失，此人情之所必有，而悉纠以法，则朝野无全人。此所谓欲治而反乱者也。是以善为治者，纲举而网疏。纲举则所罗者广，网疏则小罪必漏。所罗者广，则大罪不纵，则甚泰必刑，微过必漏，则为政不苛。甚泰必刑，然后犯治必塞。此为治之要也。而自近世以来，为监司者，类大纲不振，而网甚密。网甚密，则微过必举。微过人情所必有，而不足以害治，举之则微而益乱。大纲不振，则豪强横肆，豪强横肆，则平民失职。此错所急，而倒所务之由也，非徒无益于治体，清议乃由此益伤。古人有言曰：‘君子之过，如日之蚀焉。’又曰：‘过而能改。’又曰：‘不贰过。’凡此数者，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。苟不至于害治，则皆天网之所漏也。所犯在甚泰，然后王诛所必加，此举罪浅深之大例也。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，不善者必夷戮警众，此为治诛赦之准式也。凡举过弹违，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。今举小过，清议益颓。是以圣王深识人情而达治体，故其称曰：‘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’又曰：‘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’又曰：‘无求备于一人。’故冕而前旒，充纛塞耳，意在去苛察、举甚泰。善恶之报，必取其尤，然后简而不漏。大罪必诛，法禁易全也。今则当小罪甚察，而时不加治者，明小罪非乱治之奸也。害治在犯尤，而谨搜微过，何异放兕豹于公路，而禁鼠盗于隅隙。时政所失，少有此类。陛下宜反而求之，乃得所务也。”

江统，字应元，陈留人也。除华阴令。时关陇屡为氐、羌所扰，牧守沦没，黎庶涂炭，孟观西讨，生禽齐万年，群氐死散。统深惟四夷乱华，宜杜其萌，乃作徙戎论，其辞曰：“夫蛮夷戎狄，谓之四夷。九服之制，地在要荒。春秋之义，内诸夏而外夷狄。以其言语不通，法俗诡异，或居绝域之外，山河之表，与中国壤断土隔，不相侵

涉，赋役不及，正朔不加，其性气贪婪，凶悍不仁。四夷之中，戎狄为甚，弱则畏服，强则侵叛。虽有贤圣之世、大德之君，咸未能以道化率导，而以恩德柔怀也。当其强也，以殷之高宗，而惫于鬼方；有周文王，而患昆夷、獫狁；高祖困于白登，孝文军于霸上。及其弱也，周公来九译之贡，中宗纳单于之朝。以元、成之微，而犹四夷宾服，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故匈奴求守边塞，而侯应陈其不可；单于屈膝未央，望之议以不臣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以待之有备，御之有常，虽稽颡执贄，而边城不弛固守；为寇贼强暴，而兵甲不加远征，期令境内获安，疆场不侵而已。及至周室失统，诸侯专征，以大兼小，转相残灭，封疆不固，而利害异心，戎狄乘间，得入中国。或招诱安抚，以为己用。故申、缙之祸，颠覆宗周；襄公要秦，遽兴姜戎；义渠、大荔，居秦、晋之域；陆浑阴戎，据伊洛之间；搜瞞之属，侵入齐、宋，陵虐邢、卫。南夷与北夷交侵，中国不绝若线。始皇之并天下也，南兼百越，北走匈奴，当时中国，无复四夷矣。

“汉兴而都长安，宗周丰、镐之旧也。及至莽之败，西都荒毁，百姓流亡。建武中，以马援领陇西太守，讨叛羌，徙其余种于关中，居冯翊、河东空地，而与齐民杂处。数岁之后，族类繁息，既恃其肥强，且苦汉民侵之。永初之元，骑都尉王弘使西域，发调羌、氐，以为行卫。于是群羌奔骇，互相扇动，二州之戎，一时俱发，覆没将守，屠破城邑。诸戎遂炽，至于南入蜀、汉，东掠赵、魏，唐突鞬关，侵及河内。十年之中，夷夏俱弊。此所以害深重、累年不定者，虽由御者之无方，将非其才，亦岂不以寇发心腹，害起肘腋，疾笃难疗，疮大迟愈之故哉？自此之后，余烬不尽，小有际会，辄复侵叛。雍州之戎，常为国患，中世之寇，惟此为大。汉末之乱，关中残灭。魏兴之初，与蜀分隔，疆场之戎，一彼一此。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，欲以弱寇强国，扞御蜀虏，此盖权宜之计，一时之势，非所以保境安民，为万世之利也。今者当之，已受其弊矣。

“夫关中之沃物丰，厥田上上，帝王之都，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戎狄志体，不与华同。而因其衰弊，迁之畿服，吏民玩习，侮其轻弱，使其怨恨之气，毒于骨髓。至于蕃育众盛，则坐生其心，以贪悍之性，挟愤怒之情，候隙乘便，辄为横逆。而居封域之内，无障塞之隔，掩不备之民，收散野之积，故能为祸滋蔓，暴害不测，此必然之势、已验之事也。当今之宜，宜及兵威方盛，众事未罢，徙冯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内诸羌，著先零、罕沓、析支之地；徙扶风、始平、京兆之民，出还陇右，著阴平、武都之界。各附本种，反其旧土，使属国抚夷，就安集之。戎、晋不杂，并得其所，上合往古即叙之义，下为盛世永久之规。纵有猾夏之心，风尘之警，则绝远中国，隔阂山河，虽为寇暴，所害不广。是以充国、子明，能以数万之众，制群羌之命，有征无战，全军独克。虽有谋谟深计，庙胜远图，亦岂不以华夷异处，戎夏区别，要塞易守之故，得成其功哉！”

“难者曰：‘方今关中之祸，暴兵二载，征戍之劳，老师十万，水旱之害，荐饥累荒。凶逆既戮，悔恶初附，且款且畏，咸怀危惧。百姓愁苦，异人同虑，望宁息之有期，若枯旱之思雨露。诚宜镇之以静默，而绥之以安豫。而子方欲作役起徒，兴功造事，使疲悴之众，徙自猜之寇，以无谷之民，迁乏食之虏，恐势尽力屈，绪业不卒，羌戎离散，心不可一，前害未及弭，而后变复横出矣。’答曰：‘羌戎狡猾，伤害牧守，连兵聚众，载离寒暑。而今异类瓦解，同种土崩，老幼系虏，丁壮降散。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，悔恶反善，怀我德惠，而来柔附乎？将势穷道尽，智力俱困，惧我兵诛，以至于此乎？’曰：‘无有余力，势穷道尽故也。’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，而令其进退由己矣。夫乐其业者，不易事；安其居者，无迁志。方其自疑危惧，畏怖促遽，可制以兵威，使之左右无违也。迨其死亡散流，故可遐迁远处，令其心不怀土也。夫圣贤之谋事，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，道不著而平，德不显而成。其次则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，值困必济，遇否能通。今子遭弊事之终，而不图更制之始，爰易辙之勤，而得覆车

之轨，何哉？且关中之民，百余万口，率其少多，戎狄居半，处之与迁，必须口实，若有穷乏，故当倾关中之谷，以全其生生之计，必无挤于沟壑，而不为侵掠之害也。今我迁之，传食而至，附其种族，自使相赡，而秦地之民得其半谷，此为济行者以廩粮，遗居者以积仓。宽关中之逼，去盗贼之原；除旦夕之损，建终年之益。若惮暂举之小劳，而遗累世之寇敌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，创业垂统，崇基拓迹，谋及子孙者也。

“并州之胡，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。汉宣之世，冻馁残破，国内五裂，后合为二。呼韩邪遂衰弱孤危，不能自存，依阻塞下，委质柔服。建武中，南单于复求降附，于弥扶罗值世丧乱，遂乘衅而作，虏掠赵、魏，寇至河南。建安中，又使右贤王去卑，诱质呼厨泉，听其部落散居六郡。咸熙之际，分为三率。泰始之初，又增为四。今五部之众，户至数万，人口之盛，过于西戎。然其天性骁勇，弓马便利，倍于氐、羌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，则并州之域，可为寒心。今晋民失职，犹或亡叛，犬马肥充，则有噬啮，况于夷狄，能不为变？但顾其微弱，势力不陈耳。夫为邦者，患不在贫，而在不均；忧不在寡，而在不安。以四海之广，士民之富，岂须夷虏在内，然后取足哉！此等皆可申喻发遣，还其本域，慰彼羁旅怀土之思，释我华夏纤介之忧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，德施永世，于计为长。”

陆机字士衡，吴郡人也。为著作郎。孙盛阳秋载机五等论曰：“夫体国经野，先王所慎，创制垂基，思隆后业，然而经略不同，长短异术。五等之制，始于黄、唐；郡县之治，创于秦、汉。得失成败，备在典谟，是以其详可得而言。夫王者知帝业至重，天下至广。广不可以偏制，重不可以独任。任重必于借力，制广终乎因人。故设官分职，所以轻其任也；并建伍长，所以弘其制也。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，裁其亲疏之宜，使万国相维，以成盘石之

固，宗庶杂居，以定维城之业。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，识人情之大方，知其为人不如厚己，利物不如图身，安上在于悦下，为已在乎利人。是以分天下以厚乐，而已得与之同忧；飡天下以丰利，而已得与之共害。利博则恩笃，乐远则忧深，故诸侯享食土之实，万国受传世之祚。夫然，则南面之君，各务其治；九服之民，知有定主。上之子爱，于是乎生；下之礼信，于是乎结。世治足以敦风，道衰足以御暴。故强毅之国，不能擅一时之势；雄俊之民，无所寄霸王之志。然后国安由万邦之思治，主尊赖群后之图身。盖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业也。故世及之制，弊祸终乎七雄。昔者成汤亲照夏后之鉴，公旦目涉商人之式，文质相济，损益有物。然五等之礼，不革于时，封畛之制，有隆焉尔者，岂玩二王之祸，而暗经世之算乎？固知百世非可悬御，善制不能无弊，而侵弱之辱，愈于殄祀，土崩之困，痛于陵夷也。是以经始获其多福，虑终取其少祸，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，郡县非致治之基也。故国忧赖其释位，主弱凭于其翼戴。及其承微积弊，王室遂卑，犹保名位，祚遗后嗣，皇统幽而不辍，神器否而必存者，岂非事势使之然与？降及亡秦，弃道任术，怨周之失，自矜其得，寻斧始于所庇，制国昧于弱下。国庆独享其利，主忧莫与共害，虽速亡趋乱，不必一道，颠沛之暨，实由孤立，是盖思五等之小怨，忘万国之大德，知陵夷之可患，暗土崩之为痛也。周之不竞，有自来矣。国乏令主，十有余世，然片言勤王，诸侯必应，一朝震矜，远国先叛，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，暴楚顿其观鼎之志，岂刘、项之能窥关，胜、广之敢号泽哉！借使秦人因循周制，虽则无道，有共兴亡，其覆灭之祸，岂在曩日。汉矫秦枉，大启王侯，领土逾溢，不遵旧典，故贾生忧其危，晁错痛其乱。是以诸侯阻其国家之富，凭其土民之力，势足者反疾，土狭者逆迟，六臣犯其弱纲，七子冲其漏网，皇祖夷于黥徒，西京病于东帝，是盖过正之灾，而非建侯之累也。逮至中叶，忌其失节，割削宗子，有名无实，天下旷然，复袭亡秦之轨矣。是以五侯作威，不忌万邦，新都袭汉，易于拾遗也。光武中兴，纂隆皇统，而犹遵覆车之遗辙，养丧家之宿疾，仅及数世，奸宄充斥，卒有强臣专朝，则天下风靡，一夫纵横，而城地自夷，岂不危哉！在周之

衰，难兴王室，放命者七臣，干位者三子，嗣王委其九鼎，凶族据其天邑，钲鼙震于闾宇，锋镝流乎绛阙，然祸止畿甸，害不覃及，天下晏然，以治待乱，是以宣王兴于共和，襄、惠振于晋、郑，岂若二汉陞阍暂扰，而四海已沸，孽臣朝入，而九服夕乱哉！远惟王莽篡逆之事，近览董卓擅权之际，亿兆悼心，愚智同痛，然固以之存，汉以之亡，夫何故哉！岂世乏曩时之臣，士无匡合之志欤！盖远绩屈于时异，雄心挫于卑势耳。故烈士扼腕，终委寇仇之手；忠臣变节，以助虐国之桀。虽复时有鸱合同志，以谋王室，然上非奥主，下皆市人，师旅无先定之班，君臣无相保之志，是以义兵云合，无救劫杀之祸；众望未改，而已见太汉之灭矣。或以诸侯世位，不必常全，昏主暴君，有时比迹，故五等所以多乱；今之牧守，皆官方庸能，虽或失之，其得固多，故郡县易以为政治。夫德之休明，黜陟日用，长率连属，咸述其职，而淫昏之君，无所容过，何则不治哉！故先代有以之兴矣。苟或衰陵，百度自悖，鬻官之吏，以货准才，则贪残之萌，皆群后也，安在其不乱哉！故后王有以之废矣。且要而言之，五等之君，为己思治；郡县之长，为利图物，何以征之？盖企及进取，仕子之常志；修己安民，良士之所希及。夫进取之情锐，安民之誉迟，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，在位所不惮，损实事以养名者，官长所夙夜也。君无卒岁之图，臣挟一时之志。五等则不然，知国为己土，众皆我民，民安，己受其利，国伤，家婴其病，故前人欲以垂后，后嗣思其建构，为上无苟且之心，群下知胶固之义。使其并贤居政，则功有厚薄，而两愚处乱，则过有深浅。然则八代之制，几可以一理贯，秦、汉之典，殆可以一言蔽也。”

胡威，字伯武，淮南人也。父质，字文德，清廉洁白。质之为荆州刺史也，威自京都定省。家贫，每至客舍，自放驴取樵。既至见父，停厩中十余日，告归。临辞，赐绢一匹，为道中资。威跪曰：“大人清高，不审于何得此绢。”质曰：“是吾奉禄之余，故以为汝粮耳。”威受之辞归。荆州帐下都督，闻威将去，请假还家，持资粮于路要

威，因与为伴，每事佐助，又进饭食。威疑而诱问之，既知，乃取所赐绢与都督，谢而遣之。后因他信以白质，质杖都督一百，除吏名。父子清慎如此，于是名誉著闻。为安丰太守、徐州刺史，政化大行。后入朝，世祖因言次谓威曰：“卿清孰如父清？”对曰：“臣不如也。”世祖曰：“以何为胜邪？”对曰：“臣父清恐人知，臣清恐人不知，是臣不及远也。”世祖以威言直而婉，谦而顺，累迁豫州刺史，入为尚书。

周颙，字伯仁，汝南人也。为尚书左仆射。王敦作逆石头，既〔而〕王师败绩，颙奉诏往诣敦，敦曰：“伯仁，卿负我。”颙曰：“公戎车犯顺，下官亲率六军，不能其事，使王旅奔败，以此负公。”敦惮其辞正，不知所答。左右文武，劝颙避敦，曰：“吾备位大臣，朝廷丧破，宁可复草间求活，外投胡、越者邪？”俄而被收，于石头害之。

陶侃字士行，庐江人也。为荆州刺史。政刑清明，惠施均洽，故楚蜀士女，莫不相庆。引接疏远，门无停客。常语人曰：“太禹圣者，乃惜寸阴；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，岂可逸游荒醉？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。”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，乃命取蒲博之具，悉投之于江，吏将则加鞭扑，曰：“樗蒲者，牧奴戏耳。老、庄浮华，非先王之法言，不可行也。君子当正其衣冠，摄其威仪，何有乱头养望，自谓宏达邪？”于是朝野用命，移风易俗。

高崧字茂琰，广陵人也。累转侍中。哀帝雅好服食，崧谏，以为非万乘所宜，陛下此事，实是日月之一蚀也。帝欲修鸿宝礼，崧反复表谏，事遂不行。

何充字次道，庐江人也。为护军中书令。显宗初崩，充建议曰：“父子相传，先王旧典，忽妄改易，惧非长

计。”庾冰等不从，故康帝遂立。帝临轩，冰、充侍坐。帝曰：“朕嗣洪业，二君之力也。”对曰：“陛下龙飞，臣冰之力也，若如臣议，不睹升平之世。”康帝崩，充奉遗旨，便立孝宗，加录尚书事侍中，临朝正色，以社稷为己任。凡所选用，皆以功臣为先，不以私恩树用亲戚。谈者以此重之。

吴隐之字处默，濮阳人也。早孤，事母孝谨，爱敬著于色养，几灭性于执丧。居近韩康伯家。康伯母，贤明妇人，每闻隐之哭，临饌辍餐，当织投杼，为之悲泣。如此终其丧。谓伯曰：“汝若得在官人之任，当举如此之徒。”及伯为吏部，超选隐之，遂阶清级，为龙骧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州之北界有水，名曰“贪泉”，父老云：“饮此水者，使廉士变节。”隐之始践境，先至水所，酌而饮之，因赋诗曰：“古人云此水，一歆怀千金。试使夷、齐饮，终当不易心。”在州清操愈厉，化被幽荒。诏曰：“广州刺史吴隐之，孝友过人，禄均九族，处可欲之地，而能不改其操，飡惟错之富，而家人不易其服，革奢务嗇，南域改观，朕有嘉焉。可进号前将军，赐钱五十万、谷千斛。”

子部

卷三十一

六韜

序

文王田乎渭之阳，见太公坐茅而钓，问之曰：“子乐得鱼耶？”太公曰：“夫钓以求得也。其情深，可以观大矣。”文王曰：“愿闻其情。”太公曰：“夫鱼食其饵，乃牵于缗；人食其禄，乃服于君。故以饵取鱼，鱼可杀；以禄取人，人可竭；以家取国，国可拔；以国取天下，天下可毕也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天下之天下也。与天下同利者，则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失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，仁也。仁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免人之死，解人之难，救人之患，济人之急者，德也。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与人同忧同乐，同好同恶者，义也。义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得而归利。能生利者，道也。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

文 韜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天下一乱一治，其所以然者何？天时变化自有之乎？”太公曰：“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，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。祸福在君，不在天时。”文王曰：“古之贤君可得闻乎？”太公曰：“昔帝尧，上世之所谓贤君

也。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弗服，锦绣文绮弗衣，奇怪异物弗视，玩好之器弗宝，淫佚之乐弗听，宫垣室屋弗崇，茅茨之盖不剪，衣履不敝尽不更为，滋味重累不食，不以役作之故，留耕种之时，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，其自奉也甚薄，役赋也甚寡。故万民富乐，而无饥寒之色。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视其君如父母。”文王曰：“大哉贤君之德矣！”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愿闻为国之道。”太公曰：“爱民。”文王曰：“爱民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利而勿害，成而勿败，生而勿杀，与而勿夺，乐而勿苦，喜而勿怒。”文王曰：“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民不失其所务，则利之也；农不失其时业，则成之也；省刑罚，则生之也；薄赋敛，则与之也；无多宫室台池，则乐之也；吏清不苛，则喜之也；民失其务，则害之也；农失其时，则败之也；无罪而罚，则杀之也；重赋敛，则夺之也；多营宫室游观以疲民，则苦之也；吏为苛扰，则怒之也。故善为国者，御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如兄之慈弟也。见之饥寒，则为之哀；见之劳苦，则为之悲。”文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文王问于太公曰：“贤君治国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贤君之治国，其政平，吏不苛；其赋敛节，其自奉薄；不以私善害公法，赏赐不加于无功，刑罚不施于无罪；不因喜以赏，不因怒以诛；害民者有罪，进贤者有赏；后宫不荒，女谒不听；上无淫匿，下无阴害；不供宫室以费财，不多游观台池以罢民，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；官无腐蠹之藏，国无流饿之民也。”文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文王问师尚父曰：“王人者，何上何下？何取何去？何禁何止？”尚父曰：“上贤，下不肖；取诚信，去诈伪；禁暴乱，止奢侈。故王人者，有六贼七害。六贼者，一曰大作宫殿台池游观，淫乐歌舞，伤王之德；二曰不事农桑，

任气作业，游侠犯历法禁，不从吏教，伤王之化；三曰结连朋党，比周为权，以蔽贤智，伤王之权；四曰抗智高节，以为气势，伤王之威；五曰轻爵位，贱有司，羞为上犯难，伤功臣之劳；六曰强宗侵夺，凌侮贫弱，伤庶民矣。七害者，一曰无智略大谋，而以重赏尊爵之故，强勇轻战，侥幸于外，王者慎勿使将；二曰有名而无用，出入异言，掩善扬恶，进退为巧，王者慎勿与谋；三曰朴其身躬，恶其衣服，语无为以求名，言无欲以求得，此伪人也，王者慎勿近；四曰博文辨辞，高行论议，而非时俗，此奸人也，王者慎勿宠；五曰果敢轻死，苟以贪得尊爵重禄，不图大事，待利而动，王者慎勿使；六曰为雕文刻镂，技巧华饰，以伤农事，王者必禁之；七曰为方伎咒诅，作蛊道鬼神不验之物、不祥之言，欺诈良民，王者必禁止之。故民不尽其力，非吾民；士不诚信而巧伪，非吾士；臣不忠谏，非吾臣；吏不平洁爱人，非吾吏；相不能富国强兵，调和阴阳，以安万乘之主，简练群臣，定名实，明赏罚，令百姓富乐，非吾相也。故王人之道，如龙之首，高居而远望，徐视而审听，神其形，散其精，若天之高不可极，若川之深不可测也。”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，世乱愈甚，以致危亡者，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举贤而不用，是有举贤之名也，无得贤之实也。”文王曰：“其失安在？”太公曰：“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誉，不得其真贤。”文王曰：“好用世俗之所誉者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好听世俗之所誉者，或以非贤为贤，或以非智为智，或以非忠为忠，或以非信为信。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，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，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，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，忠臣死于无罪，邪臣以虚誉取爵位，是以世乱愈甚，故其国不免于危亡。”文王曰：“举贤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将相分职，而各以官举人，案名察实，选才考能，令能当其名，名得其实，则得贤人之道。”文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愿闻治国之所贵。”太公曰：“贵法令之必行，必行则治道通，通则民大利，大利则君德彰矣。君不法天地，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，故令出必乱，乱则复更为法。是以法令数变，则群邪成俗，而君沉于世，是以国不免危亡矣。”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愿闻为国之大失。”太公曰：“为国之大失，作而不法法，国君不悟，是为大失。”文王曰：“愿闻不法法，国君不悟。”太公曰：“不法法，则令不行，令不行，则主威伤。不法法，则邪不止，邪不止，则祸乱起矣。不法法，则刑妄行，刑妄行，则赏无功。不法法，则国昏乱，国昏乱，则臣为变。不法法，则水旱发，水旱发，则万民病。君不悟，则兵革起，兵革起，则失天下也。”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人主动作举事，善恶有福殃之应，鬼神之福无？”太公曰：“有之。主动作举事，恶则天应之以刑，善则地应之以德；逆则人备之以力，顺则神授之以职。故人主好重赋敛，大宫室，多游台，则民多病瘟，霜露杀五谷，丝麻不成。人主好田猎毕弋，不避时禁，则岁多大风，禾谷不实。人主好破坏名山，壅塞大川，决通名水，则岁多大水，伤民五谷不滋。人主好武事，兵革不息，则日月薄蚀，太白失行。故人主动作举事，善则天应之以德，恶则人备之以力，神夺之以职，如响之应声，如影之随形。”文王曰：“诚哉！”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国主民者，其所以失之者，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不慎所与也。人君有六守三宝。六守者，一曰仁，二曰义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。是谓六守。”文王曰：“慎择此六者，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富之而观其无犯，贵之而观其无骄，付之而观其无专，使之而观其无隐，危之而观其无恐，事之而观其无穷。富之而不犯者，仁也；贵之而不骄者，义也；付之而不专者，忠也；使之而不隐者，信也；危之而不恐者，勇也；事之而不穷

者，谋也。人君慎此六者以为君用。君无以三宝借人。以三宝借人，则君将失其威。大农大工大商，谓之三宝。六守长则国昌，三宝完则国安。”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先圣之道可得闻乎？”太公曰：“义胜欲则昌，欲胜义则亡。敬胜怠则吉，怠胜敬则灭。故义胜怠者王，怠胜敬者亡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桀、纣之时，独无忠臣良士乎？”太公曰：“忠臣良士，天地之所生，何为无有？”武王曰：“为人臣而令其主残虐，为后世笑，可谓忠臣良士乎？”太公曰：“是谏者不必听，贤者不必用。”武王曰：“谏不听，是不忠；贤而不用，是不贤也。”太公曰：“不然。谏有六不听，强谏有四必亡，贤者有七不用。”武王曰：“愿闻六不听，四必亡，七不用。”太公曰：“主好作宫室台池，谏者不听；主好忿怒，妄诛杀人，谏者不听；主好所爱无功德而富贵者，谏者不听；主好财利，巧夺万民，谏者不听；主好珠玉奇怪异物，谏者不听。是谓六不听。四必亡：一曰强谏不可止，必亡；二曰强谏知而不肯用，必亡；三曰以寡正强、正众邪，必亡；四曰以寡直强、正众曲，必亡。七不用：一曰主弱亲强，贤者不用；二曰主不明，正者少，邪者众，贤者不用；三曰贼臣在外，奸臣在内，贤者不用；四曰法政阿宗族，贤者不用；五曰以欺为忠，贤者不用；六曰忠谏者死，贤者不用；七曰货财上流，贤者不用。”

武王伐殷，得二丈夫而问之曰：“殷之将亡，亦有妖乎？”其一人对曰：“有。殷国尝雨血、雨灰、雨石，小者如椎，大者如箕，六月雨雪深尺余。”其一人曰：“是非国之大妖也。殷君喜以人倭虎，喜割人心，喜杀孕妇，喜杀人之父、孤人之子。喜夺喜诬，以信为欺，欺者为真，以忠为不忠，忠谏者死，阿谀者赏，以君子为下。急令暴取，

好田猎，出入不时，喜治宫室修台池，日夜无已；喜为酒池肉林糟丘，而牛饮者三千；饮人无长幼之序、贵贱之礼；喜听谗用举，无功者赏，无德者富；所爱专制而擅令，无礼义，无忠信，无圣人，无贤士，无法度，无升斛，无尺丈，无称衡。此殷国之大妖也。”

武 韬

文王在酆，召太公曰：“商王罪杀不辜，汝尚助余忧民，今我何如？”太公曰：“王其修身下贤，惠民以观天道。天道无殃，不可以先唱；人道无灾，不可以先谋；必见天殃，又见人灾，乃可以谋。与民同利，同病相救，同情相成，同恶相助，同好相趣，无甲兵而胜，无冲机而攻，无渠堑而守。利人者天下启之，害人者天下闭之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。取天下若逐野兽，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；若同舟而济，济则皆同其利，舟败皆同其害。然则皆有启之，无有闭之矣。无取于民者，取民者也；无取于国者，取国者也；无取于天下者，取天下者也。取民者民利之，取国者国利之，取天下者天下利之。故道在不可见，事在不可闻，胜在不可知，微哉微哉！鸷鸟将击，卑飞翕翼；猛兽将击，弭耳俯伏；圣人将动，必有过色。唯文唯德，谁为之惑？弗观弗视，安知其极！今彼殷商，众口相惑。吾观其野，草茅胜谷；吾观其群，众曲胜直；吾观其吏，暴虐残贼。败法乱刑而上下不觉，此亡国之时也。夫上好货，群臣好得，而贤者逃伏，其乱至矣。”太公曰：“天下之人如流水，障之则止，启之则行，动之则浊，静之则清。呜呼神哉！圣人见其所始，则知其所终矣。”文王曰：“静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夫天有常形，民有常生。与天下共其生，而天下静矣。”

文王在岐周，召太公曰：“争权于天下者，何先？”太公曰：“先人。人与地称，则万物备矣。今君之位尊矣，待天下之贤士，勿臣而友之，则君以得天下矣。”文王曰：“吾地小而民寡，将何以得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可。天下有地，贤者得之；天下有粟，贤者食之；天下有民，贤者收之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，莫常有之，唯贤者取之。夫以贤而为人下，何人不与？以贵从人曲直，何人不得？屈一人之下，则申万人之上者，唯圣人而后能为之。”文王曰：“善。请著之金板。”于是文王所就而见者六人，所求而见者七十人，所呼而友者千人。

文王曰：“何如而可以为天下？”太公对曰：“大盖天下，然后能容天下；信盖天下，然后可约天下；仁盖天下，然后可以求天下；恩盖天下，然后王天下；权盖天下，然后可以不失天下；事而不疑，然后天下恃。此六者备，然后可以为天下政。故利天下者，天下启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闭之。生天下者，天下德之；杀天下者，天下贼之。彻天下者，天下通之；穷天下者，天下仇之。安天下者，天下恃之；危天下者，天下灾之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唯有道者得天下也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论将之道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将有五才十过。所谓五才者，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也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，信则不欺人，忠则无二心。所谓十过者，将有勇而轻死者，有急而心速者，有贪而喜利者，有仁而不忍于人者，有智而心怯者，有信而喜信于人者，有廉洁而不爱人者，有智而心缓者，有刚毅而自任者，有懦心而喜用人者。勇而轻死者，可暴也；急而心速者，可久也；贪而喜利者，可遗也；仁而不忍于人者，可劳也；智而心怯者，可窘也；信而喜信于人者，可诳也；廉洁而不爱人者，可侮也；智而心缓者，可袭也；刚毅而自任者，可事也；懦心而喜用人者，可欺也。故兵者国之神器，存亡之事，命在于将也。先王之所重，故置将不可

不审察也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举兵，欲简练英雄，知士之高下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知之有八征：一曰问之以言，[以]观其辞；二曰穷之以辞，以观其变；三曰与之间谍，以观其诚；四曰明白显问，以观其德；五曰使之以财，以观其廉；六曰试之以色，以观其贞；七曰告之以难，以观其勇；八曰醉之以酒，以观其态。八征皆备，则贤不肖别矣。”

龙 韬

武王曰：“士高下岂有差乎？”太公曰：“有九差。”武王曰：“愿闻之。”太公曰：“人才参差大小，犹斗不以盛石，满则弃矣，非其人而使之，安得不殆？多言多语，恶口恶舌，终日言恶，寝卧不绝，为众所憎，为人所疾，此可使要问闾里。察奸伺猾，权数好事，夜卧早起，虽遽不悔，此妻子将也。先语察事，实长希言，赋物平均，此十人之将也。切切截截，不用谏言，数行刑戮，不避亲戚，此百人之将也。讼辨好胜，疾贼侵陵，斥人以刑，欲正一众，此千人之将也。外貌咋咋，言语切切，知人饥饱，习人刷易，此万人之将也。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，近贤进谋，使人以节，言语不慢，忠心诚必，此十万之将也。温良实长，用心无两，见贤进之，行法不枉，此百万之将也。动动纷纷，邻国皆闻，出入居处，百姓所亲，诚信缓大，明于领世，能教成事，又能救败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四海之内，皆如妻子，此英雄之率，乃天下之主也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立将之道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凡国有难，君避正殿，召将而诏之曰：‘社稷安危，一在将军。’将

军受命，乃斋于太庙，择日授斧钺。君入庙西面而立，将军入北面立。君亲操钺，持其首，授其柄，曰：‘从此以往，上至于天，将军制之。’乃复操斧，持柄授将其刃，曰：‘从此以下，至于泉，将军制之。’既受命曰：‘臣闻国不可从外治，军不可从中御；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志不可以应敌。臣既受命，专斧钺之威，不敢还请，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。君不许臣，臣不敢将；君许之，乃辞而行。军中之事，不可闻君命，皆由将出。临敌决战，无有二心。若此无天于上，无地于下，无敌于前，无主于后。是故智者为之虑，勇者为之斗，气厉青云，疾若驰鹜，兵不接刃，而敌降服。’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将何以为威？何以为明？何以为禁止而令行？”太公曰：“以诛大为威，以赏小为明，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。故杀一人而三军振者，杀之；赏一人而万人悦者，赏之。故杀贵大，赏贵小。杀及贵重当路之臣，是刑上极也；赏及牛马厮养，是赏下通也。刑上极，赏下通，是将威之所行也。夫杀一人而三军不闻，杀一人而万民不知，杀一人而千万人不恐，虽多杀之，其将不重。封一人而三军不悦，爵一人而万人不劝，赏一人而万人不欣，是为赏无功、贵无能也。若此则三军不为使，是失众之纪也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令三军之众，亲其将如父母，攻城争先登，野战争先赴，闻金声而怒，闻鼓音而喜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将有三礼。冬日不服裘，夏日不操扇，天雨不张盖幕，名曰三礼也。将身不服礼，无以知士卒之寒暑。出隘塞，犯泥涂，将必下步，名曰力将。将身不服力，无以知士卒之劳苦。军皆定次，将乃就舍。炊者皆熟，将乃敢食。军不举火，将亦不火食，名曰止欲。将不身服止欲，将无以知士卒之饥饱。故上将与士卒共寒暑，共饥饱勤苦。故三军之众，闻鼓音而喜，闻金声而怒矣。高城深池，矢石繁下，士争先登；白刃始合，士争先赴，

非好死而乐伤，为其将念其寒苦之极，知其饥饱之审，而见其劳苦之明也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攻伐之道，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势因敌家之动，变生于两阵之间，奇正传于无穷之源。故至事不语，用兵不言。其事之成者，其言不足听。兵之用者，其状不足见。倏然而往，忽然而来，能独专而不制者也。善战者，不待张军；善除患者，理其未生；善胜敌者，胜于无形；上战无与战矣。故争于白刃之前者，非良将也；备于已失之后者，非上圣也；智与众同，非国师也；伎与众同，非国工也。事莫大于必克，用莫贵于玄眇，动莫神于不意，胜莫大于不识。夫必胜者，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，故事半而功自倍。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兵之灾，莫大于狐疑。善者见利不失，遇时不疑。失利后时，反受其灾。智者从而不失，巧者一决而不犹豫，故疾雷不及掩耳，卒电不及瞬目，赴之若惊，用之若狂，当之者破，近之者亡，孰能待之？”武王曰：“善！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极，天道、地利、人事，三者孰先？”太公曰：“天道难见，地利、人事易得。天道在上，地道在下，人事以饥饱劳逸文武也。故顺天道不必有吉，违之不必有害。失地之利，则士卒迷惑；人事不和，则不可以战矣。故战不必任天道，饥饱劳逸文武最急，地利为宝。”王曰：“天道鬼神，顺之者存，逆之者亡，何以独不贵天道？”太公曰：“此圣人之所生也。欲以止后世，故作为谲书，而寄胜于天道，无益于兵胜，而众将所拘者九。”王曰：“敢问九者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法令不行而任侵诛；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；不顺敌之强弱，幸于天道；无智虑而候氛气；少勇力而望天福；不知地形而归过；敌人怯弗敢击而待龟筮；士卒不募而法鬼神；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。凡天道鬼神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索之不得，不可以治胜败，不能制死生，故明将不法也。”

太公曰：“天下有粟，圣人食之；天下有民，圣人收之；天下有物，圣人裁之。利天下者取天下，安天下者有

天下，爱天下者久天下，仁天下者化天下。”

虎 韬

武王胜殷，召太公问曰：“今殷民不安其处，奈何使天下安乎？”太公曰：“夫民之所利，譬之如冬日之阳、夏日之阴。冬日之从阳，夏日之从阴，不召自来。故生民之道，先定其所利，而民自至。民有三几，不可数动，动之有凶。明赏则不足，不足则民怨生；明罚则民畏惧，民畏惧则变。故出明察则民扰，民扰则不安其处，易以成变。故明王之民，不知所好，不知所恶，不知所从，不知所去。使民各安其所生，而天下静矣。乐哉，圣人与天下之人，皆安乐也。”武王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圣人守无穷之府，用无穷之财，而天下仰之。天下仰之，而天下治矣。神农之禁，春夏之所生，不伤不害，谨修地利，以成万物，无夺民之所利，而农顺其时矣。任贤使能，而官有材，而贤者归之矣。故赏在于成民之生，罚在于使人无罪。是以赏罚施民，而天下化矣。”

犬 韬

武王至殷将战，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，以牛为礼以朝者三千人，举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，趋行五百里而矫矛杀百步之外者五千人，介士亿有八万。武王惧曰：“夫天下以纣为大，以周为细；以纣为众，以周为寡；以周为弱，以纣为强；以周为危，以纣为安；以周为诸侯，以纣为天子。今日之事，以诸侯击天子，以细击大，以少击多，以弱击强，以危击安，以此五短击此五长，其可以济功成事乎？”太公曰：“审天子不可击，审大不可击，审众

不可击，审强不可击，审安不可击。”王大恐以惧。太公曰：“王无恐且惧。所谓大者，尽得天下之民；所谓众者，尽得天下之众；所谓强者，尽用天下之力；所谓安者，能得天下之所欲；所谓天子者，天下相爱如父子，此之谓天子。今日之事，为天下除残去贼也。周虽细，曾残贼一人之不当乎？”王大喜曰：“何谓残贼？”太公曰：“所谓残者，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钱彩帛狗马谷粟，藏之不休，此谓残也。所谓贼者，收暴虐之吏，杀天下之民，无贵无贱，非以法度，此谓贼也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欲与兵深谋，进必斩敌，退必克全，其略云何？”太公曰：“主以礼使将，将以忠受命。国有难，君召将而诏曰：‘见其虚则进，见其实则避；勿以三军为贵而轻敌，勿以授命为重而苟进；勿以贵而贱人，勿以独见而违众，勿以辩士为必然；勿以谋简于人，勿以谋后于人；士未坐勿坐，士未食勿食；寒暑必同，敌可胜也。’”

阴谋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贤君治国教民，其法何如？”太公对曰：“贤君治国，不以私害公；赏不加于无功，罚不加于无罪，法不废于仇讎，不避于所爱；不因怒以诛，不因喜以赏；不高台深池以役下，不雕文刻画以害农，不极耳目之欲以乱政；是贤君之治国也。不好生而好杀，不好成而好败，不好利而好害，不好与而好夺，不好赏而好罚；妾孕为政，使内外相疑、君臣不和；拓人田宅以为台观，发人丘墓以为苑囿，仆媵衣文绣，禽兽犬马与人同食，而万民糟糠不厌、裘褐不完；其上不知而重敛，夺民财物藏之府库；贤人逃隐于山林，小人任大职，无功而爵，无德而

贵：专恣倡乐，男女昏乱，不恤万民，违阴阳之气；忠谏不听，信用邪佞；此亡国之君治国也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轻罚而重威，少其赏而劝善多，简其令而众皆化，为之何如？”太公曰：“杀一人千人惧者，杀之；杀二人而万人惧者，杀之；杀三人三军振者，杀之。赏一人而千人喜者，赏之；赏二人而万人喜者，赏之；赏三人三军喜者，赏之。令一人千人得者，令之；禁二人而万人止者，禁之；教三人而三军正者，教之。杀一以惩万，赏一而劝众，此明君之威福也。”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以一言与身相终，再言与天地相永，三言为诸侯雄，四言为海内宗，五言传之天下无穷，可得闻乎？”太公曰：“一言与身相终者，内宽而外仁也；再言与天地相永者，是言行相副，若天地无私也；三言为诸侯雄者，是敬贤用谏，谦下于士也；四言为海内宗者，敬接不肖，无贫富，无贵贱，无善恶，无憎爱也；五言传之天下无穷者，通于否泰，顺时容养也。”

武王问尚父曰：“五帝之戒可闻乎？”尚父曰：“黄帝之时戒曰：吾之居民上也，摇摇恐夕不至朝。尧之居民上，振振如临深川；舜之居民上，兢兢如履薄冰。禹之居民上，栗栗恐不满日。汤之居民上，战战恐不见旦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今新并殷，居民上，翼翼惧不敢怠。”

鬻子

君子不与人之谋则已矣，若与人谋之，则非道无由也。故君子之谋，能必用道，而不能必见受也；能必忠，而不能必入也；能必信，而不能必见信也。君子非仁者，不出之于辞，而施之于行，故非非者行是，而恶恶者行善，而道谕矣。

文王问于鬻子曰：“敢问人有太忌乎？”对曰：“有。”文王曰：“敢问太忌奈何？”鬻子对曰：“太忌知身之恶而不改也，以贼其身，乃丧其躯，有行如此，之谓太忌也。昔之帝王其所以为明者，以其吏也；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，以其民也。力生于民，而功最于吏，福归于君。民者至庠也，而使之取吏焉，必取所爱。故十人爱之，则十人之吏也；百人爱之，则百人之吏也；千人爱之，则千人之吏也；万人爱之，则万人之吏也。周公曰：吾闻之于政也，知善不行者，则谓之狂；知恶不改者，则谓之惑。夫狂与惑者，圣人之戒也。不肖者不自谓不肖，而不肖见于行，不肖者虽自谓贤，人犹皆谓之不肖也；愚者不自谓愚，而愚见于言，愚者虽自谓智，人犹皆谓之愚也。禹之治天下也，以五声听，门悬钟鼓铎磬，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，为铭于筍簋曰：‘教寡人以道者击鼓，教寡人以义者击钟，教寡人以事者振铎，告寡人以忧者击磬，语寡人以讼狱者挥鞀。’此之谓五声。是以禹尝据一馈而七起，日中而不暇饱食，曰：‘吾不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，吾恐其留吾门廷也。’是以四海之士皆至，是以禹朝廷间可以罗雀者。”

夫卿相无世，贤者有之；国无因治，智者理之。智者非一日之志也，治者非一日之谋也。治志治谋，在于帝王，然后民知所保，而知所避。发政施令，为天下福者谓之道，上下相亲谓之德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，除天下之害谓之仁。仁与信，和与道，帝王之器也。凡万物皆有器，故欲有为而不行其器者，不成也。欲王者亦然，不用帝王之器者，亦不成也。

昔者魯周公使卫康叔往守于殷，戒之曰：“与杀不辜，宁失有罪；无有无罪而见诛，无有有功而不赏。戒之，封、诛、赏之慎焉！”

卷三十二

管子

牧民

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廩。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，四维张则君令行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国有四维。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灭不可复错也。

四维：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政之所行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民恶忧劳，我逸乐之；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；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；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能逸乐之，则民为之忧劳；能富贵之，则民为之贫贱；能存安之，则民为之危坠；能生育之，则民为之灭绝。故刑罚不足以恐其意，杀戮不足以服其心。故刑罚繁而意不恐，则令不行矣；杀戮众而心不服，则上位危矣。故从其四欲，则远者自亲；行其四恶，则近者叛之。故知与之为取者，政之宝也。

措国于不倾之地，积于不涸之仓，藏于不竭之府，下令于流水之原，使民于不争之官，明必死之路，开必得之

门。不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处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复。

措国于不倾之地，授有德也。积于不涸之仓，务五谷也。藏于不竭之府，养桑麻、育六畜也。下令于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也。使民于不争之官，使民各为其所长也。明必死之路，严刑罚也。开必得之门，信庆赏也。不为不可成，量民力也。不求不可得，不强民以其所恶也。不处不可久，不偷取一世也。不行不可复，不欺其民也。

如地如天，何私何亲？如月如日，维君之节。御人之辔，在上之所贵；导民之门，在上之所先。召民之路，在上之所好恶。故君求之则臣得之，君嗜之则臣食之，君好之则臣服之。无蔽汝恶，无异汝度，贤者将不汝助。言室满室，言堂满堂，是谓圣王。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，兵甲勇力不足以应敌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，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。天下不患无臣，患无君以使人；天下不患无财，患无人以分之。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，无私者可置以为政。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，可奉以为君也。缓者后于事，吝于财者失所亲，信小人者失士。

形 势

言而不可复者，君不言也。行而不可再者，君不行也。凡言而不可复，行而不可再者，有国者之大禁也。

权 修

万乘之国，兵不可以无主。土地博大，野不可以无吏。百姓殷众，官不可以无长。操民命，朝不可以无政。地

博而国贫者，野不辟也。民众而兵弱者，民无取也。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，赏罚不信则民无取。野不辟，民无取，外不可以应敌，内不可以固守。地辟而国贫者，舟舆饰，台榭广也。赏罚信而兵弱者，轻用众，使民劳也。民劳则力竭，赋敛厚则下怨上，民力竭则令不行。下怨上，令不行，而求敌勿谋己，不可得也。欲为天下者，必重用其国。欲为其国者，必重用其民。欲为其民者，必重尽其力。无以畜之，则往而不可止也。无以牧之，则处而不可使也。远人至而不去，则有以畜之也。民众而可壹，则有以牧之也。见其可也，喜之有征；见其不可也，恶之有刑。赏罚信于其所见，虽其所不见，其敢为之乎？见其可也，喜之无征；见其不可也，恶之无刑。赏罚不信于其所见，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，不可得也。地之生财有时，民之用力有倦，而人君之欲无穷。以有时与有倦，养无穷之君，而度量不生于其间，则上下相疾矣。故取于民有度，用之有止，国虽小必安。取于民无度，用之无止，国虽大必危。身者，治之本也。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。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，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，仓廩之实，不可得也。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，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，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，而求百姓之安难、兵士之死节，不可得也。朝廷不肃，贵贱不明，长幼不分，度量不审，衣服无等，上下凌节，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，不可得也。上好诈谋间欺，臣下赋敛竞得，使民偷壹，则百姓疾怨，而求下之亲上，不可得也。有地不务本事，君国不能壹民，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，不可得也。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。

立 政

君之所审者三：一曰德不当其位，二曰功不当其禄，三曰能不当其官。此三本者，治乱之原也。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，则不可加于尊位；功力未见于国者，则不可与重禄；临事不信于民者，则不可使任大官。故德厚而位卑

者谓之过，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。宁过于君子，而无失于小人。过于君子，其为怨浅矣；失于小人，其为祸深矣。君之所慎者四：一曰大德不至仁，不可授国柄。二曰见贤不能让，不可与尊位。三曰罚避亲贵，不可使主兵。四曰不好本事，不务地利，而轻赋敛，不可与都邑。此四务者，安危之本也。故曰：卿相不得众，国之危也。大臣不同，国之危也。兵主不足畏，国之危也。民不怀其产，国之危也。故大德至仁，则操国得众；见贤能让，则大臣和同；罚不避亲贵，则威行于邻敌；好本事务地利，则民怀其产矣。

七 法

言是而不能立，言非而不能废，有功而不能赏，有罪而不能诛，若是而能理民者，未之有也。是必立，非必废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诛，若是，治安矣。

五 辅

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，厚功大业，显于天下，不忘于后世，非得人者未之尝闻也。暴主之所以失国家，危社稷，覆宗庙，灭于天下，非失人者，未之尝闻也。今有土之君，皆处欲安，动欲威，战欲胜，守欲固。大者欲王天下，小者欲霸诸侯，而不务得人。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，大者身死而国亡。故曰：人不可不务也，此天下之极也。曰：然则得人之道，莫如利之。利之道，莫如教之。故善为政者，田畴垦而国邑实，朝廷闲而官府治，公法行而私曲止，仓廩实而囹圄空，贤人进而奸民退。其君子上忠正而下谄谀，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，其庶人好耕农而

恶饮食，于是财用足而食饮薪菜饶。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，下必听从而不疾怨，上下和同而有礼义，故处安而动威，战胜而守固。不能为政者，田畴荒而国邑虚，朝廷凶而官府乱，公法废而私曲行，仓廩虚而囹圄实，贤人退而奸民进。其君子上谄谀而下忠正，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，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，于是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。上弥残苟而无解舍，下愈覆鸷而不听从，上下交引而不和同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，战不胜而守不固，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，大者身死而国亡。以此观之，则政不可不慎也。

法 法

闻贤而不举，殆也；闻善而不索，殆也；见能而不使，殆也；亲仁而不固，殆也；同谋而离，殆也。人主不周密，则正言直行之士危；正言直行之士危，则人主孤而无内；人主孤而无内，则人臣党而成群。使人主孤而无内、人臣党而成群者，此非人臣之罪也，人主之过也。号令已出又易之，礼义已行又止之，度量已制又迁之，刑法已措又移之，如是则赏庆虽重，民不劝也，杀戮虽繁，民不畏也。使贤者食于能，斗士食于功。贤者食于能，则上尊而民从；斗士食于功，则卒轻患而傲敌。二者设于国，则天下治而主安矣。

凡赦者，小利而大害者也，故久而不胜其祸；无赦者，小害而大利者也，故久而不胜其福。故赦者，奔马之委轡也；无赦者，痃疽之砭石也。先王制轩冕，足以著贵贱，不求其观也。使君子食于道，小人食于力。君子食于道，则上尊而民顺；小人食于力，则财厚而养足。

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，势也。势在下，则君制于臣；势在上，则臣制于君。故君臣之易位，势在下也。故曰：

堂上远于百里，堂下远于千里，门廷远于万里。今步者一日，百里之情通矣。堂上有事，十日而君不闻，此所谓远于百里也。步者十日，千里之情通矣。堂下有事，一月而君不闻，此所谓远于千里也。步者百日，万里之情通矣。门廷有事，期年而君不闻，此所谓远于万里也。故请入而不出，谓之灭；出而不入，谓之绝；入而不至，谓之侵；出而道止，谓之壅。灭绝侵壅之君者，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，为政之有所不行也。政者，正也。圣人明正以治国。故正者，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。过与不及，皆非正也。非正则伤国一也。勇而不义伤兵，仁而不法伤正。故军之败也，生于不义；法之侵也，生于不正。故言有辩而非务者，行有难而非善者。故言必中务，不苟为辩；行必思善，不苟为难。

规矩者，方圆之正也。虽有巧目利手，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。故巧者能生规矩，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；圣人能生法，不能废法而治国。故虽有明智高行，背法而治，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。贤人不用，谓之蔽；忠臣不用，谓之塞；令之不行，谓之障；禁而不止，谓之逆。蔽塞障逆之君者，不杜其门而守其户也，为贤者之不用，令之不行也。凡民从上也，不从口之所言，从情之所好也。上好勇则民轻死，上好仁则人轻财。故上之所好，民必甚焉。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，故置法以自治，立仪以自正也。故上不行则民不从。是以有道之君，行法修制，公国壹民，以听于世；忠臣直进，以论其能。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，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。君不私国，臣不诬能，行此道者，虽未大治，正民之径也。

中 匡

管仲朝，公曰：“寡人愿闻国君之信。”对曰：“民爱之，邻国亲之，天下信之，此国君之信。”公曰：“善。请问信安始而可？”对曰：“始于为身，中于为国，成于为天下。”公曰：“请问为身？”对曰：“道血气以求长年、长心、长德，此为身也。远举贤人，慈爱百姓，此为国也。法行而不苛，刑廉而不赦，此为天下也。”

小 匡

桓公自莒反于齐，使鲍叔牙为宰，辞曰：“君有加惠于其臣，使臣不冻馁，则是君之赐也；若必治国家，则非臣之所能也。其唯管夷吾乎？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：宽惠爱民，臣不如也；治国不失柄，臣不如也；忠信可结于诸侯，臣不如也；制礼义可法于四方，臣不如也；介冑执桴，立于军门，使百姓皆加勇，臣不如也。夫管子，民之父母也。将欲治其子，不可以弃其父母。”公曰：“管夷吾亲射寡人，中钩殆于死，今乃用之，可乎？”鲍叔曰：“彼为其君也。君若宥而反之，其为君亦犹是也。”公使人请之。鲁囚管仲以与齐，桓公亲迎之郊，遂与归，礼之于庙，而问为政焉。管仲相三月，请论百官。公曰：“诺。”管仲曰：“升降揖让，进退闲习，臣不如隰朋，请立以为大行。辟土聚粟，尽地之利，臣不如宁戚，请立以为司田。平原广牧，车不结辙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，臣不如王子城父，请立以为大司马。决狱折中，不杀不辜，不诬无罪，臣不如宾胥无，请立以为大司理。犯君颜色，进谏必忠，不避死亡，不挠贵富，臣不如东郭牙，请立以为大谏之官。此五子者，夷吾一不如。然君若欲治国强兵，则五子者存。若欲霸王，夷吾在此。”桓公曰：“善！”

霸 形

桓公在位，管仲、隰朋见。立有间，有二鸿飞而过之。桓公叹曰：“今彼鸿鹄有时而南，有时而北，四方无远，所欲至焉。寡人之有仲父，犹飞鸿之有羽翼也，若济大水有舟楫也。仲父不一言教寡人乎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？则必从其本事矣。”桓公曰：“敢问何谓其本？”管子对曰：“齐国百姓，公之本也。民甚忧饥，而税敛重；民甚惧死，而刑政险；民甚伤劳，而上举事不时。轻其税敛，则民不忧饥；缓其刑政，则民不惧死；举事以时，则民不伤劳。”桓公曰：“寡人闻命矣。”

霸 言

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，其所重者政与军。然轻与人政，而重与人马；轻与人军，而重与人玉；重宫门之营，而轻四境之守，其所以削也。圣人能辅时，不能违时。智者善谋，不如当时。精时者，曰少而功多。夫谋无主则困，事无备则废。是以圣王务具其备，而慎守其时，以备待时，以时兴事。德利百姓，威振天下，令行而不拂，近无不服，远无不听。

戒

管仲复于桓公曰：“任之重者莫如身，涂之畏者莫如口，期之远者莫如年。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，唯君子为能及矣。”

君 臣

国之所以乱者四：内有疑妻之妾，此宫乱也。庶有疑嫡之子，此家乱也。朝有疑相之臣，此国乱也。任官无能，此众乱也。四者无别，主失其体，群官朋党，以怀其私，则失族矣。故妻必定，子必正，相必直立以听，官必忠信以敬。

小 称

管子曰：“身不善之患，无患人莫已知。民之观也察矣，不可遁逃。故我有善则立誉我，我有过则立毁我。当人之毁誉也，则莫归问于家矣。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，有善则归之于民。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，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。往喜民，来惧身，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。今夫桀、纣则不然，有善则反之于身，有过则归之于民。有过而归之于民则民怒，有善而反之于身则身骄。往怒民，来骄身，此其所以失身也。可无慎乎？”

管仲有病，桓公往问之曰：“仲父之病病矣！若不可讳，将何以诏寡人？”管仲对曰：“臣愿君之远易牙、竖刁、堂巫、公子开方。夫易牙以调味事公，公曰：‘唯蒸婴儿之未尝也。’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。人情非不爱其子也，于子之不爱，将何有于公？公喜宫而妒，竖刁自刑而为公治内。人情非不爱其身也，于身之不爱，将何有于公？公子开方事公十五年，不归视其亲。于亲之不爱，焉能有于公？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管仲死，已葬，公召四子者废之。逐堂巫而苛病起，逐易牙而味不至，逐竖刁而宫中乱，逐公子开方而朝不治。桓公曰：“嗟！圣人固有悖乎？”乃复四

子者。处期年，四人作难，围公一室，十日不通。公曰：“嗟！死者无知则已，若有知，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？”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绝。死十一日，虫出于户，葬以杨门之扇，以不终用贤也。

桓公、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四人饮。饮酣，桓公谓叔牙曰：“盍不起为寡人寿乎？”叔牙奉杯而起曰：“使公无忘出而在于莒，使管仲无忘束缚在于鲁也，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也。”桓公避席再拜曰：“寡人与二大夫，能无忘夫子之言，则国之社稷必不危矣。”

治 国

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民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民贫则危乡轻家，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，凌上犯禁则难治也。故曰：治国常富，而乱国必贫。是以善为国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。昔者七十九代之君，法制不壹，号令不同，然俱王天下者，何也？必国富而粟多也。夫富国多粟生于农，故先王贵之。凡为国之急者，必先禁末作文巧。末作文巧禁，则民无所游食。民无所游食则必农，民事农则富。先王者，善为民除害兴利，故天下之民归之。所谓兴利者，利农事也。所谓除害者，禁害农事也。国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，驱众移民，至于杀之，而不怨也。民贫则轻家易去，轻家易去，则上令不能必行。上令不能必行，则禁不能必止。禁不能必止，则战不必胜，守不必固矣。夫令不行，禁不必止，战不必胜，守不必固，命之曰“寄生之君”。此由不利农、少粟之害也。粟者，王者之本事也，人主之大务，治国之道也。

桓公问

齐桓公问管子曰：“吾念有而勿失，得而勿忘，为之有道乎？”对曰：“勿创勿作，时至而随，无以私好恶害公正，察民所恶，以自为戒。黄帝立明台之议，尧有衢室之问，舜有告善之旌，禹立谏鼓于朝，汤有总街之庭，以观民诽也。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、得而勿忘者也。”

形势解

人主之所以令则行、禁则止者，必令于民之所好，而禁于民之所恶也。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，莫不欲利而恶害也。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矣。令之所以行者，必民乐其政也，而令乃行。故曰：“贵有以行令也。”

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，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。故德泽加于天下，惠施厚于万物，父子得以安，群生得以育。故万民骧尽其力而乐为上用，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廩，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，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。民利之则来，害之则去。民之从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于四旁无择也。故欲来民者，先起其利，虽不召而民自至。设其所恶，虽召之而民不可来也。莅民如父母，则民亲爱之。导民纯厚，遇之有实，虽不言曰“吾亲民”，而民亲矣。莅民如仇讎，则民疏之。导之不厚，遇之无实，虽言曰“吾亲民”，民不亲也。

圣人择可言而后言，择可行而后行。偷得利而后有害，偷得乐而后有忧者，圣人不为也。故圣人择言必顾其

累，择行必顾其忧。

圣人之求事也，先论其理义，计其可否。故义则求之，不义则止；可则求之，不可则止。故其所得事者，常为身宝。小人求事也，不论其理义，不计其可否，不义亦求之，不可亦求之。故其所得事者，未尝为赖也。故曰：“必得之事，不足赖也。”

人主者，温良宽厚则民爱之，整齐严庄则民畏之。故民爱之则亲，畏之则用。夫民亲而为用，主之所急也。故曰：“且怀且威，则君道备矣。”

人主能安其民，则民事其主，如事其父母。故主有忧则忧之，有难则死之。人主视民如土，则民不为用，主有忧则不忧，有难则不死。故曰：“莫乐之则莫哀之，莫生之则莫死之。”

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衰者，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。故上施厚，则民之报上亦厚；上施薄，则民之报上亦薄。故薄施而厚责，君不能得于臣，父不能得于子。

民之从有道也，如饥之先食也，如寒之先衣也，如暑之先阴也。故有道则民归之，无道则民去之。故道在身则言自顺，行自正，事君自忠，事父自孝，遇人自理。天之道，满而不溢，盛而不衰。明主法象天道，故贵而不骄，富而不奢，故能长守富贵、久有天下而不失也。故曰：“持满者与天。”

明主救天下之祸，安天下之危者也，必待万民之为用也，而后能为之，故曰：“安危者与人。”地大国富，民众

兵强，此盛满之国也。虽已盛满，无德厚以安之，无度数以治之，则国非其国，而民非其民也，故曰：“失天之度，虽满必涸。”臣不亲其主，百姓不信其吏，上下离而不和，故虽自安，必且危之，故曰：“上下不和，虽安必危。”

古者三王、五伯，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，故身贵显，而子孙被其泽；桀、纣、幽、厉，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，故身困伤，而子孙蒙其祸。故曰：“疑今者察之古，不知来者视之往。”

古者，武王地方不过百里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，然能战胜攻取，立为天子，而世谓之圣王者，知为之术也。桀、纣贵为天子，富有海内，地方甚大，战卒甚众，然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戮者，不知为之术也。故能为之，则小可以为大，贱可以为贵；不能为之，则虽为天子，人犹夺之。

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，而后使焉。故令于人之所能为，则令行；使于人之所能为，则事成。乱主不量人力，令于人之所不能为，故其令废；使于人之所不能为，故其事败。夫令出而废，举事而败，此强不能之罪也。

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，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。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，无不知也；以众人之力起事者，无不成也。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，则身逸而福多。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，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。故其身劳而祸多。故曰：“独任之国，劳而多祸。”

明主者，人未之见而皆有亲心焉者，有使民亲之之道也。故其位安而民往之。故曰：“未之见而亲焉，可以往

矣。”

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，不悖于理义，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，人唯恐其不复言也。出言而离父子之亲，疏君臣之道，害天下之众，此言之不可复者也，故明君不言也。

人主身行方正，使人有理，遇人有礼，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，人唯恐其不复行也。身行不正，使人暴虐，遇人不信，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，此不可复之行也。故曰：“行而不可再者，君不行也。”

言之不可复者，其言不信也。行之不可再者，其行暴贼也。故言而不信，则民不附；行而暴贼，则天下怨，民不附。天下怨，此灭亡之所从生也，故明主禁之。故曰：“凡言之不可复者，有国者之大禁也。”

板法解

治国有三器，乱国有六攻。明君能胜六攻而立三器，故国治；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，故国不治。三器者何也？曰：号令也，斧钺也，禄赏也。六攻者何也？曰：亲也，贵也，货也，色也，巧佞也，玩好也。三器之用何也？曰：非号令无以使下，非斧钺无以威众，非禄赏无以劝民。六攻之败何也？曰：虽不听而可以得存，虽犯禁而可以得免，虽无功而可以得富。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，则号令不足以使下；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，则斧钺不足以威众；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，则禄赏不足以劝民。号令不足以使下，斧钺不足以威众，禄赏不足以劝民，则人君无以自守也。

明法解

明主者，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，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。故群臣不敢行其私，贵臣不得蔽贱，近者不得塞远，孤寡老弱不失其职。此之谓治国。故曰：“所谓治国者，主道明也。”

法度者，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。私意者，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。故法度行则国治，私意行则国乱。明主虽心之所爱，而无功者弗赏也；虽心之所憎，而无罪者弗罚也。案法式而验得失，非法度不留意焉。故曰：“先王之治国也，不淫意于法之外。”

明主之治国也，案其当宜，行其正理。其当赏者，群臣不得辞也；其当罚者，群臣弗敢避也。夫赏功诛罪者，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。草茅弗去，则害禾谷；盗贼弗诛，则伤良民。夫舍公法而行私惠，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；行私惠而赏无功，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。行私惠而赦有罪，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。夫舍公法用私惠，明主弗为也。故曰：“不为惠于法之内。”

权衡者，所以起轻重之数也。然而人弗事者，非心恶利也，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，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。人知事权衡之无益，故弗事也。故明主在上位，则官不得枉法，吏不得为私。民知事吏之无益，故货财不行于吏。权衡平正而待物，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。故曰：“有权衡之称者，不可欺以轻重也。”

尺寸寻丈者，所以得短长之情也。故以尺寸量短长，则万举而万不失矣。是故尺寸之度，虽富贵众强，不为益

长；虽卑辱贫贱，弗为损短。公平而无所偏，故奸诈之人弗能误也。故曰：“有寻丈之数者，不可差以长短。”

凡所谓忠臣者，务明法术，日夜佐主，明于度数之理，以治天下者也。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，治则奸臣困，而法术之士显。是故奸邪之所务事者，使法不明，主无寤，而已得所欲也。故方正之臣得用，则奸邪之臣困伤矣。是方正之与奸邪，不两进之势也。奸邪之在主之侧者，不能勿恶之；惟恶之，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。人主弗察而用其言，则忠臣无罪而困死，奸臣无功而富贵。故曰：“忠臣死于非罪，而邪臣起于非功。”

富贵尊显，久有天下，人主莫弗欲也。令行禁止，海内无敌，人主莫弗欲也。蔽欺侵陵，人主莫不恶也。失天下，灭宗庙，人主莫不恶也。忠臣之欲明法术，以致主之所欲，而除主之所恶者也。奸臣之擅主者，有以私危之，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数矣。故曰：“所死者非罪，所起者非功，然则为人臣者，重私而轻公矣。”

明主之择贤人也，言勇者试之以军，言智者试之以官。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，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。故以战攻之事定勇怯，以官职之治定愚智。故勇怯愚智之见也，如白黑之分。乱主则不然，听言而不试，故妄言者得用；任人而不课，故不肖者不困。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，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，专任法不自举焉。故曰：“先王之治国也，使法择人，弗自举也。”

凡所谓功者，安主上、利万民者也。夫破军杀弱，战胜攻取，使主无危亡之忧，而百姓无死虏之患，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。奉主法治境内，使强不凌弱，众不暴寡，万民欢尽其力，而奉养其主，此吏之所以为功也。匡主之过，救主之失，明理义以导其主，主无邪僻之行，蔽欺之患，此臣之所以为功也。故明主之治也，明分职而课功

劳，有功者赏，乱治者诛，诛赏之所加，各得其宜，而主不自与焉。故曰：“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”

明主之治也，审是非，察事情，以度量案之：合于法则行，不合于法则止；功充其言则赏，不充则诛。故言智能者，必有见功而后举之；言恶败者，必有见过而后废之。如此则士上通而莫之能妒，不肖者困废而莫之能举。故曰：“能不可蔽，而败不可饰也。”

轻 重

管子入复桓公曰：“终岁之租金四万二千金，请以一朝素赏军士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期于泰舟之野，朝军士，桓公即坛而立。管子执桴而揖军士曰：“谁能陷阵破众者，赐之百金。”三问不对。有一人秉剑而前，问曰：“几何人之众也？”管子曰：“千人之众。”曰：“千人之众，臣能陷之。”赐之百金。管子又曰：“兵接弩张，谁能得卒长者，赐之百金。”问曰：“几何人卒之长也？”管子曰：“千人之长。”“千人之长，臣能得之。”赐之百金。管子又曰：“谁能听旌旗之所指而得执将首者，赐之千金。”言能得者累千人，赐之人千金。其余言能外斩首者，赐之人十金。一朝素赏四万二千金，廓然虚。桓公惕然太息曰：“吾曷以识此子？”管子曰：“君勿患，且使外为名于其内，乡为功于其亲，家为德于其妻子。若此则士必争名报德，无北之意矣。吾举兵而攻，破其军，并其地，则非特四万二千金之利也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乃戒大将曰：“百人之长，必为之朝礼。千人之长，必拜而送之，降两级。其有亲戚者，必遗之酒四石、肉四鼎。其无亲戚者，必遗其妻子酒三石、肉三鼎。”行教半岁，父教其子，兄教其弟，妻谏其夫，曰：“见礼若此，不死列阵，可以反于乡乎？”桓公终举兵攻莒，战于莒，鼓旗未相望，而莒人大遁。故遂破其军，

兼其地，而虏其将。故未列地而封，未出金而赏，破莱军，并其地，禽其君。此素赏之计也。

卷三十三

晏子

【春秋】晏婴撰

谏 上

景公饮酒数日，去冠被裳，自鼓盆瓮，问于左右曰：“仁人亦乐此乐乎？”梁丘据对曰：“仁人之耳目犹人也，夫何为独不乐此乐也？”公令趋驾迎晏子，晏子朝服以至。公曰：“寡人甚乐，欲与夫子同此乐，请去礼。”对曰：“群臣皆欲去礼以事君，婴恐君之不欲也。今齐国小童，自中以上，力皆过婴，又能胜君，然而不敢者，畏礼义也。君若无礼，无以使下；下若无礼，无以事上。夫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礼也。婴闻之：人君无礼，无以临其邦；大夫无礼，官吏不恭；父子无礼，其家必凶。诗曰：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。’故礼不可去也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不敏无良，左右淫蛊寡人，以至于此，请杀之。”晏子曰：“左右无罪。君若无礼，则好礼者去，无礼者至；君若好礼，则有礼者至，无礼者去矣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请易衣冠，粪洒改席。召晏子。晏子入门，三让升阶，用三献礼焉，再拜而出。公下拜送之，彻酒去乐，曰：“吾以章晏子之教也。”

景公之时，雨雪三日而不霁。公被狐白之裘，坐于堂侧阶。晏子入见，立有间，公曰：“怪哉，雨雪三日而天不寒。”晏子对曰：“天不寒乎？”公笑。晏子曰：“婴闻古之贤君，饱而知人之饥，温而知人之寒，逸而知人之劳。今君不知也。”公曰：“善！寡人闻命矣。”乃命出裘发粟，以与饥寒。孔子闻之曰：“晏子能明其所欲，景公能行其所善。”

淳于公纳女于景公，生孺子荼，景公爱之。诸臣谋欲废公子阳生而立荼，公以告晏子。晏子曰：“不可。夫以贱匹贵，国之害也；置大立少，乱之本也。夫阳生长而国人戴之，君其勿易！夫服位有等，故贱不陵贵；立子有礼，故孽不乱宗。废长立少，不可以教下；尊孽卑宗，不可以利所爱。长少无等，宗孽无别，是设贼树奸之本也。君其图之！古之明君，非不知繁乐也，以为乐淫则哀；非不知立爱也，以为义失而忧。是故制乐以节，立子以道。若夫持谗谀以事君者，不足以责信。今君用谗人之谋，乱夫之言，废长立少，臣恐后人将有因君之过以资其邪，废少而立长以成其利者。君其图之！”公不听。景公没，田氏杀荼立阳生，杀阳生立简公，杀简公而取齐国。

景公燕赏于国内，万钟者三，千钟者五，命三出而职计莫之从。公怒，令之免职计，命三出而士师莫之从。公不悦。晏子见，公谓晏子曰：“寡人闻君国者，爱人则能利之，恶人则能疏之。今寡人爱人不能利，恶人不能疏，失君道矣。”晏子曰：“婴闻之，君正臣从谓之顺，君僻臣从谓之逆。今君赏谗谀之臣，而令吏必从，则是使君失其道，臣失其守也。先王之立爱以亲善也，其去恶以禁暴也。昔者三代之兴也，利于国者爱之，害于国者恶之。故明所爱而贤良众，明所恶而邪僻灭，是以天下平治，百姓和集。及其衰也，行安简易，身安逸乐，顺于己者爱之，逆于己者恶之，故明所爱而邪僻繁，明所恶而贤良灭，离散百姓，危覆社稷。君上不度圣王之兴，而下不观惰君之

衰，逆政之行，有司不敢争，以覆社稷，危宗庙矣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不知也，请从士师之策。”

景公观于淄上，喟然〔叹〕而曰：“呜呼！使国可长保而传子孙，岂不乐哉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婴闻之，明王不徒立，百姓不虚至。今君以政乱国，以行弃民久矣，而欲保之，不亦难乎！婴闻之，能长保国者，能终善者也。诸侯并立，能终善者为长；列士并立，能终善者为师。昔先君桓公，方任贤而赞德之时，亡国恃以存，危国仰以安，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，行远征暴，劳者不疾，驱海内使朝天子，诸侯不怨。当是时，盛君之行不能进焉。及其卒而衰，怠于德而并于乐，身溺于妇侍而谋困于竖刁，是以民苦其政，而世非其行，故身死胡宫而不举，虫出而不收。当是时也，桀、纣之卒不能恶焉。诗曰：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’不能终善者，不遂其国。今君临民若寇仇，见善若避热，乱政而危贤，必逆于众，肆欲于民，而虐诛其下，恐及于身矣。婴之年老，不能待君使矣，行不能革，则持节以没世矣。”

景公出游，北面望睹齐国，曰：“呜呼！使古而无死，如何？”晏子曰：“昔上帝以人之没为善，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若使古而无死，工公、太公将有齐国，桓、襄、文、武将皆相之，吾君将戴笠衣褐，执铍耨，以蹲行畎亩之中，孰暇患死！”公不悦。无几何，梁丘据御六马而来，公曰：“据与我和者夫！”晏子曰：“此所谓同也。所谓和者，君甘则臣酸，君淡则臣咸。今据也，君甘亦甘，所谓同也，安得为和！”公不悦。无几何，公西北望睹彗星，召伯常骞，使攘而去之。晏子曰：“不可！此天教也，以诚不敬。今君若设文而受谏，虽不去彗星，将自亡。今君嗜酒而并于乐，政不饰而宽于小人，近谗好优，何暇在彗！弗又将见矣。”公不悦。无几何，晏子卒，公出屏而立，曰：“呜呼！昔者从夫子而游，夫子一日而三责我，今孰责寡人哉！”

景公射鸟，野人骇之，公令吏诛之。晏子曰：“野人不知也。臣闻之，赏无功谓之乱，罪不知谓之虐。两者，先王之禁也。以飞鸟犯先王之禁，不可！今君不明先王之制，而无仁义之心，是以从欲而轻诛也。夫鸟兽，固人之养也，野人骇之，不亦宜乎！”公曰：“善！自今以来，弛鸟兽之禁，无以苛民。”

谏 下

景公筑路寝之台，三年未息；而又为长康之役，二年未息；又为邹之长涂。晏子谏曰：“百姓之力勤矣，君不息乎？”公曰：“涂将成矣，请成而息之。”对曰：“君屈民财者，不得其利；穷民力者，不得其乐。昔者楚灵王作为顷宫，三年未息也；又为章华之台，五年未息也；而又为乾溪之役八年，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。灵王死乾溪，而民不与归。今君不道明君之义，而修灵王之迹，婴惧君之有暴民之行，而不睹长康之乐也，不若息之。”公曰：“善！非夫子，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。”于是令勿收斩板而去之。

景公成路寝之台，逢於何遇晏子于涂，再拜于马前曰：“於何之母死，兆在路寝之台牖下，愿请合骨。”晏子曰：“嘻！难矣！虽然，婴将为子复之。”遂入见公曰：“有逢於何者，母死，兆在路寝，当牖下，愿请合骨。”公作色不悦，曰：“自古及今，子亦尝闻请葬人主宫者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古之君治其宫室节，不侵生人之居；其台榭俭，不残死人之墓，未尝闻请葬人主宫者也。今君侈为宫室，夺人之居；广为台榭，残人之墓，是生者愁忧，不得安处，死者离析，不得合骨。丰乐侈游，兼傲死生，非仁君之行也。遂欲满求，不顾细民，非存之道也。且婴闻之，生者不得安，命之曰蓄忧；死者不得葬，命之曰蓄哀。蓄忧者怨，蓄哀者危，君不如许之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晏子出，

梁丘据曰：“自古及今，未尝闻求葬公宫者也，若何许之？”公曰：“削人之居，残人之墓，凌人之丧，而禁其葬，是于生者无施，于死者无礼也。且诗曰：‘穀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’吾敢不许乎？”逢於何遂葬路寝台之牖下，解袞去经，布衣玄冠，踊而不哭，躡而不拜，已乃涕洟而去之。

梁丘据死，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：“据忠且爱我，我欲丰厚其葬，高大其垄。”晏子曰：“敢问据之所以忠爱君者，可得闻乎？”公曰：“吾有喜于玩好，有司未能我供也，则据以其财供我，吾是以知其忠也。每有风雨，暮夜求之必存，吾是以知其爱也。”晏子曰：“婴对则为罪，不对则无以事君，敢不对乎！婴闻之，臣专其君，谓之不忠；子专其父，谓之不孝；妻专其夫，谓之嫉妒。事君之道，道君亲于父兄，有礼于群臣，有惠于百姓，有义于诸侯，谓之忠也。为子之道，道父以钟爱其兄弟，施行于诸父，以慈惠于众子，诚信于朋友，谓之孝也。为妻之道，使众妾皆得驩欣于夫，谓之不妒也。今四封之民，皆君之臣也，而唯据尽力以爱君，何爱者之少耶？四封之货，皆君之有也，而唯据也以其私财忠于君，何忠者之寡也？据之防塞群臣，壅蔽君，无乃甚乎？”公曰：“善哉！微子，寡人不知据之至于是也。”遂罢为垄之役，废厚葬之令，令有司据法而责，群臣陈过而谏。故官无废法，臣无隐忠而百姓大悦。

问 上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君子常行曷若？”对曰：“衣冠不中，不敢以入朝；所言不义，不敢以要君；身行不顺，治事不公，不敢以莅众。衣冠中，故朝无奇僻之服；所言义，故下无伪上之报；身行顺，治事公，故国无阿党之义。三

者，君子常行也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请问臣道？”对曰：“见善必通，不私其利，荐善而不有其名。称身居位，不为苟进。称事受禄，不为苟得。君用其言，人得其利，不伐其功，此臣道也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明王之教民何若？”对曰：“明其教令，而先之以行；养民不苛，而防之以刑；所求于下者，不务于上；所禁于民者，不行于身，故下从其教也。称事以任民，中听以禁邪，不穷之以劳，不害之以罚，上以爱民为法，下以相亲为义，是以天下不相违也，此明王之教民也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忠臣之事君何若？”对曰：“有难不死，出亡不送。”公不悦，曰：“君裂地而封之，疏爵而贵之，有难不死，出亡不送，其说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言而见用，终身无难，臣何死焉？谋而见从，终身不出，臣何送焉？若言不用，有难而死，是妄死也；谋而不从，出亡而送，是诈伪也。忠臣也者，能纳善于君，而不与君陷于难者也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忠臣之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选贤进能，不私乎内；称身就位，计能受禄；睹贤不居其上，受禄不过其量；不权君以为行，不称位以为忠；不掩贤以隐长，不刻下以谀上；顺即进，否即退，不与君行邪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临国莅民，所患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所患者三：忠臣不信，一患也；信臣不忠，二患也；君臣异心，三患也。是以明君居上，无忠而不信，无信而不忠者，是故君臣同欲，而百姓无怨也。”

庄公问晏子曰：“威当世而服天下，时耶？”对曰：“行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行？”对曰：“能爱邦内之民者，能服境外之不善；重士民之死力者，能禁暴国之邪；中听任圣者，能威诸侯；安仁义而乐利世者，能服天下。不能爱邦内之民者，不能服境外之不善；轻士民之死力者，不能禁暴国之邪；逆谏傲贤者，不能威诸侯；背仁义而贪名实者，不能威当世。而服天下者，此其道也。”公不用，任勇力之士，而轻臣仆之死，用兵无休，国疲民害。期年，百姓大乱，而身及崔氏祸。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圣人之不得意也何如？”晏子对曰：“上作事反天时，从政逆鬼神，藉敛殫百姓；四时易序，神祇并怨；道忠者不听，荐善者不行；谀过者有赏，救失者有罪。故圣人伏匿隐处，不干长上，洁身守道，不与世陷于邪，是以卑而不失义，瘁而不失廉。此圣人之不得意也。”公曰：“圣人之得意何如？”晏子对曰：“世治政平，举事调乎天，藉敛和乎民；百姓乐其政，远者怀其德；四时不失序，风雨不降虐；天明象而致赞，地育长而具物；神降福而不靡，民服教而不伪；治无怨业，居无废民。此圣人之得意也。”

景公问求贤，晏子对曰：“通则视其所举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富则视其所分，贫则视其所不取。夫上，难进而易退也。其次，易进而易退也。其下，易进而难退也。以此数物者取人，其可乎？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古之莅国治民者，其任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地不同宜，而任之以一种，责其俱生不可得也。人不同能，而任之以一事，不可责遍成焉。责焉无已，知者有不能洽矣。求焉无厌，天地有不能赡矣。故明王之任人，谄谀不迩乎左右，阿党不治乎本朝。任人之长，不强其短。任人之工，不强其拙。此任人之大略也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富民安众难乎？”对曰：“易。节欲则民富，中听则民安。行此两者而已矣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古者离散其民，而隳失其国者，其常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国贫而好大，智薄而好专；尚谗谀而贱贤人，乐简慢而轻百姓；国无常法，民无经纪；好辩以为智，刻民以为忠；流湎而忘国，好兵而忘民；肃于罪诛，而慢于庆赏；乐人之哀，利人之害；德不足以怀人，政不足以匡民；赏不足以劝善，刑不足以防非。此亡国之行也。今民闻公令如寇仇，此古之离其民、隳其国常行也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谋必得，事必成，有术乎？”对曰：“有。”公曰：“其术何如？”晏子曰：“谋度于义者必得，事因于民者必成。反义而谋，背民而动，未闻存者也。昔三代之兴也，谋必度于义，事必因于民。及其衰也，谋者反义，兴事伤民。故度义因民，谋事之术也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治国之患，亦有常乎？”对曰：“谗夫佞人之在君侧者，好恶良臣，而行与小人，此治国之常患也。”公曰：“谗佞之人，则亦诚不善矣；虽然，则奚曾为国常患乎？”晏子曰：“君以为耳目而好谋事，则是君之耳目繆也。夫上乱君之耳目，而下使群臣皆失其职，岂不诚足患哉！”公曰：“如是不乎！寡人将去之。”晏子曰：“公不能去也。”公不悦，曰：“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！”对曰：“臣非敢矫也！夫能自用于君者，材能皆非常也。夫藏大不诚于中者，必谨小诚于外，以成其大不诚。入则求君之嗜欲能顺之，君怨良臣，则具其往失而益之，出则行威以取富。夫可密近，不为大利变，而务与君至义者，此难得而其难知也。”公曰：“然则先圣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先圣之治也，审见宾客，听治不留，患日不足，群臣皆得毕其诚，谗谀安得容其私！”公曰：“然则夫子助寡人止之，寡人亦事勿用矣。”对曰：“谗夫佞人之在君侧者，若社之有鼠也，不可熏去。谗佞之人，隐君之威以自守也，是故难去

也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古之盛君，其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薄于身而厚于民，约于身而广于世。其处上也，足以明政行教，而不以威下。其取财也，权有无，均贫富，不以养嗜欲。诛不避贵，赏不遗贱。不淫于乐，不遁于哀。尽智道民而不伐焉，劳力岁事而不责焉。政尚相利，故下不以相害为行；教尚相爱，故民不以相恶为名。刑罚中于法，废罪顺于民。是以贤者处上而不华，不肖者处下而不怨。四海之内，一意同欲。生有厚利，死有遗教。此盛君之行也。”

问 下

景公出游，问于晏子曰：“吾欲循海而南，至于琅琊，寡人何修以则夫先王之游也？”晏子曰：“婴闻之，天子之诸侯为巡狩，诸侯之天子为述职。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，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。夏谚曰：‘吾君不游，我曷以休。吾君不豫，我曷以助？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’今君之游不然。师行而粮食，贫苦不补，劳者不息。夫从高历时而反谓之流，从下历时而反谓之连，从兽而不归谓之荒，从乐而忘归谓之亡。古者圣王无流连之游，无荒亡之行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令吏出粟以与贫者三千钟，公所身见老者七十人，然后归。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寡人意气衰，身甚病。今吾欲具珪璧牺牲，令祝宗荐之乎上帝宗庙，意者礼可以干福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婴闻之，古者先君之干福也，政必合乎民，行必顺乎神；节宫室，不敢大斩伐，以无逼山林；节饮食，无多田渔，以毋逼川泽；祝宗用事，辞罪而不敢有祈求也。是以神民俱顺，而山川纳禄。今君政反于民，而行悖乎

神；大宫室，多斩伐，以逼山林；羨饭食，多田渔，以逼川泽。是以神民俱怨，而山川收禄。司过荐罪而祝宗祈福，意者逆乎！”公曰：“寡人非夫子，无所闻此，请革心易行。”于是废公皇之游，止海食之献，斩伐者以时，田渔者有数；居处饮食，节之勿羨，祝宗用事，辞罪而不敢有祈求焉。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寡人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婴闻之，国有具官，然后其政可善。”公作色不悦，曰：“齐国虽小，则可谓官不具乎？”对曰：“昔吾先君桓公，身体惰解，辞令不给，则鬻朋昵侍；左右多过，犹谏不中，则弦宁昵侍；田野不修，民萌不安，则宁戚昵侍；军士惰，戎士肆，则王子城甫昵侍；居处逸怠，左右畏惧，则东郭牙昵侍；德义不中，意行衰怠，则管子昵侍。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，以人之厚补其薄，是故诸侯朝其德，而天子致胙焉。今君之过失多矣，未有一士以闻者也。故曰：官不具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

景公问晏子曰：“昔吾先君桓公，从车三百乘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今吾从车千乘，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后乎？”对曰：“桓公从车三百乘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者，左有鲍叔，右有仲父。今君左为倡，右为优，谗人在前，谀人在后，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后乎？”

高子问晏子曰：“子事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皆敬子。三君一心耶？夫子之心三耶？”对曰：“婴闻一心可以事百君，三心不可以事一君。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，而婴之心非三心也。”

杂 上

景公使晏子为阿宰，三年而毁闻于国。公不悦，召而免之。晏子谢曰：“婴知婴之过矣，请复治阿，三年而誉必闻于国。”公复使治阿，三年而誉闻于国。公悦，召而赏之，辞而不受。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昔者婴之治阿也，筑蹊径，急门闾之政，而淫民恶之。举俭力孝悌，罚偷窳，而惰民恶之。决狱不避贵强，贵强恶之。左右之所求，法则与，非法则否，而左右恶之。事贵人，体不过礼，而贵人恶之。是以三邪毁乎外，二谗毁乎内，三年而毁闻乎君也。今臣更之，不筑蹊径，而缓门闾之政，而淫民悦。不举俭力孝悌，不罚偷窳，而惰民悦。决狱阿贵强，而贵强悦。左右所求言诺，而左右悦。事贵人体过礼，而贵人悦。是以三邪誉于外，二谗誉乎内，三年而誉闻于君也。昔者婴之所以当诛者宜赏，而今之所以当赏者宜诛，是故不敢受。”景公乃任以国政焉。

景公正昼，被发，乘六马，御妇人，以出正门，刎跪击马而反之，曰：“尔非吾君也。”公惭而不朝。晏子入见，景公曰：“昔者寡人有罪，被发，乘六马，以出正门，刎跪击马而反之，曰：‘尔非吾君也。’寡人以子大夫之赐，得率百姓以守宗庙，今见戮于刎跪，以羞社稷，吾犹可以齐于诸侯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君勿恶焉！臣闻之，下无直辞，上有惰君；民多讳言，君有骄行。古者明君在上，下多直辞；君上好善，民无讳言。今君有失行，而刎跪禁之，是君之福也，故臣来庆。请赏之，以明君之好善；礼之，以明君之受谏。”公笑曰：“可乎？”晏子曰：“可。”于是令刎跪倍资无征，时朝无事。

景公饮酒，夜移于晏子，前驱款门曰：“君至。”晏子被玄端，立于门，曰：“诸侯得微有故乎？国家得微有事乎？君何为非时而夜辱？”公曰：“酒醴之味，金石之声，愿与夫子乐之。”晏子曰：“夫布荐席、陈簠簋者有人，臣不敢与焉。”公移于司马穰苴之家，前驱款门曰：“君至。”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门，曰：“诸侯得微有兵乎？大臣得微

有叛者乎？君何为非时而来？”公曰：“酒醴之味，金石之声，愿与将军乐之。”穰苴对曰：“夫布荐席、陈簠簋者有人，臣不敢与焉。”公移于梁丘据之家，前驱款门曰：“君至。”梁丘据左拥琴，右挈竽，行歌而出。公曰：“乐哉！今夕吾饮也。微彼二子者，何以治吾国；微此一臣者，何以乐吾身。”

景公探雀馘，馘弱而反之。晏子闻之，不时而入见，北面再拜贺曰：“吾君仁爱，有圣王之道矣！”公曰：“寡人探雀馘，馘弱，故反之，其当圣王之道者何也？”晏子曰：“君探雀馘，馘弱，故反之，是长幼也。君曾禽兽之加焉，而况于人乎！此圣王之道也。”

景公使养所爱马暴病死，公命人操刀解养马者。是时晏子侍前，左右执刀而进，晏子止之而问于公曰：“敢问古时尧、舜支解人，从何躯始？”公惧焉，遂止，曰：“以属狱。”晏子曰：“请数之，使自知其罪，然后致之狱。”公曰：“可。”晏子数之曰：“尔有三罪：公使汝养马杀之，当死罪一也；又杀公之所最善马，当死罪二也；使公以一马之故杀人，百姓闻之，必怨吾君，诸侯闻之，必轻吾国，汝杀公马，使怨积于百姓，兵弱于邻国，汝当死罪三也。令以属狱。”公喟然曰：“赦之。”

鲁昭公失国走齐，齐景公问焉，曰：“子之迁位新，奚道至于此乎？”昭公对曰：“吾少之时，人多爱我者，吾体不能亲；人多谏我者，吾志不能用。是以内无弼，外无辅，辅弼无一人，谄谀我者甚众。譬之犹秋蓬也，孤其根茎，密其枝叶，春气至偃以揭也。”景公以其言语晏子，曰：“使是人反其国，岂不为古之贤君乎？”晏子曰：“不然。夫愚者多悔，不肖者自贤；溺者不问隧，迷者不问路。譬之犹临难而遽铸兵，噎而遽掘井，虽速亦无及。”

景公游于麦丘，问其封人曰：“年几何？”对曰：“鄙人之年八十五矣。”公曰：“寿哉！子其祝我。”封人曰：“使君之年长于国家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子其复之。”封人曰：“使君之嗣寿，皆若鄙人之年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子其复之。”封人曰：“使君无得罪于民。”公曰：“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，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君过矣！敢问：桀、纣，君诛乎？民诛乎？”公曰：“寡人过矣。”于是赐封人麦丘以为邑。

晏子侍于景公，朝寒，曰：“请进暖食。”对曰：“婴非君奉饷之臣也，敢辞。”公曰：“请进服装。”对曰：“婴非君茵席之臣也，敢辞。”公曰：“然夫子之于寡人，何为者也？”对曰：“社稷之臣。”公问：“社稷之臣若何？”对曰：“能立社稷，别上下之义，使当其理；制百官之序，使得其所；作为辞令，可布于四方也。”自是之后，君不以礼，不见晏子。

杂 下

晏子朝，乘弊车弩马。景公见之曰：“嘻！夫子之禄寡耶？何乘不任之甚也？”晏子出，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，三反不受。公不悦，趋召晏子。晏子至，公曰：“夫子不受，寡人亦不乘。”对曰：“君使臣监百官之吏，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，以先齐国之民，然犹恐侈靡而不顾行也。今辂车乘马，君乘之上，而臣亦乘之下，民之无义，侈其衣食，而多不顾其行者，臣无以禁之。”遂不受。

晏子相景公，其论人也，见贤即进之，不同君所欲；见不善则废之，不避君所爱；行己而无私，直言而无讳。

景公游淄，闻晏子卒，公乘而驱。自以为迟，下车而趋。知不若车之速，则又乘。比至于国者，四下而趋，行哭而往，至伏尸而号曰：“子大夫日夜责寡人，不遗尺寸，寡人犹且淫逸而不收，怨罪重积于百姓。今天降祸于齐国，不加寡人，而加之夫子。齐国之社稷危矣，百姓将谁告乎！”

晏子没十有七年，景公饮诸大夫酒。公射，出质，堂上唱善，若出一口。公作色太息，播弓矢。弦章入，公曰：“童！自吾失晏子，于今十有七年矣，未尝闻吾不善。今射出质，唱善者如出一口。”弦章对曰：“此诸臣之不肖也。智不足以知君不善，勇不足以犯君之颜，然而有一焉。臣闻君好之则臣服之，君嗜之则臣食之。尺蠖食黄其身黄，食苍其身苍，君其犹有食谄人之言乎？”公曰：“善。”

司马法

古者以仁为本，以义治之，治之谓正。治民用兵，平乱讨暴，必以义。是故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；以杀止杀，杀可以生也。攻其国，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；除民害，去乱君也。以战去战，虽战可也。故仁见亲，义见悦，智见恃，勇见方，信见信。将有五材，则民亲、悦、恃、方而信之也。故内得爱焉，所以守也；外得威焉，所以战也。利加于民，则守固；威加敌民，则战胜。故战道：不违时，不历民病，所以爱吾民也。春秋兴师为违时，饥疲不行，所以爱民也。不加丧，不因凶，所以爱其民也。敌有丧、饥疲，不加兵，爱彼民也。冬夏不兴师，所以兼爱民也。大寒、甚暑，吏士懈倦，难以警戒。大寒以露，则生外疾；甚暑以暴，则生内疾。故不出师，爱己彼之民也。故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忘战必危。天下既平，春蒐秋猕，振旅治兵，所以不忘战也。

古者逐奔不远，从绥不过三舍，不穷不能，而哀怜伤病，是以明其仁也；成列而鼓，是以明其信也；争义不争利，是以明其义也；又能舍服，是以明其勇也；知始知终，是以明其知也；五德以时合散，以为民纪，古之道也。仁、义、勇、智、信，民之本，随时而施舍，为民纲纪，古之所传政道也。

先王之治，顺天之道，设地之宜，官人之德，而正名治物。正者，正官名也，名正则可法。立国辨职，立国治民，分守境界，各治其职。诸侯悦怀，海外来服，服从己也。狱弭而兵寝，圣德之至也。其次，贤王制礼乐法度，乃作五刑；兴甲兵，以讨不义；巡狩省方，会诸侯，考不同。其有失命，乱常圯德，逆天之时，遍告于诸侯，章明有罪，天子正刑，刑者，正天子之法也。刑以征不义，伐不从王者之法也。冢宰与百官布命于军曰：“入罪国之地，无暴神祇，无行田猎，无有暴虐，无毁土功，无燔墙屋，无伐树木，无取六畜，无取禾粟，无取器械。见其老幼，奉归勿伤。虽遇壮者，不校勿敌。敌若伤之，医药归之。既诛有罪，王及诸侯，修正其国，举贤更立，明正复职。”王者与四方诸侯，伐无道之国，整顿其民人，举贤良，更立为君，奉尊王法，复五官之职事也。

古者逐奔不远，从绥不及，所以示君子且有礼。不远则难诱，不及则难陷。以礼为固，以仁为胜，既胜之后，其教可复，是以君子贵之也。故礼与法，表里也；文与武，左右也。古者贤王明民之德，尽民之善，故无废德，无简民，赏无所生，罚无所减也。民有一善，处一事，故能尽民之善，无损德弃民也；能堪其事，故赏罚无所施也。有虞氏不赏不罚，而民可用，至德也；夏赏而不罚，至教也；殷罚而不赏，至威也；周以赏罚，德衰也。赏不逾时，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；罚不迁列，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。赏功不移时，罚恶不转列，所以劝善惩恶，欲速疾也。大捷不赏，上下皆不伐善也。一军皆胜，上下俱不取功也。上苟不伐善，则不骄矣；下苟不伐善，必亡等矣。

上下不伐善若此，让之至也。大败不诛，上下皆不善在己也。一军奔北，人皆有罪，故不诛，上下俱有过失也。上苟以不善在己，必悔其过；下苟以不善在己，必远其罪。上下分恶若此，让之至也。上下不取其善，君不骄下，下不求进也。

孙子兵法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兴兵深入长驱，据其都邑，绝其外内，敌举国来服为上；以兵击破，服得之，为次也。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未战而敌自屈服也。故上兵伐谋，敌始有谋，伐之易也。其次伐交，交，将合也。其次伐兵，兵形已成。下攻攻城。敌国已收其外粮城守，攻之为下。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不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钝而利可全也。

兵形象水。水行避高而就下，兵之形避实而击虚。故水因地而制行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定势，水无常形，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苟便于事，不拘于君命也。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能待之也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之不可攻也。

夫唯无虑而易于敌者，必禽于人。故卒未附亲而罚之，即不服，不服即难用也。卒已附亲而罚不行者，即不可用矣。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令素行则民服。令素行者，与众相得也。

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。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全于主，国之宝也。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赴深溪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厚而不能使，爱而不能全，乱而不能治，譬若骄子，不可用也。恩不可专用，罚不可专任。知吾卒之可以击，而不知敌之不可击，胜之半也；知敌之可击，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，胜之半也；知敌之可击，知吾卒之可以击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，胜之半也。胜之半者，未可知也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。

明主虑之，良将修之。非利不赴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。不得已而用兵。主不可以怒而兴军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。合于利而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怒可复喜，愠可复悦，亡国不可复存，死者不可复生也。故曰：明王慎之，良将敬之，此安国之道也。

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费，公家之奉，日千金；内外骚动，不得操事者，七十万家。古者八家为邻，一家从军，七家奉之，言十万之师不事不耕者，凡七十万家也。相守数年，以争一日之胜，而爱爵禄百金，不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，非民之将也，非主之佐也，非胜之主也。故明王圣主、贤君胜将，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祷祀以求也。不可象于事也，不可以事类求也。不可验于度，不可以行事度也。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。

卷三十四

老子

道 经

圣人处无为之事，以道治也。行不言之教，以身帅道之也。万物作焉各自动作。而不辞，不辞谢而逆止之也。生而不有，元气生万物而不有。为而不恃。道所施为，不恃望其报也。

不尚贤，贤，谓世俗之贤者，不贵之也。使民不争；不争功名，反自然也。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上化清静，下无贪人。不见可欲，放郑声，远美人。使心不乱。不邪淫也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谓圣人治国，犹治身也。常使民无知无欲，反朴守淳。使夫知者不敢为也。思虑深，不轻言。为无为，不造作，动因循。则无不治。德化厚，百姓安也。

天地不仁，天施地化，不以仁恩，任自然也。以万物为刍狗。天地生万物，视之如刍草狗畜，不责望其报。圣人不仁，圣人爱养万民，不以仁恩。法天地，行自然。以百姓为刍狗。

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嗜欲伤神，财多累身。富贵而骄，还自遗咎。夫富当振贫，贵当怜贱，而反骄恣，必被祸患也。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也。言人所为，功成事立，名迹称遂，不退身避位，则遇于害，此乃天之常道。譬如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物盛则衰，乐极则衰也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，贪淫好色，则伤精失明。五音令人耳聋，好听五音，则和气去心也。五味令人口爽，爽，妄也。人嗜于五味，则口妄，言失于道。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，人精神好安静。驰骋呼吸，精神散亡，故发狂也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妨，伤也。难得之货，谓金、银、珠、玉。心贪意欲，则行伤身辱也。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太上，谓太古无名之君也。下知有之者，下知上有君，而不臣事，质朴淳也。其次，亲之誉之；其德可见，恩惠可称，故亲爱而誉之。其次，畏之；设刑法以治之。其次，侮之。禁多令烦，不可归诚，故欺侮之也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君信不足于下，下则应之以不信，而欺其君也。

绝巧绝巧诈也。弃利，塞贪路也。盗贼无有。上化公正，无邪私也。以为文，不足。文不足以教民也。见素抱朴，见素守真，抱其质朴。少私寡欲。

曲则全，曲己从众，不自专，则全也。枉则直，洼则盈，地洼下，水流之；人谦下，德归之。弊则新，自受弊薄，后己先人，天下敬之，久久自新。少则得，自受少，则得多。多则惑。财多者惑于守身，学多者惑于所闻也。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抱，守也。式，法也。圣人守一，乃知万事。故能为天下法式也。不自见，故明；圣人因天下之目以视，故能明达。不自是，故彰；圣人不自为是而非人，故能彰显于世。不自伐，故有功；圣人德化流

行，不自取其美，故有功于天下也。不自矜，故长。圣人不自贵大，故能长久不危也。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此言天下贤与不肖，无能与不争者争。

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飘风，疾风也。骤雨，暴雨也。言疾不能长，暴不能久也。孰为此者？天地也。孰，谁也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天地至神，合为飘风暴雨，尚不能使终朝至暮，况人欲为暴卒者乎。故从事于道。人为事，当如道安静，不当如飘风骤雨也。

自见者不明，人自见其形容，以为好，自见所行，以为应道，不自知其形丑、操行之鄙也。自是者不彰，自以为是非人，众人共蔽之，使不得彰明也。自伐者无功，所为辄自伐，即失有功也。自矜者不长。好自矜者，不以久长。故有道者不处。

道大，道大者，无不容也。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天大者，无不盖；地大者，无不载；王大者，无不制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八极之内有四大，王居其一也。人法地，人当法地，安静和柔也，劳而不怨，有功而不宣。地法天，施而不求报，生长万物，无所收取。天法道，清静不言，万物自成。道法自然。道性自然，无所法也。

重为轻根，人君不重则不尊，治身不重则失神。静为躁君。人君不静则失威，治身不静则身危。奈何万乘之主，奈何者，疾时主，伤痛之也。而以身轻于天下。疾时王奢恣轻淫也。轻则失臣，王者轻淫则失其臣，治身轻淫则失其精。躁则失君。王者行躁疾，则失其君位；治身躁疾，则失其精神也。

圣人常善救人，圣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，欲以救人性命也。故无弃人；使贵贱各得其所也。常善救物，圣人所以常教民顺四时者，以救万物之残伤也。故无弃物。不贱石而贵玉。

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也；人之行善者，圣人即以为人师也。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资也。资，用也。人行不善，圣人教道使为善，得以为给用。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无所使也。虽智大迷。虽自以为智，言此人乃大迷惑。是谓要妙。能通此意，是谓知微妙要道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谿。雄以喻尊，雌以喻卑。人虽自知尊显，当复守之以卑微，去雄之强梁，就雌之柔和。如是，则天下归之，如水之流入深溪。为天下谿，常德不离。人能谦下如深溪，则德常在，不复离己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白以喻昭昭，黑以喻默默，人虽自知昭昭明达，当复守之以默默，如暗昧无所见。如是，则可为天下法式也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。人能为天下法式，则德常在于己，不复差忒也。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知己之有荣贵，当守之以污浊。如是，则天下归之，如水流入深谷也。

将欲取天下欲为天下主也。而为之，欲以有为治民也。吾见其不得已。我见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。天道恶烦浊，人心恶多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器，物也。人乃天下之神物也。神物好安静，不可以有为治也。为者败之，以有为治之，则败其质性也。执者失也。强执教之，则失其情实，生于诈伪也。是以圣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“甚”谓贪淫、声色也，“奢”谓服饰、饮食也，“泰”谓宫室、台榭也。去此三者，处中和，行无为，则天下自化也。

以道佐人主，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。不以兵强于天下。顺天任德，敌人自服也。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农事废，田不修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天应之以恶气，即害五谷也。善者果而已，行善者，当果敢而已，不休也。不敢以取强焉。不敢以果敢取强大之名。果而勿矜，当果敢、谦卑，勿自矜大。果而勿伐，当果敢、推让、勿自伐也。果而勿骄，骄，欺。勿以骄欺也。果而勿强。果敢，勿以为强，以欺凌人也。

兵者，不祥之器，兵革者，不善之器也。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谓遭衰逢乱，乃用之以自守也。恬憺为上，不贪土地，利人财宝。胜而不美，虽得胜，不以为利美。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也。美得胜者，是为乐杀人也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。吉事上左，左，生位。凶事上右。阴道，杀也。偏将军处左，偏将军卑而居阳者，以其不专杀也。上将军处右，上将军尊而居右者，以其主杀也。言以丧礼处之。丧礼上右。杀人众多，以悲哀泣之。伤己德薄，不能以道化人，而害无辜之民。战胜，则以丧礼处之。古者，战胜，将军居丧主之位，素服而哭之，明君子贵德而贱兵，不得已诛不祥，心不乐之，比于丧也。

知人者智，能知人好恶是智。自知者明。人能自知贤不肖，是为反听无声，内视无形，故为明也。胜人者有力，能胜人者，不过以威力也。自胜者强。人能自胜己情欲，则天下无有能与己争者，故为强也。知足者富，人能知足，则保福禄，故为富也。强行者则有志。人能强力行善，则为有意于道。不失其所者久，人能自节养，不失其所，则可以久也。死而不妄者寿。目不妄视，耳不妄听，口不妄语，则无怨恶于天下，故长寿也。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。道以无为为常也。侯王而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言侯王而能守道，万物将自化，效于己也。

德 经

上德不德，上德谓太古无名号之君，德大无名，故言上德也。因循自然，养人性命，其德不见，故言不德也。是以有德；言其德合于天地，和气流行，民得以全也。下德不失德，下德谓号谥之君，德不及上德，故言下德也。不失德者，其德可见，其功可称也。是以无德。以有名号及其身故也。上德无为言法道安静，无所改为也。而无以为；言无以名号为也。下德为之言为教令，施政事也。而有以为。言以为已取名号。

前识者，道之华，不知而言知，为前识也。此人失道之实，得道之华。而愚之始也。言前识之人，愚暗之唱始也。是以大丈夫处其厚，大丈夫，谓道德之君也。处其厚者，处身于敦朴。不处其薄；不处身违道，为世烦乱也。处其实，处忠信也。不处其华。不上言也。

昔之得一者，昔，往也。一，无为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言天得一，故能垂象清明；地得一，故能安静不动摇。神得一以灵，言神得一，故能变化无形。谷得一以盈，言谷得一，故能盈满而不绝。万物得一以生，言万物皆须道生成也。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言侯王得一，故能为天下平正也。天无以清，将恐裂；言天当有阴阳、昼夜，不可但欲清明无己时，将恐分裂不为天也。地无以宁，将恐发；言地当有高下、刚柔，不可但欲安静无己时，将恐发泄不为地。神无以灵，将恐歇；言神当有王相休废，不可但欲灵无己时，将恐虚歇不为神。谷无以盈，将恐竭；言谷当有盈缩虚实，不可但欲盈满无己时，将恐枯竭不为谷。万物无以生，将恐灭；言万物当随时死生，不可但欲常生无己时，将恐灭亡不为物也。侯王无以贵高，将恐蹶。言侯王当屈己下人，汲汲求贤，不可但欲贵高于

人，将恐颠蹶失其位也。故贵必以贱为本，言必欲尊贵，当以薄贱为本，若禹、稷躬稼，舜陶河滨，周公下白屋也。高必以下为基。言必欲尊贵，当以下为本。是以侯王自称孤、寡、不穀，孤、寡，喻孤独；不穀，喻下能如车毂，为众辐所凑也。此非以贱为本？侯王至尊贵，能以孤寡自称，此非以贱为本乎？

人之所恶，唯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为称。孤、寡、不穀，不祥之名。而王公以为称者，处谦，法空虚，和柔。故物或损之而益，引之不得，推让必还。或益之而损。夫增高者崩，贪富者得患。人之所教，谓众人所以教，去弱为强、去柔为刚也。我亦教人。言我教众人，使去强为弱、去刚为柔也。强梁者不致其死，强梁者，尚势，任力，为天所绝，兵刃所伐，不得以命死也。吾将以为教父。父，始也。老子以强梁之人为教戒之始。

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至柔者，水也；至坚者，金石也。水能贯坚入刚，无所不通也。无有入于无间。无有，谓道也。道无形质，故能出入无间，通神群生。不言之教，法道不言，帅之以身也。无为之益，法道无为，治身则有益精神，治国则有益万民，不劳烦。天下希及之。天下，谓人主也。希能有及，道无为之治。无为之治，治身、治国也。

甚爱必大费，甚爱色者费精神，甚爱财者遇祸患。所爱者少，所亡者多，故言大费。多藏必厚亡。生多藏于府库，死多藏于丘墓。生有攻劫之忧，死有发掘之患也。知足不辱，知足之人，绝利去欲，不辱于身也。知止不殆，知可止则止，财利不累于身，声色不乱于耳目，则终身不危殆。可以长久。人能知止、足，则福禄在己，治身者神不劳，治国者人不扰，故可长久也。

大成若缺，谓道德大成之君也，如缺者。灭名藏誉，如毁缺不备。其用不弊。其用心如是，则无弊尽时也。大盈若冲，谓道德大盈满之君也。如冲者，贵不敢骄，富不敢奢也。其用不穷。其用心如是，则无穷尽。大直若屈，大直，谓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。如屈者，不与俗人争，如可屈折也。大巧若拙，大巧，谓多才术也。如拙者，亦不敢见其能也。大辩若讷，大辩，知无疑也。如讷者，无口辞也。清静以为天下正。能清能静，则为天下长持正，则无终已时也。

天下有道，谓人主有道也。却走马以粪。粪者，治田也。兵甲不用，却走马以治农田也。天下无道，谓人主无道也。戎马生于郊。战伐不止，戎马生于郊境之上，久不还也。罪莫大于可欲，好淫色也。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富贵不能自禁止也。咎莫大于欲得。欲得人物，利且贪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无欲心也。

不出户，以知天下；圣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，以己身知人身，以己家知人家，所以见天下矣。不窥牖，以见天道。天道与人道同。人君清静，天气自正；人君多欲，天气烦浊。吉凶利害，皆由于己也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谓去其家，观人家；去其身，观人身。所观益远，所知益少也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名，上好道，下好德；上好武，下好力。圣人原小知大，察内知外也。不为而成。上无所为，则下无事。家给人足，物自化也。

损之又损之，损情欲，又损之，所以渐去之。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情欲断绝，德与道合，则无所不施，无所不为。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取，治也。治天下常当以无事，不当劳烦民也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及其好有事，则政教烦，民不安，故不足以治天下也。

圣人无恒心，圣人重改更，贵因循，若自无心也。以百姓心为心。百姓心之所便，因而从之。善者，吾善之；百姓为善，圣人因而善之。不善者，吾亦善之。百姓为不善，圣人化之使善。信者，吾信之；百姓为信，圣人因而信之。不信者，吾亦信之。百姓为不信，圣人化之使信也。

生而不有，道生万物，不有取以为利。为而不恃，道所施为，不恃望其报也。长而不宰，道长养万物，不宰割以为利用也。是谓玄德。道之所行，恩德玄暗，不可得见也。

大道甚夷，夷，平易也。而民好径。径，邪不平也。大道甚平易，而人好从邪，不平正。朝甚除，高台榭，宫室修。田甚芜，农事废，不耕治。仓甚虚；五谷伤害，国无储也。服文采，好饰伪，贵外华。带利剑，尚刚强，武且奢。厌饮食，财货有余。多嗜欲，无足时。是谓盗夸，百姓不足，而君有余者，是犹劫盗以为服饰，持行夸人，不知身死家破，亲戚并随之也。非道也哉！人君所行如是，此非道也。

善建者不拔。建，立也。善以道立身立国者，不可得引而拔也。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；修道于身，爱气养神。其德如是，乃为真人。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；修道于家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顺，夫信妻贞。其德如是，乃有余庆。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；修道于乡，尊敬长老，爱养幼少。其德如是，乃无不覆及。修之于国，其德乃丰；修道于国，则君信臣忠，政平无私。其德如是，乃为丰厚。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人主修道于天下，不言而化，不教而治，下之应上，信如影响。其德如是，乃为普博。

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。天下，谓人主也。忌讳者，防禁也。令烦则奸生，禁多则下诈。相殆，故贫也。民多

利器，国家滋昏。利器者，权也。民多权则视者眩于目，听者惑于耳，上下不亲，故国家昏乱也。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。人，谓人君也。多伎巧，刻画宫观，雕琢章服，下则化上，日以滋起也。法物滋彰，盗贼多有。法，好也。珍好之物滋生彰著，则农事废，饥寒并至，故盗贼多有。我无为，而民自化；无所改作，而民自化成。我好静，而民自正；我不言不教，民皆自忠正也。我无事，而民自富；我无徭役，故皆自富。我无欲，而民自朴。我去华文，民则随我为质朴。

其政闷闷，其政教宽大，闷闷昧昧，似若不明也。其民醇醇；政教宽大，故民醇醇，富厚，相亲睦也。其政察察，其政教急疾，言决于口，听决于耳。其民缺缺。民不聊生，故缺缺，日以疏薄。祸兮，福之所倚；倚，因。夫福因祸而生，人遭祸而能悔过责己，修善行道，则祸去福来。福兮，祸之所伏。祸伏匿于福中，人得福而为骄恣，则福去祸来。孰知其极？祸福更相生，无知其穷极时也。

治大国若烹小鲜。鲜，鱼也。烹小鱼，不敢挠，恐其糜也。治国烦则下乱，治身烦则精去也。以道莅天下者，其鬼不神。以道德居位治天下，则鬼不敢见其精神以犯人也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。其鬼非无精神，邪不入正，不能伤自然之民也。非其神不伤人，圣人亦不伤人。非鬼神不能伤害人，以圣人在位，不伤害人，故鬼不敢干也。

道者，万物之奥，奥，藏也。道为万物之藏，无所不容。善人之宝也，善人以道为身宝，不敢违。不善人之所保，道者，不善人之所保倚也，遭患逢急，犹知自悔卑下。故为天下贵。无不覆济，恬然无为，故可为天下贵。

为无为，无所造作。事无事，除烦省事。味无味。深思远虑，味道意也。报怨以德。修道行善，绝祸于未生也。图难于其易，欲图难事，当于易时，未及成也。为大于其细。欲为大事，必作于小，祸乱从小来也。天下难事，必作于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处谦虚也。故能成其大。天下共归之也。夫轻诺必寡信，不重言也。多易必多难，不慎患也。是以圣人犹难之，圣人动作举事，犹进退，重难之，欲塞其源也。故终无难。圣人终身无患难之事，由避害深也。

其安易持，治身、治国，安静者易守持也。其未兆易谋，情欲祸患，未有形兆，时易谋正。其脆易破，祸乱未动于朝，情欲未见于色，如脆弱易破除也。其微易散。其未彰著，微小，易散去也。为之于未有，欲有所为，当以未有萌芽之时，塞其端也。治之于未乱。治身、治国于未乱之时，当豫闭其门也。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从小成大也。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从卑至高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从近至远。为者败之，有为于事，废于自然。执者失之。执利遇患，坚持不得，推让反还。圣人无为，故无败。圣人不为华文，不为利色，故无败坏也。民之从事，常于几成而败之。从，为也。民人为事，常于其功德几成，而贪位好名，奢泰盈满，而败之也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终当如始，不当懈怠。是以圣人欲不欲，圣人欲人所不欲。人欲文饰，圣人欲质朴；人欲于色，圣人欲于德。不贵难得之货；圣人不贱石而贵玉也。学不学，圣人学人所不能学。人学智诈，圣人学自然；人学治世，圣人学治身。复众人之所过。众人学问反，过本为末，过实为华。复之者，使反本。以辅万物之自然，教人反本实者，欲以辅万物自然之性也。而不敢为焉。圣人动作因循，不敢有所造为，恐远本。

古之为善道者，说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国者。非以明民，非以道教民明知奸巧。将以愚之。将以道德教民，使

质朴，不诈伪也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以其智太多而为巧伪也。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使智惠之人治国，必远道德，妄作威福，为国之贼。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不使智惠之人知国之政事，则民守正直，上下相亲，故为国之福也。

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，以其善下之。江海以卑下，故众流归之，若民归就王者。是以圣人欲上人，欲在民之上也。必以言下之；法江海，处谦虚。欲先民，欲在民之前也。必以身后之。先人而后己也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圣人在民上为主，不以尊贵虐下，故民戴仰，不以为重也。处前而民不害。圣人在民前，不以光明蔽后，亲之若父母，无有欲害之者。

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：老子言：我有三宝，抱持而保倚之。一曰慈，爱百姓若赤子。二曰俭，赋敛若取之于己。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执谦退，不为唱也。慈，故能勇；以慈仁，故能勇于忠孝。俭，故能广；身能节俭，故民日用宽广也。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成器长，谓得道人也。我能为道人之长也。今舍慈且勇，今世人舍慈仁，但为勇武。舍俭且广，舍其俭约，但为奢泰。舍后且先，舍其后己，但为人先。死矣！所行如此，动入死道。夫慈，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夫慈仁者，百姓亲附，故战则胜敌，以守卫则坚固也。用兵有言：陈用兵之道。老子疾时用兵，故托己设其义也。“吾不敢为君主，先也。不敢先举兵也。而为客，客者，和而不唱。用兵当承天而后动也。不敢进寸而退尺。”侵人境界，利人财宝为进，闭门守城为退也。祸莫大于轻敌，夫祸乱之害，莫大于欺轻敌家，侵取不休，轻战贪财也。轻敌几丧吾宝。几，近也。宝，身。欺轻敌家，近丧身也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胜矣。哀者慈仁士卒，不远于死也。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老子言：吾所言，省而易知，约而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人恶柔弱，好刚强也。夫唯无知，是以不我知。夫唯，世人也。是我德之暗，不见于外，穷微极妙，故无知也。知我者稀，则我者贵矣。稀，少也。唯达道乃能知我，故为贵也。是以圣人被褐怀玉。被褐者，薄外；怀玉者，厚内也。匿宝藏德为贵也。

天道不争而善胜，天不与人争贵贱，而人畏之也。不言而善应，天不言，万物自动以应时。不召而自来，天不呼召，万物皆负阴而向阳也。绰然而善谋。绰，宽也。天道虽宽博，善谋虑人事。修善行恶，各蒙其报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天所罗网，恢恢甚大。虽疏远，司察人善恶，无有所失。

民不畏死，治国者刑罚酷深，民不聊生，故不畏死也。治身者嗜欲伤神，贪财杀身，不知畏之。奈何以死惧之？人君不宽其刑罚，教人去情欲，奈何设刑罚法，以死惧之。若使民常畏死，当除己之所残刻，教民去利欲。而为奇者，吾得执而杀之，孰敢矣？以道教化，而民不从，反为奇巧，乃应王法，执而杀之，谁敢有犯者？老子伤时王不先道德化之，而先刑罚也。

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人民所以饥寒者，以其君上税食下太多。是以饥。民之难治，以其上之有为，人民不可治者，以其君上多欲，好有为。是以难治。其民化上有为，情伪难治也。人之轻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人民所以轻犯死者，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，贪利以自危也。是以轻死。以求生太厚之故，轻入死地。夫唯无以生为者，是贤于贵生也。夫唯独无以生为务者，爵禄不干于意，财利不入于身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使，则贤于贵生者也。

圣人执左契，古者，圣人无文书法律，刻契合符，以为信也。而不责于人。但执刻契信，不责人以他事也。有

德司契，有德之君，司察契信而已。无德司彻。无德之君，背其契信，司人所失也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天道无有亲疏。唯与善人，则与司契者也。

小国寡民，圣人虽治大国，犹以为小。俭约不奢泰，民虽众，犹若寡乏，不敢劳也。使民重死，君能为人兴利除害，各得其所，则民重死而贪生也。而不远徙。政令不烦，则民安其业，故不远迁，离其常处也。虽有舟舆，无所乘之；清静无为，不好出入。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无怨恶于天下。甘其食，甘其蔬食，不渔食百姓也。美其衣，美其恶衣，不贵五色。安其居，安其茅茨，不好文饰之屋。乐其俗。乐其质朴之俗。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相去近也。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无情欲也。

圣人不积，圣人积德不积财，有德以教愚，有财以与贫。既以为人已愈有。既以财贿布施与人，财益多如日月之兴，无有尽时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天生万物，爱育之，令长大，无所害也。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圣人法天所施为，化成事就，不与下争功名，故能全其圣功也。

鹞冠子

博 选

博选者，序德程俊也。道凡四稽：一曰天，二曰地，三曰人，四曰命。人有五至：一曰百己，二曰十己，三曰

若己，四曰厮役，五曰徒隶。所谓天者，理物情者也；所谓地者，常弗去者也；所谓人者，恶死乐生者也；所谓命者，靡不在君者也。君者，端神明者也；神明者，以人为本；人者，以贤圣为本；贤圣者，以博选为本；博选者，以五至为本。故北面事之，则百己者至。先趋而后息，先问而后默，则十己者至。人趋己趋，则若己者至。冯几据杖，指麾而使，则厮役者至。乐嗟苦咄，则徒隶人至矣。故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亡主与役处。

著 希

夫君子者，易亲而难狎，畏祸而难劫，嗜利而不为非，时动静而不苟作。体虽安之而弗敢处，然后礼生焉；心虽欲之，而弗敢信，然后义生焉。夫义节欲而治，礼反情而辨者也。

世 贤

悼襄王问庞煖曰：“夫君人者，亦有为其国乎？”庞煖曰：“王独不闻俞拊之为医乎？己识必治，神避之。昔尧之任人也，不用亲戚，而必使能。其治病也，不任所爱，必使旧医。”襄王曰：“善。”庞煖曰：“王其忘之乎，昔伊尹医殷，太公医周，百里医秦，申庶医郢，原季医晋，范蠡医越，管仲医齐，而立五国霸。其善一也，然道不同数。”襄王曰：“愿闻其数。”煖曰：“王独不闻魏文侯之问扁鹊耶？曰：‘子昆弟三人，其孰最善为医？’扁鹊曰：‘长兄最善，中兄次之，扁鹊最为下也。’文侯曰：‘可得闻耶？’扁鹊曰：‘长兄于病视神，未有形而除之，故名不出于家。中兄治病，其在毫毛，故名不出于闾。若扁鹊者，镵血脉，投毒药，割肌肤，而名出闻于诸侯。’文侯

曰：‘善。’使管子行政以扁鹊之道，则桓公几能成其霸乎？”

列子

天 瑞

子列子曰：“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，万物无全用。全，犹备也。故天职生覆，地职形载，圣职教化，物职所宜。职，主也。生各有性，性各有宜。然则天有所短，地有所长，圣有所否，物有所通。夫职适于一方者，余涂则阔矣。形必有所分，声必有所属。若温也，则不能凉；若宫也，则不能商。何则？生覆者，不能形载；形载者，不能教化；教化者，不能违所宜；宜定者，不出所位。皆有素分，不可逆也。故天地之道，非阴则阳；圣人之教，非仁则义；万物之宜，非刚则柔。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”方圆清躁，理不得兼。

殷汤问

大禹曰：“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照之以日月，经之以星辰，纪之以四时，要之以太岁。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，或夭或寿，唯圣人能通其道。”圣人顺天地之道，因万物之性，任其所适，通其所逆，使群异各得其方，寿夭尽其分。

力 命

管夷吾有病，小白问之曰：“仲父之病病矣，至于大病，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？”夷吾曰：“公谁欲欤？”小白曰：“鲍叔牙可。”曰：“不可。其为人，洁廉善士。清己而已。其于不己若者，不比之人；欲以己善齐物也。一闻人之过，终身不忘。不能弃瑕录善。使之治国，上且钩乎君，下且逆乎民。必引君令，其道不弘。道苟不弘，则逆民而不能纳矣。其得罪于君，将弗久矣。”小白曰：“然则孰可？”对曰：“勿己，则隰朋可。其为人也，愧不若黄童，而哀不己若者。惭其道之不及圣，矜其民不以逮己，故能无弃人也。以德分人，谓之圣人；化之使合道，而不宰割。以财分人，谓之贤人。既以与人，己愈有也。以贤临人者，未有得人者也；求备于人，则物所不与也。以贤下人者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与物升降者，物必归之也。其于国有不闻也，其于家有不见也。道行则不赖闻见。故曰：不瞽不聋，不能成功。勿己，则隰朋可。”若有闻见，则事钟于己，而群生无所措手足，故遗之可。未能尽道，故仅可耳。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，不得不薄；非厚隰朋也，不得不厚。厚薄之去来，弗由我也。皆天理也。

说 符

晋国苦盗。有郤雍者，能视盗之貌，察其眉睫之间，而得其情。晋侯使视盗，千百无遗一焉。晋侯大喜，告赵文子曰：“吾得一人，而一国盗为尽，奚用多为？”文子曰：“吾君恃伺察而得盗，盗不尽矣，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。”俄而群盗谋曰：“吾所穷者郤雍也。”遂共盗而戕。杀之也。晋侯闻而大骇，召文子而告之曰：“果如子言，郤雍死！然取盗何方？”文子曰：“周谚有言：察见渊鱼者不祥，智料隐匿者有殃。且君欲无盗，莫若举贤而任之，使

教明于上，化行于下。人有耻心，则何盗之为？”于是用随会知政，而群盗奔秦焉。用聪明以察是非者，群诈之所逃；用先识以撻奸伏者，众恶之所疾。智之为患，岂虚也哉？

孔子自卫反鲁，息驾乎河梁而观焉。有悬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鱼鳖弗能游，鼃鼃弗能居，有丈夫方将厉之。孔子使人止之曰：“此悬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鱼鳖鼃鼃弗能居也，意者难可以济乎？”丈夫不以措意，遂度而出。孔子问之曰：“巧乎？有道术乎？所以能入而出者，何也？”丈夫对曰：“始吾之入也，先以忠信；吾之出也，又从以忠信。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，所以能入而复出者，以此也。”孔子谓弟子曰：“二三子识之！水且犹可以忠信亲之，而况人乎？”

楚庄王问詹何曰：“治国奈何？”詹何，盖隐者也。詹何对曰：“何明于治身，而不明治国也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得奉宗庙社稷，愿学所以守之。”詹何对曰：“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，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。故本在身，不敢对以末。”楚王曰：“善。”

墨子

【战国】墨翟撰

所 染

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。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，故染可不慎耶！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夏桀染于王辛、推哆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厉公长文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穀。此四王者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戮。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齐桓公染于管仲，晋文公染于咎犯，楚庄染于孙叔，吴阖庐染于伍员，越勾践染于范蠡。此五君者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名传于后世。范吉射染于张柳朔，中行寅染于籍秦，吴夫差染于宰嚭，知伯瑶染于智国，中山尚染于魏义，宋康染于唐鞅。此六君者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？其行理生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；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，然国愈危，身愈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、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法 仪

子墨子曰：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仪。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，无有也。故百工从事，皆有法度。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国，而無法度，此不若百工也。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圣王法之。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，必度于天，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所不欲则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恶也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，以其兼而爱之、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、兼而利之也？今天下无小大国，皆天之邑也；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。故曰：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

天必祸之。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。昔之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兼爱天下之百姓，率以尊天事鬼。其利人多，故天福之，使立为天子，天下诸侯，皆宾事之。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兼恶天下之百姓，率以诟天侮鬼。其贼人多，故天祸之，使遂失其国家，身死为戮于天下，后世子孙毁之，至今不息。故为不善以得祸者，桀、纣、幽、厉是也；爱人利人以得福者，禹、汤、文、武是也。

七 患

子墨子曰：国有七患。七患者何？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，一患也；边国至境，四邻莫救，二患也；先尽民力无用之功，赏赐无能之人，三患也；仕者持禄，游者忧佼，君修法讨臣，臣慑而不敢拂，四患也；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，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，五患也；所信者不忠，所忠者不信，六患也；蓄种菽粟不足以食之，大臣不足以事之，赏赐不能喜，诛罚不能威，七患也。以七患居国，必无社稷；以七患守城，敌至国倾。七患之所当，国必有殃。

辞 过

墨子曰：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处下，润湿伤民，故圣王作为宫室。为宫室之法曰：室高足以避润湿，边足以圉风寒，上足以待雪霜雨露，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，谨此则止。凡费财劳力，不加利者不为也。是故圣王作为宫室，使上不以为观乐也；作为衣服带履，使身不以为辟怪也。故节于身，诲于民，是以天下之

民可得而治，财用可得而足。当今之主，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。必厚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，青黄刻镂之饰。为宫室若此，故左右皆法象之。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，振孤寡，故国贫而民难治也。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，当为宫室不可不节。

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，衣皮带茭，冬则不轻而温，夏则不轻而清。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温清，故作诲妇人，以为民衣。为衣服之法：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，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清，谨此则止。故圣人之为衣服，适身体、和肌肤而足矣，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。当是之时，坚车良马不知贵也，刻镂文采不知喜也。得其所以自养之情，而不感于外，是以其民俭而易治，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。府库实满，足以待不然；兵革不顿，士民不劳，足以征不服。故霸王之业，可行于天下矣。当今之主，其为衣服，则与此异矣。冬则轻暖，夏则轻清。皆已具矣，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，铸金以为钩，珠玉以为佩，女工作文采，男工作刻镂，以身服之，此非云益暖之情也。单财劳力，毕归之于无用也。以此观之，其为衣服，非为身体，皆为观好。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，其君奢侈而难谏也。夫以奢侈之君，御淫僻之民，欲国无乱，不可得也。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衣服不可不节。

古之民未知为饮食，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，以为民食也，足以增气充虚、强体适腹而已矣。其用财节，其自养俭，故民富国治。今则不然，厚敛于百姓，以为美食刍豢蒸炙。大国累百器，小国累十器。前方丈，目不能遍视，手不能遍掺，口不能遍味。冬则冻冰，夏则饑餧。人君为饮食如此，故左右象之。是以富贵者奢侈，孤寡者冻馁，欲无乱不可得。君诚欲天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饮食不可不节。

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，重任不移，远道不至。故圣王作为舟车，以便民之事。其为舟车也，完固轻利，可以任重致远，用财少而为利多，是以民乐而利之。法禁不急而行，民不劳而上足以用，故民归之。当今之主，其为舟车与此异矣。完固轻利皆已具矣，必厚敛于百姓，以为舟车饰，饰车以文采，饰舟以刻镂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，故民寒；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，故民饥。人君为舟车若此，故左右象之。是以其民饥寒并至，故为奸邪。奸邪多则刑罚深，刑罚深则固国乱。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舟车不可不节。

尚 贤

子墨子曰：今者王公大人作为政于国家者，皆欲国家之富，人民之众，刑政之治。然而不得，是其故何也？是在王公大人作为政于国家者，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。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。故大人之务，将在于众贤而已。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？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，必将富之、贵之、敬之、誉之，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。况又有贤良之士，厚乎德行，辨乎言谈，博乎道术者乎？此固国家之珍，而社稷之佐也，亦必且富之、贵之、敬之、誉之，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。是故古者圣王之作为政也，言曰：不富不义，不贵不义，不亲不义，不近不义。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，皆退而谋曰：“始我所恃者富贵也，今上举义不避贫贱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亲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“始我所恃者亲也，今上举义不避亲疏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近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“始我所恃者近也，今上举义不避远近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远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“我始以远无恃，今上举义不避远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人闻之皆竞为义，是其故何也？曰：上之所以使下者，一物也；下之所以事上者，一术也。故古者圣王之作为政，列德而尚贤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，高与之爵，重与之禄，任之以

事。非为贤赐也，欲其事之成，故当以德就列，以官服事，以劳受赏，量功而分禄。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贱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，举公义，避私怨，故得士。得士则谋不困，体不劳，名立而功成，美章而恶不生。故尚贤者，政之本也。

子墨子言曰：天下之王公大人，皆欲其国家之富也，人民之众也，刑法之治也，然而莫知尚贤而使能。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，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今王公大人，有一牛羊不能杀，必索良宰；有一衣裳不能制，必索良工；有一疲马不能治，必索良医；有一危弓不能张，必索良工。虽有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诚知其不能也，必不使。是何故？恐其败财也。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则不失尚贤而使能，逮至其国家则不然。王公大人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则举之。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，不若其亲一危弓、疲马、衣裳、牛羊之财欤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，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。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也。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，汤之举伊尹也，武丁之举傅说也，岂以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哉？唯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行其道，上可而利天，中可而利鬼，下可而利人。是故尚贤之为说，不可不察也。尚贤者，天、鬼、百姓之利，而政事之本也。

非 命

古之圣王，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而劝之为善，发宪布令以教诲，赏罚以劝沮，若此则乱者可使治，而危者可使安矣。若以为不然，昔者桀之所乱，汤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治之。此世不渝而民不改，上变政而民易教。

其在汤、武则治，其在桀、纣则乱。安危治乱，在上之发政也，则岂可谓有命哉？昔者三代之暴王，不缪其耳目之淫，不慎其心志之僻，外之毆骋田猎毕弋，内沉于酒乐，不肯曰“我为刑政不善”，曰“我命故且亡”。虽昔也三代之伪民，亦犹此也。繁饰有命，以教众愚。昔者禹、汤、文、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“必使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，乱者得治”，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，夫岂可以为命哉？故以为其力也。今贤良之人，尊贤而好蓄道术，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，下得其万民之誉，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，岂以为其命哉？

贵 义

子墨子曰：世之君子，使之一犬一彘之宰，不能则辞之；使为一国之相，不能而为之。岂不悖哉！世之君子，欲其义之成，而助之修其身则愠。是犹欲其墙之成，而人助之筑则愠也，岂不悖哉！

卷三十五

文子

道原

夫至人之治也，弃其聪明，灭其文章，依道废智，与民同出乎公；约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诱慕，除其嗜欲，损其思虑。约其所守即察矣，寡其所求即得矣。

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秽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；唯圣人能遗物反己。不以智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，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倾也。故听善言便计，虽愚者知悦之；称圣德高行，虽不肖者知慕之。悦之者众，而用之者寡；慕之者多，而行之者少。

精 诚

夫水浊者鱼殣，政苛即民乱。上多欲即下多诈，上烦扰即下不定，上多求即下交争。不治其本，而救之于末，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也。圣人事省而治，求寡而赡，不施而仁，不言而信，不求而得，不为而成。怀

自然，保至真，抱道推诚，天下从之，如响之应声，影之象形，所修者本也。

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万物归之，而莫之使也。至精之感，弗召自来，不去自往，不知所为者，而功自成。待目而照见，待言而使令，其于以治难矣。梟陶暗而为大理，天下无虐刑；师旷瞽而为大宰，晋国无乱政。不言之令，不视之见，圣人以为师也。民之化上，不从其言，从其所行也。故人君好勇，而国家多难；人君好色，而国多昏乱。故圣人精诚形于内，好憎明于外，出言以副情，发号以明旨。是故刑罚不足以移风，杀戮不足以禁奸，唯神化为贵也。夫至精为神，精之所动，若春气之生，秋气之杀也。故治人者，慎所以感也。圣人之从事也，所由异路而同归，其存亡定倾若一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。故秦、楚、燕、魏之歌，异转而皆乐；九夷八狄之哭，异声而皆哀。夫歌者，乐之征也；哭者，哀之效也。愔愔于中，而应于外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圣人之心，日夜不忘乎欲利人，其泽之所及亦远也。

夫至人精诚内形，德流四方，见天下有利，喜而不忘；见天下有害，忧若有丧。夫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；乐人之乐者，人亦乐其乐。故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大人行可悦之政，而人莫不顺其令。令顺即从，小而致大；令逆即以善为害，以成为败。

九 守

神者智之渊也，神清则智明；智者心之符也，智公即心平。人莫鉴于流水，而鉴于澄水者，以其清且静也，故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也。

天道极即反，盈则损；物盛则衰，日中而移；月满则亏，乐终而悲。是故聪明广智守以愚，多闻博辨守以俭，武力勇毅守以畏，富贵广大守以狭，德施天下守以让。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也。

符 言

人之情，服于德不服于力。故古之圣王，以其言下人，以其身后人，即天下推而不厌，戴而不重，此德有余而气顺也。故知与之为取，知后之为先，即几道矣。

道 德

文子问道，老子曰：“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尽行之天下服。”

文子问德、仁、义、礼，老子曰：“德者，民之所贵也；仁者，人之所怀也；义者，民之所畏也；礼者，民之所敬也。此四者，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。君子无德即下怨，无仁即下争，无义即下暴，无礼即下乱。四经不立，谓之无道。无道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“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，而不可以说道。故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行在令外。圣人在上，民化如神，情以先之也。动于上不应于下者，情令殊也。三月婴儿，未知利害，而慈母爱之逾笃者，情也。故言之用者小，不言之用者大矣。夫信，君子之言也；忠，君子之意也。忠信形于内，感动应乎外，贤圣之化也。”

“能成霸王者，必得胜者也；能胜敌者，必强者也；能强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；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；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；能自得者，必柔弱者也。”

上 德

日月欲明，浮云盖之；河水欲清，沙土秽之；丛兰欲修，秋风败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蒙尘而欲无昧，不可得也。

山致其高，而云雨起焉；水致其深，而蛟龙生焉；君子致其道，而德泽流焉。夫有阴德者，必有阳报；有隐行者，必有昭名。

微 明

相坐之法立，即百姓怨；减爵之令张，即功臣叛。故察于刀笔之迹者，即不知治乱之本；习于行陈之事者，即不知庙战之权。圣人先见福于重关之内，虑患于冥冥之外；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大害。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，得于此而亡于彼。故仁莫大于爱人也，智莫大于知人也。爱人即无冤刑，知人即无乱政。

见本而知末，执一而应万，谓之术；居知所为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，动知所止，谓之道。言出于口，不可止于人；行发于近，不可禁于远。事者，难成易败；名者，难立易废。凡人皆以轻小害，易微事，以至于大患也。

夫积爱成福，积憎成祸。人皆知救患，莫知使患无生。夫使患无生，易于救患。今人不务使患无生，而务于救之，虽神圣人不能为谋也。患祸之所由来，万万无方。故圣人深居以避害，静默以待时；小人不知祸福之门，动作而陷于刑，虽曲为之备，不足以全身。故上士先避患，而后就利；先远辱，而后求名。故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，而不留心尽虑于已成之内，是以患祸无由至，非誉不能尘垢也。

凡人之道，心欲小，志欲大；智欲圆，行欲方；能欲多，事欲少。所谓心小者，虑患未生，戒祸慎微，不敢纵其欲者也；志大者，兼包万国，一齐殊俗，是非辐凑，中为之毂也。智圆者，终始无端，方流四远，深泉而不竭也；行方者，直立而不挠，素白而不污，穷不易操，达不肆志也。能多者，文武备具，动静中仪也；事少者，执约为治广，处静以持躁也。故心小者禁于微也，志大者无不怀也；智圆者无不知也，行方者有不为也；能多者无不治也，事少者约所持也。故圣人之于善也，无小而不行；其于过也，无微而不改。行不用巫祝，而鬼神不敢先，可谓至贵矣。然而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，是以无为而有成。

有功离仁义者，即见疑；有罪不失仁心者，必见信。故仁义者，事之常顺也，天下之尊爵也。虽谋得计当，虑患而患解，图国而国存。其事有离仁义者，其功必不遂矣。言虽无中于策，其计无益于国，而心周于君，合于仁义者，身必存矣。故曰：百言百当，不若舍趣而审仁义也。

教本乎君子，小人被其泽；利本乎小人，君子享其功。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，即通功易食而道达矣。人多欲即伤义，多忧即害智，故治国乐其所以存，亡国乐其所以亡。水下流而广大，君下臣而聪明，君不与臣争功，而治道通。故君，根本也；臣，枝叶也。根本不美，而枝叶茂者，未之有也。

慈父之爱子也，非求报也，不可内解于心；圣人之养民，非求为己用也，性不能已也。及恃其力、赖其功勋而必穷矣，有以为即恩不接矣。故用众人之所爱，即得众人之力；举众人之所善，即得众人之心。见所始，即知所终矣。

人之将疾也，必先不甘鱼肉之味；国之将亡也，必先恶忠臣之语。故疾之将死者，不可为良医；国之将亡者，不可为忠谋。古者亲近不以言，来远不以言，使近者悦，远者来。与民同欲即和，与民同守即固，与民同念即智。得民力者富，得民誉者显。行有召寇，言有致祸。

自 然

昔者尧之治天下，其导民也，水处者渔，山处者木，谷处者牧，陆处者田，地宜其事，事宜其械，械便其人，如是则民得以所有易所无，以所巧易所拙也。是以离叛者寡，听从者众，若风之过箭，忽然感之，各以清浊应矣，物莫不就其所利，避其所害。是以邻国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，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，皆安其居也。夫乱国若盛，治国若虚，亡国若不足，存国若有余。虚者非无人，各守其职也；盛者非多人，皆徼于末也。有余者非多财，欲节事寡也；不足者非无货，民躁而费多也。故先王之法，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；其禁诛，非所为也，所守也。上德之道也。

以道治天下，非易民性也，因其有而条畅之。故洩水者，因水之流；产稼者，因地之宜；征伐者，因民之欲。能因即无敌于天下矣。故先王之制法，因民之性而为之节文。无其性，无其养，不可使遵道也。人之性有仁义之

资，非圣王为之法度，不可使向方也。因其所恶以禁奸，故刑罚不用，威行如神矣。因其性，即天下听从；拂其性，即法度张而不用。

帝者贵其德也，王者尚其义也，霸者通于理也。道狭然后任智，德薄然后任刑，明浅然后任察。

王道者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因循任下，责成不劳，谋无失策，举无过事，进退应时，动静循理，美丑弗好憎，赏罚不喜怒。其听治也，虚心弱志，是故群臣辐凑并进，无愚智不肖，莫不尽其能。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即治国之道明矣。

智而好问者圣，勇而好同者胜。乘众人之知，即无不任也；用众人之力，即无不胜也。用众人之力，乌获不足恃也；乘众人之势，天下不足用也。故圣人举事，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。有一功者处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。力胜其任，即举者不重也；能胜其事，即为者弗难也。圣人兼而用之，故人无弃人，物无弃财矣。

所谓无为者，非谓其引之不来，推之不往，迫而不应，感而不动，坚滞而不流，卷握而不散也，谓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枉正术，循理而举事，因资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势也。圣人不耻身之贱，恶道之不行；不忧命之短，忧百姓之穷也。故常虚而无为，抱素见朴，不与物杂。

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养其欲也。圣人之践位者，非以逸乐其身也。为天下之民，强掩弱，众暴寡，诈者欺愚，勇者侵怯，又为其怀智诈不以相教，积财货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齐一之。为一人明，不能遍照海内，故立三

公九卿以辅翼之。为绝国殊俗，不得被泽，故立诸侯以教诲之。是以地无不任，时无不应，官无隐事，国无遗利，所以衣寒食饥，养老弱，息劳倦，无不以也。神农形悴，尧瘦癯，舜黧黑，禹胼胝，伊尹负鼎而干汤，吕望鼓刀而入周，百里奚传卖，管仲束缚，孔子无黔突，墨子无暖席，非以贪禄慕位，将欲起天下之利，除万民之害也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四体不勤，思虑不用，于事贍者，未之闻也。

下 德

治身，太上养神，其次养形。神清意平，百节皆宁，养生之本也。肥肌肤，充腹肠，开嗜欲，养生之末也。治国，太上养化，其次正法，民交让，争处卑，财利争受少，事力争就劳，日化上而迁善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治之本也；利赏而劝善，畏刑而不敢为非，法令正于上，百姓服于下，治之末也。上世养本，而下世事末。

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可与治之臣不万一。以不世出求不万一，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至，霸王之功不世立也。顺其善意，防其邪心，与民同出一道，即民性可善，风俗可美矣。所贵圣人者，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，贵其知乱之所生也。若纵之放僻淫逸，而禁之以法，随之以刑，虽残天下不能禁其奸矣。

目悦五色，口欲滋味，耳淫五声，七窍交争以害一性，日引邪欲竭其天和，身且不能治，奈天下何！所谓得天下者，非谓其履势位称尊号也，言其运天下心，得天下力也。有南面之名，无一人之誉，此失天下者也。故桀、纣不为王，汤、武不为放也。天下得道，守在四夷；天下失道，守在左右。故曰：无恃其不吾夺，恃吾不可夺也。行可夺之道，而非篡杀之行，无益于持天下矣。

治世之职易守也，其事易为也，其礼易行也，其责易偿也。是以人不兼官，官不兼事，士农商工，乡别州异。故农与农言藏，士与士言行，工与工言巧，商与商言数。是以士无遗行，工无苦事，农无废功，商无折货，各安其性也。夫先知远见，人材之盛也，而治世不以责于民；博闻强志，口辨辞给，人智之溢也，而明主不以求于下；傲世贱物，不污于俗，士之伉行也，而治世不以为民化。故高不可及者，不以为人量；行不可逮者，不以为国俗。故人材不可专用，而度量道术可世传也。故国治可与愚守，而军旅可与性同，不待古之英俊，而人自足者，所有而并用之也。末世之法，高为量而罪不及，重为任而罚不胜，危为难而诛不敢。民困于三责，即饰智而诈上，犯邪而行危，虽峻法严刑，不能禁其奸。兽穷即触，鸟穷即啄，人穷即诈，此之谓也。

国有亡主，世无亡道，人有穷而理无不通也。故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，其穷不远矣。夫君人者，不出户以知天下者，因物以识物，因人以知人也。故积力之所举，即无不胜也；众智之所为，即无不成也。工无二技，士不兼官，人得所宜，物得所安，是以器械不恶，而职事不慢也。夫责小易偿也，职寡易守也，任轻易劝也。上操约少之分，下效易为之功，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厌也。

地广民众，不足以为强也；甲坚兵利，不足以恃胜也；高城深池，不足以为固也；严刑利杀，不足以为威也。为存政者，无小必存；为亡政者，无大必亡。故善守者无与御，善战者无与斗，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也。故善为政者，积其德；善用兵者，蓄其怒。德积而民可用也，怒蓄而威可立也。故材之所加者浅，即权之所服者大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即威之所制者广。广即我强而敌弱矣。善用兵者，先弱敌而后战，费不半而功十倍。故千乘之国，行文德者王；万乘之国，好用兵者亡。王兵先胜而后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，此不明于兵道也。

上 仁

非漠漠无以明德，非宁静无以致远，非宽大无以并覆，非平正无以制断。以天下之目视，以天下之耳听，以天下之智虑，以天下之力争，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，百官修通，群臣辐凑。喜不以赏赐，怒不以罪诛，法令察而不苛，耳目通而不暗，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不逆，贤者尽其智，不肖者竭其力，近者安其性，远者怀其德，用人之道也。夫乘舆马者，不劳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不能游而济江海。使言之而是，虽在匹夫刍豢，犹不可弃也；言之而非，虽在人君卿相，不可用也。是非之处，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。其计可用，不羞其位矣；其言可行，不贵其辨矣。

文子问曰：“何行而民亲其上？”老子曰：“使之以时而敬慎之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天地之间，善即吾畜也，不善即吾仇也。昔日夏、商之臣，反仇桀、纣而臣汤、武；宿沙氏之民，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氏。故曰：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。”

治大者，道不可以小；地广者，制不可以狭；位高者，事不可以烦；民众者，教不可以苛。事烦难治，法苛难行，求多难贍。寸而度之，至丈必差；铢而称之，至石必过；石称丈量，径而寡失；大较易为智，曲辨难为惠。故无益于治，有益于乱者，圣人不为也；无益于用，有益于费者，智者不行也。故功不厌约，事不厌寡，功约易成，事省易治，求寡易贍。夫调音者，小弦急，大弦缓。立事者，贱者劳，贵者逸。道之言曰：“芒芒昧昧，与天同气。同气者帝，同义者王，同功者霸，无一焉者亡。”故不言而信，不施而仁，不怒而威，是以天心动化者也。施

而仁，言而信，怒而威，是以精诚为之者也。施而不仁，言而不信，怒而不威，是以外貌为之者也。故有道以理之，法虽少，足以治矣；无道以临之，命虽众，足以乱矣。

鲸鱼失水而制于蝼蚁，人君舍其所守而与民争事，则制于有司。以无为持位守职者，以听从取容，臣下藏智而弗用，反以事专其上。君人者，不任能而好自为，则智日困而数穷于下。智不足以为治，威不足以行刑，即无以与下交矣。喜怒形于心，嗜欲见于外，即守职者离正而阿上，有司枉法而从风矣；赏不当功，诛不应罪，即上下乖心，群臣相怨矣。百官烦乱而智不能解，非誉萌生而明弗能照，非己之失而反自责，即人主愈劳，人臣愈逸矣，是“代大匠斫者，希不伤其手也”。与马逐远，筋绝不能及也。上车摄輿，马服衡下，伯乐相之，王良御之，明主乘之，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，善乘人之资也。

国之所以存者，得道也；所以亡者，理塞也。故得生道者，虽小必大；有亡征者，虽成必败。国之亡也，大不足恃；道之行也，小不可轻。故存在得道，不在于小；亡在失道，不在于大。故乱国之主，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，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。是舍其所以存，而造其所以亡也。

主与之以时，民报之以财；主遇之以礼，民报之以死。生而贵者骄，生者富者奢，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，而能无为非者寡矣。

上 义

凡学者，能明于天人之分，通于治乱之本，见其终始，可谓达矣。治之本，仁义也；其末，法度也。先本后末，谓之君子；先末后本，谓之小人。法之生也，以辅义。重法弃义，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。仁义者，广崇也，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，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。故不大其栋，不能任重。重莫若国，栋莫若德。人主之有民，犹城之有基，木之有根。根深即本固，基厚即上安。故事不本于道德者，不可以为经；言不合于先王者，不可以为道。

治人之道，其犹造父之御马也。内得于中心，外合乎马志，故能取道致远，气力有余，进退还曲，莫不如意，诚得其术也。今夫权势者，人主之车舆也；大臣者，人主之驷马也。身不可以离车舆之安，手不可以失驷马之心。故舆马不调，造父不能以取道；君臣不和，圣人不能以为治。执道以御之，中材可尽；明分以示之，奸邪可止。物至而观其变，事来而应其化，近者不乱则远者治矣；不用适然之教，而行自然之道，万举而无失矣。

治国有常，而利民为本。政教有道，而令行为右。苟利于民，不必法古；苟周于事，不必循俗。故圣人法与时变，礼与俗化。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；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。故变古未可非，循俗未足多。诵先王之书，不若闻其言；闻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；得其所以言者，言弗能言也。故道可道者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者，非常名也。故圣人所由曰道，所为曰事。道由金石，壹调不可更；事犹琴瑟，每终改调。故法制礼乐者，治之具也，非所以为治也。

法非从天下，非从地出，发于人间，反己自正也。诚达其本，不乱于末；知其要，不惑于疑。有诸己，不非诸人；无诸己，不责于下。所禁于民者，不行于身。故人主之制法也，先以自为检戒，故禁胜于身，即令行于民矣。

夫法者，天下之准绳也，人主之度量也。悬法者，法不法也。法定之后，中绳者赏，缺绳者诛。虽尊贵者，不轻其赏；卑贱者，不重其刑。犯法者，虽贤必诛；中度者，虽不肖者无罪。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。古之置有司也，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。其立君也，所以制有司使不得专行也。法度道术，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。人莫得恣，即道胜而理得矣，故反于无为。无为者，非谓其不动也，言其莫从己出也。

善赏者，费少而劝多；善罚者，刑省而奸禁。善与者，用约而为德；善取者，入多而无怨。故圣人因民之所善以劝善，因民之所憎以禁奸。赏一人而天下趣之，罚一人而天下畏之。至赏不费，至刑不滥，圣人守约而治广，此之谓也。

君臣异道即治，同道即乱，各得其宜，处其当，即上下有以相使也。故枝不得大于干，末不得强于本，言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。夫得威势者，所恃甚小，所任甚大，所守甚约，所制甚广。十围之木，持千钧之屋，得势也。五寸之关，能制开阖，所居要也。下必行之令，从之者利，逆之者害，天下莫不听从者，顺也。义者，非能尽利天下之民也，利一人而天下从；暴者，非能尽害海内也，害一人而天下叛。故举措废置，不可不审也。

屈寸而伸尺，小枉而大直，圣人为之。今人君之论臣也，不计其大功，总其细行，而求其不善，即失贤之道也。故人有厚德，无问其小节；人有大誉，无疵其小故。夫人情莫不有所短，诚其大略是也，虽有小过，不足以为累；诚其大略非也，闾里之行，未足多也。

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，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。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，明月之珠不能无秽，然天下宝

之者，不以小恶妨大美也。今志人之所短，而忘人之所长，而欲求贤于天下，即难矣。夫众人见位卑贱，事之污辱，而不知其大略也。故论人之道，贵即观其所举，富即观其所施，穷则观其所不受，贱即观其所不为。视其所患难，以知其勇；动以喜乐，以观其守；委以货财，以观其仁；振以恐惧，以观其节。如此，即人情得矣。

圣人以仁义为准绳，中绳者谓之君子，弗中者谓之小人。君子虽死亡，其名不灭；小人虽得势，其罪不除。左手据天下之图，而右手刎其喉，愚者不为，身贵乎天下也。死君亲之难者，视死若归，义重于身故也。天下大利，比身即小；身所重也，比义即轻。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。

地广民众，主贤将良，国富兵强，约束信，号令明，两敌相当，未接刃而敌人奔亡，此其次也。知土地之宜，习险隘之利，明奇正之变，察行阵之事，白刃合，流矢接，舆死扶伤，流血千里，暴骸盈野，义之下也。

国之所以强者，必死也。所以必死者，义也。义之所以行者，威也。威义并行，是谓必强。白刃交接，矢石若雨，而士争先者，赏信而罚明也。上视下如子，下事上如父；上视下如弟，下视上如兄。上视下如子，必王四海；下视上如父，必正天下；上视下如弟，即不难为之死；下视上如兄，即不难为之亡。故子父兄弟之寇，不可与斗。是故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，外塞其邪以明其势，察其劳逸以知饥饱，战期有日，视死如归，恩之加也。

上 礼

昔之圣王，仰取象于天，俯取度于地，中取法于人，调阴阳之气，和四时之节，察高下之宜，除饥寒之患，行

仁义之道，以治人伦。列地而州之，分职而治之，立大学而教之，此其治之纲纪也。得道即举，失道即废。夫物未尝有张而不弛、盛而不败者也，唯圣人可盛而不衰。圣人初作乐也，以归神杜淫，反其天心；至其衰也，流而不反，淫而好色，至以亡国。其作书也，以领理百事，愚者以不忘，智者以记事；及其衰也，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。其作囿也，以奉宗庙之具，简士卒，戒不虞；及其衰也，驰骋弋猎，以夺民时。其上贤也，以平教化，正狱讼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泽施于下，万民怀德；至其衰也，朋党比周，各推其与，废公趋私，外内相举，奸人在位，贤者隐处。天地之道，极即反，益即损，故圣人治弊而改制，事终而更为矣。圣人之道，非修礼义，廉耻不立。民无廉耻，不可治也。不知礼义，不可以行法。法能教不孝，不能使人孝；能刑盗者，不能使人廉耻。圣王在上，明好恶以示人经，非誉以导之，亲贤而进之，贱不肖而退之，刑措而不用，礼义修而任贤德也。

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窃，岂若使无有盗心哉！故知其无所用，虽贪者皆辞之；不知其无所用，廉者不能让。夫人之所以亡社稷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未尝非欲也。知冬日之扇，夏日之裘，无用于己，则万物之变为尘垢。故以汤止沸，沸乃益甚；知其本者，去火而已。

夫有余则让，不足则争。让则礼义生，争则暴乱起。故物多则欲省，求赡则争止。故世治则小人守正，而利不能动也；世乱则君子为奸，而法不能禁也。

酆水之深十仞，而不受尘垢，金石在中，形见于外，非不深且清也，鱼鳖莫之归。石上不生五谷，秃山不游麋鹿，无所荫蔽也。故为政以苛为察，以切为明，以刻下为忠，以计多为功，如此者，譬犹广革者也，大即大矣，裂之道也。

曾子

修身

曾子曰：“君子攻其恶，求其过，强其所不能。去私欲，从事于义，可谓学矣。君子爱日以学，及时以行，难者弗辟，易者弗从，唯义所在。日旦就业，夕而自省，思以没其身，亦可谓守业矣。君子学必由其业，问必以其序，问而不决，承间观色而复之。君子既学之，患其不博也；既博之，患其不习也；既习之，患其不知也；既知之，患其不能行也；既能行之，患其不能以让也。君子之学，致此五者而已矣。君子博学而浅守之，微言而笃行之，行欲先人，言欲后人，见利思辱，见难思诟，嗜欲思耻，忿怒思患。君子终身守此，战战也。君子己善，亦乐人之善也；己能，亦乐人之能也。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趋也，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。不先人以恶，不疑人以不信，不说人之过而成成人之美。朝有过，夕改，则与之；夕有过，朝改，则与之。君子终日言，不在尤之中。小人一言，终身为罪矣。君子之于不善也，身勿为，可能也；色勿为，不可能也；心勿为，不可能也。太上乐善，其次安之，其下亦能自强也。太上不生恶，其次生而能夙绝之，其下复而能改。复而不改，隕身覆家，大者倾社稷。是故君子出言愕愕，行身战战，亦殆免于罪矣。昔者，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，战战唯恐不能义也；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，战战唯恐失损之也；大夫日旦思其官，战战唯恐不能胜也；庶人日旦思其事，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。是故临事而栗者，鲜不济矣。”

立孝

曾子曰：“君子立孝，其忠之用也，礼之贵也。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，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；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，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；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，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。故与父言，言畜子；与子言，言孝父；与兄言，言顺弟；与弟言，言承兄；与君言，言使臣；与臣言，言事君。君子之孝也，忠爱以敬，反是乱也。尽力而有礼，庄敬而安之。微谏不倦，听从不怠，欢欣忠信，咎故不生，可谓孝矣。尽力而无礼，则小人也；致敬而不忠，则不入也。是故礼以将其力，敬以入其忠。诗言：‘夙兴夜寐，毋忝尔所生。’不耻其亲，君子之孝也。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，孝子之谓也；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，悌弟之谓也；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，先修之谓也。故孝子善事君，悌弟善事长，君子一孝一悌，可谓知终矣。”

制 言

曾子曰：“夫行也者，行礼之谓也。夫礼，贵者敬焉，老者孝焉，幼者慈焉，小者友焉，贱者惠焉，此礼也。弟子毋曰不我知也。鄙夫鄙妇，相会于墙阴，可谓密矣，明日则或扬其言者。故士执仁与义而不闻，行之未笃也。故蓬生麻中，不扶乃直；白沙在泥，与之皆黑。是故人之相与也，譬如舟车然，相济达也，己先则援之，彼先则推之。是故人非人不济，马非马不走，土非土不高，水非水不流。”弟子问于曾子曰：“夫士何如则可为达矣？”曾子曰：“不能则学，疑则问，欲行则比贤。虽有险道，循行达矣。今之弟子病下人，不知事贤，耻不知而又不问，是以惑暗终其世而已矣。是谓穷民。”

疾 病

曾子曰：“君子之务盖有矣。夫华繁而实寡者，天也；言多而行寡者，人也。鹰隼以山为庠而巢其上，鱼鼈鼃以川为浅而窟穴其中，卒其所以得者，饵也。是故君子苟毋以利害义，则辱何由至哉？亲戚不悦，不敢外交；近者不亲，不敢求远；小者不审，不敢言大。故人之生也，百岁之中，有疾病焉。故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。亲戚既没，虽欲孝，谁为孝乎？年既耆艾，虽欲悌，谁为悌乎？故孝有不及，悌有不时，其此之谓与！言不远身，言之主也；行不远身，行之本也。言有主，行有本，谓之有闻也。君子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；行其所闻，则广大矣。高明广大，不在于他，在加之志而已矣。与君子游，苾乎如入兰芷之室，久而不闻，则与之化矣。与小人游，贷乎如入鲍鱼之次，久而不闻，则与之化矣。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。与君子游，如长日，加益而不自知也；与小人游，如履薄冰，每履而下，几何而不陷乎哉！”

卷三十六

吴子

【战国】吴起撰

图 国

吴子曰：“古之图国家者，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。民有四不和：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军，不可以出阵；不和于阵，不可以进战；不和于战，不可以决胜。”

“凡兵所起者五：一曰争名，二曰争利，三曰积恶，四曰内乱，五曰困饥。其名又五：一曰义兵，二曰强兵，三曰刚兵，四曰暴兵，五曰逆兵。禁暴救乱曰义，恃众以伐曰强，因怒兴师曰刚，弃礼贪利曰暴，国危民疲，举事动众曰逆。五者之服，各有其道：义必以礼服，强必以谦服，刚必以辞服，暴必以诈服，逆必以权服。此其势也。”

论 将

夫总文武者，军之将也；兼刚柔者，兵之事也。凡人之论将，恒观之于勇。勇之于将，乃数分之一耳。夫勇者轻命而不知利，未可也。故将之所慎者五：一曰理，二曰备，三曰果，四曰戒，五曰约。理者，治众如治寡；备者，出门如见敌；果者，迎敌不怀生；戒者，虽克如始战；约者，法令省而不烦。受命而不辞家，敌破而后言反，将之礼也。故师出之日，有死而荣，无生而辱也。

凡制国治军，必教之以礼，厉之以义，在大足以战，在小足以守矣。然战胜易，守胜难。是故，以胜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众。

武侯曰：“愿闻阵必定，战必胜，守必固之道。”对曰：“君使贤者居上，不肖处下，则阵已定矣；民安其田宅，亲其有司，则守已固矣；百姓皆是君，而非邻国，则战已胜矣。”

治 兵

武侯问曰：“兵以何为胜？”吴子曰：“兵以治为胜。”又问：“不在众乎？”对曰：“若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金之不止，鼓之不进，虽有百万之师，何益于用？所谓治者，居则有礼，动则有威，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追，前却如节，左右应麾。投之所往，天下莫当，名曰父子之兵也。”

励 士

武侯曰：“严刑明赏，足以胜敌乎？”吴子曰：“严明之事，非所恃也。发号布令而民乐闻，兴师动众而民乐战，交兵接刃而民安死。此三者，人之所恃也。”武侯曰：“致之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君举有功而进之，飨无功而厉之。”于是武侯设坐庙庭，为三行飨士大夫。上功坐前行，肴席有重器、上牢。次功坐中行，肴席器差减。无功坐后行，肴席无重。飨毕而出，乃又班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之外，亦以功为差数，唯无功者不得耳。死事之家，岁使使者劳赐其父母。行之三年，秦人兴师，临于西河，魏士闻之，介胄不待吏令，奋击之者以万数。吴子曰：“臣闻之，人有短长，气有盛衰。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，臣请率以当之，其可乎？今使一死贼，伏于旷野，千人追之，莫不梟视狼顾。何者？恐其暴起而害己也。是以一人投命，足惧千夫。今臣以五万之众，而为一死贼以率讨之，固难当矣。”武侯从之，兼车五百乘，骑三千匹，而以破秦五十万众。此励士之功也。

魏武侯尝谋事，群臣莫能及，罢朝而有喜色。吴起进曰：“昔楚庄王谋事，群臣莫能及，罢朝而有忧色。曰：‘寡人闻之，世不绝圣，国不乏贤，能得其师者王，能得其友者霸。今寡人不才，而群臣莫之过，国其殆矣！’庄王所忧，而君悦之，臣窃惧矣。”于是武侯乃惭。

商君子

【战国】商鞅撰

六 法

先王当时而立法，度务而制事。法宜其时则治，事适其务故有功。然则法有时而治，事有当而功。今时移而法不变，务易而事以古，是法与时诡，而事与务易也。故法立而乱益，务为而事废。故圣人之治国也，不法古，不循今，当时而立功，在难而能免。今民能变俗矣，而法不易；国形更势矣，而务以古。夫法者，民之治也；务者，事之用也。国失法则危，事失用则不成。故法不当时而务不适用而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

修 权

国之所以治者三：一曰法，二曰信，三曰权。法者，君臣之所共操也；信者，君臣之所共立也；权者，君之所独制也。人主失守则危，君臣释法任私则乱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，则治；权制独断于君，则威。民信其赏，则事功；不信其刑，则奸无端矣。唯明主爱权、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。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，则下不用；数加严命而不致其刑，则民傲罪。凡赏者，文也；刑者，武也；文武者，法之约也。故明主慎法。不蔽之谓明，不欺之谓察。故赏厚而信，刑重而必，不失疏远，不私亲近，故臣不蔽主，而下不欺上。

世之为治者，多释法而任私议，此国之所以乱也。先王悬权衡，立尺寸，而至今法之，其分明也。夫释权衡而断轻重，废尺寸而意长短，虽察，商贾不用，为其不必也。故法者，国之权衡也。夫背法度而任私议，皆不知类者也。故立法明分，中程者赏，毁公者诛。赏诛之法，不失其议，故民不争；不以爵禄便近亲，则劳臣不怨；不以刑罚隐疏远，则下亲上。故官贤选能，不以其劳，则忠臣不进；行赏赋禄，不称其功，则战士不用。

凡人臣之事君也，多以主所好事君。君好法，则臣以法事君；君好言，则臣以言事君。君好法，则端直之士在

前：君好言，则毁誉之臣在侧。公私之分明，则小人不嫉贤，而不肖者不妒功。故三王以义亲，五伯以法正诸侯，皆非私天下之利也。今乱世之君臣，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，而蒐一官之重，以便其私，此国之所以危也。

夫废法度而好私议，则奸臣鬻权以约禄，秩官之吏，隐下而渔民。谚曰：“蠹众而木折，隙大而墙坏。”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，则下离上。下离上者，国之隙也。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，此民之蠹也。故国有隙蠹而不亡者，天下鲜矣。故明主任法去私，而国无隙蠹矣。

定 分

法令者，民之命也，为治之本也，所以备民也。智者不得过，愚者不得不及。名分不定，而欲天下之治，是犹欲无饥而去食，欲无寒而去衣也，其不几亦明矣。一兔走而百人追之，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，由名之未定也。夫卖兔者满市，盗不敢取，由名分之定也。故名分未定，尧、舜、禹、汤且皆加务而逐之；名分已定，贪盗不取。今法令不明，其名不定，天下之人得议之，此所谓名分不定也。夫名分不定，尧、舜犹将皆折而奸之，而况众人乎？故圣人必为法令，置官也，置吏也，为天下师，所以定名分也。名分定则大诈贞信，巨盗愿悛而各自治也。故夫名分定，势治之道也；名分不定，势乱之道也。故势治者不可乱也，势乱者不可治也。夫势乱而欲治之，愈乱矣；势治而治之，则治矣。故圣人治治，不治乱也。

圣人为民法，必使之明白易知，愚智遍能知之，万民无陷于险危也。故圣人立天下，而天下无刑死者，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，万民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。明主因治而治之，故天下大治也。

尸子

【战国】尸佼撰

劝学

学不倦，所以治己也；教不厌，所以治人也。是故子路主之野人，子贡卫之贾人，颜涿聚聚盗也，顓孙师狙也，孔子教之，皆为显士。夫学，譬之犹砺也。夫昆吾之金，而铢父之锡，使於越之工，铸之以为剑，而勿加砥砺，则以刺不入，以击不断。磨之砉砺，加之以黄砥，则其刺也无前，其击也无下。自是观之，砺之与弗砺，其相去远矣。今人皆知砺其剑，而弗知砺其身。夫学，身之砺砥也。

夫子曰：“车唯恐地之不坚也，舟唯恐水之不深也。”有其器，则以人之难为易。夫道以人之难为易也，是故曾子曰：“父母爱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恶之，惧而无咎。”然则爱与恶，其于成孝无择也。史鱣曰：“君亲而近之，至敬以逊；貌而疏之，敬无怨。”然则亲与疏，其于成忠无择也。孔子曰：“自娱于槩括之中，直己而不直人，以善废而不邑邑，蘧伯玉之行也。”然则兴与废，其于成善无择也。屈侯附曰：“贤者易知也，观其富之所分，达之所进，穷之所不取。”然则穷与达，其于成贤无择也。是故爱恶亲疏，废兴穷达，皆可以成义，有其器也。

桓公之举管仲，穆公之举百里，比其德也。此所以国甚僻小，身至秽污，而为政于天下也。今非比志意也，比

容貌，非比德行也，而论爵列，亦可以却敌服远矣。农夫比粟，商贾比财，烈士比义，是故监门逆旅，农夫陶人，皆得与焉。爵列私贵也，德行公贵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，其仆曰：“乘封人也，奚为下之？”子罕曰：“古之所谓良人者，良其行也；贵人者，贵其心也。今天爵而人，良其行而贵其心，吾敢弗敬乎？”以是观之，古之所谓贵，非爵列也；所谓良，非先故也。人君贵于一国而不达于天下，天子贵于一世而不达于后世，唯德行与天地相弊也。爵列者，德行之舍也，其所息也。诗曰：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败，召伯所憩。”仁者之所息，人不敢败也。天子、诸侯，人之所以贵也，桀、纣处之则贱矣。是故曰：“爵列非贵也。”今天下贵爵列而贱德行，是贵甘棠而贱召伯也，亦反矣。夫德义也者，视之弗见，听之弗闻，天地以正，万物以遍，无爵而贵，不禄而尊也。

贵 言

范献子游于河，大夫皆存，君曰：“孰知栾氏之子？”大夫莫答。舟人清湍舍楫而答曰：“君奚问栾氏之子为？”君曰：“自吾亡栾氏也，其老者未死，而少者壮矣。吾是以问之。”清湍曰：“君善修晋国之政，内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，虽栾氏之子，其若君何？君若不修晋国之政，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，则舟中之人，皆栾氏之子也。”君曰：“善哉言。”明日朝，令赐舟人清湍田万亩，清湍辞。君曰：“以此田也，易彼言也，子尚丧，寡人犹得也。”古之贵言也若此。

臣天下，一天下也。一天下者，令于天下则行，禁焉则止。桀、纣令天下而不行，禁焉而不止，故不得臣也。

目之所美，心以为不义，不敢视也；口之所甘，心以为非义，弗敢食也；耳之所乐，心以为不义，弗敢听也；身之所安，心以为不义，弗敢服也。然则令于天下而行，禁焉而止者，心也。故曰：“心者，身之君也。”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，心不当则天下祸；诸侯以国受令于心，心不当则国亡；匹夫以身受令于心，心不当则身为戮矣。祸之始也易除，其除之不可者避之；及其成也，欲除之不可，欲避之不可。治于神者，其事少而功多。干霄之木始若蘖足，易去也；及其成达也，百人用斧斤，弗能偃也。燹火始起，易息也；及其焚云楚、孟诸，虽以天下之役，抒江、汭之水，弗能救也。夫祸之始也，犹燹火蘖足也，易止也；及其措于大事，虽孔子、墨翟之贤，弗能救也。屋焚而人救之，则知德之；年老者使涂隙戒突，故终身无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。入于囹圄，解于患难者，则三族德之；教之以仁义慈悌，则终身无患而莫之德。夫祸亦有突，贤者行天下，而务塞之，则天下无兵患矣，而莫之知德也。故曰：“圣人治于神，愚人争于神也。”

天地之道，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，莫见其所以亡物而物亡。圣人之道亦然。其兴福也，人莫之见而福兴矣；其除祸也，人莫之知而祸除矣。故曰：“神人益天下以财为仁，劳天下以力为义，分天下以生为神。”修先王之术，除祸难之本，使天下丈夫耕而食，妇人织而衣，皆得戴其首。父子相保，此其分万物以生，盈天下以财，不可胜计也。神也者，万物之始，万事之纪也。

四 仪

行有四仪：一曰志动不忘仁，二曰智用不忘义，三曰力事不忘忠，四曰口言不忘信。慎守四仪，以终其身，名

功之从之也，犹形之有影，声之有响也。是故志不忘仁，则中能宽裕；智不忘义，则行有文理；力不忘忠，则动无废功；口不忘信，则言若符节。若中宽裕而行文理，动有功而言可信也，虽古之有厚功大名，见于四海之外，知万世之后者，其行身也无以加于此矣。

明 堂

夫高显尊贵，利天下之径也，非仁者之所以轻也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日之能烛远，势高也，使日在井中，则不能烛十步矣。舜之方陶也，不能利其巷下；南面而君天下，蛮夷、戎狄皆被其福。目在足下，则不可以视矣。天高明，然后能烛临万物；地广大，然后能载任群体。其本不美，则其枝叶、茎心不得美矣，此古今之大径也。是故圣王谨修其身，以君天下，则天道至焉，地道稽焉，万物度焉。古者明王之求贤也，不避远近，不论贵贱，卑爵以下贤，轻身以先士。故尧从舜于畎亩之中，北面而见之，不争礼貌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、利万物之故也。今诸侯之君，广其土地之富，而奋其兵革之强以骄士；士亦务其德行，美其道术以轻上，此仁者之所非也。曾子曰：“取人者必畏，与人者必骄。”今说者怀畏，而听者怀骄，以此行义，不亦难乎？非求贤务士而能致大名于天下者，未之尝闻也。

夫士不可妄致也。覆巢破卵，则凤皇不至焉；剖胎焚夭，则骐麟不往焉；竭泽漉鱼，则神龙不下焉。夫禽兽之愚，而不可妄致也，而况于火食之民乎？是故曰：“待士不敬，举士不信，则善士不往焉；听言，耳目不瞿，视听不深，则善言不往焉。”孔子曰：“大哉河海乎！下之也。”夫河下天下之川，故广；人下天下之士，故大。故

曰：“下士者得贤，下敌者得友，下众者得誉。”故度于往古，观于先王，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、成名于后世者，未之尝有也；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，未之尝见也。然则先王之道可知已，务行之而已矣。

分

天地生万物，圣人裁之：裁物以制分，便事以立官。君臣父子，上下长幼，贵贱亲疏，皆得其分曰治。爱得分曰仁，施得分曰义，虑得分曰智，动得分曰适，言得分曰信，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。明王之治民也，事少而功立，身逸而国治，言寡而令行。事少而功多，守要也；身逸而国治，用贤也；言寡而令行，正名也。君人者，苟能正名，愚智尽情，执一以静，令名自正，令事自定。赏罚随名，民莫不敬，周公之治天下也。酒肉不彻于前，钟鼓不解于悬。听乐而国治，劳无事焉；饮酒而贤举，智无事焉；自为而民富，仁无事焉。知此道也者，众贤为役，愚智尽情矣。

明王之道易行也：劳不进一步，听狱不后皋陶；食不损一味，富民不后虞舜；乐不损一日，用兵不后汤、武；书之不盈尺简，南面而立，一言而国治，尧、舜复生，弗能更也；身无变而治，国无变而王，汤、武复生，弗能更也。执一之道，去智与巧。有虞之君天下也，使天下贡善；殷、周之君天下也，使天下贡才。夫致众贤而能用之，此有虞之盛德也。

三人之所废，天下弗能兴也；三人之所兴，天下弗能废也。亲曰不孝，君曰不忠，友曰不信，天下弗能兴也。亲言其孝，君言其忠，友言其信，天下弗能废也。夫符节合之，则是非自见。行亦有符，三者合，则行自见矣。此

所以观行也。诸治官临众者，上比度以观其贤，案法以观其罪，吏虽有邪僻，无所逃之，所以观胜任也。群臣之愚智，日劾于前，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。群臣之所举，日劾于前，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。群臣之治乱，日劾于前，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。群臣之行，可得而察也。择其贤者而举之，则民竞于行；胜任者治，则百官不乱；知人者举，则贤者不隐；知事者谋，则大举不失；圣王正言于朝，而四方治矣。是故曰：“正名去伪，事成若化；以实覆名，百事皆成。”夫用贤使能，不劳而治；正名覆实，不罚而威。达情见素，则是非不蔽；复本原始，则言若符节。良工之马易御也，圣王之民易治也，其此之谓乎？

发 蒙

若夫名分，圣之所审也。造父之所以与交者少，操辔，马之百节皆与；明王之所以与臣下交者少，审名分，群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。天下之可治，分成也；是非之可辨，名定也。无过其实，罪也；弗及，愚也。是故情尽而不伪，质素而无巧。故有道之君，其无易听，此名分之所审也。若夫临官治事者案其法，则民敬事；任士进贤者保其后，则民慎举；议国亲事者，尽其实，则民敬言。孔子曰：“临事而惧，希不济。”易曰：“若履虎尾，终之吉。”若群臣之众，皆戒慎恐惧，若履虎尾，则何不济之有乎？君明则臣少罪。夫使众者诏作则迟，分地则速，是何也？无所逃其罪也。言亦有地，不可不分也。

君臣同地，则臣有所逃其罪矣。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，措准则地之险者有罪，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。夫爱民，且利之也，爱而不利，则非慈母之德也；好士，且知之也，好而弗知，则众而无用也；力于朝，且治之

也，力而弗治，则劳而无功矣。三者虽异，道一也。是故曰：审一之经，百事乃成；审一之纪，百事乃理。名实判为两，合为一。是非随名实，赏罚随是非，是则有赏，非则有罚，人君之所独断也。明君之立也正，其貌壮，其心虚，其视不躁，其听不淫，审分应辞，以立于廷，则隐匿疏远，虽有非焉，必不多矣。明君不用长耳目，不行间谍，不强闻见，形至而观，声至而听，事至而应。近者不过，则远者治矣；明者不失，则微者敬矣。家人子侄和，臣妾力，则家富，丈人虽厚衣食，无伤也；子侄不和，臣妾不力，家贫，丈人虽薄衣食，无益也，而况于万乘之君乎？国之所以不治者三：不知用贤，此其一也；虽知用贤，求不能得，此其二也；虽得贤不能尽，此其三也。正名以御之，则尧、舜之智必尽矣；明分以示之，则桀、纣之暴必止矣。贤者尽，暴者止，则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。听朝之道，使人有分。有大善者，必问孰进之；有大过者，必云孰任之，而行赏罚焉，且以观贤不肖也。今有大善者，不问孰进之；有大过者，不问孰任之，则有分无益已。问孰任之而不行赏罚，则问之无益已。是非不得尽见谓之蔽，见而弗能知谓之虚，知而弗能赏谓之纵，三者乱之本也。明分则不蔽，正名则不虚，赏贤罚暴则不纵，三者治之道也。于群臣之中，贤则贵之，不肖则贱之；治则使之，不治则爱之，不忠则罪之。贤不肖，治不治，忠不忠，由是观之，犹白黑也。陈绳而斫之，则巧拙易知也。夫观群臣亦有绳，以名引之，则虽尧、舜不服矣。虑事而当，不若进贤；进贤而当，不若知贤；知贤又能用之，备矣。治天下之要，在于正名。正名去伪，事成若化。苟能正名，天成地平。为人臣者，以进贤为功；为人君者，以用贤为功。为人臣者进贤，是自为置上也；自为置上而无赏，是故不为也。进不肖者，是自为置下也；自为置下而无罪，是故为之也。使进贤者必有赏，进不肖者必有罪，无敢进也者为无能之人，若此，则必多进贤矣。

恕

怨者，以身为度者也。己所不欲，毋加诸人。恶诸人，则去诸己；欲诸人，则求诸己，此怨也。农夫之耨，去害苗者也；贤者之治，去害义者也。虑之无益于义而虑之，此心之秽也；道之无益于义而道之，此言之秽也；为之无益于义而为之，此行之秽也。虑中义，则智为上；言中义，则言为师；事中义，则行为法。射不善而欲教人，人不学也；行不修而欲谈人，人不听也。夫骥唯伯乐独知之，不害其为良马也。行亦然，唯贤者独知之，不害其为善士也。

治天下

治天下有四术：一曰忠爱，二曰无私，三曰用贤，四曰度量。度量通则财足矣，用贤则多功矣，无私百智之宗也，忠爱父母之行也。奚以知其然？父母之所畜子者，非贤强也，非聪明也，非俊智也。爱之忧之，欲其贤己也，人利之与我利之，无择也，此父母所以畜子也。然则爱天下，欲其贤己也，人利之与我利之，无择也，则天下之畜亦然矣，此尧之所以畜天下也。有虞氏盛德，见人有善，如己有善；见人有过，如己有过。天无私于物，地无私于物，袭此行者，谓之天子。诚爱天下者得贤。奚以知其然也？弱子有疾，慈母之见秦医也，不争礼貌；在圉圃，其走大吏也，不爱资财。视天下若子，是故其见医者，不争礼貌，其奉养也，不爱资财。故文王之见太公望也，一日五反；桓公之奉管仲也，列城有数。此所以其僻小，身至秽污，而为正于天下也。郑简公谓子产曰：“饮酒之不乐，钟鼓之不鸣，寡人之任也；国家之不入，朝廷之不治，与诸侯交之不得志，子之任也。”子产治郑，国无盗贼，道无饿人。孔子曰：“若郑简公之好乐，虽抱钟而朝可也。”夫用贤，身乐而名附，事少而功多，国治而能逸。

凡治之道，莫如因智；智之道，莫如因贤。譬之犹相马而借伯乐也，相玉而借猗顿也，亦必不过矣。今有人于此，尽力以为舟，济大水而不用也；尽力以为车，行远而不乘也，则人必以为无慧。今人尽力以学，谋事则不借智，处行则不因贤，舍其学不用也。此其无慧也，有甚于舍舟而涉，舍车而走者矣。

仁 意

治水潦者，禹也；播五种者，后稷也；听狱折衷者，皋陶也。舜无为也，而天下以为父母，爱天下莫甚焉。天下之善者，唯仁也。夫丧其子者，苟可以得之，无择人也。仁者之于善也亦然。是故尧举舜于畎亩，汤举伊尹于雍人。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，仁者之于善也，无择也，无恶也，唯善之所在。尧问于舜曰：“何事？”舜曰：“事天。平地而注水，水流湿；均薪而施火，火从燥。召之类也。”是故尧为善而众美至焉，桀为非而众恶至焉。

广

因井中视星，所视不过数星；自丘上以视，则见其始出，又见其入。非明益也，势使然也。夫私心，井中也；公心，丘上也。故智载于私，则所知少；载于公，则所知多矣。何以知其然？夫吴、越之国，以臣妾为徇，中国闻而非之；怨，则以亲戚徇一言。夫智在公，则爱吴、越之臣妾；在私，则忘其亲戚，非智损也，怨弃之也。好亦然。语曰：“莫知其子之恶也。”非智损也，爱弃之也。是故夫论贵贱、辨是非者，必且自公心言之，自公心听之，而后可知也。匹夫爱其宅，不爱其邻；诸侯爱其国，不爱其敌；天子兼天下而爱之，大也。

绰 子

尧养无告，禹爱辜人，汤、武及禽兽，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。圣人于大私之中也，为无私；其于大好恶之中也，为无好恶。舜曰：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”舜不歌禽兽而歌民。汤曰：“朕身有罪，无及万方；万方有罪，朕身受之。”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。文王曰：“苟有仁人，何必固亲？”不私其亲而私万国。先王非无私也，所私者与人不同也。

处 道

孔子曰：“欲知则问，欲能则学，欲给则豫，欲善则肆。”国乱，则择其邪人去之，则国治矣；胸中乱，则择其邪欲而去之，则德正矣。天下非无盲者也，美人之贵，明目者众也；天下非无聋者也，辨士之贵，聪耳者众也；天下非无乱人也，尧、舜之贵，可教者众也。孔子曰：“君子者，孟也；民者，水也。孟方则水方，孟圆则水圆。”上何好而民不从？昔者勾践好勇，而民轻死；灵王好细腰，而民多饿夫。死与饿，民之所恶也，君诚好之，百姓自然，而况仁义乎？桀、纣之有天下也，四海之内皆乱，而关龙逢、王子比干不与焉。而谓之皆乱，其乱者众也。尧、舜之有天下也，四海之内皆治，而丹朱、商均不与焉。而谓之皆治，其治者众也。故曰：君诚服之，百姓自然；卿大夫服之，百姓若逸；官长服之，百姓若流。夫民之可教者众，故曰犹水也。

德者，天地万物得也；义者，天地万物宜也；礼者，天地万物体也。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，当其体者，谓之大

仁。食所以为肥也，壹饭而问人曰：“奚若？”则皆笑之。夫治天下大事也，今人皆壹饭而问“奚若”者也。善人以治天地则可矣，我奚为而人善。仲尼曰：“得之身者得之民，失之身者失之民，不出于户而知天下，不下其堂而治四方。”知反之于己者也。以是观之，治己则人治矣。

神 明

仁义圣智参天地，天若不覆，民将何恃何望？地若不载，民将安居安行？圣人若弗治，民将安率安将？是故天覆之，地载之，圣人治之。圣人一身犹日也，夫日圆尺，光盈天地。圣人一身小，其所烛远。圣人正己，而四方治矣。上纲苟直，百目皆开；德行苟直，群物皆正。正也者，正人者也。身不正，则人不从。是故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不施而仁。有诸心而彼正，谓之至政。今人曰：“天乱矣，难以为善。”此不然也。夫饥者易食，寒者易衣，此乱而后易为德也。

申子

【战国】申不害撰

大 体

夫一妇擅夫，众妇皆乱；一臣专君，群臣皆蔽。故妒妻不难破家也，乱臣不难破国也。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，莫得专君。

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，而谨门闾之闭者，为寇戎盗贼之至也。今夫弑君而取国者，非必逾城郭之险，而犯门闾之闭也。蔽君之明，塞君之听，夺之政而专其令，有其民而取其国矣。

今使乌获、彭祖负千钧之重，而怀琬琰之美；令孟贲、成荆带干将之剑卫之，行乎幽道，则盗犹偷之矣。今人君之力，非贤乎乌获、彭祖，而勇非贤乎孟贲、成荆也。其所守者，非恃琬琰之美、千金之重也，而欲勿失，其可得耶？

明君如身，臣如手；君若号，臣如响；君设其本，臣操其末；君治其要，臣行其详；君操其柄，臣事其常。为人臣者，操契以责其名。名者，天地之纲，圣人之符。张天地之纲，用圣人之符，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。

故善为主者，倚于愚，立于不盈，设于不敢，藏于无事，窜端匿疏，示天下无为。是以近者亲之，远者怀之。示人有余者，人夺之；示人不足者，人与之。刚者折，危者覆，动者摇，静者安，名自正也，事自定也。是以有道者，自名而正之，随事而定之也。鼓不与于五音，而为五音主；有道者，不为五官之事，而为治主。君知其道也，官人知其事也。十言十当、百为百当者，人臣之事，非君人之道也。

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，其名正则天下治；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，其名倚而天下乱。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。主

处其大，臣处其细，以其名听之，以其名视之，以其名命之。镜设精，无为而美恶自备；衡设平，无为而轻重自得。凡因之道，身与公无事，无事而天下自极也。

卷三十七

孟子

梁惠王

孟子见于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曰仁义而已矣。王何必以利为名乎？亦惟有仁义之道可以为名耳。以利为名，则有不利之患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征，取也。从王至庶人，各欲取利，必至于篡弑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”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愿安，意承受孟子之教命。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也，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梃，杖也。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以刃与政杀人无异也。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，为民父母行政，不免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。”为政乃若率禽兽食人，安在其为民父母之道。

齐宣王问曰：“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若是其大乎？”王怪其大。曰：“民犹以为

小也。”曰：“寡人之囿，方四十里，民犹以为大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刍荛者往焉，雉菟者往焉，与民同之。民以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闻郊关之内，有囿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，郊关，齐四境之郊皆有关也。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也。民以为大，不亦宜乎？”设陷阱者，丈尺之间耳，今陷阱乃方四十里，民患其大，不亦宜乎？

公孙丑

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恶于人心也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。先王推不忍害人心，以行不忍伤民之政，以是治天下，亦易于转丸于掌上也。所以谓‘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’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则皆有怵惕、惻隐之心。由此观之，无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言无此四者，当若禽兽，非人之心也。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端者，首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自贼害其性，使为不善。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”谓其君不能为善而不匡正者，贼其君使陷恶者也。

孟子曰：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？矢人唯恐不伤人，函人唯恐伤人。巫、匠亦然。故术技不可不慎也。矢，箭也。函，铠也。作箭之人其性非独不仁于作铠之人也，术使之然。巫欲祝活人，匠作棺欲其早售，利在人死也。故治术不可不慎修其善者也。

孟子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。禹闻善言则拜。大舜又甚焉，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，自耕稼、陶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也，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舜从耕于历山及陶渔，皆取人之善谋而从之，故曰“莫大乎与人为善”也。

滕文公

陈相见孟子，道许行之言曰：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。”孟子曰：“治天下，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或劳心，或劳力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故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。劳心者，君也；劳力者，民也。君施教以治之，民竭力治公田以奉养其上，天下通义所常行也。当尧之时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。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治焉。舜使禹疏九河，决汝、汉。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虽欲耕，得乎？尧以不得舜为己忧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。分人以财谓之惠，教人以善谓之忠，为天下得人谓之仁。是故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。”

离娄

孟子曰：“离娄子之明，公输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；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；尧、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言当行仁恩之政，天下乃可平。今有仁心仁闻，而民不被泽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仁心，性仁也。仁闻，仁声远闻也。虽然，犹须行先王之道，使百姓被泽，乃可为后世法也。故

曰：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但有善心而不行之，不足以为政；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，法度亦不能独自行。圣人既竭目力焉，继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圆。既竭耳力焉，继之以六律，正五音。既竭心思焉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也。故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，为政不因先王之法，可谓智乎？言因自然，则用力少而成功多。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恶于众也。”仁者，能由先王之道；不仁者逆道，则播扬其恶于众人也。

孟子曰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；国家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之内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。今恶死亡而乐不仁，犹恶醉而强酒。”

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之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之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之视君如寇仇。”芥，草芥也。臣缘君恩以为差等。

告 子

孟子曰：“今有无名之指，屈而不申，非疾痛害事。如有能申之者，则不远秦、楚之路，为指之不若人也。无名之指，手第四指也。余指皆有名，无名指，非手之用指也。指不若人，则知恶之；心不若人，则不知恶。此之谓不知类。”心不若人，可恶之大者也。而反恶指，故曰不知类。类，事也。

孟子曰：“仁之胜不仁也，犹水之胜火也。今之为仁者，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，不息，则谓水不胜火者。此与于不仁之甚者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五谷，种之美者也。苟为不熟，不如羹稗。夫仁，亦在熟之而已矣。”熟，成也。

尽 心

孟子曰：“以佚道使民，虽劳不怨；谓教民趣农，役有常时，不使失业，当时虽劳，后获其利则逸矣。以生道杀民，虽死不怨杀者。”杀此罪人者，其意欲生人也，故虽伏罪而死，不怨杀者也。

慎 子

威 德

天有明，不忧人之暗也；地有财，不忧人之贫也；圣人有德，而不忧人之危也。天虽不忧人之暗也，辟户牖必取己明焉，则天无事也；地虽不忧人之贫也，伐木刈草，必取己富焉，则地无事矣；圣人虽不忧人之危也，百姓准上而比于其下，必取己安焉，则圣人无事矣。故圣人处上，能无害人，不能使人无己害也，则百姓除其害矣。圣人之有天下也，受之也，非取之也。有光明之德，故百姓推而与之耳，岂其心哉？百姓之于圣人也，养之也，非使圣

人养己也，则圣人无事矣。

毛嫱、西施，天下之至姣也，衣之以皮颠，则见之者皆走；荀卿曰：“仲尼之状，面若蒙颠。”易之以玄纁，则行者皆止。纁，谓细布。由是观之，则玄纁，色之助也，姣者辞之，则色厌矣。走背跋逾穷谷，野走千里，药也，走背辞药则足废。理有相须而作，事有待具而成。故虽资倾城之观，必俟衣裳之饰；虽挺越常之足，必假药物而疾。故有才无势，将颠坠于沟壑；有势无才，亦腾乎风云。万动云云，咸皆然耳。故腾蛇游雾，飞龙乘云，云罢雾霁，与蚯蚓同，则失其所乘也。故贤而屈于不肖者，权轻也；不肖而服于贤者，位尊也。

尧为匹夫，不能使其邻家，至南面而王，则令行禁止。由此观之，贤不足以服不肖，而势位足以服不肖，而势位足以屈贤矣。故无名而断者，权重也；弩弱而矜高者，乘于风也；身不肖而令行者，得助于众也。故举重越高者，不慢于药；爱赤子者，不慢于保；绝险历远者，不慢于御。此得助则成，释助则废矣。夫三王、五伯之德，参于天地，通于鬼神，周于生物者，其得助博也。

古者工不兼事，士不兼官。工不兼事则事省，事省则易胜；士不兼官则职寡，职寡则易守。故士位可世，工事可常。古之宰物，皆用其一能以成其一事。是以用无弃人，使无弃才，若乃任使于过分之一中，役物于异便之地，则上下颠倒，事能淆乱矣。百工之子，不学而能者，非生巧也，言有其常事也。今也国无常道，官无常法，是以国家日繆，教虽成，官不足；官不足，则道理匮；道理匮，则慕贤智；慕贤智，则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。人之情也，莫不自贤，则不相推，政要在一人，从一人之所欲，不必善，则政教陵迟矣。

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，非以利一人也。曰：天下无一贵，理无由通，通理以为天下也。故立天子以为天下也，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；立国君以为国也，非立国以为君也；立官长以为官也，非立官以为长也。法虽不善，犹愈于无法。所以一人心也。夫投钩分财，投策分马，非钩策为均也，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赐，得恶者不知所以怨，此所以塞怨望，使不上也。明君动事必由惠，定罪分财必由法，行德制中必由礼。法者所以爱民，礼者所以便事。故欲不得干时，必于农隙也。爱不得犯法，当官而行。贵不得逾规，禄不得逾位，惠不得兼官，工不得兼事。以能受事，以事受利。若是者，上无羨赏，民无羨财。羨，犹溢也。

因 循

天道因则大，因百姓之情，遂自然之事，则其功至高，其道至大也。化则细。化使从我，物所乐，其理祸狭，其德细小也。因也者，因人之情也。人莫不自为也，化而使之为我，则莫可得而用矣。违性矫情，引彼就我，则忿戾乖违，莫有从之者矣。是故先王不受禄者不臣，禄不厚者不与入杂。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，则上不取用焉。夫君上取用，必须天机之动，性分之通，然后上下交泰，经世可久耳。故放使自为，则无不得；仕而使之，则无不失矣。故用人之自为，不用人之为我，则莫不可得而用矣，此之谓因。

民 杂

民杂处而各有所能，所能者不同，此民之情也。故圣人，不求备于一人也。大君者，大上也，兼畜下者也。下

之所能不同，而皆上之用也。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，尽苞而畜之，无能去取焉。夫人君之御世也，皆曲尽百姓之能，兼罗万物之分，因其长短，就而用之，使能文者为文，能武者为武，聋者使其视，盲者使其听，故理有尽用，物无弃财。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，故所求者无不足也。大君不择其下，故足也。不择其下，则易为下矣。易为下，则下莫不容。莫不容，故多下，多下之谓大上。其下既多，故在上者大。君臣之道，臣事事言事其所事。而君无事，百官之属，各有所司。君逸乐而臣任劳；臣尽智力以善其事，而君无与焉，仰成而已，故事无不治。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，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，臣反逸矣。故曰：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，则下不敢与君争为善以先君矣。君好见其善，则群下皆淫善于君矣。上以一方之善而施于众方之中，求其为贍，偏已多矣。君偏既多，而臣韬其善，则天下乱矣。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，有过则臣反责君，逆乱之道。夫所以置三公而列百官者，将使群臣各进所知以康庶绩耳，若乃君显其善而臣藏其能，百事从君而出，众端自上而下，则臣善不用，而归恶有在矣。君之智，未必最贤于众也，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，则不贍矣。假使其贤，犹不可推一己之智，以察群下，而况不最贤。若使君之智最贤，以一君而尽贍下则劳，劳则有倦，倦则衰，衰则复反于不贍之道也。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，则臣不事事矣，言君之专荷其事，则臣下不复以事为事矣。是君臣易位也，谓之倒逆，倒逆则乱矣。人君任臣而勿自躬，则臣事事矣。是君臣之顺，治乱之分，不可不察。所谓任人者逸，自任者劳也。

知 忠

乱世之中，亡国之臣，非独无忠臣也。治国之中，显君之臣，非独能尽忠也。治国之人，忠不偏于其君；乱世之人，道不偏于其臣。然而治乱之世，同世有忠道之人。臣之欲忠者不绝世，而君未得宁其上。夫灭亡之国，皆有

忠臣耳，然贤君千载一会，忠臣世世有之，值其一隆之时，则相与而交兴矣；遇其昏乱之主，则相与而俱已矣。无遇比干、子胥之忠，而毁瘁主君于暗墨之中，遂染溺灭名而死。由是观之，忠未足以救乱世，而适足以重非。何以识其然也？曰：父有良子，而舜放瞽叟；桀有忠臣，而过盈天下。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义，六亲不和，有孝慈也。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。国家昏乱，有贞臣也。故明主之使其臣也，忠不得过职，而职不得过官，是以过修于身，而下不敢以善骄矜。守职之吏，人务其治，而莫敢淫偷其事。官正以敬，其业和，吏人务其治，而莫敢淫偷其事。官正以顺，以事其上，如此则至治已。此五帝、三王之业也。亡国之君，非一人之罪也；恶不众，则不足以亡其国也。治国之君，非一人之力也。善不多，则不足以兴治也。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，而不在于忠也。故智盈天下，泽及其君；忠盈天下，害及其国。故桀之所以亡，尧不能以为存。然而尧有不胜之善，言其善道不可胜言也。而桀有运非之名，天下之恶皆归之也。则得人与失人也。故廊庙之材，盖非一木之枝也；狐白之裘，盖非一狐之皮也；治乱安危，存亡荣辱之施，非一人之力也。

德 立

立天子者，不使诸侯疑焉；立诸侯者，不使大夫疑焉。立正妻者，不使嬖妾疑焉；立嫡子者，不使庶孽疑焉。疑则动，两则争，杂则相伤。害在有与，不在独也。故臣有两位者，国必乱；臣两位而国不乱者，君犹在也。恃君而不乱，失君必乱。子有两位者，家必乱；子有两位而家不乱者，亲犹在也。恃亲而不乱，失亲必乱。臣疑其君，无不危之国；孽疑其宗，无不危之家。

君 人

君人者，舍法而以身治，则诛赏夺与，从君心出矣。然则受赏者虽当，望多无穷；受罚者虽当，望轻无已。民之所信者法也，今在赏者欲多，在罚者欲少，无法以限之，则不知所论矣。虽极聪明以穷轻重，尽心以班夺与，夫何解于怨望哉。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，则是同功而殊罚也，怨之所由生也。是以分马者之用策，分田者之用钩也，非以钩策为过人智也，所以去私塞怨也。故曰：大君任法而弗躬为，则事断于法矣。法之所加，各以其分蒙其赏罚，而无望于君也。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。

君 臣

为人君者不多听，物有本，事有原。据法倚数，以观得失。无法之言，不听于耳；无法之劳，不图于功；无劳之亲，不任于官。官不私亲，法不遗爱；上下无事，唯法所在。法令者，生民之命，至治之令，天下之程式，万事之仪表。智者不得过，愚者不得不及焉。

尹文子

大 道

古人以度审长短，以量受少多，以衡平轻重，以律均清浊，以名稽虚实，以法定治乱，以简制烦惑，以易御险难。万事皆归于一，百度皆准于法。归一者简之至，准法者易之极。如此，则顽、嚚、聋、瞽可与察、慧、聪、明同治矣。天下万事不可备能，责其备能于一人，则贤圣其犹病诸。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，则左右前后之宜，远近迟疾之间，必有不兼者焉。苟有不兼，于治阙矣。全治而无阙者，大小多少，各当其分。农商工士不易其业，则处上有何事哉？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，君子不言；有能而无益于事者，君子弗为。君子非乐有言，有益于治，不得不言；君子非乐有为，有益于事，不得不为。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；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，周务而已，故明主任之。治外之理，小人之所必言；事外之能，小人之所必为。小人亦知言有损于治而不能不言，小人亦知能有损于事而不能不为。故所言者极于儒、墨是非之辨，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，求名而已。故明主诛之。故古语曰：“不知无害为君子，知之无损为小人。工匠不能无害于巧，君子不知无害于治。”此言信矣。为善使人不能得从，为巧使人不能得为，此独善独巧者也，未尽巧、善之理；为善与众行之，为巧与众能之，此善之善者，巧之巧者也。故所贵圣人之治，不贵其独治，贵其能与众共治也；所贵工倕之巧，不贵其独巧，贵其与众共巧也。今世之人，行欲独贤，事欲独能，辨欲出群，勇欲绝众。独行之贤，不足以成化；独能之事，不足以周务；出群之辨，不可为户说；绝众之勇，不可与征阵。凡此四者，乱之所由生。是以圣人任道以通其险，立法以理其差，使贤愚不相弃，能鄙不相遗。能鄙不相遗，则能鄙齐功；贤愚不相弃，则贤愚等虑。此至治之术也。名定，则物不竞；分明，则私不行。物不竞，非无心，由名定，故无所厝其心；私不行，非无欲，由分明，故无所厝其欲。然则心、欲人人有之，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，制之有道也。彭蒙曰：“雉、菟在野，众人逐之，分未定也。鸡、豕满市，莫有志者，分定故也。”圆者之转，非能转而转，不得不转也；方者之止，非能止而止，不得止也。因圆者之自转使不得止，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转，何苦物之失分？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，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。用与不用，

皆非我也。因彼可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。自得其用，奚患物之乱也？道行于世，则贫贱者不怨，富贵者不骄，愚弱者不慑，智勇者不矜，足于分也。法行于世，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，富贵者不敢凌贫贱，愚弱者不敢冀智勇，智勇者不敢鄙愚弱，此法之不及道也。世之所贵，同而贵之谓之俗；世之所用，同而用之谓之物。苟违于人，俗所不与；苟忤于众，俗所共去。故人心皆殊，而行为若一；所好各异，而资用必同。此俗之所齐，物之所饰。故所齐不可不慎，所饰不可不择。昔齐桓好衣紫，合境不鬻异彩；楚庄爱细腰，一国皆有饥色。上之所以率下，乃治乱之所由也。国乱有三事：年饥民散，无食以聚之，则乱；治国无法，则乱；有法而不能行，则乱。有食以聚民，有法而能行，国不治，未之有也。

圣人

仁义礼乐，名法刑赏，凡此八者，五帝、三王治世之术也。故仁以导之，义以宜之，礼以行之，乐以和之，名以正之，法以齐之，刑以威之，赏以劝之。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，亦所以生偏私；义者所以立节行，亦所以成华伪；礼者所以行谨敬，亦所以生惰慢；乐者所以和情志，亦所以生淫放；名者所以正尊卑，亦所以生矜篡；法者所以齐众异，亦所以生乖分；刑者所以威不服，亦所以生陵暴；赏者所以劝忠能，亦所以生鄙争。凡此八术，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，非自显于尧、汤之时，非故逃于桀、纣之朝。用得其道，则天下治；用失其道，则天下乱。过此而往，虽弥纶天地，缠络万品，治道之外，非群生所徯挹，圣人措而不言也。

凡国之将存亡有六征：有衰国，有乱国，有亡国，有昌国，有强国，有治国。所谓乱、亡之国者，凶虐残暴不

与焉；所谓强、治之国者，威力仁义不与焉。君年长，多妾媵，少子孙，疏宗强，衰国也；君宠臣，臣爱君，公法废，私欲行，乱国也；国贫小，家富大，君权轻，臣势重，亡国也。凡此三征，不待凶虐残暴而后弱也，虽曰见存，吾必谓之亡者也。内无专宠，外无近习，支庶繁息，长幼不乱，昌国也；农桑以时，仓廩充实，兵甲劲利，封疆修理，强国也；上不能胜其下，下不能犯其上，上下不相胜犯，故禁令行，人人无私，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，治国也。凡此三征，不待威力仁义而后强，虽曰见弱，吾必谓之存者也。语曰：“佞辨可以荧惑鬼神。”探人之心，度人之欲，顺人于嗜好而弗敢逆，纳人于邪恶而求利人。喜闻己之美也，善能扬之；恶闻己之过也，而善能饰之。得之于眉睫之间，承之于言行之先。世俗之人，闻誉则悦，闻毁则戚，此众人之大情；有同己则喜，异己则怒，此人之大情。故佞人善为誉者也，善顺从者也。人言是，亦是之；人言非，亦非之。从人之所爱，随人之所憎，故明君虽能纳正直，未必亲正直；虽能远佞人，未必能疏佞人。故舜、禹者，以能不用佞人，亦未必憎佞人。语曰：“佞辨惑物，舜、禹不能得憎。”不可不察乎！

老子曰：“民不畏死，如之何其以死惧之！”凡人之不畏死，由刑罚过。刑罚过，则民不赖其生。生无所赖，视君之威未如也。刑罚中，则民畏死；畏死，由生之可乐，故可以死惧矣。此人君之所宜执，臣下之所宜惧之。

田子曰：“人皆自为而不能为人。故君人者之使人，使其自为用，而不使为我用。”魏下先生曰：“善哉，田子之言！古者君之使臣，求不私爱于己，求显忠于己；而居官者必能，临阵者必勇。禄赏之所劝，名法之所齐，不出于己心，不利于己身。语曰：‘禄薄者，不可与经乱；赏轻者，不可与入难。’此处上者所宜慎者也。”父之于子也，令有必行者，有不必行者。去贵妻，卖爱妾，此令必行者也。因曰：“汝无敢恨！汝无敢思！”令必不行者也。故为人

上者，必慎所令焉。人贫则怨人，富则骄人。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，起于情所难安而不能安，犹可恕也；骄人者无所苦，而无故骄人，此情所易制弗能制，不可恕矣。贫贱之望富贵甚微，而富贵不能酬其甚微之望。夫富者之所恶，贫者之所美；贵者之所轻，贱者之所荣。然而弗酬，不与同苦乐故也。虽不酬之，于我弗伤。今万民之望人君，亦如贫贱者之望富贵。其所望者，盖欲料长幼，平赋敛，时其饥寒，省其疾痛，赏罚不滥，使役以时，如此而已，则于人君弗损也。然而弗酬，弗与同劳逸故也。故为人君不可不与人同劳逸焉。故富贵者不可不酬贫贱，而人君不可不酬万民，则万民之所不愿戴。所不愿戴，君位替矣，危莫甚焉！祸莫大焉！

庄子

胠篋

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戏氏、神农氏，当是之时，民结绳而用之；足以纪要而已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适故常甘，当故常美，若思夫侈靡则无时慊意矣。乐其俗，安其居；邻国相望，鸡犬之音相闻，人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无求之至。若此之时，则至治已。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，曰“某所有贤者”，赢粮而趣之，则内弃其亲，而外弃其主之事，足迹接乎诸侯之境，车轨结乎千里之外，至治之迹，犹致斯弊。则是上好智之过也。上谓至治之君，智而好之，则有斯过矣。上诚好智而无道，天下大乱矣！何以知其然耶？夫弓弩毕弋机变之智多，则鸟乱于上矣；钩饵罟罟笱之智多，则鱼乱于水矣；削格罗落

置罟之智多，则兽乱于泽矣；攻之逾密，避之逾巧，则虽禽兽，犹不可图之以智，而况人哉？故治天下者，唯不任知，任知则无妙也。智诈同异之变多，则俗惑于辨矣。上之所多者，下不能安其少也，性少而以逐多则迷矣。

天 地

尧观乎华，华封人曰：“嘻！圣人。请祝圣人，使圣人寿。”尧曰：“辞。”“使圣人富。”尧曰：“辞。”“使圣人多男子。”尧曰：“辞。”封人曰：“寿、富、多男子，人之所欲也。汝独不用何？”尧曰：“多男子则多惧，富则多事，寿则多辱。是三者，皆非所以养意，故辞。”封人曰：“始也以汝为圣人也，今然君子也。天生烝民，必授之职。多男子而授之职，则何惧之有？物皆得所而志定。富而使分之，则何事之有？寄之天下，故无事也。圣人鹑居无事而斯安也。而馥食，仰物而足。鸟行而无章。率性而动，无常迹也。天下有道，则与物皆昌；天下无道，则修德就间。虽汤、武之事，苟顺天应人，未为不间。故无为而无不为者，非不间也。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，夫至人极寿命之长，任穷通之变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故云“厌世而上仙”。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。气之散，无不至之。三患莫至，身常无殃，则何辱之有？”

尧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为诸侯。尧授舜，舜授禹，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。禹往见之，则耕在野。禹趋就下风，立而问焉，曰：“昔尧治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。尧授舜，舜授予，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。敢问其故何也？”子高曰：“昔尧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民畏。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后世之乱，自此始矣！”

天 道

夫帝王之德，以天地为宗，以道德为主，以无为为常。无为也，则用天下而有余；有余者，闲暇之谓也。有为也，则为天下用而不足；不足者，汲汲然欲为物用者也，欲为物用，故可得而臣也。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。上无为也，下亦无为也，是下与上同德也。下与上同德则不臣。下有为也，上亦有为也，是上与下同道也。上与下同道则不主。夫工人无对于刻木，而有为于用斧。主上无对于亲事，而有为于用臣。臣能亲事，主能用臣。斧能刻木，而工能用斧，各当其能，则天理自然，非有为也。若乃主代臣事，则非主矣；臣秉主用，则非臣也。故各司其任，则上下咸得，而无为之理至矣。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为为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。故古之王天下者，智虽落天地，不自虑也；辨虽雕万物，而不自说也；能虽穷海内，不自为也。夫在上者，患于不能无为也。而代人臣之所司，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断，后稷不得施其播殖，则群才失其任，而主上困于役矣。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，天下皆得其自为。斯乃无为而无不为者也。故上下皆无为矣。但上之无为则用下，下之无为则自用矣。天不产而万物化，地不长而万物育，所谓自尔。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成。功自彼成。故曰：莫神于天，莫富于地，莫大于帝王。故曰：帝王之德配天地。同乎天地之无为也。此乘天地，驰万物，而用人群之道也。本在于上，末在于下；要在于主，详在于臣。三军五兵之运，德之末也；赏罚利害，五刑之辟，教之末也；礼法数度，刑名比详，治之末也；钟鼓之音，羽旄之容，乐之末也；哭泣衰经，降杀之服，哀之末也。此五末者，须精神之运，心术之动，然后从者也。夫精神心术者，五末之本也，任自然而运动，则五事之末，不振而自举也。末学者，古之人有之，而非所以先也。所先者本也。君先而臣从，长先而少从，男先而女从。夫尊卑先后，天地之行也，故圣人取象焉。言此先后，虽是人事，然皆在至理中来，非圣人之所作也。天尊地卑，神明之位也；春夏秋冬，四时之序也；万物化作，盛衰之杀，变化

之流也。夫天地至神也，而有尊卑、先后之序，而况人道乎？明夫尊卑先后之序，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。宗庙尚亲，朝廷尚尊，乡党尚齿，行事尚贤，大道之序也。言非但人伦之所尚也。愚智处宜，贵贱履位，官各当其才也。必分其能，无相易业。必由其名。名当其实，故由名而实不滥也。以此事上，以此畜下，以此治物，以此修身，智谋不用，必归其天。此之谓太平，治之至也。礼法数度，刑名比详，古之人有之。此下之所以事上，非上之所以畜下也。寄此事于群下，斯乃畜下者也。昔者舜问于尧曰：“天王之用心何如？”尧曰：“吾不傲无告，无告者，所谓顽民也。不废穷民。恒加恩也。苦死者，嘉孺子而哀妇人，此吾所以用心已。”舜曰：“美则美矣，而未大也。”尧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舜曰：“天德而出宁，与天合德，则虽出而静也。日月照而四时行，若昼夜之有经，云行雨施矣！”此皆不为而自然者也。尧曰：“子，天之合也；我，人之合也。”夫天地者，古之所大也，而黄帝、尧、舜之所共美也。故古之王天下者，奚为哉？天地而已矣！

知北游

圣人行不言之教。任其自行，斯不言之教也。道不可致也。道在自然，非可言致也。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礼者，道之华，乱之首也。礼有常则，故矫效之所由生也。故曰：为道者日损，损华伪也。损之又损之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也。华去而朴全，则虽为而非为也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此孔子之所云“予欲无言”。至人无为，任其自为而已。大圣不作，唯因在也。观于天地之谓也。观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与天地无异者。

徐无鬼

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，方明为御，昌寓参乘，张若、谿明前马，昆闾、滑稽后车。至襄城之野，七圣皆迷，无所问涂。适遇牧马童子，问涂焉，曰：“若知具茨之山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知大隗之存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黄帝曰：“异哉小童！非徒知具茨之山，又知大隗所存。请问为天下。”小童曰：“夫为天下者，亦何以异乎牧马者哉？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。”马既过分为害。黄帝再拜稽首，称天师而退。

尉繚子

天 官

梁惠王问尉繚子曰：“吾闻黄帝有刑德，可以百战百胜，其有之乎？”尉繚子曰：“不然，黄帝所谓刑德者，以刑伐之，以德守之，非世之所谓刑德也。世之所谓刑德者，天官时日、阴阳向背者也。黄帝者，人事而已矣。何以言之？今有城于此，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，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，此四者，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？然不能取者何？城高池深，兵战备具，谋而守之也。若乃城下池浅守弱，可取也。由是观之，天官时日，不若人事也。故按刑德天官之陈曰：‘背水陈者为绝地，向坂陈者为废军。’武王之伐纣也，背济水，向山之阪，以万二千人击纣之亿有八万人，断纣头悬之白旗，纣岂不得天官之陈哉？然不得胜者何？人事不得也。黄帝曰：‘先稽己智者，谓之天官。’以是观之，人事而已矣。”

兵 谈

王者，民望之如日月，归之如父母，归之如流水。故曰：“明乎禁舍开塞，其取天下若化。”故曰：“国贫者能富之，地不任者任之，四时不应者能应之。”故夫土广而任，则其国不得无富。民众而制，则其国不得无治。且富治之国，兵不发刃，甲不出暴，而威服天下矣。故曰：兵胜于朝廷，胜于丧绝，胜于土功，胜于市井。暴甲而胜，将胜也。战而胜，臣胜也。战再胜，当一败。十万之师出，费日千金，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胜，善之善者也。

战 威

令所以一众心也，不审所出则数变，数变则令虽出，众不信也。出令之法，虽有小过毋更，小疑毋申。事所以待众力也，不审所动则数变，数变则事虽起，众不安也。动事之法，虽有小过毋更，小难毋戚。故上无疑令，则众不二听；动无疑事，则众不二志。古率民者，未有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力者也，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能致其死者也。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，而后民以饥易饱；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，而后民以死易生。故古率民者，必先礼信而后爵禄，先廉耻而后刑罚，先亲爱而后托其身焉。民死其上如其亲，而后申之以制。古为战者，必本气以厉志，厉志以使四枝，四枝以使五兵。故志不厉，则士不死节；士不死节，虽众不武。厉士之道，民之所以生，不可不厚也；爵列之等，死丧之礼，民之所以营也，不可不显也。必因民之所生以制之，因其所营以显之，因其所归以固之。田禄之实，饮食之粮，亲戚同乡，乡里相劝，死丧相救，兵役相从，民之所以归，不可不速也。如此，故什伍如亲戚，

阡陌如朋友；故止如堵墙，动如风雨。车不结轨，士不旋踵，此本战之道也。地所以养民也，城所以守地也，战所以守城也。故务耕者其民不饥，务守者其地不危，务战者其城不围。三者先王之本务也，而兵最急矣，故先王务尊于兵。尊于兵，其本有五：委积不多，则事不行；赏禄不厚，则民不劝；武士不选，则士不强；备用不便，则士横；刑诛不必，则士不畏。先王务此五者，故静能守其所有，动能成其所欲。王国富民，霸国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仓府。是谓上溢而下漏，故患无所救。故曰：“举贤用能，不时日而事利；明法审令，不卜筮而事吉；贵功养劳，不祷祠而得福。”故曰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事。”圣人所贵，人事而已矣。勤劳之事，将必从己先。故暑不张盖，寒不重裘；有登降之险，将必下步；军井成而后饮，军食熟而后食，垒成而后舍；军不毕食，亦不火食；饥饱、劳逸、寒暑必身度之。如此，则师虽久不老，虽老不弊。故军无损卒，将无惰志。

兵 令

兵者凶器也，战者逆德也，争者事之末也。王者所以伐暴乱而定仁义也，战国所以立威侵敌也，弱国所以不能废。兵者，以武为植，以文为种；以武为表，以文为里；以武为外，以文为内。能审此二者，知所以胜败矣。武者所以凌敌分死生也，文者所以视利害观安危；武者所以犯敌也，文者所以守之也。兵用文武也，如响之应声也，如影之随身也。将有威则生，无威则死；有威则胜，无威则败。卒有将则斗，无将则北；有将则死，无将则辱。威者，赏罚之谓也。卒畏将甚于敌者战胜，卒畏敌甚于将者战北。夫战而知所以胜败者，固称将于敌也。敌之与将也，犹权衡也。将之于卒也，非有父母之恻，血肤之属，六亲之私，然而见敌走之如归；前虽有千仞之溪，不测之渊，见入汤火如蹈者，前见全明之赏，后见必死之刑也。将之能制士卒，其在军营之内，行阵之间，明庆赏，严刑

罚，陈斧钺，饰章旗，有功必赏，犯令必死。及至两敌相至，行阵薄近，将提桴而鼓之，存亡生死，存桴之端矣。虽有天下善兵者，不能图大鼓之后矣。

卷三十八

孙卿子

【战国】荀况撰

君子曰：“学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蓝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而寒于水。”故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。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闻先王之遗言，不知学问之大也。王、越、夷、貉之子，生而同声，长而异俗，教使之然也。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；吾尝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见者远；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也，而闻者彰。假舆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绝江河。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故君子居必择乡，游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；积善成德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河海。故声无小而无闻，行无隐而不形。玉在山而木草润，渊生珠而崖不枯。为善积也，安有不闻者乎？

见善，必以自存也；见不善，必以自省也。故非我而当者，吾师也；是我而当者，吾友也；谄谀我者，吾贼也。故君子隆师而亲友，以致恶其贼。好善无厌，受谏而能诚，虽欲无进，得乎哉？小人反是。致乱，而恶人之非

己：致不肖，而欲人之贤己；心如虎狼，行如禽兽，而又怨人之贼己。谄谀者亲，谏争者疏；修正为笑，至忠为贼。虽欲无灭亡，得乎哉？

夫骥一日而千里，弩马十驾则亦及之矣。或迟，或速，或先，或后耳，胡为乎其不可相及也？跬步而不休，跛鳖千里；累土而不辍，丘山崇成。彼人之才性之相悬也，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？然而跛鳖致之，六骥不致，是无他故焉，或为之，或不为耳！

君子易知而难狎，易惧而难胁，畏患而不避义死，欲利而不为所非，交亲而不比，言辩而不辞。荡荡乎，其有以殊于世也。君子能亦好，不能亦好；小人能亦丑，不能亦丑。君子能则宽容直易以开导人，不能则恭敬撙拙以畏事人；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，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。故曰：君子能则人荣学焉，不能则人乐告之；小人能则人贱学焉，不能则人羞告之。是君子小人之分也。

君子养心，莫善于诚。致诚无他，唯仁之守，唯义之行。诚心守仁则能化，诚心行义则能变。变化代兴，谓之天德。天不言而人推高焉，地不言而人推厚焉，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。夫此有常，以至其诚者也。君子至德，默然而喻，未施而亲，不怒而威。天地为大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物；圣人为智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民；父子为亲矣，不诚则疏；君上为尊矣，不诚则卑。夫诚者，君子之守，而政事之本也。君子位尊而志恭，心小而道大；所听视者近，而所闻见者远。是何耶？则操术然也。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；推礼义之统，分是非之分，总天下之要，治海内之众，若使一人，故操弥约而事弥大。五寸之矩，尽天下之方。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，积此者，则操术然也。

好荣恶辱，好利恶害，是君子小人所同也，若其所以求之道则异。小人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，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，禽兽行而欲人之善己。虑之难知也，行之难安也，持之难立也。成则必不得其所好，必遇其所恶焉。故君子者，信矣，而亦欲人之信己；忠矣，而亦欲人之亲己；修正治辨矣，而亦欲人之善己。虑之易知也，行之易安也，持之易立也。成则必得其所好，必不遇其所恶焉。是故穷则不隐，通则大明，身死而名弥白。

兼服天下之心：高上尊贵，不以骄人；聪明圣智，不以穷人；齐给速通，不争先人；刚毅勇敢，不以伤人。不知则问，不能则学，虽能必让。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己；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；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。故君子耻不修，不耻见污；耻不信，不耻不见信；耻不能，不耻不见用。是以不诱于誉，不恐于诽，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，不为物倾侧，夫是之谓诚君子。

仲尼之门人，五尺之竖子，言羞称乎五伯。是何也？曰：然，彼非本政教也，非致隆高也，非慕文理也，非服人心也。向方略，审劳逸，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，诈心已胜矣。彼以让饰争，依乎仁而蹈利者也，小人之杰也。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？彼王者不然，致贤而能以救不肖，致强而能以宽弱，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，委然成文以示之，天下自化矣。有灾繆者然后诛之，故圣王之诛，甚省矣。

秦昭王问孙卿曰：“儒无益于人之国？”孙卿曰：“儒者法先王，隆礼义，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。虽穷困冻馁，必不以邪道为贪。无置锥之地，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。势在人上，则王公之材也；在人下，则社稷之臣，国君之宝也。虽隐于穷闾陋屋，人莫不贵，贵道诚存也。在本朝则美政，在下位则美俗。儒之为人下如是矣。其为人上也广大矣：志意定乎内，礼节修乎朝，法则、度量正乎官，忠、信、爱、利形乎下。故近者歌讴而乐之，远者踴蹶

而趋之。四海之内若一家，通达之属，莫不从服。夫其为人下也如彼，其为人上也如此，何为其无益于人之国乎？”昭王曰：“善！”君子之所谓贤者，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；君子之所谓知者，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；君子之所谓辨者，非能遍辨人之所辨之谓也；君子之所谓察者，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；有所止矣。相高下，序五种，君子不如农人；通财货，辨贵贱，君子不如贾人；设规矩，便备用，君子不如工人。若夫论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，使贤不肖皆得其位，能不能皆得其官，万物得宜，事变得应，言必当理，事必当务，然后君子之所长也。君子无爵而贵，无禄而富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穷处而荣，独居而乐，岂不至尊、至富，至重、至严哉？

请问为政？曰：听政之大分：以善至者待之以礼，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。两者分别，则贤不肖不杂，是非不乱。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，是非不乱则国家治。若是，令行禁止，王者之事毕矣。公平者，职之衡也。中和者，听之绳也。其有法者以法行，其无法者以类举，听之尽也。偏党而无经，听之辟也。故有良法而乱者，有之矣；有君子而乱者，自古及今，未尝闻也。传曰：“治生乎君子，而乱生乎小人。”此之谓也。

马骇舆，则君子不安舆；庶人骇政，则君子不安位。马骇舆，则莫若静之；庶人骇政，则莫若惠之。选贤良，举笃敬，兴孝悌，收孤寡，如是，则庶人安政，然后君子安位矣。传曰：“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”此之谓也。故君人者欲安，则莫若平政爱民矣；欲荣，则莫若隆礼敬士矣；欲立功名，则莫若尚贤使能矣。是君人者之大节也。三节者当，则其余莫不当矣；三节者不当，则其余虽曲当，由将无益也。成侯、嗣公，聚敛计数之君也，未及取民也；郑子产，取民者也，未及为政也。管仲，为政者也，未及修礼也。故修礼者王，为政者强，取民者安，聚敛者亡。故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筐篚、实府库。筐篚已

富，府库已实，而百姓贫，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。入不可以守，出不可以战，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。故我聚之以亡，敌得之以强。聚敛者，召寇、肥敌、亡国、危身之道也，故明君不蹈也。

足国之道，节用裕民，而善藏其余也。节用以礼，裕民以政。彼裕民则民富，出实百倍。上以法取焉，而下以礼节用之，余若丘山，夫君子奚患乎无余也！故知节用裕民，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，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。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，出实不半，上虽好取侵夺，犹将寡获也。而或以无礼节用之，则必有贪利之名，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。礼者，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。德必称位，位必称禄，禄必称用。由士以上，则必以礼乐节之；众庶百姓，则必以法数制之。轻田野之税，平关市之征，省商贾之数，罕兴力役，无夺农时，如是则国富矣。夫是谓以政裕民也。人之生不能无群，群而无分则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矣。故无分者，人之大害也；有分者，天下之本利也。古者，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，故使或美或恶，或厚或薄，或逸乐或劬劳，非特以为淫夸之声，将以明仁之文，通仁之顺也。故为雕琢刻镂，黼黻文章，使之以辨贵贱而已，不求其观；为钟鼓管磬，琴瑟竽笙，使之以辨吉凶，合欢定和而已，不求其余；为宫室台榭，使以避燥湿，辨轻重而已，不求其外。若夫重色而衣之，重味而食之，重财物而制之，合天下而君之，非特以为淫泰也。以为王天下，理万变，裁万物，养万民，兼制天下者，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！故其知虑足以治之，其仁厚足以安之，其德音足以化之，得之则治，失之则乱。百姓诚赖其智也，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逸之，以养其智也；诚美其厚也，故为之出死断亡，以覆救之，以养其厚也；诚美其德也，故为雕琢刻镂，黼黻文章以藩饰之，以养其德也。故仁人在上，百姓贵之如帝，亲之如父母，为之出死断亡者，无他故焉，其所是焉诚美，其所得焉诚大，其所利焉诚多也。故曰：君子以德，小人以力也。百姓之力，待之而后功；百姓之群，待之而后和；百姓之财，待之而后聚；百姓之势，待之而后安；百姓之寿，待之而后长。

父子不得不亲，兄弟不得不顺，男女不得不欢，少者以长，老者以养。故曰：天地生之，圣人成之。此之谓也。今之世不然：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，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，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。权谋倾覆，以靡弊之，百姓晓然皆知其将大危亡也。是以臣背其节，而不死其事者，无他故焉，人主自取之也。不教而诛，则刑繁而邪不胜；教而不诛，则奸民不惩；诛而不赏，则勤励之民不劝；诛赏而不类，则下疑，俗险而百姓不壹。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；致忠信以爱之；尚贤使能以次之；爵服赏庆以申重之；时其事，轻其任，以调齐之；兼覆之，养长之，如保赤子。若是，故奸邪不作，盗贼不起，而化善者劝勉矣。是何？则其道易，其塞固，其政令壹，其防表明也。故曰：上壹则下壹矣，上贰则下贰矣。

国者，天下之制利用也。人主者，天下之利势也。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安也，大荣也；不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危矣，大累矣。故用国者，义立而王，信立而霸，权谋立而亡。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，仁人之所务白也。汤以亳，武王以镐，皆百里之地也，天下为一，诸侯为臣，通达之属，莫不从服，无他故焉，以济义矣。是所谓义立而王也。齐桓、晋文、楚庄、吴阖庐、越勾践，是皆僻陋之国也，威动天下，强殆中国，无他故焉，信也。是所谓信立而霸也。不务张其义，济其信，唯利之求，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，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，内不修正其所以有，然常欲人之有。如是，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。上诈其下，下诈其上，则是上下析也。如是，则敌国轻之，与国疑之，权谋日行，而国不免危亡。齐闵、薛公是也。是无他故焉，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。三者，明主之所谨择也，而仁人之所务白也。善择者制人，不善择者人制之。

国者，天下之大器也，重任也，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措之，措险则危；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，涂秽则塞，

危塞则亡。故道王者之法，与王者之人之为之，则亦王矣；道霸者之法，与霸者之人之为之，则亦霸矣；道亡国之法，与亡国之人之为之，则亦亡矣。故国者，世以新者也，改玉改行也。一朝之日也，一日之人也，然而有千岁之国，何也？曰：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，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。人无百岁之寿，而有千岁之信士，何也？曰：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，是乃千岁之信士矣。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，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，与权谋倾覆之人之为之则亡。三者，明主之所谨择也。国危则无乐君，国安则无忧民。乱则国危，治则国安。今君人者，急逐乐而缓治国，岂不过甚哉！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，岂不哀哉！故百乐者，生于治国者也；忧患者，生于乱国者也。急逐乐而缓治国，非知乐者也。故明君者，必将先治其国，然后百乐得其中；暗君者，必将荒逐乐而缓治国，故忧患不可胜校也，必至于身死国亡，然后止也，岂不哀哉！将以为乐，乃得忧焉；将以为安，乃得危焉；将以为福，乃得死亡焉，岂不哀哉！呜呼！君人者，亦可以察若言矣！故治国有道，人主有职。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，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务，是夫人主之职也。若是，则名配尧、禹。人主者，守至约而详，事至逸而功，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，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。夫是之谓至约，乐莫大焉。人主者，以官人为能者也；匹夫者，以自能为能者也。人主得使人之为之，匹夫则无所移之。今以一人兼听天下，必自为之然后可，则劳苦耗瘁莫甚焉。如是，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。以是悬天下，壹四海，役夫之道也。

传曰：“士大夫分职而听，诸侯之君分土而守，三公总方而议，则天子拱己止矣！”故人主欲得善射，射远中微，则莫若使羿、逢门矣；欲得善驭，及速致远，则莫若使王良、造父矣；欲调一天下，制秦、楚，则莫若聪明君子矣。其用智甚简，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，甚易处而甚可乐矣。夫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为圣王，兼制人，人莫得而制也，是人情之所同欲也。欲是之主并肩而存，能建是之士不世绝，千岁而不合，何也？曰：人主不公，人

臣不忠也。人主则外贤而偏举，人臣则争职而妒贤，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。人主胡不广焉，无恤亲疏，无偏贵贱，唯诚能之求？人臣轻职让贤，而安随其后矣。如是，则功壹天下，名配禹、舜，物由有可乐，如是其美者乎！呜呼！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！治国者分已定，则主相臣下百吏，各谨其所闻，不务听其所不闻；各谨其所见，不务视其所不见。则虽幽闲静僻，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，是治国之征也。主道，治近不治远，治明不治幽，治一不治二。主能治近则远者理，主能治明则幽者化，主能当一则百事正。夫兼听天下，日有余而治不足者，如此也，是治之极也。既能治近，又务治远；既能治明，又务治幽；既能当一，又务正百，是过者也，过犹不及也。不能治近，又务治远；不能察明，又务见幽；不能当一，又务正百，是悖者也。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。主好要则百事详，主好详则百事荒矣。

国得百姓之力者富，得百姓之死者强，得百姓之誉者荣。三得者具，而天下归之；三得者亡，而天下去之。汤、武兴天下同利，除天下同害，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，有非理如豪末必不加焉。故百姓亲之如父母，为之死亡而不偷也。乱世不然。使愚诏智，不肖临贤；生民则致贫隘，使民则甚劳苦；又望百姓为之死，不可得也。孔子曰“审吾所以适人，人之所以来我也。”大国之主，好见小利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，社稷必危，是伤国者也。大国之主好诈，群臣亦从而成俗；群臣若是，则众庶亦不隆礼义，而好贪利矣。君臣上下之俗，莫不若是，则地虽广，权必轻；人虽众，兵必弱；刑虽繁，令不下通。是之谓伤国。

有乱君，无乱国；有治人，无治法。羿之法非亡也，而羿不世中；禹之法犹存，而夏不世王。故法不能独立，得其人则存，失其人则亡。法者，治之端也；君子者，法之源也。故有君子，则法虽省，足以遍矣；无君子，则法

虽具，足以乱矣。故明主急得其人，而暗主急得其势。急得其人，则身逸而国治，功大而名美；急得其势，则身劳而国乱，功废而名辱。故君人者，劳于索之，而休于使之。械数者，治之流也，非治之源也；君子者，治之源也。官人守数，君子养源。故上好礼义，尚贤使能，而无贪利之心，则下亦将褊辞让，致忠信，而谨于臣子矣。故赏不治、政令不繁而俗美，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、象上之志，而劝上之事，而安乐之矣。

君者，民之源也。源清则流清，源浊则流浊。故有社稷而不能爱民，不能利民，而求民之亲爱己，不可得也。民不亲不爱，而求其为己用，为己死，不可得也。民不为己用，不为己死，而求兵之劲，城之固，不可得也。兵不劲，城不固，而求敌之不至，不可得也。敌至而求无危削，不灭亡，不可得也。故人主欲强固安乐，则莫若反之民；欲附下壹民，则莫若反之政；欲修政美国，则莫若求其人。故君人者，爱民而安，好士而荣，两者无一焉而亡也。明分职，序事业，拔材官能，莫不治理，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，公义明而私事息矣。如是，则德厚者进而佞悦者止，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，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。故天子不视而见，不听而聪，不虑而知，不动而功，块然独坐，而天下从之，如四支之从心也。

人主有六患：使贤者为之，则与不肖者规之；使智者虑之，则与愚者论之；使修士行之，则与奸邪之人疑之。虽欲成功，得乎哉？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，惑莫大焉！语曰：“公正之士，众人之痤也；循道之人，奸邪之贼也。”今使奸邪之人论其怨贼，而求其无偏，得乎哉！譬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，乱莫大焉！故古之人之为之不然。其取人有道，其用人有法。取人之道，参之以礼；用人之法，禁之以等。行义动静，度之以礼；智虑取舍，稽之以成；日月积久，校之以功。故卑不得临尊，轻不得悬重，愚不得谋智，是以万举不过也。

人主欲得善射，射远中微者，欲得善驭，及速致远者，悬贵爵重赏，以招致之。内不可阿子弟，外不可隐远人，能致是者取之，是岂不必得之之道哉？虽圣人不能易也。欲治国驭民，调壹上下，将内以固城，外以拒难，治则制人，人不能制也；乱则危辱灭亡，可立而待也。而求卿相辅佐，则独不若是其公也。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，岂不过甚哉？故有社稷者，莫不欲强，俄则弱矣；莫不欲安，俄则危矣；莫不欲存，俄则亡矣。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，无私人以官职事业，是何也？曰：本不利于所私也。彼不能而主使之，则是主暗也；臣不能而诬能，则是臣诈也。主暗于上，臣诈于下，灭亡无日，俱害之道也。夫文王非无贵戚也，非无子弟也，非无便嬖也，乃举太公而用之，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，胤之子孙，莫不为显诸侯，如是者，能爱人也。故举天下之大道，立天下之大功，然后隐其所怜所爱。故曰：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，暗主则必危其所爱。此之谓也。

从命而利君谓之顺，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；逆命而利君谓之忠，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；不恤君之荣辱，不恤国之臧否，偷合苟容，以持禄养交而已，谓之国贼。君有过谋过事，将危国家、殒社稷之惧也。大臣、父兄有能进言于君，用则可，不用则去，谓之谏；有能进言于君，用则可，不用则死，谓之争；有能比智同力，率群臣百吏，而相与强君矫君，以解国之大患，除国之大害，成于尊君安国，谓之辅；有能抗君之命，窃君之重，反君之事，以安国之危，除君之辱，谓之弼。故谏、争、辅、弼之人，社稷之臣也，国君之宝也，明君之所尊所厚也，而暗主惑君为己贼也。故明君之所赏，暗君之所罚也；暗君之所赏，明君之所杀也。传曰：“从道不从君。”正义之臣设，则朝廷不颇；谏、争、辅、弼之人信，则君过不远；爪牙之士施，则仇讎不作；边境之臣处，则界垂不丧。故明主好同，暗主好独；明主尚贤使能而飡其盛，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。罚其忠，赏其贼，夫是之谓至暗。有大忠者，有次忠者，有下忠者，有国贼者。以德覆君而化之，大忠也；以德调君而补之，次忠也；以是谏非而怒之，下忠也；

不恤君之荣辱，不恤国之臧否，偷合苟容，以持禄养交而已，国贼也。

人主之患，不在乎不言，而在乎不诚。夫言用贤者，口也；却贤者，行也。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，不肖者之退，不亦难乎！夫曜蝉者务在明其火，振其树而已。火不明，虽振其树，无益也。今人主有能明其德，则天下归之，若蝉之归明火也。

临武君与荀卿议兵于赵孝成王前。王曰：“请问兵要。”临武君曰：“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观敌之变动，后之发，先之至，此用兵之要术也。”荀卿曰：“不然。所闻古之道，凡用兵战攻之本，在乎一民也。弓矢不调，则羿不能以中微；六马不和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；士民不亲附，则汤、武不能以必胜也。故善附民者，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。”临武君曰：“不然。兵之所贵者，势利也；所行者，变诈也。善用之者，莫知其所从出，孙、臯用之，无敌于天下，岂必待附民乎？”荀卿曰：“不然。臣之所道，仁人之兵，王者之志也。君之所贵，权谋势利，攻夺变诈也。仁人之兵，不可诈也；彼可诈者，怠慢者也。故以桀诈桀，犹有幸焉；以桀诈尧，譬之若以卵投石，若以指挠沸；若赴水火，入焉焦没耳！故仁人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；臣之于君，下之于上，若子之事父，弟之事兄，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。诈而袭之，与先惊而后击之，一也。”临武君曰：“善！”

陈轸问荀卿曰：“先生议兵，常以仁义为本。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理，然则又何以兵为？凡所为有兵者，为争夺也。”荀卿曰：“非汝所知也。彼仁者爱人，爱人，故恶人之害之也；义者循理，循理，故恶人之乱之也。彼兵者，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。故仁人之兵，所存者神，所过者化，若时雨之降，莫不悦喜。故近者亲其善，远方慕其德，兵不血刃，远迩来服，德盛于此，施及四极。”

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，应之以乱则凶。强本而节用，则天不能贫；养备而动时，则天不能病；循道而不忒，则天不能祸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饥，寒暑不能使之疾，妖怪不能使之凶。背道而妄行，则天不能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饥，寒暑未薄而疾，妖怪未生而凶。受时与治世同，而殃祸与治世异，不可以怨天，其道然也。故明于天人之分，则可谓至人矣。

天不人为之恶寒辍冬，地不人为之恶辽远辍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辍行。天有常道，地有常数，君子有常体。君子道其常，小人计其功。星坠木鸣，国人皆恐。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，怪之可也，而畏之非也。夫日月之有食，风雨之不时，怪异之僂见，是无世而不尝有之。上明而政平，则是虽并世起，无伤也；上暗而政险，则是虽无一至者，无益也。若夫天地之变，畏之非也，人妖则可畏也。政险失民，田畴稼恶，余贵民饥，道路有死人，夫是之谓人妖也。政令不明，举措不时，本事不理，夫是之谓人妖也。礼义不修，外内无别，男女淫乱，父子相疑，上下乖离，寇难并至，夫是之谓人妖也。三者错，无安国矣。其说甚迹，其灾甚惨。传曰：“万物之怪，书不说，无用之辨，不急之察，弃而不治也。”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，则日切磋而不舍也。在天者莫明于日月，在人者莫明于礼义。故人之命在天，国之命在礼。君人者，隆礼、尊贤而王，重法、爱民而霸，好利、多诈而危，权谋、倾覆而亡矣。

主道明则下安，主道幽则下危。故下安则贵上，下危则贱上。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，上难知则下畏上矣。下亲上则上安，下畏上则上危。故主道莫恶乎难知，莫危乎使下畏己。传曰：“恶之者众，则危矣。”

入孝出悌，人之小行也；上顺下笃，人之中行也；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，人之大行也。孝子所以不从命有

三：从命则亲危，不从命则亲安，孝子不从命，乃衷也；从命则亲辱，不从命则亲荣，孝子不从命，乃义也；从命则禽兽，不从命则修饰，孝子不从命，乃敬也。故可以从而不从，是不子也。未可以从而从，是不衷也。明于从不从之义，而能致恭敬、忠信、端悫，以慎行之，则可谓大孝矣。传曰：“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。”此之谓也。

繁弱、钜黍，古之良弓也，然而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。干将、莫邪，古之良剑也，然而不加砥砺则不能利，不得人力则不能断。骅骝、騊駼，古之良马也，然而必前有衔轡之制，后有鞭策之威，加之以造父之驭，然后一日致千里也。夫人虽有性质美，而心辨智，必求贤师而事之，择贤友而友之。得贤师而事之，则所闻者尧、舜、禹、汤之道也；得良友而友之，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。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，靡使然也。今与不善人处，则所闻者欺诬、诈伪也，所见者污漫、淫邪、贪利之行也，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，靡使然也。传曰：“不知其子，视其友；不知其君，视其左右。”靡而已矣！

桓公用其贼，文公用其盗，故明主任计不信怒，暗主任怒不任计。计胜怒则强，怒胜计则亡。

天子即位，上卿进曰：“如之何忧长也？能除患则为福，不能则为贼。”授天子一策。中卿进曰：“配天而有下土者，先事虑事，先患虑患。先事虑事谓之接，接则事优成；先患虑患谓之豫，豫则祸不生。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，后之则事不举；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，困则祸不可御。”授天子二策。下卿进曰：“敬戒无怠，庆者在堂，吊者在闾。祸与福邻，莫知其门。务哉！务哉！万民望之。”授天子三策。口能言之，身能行之，国宝也；口不能言，身能行之，国器也；口能言之，身不能行，国用也；口言善，身行恶，国妖也。治国者敬其宝，爱其器，任其用，除其妖。义与利者，人之所两有也。虽尧、舜不能去民之欲利，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；虽桀、纣亦不能去民

之好义，然而能使其好义，不胜其欲利也。故义胜利者为治世，利克义者为乱世。上重义则义克利，上重利则利克义。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，士不能通货财。从士以上，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，乐分施而耻积藏，然后民不困则，贫窶者有所甯其中矣。仁义礼善之于人也，譬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，多有之者富，少有之者贫，至无有者穷。

圣王在上，分义行乎下，则士大夫无沉淫之行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，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，无盗贼之罪，莫敢犯上之禁。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，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，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。由其道，则人得其所好焉；不由其道，则必遇其所恶焉。是故刑罚甚省而威行如流也。故刑当罪则威，不当罪则侮；爵当贤则贵，不当贤则贱。古者刑不过罪，爵不逾德。故杀其父而臣其子，杀其兄而臣其弟。刑罚不怒罪，爵赏不逾德。是以为善者劝，为不善者沮，威行如流，化易如神。乱世不然。刑罚怒罪，爵赏逾德，以族论罪，以世举贤。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，德虽如舜，不免刑均，是以族论罪也。先祖贤，子孙必显，行虽如桀，列从必尊，此以世举贤也。以族论罪，以世举贤，欲无乱，得乎？尊圣者王，贵贤者霸，敬贤者存，慢贤者亡，古今一也。故尚贤使能，等贵贱，分亲疏，序长幼，此先王之道也。故尚贤使能，则主尊下安；贵贱有等，则令行而不留；亲疏有分，则施行而不悖；长幼有序，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。故仁者，仁此者也；义者，分此者也；节者，死生此者也；忠者，惇慎于此者也。兼此而能之备矣。

卷三十九

吕氏春秋

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，公则天下平。平，和。尝观于上志，上志，古记。有得天下者众矣，其得之必以公，其失之必以偏。偏私不正。凡主之立也生于公。故洪范曰：“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”荡荡，平易。阴阳之和，不长一类；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；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桓公行公去私恶，用管子而为五伯长；行私阿所爱，用竖刁而虫出于户。五子争立，无主丧，六十日乃殓，至使虫流出户也。人之少也愚，其长也智，故智而用私，不若愚而用公。用私以败，用公则齐。

天无私覆也，地无私载也，日月无私烛也，四时无私为也，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。遂，成。庖人调和而不敢食，故可以为庖。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，则不可以为庖矣。王伯之君亦然，诛暴而不私，以封天下之贤者，故可以为王伯。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，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。诛暴有所私枉，则不可以为王伯。

水泉深则鱼鳖归之，树木盛则飞鸟归之，庶草茂则禽兽归之，人主贤则豪杰归之。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。务人使归之，末也；务其所行可归，本也。强令之笑不乐，强令之哭不悲，皆无其中心也。强令之为道也，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。大寒既至，民暖是利；大热在上，民清是走。故民无常处，见利之聚，无利之去。欲为天

子，民之所走，不可不察。

凡论人，通则观其所礼，通，达。贵则观其所进，富则观其所养，听则观其所行，养则养贤也，行则行仁也。近则观其所好，习则观其所言，好则好义也，言则言道也。穷则观其所不受，贱则观其所不为，喜之以验其守，守，情守也。乐之以验其僻，僻，邪。怒之以验其节，节，性。惧之以验其特，特，独也，虽独不恐也。哀之以验其仁，仁人见可哀者，则不忍之也。苦之以验其志。八观六验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。论人必以六戚四隐。六戚，六亲也；四隐，相匿扬长蔽短也。何谓六戚？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。何谓四隐？交友、故旧、邑里、门廊。内则以六戚四隐，外则以八观六验，人之情伪，贪鄙美恶，无所失矣。言尽知之。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。

先王之教，莫荣于孝，莫显于忠。忠孝，人君、人亲之所甚欲也；显荣，人臣、人子之所甚愿也。然而人君、人亲不得所欲，人臣、人子不得所愿，此生于不知理义。不知理义，在君父则不仁不慈，在臣子则不忠不孝。不知理义生于不学。生，犹出也。是故古之圣王，未有不尊师也。尊师则不论贵贱贫富矣。神农师悉诸，黄帝师太桡，悉，姓。诸，名也。太桡，作甲子者也。帝颛顼师伯夷父，帝尧师伯招，帝尧师子州支父，帝舜师许由，禹师大成摯，汤师小臣，小臣，谓伊尹。文王、武王师吕望、周公旦，齐桓公师管夷吾，晋文公师咎犯、随会，秦穆公师百里奚、公孙枝，楚庄王师孙叔敖、沈尹巫，沈县大夫。吴王阖闾师伍子胥、文之仪，文，氏；仪，名。越王勾践师范蠡、大夫种。此十圣六贤者，未有不尊师者也。今尊不至于帝，智不至于圣，而欲无尊师，奚由至哉？至于道也。此五帝之所以绝，三代之所以灭。言五帝、三代之后，不复重道尊师，故以绝灭也。

音乐之所由来远矣！天下太平，万民安宁，皆化其上，化，犹随也。乐乃可成。故唯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！

言，说。亡国戮民，非无乐也，其乐不乐。不和于雅，故不乐也。溺者非不笑也，溺人必笑，虽笑不欢。罪人非不歌也，当死者虽歌不乐也。狂者非不舞也，虽舞不能中节。乱世之乐，有似于此。君臣失位，父子失处，夫妇失宜，民人呻吟，其以为乐，若之何哉？以民人呻吟叹戚不可为乐也，故曰“若之何”也。

乱世之乐，为木革之声则若雷，为金石之声则若霆，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。噪，叫。以此骇心气、动耳目、摇荡生则可矣，生，性。以此为乐则不乐。不乐，不和。故乐愈侈而民愈郁、侈，淫也；郁，怨也。国愈乱、主愈卑，则亦失乐之情矣。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，为其乐也。夏桀、殷纣作为侈乐大鼓，钟、磬、管、箫之音，以巨为美，巨，大。倝诡殊瑰，耳所未尝闻，目所未尝见，倝，始也。始作诡异瑰奇之乐，故耳未尝闻，目未尝见。务以相过，不用度量。不用乐之法制。侈则侈矣，失乐之情。失乐之情，其乐不乐。非正乐也，故曰“不乐”。乐不乐者，其民必怨，其生必伤。怨，悲也。伤，病也。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。

耳之情欲声，心不乐，五音在前弗听。目之情欲色，心弗乐，五色在前弗视。鼻之情欲香，心弗乐，芬香在前弗臭。口之情欲味，心弗乐，五味在前弗食。欲之者，耳目鼻口也；乐之者，不乐者，心也。心必和平然后乐，心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。故乐之务在于和心，和心在于行适。适，中适也。夫乐有适，心亦有适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，欲安而恶危，欲荣而恶辱，欲逸而恶劳。四欲得，四恶除，则心适矣。四欲之得也，在于胜理。胜理以治身，则生全矣，生全则寿长矣。胜理以治国，则法立矣，法立则天下服。服于理也。故适心之务在胜理。凡音乐，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，风，犹化也。俗定而乐化之矣。故有道之世，观其音而知其俗矣，观其俗而知其政矣，观其政而知其主矣。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。论，明。故先王之制乐也，非特以欢耳目、极口腹之欲也，特，止

也。将以教民平好恶、行理义也。平，正也。行，犹通。

黄钟之月，土事毋作，慎毋发盖，以固天闭地。十一月也。大吕之月，数将几终，十二月也。几，近也。终，尽也。岁且更起，而农民毋有所使。使，役。大族之月，阳气始至，正月。草木繁动，动，生。令农发土，毋或失时。发土而耕。夹钟之月，宽裕和平，行德去刑，夹钟，二月。毋或作事，以害群生。事，兵戎事。姑洗之月，达通道路，沟渎修利。三月也。时雨将降，故修利沟渎。中吕之月，毋聚大众，巡劝农事，四月也。大众，谓军旅，兴功筑宜。草木方长，毋携民心。民当务农，长育谷木；徭役聚则心携离，逆上命也。蕤宾之月，阳气在上，安壮养孩，五月也。壮，盛也。孩，少。本朝不静，草木早槁。静，安也。朝政不宁，故草木变动堕落，早枯槁也。林钟之月，草木盛满，阴气将刑，六月也。立秋则行戮，故曰阴气将始杀也。毋发大事，以将阳气。发，起也。将，犹养。夷则之月，修法饬刑，选士厉兵，七月也。饬，正也。诘诛不义，以怀远方。怀，柔。南吕之月，八月。趣农收聚，毋敢懈怠。无射之月，疾断有罪，当法勿赦。九月也。有罪，当断杀勿赦。应钟之月，阴阳不通，闭而为冬。十月也。阳伏在下，阴闭于上，故不通。修辨丧纪，审民所终。审，慎也。终，卒也。修别丧服，亲疏轻重，服制之纪也。

周文王立国八年，寝疾五日，而地动东西南北，不出周郊。百吏皆请曰：“臣闻地之动也，为人主也。今王寝疾，请移之。”文王曰：“若何其移之也？”对曰：“兴事动众以增国城，其可以移之乎！”文王曰：“天之见妖，以罚有罪也。我必有罪，故天以此罚我也。今兴事动众以增国城，是重吾罪也，不可。重，犹益也。移咎征于他人，是益吾咎。曷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，其可以免乎！”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，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。无几何，

疾乃止。止，除。立国五十一年而终。

宋景公之时，荧惑在心。公惧，召子韦而问之，曰：“荧惑在心，何也？”子韦，宋之太史。子韦曰：“荧惑者，天罚也；心者，宋分野也。祸当君。虽然，可移于宰相。”公曰：“宰相所与治国家也，而移死焉，不祥。”曰：“可移于民。”公曰：“民死，寡人将谁为君乎？”曰：“可移于岁。”公曰：“岁饥，民必饿死。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，其谁以我为君乎？是寡人之命固尽已，子无复言矣。”子韦再拜曰：“臣敢贺君，天之处高而听卑。君有至德之言三，天必三赏君命，今昔荧惑必徙三舍，君延年二十一岁。”是昔也，荧惑果徙三舍。

兵之所自来者上矣。自，从也。上，久也。家无怒笞，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；国无刑罚，则百姓之相侵也立见；天下无诛伐，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。故怒笞不可偃于家，刑罚不可偃于国，诛伐不可偃于天下，有巧有拙而已矣。巧者以治，拙者以乱。故古之圣王，有义兵而无偃兵。夫有以饘死者，欲禁天下之食，悖矣；有以乘舟死者，欲禁天下之船，悖矣；有以用兵丧其国者，欲偃天下之兵，悖矣。兵之不可偃也，譬之若水火然，水以疗渴，火以熟食，不可乏也；兵以除乱，亦不可偃。善用之则为福，不善用之则为祸。能者养之取福，不能者败之以取祸也。善用药者亦然，得良药则活人，得恶药则杀人。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。义兵除天下之凶残，解百姓之倒悬，故方之于良药。故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，民之悦之也，若孝子之见慈亲也，若饥者之见美食也。民之号呼而走之，走，归。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。义兵至，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，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，行地滋远，得民滋众，兵不接刃，而民服若化。若，顺。

义也者，万事之纪也，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，治乱安危之所在也。勿求于他，必反于己。人情欲生而恶

死，欲荣而恶辱。死生荣辱之道壹，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。

衣人以其寒，食人以其饥。饥寒，人之大害也。救之，大义也。人之困穷多如饥寒，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，必哀人之穷也。如此，则名号显矣，国土得矣。得国土也。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？行德爱人，则民亲其上；民亲其上，则皆乐为其君死矣。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。阳城胥渠，阳城，姓；胥渠，名。广门之官，夜款门而谒曰：“主君之臣胥渠有疾，广门，邑名也。官，小臣也。款，叩也。医教之曰：‘得白骡之肝病则止，不得则死。’”谒者通。简子曰：“夫杀畜以活人，不亦仁乎？”于是召庖人杀白骡，取肝以与之。无几何，赵兴兵而攻翟，广门之宦左七百人，右七百人，皆先登而获甲首。获衣甲者之首也。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也？

孝子之重其亲，慈亲之爱其子也，痛于肌骨，性也。所重所爱，死而弃之沟壑，人之情不忍为，故有葬死之义。葬者，藏也，慈亲孝子之所慎也。慎，重。慎之者，以生人之心虑也。虑，计。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，莫如无动，莫如无发。无发无动，莫如无有可利。无有可利，此之谓重闭。人不发掘，不见动摇，谓之重闭。葬，不可不藏也，葬浅则狐狸掘之，深则及于水泉。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，以避狐狸之患，水泉之湿。此则善矣，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，岂不惑哉？厚葬，人利之，必有此难，故谓之惑也。慈亲孝子备之者，得葬之情矣。今世俗大乱，人主愈侈，非葬之心也，非为死者虑也，生者以相矜也。侈靡者以为荣，俭节者以为辱，不以便死为故，故，事。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，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。父虽死，孝子之重之不怠；重，尊也。怠，懈也。子虽死，慈亲之爱之不懈。夫葬所爱重，而以生者之所甚欲，其以安之，若之何哉？厚葬必发掘，故曰“其以安之也，若之何”，言不安。

世之为丘垄也，其高大若山，其树之若林，其设阙庭为宫室若都邑，以此观世示富，则可矣；以此为死者，则不可。夫死者，其视万岁犹一瞬也。人之寿，久不过百，中寿不过六十。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虑，其情必不相当矣；以无穷为死者虑，则得之矣。今有人于此，为石铭，置之垄上曰：“此其中珠玉玩好、财物宝器甚多，不可不掘，掘之必大富。”人必相与笑之，以为大惑。惑，悖。世之厚葬也，有似于此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也。无不亡之国者，是无不掘之墓也。以耳目所闻见，齐、荆、燕尝亡矣，宋、中山已亡矣，赵、魏、韩皆失其故国矣。自此以上者，亡国不可胜数。上，犹前也。是故古大墓无不掘者也，而世皆争为之，岂不悲哉？尧葬于穀，林通树之；通林以为树也。舜葬于纪，市不变其肆；市肆如故，言不烦民。禹葬于会稽，不变人徒。变，动也；言无所兴造，不扰民也。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，非爱其费，非恶其劳，以为死者也。为，犹便也。先王之所恶，惟死者之辱也。发则必辱，俭则不发，故先王之葬必俭也。谓爱人者众，知爱人者寡。谓凡爱死人者众，多厚葬之也，知所以爱之者寡，能俭葬者少也。故宋未亡而东冢掘，文公冢也。齐未亡而庄公冢掘。以葬厚，冢见发。国安宁而犹若此，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？故孝子忠臣，亲父俊友，不可不察也。夫爱之而反害之，安之而反危之，其此之谓乎？

至忠逆于耳，倒于心，倒，亦逆也。非贤主其孰能听之？听，受。故贤主之所说，不肖主之所诛也。贤主悦忠言，不肖主反之。今有树于此，而欲其美也，人时灌之，则恶之，恶其灌之者也。而日伐其根，则必无活树矣。夫恶闻忠言，自伐之精者也。精，犹甚，甚于自伐其根也。

贤主必自知士，故士尽力竭智，直言交争，而不辞其患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故尽力竭智，何患之辞也。豫让、公

孙弘是矣。当是时也，智伯、孟尝君知之矣。智伯知豫让，故为之报仇；孟尝君知公孙弘，故为之不受折于秦也。世之人主，得地百里则喜，四境皆贺，得士则不喜，不知相贺，不通乎轻重也。汤、武，千乘也，而士皆归之；桀、纣，天子也，而士皆去之。孔、墨，布衣之士也，万乘之主、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。士不归之而归孔、墨，故曰“不能与之争士”。自此观之，尊贵富大，不足以来士矣，来，犹致也。必自知之然后可。可者，可至。豫让之友谓豫让曰：“子尝事范氏、中行氏，诸侯尽灭之，而子不为报，至于智氏，而子必为之报，何故？”豫让曰：“范氏、中行氏，我寒而不我衣，我饥而不我食，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，是众人畜我也。夫众人畜我者，我亦众人事之。至于智氏则不然，出则乘我以车，入则足我以养，众人广朝而必加礼于吾，所谓国士畜我也。夫国士畜我者，我亦国士事之。”豫让，国士也，而犹以人于己也，于，犹厚也。又况于中人乎？孟尝君为从，关东曰从。公孙弘谓孟尝君曰：“不若使人西观秦，意者秦皇帝王之主也，君恐不得为臣，何暇从以难之？言不能成从以难秦。意者秦王不肖主也，君从以难之未晚也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善。愿因请公往矣。”公孙弘见昭王，昭王曰：“薛之地小大几何？”公孙弘对曰：“百里。”昭王笑而曰：“寡人之国，地数千里，犹未敢以有难也？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，而欲以难寡人，犹可乎？”公孙弘对曰：“孟尝君好士，大王不好士也。”昭王曰：“孟尝君之好士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义不臣乎天子，不友乎诸侯，得意惭为人君，不得意不肯为人臣，如此者三人；能治可为管、籴之师，管，管仲。商，商鞅。能致其主霸王，如此者五人；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，退而自刎，必以其血污其衣，有如臣者七人。”昭王笑而谢焉。

世之听者，多有所尤；多有所尤，则听必悖矣。尤，过。人有亡铁者，意其邻之子，视其色、言语、动作、态度无为而不窃铁。窃，盗。掘其谷，得其铁，谷，坑。他日复见其邻之子，动作、态度，无似窃铁者。其邻之子非

变也，己则变之。变之者无他，有所尤也。邾之故法，为甲裳以帛。以帛缀甲。公息忌谓邾君曰：“不若以组。”邾君曰：“将何所得组？”公息忌对曰：“上用之，则民为之矣。”邾君曰：“善。”下令，令官为甲必以组。公息忌因令其家皆为组。人有伤之者曰：“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，其家多为组也。”伤，败。邾君不悦，于是乎止无以组。以，用。邾君有所尤也，为甲以组而便，公息忌虽多为组，何伤？以组不便，公息忌虽无组，亦何益？为组与不为组，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。累，犹辱也。凡听言不可不察，察者，详也。不察则善不善不分。善不善不分，乱莫大焉。

昔禹一沐而三捉发，一食而三起，以礼有道之士，通乎己之不足。欲以闻所不闻，知所不知故也。通乎己之不足，则不与物争矣。情欲之物不争。愉易平静以待之，使夫自以之；以，用。因然而然之，使夫自言之。亡国之主反此，自贤而少人。少人，则说者持容而不极，极，至。听者自多而不得。自多，自贤。

三王之佐，皆能以公及其私矣。俗主之佐，其欲名实也，与三王之佐同，其名无不辱者，其实无不危者，无功故也。皆患其身之不贵于国也，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；皆患其家之不富也，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。此所以欲荣而愈辱、欲安而愈危。故荣富非自至，缘功伐也。今功伐甚薄，而所望厚，诬也；以薄获厚为诬。无功伐而求荣富，诈也。以虚取之为诈。诈诬之道，君子不由。由，用。

凡为天下、治国家，必务其本也。务本莫贵于孝。人主孝则名章荣，天下誉；誉，乐。人臣孝则事君忠，处官廉，临难死；士民孝则耕芸疾，守战固，不疲北。夫执一术而百喜至，百邪去，天下从者，其唯孝乎！故论人必以所亲而后及所疏，必以所重而后及所轻。曾子曰：“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：贵贵，贵德，贵老，敬长，慈幼。此

五者，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。定，安。所为贵贵，为其近于君也；所为贵德，为其近于圣也；所为贵老，为其近于亲也；所为敬长，为其近于兄也；所为慈幼，为其近于弟也。”

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，召咎犯而问曰：“楚众我寡，奈何而可？”咎犯对曰：“臣闻繁礼之君，不足于文；繁战之君，不足于诈。足，犹厌也。君亦诈之而已。”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，雍季曰：“竭泽而渔，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鱼。焚藪而田，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兽。言尽其类。诈伪之为道，虽今偷可，后将无复，不可复行。非长术也。”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。反而为赏，雍季在上。左右谏曰：“城濮之功，咎犯之谋也。君用其言而后其身，或者不可乎？”公曰：“雍季之言，百世之利也；咎犯之言，一时之务也。务，犹事也。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？”孔子闻之曰：“临难用诈，足以却敌；返而尊贤，足以报德。文公虽不终始焉，足以霸矣。”

贤主愈大愈惧，愈强愈恐。愈，益。凡大者，小邻国也；强者，胜其敌也。大者，侵削邻国使小。胜其敌则多怨，小邻国则多患。多怨，国虽强大，恶得不惧？恶得不恐？恶，安。故贤主于安思危，安不忘危。于达思穷，显不忘约。于得思丧。丧，亡也。有得必有失，故思之也。

惠盎见宋康王，康王曰：“寡人之所悦者，勇有力也，不悦为仁义者，客将何以教寡人？”惠盎对曰：“臣有道于此，有道于此，勇有力也。使人虽勇，刺之不入；虽有力，击之弗中。夫刺之不入，击之不中，此犹辱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虽有勇弗敢刺，虽有力弗敢击。夫弗敢，非无其志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本无其志。本无有击刺之志也。夫无其志，未有爱利之心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爱利之，此其贤于勇有力也。言以仁义之德，使民皆欲爱利之，故贤于勇有力也。大王独无意耶？”宋王曰：“此寡人之所欲得也。”曰：“孔、墨是也。”

言当为孔丘、墨翟之德，则得所欲也。孔丘、墨翟，无地为君，以德见尊也。无官为长，以道见敬。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。愿其尊高而利己也。今大王万乘之主也，诚有其志，孔、墨之志。则四境之内，皆得其利矣，其贤于孔、墨也远矣。”得贤名过于孔、墨。

武王使人候殷，反报曰：“殷乱矣。”武王曰：“其乱焉至？”对曰：“谗匿胜忠良。”武王曰：“尚未也。”又往，反报曰：“贤者出走矣。”武王曰：“尚未也。”又往，反报曰：“其乱甚矣，百姓不敢诽怨矣。”武王遽告太公，太公曰：“其乱至矣，不可以驾矣。”驾，加也。

凡国之亡也，有道者必先去，古今一也。君子见机而作，不待终日，故必先去。天下虽有有道之士，固犹少。千里而有一士，比肩也；累世而有一圣人，继踵也。士与圣人之所自来，若此其难也，而治必待之，治奚由至乎？虽幸而有，未必知也。不知，则与无同。不知其贤而用之，故不治；不治，则与无贤同。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，短，少也。长，多也。故亡国相望。言不绝也。贤主知其若此也，故日慎一日，以终其世。譬之若登山者，处已高矣，左右视，尚巍巍焉，山在其上矣。贤者之所与处，有似于此。身已贤矣，行已高矣，左右视，尚尽贤于己也。故周公曰：“与我齐者，吾不与处，无益我者也。”齐，等也。等则不能胜己，故曰“无益我者也”。以为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。贤者之可得与处也，礼之。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，不待礼而令。令，亦使也。若夫有道之士，必礼必知，然后其智能可尽也。可尽得而用也。

凡人主必审分，然后治可以至。分，谓仁义、礼律、杀生、与夺之分。至，至于治也。凡为善难，任善易。奚以知之？今与骥俱走，则人不胜骥矣；居于车上而任骥，则骥不胜人矣。人主好人官，好为臣之官事。则是与骥俱

走也，必多所不及矣。言力不贍也。夫人主亦有车，无去其车，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。人主之车，所以乘物也。不知乘物，而自怙恃，奋其智能，多其教诏，而好自以，诏，亦教也。以，用。则百官恫扰，恫，动。扰，乱。少长相越，万邪并起，权威分移，政在家门。此亡国之风。风，化。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，审握其辔，而四马莫敢不尽力。有道之主，其所以使群臣者，亦有辔。正名审分，是治之辔也。故案其实，审其名，以求其情；听其言，察其类，毋使放悖。放，纷也。悖，乱也。尧、舜之民不独义，禹、汤之臣不独忠，得其数也；御之得其术也。桀、纣之民不独鄙，幽、厉之臣不独僻，失其理也。今有人于此，求牛则名马，求马则名牛，所求必不得矣。失其名，故不得。而因用威怒，有司必诽怨矣，牛马必扰乱矣。百官，众有司也；万物，群牛马也。不正其名，不分其职，而数用刑罚，乱莫大焉。

昊天无形，而万物以成；天无所制作物形，而物自成也。大圣无事，而千官尽能。官得其人，其人任其职，故尽能也。此之谓不教之教，无言之诏。故有以知君之狂，以其言之当；君狂言，臣下不敢谏止，而喜轻言，自以其言为当，是以知其言之当。有以知君之惑，以其言之得。狂言而得，所以知其惑也。君也者，以无当为当、以无得为得者也。当得不在于君，而在臣。待臣匡之。今之为车者，数官然后成。轮輿辕轴，各自有材，故曰“数官然后成”也。夫国岂特为车哉？众智众能之所持也，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。方，道也。思虑自伤也，思虑，劳精神也。智差自亡也，用智过差，极其情欲，以自消亡。奋能自殃也。奋，强。凡奸邪险诋之人也必有因。何因？因主之为。因，犹随也。

人主好以己为，己所好，情欲则为也。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，有过则主无以责之，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

得。得其阿主之心。是宜动者静，宜静者动；尊之为卑，卑之为尊，从此生矣。此国之所以衰，而敌之所以攻也。

凡官者以治为任，以乱为罪。今乱而无责，则乱愈长矣。人主以好为示能，以能示众。以好唱自奋；奋，强。人臣以不争持位，以听从取容。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，大臣匡君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。此以听从取容，无有正君者，君当自正耳，是为代有司为有司。是臣得后随以进其业也。后随，随后也。其业，不争取容之业也。君臣不定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故不定也。

人主自智而愚人，自巧而拙人，若此，则愚拙者请矣，君自谓智而巧，故愚拙者从之请也。巧智者诏矣。诏多则请者愈多矣，请者愈多，且无不请也。主虽巧智，未无不知也。未能尽无所不知也。以未无不知，应无不请，其道固穷。固，必。穷而不知其穷，其患又将反以自多，是之谓重塞之主，无存国矣。故有道之主，因而不为，因循旧法，不改为也。责而不诏，责臣成功，不妄有所教诏。不伐之言，不夺之事，督名审实，官使自司，以不知为道，以奈何为实。以不知为道，道尚因循长养，不违戾自然之性，故以不可奈何为实也。绝江者托于船，致远者托于骥，霸王者托于贤。伊尹、吕尚、管夷吾、百里奚，此霸王之船骥也。释父兄与子弟，非疏之也；任庖人、钓者与仇人、仆虏，非阿之也。用持社稷、立功名之道，不得不然也。庖人则伊尹，钓者即吕尚，仇人则管夷吾，仆虏即百里奚也。非阿私近之也，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，故曰“不得不然”。

三代之道无二，以信为管。管，准法也。宋人有取道者，其马不进，到而投之溪水。到，杀也。投，弃。又复取道，其马不进，又到而投之溪水。如此者三。虽造父之所以威马，不过此矣。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，无益于御。人主之不肖者，有似于此。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，威愈多，民愈不用。民不为之用也。亡国之主，多以威使其

民矣。故威不可无有，而不足专恃。譬之若盐之于味，凡盐之用，有所托也，不适则败所托而不可食。威亦然矣。恶乎托？托于爱利。爱则利民。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，身必咎矣。

古之君民者，仁义以治之，爱利以安之，忠信以导之，务除其灾，致其福。故民之于上也，若玺之于涂，此五帝、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

东野稷以御见庄公，庄公以为造父不过也。颜阖曰：“其马将败。”少顷，东野稷之马败而至。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：“子何以知其败也？”对曰：“夫进退中绳，左右旋中规，造父之御，无以过焉，犹求其马，臣是以知其败也。”故乱国之使其民，不论人之性，不反人之情，烦为教而过不识，过，责也。识，知也。重为任而罪不胜。不能胜其所任者而罚。民进则欲其赏，退则畏其罪。知其能力之不足也，则以伪继矣。知则上又从而罪之。罪其伪也。是以罪召罪也。召，致。故礼烦则不庄，业众则无功，令苛则不听，禁多则不行。桀、纣之禁，不可胜数，故民不用而身为戮。

凡使贤、不肖异。使不肖以赏罚，不肖者喜生恶死，则可使也矣。使贤以义。唯义所在，死生一也。故贤主之使其下也，必以义，必审赏罚，然后贤、不肖尽为用也。

凡人筋骨欲其固也，心志欲其和也，精气欲其行也。若此，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。病之留，恶之生，精气郁也。郁，滞不通。故水郁则为污，水浅不流曰污。树郁则为蠹，蠹，蝎。草郁则为菑。菑，秽。国亦有郁：主德不通，民欲不达，此国之郁也。国之郁处久，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生矣。丛，聚。故圣人贵豪士与忠臣也，为其敢

直言而决郁塞也。

赵简子曰：“厖也爱我，铎也不我爱也。厖，简子家臣也；铎，尹铎，亦家臣。厖之谏我也，必于无人之所；铎之谏我也，喜质我于人中，质，正。必使我丑。”尹铎对曰：“厖也爱君之丑，爱，惜。而不爱君之过也；铎也爱君之过，而不爱君之丑也。”不质君于人中，恐君之不变也。变，改。此简子之贤也。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。刻，尽。人主执民之命。执民之命，重任也，不得以快志。

亡国之主必自骄，必自智，必轻物。自谓有过人智，故轻物。物，人也。自骄则简士，简，贱。自智则专独，不容忠良。轻物则无备。传曰：“无备而官辩者，犹拾渚。”无备召祸，专独位危，简士雍塞。士不尽规，故雍塞无闻知。欲无雍塞必礼士，欲位无危必得众，欲无召祸必完备。三者，人君之大经也。经，道。

赵简子沉栾黶于河，曰：“吾尝好声色矣，栾黶致之；吾尝好宫室台榭矣，而栾黶为之；吾尝好良马善御矣，而栾黶来之。今吾好士六年矣，而栾黶未尝进一人，是长吾过而绌吾善也。”所得者皆过也，所不进乃善，故曰“长吾过而绌吾善也”。故若简子能以理督责于其臣矣。以理督责于其臣，则人主可与为善，而不可与为非；可与为直，而不可与为枉。此三代之盛教也。

吴起行，魏武侯自送之，曰：“先生将何以治西河？”对曰：“以忠以信，以勇以敢。”武侯曰：“安忠？”曰：“忠君。”尽忠于君。“安信？”曰：“信民。”施信于民。“安勇？”曰：“勇去不肖。”勇于去不肖也。“安敢？”曰：“敢用贤。”用贤无疑。武侯曰：“四者足矣。”

使人大迷惑者，必物之相似者也。玉人之所患，患石之似玉者；贤主之所患，患人博闻辩言而似通者。通，达。亡国之主似智，亡国之臣似忠。似之物，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。思则知之。

贤主所贵莫如士。所以贵士，直言也。言直则枉者见矣。人主之患，欲闻枉而恶直言，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。水奚自至？自，从。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，所欲奚自来？所欲，欲闻己枉；所恶，恶闻直言也，直言何从来至？

能意见齐宣王，宣王曰：“寡人闻子好直，有之乎？”能，姓也；意，名也。对曰：“意恶能直？意闻好直之士，家不处乱国，身不见污君。今身得见王，而家宅乎齐，意恶能直？”宅，居也。恶，安也。若能意者，使谨乎论主之侧，亦必不阿主。阿，曲。不阿主，主之所得岂少哉？此贤主之所求，而不肖主之所恶也。

荆文王得茹黄之狗、宛路之矰，矰，弋射短矢也。以田于云楚，田，猎也；云楚，楚泽也。三月不反。得丹之姬，淫，期年不听朝。淫，惑。保申曰：“先王卜以臣为保，吉。保，大保，官；申，名。今王之罪当笞。”王曰：“愿请变更而无笞。”保申曰：“臣承先王之令，不敢废也。王不受笞，是废先王之令也。臣宁抵罪于王，毋抵罪于先王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引席，王伏，保申束细荆五十，跪而加之于背，如此者再，谓“王起矣”。王曰：“有笞之名，一也。”遂致之。遂痛致之。保申曰：“臣闻君子耻之，小人痛之。耻之不变，痛之何益？”保申起，出请死。文王曰：“此不穀之过也，保申何罪？”王乃变，更召保申，杀茹黄之狗，折宛路之矰，放丹之姬，务治荆国，兼国三十九。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，保申之力也，极言之功也。

齐宣王好射，悦人之谓己能用强弓。示有力也。其尝所用不过三石，以示左右。左右皆试引之，中关而止，关，开弓弦至半而止。皆曰：“此不下九石，非王，其孰能用是？”宣王终身自以为用九石，岂不悲哉？伤其自诬而不知实。非直士其孰不阿主？故乱国之主，患在乎用三石为九石。力不足而自以为有余也。其功德，其治理，皆亦如之。

欲知平直，则必准绳；欲知方圆，则必规矩。人主欲自知，则必直士。唯直士能正言。故天子立辅弼，设师傅保，所以举过也，举，犹正也。务在自知。尧有欲谏之鼓，舜有诽谤之木，汤有司过之士，武有戒慎之鞀，欲戒者摇其鞀鼓也。犹恐不能自知。今贤非尧、舜、汤、武也，而有掩蔽之道，奚由自知哉？荆成、齐庄不自知而杀，吴王、智伯不自知而亡。故败莫大于不自知。范氏之亡也，范氏，晋卿。百姓有得钟者，欲负而走，则钟大不可负，以椎毁之，钟况然有音，恐人之闻之而夺己也，遽掩其耳。恶人之闻之，可也；恶己自闻之，悖矣。为人主而恶闻其过，亦由此。此自掩其耳之类也。

荆有善相人者，所言无遗策。遗，失。庄王见而问焉，对曰：“臣非能相人也，能观人之友也。布衣也，其友皆孝悌，纯谨畏令，如此者，家必日益，身必日安，此所谓吉人也。事君也，其友皆诚信，有行好善，如此者，事君日益，官职日进，此所谓吉臣也。人主也，朝臣多贤，左右多忠，主有失，敢交争正谏，交，俱。如此者，国日安，主日尊，天下日服，此所谓吉主也。臣非能相人也，能观人之友也。”庄王善之，于是疾收士，日夜不懈，遂霸天下。

先王用非其有，如己有之，通乎君道者也。为宫室必任巧匠，奚故？奚，何。曰：匠不巧则宫室不善也。夫

国，重物也，其不善也，岂特宫室哉？特，犹直也。巧匠为宫室，为圆必以规，为方必以矩，为平直必以准绳。功已就，就，成。不知规矩准绳，而赏巧匠；宫室已成，不知巧匠，而皆曰：“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。”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则不然，自为之则不能，任贤者恶之，与不肖者议之，此功名之所以伤，伤，败。国家之所以危。危，亡。汤、武一日而尽有夏、商之民，尽有夏、商之地，尽有夏、商之财。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危之，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悦，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。劝，进。通乎用非其有也。

卫灵公天寒凿池。宛春谏曰：“天寒起役，恐伤民。”伤，病。公曰：“天寒乎哉？”宛春曰：“公衣狐裘，坐熊席，是以不寒。今民衣弊不补，履决不组。君则不寒，民则寒矣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令罢役。左右以谏曰：“公凿池，不知天之寒也，而春也知之。以春之知也，而令罢之，福将归于春也，而怨将归于君。”公曰：“不然。夫春也，鲁国之匹夫也，而我举之，举，用。夫民未有见焉，未见其德。今将令人以此见之。且春也有善，如寡人有春之善，非寡人之善欤？”灵公之论宛春也，可谓知君道矣。

卷四十

韩子

十 过

十过：一曰行小忠，则大忠之贼也。二曰顾小利，则大利之残也。三曰行僻自用，无礼诸侯，则亡身之至也。四曰不务听治，而好五音，则穷身之事也。五曰贪愎喜利，则灭国杀身之本也。六曰耽于女乐，不顾国政，则亡国之祸也。七曰离内远游，忽于谏士，则危身之道也。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，而独行其意，则灭高名，为人笑之始也。九曰内不量力，外恃诸侯，则削国之患也。十曰國小无礼，不用谏臣，则绝世之势也。

说 难

昔者，弥子瑕有宠于卫君。卫国之法，窃驾君车者罪别。弥子母病，人闻，有夜告弥子，弥子矫驾君车以归。君曰：“孝哉！为母故犯别罪。”异日，与君游于果园，食桃而甘，不尽，以其半啖君。君曰：“爱我哉，忘其口而啖寡人。”及弥子色衰爱弛，得罪于君，君曰：“是故尝矫驾吾车，又尝啖我以余桃。”故弥子之行未移于初也，而前所以见贤，后获罪者，人主爱憎之变也。故有爱于主，则智当而加亲；有憎于主，则智不当而加疏。

解老

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，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。一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则亡五人之功。万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。然则数变业，其民弥众，其亏弥大矣。凡法令更，则利害易。利害易，则民务变。民务变，谓之变业。故以理观之，事大众而数摇之，则少成功；藏大器而数徙之，则多败伤；烹小鲜而数挠之，则贼其宰；治大国而数变法，则民苦之。是以有道之君，贵虚静而重变法。故曰：“治大国者若烹小鲜。”

说林上

乐羊为魏将，攻中山。其子在中山，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，乐羊尽一杯。文侯谓堵师赞曰：“乐羊以我故，食其子之肉！”答曰：“其子而食之，且谁不食？”乐羊罢中山，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。孟孙猎得麀，使秦西巴持之以归，其母随而呼，秦西巴以不忍而与之。孟孙大怒，逐之。居三月，复召为其子傅。其御曰：“曩将罪之，今使傅子，何也？”孟孙曰：“夫不忍麀，又且忍吾子乎？”故曰：“巧诈不如拙诚。”乐羊以有功见疑，秦西巴以有罪益信。

观行

古之人目短于自见，故以镜观面；智短于自知，故以道正己。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，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。西门豹之性急，故佩韦以缓己；董闾王之心缓，故佩弦以自急。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，之谓明主。

天下有信数三：一曰智有所不能立，二曰力有所不能举，三曰强有所不能胜。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，大功不立；有乌菘之劲而不得人助，不能自举；有贲、直之强而无术法，不得长生。故势有不可得，事有不可成。故乌菘轻千钧而重其身，非其身重于千钧也，势不便也。离娄易百步而难眉睫，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，道不可也。故明主不穷乌菘，以其不能自举；不困离娄，以其不能自见。因可势，求易道，故用力寡而功名立。

用 人

释法术而心治，尧不能正一国；去规矩而妄意，奚仲不能成一轮。使中主守法术，拙匠执规矩，则万不失也。君人者，能去贤巧之所不能，而守中拙之所万不失，则人力尽而功名立。

功 名

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：一曰天时，二曰人心，三曰伎能，四曰势位。非天时，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。逆人心，虽贲、直不能尽人力。故得天时，则不务而自生；得人心，则不趣而自劝；因伎能，则不急而自疾；得势位，则不进而成名。若水之流，若船之浮，守自然之道，行毋穷之令，故曰明主。

大 体

古之全大体者，望天地，观江海，因山谷，日月照，四时行，云布风动。不以智累心，不以心累己。寄治乱于

法术，托是非于赏罚，属轻重于权衡。不逆天理，不伤情性；不吹毛而求小疵，不洒垢而察难知。守成理，因自然。荣辱之责，在乎己，而不在乎人。上不天，则下不遍覆；心不地，则物不毕载。太山不立好恶，故能成其高；江海不择小助，故能成其富。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，措心于山海而国家富。上无忿怒之毒，下无伏怨之患。故长利积，大功立。名成于前，德垂于后，治之至也。

外储说左上

文公反国，至河，令：“箚豆捐之，席蓐捐之，手足胼胝、面目黧黑者后之。”咎范闻之而夜哭。文公曰：“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国耶？”对曰：“箚豆，所以食也，而君捐之；席蓐，所以卧也，而君弃之；手足胼胝、面目黧黑、劳有功者也，而君后之。今臣与在后中，不胜其哀，故哭也。且臣为君行诈伪以反国者众矣，臣尚自恶也，而况于君乎！”再拜而辞。文公止之，乃解左骖而盟于河。

魏文侯与虞人期猎。明日会疾风，左右止文侯，不听，曰：“可以疾风之故而失信？吾不为也。”遂自驱车往，犯风而罢虞人。

曾子妻之市，其子随而泣。其母曰：“汝还，顾反为汝杀彘。”妻适市来，曾子欲捕彘杀之，其妻止之曰：“特与婴儿戏也。”曾子曰：“婴儿者非有知也，待父母而学之者也。今子欺之，是教子欺也。母欺子，子而不信其母，非所以成教也。”遂杀彘。

外储说左下

文王伐崇，至黄风墟而袜系解，左右顾无可令结系，文王自结之。太公曰：“君何为自结系？”文王曰：“吾闻上君之所与处者，尽其师也；中君之所与处者，尽其友也；下君之所与处者，尽其使也。今寡人虽不肖，所与处者，皆先君之人也，故无可令结之者也。”

解狐与邢伯柳为怨，赵简主问于解狐曰：“孰可为上党守？”对曰：“邢伯柳可。”简主曰：“非子之仇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忠臣之举贤也，不避仇讎；其废不肖也，不阿亲近。”简主曰：“善。”遂以为守。邢伯柳闻之，乃见解狐谢，解狐曰：“举子，公也；怨子，私也。往矣，怨子如异日。”

难 势

夫良马固车，使臧获御之，则为人笑；王良御之，而日取千里。车马非异也，或至乎千里，或为人笑，则巧拙相去远矣。今以国为车，以势为马，以号令为辔衔，以刑罚为鞭策，尧、舜御之则天下治，桀、纣御之则天下乱，则贤不肖相去远矣。夫欲追远致速，不知任王良；欲进利除害，不知任贤能。此则不知类之患也。夫尧、舜，亦民之王良也。

明主之治国也，适其时事，以致财物；论其税赋，以均贫富；厚其爵禄，以尽贤能；重其刑罚，以禁奸邪。使民以力得富，以事致贵，以过受罪，以功置赏，而不望慈惠之赐，此帝王之政也。

奸劫弑臣

凡奸臣者，皆欲顺人主之心，以取信幸之势者也。是以主有所善，臣从而誉之；主有所憎，臣因而毁之。凡人之大体，取舍同则相是也，取舍异则相非也。今人臣之所誉者，人主之所是也，此之谓同取；人臣之所毁者，人主之所非也，此之谓同舍。夫取舍合同，而相与逆者，未尝闻也。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，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也。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，非有参验以审之，必将以曩之合己，信今之言，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。故主必蔽于上，臣必重于下矣，此之谓擅主之臣。国有擅主之臣，则群下不得尽智力以陈其忠，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。何以明之？夫安利者就之，危害者去之，此人之情也。人主者，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，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。不任其数，而待目以为明，所见者少矣，非不蔽之术也；不因其势，而待耳以为听，所闻者寡矣，非不欺之道也。明主者，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，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。故身在深宫之中，明烛四海之内，而天下弗能蔽，弗能欺也。

三略

夫主将之法，务在于揽英雄之心，揽，结也。赏禄有功，通志于众。凡为人主，患在骄志，盈不通下，故诫也。故与众同好，靡不成；与众同恶，靡不倾。治国安家，得人者也；人谓贤人也，伊尹赴而汤隆，宁戚到而齐兴。亡国破家，失人者也。微子去而殷灭，伍员奔而楚亡。是以明君贤臣，屈己而申人。

夫用兵之要，在于崇礼而重禄。礼崇则智士至，禄重则义士轻其死。故禄贤不爱财，赏功不逾时，则下力并而敌国削矣。用人之道，尊之以爵，贍之以财，则士自来；易曰：何以聚人？曰：财。接之以礼，厉之以辞，崇接士之礼，厉士以见危授命之辞。则士死之。

夫将帅者，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，敌乃可加。养士如此，乃可加兵于敌也。昔者，良将之用兵也，人有馈一箪醪者，使投诸河，与士卒逆流而饮之。夫一箪之醪，不能味一河之水，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，以滋味之及己也。

军井未达，将不言渴；达，彻也。军幕未办，将不言倦；冬不服裘，夏不操扇，与众同也。是谓礼将。是谓达礼之将。与之安，与之危，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，将与士同祸福，共安危，众如一体，而不可离也。可用而不可疲。不疲者，以主恩养素积，策谋和同也。故曰：蓄恩不倦，以一取万。夫恩以接下，则士归之。养一人，可以致万人。燕养郭隗以致乐毅是也。良将之统军也，恕己而治人，推惠施恩，士力日新，推此之乐惠，而施恩于人，皆忠恕之道。将士用力，故日益新。战如风发，攻如河决。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，可下而不可胜。以身先人，故兵为天下雄。赏罚明，则将威行；官人得，则士卒服；所任贤，则敌国振。所得贤，则敌国畏威而振怖也。贤者所适，其前无敌。故士可下而不可骄。将者，国之命。将能制胜，国家安定。将拒谏，则英雄散；策不从，则谋士叛；善恶同，则功臣倦；将专己，则下归咎；将自臧，则下少功；臧，善也。将受谗，则下有离心；将贪财，则奸不禁；上贪则下盗也。将内顾，则士卒慕。内顾，思妻妾也。将有一，则众不服；自拒谏以下，将犯此一条，则众不服，以其违主道。有二，则军无式；式，法也。有三，则军乖背；有四，则祸及国。众乖散，则国亡。故曰祸及国也。

军无财，则士不来；军无赏，则士不往。香饵之下，必有悬鱼；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故礼者，士之所归；赏者，士之所死。招其所归，示其所死，则所求者至。求贤，材士至；求战，则致死。故曰所求者至。故礼而后悔者，则士不止；赏而后悔者，则士不使。礼赏不倦，则士争死矣。

奸雄相称，障蔽主明；毁誉并兴，雍塞主听；各阿所私，令主失忠。故主察异言，乃睹其萌；主聘儒贤，奸雄乃遁；主任旧齿，万事乃理；主聘岩穴，士乃得实。故傅说陟而殷道兴，四皓至而汉祚长，得治之实也。

军势曰：“出军行师，将在自专进退。由内御之，则功难成。”凡师出专制，不禀命于内。禀命则无威，无威则士不用命，士不用命则功不成。

夫能扶天下之危者，则据天下之安；能持天下之危，故天下乐安之。能除天下之忧者，则享天下之乐；天下愿奉而安乐之。能救天下之祸者，则得天下之福。除天下祸，故天下乐福之。故泽及人民，则贤归之；恩泽洽，人民和，则贤者至。泽及昆虫，则圣归之。万物得其所，则圣人至也。贤人所归，则其国强；圣人所归，则六合同。贤者之政，降人以礼；礼服道化，揖让恭谨，故曰降人以礼者也。圣人之政，降人以心。心服教令，故降人以心也。礼降可以图始，礼服道化者，可与谋始也。心降可以保终。心服道化，天下和亲，故可保终也。降礼以礼，降心以心。

释近而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释远而谋近者，逸而有终。逸政多忠臣，劳政多怨民。故曰：务广地者荒，不修德政而务广地，荒之道。务广德者强也。务崇节俭，广其德教，强之道也。荒国者无善政，广德者其下正。君德广于

上，则兆庶正于下也。废一善则众善衰，赏一恶则众恶归。善者得其佑，恶者受其诛，则国安而众善到矣。一令逆者，则百令失；君令一逆，民不从，故百令皆废也。一恶施者，则百恶结。一恶得施，则百恶结而相从也。故令施于顺民，恶加于凶人，教令施于顺化之民，刑恶加于凶逆之人。则令行而不怨，群下附亲矣。教令当，刑法值，百姓悦之，亲附之也。

有清白之志者，不可以爵禄得；四皓是也。有守节之志者，不可以威刑胁。晏婴、季子是也。故明君求臣，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。视其为人所执之志而求之也。致清白之士，修其礼；四皓亢志，不屈于革命之主；太子修礼卑辞，而降其节焉。致守节之士，修其道，不可以非道屈也。而后士可致，而名可保。保，犹全也。

圣王之用兵也，非好乐之，将以诛暴讨乱。夫以义而诛不义，若决江河而溉荧火，临不测而挤欲坠，其克之必也。所以必优游恬淡者何？重伤人物，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，相杀伤之道，故不果为也。是天道也。天道乐生也。夫人之有道者，若鱼之有水。得水而生，失水而死。人失道而亡，得道而存也。故君人者，畏惧而不敢失道。

贤臣内则邪臣外，舜举皋陶，汤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随会在朝，则奸邪外奔矣。邪臣内则贤臣毙。恶来任而比王死，无忌用而伍奢戮，故曰毙。内外失宜，祸乱传世。苟失内外之宜，为子孙之祸，故曰“传世”也。伤贤者，殃及三世；蔽贤者，身受其害；进贤者，德流子孙；昔鲍叔进管仲，以身下之，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故曰“德流子孙”也。妒贤者，名不全。昔庞涓妒孙臧，身死于白木，故曰“名不全”也。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章矣。

利一害百，民去城郭；利一害万，国乃思散。去一利百，民乃慕泽；慕思君子之恩泽也。去一利万，政乃不乱。刑以止刑，杀以止杀，政得其所，乱无由生也。

新语

【西汉】陆贾撰

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，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。自处不安则坠，任杖不固则仆。是以圣人居高处上，则以仁义为巢；乘危履倾，则以圣贤为杖。故高而不坠，危而不仆。昔者尧以仁义为巢，舜以稷、契为杖，故高而益安，动而益固。处宴安之台，承克让之涂，德配天地，光被八极，功垂于无穷，名传于不朽，盖自处得其巢，任杖得其人也。秦以刑罚为巢，故有覆巢破卵之患；以李斯、赵高为杖，故有顿仆跌伤之祸。何者？所任者非也。故杖圣者帝，杖贤者王，杖仁者霸，杖义者强，杖谗者灭，杖贼者亡。诗云：“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”众邪合心，以倾一君，国危民失，不亦宜乎！

道莫大于无为，行莫大于谨敬。何以言之？昔舜治天下也，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寂若无治国之意，漠若无忧天下之心，然而天下大治。故无为者，乃有为者也。秦始皇设刑法，为车裂之诛，筑长城以备胡、越；蒙恬讨乱于外，李斯治法于内。事愈烦，下愈乱；法愈众，奸愈纵。秦非不欲治也，然失之者，举措太众，刑罚太极故也。

君子尚宽舒以褒其身，行身中和以致疏远；民畏其威而从其化，怀其德而归其境，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。民不罚而畏，不赏而劝，渐渍于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。

夫法令所以诛暴也，故曾、閔之孝，夷、齐之廉，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？故尧、舜之民，可比屋而封；桀、纣之民，可比屋而诛。何者？化使其然也。故近河之地湿而近山之土燥者，以类相及也。高山出云，丘阜生气，四濩东流，百川无西行者，小象大而少从多也。

夫南面之君，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，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。故上之化下，由风之靡草也。王者尚武于朝，则农夫缮甲兵于田。故君子之御下也，民奢应之以俭，骄淫者统之以理。未有上仁而下贼，让行而争路者也。故孔子曰：“移风易俗。”岂家至人视之哉？亦先之于身而已矣。众口毁誉，浮石沉木；群邪所抑，以直为曲，以白为黑。曲直之异形，白黑之殊色，天下之易见也。然而目繆心惑者，众邪误之。

秦二世之时，赵高驾鹿而从行。王曰：“丞相何为驾鹿？”高曰：“马也。”于是乃问群臣，群臣半言马，半言鹿。当此时，秦王不敢信其直目，而从邪臣之言。鹿与马之异形，乃众人之所知也，然不能别其是非，况于暗昧之事乎？

人有与曾子同名者杀人，有人告曾子母曰：“参乃杀人。”母方织，如故。有顷，人复告之。若是者三，曾子母投杼逾垣而去。夫流言之并至，众人之所是非，虽贤智不敢自安，况凡人乎？

质美者，以通为贵；才良者，以显为大。榧梓豫章，天下之名木也。生深山之中，溪谷之旁，立则为众木之宗，仆则为世用。因江河之道，而达于京师；因斧斤之功，得舒其文色。上则备帝王御物，下则赐公卿，庶贱不得以备器械。及其隘于山陵之阻，隔于九派之间，仆于块礫之津，顿于窈窕之溪，广者无舟车之道，狭者无徒步之蹊，知者所不见，见者所不知。当斯之时，尚不如下道傍之枯杨，生于大都之广地，近于大匠之名工，材器制断，规矩度量，坚者补朽，短者接长，大者治樽，小者治觴。彼则枯槁而远弃，此则为宗庙之瑚璉者，通与不通也。人亦犹此。

夫穷泽之民，据犁接耜之士，或怀不羁之能，有禹、皋陶之美，然身不容于世，无绍介通之者也。公卿之子弟，贵戚之党友，虽无过人之能，然身在尊重之处，辅之者强而饰之众也。

夫欲富国强威，辟地服远者，必得之于民；欲建功兴誉，垂名烈，流荣华者，必取之于身。故据千乘之众，持百姓之命，苞山泽之饶，主士众之力，而功不存乎身，名不显于世者，统理之非也。

天地之性，万物之类，怀德者众归之，恃刑者民畏之。归之则充其侧，畏之则去其域。故设刑者不厌轻，为德者不厌重，行罚不患薄，布赏不患厚，所以亲近而致远也。

夫刑重者则心烦，事众者则身劳。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，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。是以君子之为治也，混然无事，寂然无声，官府若无人，亭落若无吏。邮无夜行之卒，乡无夜召之征，犬不夜吠，鸟不夜鸣，耆老甘味于堂，丁男耕芸于野，在朝忠于君，在家孝于亲。于是虽不言而信诚，不怒而威行，岂待坚甲利兵、深刑刻

令、朝夕切切而后行哉？

昔者，晋厉、齐庄、楚灵、宋襄，秉大国之权，杖众民之威，军师横出，凌铄诸侯，外骄敌国，内刻百姓。邻国之仇结于外，群臣之怨积于内，而欲建金石之统，继不绝之世，岂不难哉？故宋襄死于泓之战，三君杀于臣之手。皆轻师尚威，以致于斯。故春秋重而书之，嗟叹而伤之。三君强其威而失其国，急其刑而自贼，斯乃去事之戒，来事之师也。

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，规虞山林草泽之利，与民争田渔薪采之饶，刻桷丹楹，眩曜靡丽，收民十二之税，不用之以供邪曲之欲，缮不用之好，以快妇人之目，财尽于骄淫，力疲于不急；上困于用，下饥于食。于是为齐、卫、陈、宋所伐。贤臣出，邪臣乱，子般杀，鲁国危也。故为威不强还自亡，立法不明还自伤，庄公之谓也。

治以道德为上，行以仁义为本。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；贱而好道者尊，贫而有义者荣。夫酒池可以运舟，糟丘可以远望，岂贫于财哉？统四海之权，主九州之众，岂弱于武力哉？然功不能自存，而威不能自守，非贫弱也，乃道德不存乎身，仁义不加于下也。故察于利而昏于道者，众之所谋也；果于力而寡于义者，兵之所图也。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，敏于行而慎于言，所广功德也。故曰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夫怀璧玉，要环佩，服名宝，藏珍怪，玉斗酌酒，金罍刻镂，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；高台百仞，金城文画，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。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，恶衣服而勤仁义，不损其行以好其容，不亏其德以饰其身。国不兴不事之功，家不藏不用之器，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。璧玉珠玕不御于上，则玩好之物弃于下；雕琢刻画之类不纳于君，则淫伎

曲巧绝于下。夫释农桑之事，入山海，采珠玕，捕豹翠，消筋力，散布帛，以极耳目之好，快淫侈之心，岂不谬哉！

君明于德，可以及于远；臣笃于义，可以至于大。何以言之？昔汤以七十里之封，升帝王之位；周公自立三公之官，比德于五帝、三王，斯乃口出善言、身行善道之所致也。故安危之效，吉凶之符，壹出于身；存亡之道，成败之事，一起于善行。尧、舜不易日月而兴，桀、纣不易星辰而亡，天道不改，而人道易也。

夫持天地之政，操四海之纲，屈申不可以失法，动作不可以离度。谬误出口，则乱及万里之外，何况刑无罪于狱，而诛无辜于市哉？故世衰道失，非天之所为也，乃君国者有以取之。恶政生恶气，恶气生灾异。螟虫之类，随气而生；蜥虺之属，因政而见。治道失于下，则天文变于上；恶政流于民，则螟虫生于野。

夫善道存乎心，无远而不至也；恶行著乎己，无近而不去也。周公躬行礼义，郊祀后稷，越裳奉贡而至，麟凤白雉草泽而应。殷纣无道，微子弃骨肉而亡。行善者则百姓悦，行恶者则子孙怨。是以明者可以致远，否者以失近。

夫长于变者，不可穷以诈；通于道者，不可惊以怪；审于辞者，不可惑以言；达于义者，不可动以利。是以君子博思而广听，进退顺法，动作合度。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，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。见邪而知其直，见华而知其实。目不淫于炫耀之色，耳不乱于阿谀之辞。虽利之以齐、鲁之富而志不移，谈之以王乔、赤松之寿而行不易。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，致其事而立其功也。凡人则不然，目放于富贵之荣，耳乱于不死之道，故多弃其所长而求其

所短，不得其所无而失其所有。是以吴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胜，而不知樛李之可以破亡也。

故事或见一利而丧万机，取一福而致百祸。圣人因变而立功，由异而致太平。尧、舜承蚩尤之失，而思钦明之道。君子见恶于外，则知变于内矣。今之为君者则不然，治不以五帝之术，则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；为臣者不师稷、契，则曰今之民不可以仁义正也；为子者不执曾、閼之贤，朝夕不休，而曰家人不和也；学者不操回、赐之精，昼夜不懈，而曰世所不行也。自人君至于庶人，未有不法圣道而师贤者也。易曰：“丰其屋，蔀其家，窥其户，阒其无人。”无人者，非无人也，言无圣贤以治之也。故仁者在位而仁人来，义者在朝而义士至。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，仲尼之门多道德，文王之朝多贤良，秦王之庭多不祥。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，恶者必有所因而来。夫善恶不空作，祸福不滥生，唯心之所向，志之所行而已矣。

贾子

【西汉】贾谊撰

梁尝有疑狱，群臣半以为当罪，半以为无罪。梁王曰：“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国，是必有奇智。”乃召朱公而问之。朱公曰：“臣鄙民也，不知当狱。虽然，臣之家有二白璧，其色相如也，其径相如也，其泽相如也，然其价一者千金，一者五百金。”王曰：“径与色泽皆相如也，一者千金，一者五百金，何也？”朱公曰：“侧而视之，其一者厚倍之，是以千金。”梁王曰：“善！”故狱疑则从去，赏疑则从与，梁国大悦。墙薄亟坏，缿薄亟裂，器薄亟毁，

酒薄亟酸。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，殆未有也。故有国畜民施政教也，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。

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，因遂吞之，腹有疾而不能食。令尹入问曰：“王安得此疾也？”王曰：“我食寒菹而得蛭，念谴之而不行其罪，是法废而威不立也；谴而行其诛，则庖宰监食者法皆当死，心又不忍也。故吾恐蛭之见也，因遂吞之。”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：“臣闻‘天道无亲，唯德是辅’。王有仁德，天之所奉也，病不为伤。”是昔也，惠王之后而蛭出，心腹之积皆愈。

邹穆公食不众味，衣不杂采，自刻以广民，亲贤以定国，亲民犹子，臣下顺从，若手之投心也。故以邹之细，鲁、卫不敢轻，齐、楚不能胁。穆公死，邹之百姓若失慈父，四境之邻于邹者，士民向方而道哭，琴瑟无音，期年而后始复。故爱出者爱反，福往者福来。

宋康王之时，有雀生鹞于城之隙，使史占之，曰：“小而生大，必霸天下。”康王大喜。于是灭滕，伐诸侯，取淮北之地。乃愈自信，欲霸之亟成，射天笞地，斩社稷而焚之，骂国老之谏者，为无头之冠，以示有勇，国人大骇。齐王闻而伐之，民散城不守，王乃逃而死。故见祥而为不可，祥必为祸！

怀王问于贾君曰：“人之谓知道者为‘先生’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此博号也。大者在人主，中者在卿大夫，下者在布衣之士。乃其正名，非为‘先生’也，为‘先醒’也。”彼世主未学道理，则嘿然愒于得失，不知治乱存亡之所以然，忙忙犹醉也。而贤主者学问不倦，好道不厌，慧然先达于道理矣。故未治也，知所以治；未乱也，知所以乱；未安也，知所以安；未危也，知所以危。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，故曰“先醒”，譬犹俱醉而独先发也。故世主有先醒

者，有后醒者，有不醒者。昔楚庄王与晋人战，大克，归过申侯之邑，申侯进饭，日中而王不食，申侯请罪。王喟然叹曰：“非子之罪也，吾闻之曰：‘其君贤君也，而又有师者，王；其君中君也，而又有师者，霸；其君下君也，而群臣又莫若者，亡。’今我下君也，而群臣又莫若也。吾闻之：‘世不绝贤。’天下有贤，而我独不得，若吾生者，何以食为？”故庄王战服大国，义从诸侯，思得贤佐，日中忘饭，可谓明君矣。此之谓先寤所以存亡，此先醒者也。

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，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吾知所以亡失矣。被服而立，侍御者数百人，无不曰‘吾君圣者’，内外不闻吾过，吾是以致此，吾困宜矣。”于是革心易行，昼学道而昔讲之，二年而美闻。宋人迎而复之，卒为贤君，谥为昭公。既亡矣，而乃寤所以存亡，此后醒者也。

昔者虢君骄恣自伐，谄谀亲贵，谏臣诛逐，政治踳乱，国人不服。晋师伐之，虢君出走，至于泽中曰：“吾渴而欲饮。”其御乃进清酒。曰：“吾饥而欲食。”御进殿脯梁糗。虢君喜曰：“何给也？”御曰：“储之久矣！”曰：“何故储之？”对曰：“为君出亡而道饥渴也。”君曰：“子知寡人之亡也？”对曰：“知之。”曰：“知之，何以不谏？”对曰：“君好谄谀而恶至言，臣愿谏，恐先亡！”虢君作色而怒。御谢曰：“臣之言过也。”君曰：“吾所以亡者，诚何也？”其御曰：“君不知也，君之所以亡者，以大贤也。”虢君曰：“贤，人之所以存也，乃亡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天下之君皆不肖，疾君之独贤也，故亡。”虢君喜笑曰：“嗟！贤故若是苦耶？”遂徒行而逃于山中。饥倦，枕御膝而卧。御以块自代而去。君遂饿死，为禽兽食。此已亡矣，犹不寤所以存亡，此不醒者也。

梁大夫有宋就者，为边县令，与楚邻界。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。梁之边亭劬力而数灌其瓜，瓜美。楚人麻而希灌其瓜，瓜恶。楚令怒其亭瓜之恶也，楚亭恶梁亭之贤己，因往夜窃搔梁亭之瓜，皆有死焦者矣。宋就令人

往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，其瓜日以美。楚亭怪而察之，而乃梁亭也。楚王闻之，悦梁之阴让也，乃谢以重币而请交于梁王。故梁、楚之驩，由宋就始。语曰：“转败而为功，因祸而为福。”老子曰：“报怨以德。”此之谓也。

翟王使者之楚，王欲夸之，故飧客于童华之台，上者三休乃至其上。楚王曰：“翟国亦有此台乎？”使者对曰：“不。翟，嬖国也，恶见此台。翟王之自为室也，堂高三尺，茅茨弗剪，采椽不刮，然且翟王犹以为作之者大苦，居之者大逸。翟国恶见此台也。”楚王愧焉。

王者官人有六等：一曰师，二曰友，三曰大臣，四曰左右，五曰侍御，六曰厮役。智足以为源泉，行足以为表仪，问焉则应，求焉则得，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，入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者，谓之师。智足以为谏厉，行足以为辅助，明于进贤，敢于退不肖，内相匡正，外相扬美，谓之友。智足以谋国事，行足以为民率，仁足以合上下之驩，国有法则退而守之，君有难则能死之，职之所守，君不以阿私托者，大臣也。修身正行，不忤于乡曲，道路谈说，不忤于朝廷，执戟居前，能举君之失过，不难以死持之者，左右也。不贪于财，不淫于色，事君不敢有二心，君有失过，虽不能正谏，以死持之，愁悴有忧色，不劝听从者，侍御也。柔色佞倭，唯谏之行，唯言之听，以睚眦之间事君者，厮役也。故与师为国者，帝；与友为国者，王；与大臣为国者，霸；与左右为国者，强；与侍御为国者，若存若亡；与厮役为国者，亡可立而待。

闻之于政也，民无不为本也。国以为本，君以为本，吏以为本。故国以民为安危，君以民为威侮，吏以民为贵贱。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。民无不为命也，国以为命，君以为命，吏以为命。故国以民为存亡，君以民为盲明，吏以民为贤不肖。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。民无不为功也，故国以为功，君以为功，吏以为功。故国以民为兴坏，君以

民为强弱，吏以民为能否。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。故夫民者，至贱而不可简也，至愚而不可欺也。故自古而至于今，与民为仇者，有迟有速，而民必胜之矣。道也者，福之本也；祥也者，福之荣也。无道者，必失福之本；不祥者，必失福之荣矣。故行而不缘道者，其言也必不顾义矣。故纣自谓天王也，而桀自谓天子也，已灭之后，民以骂也。以此观之，则位不足以为尊，而号不足以为荣矣。故君子之贵也，士民贵之，故谓之贵。故君子之富也，士民乐之，故谓之富。故君子之贵也，与民以福，故士民贵之。故君子之富也，与民以财，故士民乐之。

君能为善，则吏必能为善矣；吏能为善，则民必能为善矣。故民之不善，吏之罪也；吏之不善，君之过也。呜呼！戒之戒之！故夫士民者，率之以道，然后士民道也；率之以义，然后士民义也；率之以忠，然后士民忠也；率之以信，然后士民信也。故为人君者，出其令也，其如声；士民学之，其如响；曲折而从君，其如影。

渚泽有枯水，而国无枯士矣。故有不能求士之君，而无不可得之士。故有不能治民之吏，而无不可治之人。故君明而吏贤矣，吏贤而民治矣。故见其民而知其君矣。故君功见于选士，吏功见于治民。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，有易吏而无易民。故因是国也而为安，因是民也而为治。是以汤以桀之乱民为治，武王以纣之北卒为强。

周武王问鬻子曰：“寡人愿守而必存，攻而必得，战而必胜，则吾为此奈何？”鬻子对曰：“攻守战胜同道，而和与严其备也。故曰：和可以守，而严可以守，严不若和之固也；和可以攻，而严可以攻，严不若和之得也；和可以战，而严可以战，严不若和之胜也。则唯由和而可也。故诸侯发政施令，政平于人者，谓之文政矣；诸侯接士，而使吏礼恭于人者，谓之文礼矣；诸侯听狱断治，刑仁于人者，谓之文诛矣。故三文行于政，立于治，陈于行，其由此守而不存，攻而不得，战而不胜者，自古而至于今，未之尝闻也。今也，君王欲守而必存，攻而必得，战而必

胜，则唯由此为可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受命矣。”

周成王曰：“寡人闻之，圣在上位，使民富且寿云。若夫富则可为也，寿则不在天乎？”鬻子对曰：“圣人在上位，则天下无军兵之事，民不私相杀，则民免于一死，而得一生矣。君积于道，而吏积于德，而民积于用力，故妇人为其所衣，丈夫为其所食，则民无冻饿，则民免于二死，而得二生矣。君积于仁，而吏积于爱，而民积于顺，刑罚废矣，而民无大过之诛，则民免于三死，而得三生矣。使民有时，而用之有节，则民无厉疾，则民免于四死，而得四生矣。兴贤良以禁邪恶，贤人必用，不肖人不作，则民得其命矣。故夫富且寿者，圣王之功也。”王曰：“受命矣。”

殷汤放桀，武王杀纣，此天下之所同闻也。为人臣而放其君，为人下而杀其上，天下之至逆也，而所以长有天下者，以其为天下开利除害，以义继之也，故声名称于天下，而传于后世。以其后世之隐其恶而扬其德美，立其功烈而传于久远，故天下皆称圣帝至治，其道之也当矣。

卷四十一

淮南子

原 道

夫道者，覆天地而和阴阳，节四时而调五行。故达于道者，处上而民弗重也，居前而众不害也，天下归之，奸邪畏之。以其无争于万物也，故莫能与之争。故体道者逸而不穷，任数者劳而无功。夫峭法刻诛者，非霸王之业也；峭，峻。箠策繁用者，非致远之御也。离朱之明，察针末于百步之外，而不能见渊中之鱼；师旷之聪，合八风之调，而不能听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亩之宅；修道理之数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则六合不足均也。

本 经

凡人之性，心平欲得则乐，歌舞节则禽兽跳矣。有忧则悲哀，有所侵犯则怒，怒则有所释憾矣。故钟鼓管箫，所以饰喜也；衰经苴杖，苴，麻。所以饰哀也；金鼓铁钺，所以饰怒也。必有其质，乃为之文。古者圣王在上，上下同心，君臣辑睦，衣食有余，家足人给，父慈子孝，兄良弟顺，天下和洽，人得其愿。故圣人为之作礼乐以和节之。末世之政，田渔重税，关市急征，民力竭于徭役，财用殫于会赋，会，计。居者无食，行者无粮，老者不养，

死者不葬，赘妻鬻子，以给上求，犹不能赡其用。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，凄怆之意，乃始为之撞大钟，击鸣鼓，吹竽笙，弹琴瑟，则失乐之本矣。

古者，上求薄而民用给，君施其德，臣尽其忠，父行其慈，子竭其孝，各致其爱，而无憾恨其间矣。夫三年之丧，非强引而致之也，听乐不乐，食旨不甘，思慕之心未能弛。晚世风流俗败，嗜欲多而礼义废，君臣相欺，父子相疑，怨尤充胸，思心尽亡，被衰戴经，戏笑其中，虽致之三年，失丧之本矣。古者天子一畿，千里为畿。诸侯一同，百里为同也。各守其分地，不得相侵。有不行王道、暴虐万民、乱政犯禁者，乃举兵而伐之，戮其君，易其党，卜其子孙以代之。天子不灭同姓，诸侯不灭国，自古之正也。晚世务广地侵壤，并兼无已，举不义之兵而伐无罪之国，杀不辜之民而绝先圣之后，大国出攻，小国城守，驱人之马牛，系人之子女，毁人之宗庙，徙人之重宝，流血千里，暴骸满野，以赡贪主之欲，非兵之所为主也。故兵者所以讨暴也，非所以为暴也；乐者所以致和也，非所以为淫也；丧者所以尽哀也，非所以为伪也。故事亲有道矣，而爱为务；朝廷有容矣，而敬为上；处丧有礼矣，而哀为主；用兵有术矣，而义为本。本立而道行，本伤而道废矣。

主 术

人主之术，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清静而不动，壹度而不摇，因循而任下，责成而不劳。是故心知规而师傅喻道，口能言而行人称辞，足能行而相者前导，耳能听而执正者进谏。是故虑无失策，举无过事，言成文章，而行为仪表于天下，进退应时，动静循理，不为丑美好憎，不为赏罚喜怒，事由自然，莫出于己。故古之王者，冕而

前旒，所以蔽明；冕，冠也。前旒，冕前珠饰也。黈纆充耳，所以掩聪。黈纆，所以塞耳。天子外屏，所以自障也。故所理者远，则所在者近；所治者大，则所守者小。目妄视则淫，耳妄听则惑，口妄言则乱。三关者，不可不慎守也。

夫明主之听于群臣，其计可用也，不羞其位；其言可行也，不责其辩。暗主则不然，信所爱习亲近者，虽邪枉不正，不能见也；疏远卑贱者，虽竭力尽忠，不能知也；有言者穷之以辞，有谏者诛之以罪。如此而欲照海内，存万方，是犹塞耳而听清浊，掩目而视青黄也，其离聪明亦远矣。汤、武，圣主也，而不能与越人乘舫舟，浮江湖；伊尹，贤相也，而不能与胡人骑驂马，服驹騊；驂，国名，在益州西南，出千里马。驹騊，野马。孔、墨博通，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，出险阻。由此观之，则人智之于物浅矣。而欲以照海内，存万方，不因道理之数，而专己之能，则其穷不达矣。故智不足以为治，勇不足以为强，则人才不足以任，明矣。然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，而知四海之外者，因物以识物，因人以知人也。故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，闺门重袭以避奸贼，内不知闾里之情，外不知山泽之形，帷幕之外，目不能见十里之前，耳不能闻百步之外，然天下之物无所不通者，其灌输者大而斟酌者众也。是故不出户知天下，不窥牖知天道。乘众人之智，则天下不足有也；专用其心，则独身不能保也。

主道圆者，运转而无端，化育如神，虚无因循，常后而不先者也。臣道方者，论是处当，为事先唱，守职分明，以立成功者也。是故君臣异道则治，同道则乱。各得其宜，处得其当，则上下有以相使也。夫载重而马羸，虽造父不能以致远；车轻而马良，中工可以追速。是故圣人之举事也，岂能拂道理之数，诡自然之性，以曲为直，以诘为伸哉？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。是以积力之所举，则无不胜也；众智之所为，则无不成也。贤主之用人，犹巧

匠制木，大小修短，皆得所宜，规矩方圆，各有所施，殊形异材，莫不可得而用也。天下之物，莫凶于奚毒，奚毒，附子。然而良医橐而藏之，有所用也。是故竹木草莽之材，犹有不弃者，而又况人乎？

今夫朝廷之所不举，而乡邑之所不誉，非其人不肖，其所以官之者，非其职也。麋之上山也，大獐不能跂也，及其下也，牧豎能追之，才有修短也。是故有大略者，不可责以捷巧；有小智者，不可任以大功。人有其才，物有其形，有任一而太重，有任百而尚轻。是故审于豪厘之计者，必遗天下之大数；不失小物之选者，惑于大事之举。犹狸之不可使搏牛，虎之不可使捕鼠也。今人之才，或欲平九州，并方外，存危国，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，奥窔之间。或佞巧小具，修乡曲之俗，卑下众人之耳目，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，治乱之机。是犹以斧鬻毛，而以刀伐木也，皆失其宜矣。

人主之赋敛于人也，必先计岁收，量民积聚，知饶馔有余不足之数，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。高台层榭，非不丽也，然民无窟室狭庐，窟室，土室。则明主不乐也；肥醢甘肥，非不美也，然民有糟糠菽粟，则明主不甘也；匡床衽席，非不宁也，然而民有处边城，犯危难，泽死暴骸者，则明主不安也。故古之君人者，甚憯怛于民也。国有饥者，食不重味；民有寒者，而冬不被裘。岁丰谷登，乃始悬钟鼓，陈干戚，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，国无哀人。故古之为金石管弦者，所以宣乐也；兵革斧钺，所以饰怒也；觞酌俎豆，所以效喜也；衰经菅屨，所以谕哀也。此皆有充于内，而成象于外者也。及至乱主，取民则不裁其力，求下则不量其积，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，力勤财匮，君臣相疾。而乃始撞大钟，击鸣鼓，吹竽笙，弹琴瑟。是由贯介冑而入庙，被绮罗而从军也，失乐之所由生矣。

食者，民之本也。民者，国之本也。国者，君之本也。是故君人者，上因天时，下尽地财，中用人力。是以群生遂长，五谷蕃殖，各因其宜。所以应时修备，富利国民，实旷来远者，其道备矣。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，欲利之也，不忘于心，则官自备矣。心之于九窍四支也，不能一事焉，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，不忘乎欲利之也。故尧为善而众善至，桀为非而众非来矣。

凡人之论，心欲小而志欲大，智欲圆而行欲方，能欲多而事欲鲜。尧置敢谏之鼓，舜立诽谤之木，汤有司直之人，武王有戒慎之鞀，过若毫厘，而既已备之矣。夫圣人之于善也，无小而不举；于过也，无微而不改。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。由此观之，则圣人之心小矣。武王克殷，发钜桥之粟，散鹿台之钱，封比王之墓，解箕子之囚，无故无新，唯贤之亲，用非其有，使非其人，晏然若其故有之。由此观之，则圣人之志大矣。文王周观得失，遍览是非，尧、舜所以昌，桀、纣所以亡者，皆著之于明堂。由是观之，则圣人之智圆矣。成、康继文、武之业，守明堂之制，观存亡之迹，见成败之变，非道不言，非义不行，言不苟出，行不苟为，择善而后从事焉。由此观之，则圣人之行方矣。孔子之通，智过苾弘，苾弘，周景王之史臣，通天下鬼方之术也。勇服孟贲，孟贲，卫人。能亦多矣。然而勇力不闻，伎巧不知，专行孝道，以成素王，事亦鲜矣。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，其所守者约，故举而必荣；愚人之智固以少矣，其所事者又多，故动而必穷矣。

繆 称

主者，国之心也。心治则百节皆安，心扰则百节皆乱。治，犹理也。节，犹事也。以体喻也。故其心治者，枝

体相遗；遗，忘。其国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各得其所，无所思念。

君子非义无以生，失义则失其所以生；小人非嗜欲无以活，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。故君子惧失义，小人惧失利。观其所惧，知各殊矣。

凡人各贤其所悦，而悦其所快，世莫不举贤。贤其所悦者，而悦其所行之快性，人无不举与己同者，以为贤也。或以治，或以乱，非自遁也，求同于己者。遁，失。己未必贤，而求与己同者也，而欲得贤，亦无几矣。几，近也。

齐 俗

子路拯溺而受牛谢。拯，举也。孔子曰：“鲁国必好救人于患矣！”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，鲁国之法，赎人于他国者，受金于府。孔子曰：“鲁国不复赎人矣！”子路受而劝德，子贡让而止善，孔子之明，以小知大，以近知远，通于论者也。由此观之，廉有所在，而不可公行也。故行齐于俗，可随也；事周于能，易为也。矜伪以惑世，伉行以违众，圣人以为民俗也。

日月欲明，浮云盖之；河水欲清，沙石秽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夫纵欲而失性，动未尝正也，以治身则危，以治国则败。是故不闻道者，无以反性。故古之圣王，能得诸己，故令行禁止，名传后世，德施四海。是故凡将举事，必先平意清神。神清意平，物乃可正。

夫载哀者，闻歌声而泣；载乐者，闻哭者而笑。何者？载使然也。是故贵虚。虚者，无所载于哀乐。故水激则波兴，气乱则智昏。智昏不可以为政，波水不可以为平。故圣王执一而勿失，万物之情既矣，四夷九州服矣！

天下是非无所定。世各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所谓是与所谓非各异，皆自是而非人。今吾欲择是而居之，择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，孰是孰非。客有见人于宓子者。宓子，子贱也。客出，宓子曰：“子之所见客，独有三过：望我而笑，是僂也；僂，慢。谈话而不称师，是反也；交浅而言深，是乱也。”客曰：“望君而笑，是公也；谈话而不称师，是通也；交浅而言深，是忠也。”故客之容一体也，或以为君子，或以为小人，所自见之异也。故趣舍合，则言忠而益亲，身疏则谋当，而见疑也。亲母为其子治挖秃，血流至耳，见者以为爱之至也。使在于继母，则过者以为嫉也。事之情一也，所从观者异也。从城上视牛如羊，视羊如豚，所居高也。窥面于盘水则圆，于杯水即椭，面形不变其故，有所圆、有所椭者，所自窥之异也。

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，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？治世之体易守也，其事易为也。是以人不兼官，官不兼事，各安其性，不得相干。故伊尹之兴土功也，修胫者使之蹋镬，长胫以蹋插者，使入深。强脊者使之负土，脊强者，任重也。眇者使之准，伛者使之涂，伛人涂地，因其俛也。各有所宜，而人性齐矣。胡人便于马，越人便于舟，异形殊类，易事而悖，失处而贱，得势而贵，圣人总而用之，其数一也。夫挈轻重不失铢两，圣人弗用，而悬之乎权衡；视高下不差尺寸，明主弗任，而求之乎浣准。浣准，水望之平。何则？人材不可专用，而度量可世传也。夫待要衰、飞兔而驾之，要衰、飞兔，皆一日万里也。则世莫乘车；待西施、毛嫱而为妃，西施、毛嫱，古好女也。则终身不家矣。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，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。

治国之道，上无苛令，官无烦治，士无伪行，工无淫巧，其事任而不扰，其器完而不饰。乱世则不然，为行者相揭以高，揭，举。为礼者相矜以伪；车舆极于雕琢，器用逐于刻镂；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，诋文者处于烦挠以为慧；争为诡辩，久稽而不决，无益于治；工为奇器，历岁而后成，不周于用。故神农之法曰：“丈夫丁壮而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；妇人当年而不织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”故身自耕，妻亲织，以为天下先。其道民也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不器无用之物。是故其耕不强，无以养生；其织不力，无以掩形。有余不足，各归其身。衣食饶溢，奸邪不生；安乐无事，而天下均平。故孔丘、曾参无所施其善，孟贲、成荆无所行其威。成荆，古勇士也。衰世之俗，以其智巧诈伪，饰众无用，贵远方之货，珍难得之财，不积于养生之具，浇天下之淳，以清为浊，人失其情。

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，然贫富之相去也，犹人君与仆虏，不足伦之。夫乘奇伎为邪施者，自足乎一世之间；守正修理，不为苟得者，不免乎饥寒之患。而欲民之去末反本，是犹发其源而壅其流也。且夫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功者也。农事废业，饥之本也；女功不继，寒之源也。饥寒并至，而能无犯令干诛者，古今未之闻也。故江河决流，一乡父子兄弟相遗而走，争升陵阪，上高丘，轻足者先，不能相顾也。世乐志平，见邻国人溺，尚犹哀之，况亲戚乎？而人不能解也。游者不能拯溺，手足有所急也；灼者不能救火，身体有所痛也。夫民有余即让，不足即争；让则礼义生，争则暴乱起。扣门求火水，莫不与者，所饶足也；林中不鬻薪，湖上不鬻鱼，所有余也。故物丰则欲省，求赡则争止。故世治则小人守正，而利不能诱也；世乱则君子为奸，而法不能禁也。

道 应

惠子为惠王为国法，惠王，魏惠王。惠子，惠施也。已成，王甚悦之，以示翟煎。翟煎曰：“善。”王曰：“可行耶？”煎曰：“不可。”王曰：“善而不可行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今举大木者，前呼‘邪许’，后亦应之，此举重劝力之歌也。岂无郑、卫激楚之音哉？然而不用者，不若此其宜也。治国在礼，不在文辩。”故老子曰：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”此之谓也。

赵襄子使攻翟而胜之，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。左右曰：“一朝而两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。今君有忧色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江、河之大也，不过三日。三日而减。飘风暴雨，日中不须臾。言其不能终日。今赵氏之德行无积，一朝而两城下，亡其及我乎？”孔子闻之曰：“赵氏其昌乎！”夫忧以为昌也，而喜以为亡也；胜非其难者也，持之其难者也。贤主以此持胜，故其福及后世。齐、楚、吴、越皆尝胜矣，然而卒取亡焉，不通乎持胜也。唯有道之主能持胜。

齐王后死，欲置后而未定，使群臣议。薛公欲中王之意，薛公，田婴。因献十珥而美其一。旦日，因问美珥之所在，因劝立以为王后。齐王大悦，遂重薛公。故人主之嗜欲见于外，则为人臣之所制。故老子曰：“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勤。”

宓子治单父三年，宓子，子贱也。而巫马期巫马期，孔子弟子也。往观化焉。微视之。见夜渔者，得鱼则释之，问焉。渔者对曰：“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，所得者小鱼，是以释之。”巫马期归，以报孔子曰：“宓子之德至矣！使人暗行，若有严刑在其侧者。宓子何以至于此？”孔子曰：“丘尝问之以治，言曰‘诚于此者形于彼。’宓子必行此术也。”

汜 论

天下岂有常法哉？当于世事，得于人理，顺于天地，则可以正治矣。夫神农、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，然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；舜执干戚而服有苗，然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。由此观之，法度者，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；器械者，因时变而制宜适也。圣人作法而万民制焉，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。制法之民，不可与远举；拘礼之人，不可以应变。耳不知清浊之分者，不可令调音；心不知治乱之源者，不可令制法度。必有独闻之听、独见之明，然后能擅道而行也。夫殷变夏，周变殷，春秋变周，三代之礼不同，何古之从？今儒墨称三代、文武而不行也，是言其所不行也；儒墨之所言，今皆不行也。非今时之世而不改，是行其所非也。称其所是，行其所非，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，劳形竭精而无补于主。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，鬼魅无信验，而狗马切于前也。夫存危治乱，非智不能，而道先称古，虽愚有余。故不用之法，圣主不行；不验之言，明主不听也。

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，富者利则量粟称金。如此，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，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。国之亡也，大不足恃；道之行也，小不可轻。由此观之，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，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。乱国之君，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，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，是释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。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；纣拘于羑室而不反其过，而悔其不杀文王于牖里。二君处强大之势，而修道德之论，汤、武救罪之不给，何谋之敢虑乎？若上乱三光之明，下失万民之心，虽微汤、武，孰弗能夺？今不审其在己者，而反备诸乎人。天下非一汤、武也，杀一人即必或继之者矣！且汤、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，以其有道也；桀、纣之所以处强大而终见夺者，以其无道也。今不行人之所以王，而反益己之所以夺者，趋亡之道也。

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，有可言而不可行者。或易为而难成者，或难成而易败者。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，趣舍也；可言而不可行者，伪诈也；易为而难成者，事也；难成而易败者，名也。此四策者，圣人之所以独视而留志也。

未有功而知其贤者，唯尧之知舜也；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，市人之知舜也。夫物之相类者，世主之所乱惑也；嫌疑肖象者，众人之所眩耀也。故狼者类智而非智也，狼，慢也。愚者类仁而非仁也，蠢者类勇而非勇也。使人之相去也，若玉之与石也，葵之与莧也，则论人易矣。

天下莫易于为善，而莫难于为不善。所谓为善者，静而无为也；所谓为不善者，躁而多欲也。适情辞余，无所诱慕，修性保真，无变于己。故曰“为善者易”也。越城郭，逾险塞，篡杀矫诬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“为不善难”也。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，而陷于刑戮之患者，由嗜欲无厌，不修度量之故也。何以知其然？今夫陈卒设兵而相当，将施令曰：“斩首者拜爵，而曲挠者要斩。”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，而后被要斩之罪，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。故事或欲之，适足以失之；或避之，适足以就之。有人乘船而遇大风者，波至而恐，自投水中。非不贪生而畏死，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。故人之嗜欲，亦犹此也。故达道之人，不苟得，不让福。其有不弃，非其有不索也。恒盈而不溢，常虚而易足。今夫溜水足以溢壶榼，而江、河不能实漏卮，故人心犹此也。自当以道术度量，食充虚，衣御寒，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。若无道术度量，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，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。

论言

为治之本务，在于安民。安民之本，在于足用。足用之本，在于勿夺时。勿夺时之本，在于省事。省事之本，

在于节欲。节欲之本，在于反性。释道而任智者必危，弃数而用材者必困。有以欲多亡者，未有以无欲危者也；有以欲治而乱者，未有以守常失者也。故智不足以免患，愚不足以至于失宁。守其分，循其理，失之不忧，得之不喜。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杀，所生者不德，所杀者不怨，则近于道矣！圣人守其所以有，不求其所未得。求其所未得，则所有者亡矣；修其所有，则所欲者至矣。故用兵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也；治国者，先为不可夺也，以待敌之可夺也。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，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。使舜趋天下之利，而忘修己之道，身犹弗能保，何尺地之有乎？故福莫大无祸，利莫美不丧。动之为物，不损则益，动，有为也。不成则毁，不利则病，皆险也，险，言危难不可行。道之者危。

说 山

上求材，臣残木。上求鱼，臣干谷。上求楫，而下致船。上言若丝，下言若纶。上有一善，下有二誉。上有三衰，下有九杀。衰、杀，皆逾俭也。传曰：“上之所好，下尤甚焉。”故有九杀也。

人 间

夫言出于口者，不可止于人；行发于迩者，不可禁于远。事者，难成而易败也；名者，难立而易废也。千里之堤，以蝼蚁之穴漏；百寻之屋，以突隙之烟焚。突，灶突也。尧戒曰：“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。莫蹠于山，而蹠于垤。”蹠，蹠。垤，蚁封也。是故人者皆轻小害，易微事，是以多悔。患至而后忧之，是犹病者已惓惓，剧。而索良

医也。虽有扁鹊、俞夫之巧，犹不能生也。俞夫，黄帝时医。

天下有三危：少德而多宠，一危也；材下而位高，二危也；身无大功而有厚禄，三危也。贤主不苟得，忠臣不苟利。何以明之？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，中行繆伯，晋大夫。鼓，北翟。饋困伦曰：“鼓之耆夫，困伦知之，饋困伦，晋大夫。请无疲武丈夫，而鼓可得也。”繆伯弗应。左右曰：“不折一戟，不伤一卒，而鼓可得也，君奚为弗取？”繆伯曰：“困伦为人，佞而不仁。若使困伦下之，吾可以勿赏乎？若赏之，是赏佞人。佞人得志，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为佞，虽得鼓，将何所用之？”

泰 族

圣王在上位，廓然无形，寂然无声，官府若无事，朝廷若无人，无隐士，无逸民，无劳役，无冤刑。四海之内，莫不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指；夷狄之国，重译而至。非户辨而家说之也，推其诚心，施之天下而已矣。诗曰：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内顺外宁矣。大王亶父处邠，狄人攻之，杖策而去，百姓携幼扶老，而国乎岐周，非令之所能召也。秦穆公为食骏马之伤也，饮之美酒，以其死力报，非券之所责也。券，契也。宓子治单父，夜渔者得小即释之，非刑之所能禁也。孔子为鲁司寇，田渔皆让长，长者得多。而斑白不负载，斑白，头有白发。非法之所能致也。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，弩力也；其所以中的剖微者，人心也。赏善罚暴者，政令也；其所以行者，精诚也。故弩虽强不能独中，令虽明不能独行，必有精气所与之。故总道以被民，而民不从，诚心弗施也。

天地四时，非生万物者。神明接，阴阳和，而万物生之。圣人之治天下，非易民性也。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。

故因则大，化则细矣。能因循则大矣，化而欲作则小。先王之制法也，因民之所好，而为之节文者也。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，故男女有班；因其好音而正雅、颂之声，故风俗不流；因其宁室家，乐妻子，教之以顺，故父子有亲；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，故长幼有序。然后修朝聘，以明贵贱；乡饮习射，以明长幼；时蒐振旅，以习用兵；蒐，简车马也。入学庠序，以修人伦。此皆人所有于性，而圣人所匠成也。

民无廉耻，不可治也。非修礼义，廉耻不立。民不知礼义，法弗能正也。非崇善废丑，不向礼义。无法不可以为治也，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。法能杀不孝者，而不能使人为孔、墨之行；法能刑窃盗者，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。孔子养徒三千人，皆入孝出悌，言为文章，行为仪表，教之所成也。墨子服役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还踵，化之所致也。夫刻肌肤，镵皮革，被创流血，至难也，然越人为之，以求荣也。越人以箴刺其皮，为龙文。圣王在位，明好憎以示之，经诽誉以导之，亲贤而进之，贱不肖而退之，无被疮流血之患，而有高世尊显之名，民孰不从？古者法设而不犯，刑措而不用，非可刑而不刑也。百工维时，庶绩咸熙，礼义修而任贤得也。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，一国之高以为九卿，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，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。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，得其宜，由本流末，以重制轻，上唱而民和，上动而下随，四海之内，一心同归，背贪鄙而向义理。于其以化民也，若风之摇草木，无之而不靡。今使愚教智，使不肖临贤，虽严刑罚，民弗从者，小不能制大，弱不能使强也。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，不肖主举其所与同。文王举太公望、召公奭而王，桓公任管仲、隰朋而霸，此举贤以立功也；夫差用太宰嚭而灭，秦任李斯、赵高而亡，此举所与同也。

故观其所举，而治乱可见也；察其党与，而贤不肖可论也。夫圣人之屈者，以求申也；枉者，以求直也。故虽

出邪僻之道，行幽昧之涂，将欲以兴大道，成大功，犹出林之中，不得直道，拯溺之人，不得不濡足。夫观逐者于其反也，观行者于其终也。故百川并流，不注海者，不为川谷；趋行躡驰，不归善者，不为君子。故善言归乎可行，善行归乎仁义。君子之过也，犹日月之蚀也，何害于明？小人之可也，犹狗之昼吠、鸱之夜见，何益于善？夫智者不妄为，勇者不妄发，择善而为之，计义而行之。故事成而功足赖也，身死而名足称也。虽有智能，必以仁义为本，而后可立也。智能躡驰，百事并作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，中之者谓之君子，不中者谓之小人。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，然而不能者，嬉戏害之也。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，故知不博而日不足。以凿观池之力耕，则田野必辟矣；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，则水用必足矣；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，则名誉必荣矣；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、书，则闻识必博矣。故上下异道则治，同道则乱。

位高而道大者从，事大而道小者凶。故小快害义，小惠害道，小辩害治，苛峭伤德。大政不险，故民易遵；至治宽裕，故下不相贼；至德朴素，故民无愿。原蚕一岁再收，非不利也，然而王法禁之者，为其残桑也；家老异粮而食之，殊器而烹之，子妇跪而上堂，跪而酌羹，非不费也，然而不可省者，为其害义也；待媒而结言，聘纳而取妇，绂纁而亲迎，非不烦也，然而不可易者，可以防淫也；使民居处相司，有罪相告，于以禁奸，非不辍也，然而不可行者，为伤和睦之心，而构仇讎之怨也。故事有凿一孔而生百隙，树一物而生万叶者，所凿不足以为便，而所开足以为败；所树不足以为利，而所生足以为秽。愚者惑于小利，而忘其大害，不可以为法也，故仁、智，人材之美者也。所谓仁者，爱人也；所谓智者，知人也。爱人则无虐刑矣，知人则无乱政矣，三代之所以昌也。智伯有五过人之材，智伯，美髯长大，一材也；射御足力，二材也；伎艺毕极，三材也；巧文辩惠，四材也；强毅果敢，五材也。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，不爱人也；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，力能引强，走先驰马，超能越高。而身虜于秦者，

不知贤也。齐王建任用后胜之计，不用淳于越之言。故仁莫大于爱人，智莫大于知人。二者不立，虽察惠捷巧，不免于乱矣。

卷四十二

盐铁论

行远道者假于车，济江海者因于舟。故贤士之立功成名，因于资而假物者也。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，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，材不足也。欧冶能因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，而不能自为壶鼎盘杅，无其用也。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，润众庶，而不能自饶其家，势不便也。故舜耕于历山，恩不及州里；太公屠牛于朝歌，利不及妻子。及其见用，恩流八荒，德溢四海。故舜假之尧，太公因之周。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，不能枉道而假财也。

扁鹊不能治不受针药之疾，贤圣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。故桀有关龙逢而夏亡，纣有三仁而商灭。故不患无夷吾、由余之论，患无桓、穆之听耳。是以孔子东西无所遇，屈原放逐于楚国也。故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此所以言而不见从，行而不合者也。

古者笃教以导民，明辟以正刑。刑之于治，犹策之于御也。良工不能无策而御，有策而勿用也。圣人假法以成教，教成而刑不施，故威力而不杀，刑设而不犯。今废其纪纲而不能张，坏其礼义而不能防，民陷于罪，从而猎之以刑，是犹开其阑牢，发以毒矢也，不尽不止矣。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夫

不伤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，犹弋者睹鸟兽挂罟罗而喜也。”今天下之被诛者，不必有管、蔡之邪，巫哲之伪也。孔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以甚，乱也。”故民乱反之政，政乱反之身，身正而天下定。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，恩及刑人，德润穷夫，施惠悦尔，行刑不乐也。

周公之相成王也，百姓饶乐，国无穷人，非代之耕织也，易其田畴，薄其税敛，则民富矣。上以奉君亲，下无饥寒之忧，则教可成也。语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徙义而从善，莫不入孝出悌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？管子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百姓足而知荣辱。”故富民易于适礼。

古者政有德则阴阳调，星辰理，风雨时。故行修于内，声闻于外；为善于下，福应于天。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，国无夭伤，岁无荒年。当此时，雨不破块，风不鸣条，旬而一雨必以夜，无丘陵高下皆孰。今不省其所以然，而曰阴阳之运也，非所闻也。孟子曰：“野有饿殍，不知收也；狗彘食人食，不知检也。为民父母见饥而死，则曰‘非我，岁也’。何异乎以刃杀之，则曰‘非我，兵也’。”方今之务，在除饥寒之患，罢盐铁，退权利，分土地，趣本业，养桑麻，尽地力也。寡功节用，则民自富。如是，则水旱不能忧，凶年不能累也。

王者崇礼施德，尚仁义而贱怪力，故圣人绝而不言。孔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之蛮貊，不可弃也。”今万方绝国之君，奉贄献见者，怀天子之威德，而欲观中国之礼仪，宜设明堂、辟雍以示之，扬干戚，昭雅、颂以风之。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，奇虫不畜之兽，角抵之戏，炫耀之物陈夸之，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也。昔周公处谦让以交卑士，执礼德以治天下。故辞越裳之贄，见恭敬之礼也。既与入文王之庙，是见大孝之礼也。目睹威仪干戚之容，耳听升歌雅、颂之声，心充至德，欣然以归，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，非重译狄鞮来观猛兽熊罴也。夫犀象兕

虎，南夷之所多也；驴骡駝，北狄之常畜也。中国所鲜，外国贱之。南越以孔雀珥门户，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鹄。今贵人之所贱，珍人之所饶，非所以厚中国而明盛德也。隋、和，世之名宝也，而不能安危存亡。故喻德示威，唯贤臣良相，不在戎马珍怪也。是以圣王以贤为宝，不以珠玉为宝。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间，而折冲乎千里。不能者，虽隋、和满筐，无益于存亡矣。

卫灵公当隆冬兴众穿池。海春以谏曰：“天寒百姓冻馁，愿公之罢役也。”公曰：“天寒乎哉，我何不寒哉？”海春曰：“人之言曰：‘安者不能恤危，饱者不能食饥。’故余粱肉者，难为言隐约；处逸乐者，难为言勤苦。夫高堂邃宇、广厦洞房者，不知专屋狭庐、上漏下湿者之痛也。系马百驷、货财充内、储陈纳新者，不知有旦无暮、称贷者之急也；乘坚驱良、列骑成行者，不知负担步行者之劳也；匡床荐席、侍御满侧者，不知服辂挽船、登高绝流者之难也；衣轻暖、处温室、载安车者，不知乘长城、眺胡代、向清风者之危寒也；妻子好合、子孙保之者，不知老母之憔悴、匹妇之悲恨也；耳听五音、目视弄优者，不知蒙流矢、距敌方外之死亡也；东向仗几、振笔而调文者，不知木索之急、箠楚之痛也。昔商鞅之任秦也，刑人若刈菅茅，用师若弹丸，从军旅者暴骨长城，戍漕者辘车相望，生而往，死而还，彼独非人子耶？故君子仁以恕，义以度，所好恶与天下共之。”

地广而不德者国危，兵强而凌敌者身亡。虎兕相搏，而蝼蚁得志；两敌相抗，而匹夫乘闲，是以圣王见利虑害，见远存近。

道径众，民不知所由也；法令众，人不知所避也。故王者之制法也，昭乎如日月，故民不迷；旷乎若大路，故民不惑。幽隐远方，折乎知之；愚妇童妇，咸知所避。是故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。昔秦法繁于秋荼，而网密于凝

脂，然而上下相遁，奸伪萌生，有司治之，若救烂捫焦不能禁，非网疏而罪漏，礼义废而刑罚任也。方今律令百有余篇，文章繁，罪名重，郡国用之，疑惑或浅或深，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，而况愚民乎？律令尘蠹于栈阁，吏不能遍睹，而况愚民乎？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。亲服之属甚众，上附下附，而服不过五；五刑之属三千，上杀下杀，而罪不过五。故治民之道，务笃于教也。

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，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。所贵良医者，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，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。所贵良吏者，贵其绝恶于未萌，使之不为非，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。今之所谓良吏者，文察则以祸其民，强力则以厉其下，不本法之所由生，而专己之残心，文诛假法，以陷不辜，累无罪，以子及父，以弟及兄，一人有罪，州里惊骇，十家奔亡，若痈疽之相漫，色淫之相连，一节动而百枝摇。诗云：“舍彼有罪，既伏其辜。若此无罪，沦胥以铺。”伤无罪而累也。非患铍锄之不利，患其舍草而芸苗也；非患无准平，患其舍枉而绳直也。故亲近为过不必诛，是耜不用也；疏远有功不必赏，是苗不养也。故世不患无法，而患无必行之法也。

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，礼周教明，不从者，然后等之以刑。刑罚中，民不怨矣。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诛不仁也。轻重各伏其诛，刑必加而无赦，赦维疑者。若此，则世安得不轨之人而罪之乎？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，是虐民也。春秋传曰：“子有罪，执其父；臣有罪，执其君。”听失之大者也。今以子诛父，以弟诛兄，亲戚相坐，什伍相连，若引根本而及华叶，伤小指而累四体也。如此，则以有罪反诛无罪。反诛无罪，则天下之无罪者寡矣。故吏不以多断为良，医不以多刺为工。子产杀一人，刑二人，道不拾遗，而民无诬心。故为民父母，以养疾子，长恩厚而已。自首匿相坐之法立，骨肉之恩废，而刑罪多矣。闻父母之于子，虽有罪犹匿之，其不欲服罪尔。子为父

隱，父为子隱，未闻父子之相坐也。闻兄弟能缓追以免賊，未闻兄弟之相坐也。闻恶恶止其人，疾始而诛首恶，未闻什伍而相坐也。

纣为炮烙之刑，而秦有收孥之法。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，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，死者相枕席，刑者相望，百姓侧目重足，不寒而栗。方此之时，岂特冒火蹈刃哉？然父子相背，兄弟相嫚，至于骨肉相残，上下相杀，非刑轻而罚不必，令太严而仁恩不施也。故政宽则下亲其上，政严则臣谋其主。晋厉以幽，二世以弑，恶在峻法之不犯，严家之无格虏也。圣人知之，是以务恩而不务威。故高皇帝约秦苛法，以慰怨毒之人，而长和睦之心，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。是以恩施无穷，泽流后世。商鞅、吴起以秦、楚之法为轻而累之，上危其主，下没其身，或非特慈母乎？

民之仰法，犹鱼之仰水。水清则静，浊则扰。扰则不安其居，静则乐其业。乐其业则富，富则仁生，赡则争止。是以成、康之世，赏无所施，法无所加。非可刑而不刑，民莫犯禁也；非可赏而不赏，民莫不仁也。若斯则吏何事而可理乎？今之治民者，若拙御之御马也，行则顿之，止则击之，身创于箠，吻伤于衔，而求其无失，何可得也？故疲马不畏鞭箠，疲民不畏刑法，虽增而累之，其有益乎？

古者明其仁义之誓，使民不逾。不教而杀，是虐民也。与其刑不可逾，不若义之不可逾也。闻礼义行而刑罚中，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。高墙狭基，不可立也；严刑峻法，不可久也。二世信赵高之计，深督责而任诛断，刑者半道，死者日积，杀人多者为忠，斂民悉者为能，百姓不胜其求，黔首不胜其刑，海内同忧，而俱不聊生。故过任之事，父不得于子；无已之求，君不得于臣。知死不再，穷鼠啮狸，匹夫奔万乘，舍人折弓，陈胜、吴广是也。

闻不一期而社稷为虚，恶在其能长制群下，而久守其国也？

新序

楚恭王有疾，召令尹曰：“常侍管苏与我处，常劝我以义。吾与处不安也，不见不思也。虽然，吾有得也，其功不细，必厚爵之。申侯伯与我处，常纵恣吾。吾所乐者，劝吾为之；吾所好者，先吾服之。吾与处欢乐之，不见则戚。虽然，吾终无得也，其过不细，必亟遣之。”令尹曰：“诺。”明日王薨，令尹即拜管苏为上卿，而逐申侯伯出境。曾子曰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恭王之谓也。孔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于是以开后嗣，觉来世，犹愈没身不寤者也。

赵简子上羊肠之坂，群臣皆偏袒推车，而虎会独担戟行歌，不推车。简子曰：“群臣皆推车，会独担戟行歌，是会为人臣侮其主。为人臣侮其主者，其罪何若？”对曰：“为人臣而侮其主者，死而又死。”简子曰：“何谓死而又死？”会曰：“身死，妻子为徒，若是谓死而又死也。君既已闻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，君亦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？”简子曰：“何若？”会曰：“为人君而侮其臣者，智者不为谋，辨者不为使，勇者不为斗。智者不为谋，则社稷危；辨者不为使，则使不通；勇者不为斗，则边境侵。”简子曰：“善！”乃以会为上客。

魏文侯与大夫坐，问曰：“寡人何如君也？”群臣皆曰：“君，仁君也。”次至翟黄，曰：“君，非仁君也。”曰：“子何以言之？”对曰：“君伐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长子，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。”文侯怒而出

之。次至任座，文侯问曰：“寡人何如君也？”任座对曰：“君，仁君也。”曰：“子何以言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其君仁者其臣直，向翟黄之言直，臣是以知君仁君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！”复召翟黄。

中行寅将亡，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，曰：“子为我祝，牺牲不肥泽耶，且斋戒不敬耶？使国亡，何也？”祝筮对曰：“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车十乘，不忧其薄也，忧德义之不足也。今主君有革车百乘，不忧德义之薄，唯患车之不足也。夫船车饰则赋敛厚，赋敛厚则民怨谤诅矣。且君苟以为祝有益于国乎？则诅亦将为损世亡矣。一人祝之，一国诅之，一祝不胜万诅，国亡不亦宜乎？祝其何罪？”中行子乃惭。

秦欲伐楚，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。楚王闻之，召令尹子西而问焉，曰：“秦欲观楚之宝器，吾和氏之璧、随侯之珠，可以示诸？”令尹子西对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召昭奚恤而问焉，昭奚恤曰：“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。宝器在贤臣，珠玉玩好之物，非宝之重者也。”王遂使昭奚恤应之。昭奚恤为东面之坛一，为南面之坛四，为西面之坛一。秦使者至，昭奚恤曰：“君，客也，请就上位东面。令尹子西南面，太宗子敖次之，叶公子高次之，司马子反次之。”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，称曰：“客欲观楚之宝器，楚国之宝者，贤臣也。理百姓，实仓廩，使民各得其所，令尹子西在此；奉珪璧，使诸侯，解忿悁之难，交两国之欢，使无兵革之忧，太宗子敖在此；守封疆，谨境界，不侵邻国，邻国亦不见侵，叶公子高在此；理师旅，整兵戎，以当强敌，提桴鼓以动百万之众，所使皆趣汤火，蹈白刃，出万死不顾一生，司马子反在此；怀霸王之余议，摄治乱之遗风，昭奚恤在此。唯大国之所观。”秦使者瞿然无以对。使者反，言于秦君曰：“楚多贤臣，未可谋也。”遂不伐楚。

昔者唐、虞崇举九贤，布之于位，而海内大康，要荒来宾，麟凤在郊。商汤用伊尹，而文、武用太公、闾夭，

成王任周、邵，而海内大治，越裳重译，祥瑞并降，遂安千载。皆由任贤之功也。无贤臣，虽五帝、三王不能以兴。齐桓得管仲，有霸诸侯之荣；失管仲，而有乱危之辱。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用之而霸。楚不用子胥而破，吴王阖庐用之而霸。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，又杀之，而卒以亡。燕昭王用乐毅，推弱燕之兵，破强齐之仇，屠七十城，而惠王废乐毅，更代以骑劫，兵立破，亡七十城。此父用之，子不用，其事可见也。故阖庐用子胥而兴，夫差杀之而以亡；昭王用乐毅以胜，惠王逐之而以败，此的的然若白黑也。秦不用叔孙通，项王不用陈平、韩信而皆灭，汉用之而大兴，此未远也。夫失贤者其祸如彼，用贤者其福如此。人君莫不求贤以自辅，然而国以乱亡者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或使贤者为之，与不肖者议之，使智者图之，与愚者谋之。不肖嫉贤，愚者妒智，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，所以千岁不合者也。或不肯用贤，或用贤而不能久也，或久而不能终也，或不肖子废贤父之忠臣，其祸败难一二录也。然其要在于己不明而听众口也。故谗诉不行，斯为明矣。

魏庞共与太子质于邯郸，谓魏王曰：“今一人言市中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”王曰：“不信也。”曰：“二人言，王信之乎？”曰：“寡人疑矣。”曰：“三人言，王信之乎？”曰：“寡人信之矣。”庞共曰：“夫市之无虎明矣，三人言而成有虎。今邯郸去魏远于市，议臣者过三人，愿王察之也。”魏王曰：“寡人知之矣。”及庞共自邯郸反，谗口果至矣，遂不得见。

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，宣王善之，与语三日，遂拜以为相。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，乃相与俱行，见邹忌曰：“狐白之裘，补之以弊羊皮，何如？”忌曰：“诺。请不敢杂贤以不肖。”髡曰：“方内而圜缸，何如？”忌曰：“诺。请谨门户，不敢留客。”髡等曰：“三人共牧一羊，羊不得食，人不得息，何如？”忌曰：“诺。请

减吏省员，使无扰民。”淳于髡等三称，邹忌三知之，如响应。淳于髡等辞屈，辞而去。

梁君出猎，见白雁群，梁君下车彀弩欲射之。道有行者，梁君谓行者止，行者不止，白雁群骇。梁君怒，欲射行者。其御公孙龙下车抚矢曰：“君止。”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：“龙不与其君，而顾与他人，何也？”公孙龙对曰：“昔者齐景公之时，大旱三年，卜之曰：‘必以人祠，乃雨。’景公曰：‘凡吾所以求雨者，为吾民也。今必使吾以人祠，乃且雨，寡人将自当之。’言未卒，而天大雨，方千里。何也？为有德于天，而惠于民也。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杀之，无异于虎狼矣。”梁君援其手与上车，归入郭门，呼万年，曰：“幸哉今日也！人猎皆得兽，吾猎得善言而归。”

晋文公出田，逐兽，矟入大泽，迷不知所出。其中有渔者，文公谓曰：“我若君也，道安从出。”渔者曰：“臣愿有献。”文公曰：“出泽而受之。”于是送出泽。渔者曰：“鸿鹄保河海之中，厌而欲移，徙之小泽，则必有丸矟之忧；鼃鼃保深渊，厌而出之浅渚，则必有罗网钓射之忧。今君逐兽，矟入至此，何行之太远也！”文公曰：“善哉！”谓从者记渔者名。渔者曰：“君何以名为？君其尊天事地，敬社稷，固四国，慈爱万民，薄赋敛，轻租税者，臣亦与焉。君不敬社稷，不固四国，外失礼于诸侯，内逆民心，一国流亡，渔者虽有厚赐，不得保也。”遂辞不受，曰：“君亟归国，臣亦反渔所。”

晋文公逐麋而失之，问农夫老古曰：“吾麋何在？”老古以足指曰：“如是往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问子，子以足指，何也？”老古振衣而起曰：“壹不意人君之如此也。虎豹之居也，厌闲而近人，故得；鱼鳖之居也，厌深而之浅，故得。诸侯厌众而亡其国。诗曰：‘维鹄有巢，维鳩居之。’君放不归，人将居之矣。”于是文公恐。归遇栾武

子，栾武子曰：“猎得兽乎？而有悦色。”文公曰：“吾逐麋而失之，得善言，故有悦色。”武子曰：“其人安在？”曰：“吾未与来。”武子曰：“处上位而不恤其下，骄也；缓令急诛，暴也；取人言而弃其身，盗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还车载老古与俱归。

魏文侯出游，见路人反裘而负刍。文侯曰：“胡为反裘而负刍？”对曰：“臣爱其毛。”文侯曰：“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矣。”明年，东阻上计，钱布十倍，大夫毕贺，文侯曰：“此非所以贺我也，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。将爱其毛，不知其里尽，毛无所恃也。今吾田地不加广，士民不加众，而钱十倍，必取之士大夫也。吾闻之，下不安者，其上不可居，此非所以贺我也。”

齐有妇人，极丑，号曰无盐女。白头深目，长壮大节，仰鼻结喉，肥项少发，折腰出胸，皮肤若漆。行年三十，无所容入。于是乃自诣宣王曰：“妾，齐之不售女也，闻君王之圣德，愿备后宫之扫除。”谒者以闻。宣王方置酒于渐台，左右闻之，莫不掩口而笑，曰：“此天下强颜女子也。”于是宣王乃召而见之，但扬目衔齿，举手拊肘，曰：“殆哉殆哉。”如此者四。宣王曰：“愿遂闻命。”对曰：“今大夫之君国也，西有衡秦之患，南有强楚之仇，外有二国之难；内聚奸臣，众人不附；春秋四十，壮男不立，故不务众子而务众妇，尊所好而忽所恃。一旦山陵崩弛，社稷不定，此一殆也。渐台五重，黄金白玉，翡翠珠玑，莫落连饰，万民疲极，此二殆也。贤者伏匿于山林，谄强进于左右，邪伪立于本朝，谏者不得通入，此三殆也。酒浆沉湎，以夜续朝，女乐俳优，从横大笑，外不修诸侯之礼，内不秉国家之治，此四殆也。故曰‘殆哉殆哉’。”于是宣王掩然无声，喟然而叹曰：“痛乎无盐君之言，今乃一闻，寡人之殆，几不全也。”于是立毁渐台，罢女乐，退谄谀，去雕琢，选兵马，实府库，招进直言，延及侧

陋，择吉日立太子，拜无盐君以为王后，而齐国大安，丑女之功也。

有司请事于桓公，桓公曰：“以告仲父。”有司又请，桓公曰：“以告仲父。”若是者三。在侧者曰：“一则告仲父，二则告仲父，易哉为君。”桓公曰：“吾未得仲父则难，已得仲父之后，则曷为其不易也。故王者劳于求贤，逸于得人。舜举众贤在位，垂衣裳，恭己无为而天下治；汤、文用伊、吕，成王任周、邵，刑措不用，用众贤故也。”

公季成谓魏文侯曰：“田子方虽贤人，然而非有土君也。君常与之齐礼，假有贤于子方者，君又何以加之。”文侯曰：“如子方者，非成所得议也。子方，仁人也。仁人也者，国之宝也；智士也者，国之器也；博通之士也者，国之尊也。故国有仁人，则群臣不争；国有智士，则无四邻诸侯之患；国有博通之士，则人主尊。固非成之所得议也。”公季成自退于郊。

孟尝君问于白圭曰：“魏文侯名过于齐桓，而功不及五伯者何？”白圭对曰：“文侯师子夏，友田子方，敬段干木，此名之所以过于桓公也。”卜相则曰：“成与黄孰可，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。以私爱妨公举，在职者不堪其事，故功废也。然而名号显荣者，三士翊之也。如相三士，则王功成，岂特霸哉！”

晋平公问于叔向曰：“昔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识其君之力乎？其臣之力乎？”叔向对曰：“管仲善制割，隰朋善削缝，宾胥无善纯缘，桓公知衣而已，亦其臣之力也。”师旷侍曰：“臣请譬之以五味，管仲善断割之，隰朋善煎熬之，宾胥无善齐和之。羹已熟矣，奉而进之，而君不食，谁能强之？亦其君之力也。”

晋文公田于豳，遇一老夫而问曰：“子处此故也，豳亡，其有说乎？”对曰：“豳君断则不能，谏则不与也。不能断，又不能用人，此豳之所以亡也。”文公辍田而归，遇赵衰而告之。衰曰：“古之君子，听其言而用其身；今之君子，听其言而弃其身。哀哉！晋国之忧也。”文公乃召赏之。于是晋国乐纳善言，文公卒以霸也。

晋平公过九原而叹曰：“嗟乎！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，若使死者可起也，吾将谁与归乎？”叔向对曰：“赵武乎。”公曰：“子党于子之师也。”对曰：“臣敢言赵武之为人也，立若不胜衣，言若不出口，然其身所举士于白屋下者四十六人，是其无私德也。臣故以为贤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

周文王作灵台，及为池沼，掘地得死人之骨，吏以闻于文王。文王曰：“更葬之。”吏曰：“此无主矣。”文王曰：“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也；有一国者，一国之主也。寡人固其主，又安求主？”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。天下闻之，皆曰：“文王贤矣，泽及朽骨，又况于人乎？”或得宝以危国，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，而天下归心焉。

宁戚欲干齐桓公，穷困无以自进，于是为商旅赁车以适齐，暮宿于郭门之外。桓公郊迎客，夜开门，辟赁车。宁戚饭牛于车下，击牛角，疾商歌。桓公闻之，曰：“异哉此歌者，非常人也。”命后车载之。桓公反，宁戚见，说桓公以全境内。明日复见，说桓公以为天下。桓公大悦，将任之，而群臣争之，曰：“客卫人，去齐不远，不若使人问之，而贤也，用之未晚也。”桓公曰：“不然。问之恐有小恶，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，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。且人固难全，权用其长者。”遂举而授之以为卿。当此举也，桓公得之矣，所以成霸也。

齐桓公见小臣稷，一日三至，不得见。从者曰：“万乘之主见布衣士，一日三至而不得见，亦可以止矣。”桓公

曰：“不然。士之傲爵禄者，固轻其主；其主傲霸王者，亦轻其士。纵夫子傲爵禄，吾庸敢傲霸王乎？”五往而后得见。天下闻之，皆曰：“桓公犹下布衣之士，而况国君乎？”于是相率而朝，靡有不至。

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，其仆曰：“君何为轼？”曰：“此非段干木之间与？段干木盖贤者也，吾安敢不轼？且段干木光于德，寡人光于地；段干木富乎义，寡人富乎财。地不如德，财不如义。寡人当事之者也。”遂致禄百万，而时问之，国人皆喜。居无几何，秦兴兵而欲攻魏，司马唐且谏秦君曰：“段干木，贤者也，而魏礼之，天下莫不闻，无乃不可加兵乎？”秦君以为然，乃案兵而辍，不攻魏。文侯可谓善用兵矣。夫君子之用兵也，莫见其形而功已成，此之谓也。野人之用兵也，鼓声则似雷，号呼则动地，尘气充天，流矢如雨，扶伤举死，履肠涉血，无罪之民，其死者已量于泽矣。而国之存亡，主之死生，犹未知也，其离仁义亦远矣。

晋平公问于叔向曰：“国家之患孰为大？”对曰：“大臣重禄而不极谏，近臣畏罪而不敢言，下情不上通，此患之大者也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

子张见鲁哀公，见七日，哀公不礼，托仆夫去，曰：“臣闻君好士，故不远千里之外，百舍重趼，不敢休息以见君，见七日，而君不礼。君之好士也，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。叶公子高好龙，钩以写龙，凿以写龙，屋室雕文以写龙。于是也，天龙闻而下之，窥头于牖，拖尾于堂，叶公见之，弃而还走，失其魂魄。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。今臣闻君好士，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，七日不礼。君非好士也，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。”诗曰：“中心臧之，何日忘之。”敢托而去。”

孟子见齐宣王于雪宫，王左右顾曰：“贤者亦有此乐耶？”孟子对曰：“有。人不得则非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；为人之上者，而不与民同乐者，亦非也。乐民之乐者，人亦乐其乐；忧人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邹穆公有令，食鳧雁者必以秕，无以粟。于是仓秕尽而求易于民，二石粟而得一石秕。吏以为费，请以粟食之。穆公曰：“去！非汝所知也。夫百姓暴背而耕，勤而不敢惰者，岂为鸟兽也哉！米粟，人之上食也，奈何其以养鸟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会也。周谚曰：‘囊漏贮中。’汝独不闻耶！夫君者，人之父母也，取仓之粟移之于民，此非吾粟耶？鸟食邹之秕，不害邹之粟而已。粟之在仓与在民，于我何择耶？”民闻之，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。此之谓知富国矣。

齐有田巴先生者，行修于内，智明于外。齐王闻其贤，聘而将问政焉。田巴先生改制新衣，髻饰冠带，顾谓其妾曰：“何若？”其妾曰：“佼。”将出门，问其从者曰：“何若？”从者曰：“佼。”过于淄水自阚，丑恶甚矣。遂见齐王，齐王问政焉，对曰：“政在正身，正身之本，在于群臣。今者大王召臣，臣改制髻饰，将造公门。问于妾，妾爱臣，谏臣曰‘佼’。将出门，问从者，从者畏臣，曰‘佼’。臣临淄水而观影，然后自知丑恶也。今齐之臣妾谏王者，非特二人也。王能临淄水，见己之恶，过而自改，斯齐国治矣。”

臧孙行猛政，子贡非之。臧孙召子贡而问曰：“我不法耶？”曰：“法矣。”“我不廉耶？”曰：“廉矣。”“我不能事耶？”曰：“能事矣。”臧孙曰：“三者吾唯恐不能，今尽能之，子尚何非耶？”子贡曰：“子法矣，好以害人；子廉矣，好以骄上；子能事矣，好以陵下。夫政者犹张琴瑟也，大弦急则小弦绝矣。是以位尊者，德不可以薄；官大

者，治不可以小；地广者，制不可以狭；民众者，法不可以苛。天性然也。故曰：‘罚得则奸邪止矣，赏得则下欢悦矣。’由此观之，子之贼心已见矣。独不闻夫子产之相邾乎？其论材推贤举能也，抑恶而扬善。故有大略者，不问其所短；有德厚者，不问其小疵；有大功者，宿恶灭息。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也。其牧民之道，养之以仁，教之以礼，使之以义，修法练教，必遵民所乐。故从其所便而处之，因其所欲而与之，顺其所好而劝之。赏之疑者从重，罚之疑者从轻。其罚审，其赏明，其刑省，其德纯，其治约，而教化行矣。治邾七年，而风俗和平，灾害不生，国无刑人，囹圄空虚。及死，国人闻之，皆叩心流涕，曰：‘子产已死，吾将安归？夫使子产命可易，吾不爱家一人。’其生也，则见爱；其死也，而可悲。仕者哭于廷，商人哭于市，农人哭于野，处女哭于室，良人绝琴瑟，大夫解佩玦，妇人脱簪珥，皆巷哭。然则恩者仁恕之道也。君子之治，始于不足见，而终于不可及，此之谓也。盖德厚者报美，怨大者祸深，故曰：‘德莫大于仁，而祸莫大于刻。’夫善不可以为求，而恶不可以乱去。今子方病，民喜而相贺曰：‘臧孙子已病，幸其将死。’子之病少愈，而民以相惧，曰：‘臧孙子病又愈矣，何吾命之不幸也，臧孙子又不死矣。’子之病也，人以相喜；生也，人以相骇。子之贼心亦甚深矣。为政若此，如之何不非也。”于是臧孙子惭焉，退而避位。

子路治蒲三年，孔子过之。入其境曰：“善哉由乎！恭敬以信矣。”入其邑曰：“善哉由乎！忠信以宽矣。”至于其廷，曰：“善哉由乎！明察以断矣。”子贡执轡而问曰：“夫子未见由，而三称其善，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我入其境，田疇尽易，草莱甚辟，沟洫甚深，此其恭敬以信，故其民尽力也。入其邑，墙屋甚崇，树木甚茂，此忠信以宽，故其民不偷也。入其廷，廷甚闲，此明察以断，故其民不扰也。”

卷四十三

说苑

【西汉】刘向撰

君 道

河间献王曰：“尧存心于天下，加志于穷民，痛万姓之罹罪，忧众生之不遂也。有一民饥，则曰：‘此我饥之也。’有一民寒，则曰：‘此我寒之也。’一民有罪，则曰：‘此我陷之也。’仁昭而义立，德博而化广，故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民治。先恕而后教，是尧道也。”

河间献王曰：“禹称‘民无食，则我不能使也；功成而不利于民，则我不能劝也’。故疏河而道之，凿江通于九派，洒五湖而定东海，民亦劳矣。然而不怨苦者，利归于民也。”

禹出见罪人，下车问而泣之。左右曰：“罪人不顺道使然，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？”禹曰：“尧、舜之民，皆以尧、舜之心为心。今寡人为君也，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，是以痛之也。”

当尧之时，舜为司徒，契为司马，禹为司空，后稷为田畴，夔为乐正，皋为工师，伯夷为秩宗，皋陶为大理，益掌驱禽。尧不能为一焉。尧为君，而九子者为臣，其何故也？尧知九职之事，使九子各受其事，皆胜其任以成功，尧遂成厥功以王天下。是故知人者主道也，知事者臣道也。主道知人，臣道知事，毋乱旧法，而天下治矣。

明主者有三惧：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，二曰得意而恐骄，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。

师经鼓琴，魏文侯起舞，赋曰：“使我言而无见违。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，不中，中旒，溃之。文侯顾谓左右曰：“为人臣而撞其君，其罪何如？”左右曰：“罪当烹。”提师经下堂一等。师经曰：“臣可得一言而死乎？”文侯曰：“可。”师经曰：“昔尧、舜之为君也，唯恐言而人不违；桀、纣之为君也，唯恐言而人违之。臣撞桀、纣，非撞吾君也。”文侯曰：“释之，是寡人之过也。悬琴于城门，以为寡人符；不补旒，以为寡人戒。”

臣 术

人臣之行，行六正则荣，犯六邪则辱。何谓六正？一曰萌芽未动，形兆未见，昭然独见存亡之机，得失之要，豫禁乎未然之前，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。如此者，圣臣也。二曰虚心白意，进善通道，勉主以礼义，谕主以长策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。如此者，良臣也。三曰夙兴夜寐，进贤不懈，数称于往古之行事，以厉主意。如此者，忠臣也。四曰明察极，见成败，早防而救之，塞其间，绝其源，转祸以为福，使君终以无忧。如此者，智臣也。五曰守文奉法，任官职事，不受赠遗，衣服端齐，饮食节俭。如此者，贞臣也。六曰国家昏乱，所为不谏，敢犯主之严颜，面言主之过失。如此者，直臣也。是谓六正也。

何谓六邪？一曰安官贪禄，不务公事，与世沉浮，左右观望。如此者，具臣也。二曰主所言皆曰善，主所为皆曰可，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，以快主之耳目，偷合苟容，与主为乐，不顾其后害。如此者，谀臣也。三曰中实险诘，外貌小谨，巧言令色，又心疾贤，所欲进则明其美，隐其恶，所欲退则明其过，匿其美，使主赏罚不当，号令不行。如此者，奸臣也。四曰智足以饰非，辩足以行说，内离骨肉之亲，外妒乱朝廷。如此者，谗臣也。五曰专权擅势，以为轻重，私门成党，以富其家，擅矫主命，以自显贵。如此者，贼臣也。六曰谄主以邪，坠主于不义，朋党比周，以蔽主明，使白黑无别，是非无闻，使主恶布于境内，闻于四邻。如此者，亡国之臣也。是谓六邪。贤臣处六正之道，不行六邪之术，故上安而下治，生则见乐，死则见思，此人臣之术也。

汤问伊尹曰：“三公九卿，大夫列士，其相去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智通于大道，应变而不穷。辨于万物之情，其言足以调阴阳，正四时，节风雨，如是者，举以为三公。故三公之事，常在于道也。不失四时，通于地理；能通不通，能利不利，如此者，举以为九卿。九卿之事，常在于德也。通于人事，行猷举绳，通于关梁，实于府库，如是者，举以为大夫。大夫之事，常在于仁也。忠正强谏，而无有奸诈，去私立公，而言有法度，如是者，举以为列士。列士之事，常在于义也。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。凡此四者，明王臣而不臣。”汤曰：“何谓臣而不臣？”对曰：“君之所不名臣者四：诸父，臣而不名；诸兄，臣而不名；先王之臣，臣而不名；盛德之士，臣而不名，是谓大顺也。”

贵 德

圣人之于天下也，譬犹一堂之上也。今有满堂饮酒者，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，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。圣人之

于天下也，譬犹一堂之上也。有一人不得其所者，则孝子不敢以其物荐进也。

复 恩

晋文公亡时，陶叔狐从。文公反国，三行赏而不及。见咎犯曰：“吾从君而亡，十有三年，颜色黧黑，手足胼胝。今君反国，三行赏而不及我，意者君忘我与？我有大故与？”咎犯言之文公，文公曰：“噫，我岂忘是子哉！夫耽我以道，说我以仁，昭明我名，使我为成人者，吾以为上赏。防我以礼，谏我以义，使不得为非者，吾以为次赏。勇壮强御，难在前则居前，难在后则居后，免我于患难中者，吾复以为次赏。且子独不闻乎？死人者，不如存人之身；亡人者，不如存人之国。三行赏之后，而劳苦之士次之。劳苦之士，子固为首矣。吾岂敢忘子哉！”圉内史叔兴闻之曰：“文公其霸乎？昔者圣王先德后力，文公其当之矣。”

楚庄王赐群臣酒，日暮，酒酣，灯烛灭，乃有引美人衣者。美人援绝其冠纓，告王曰：“今烛灭，有引妾衣者，援得其纓，持之矣。”促上火，视绝纓者。王曰：“赐人酒，使醉失礼，奈何欲显妇人节而辱士乎？”乃命左右：“今与寡人饮，不绝冠纓者不欢。”群臣皆绝纓而上火，尽欢而罢。居三年，晋与楚战，有一臣常在前，五合五获首而却敌，卒得胜之。庄王怪而问之。对曰：“臣往者醉失礼，王隐忍不暴而诛，常愿肝脑涂地，用颈血湔敌久矣。臣乃夜绝纓者也。”

阻虎得罪，北见简子曰：“自今已来，不复树人矣。”简子曰：“何哉？”对曰：“夫堂上之人，臣所树者过半矣；朝廷之吏，臣所立者亦过半矣；边境之士，臣所立者亦过半矣。今夫堂上之人，亲却臣于君；朝廷之吏，亲危臣于

法：边境之士，亲劫臣于兵。”管子曰：“唯贤者为能复恩，不肖者不能。夫树桃李者，夏得休息，秋得食焉；树蒺藜者，夏不得休息，秋得其刺焉。今子之所树者，蒺藜也，非桃李也。自今已来，择人而树之，毋已树而择之也。”

政 理

政有三品：王者之政化之，霸者之政威之，强国之政胁之。夫此三者，各有所施，而化之为贵矣。夫化之不变，而后威之；威之不变，而后胁之；胁之不变，而后刑之。夫至于刑者，则非王者之所贵也。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，立荣耻而明防禁，崇礼义之节以示之，贱货利之弊以变之，则下莫不慕义节之荣，而恶贪乱之耻。其所由致之者，化使然也。

治国有二机，刑、德是也。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，霸者刑德并凑，强国先其刑而后其德。夫刑德者，化之所由兴也。德者，养善而进之者也；刑者，惩恶而禁后者也。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，刑罚之甚者至于诛。夫诛赏者，所以别贤不肖，而列有功与无功也。诛赏缪，则善恶乱矣。夫有功而不赏，则善不劝矣；有过而不诛，则恶不惧矣。善不劝，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，未尝闻也。

齐桓公逐鹿而远，入山谷之中，见一老，公问之曰：“是为何谷？”对曰：“为愚公之谷也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以臣名之。”公曰：“何为以公名之？”对曰：“臣故畜牯牛，子大，卖之而买驹。少年曰：‘牛不能生马。’遂持驹去。傍邻闻之，以臣为愚。故名此谷为‘愚公’之谷。”桓公曰：“诚愚矣，夫何为而与之。”桓公遂归，以告管仲。

管仲曰：“此夷吾之过也！使尧在上，桀纣为理，安有取人之驹，见暴如此叟者也。是公知狱讼不正，故与之耳。请退而修政。”孔子曰：“弟子记之，桓公，霸君也；管仲，贤佐也，犹有以智为愚者，况不及桓公、管仲者乎！”

宓子贱治单父，弹鸣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单父治。巫马期亦治单父，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处，以身亲之，而单父亦治。巫马期问其故于子贱，子贱曰：“我之谓任人，子之谓任力。任力者固劳，任人者固逸也。”人曰：“宓子贱则君子矣！逸四支，全耳目，平心气，而百官治。巫马期则不然，弊性事情，劳烦教诏，虽治，犹未至也。”

孔子谓宓子贱曰：“子治单父而众悦，语丘所以为之者。”曰：“不齐父其父，子其子，恤诸孤而哀丧纪。”孔子曰：“善，小节也。小人附矣，犹未足也。”曰：“不齐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所友者十一人。”孔子曰：“父事三人，可以教孝矣；兄事五人，可以教悌矣；友十一人，可以教学矣。中节也，中民附矣，犹未足也。”曰：“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，不齐事之，皆教不齐所以治之术。”孔子曰：“欲其大者，乃于此在矣。昔者尧、舜清微其身，务来贤人。夫举贤者，百福之宗也，而神明之主也。惜也不齐之所治者小，所治者大，其与尧、舜继矣。”

齐桓公问于管仲曰：“国何患？”对曰：“患夫社鼠。”桓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夫社，束木而涂之，鼠因往托焉。熏之则恐烧其木，灌之则恐坏其涂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，以社故也。夫国亦有社鼠，人主左右是也。内则蔽善恶于君上，外则卖权重于百姓。不诛之则为乱，诛之则为人主所案，据腹有之，此亦国之社鼠也。人有酤酒者，为器甚洁清，置表甚长，而酒酸不售。问之里人其故，里人曰：‘公之狗猛，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，狗迎而噬之，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。’夫国亦有猛狗，用事者也。有道术之士，欲明万乘之主，而用事者迎而齧之，此亦国之猛狗也。左右为社鼠，用事者为猛狗，则道术之士不得用矣，此治国之所患也。”

齐侯问于晏子曰：“为政何患？”对曰：“患善恶之不分。”公曰：“何以察之？”对曰：“审择左右，左右善则百僚各获其所宜，而善恶分矣。”孔子闻之曰：“此言信矣！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，不善进则善亦无由入矣。”

尊 贤

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，必尊贤而下士。易曰：“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”又曰：“以贵下贱，大得民。”夫明王之施德而天下，将怀远而致近也。朝无贤人，犹鸿鹄之无羽翼，虽有千里之望，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。是故绝江海者，托于船；致远道者，托于乘；欲霸王者，托于贤。非其人而欲有功，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，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。虽舜、禹犹亦困，而又况乎俗主哉！

禹以夏王，桀以夏亡。汤以殷王，纣以殷亡。阖庐以吴战胜，无敌于天下，而夫差以见禽于越。穆公以秦显名尊号，而二世以劫于望夷。其所以君王者同，而功迹不等者，所任异也。是故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，周公用事也。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于沙丘，任李兑故也。桓公得管仲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失管仲，任竖刁、易牙，而身死不葬，为天下笑。一人之身，荣辱俱施焉，在所任也。故魏有公子无忌，削地复得；赵任藺相如，秦兵不敢出；楚有申包胥，而昭王反位；齐有田单，襄王得国。由此观之，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、安危继绝者，未尝有也。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，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。得民心者，民往之；有贤佐者，士归之。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从，汤去张网之三面而夏民从。以其所为顺于民心也。故声同则处异而相应，德合则未见而相亲，贤者立于本朝，则天下之豪相率而趋之矣。故无常安之国，无恒治之民。得贤者则安昌，失之者则危亡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

也。

周公摄天子位七年，布衣之士，执贽而所师见者十人，所友见者十二人；穷巷白屋，所先见者四十九人，进善者百人，教士者千人，官朝者万人。当此之时，诚使周公骄而且慙，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。苟有至者，则必贪而尸禄者也。尸禄之臣，不能存君也。

齐桓公设庭燎，期年而士不至。于是有以九九之术见者。公曰：“九九足以见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。臣闻主君待士，期年而士不至。夫士之所以不至者，君天下之贤君也，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，故不至也。夫九九薄能耳，而君犹礼之，况贤于九九者乎？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因礼之。期月，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。

齐宣王坐，淳于髡侍。王曰：“先生论寡人何好？”髡曰：“古者所好四，王所好三焉。”王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髡曰：“古者好马，王亦好马；古者好味，王亦好味；古者好色，王亦好色。古者好士，王独不好士。”王曰：“国无士耳。有则寡人亦悦之矣。”髡曰：“古者有骅骝骐驎，今无有，王选于众，王好马矣。古者有豹象之胎，今无有，王选于众，王好味矣。古者有毛嫱、西施，今无有，王选于众，王好色矣。王必将待尧、舜、禹、汤之士而后好之，则禹、汤之士亦不好王矣。”宣王默然无以应。

卫君问于田让曰：“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，赏赐尽御府缗帛，而士不至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君之赏赐，不可以功及；君之诛罚，不可以理避。犹举杖而呼狗，张弓而祝鸡矣。虽有香饵而不能致者，害之必也。”

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，田子方后。太子击遇之，下车而趋，子方坐乘如故。告太子曰：“为我请君，待我朝歌。”太子不悦，谓子方曰：“不识贫穷者骄人乎？富贵者骄人乎？”子方曰：“贫穷者骄人，富贵者安敢骄人？人主骄人而亡其国，大夫骄人而亡其家。贫穷者若不得意，纳履而去，安往而不得贫穷乎？”太子及文侯，道子方之语。文侯叹曰：“微吾子之故，吾安得闻贤人之言。吾下子方以行，得而友之。自吾友子方也，君臣益亲，百姓益附，吾是以得友士之功。我欲伐中山，吾以武下乐羊，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，我是以得友武之功。吾所以不少进于此者，吾未见以智骄我者也。若得以智骄我者，岂不及古之人乎？”

齐桓公使管仲治国，对曰：“贱不能临贵。”桓公以为上卿，而国不治。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贫不能使富。”公赐之齐国之市租一年，而国不治。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疏不能制亲。”公立以为仲父，齐国大安，而遂霸天下。孔子曰：“管仲之贤，不得此三权者，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。”

桓公问于管仲曰：“吾欲使爵腐于酒，肉腐于俎，得毋害于霸乎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此极非其贵者耳，然亦无害于霸也。”桓公曰：“何如而害霸乎？”对曰：“不知贤，害霸也；知而不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信，害霸也；信而复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

田忌去齐奔楚，楚王问曰：“楚、齐常欲相并，为之奈何？”对曰：“齐使申彊将，则楚发五万人，使上将军将之，至禽将军首而反耳。齐使眳子将，则楚悉发四封之内，王自出将，仅存耳。”于是齐使申彊将，楚发五万人。使上将军将，斩其首而反。于是齐王更使眳子将，楚悉发四境之内，王自出将，仅而得免。至舍，王曰：“先生何知之早耶？”忌曰：“申彊为人，侮贤者而轻不肖者。贤不肖俱不为用，是以亡也。眳子之为人也，尊贤者而爱不肖

者，贤不肖俱负任，是以王仅得存耳。”

正 谏

易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，非为身也，将欲以匡君之过，矫君之失也。君有过失，危亡之萌也。见君之过失而不谏，是轻君之危亡也。夫轻君之危亡者，忠臣不忍为也。

敬 慎

昔成王封伯禽于鲁，将辞去。周公戒之曰：“往矣。子其无以鲁国骄士也。我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、今王之叔父也，又相天子，吾于天下不轻矣。然尝一沐而三捉发，一食而三吐哺，犹恐失天下之士。吾闻之曰：‘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，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，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，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，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，博闻多记，而守以浅者广。’此六守者，皆谦德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德不谦者，失天下，亡其身，桀、纣是也，可不慎乎！故易曰：‘有一道，大足以守天下，中足以守国家，小足以守其身，谦之谓也。’夫天道毁满而益谦，地道变满而流谦，鬼神害满而福谦，人道恶满而好谦。易曰：谦，亨，君子有终，吉。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。”

孙叔敖为楚令尹，一国吏民皆来贺。有一老父后来吊，叔敖曰：“楚王不知臣不肖，使臣受吏民之垢。人尽来贺，子独后来吊，岂有说乎？”父曰：“有。身已贵而骄人者，民去之；位已高而擅权者，君恶之；禄已厚而不知足

者，患处之。”叔敖再拜曰：“敬受命，愿闻余教。”父曰：“位已高而意益下，官益大而心益小，禄已厚而慎不敢取。君谨守此三者，足以治楚矣。”

魏公子牟东行，穰侯送之曰：“先生独无一言以教牟乎？”公子牟曰：“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，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，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，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，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，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。”穰侯曰：“善。”

善 说

齐宣王出猎于社山，父老相与劳王。王曰：“父老苦矣！”赐父老田不租，父老皆拜，闾丘先生独不拜。王曰：“父老以为少耶？”赐父老无徭役，先生又不拜。王曰：“父老皆拜，先生独不拜，寡人得无有过乎？”闾丘先生对曰：“闻大王来游，所以为劳大王，望得寿于大王，望得富于大王，望得贵于大王。”王曰：“天杀生有时，非寡人所得与也，无以寿先生；仓廩虽实，以备灾害，无以富先生；大官无缺，小官卑贱，无以贵先生。”先生对曰：“此非人臣所敢望也。愿大王选有修行者以为吏，平其法度，如此，臣少可以得寿焉；振之以时，无烦扰百姓，如是，臣可少得以富焉；愿大王出令，令少者敬老，如是，臣可少得以贵焉。今大王幸赐臣田不租，然则仓廩将虚也；赐臣无徭役，然则官府无使焉。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

修 文

成王将冠，周公使祝雍祝王曰：“达而勿多。”祝雍曰：“使王近于仁，远于佞，嗇于时，惠于财，任贤使能。”

反 质

秦始皇帝既兼天下，侈靡奢泰，有方士韩客侯生、齐客卢生相与谋曰：“当今时，不可以居。上乐以刑杀为威，下畏罪持禄，莫敢尽忠。上不闻过而日骄，下慑服以慢欺而取容，谏者不用，而失道滋甚，吾党久居，且为所害。”乃亡去。始皇闻之大怒曰：“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。”乃使御史悉上诸生。诸生四百余人，皆坑之。侯生后得，始皇召而见之。侯生曰：“陛下肯听臣一言乎？”始皇曰：“若欲何言？”侯生曰：“今陛下奢侈失本，淫佚趣末。宫室台阁，连属增累；珠玉重宝，积袭成山；妇女倡优，数巨万人；钟鼓之乐，流漫无穷；舆马文饰，所以自奉，丽靡烂漫，不可胜极。黔首匱竭，民力殫尽，尚不自知，又急诽谤，严威刻下，下暗上聋，臣等故去。臣等不惜臣之身，惜陛下国之亡耳。今陛下之淫，万丹朱而千昆吾、桀、纣。臣恐陛下之亡，曾不一存。”始皇默然，久之曰：“汝何不早言？”侯生曰：“陛下自贤自健，上侮五帝，下凌三王，弃素朴就末技，陛下亡征久见矣。臣等恐言之无益，而自为取死，故逃而不敢言。今臣以必死，故为陛下陈之。虽不能使陛下不亡，欲使陛下自知也。”始皇曰：“吾可以变乎？”侯生曰：“形已成矣，陛下坐而待亡耳。若陛下欲更之，能若尧与禹乎？不然，无冀也。”始皇喟然而叹，遂释不诛。

魏文侯问李克曰：“刑罚之源安生？”对曰：“生于奸邪淫佚之行也。凡奸邪之心，饥寒而起。淫佚者，文饰之耗。雕文刻镂，害农事者也；文绣纂组，伤女功者也。农事害则饥之本，女功伤则寒之源也。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，未之有也。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，未尝有也。故上不禁技功，则国贫民侈；国贫民侈，则贫穷者为奸邪，而富足者为淫佚，则驱民而为邪也。民已为邪，因以法随而诛之，则是为民设陷也。刑罚之起有源，人主不

塞其本，而督其末，伤国之道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

季文子相鲁，妾不衣帛，马不食粟。仲孙忌谏曰：“子为鲁上卿，妾不衣帛，马不食粟，人其以子为爱，且不华国也。”文子曰：“然！吾观人之父母，衣粗食蔬，吾是以不敢。且吾闻君子以德华国，不闻以妾与马。夫德者，得于我，又得于彼，故可行。若淫于奢侈，沉于文章，不能自反，何以守国。”仲孙忌惭而退。

卷四十四

桓子新论

【东汉】桓谭撰

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，丧权于诸侯，故遂自恃，不任人封立诸侯。及陈胜、楚、汉咸由布衣，非封君有土，而并共灭秦。高帝既定天下，念项王从函谷入而已由武关到，推却关，修强守御，内充实三军，外多发屯戍，设穷治党与之法，重悬告反之赏。及王翁之夺取，乃不犯关梁厄塞，而坐得其处。王翁自见以专国秉政得之，即抑重臣，收下权，使事无大小深浅，皆断决于己身。及其失之，人不从，大臣生怨。更始帝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，既西到京师，恃民悦喜，则自安乐，不听纳谏臣谋士，赤眉围其外而近臣反，城遂以破败。由是观之，夫患害奇邪不一，何可胜为设防量备哉？防备之善者，则唯量贤智大材，然后先见豫图遏将救之耳！

维针艾方药者，已病之具也，非良医不能以愈人；材能德行，治国之器也，非明君不能以立功。医无针药，可作为求买，以行术伎，不须必自有也；君无材德，可选任明辅，不待必躬能也。由是察焉，则材能德行，国之针药也。其得立功效，乃在君辅。传曰：“得十良马，不如得一伯乐；得十利剑，不如得一欧冶。”多得善物，不如少得能知物。知物者之致善珍，珍益广，非特止于十也。

言求取辅佐之术，既得之，又有大难三，而止善二。为世之事，中庸多，大材少，少不胜众，一口不能与一国讼，持孤特之论干雷同之计，以疏贱之处逆贵近之心，则万不合，此一难也。夫建蹕殊，为非常，乃世俗所不能见也，又使明智图事，而与众平之，亦必不足，此二难也。既听纳有所施行，而事未及成，谗人随而恶之，即中道狐疑，或使言者还受其尤，此三难也。智者尽心竭言，以为国造事，众间之则反见疑，壹不当合，遂被譖愬，虽有十善，隔以一恶去，此一止善也。材能之士，世所嫉妒，遭遇明君，乃一兴起，既幸得之，又复随众弗与知者，虽有若仲尼，犹且出走，此二止善也。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，割心相信，动无间疑，若伊、吕之见用，傅说通梦，管、鲍之信任，则难以遂功竟意矣。又说之言，亦甚多端。其欲观使者，则以古之贤辅厉主；欲间疏别离，则以专权危国者论之。盖父子至亲，而人主有高宗、孝己之谗，及景、武时，栗、卫太子之事；忠臣高节，时有龙逢、比干、伍员、晁错之变。比类众多，不可尽记，则事曷可为邪？庸易知邪？虽然，察前世已然之效，可以观览，亦可以为戒。维诸高妙大材之人，重时遇合，皆欲上与贤侔而垂荣历载，安肯毁名废义而为不轨恶行乎？若夫鲁连解齐、赵之金封，虞卿捐万户与国相，乃乐以成名肆志，岂复干求便辟趋利耶！览诸邪背叛之臣，皆小辨贪饕之人也，大材者莫有焉。由是观之，世间高士材能绝异者，其行亲任亦明矣。不主乃意疑之也，如不能听纳、施行其策，虽广知得，亦终无益也。

凡人耳目所闻见，心意所知识，性情所好恶，利害所去就，亦皆同务焉。若材能有大小，智略有深浅，听明有暗照，质行有薄厚，亦则异度焉。非有大材深智，则不能见其大体。大体者，皆是当之事也。夫言是而计当，遭变而用权，常守正，见事不惑，内有度量，不可倾移，而诳以譎异，为知大体矣。如无大材，则虽威权如王翁，察慧如公孙龙，敏给如东方朔，言灾异如京君明，及博见多闻，书至万篇，为儒教授数百千人，只益不知大体焉。维王

翁之过绝世人有三焉：其智足以饰非夺是，辨能穷诘说士，威则震惧群下。又数阴中不快己者，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，莫敢干犯匡谏，卒以致亡败，其不知大体之祸也。

夫帝王之知大体者，则高帝是矣。高帝曰：“张良、萧何、韩信，此三子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故得天下。”此其知大体之效也。

王翁始秉国政，自以通明贤圣，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。是故举措兴事，辄欲自信任，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共，苟直意而发，得之而用，是以稀获其功效焉，故卒遇破亡，此不知大体者也。高帝怀大智略，能自揆度，群臣制事定法，常谓曰：“庠而勿高也，度吾所能行为之。”宪度内疏，政合于时，故民臣乐悦，为世所思，此知大体者也。

王翁嘉慕前圣之治，而简薄汉家法令，故多所变更，欲事事效古，美先圣制度，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。释近趋远，所尚非务，故以高义退致废乱，此不知大体者也。高祖欲攻魏，乃使人窥视其国相及诸将率左右用事者，知其主名，乃曰：“此皆不如吾萧何、曹参、韩信、樊哙等，亦易与耳。”遂往破之，此知大体者也。

王翁前欲北伐匈奴，及后东击壹、徐众郡赤眉之徒，皆不择良将，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，或遣亲属子孙，素所爱好，咸无权智将帅之用，猥使据军持众，当赴强敌，是以军合则损，士众散走。咎在不择将，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。

夫言行在于美善，不在于众多。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从之，或见一恶意丑事而万民违，可不慎乎？故易曰：“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。”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所以动天地者也。

王翁刑杀人，又复加毒害焉，至生烧人，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，及埋之，复荐覆以荆棘。人既死，与木土等，虽重加创毒，亦何损益？成汤之省纳，无补于士民，士民向之者，嘉其有德惠也；齐宣之活牛，无益于贤人，贤人善之者，贵其有仁心也；文王葬枯骨，无益于众庶，众庶悦之者，其恩义动之也；王翁之残死人，无损于生人，生人恶之者，以残酷示之也。维此四事，忽微而显著，纤细而犹大。故二圣以兴，一君用称，王翁以亡，知大体与不知者远矣。

圣王治国，崇礼让，显仁义，以尊贤爱民为务，是为卜筮维寡，祭祀用稀。王翁好卜筮，信时日，而笃于事鬼神，多作庙兆，洁斋祀祭，牺牲肴膳之费，吏卒辨治之苦，不可称道。为政不善，见叛天下。及难作兵起，无权策以自救解，乃驰之南郊告祷，搏心言冤，号兴流涕，叩头请命，幸天哀助之也。当兵入宫日，射矢交集，燔火大起，逃渐台下，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，可谓蔽惑至甚矣。

淳于髡至邻家，见其灶突之直，而积薪在旁，曰：“此且有火灾。”即教使更为曲突，而徙远其薪。灶家不听，后灾，火果及积薪，而燔其屋，邻里并救击。及灭止，而烹羊具酒以劳谢救火者，曲突远薪，固不肯呼淳于髡饮饭。智者讥之云：“教人曲突远薪，固无恩泽；焦头烂额，反为上客。”盖伤其贱本而贵末。岂夫独突薪可以除害哉？而人病国乱，亦皆如斯。是故良医医其未发，而明君绝其本谋。后世多损于杜塞未萌，而勤于攻击已成，谋臣稀赏，而斗士常荣，犹彼人殆失事之重轻。察淳于髡之预言，可以无不通，此见微之类也。

王者初兴，皆先建根本，广立藩屏，以自树党，而强固国基焉。是以周武王克殷，未下舆而封黄帝、尧、舜、夏、殷之后，及同姓亲属、功臣德行，以为羽翼，佐助鸿业，永垂统于后嗣。乃者强秦罢去诸侯，而独自恃任一身，子弟无所封，孤弱无与，是以为帝十四岁而亡。汉高祖始定天下，背亡秦之短计，遵殷、周之长道，褒显功德，多封子弟，后虽多以骄佚败亡，然汉之基本得以定成，而异姓强臣不能复倾；至景、武之世，见诸王数作乱，因抑夺其权势，而王但得虚尊，坐食租税，故汉朝遂弱，孤单特立。是以王翁不兴兵领士而径取天下，又怀贪功独专之利，不肯封建子孙及同姓戚属，为藩辅之固，故兵起莫之救助也。传曰：“与死人同病者，不可为医；与亡国同政者，不可为谋。”王翁行甚类暴秦，故亦十五岁而亡。夫猎射禽兽者，始欲中之，恐其创不大也；既已得之，又恶其伤肉多也。鄙人有得鲑酱而美之，及饭，恶与人共食，即小唾其中，共者怒，因涕其酱，遂弃而俱不得食焉。彼亡秦、王翁欲取天下时，乃乐与人分之，及已得而重爱不肯与，是惜肉嗜鲑之类也。

昔齐桓公出，见一故墟而问之，或对曰：“郭氏之墟也。”复问郭氏曷为墟，曰：“善善而恶恶焉。”桓公曰：“善善恶恶，乃所以为存，而反为墟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。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，则怨之；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，则仇之。”夫与善人为怨，恶人为仇，欲毋亡，得乎？乃者王翁善天下贤智材能之士，皆征聚而不肯用，使人怀诽谤而怨之。更始帝恶诸王假号无义之人而不能去，令各心恨而仇之。是以王翁见攻而身死，宫室烧尽；更始帝为诸王假号而出走，令城郭残。二王皆有善善恶恶之费，故不免于祸难大灾，卒使长安大都，坏败为墟，此大非之行也。

北蛮之先与中国并，历年兹多，不可记也。仁者不能以德来，强者不能以力并也。其性忿鸷，兽聚而鸟散，其

强难屈而和难得，是以圣王羈縻而不专制也。昔周室衰微，夷狄交侵，中国不绝如线。于是宣王中兴，仅得复其侵地。夫以秦始皇之强，带甲四十万，不敢窥河西，乃筑长城以分之。汉兴，高祖见围于平城。吕后时，为不轨之言。文帝时，匈奴大入，烽火候骑，至雍甘泉。景、武之间，兵出数困，卒不能禽制，即与之结和亲，然后边民得安，中国以宁。其后匈奴内乱，分为五单于，甘延寿得承其弊，以深德呼韩耶单于，故肯委质称臣，来入朝见汉家，汉家得以宣德广之隆，而威示四海，莫不率服，历世无寇。安危尚未可知，而猥复侵刻匈奴，往攻夺其玺绶，而贬损其大臣号位，变易旧常，分单于为十五，是以恨恚大怒，事相攻拒。王翁不自非悔，反遂持屈强无理，多拜将率，调发兵马，运徙粮食财物，以殫索天下。天下愁恨怨苦，因大扰乱，竟不能挫伤一胡虏，徒自穷极竭尽而已。书曰：“天孽可避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其斯之谓矣。夫高帝之见围，十日不食，及得免脱，遂无愠色，诚知其往攻非务，而怨之无益也。今匈奴负于王翁，王翁就往侵削扰之，故使事至于斯，岂所谓肉自生虫而人自生祸者耶！其为不急，乃剧如此，自作之甚者也。

夫灾异变怪者，天下所常有，无世而不然。逢明主贤臣，智士仁人，则修德善政，省职慎行以应之，故咎殃消亡，而祸转为福焉。昔太戊遭桑穀生朝之怪，获中宗之号；武丁有雉雉升鼎之异，身享百年之寿；周成王遇雷风折木之变，而获反风岁熟之报；宋景公有荧惑守心之忧，星为徙三舍。由是观之，则莫善于以德义精诚报塞之矣。故周书曰：“天子见怪则修德，诸侯见怪则修政，大夫见怪则修职，士庶见怪则修身。”神不能伤道，妖亦不能害德。及衰世薄俗，君臣多淫骄失政，士庶多邪心恶行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。又不能内自省视，畏天戒，而反外考谤议，求问厥故，惑于佞愚，而以自诳误，而令患祸得就，皆违天逆道者也。

或言：“往者公卿重臣缺，而众人咸豫部署，云甲乙当为之，后果然。彼何以处知而又能与上同意乎？孔子谓子贡‘亿则屡中’，令众人能与子贡等乎？”余应曰：世之在位人，率同辈，相去不甚胶著，其修善少愈者，固上下所昔闻知也。夫明殊者视异，智均者虑侔。故群下之隐，常与上同度也。如昔汤、武之用伊、吕，高宗之取傅说，桓、穆之授管、宁、由、奚，岂众人所识知哉？彼群下虽好意措，亦焉能真？斯以可居大臣辅相者乎？

国家设理官，制刑辟，所以定奸邪。又内置中丞、御史，以正齐轂下。故常用明习者，始于欲分正法，而终乎侵轻深刻，皆务酷虐过度，欲见尽力而求获功赏。或著能立事，而恐劣弱之谤，是以役以箠楚，舞文成恶。及事成狱毕，虽使皋陶听之，犹不能闻也。至以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，事诚可悼痛焉！渐至乎朝廷，时有忿悁，闻恶弗原，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，讥有司之行深刻，云下尚执重，而令上得施恩泽，此言甚非也。夫贤吏正士，为上处事持法，宜如丹青矣。是故言之当必可行也，罪之当必可刑也，如何苟欲阿指乎？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听行其事，则当受强死也。哀帝时，待诏伍客以知星好方道，数召，后坐帝事下狱，狱穷讯，得其宿与人言，“汉朝当生勇怒子如武童者”。刻暴以为先帝为“怒子”，非所宜言，大不敬。夫言语之时，过差失误，乃不足被以刑诛，及诋欺事，可无不至罪。易言：“大人虎变，君子豹变。”即以是论谕，人主宁可谓曰：“何为比我禽兽乎？”如称君之圣明与尧、舜同，或可怒曰：“何故比我于死人乎？”世主既不通，而辅佐执事者，复随而听之，顺成之，不亦重为矇矇乎！

潜夫论

天地之所贵者人也，圣人之所尚者义也，德义之所成者智也，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。虽有至圣，不生而智；虽

有至材，不生而能。故志曰：黄帝师风后，颡顛师老彭，帝喾师祝融，尧师务成，舜师纪后，禹师墨如，汤师伊尹，文、武师姜尚，周公师庶秀，孔子师老聃。夫此十一君者，皆上圣也，由待学问，其智乃博，其德乃硕，而况于凡人乎？是故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；士欲宣其义，必先读其书。易曰：“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是以人之有学也，犹物之有治也。故夏后之璜，楚和之璧，不琢不错，不离砾石。夫瑚簋之器，朝祭之服，其始也，乃山野之木，蚕茧之丝耳。使巧倕加绳墨而制之以斤斧，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机杼，则皆成宗庙之器，黼黻之章，可羞于鬼神，可御于王公。而况君子敦贞之质，察敏之才，摄之以良朋，教之以明师，文之以礼、乐，导之以诗、书，幽赞之以周易，明之以春秋，其有不济乎？

凡为治之大体，莫善于抑末而务本，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。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，以正学为基。民富乃可教，学正乃得义；民贫则背善，学淫则诈伪。入学则不乱，得义则忠孝。故明君之法，务此二者，以为太平基也。

夫富民者，以农桑为本，以游艺为末；百工者，以致用为本，以巧饰为末；商贾者，以通货为本，以鬻奇为末。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，离本守末则民贫。贫则厄而忘善，富则乐而可教。教训者，以道义为本，以巧辨为末；辞语者，以信顺为本，以诡丽为末；列士者，以孝悌为本，以交游为末；孝悌者，以致养为本，以华观为末；人臣者，以忠正为本，以媚爱为末。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，离本守末则道德崩。慎本略末犹可也，舍本务末则恶矣。夫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六畜生于时，百物取于野，此富国之本也。游业末事，以收民利，此贫邦之源也。忠信谨慎，此德义之基也。虚无谲诡，此乱道之根也。故力田所以富国也。今民去农桑，赴游业，披采众利，聚之一门，虽于私家有富，然公计愈贫矣。百工者，所使备器也。器以便事为善，以胶固为上。今工好造雕琢之器，伪饰之

巧，以欺民取贿，虽于奸工有利，而国计愈病矣。商贾者，所以通物也，物以任用为要，以坚牢为资。今竞鬻无用之货，淫侈之弊，以惑民取产，虽于淫商有得，然国计愈失矣。此三者，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，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。故为政者，明督工商，勿使淫伪；困辱游业，勿使擅利；宽假本农，而宠遂学士，则民富而国平矣。夫教训者，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。今学问之士，好语虚无之事，争著雕丽之文，以求见异于世，品人鲜识，从而尚之，此伤道德之实，而惑蒙夫之失者也。诗赋者，所以颂善丑之德，泄哀乐之情也，故温雅以广文，兴喻以尽意。今赋颂之徒，苟为饶辨屈蹇之辞，竟陈诬罔无然之事，以索见怪于世，愚夫戇士从而奇之，此悖孩童之思，而长不诚之言者也。尽孝悌于父母，正操行于闺门，所以为列士也。今多务交游以结党，偷势窃名，以取济渡，夸末之徒，从而尚之，此逼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。养生顺志，所以为孝也。今多违志以俭养，约生以待终，终没之后，乃崇饰丧纪以言孝，盛飨宾旅以求名，诬善之徒，从而称之，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。忠正以事君，信法以理下，所以居官也。今多奸谀以取媚，玩法以便己，苟得之徒，从而贤之，此灭贞良之行，开乱危之源者也。五者，外虽有贤才之虚誉，内有伤道德之至实。凡此八者，皆衰世之务，而暗君之所固也。

国之所以治者，君明也；其所以乱者，君暗也。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是故人君通心兼听，则圣日广矣；庸说偏信，则愚日甚矣。诗云：“先民有言，询于刳菑。”夫尧、舜之治，辟四门，明四目，通四聪，是以天下辐凑，而圣无不照；故共、鯀之徒弗能塞也，靖言庸回弗能惑也。秦之二世，务隐藏己而断百僚，隔捐疏贱而信赵高，是以听塞于贵重之臣，明蔽于骄妒之人，故天下溃叛弗得闻也，皆知高杀莫敢言之。周章至戏乃始骇，宦乐进劝乃后悔，不亦晚乎！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诬，而远人不得欺也。是故明君莅众，务下之言以昭外也，敬纳卑贱以诱贤也。其无拒言，未必言者之尽用也，乃惧拒无用而让有用也；其无慢贱也，未必其人

尽贤也，乃惧慢不肖而绝贤圣也。是故圣王表小以厉大，赏鄙以招贤，然后良士集于朝，下情达于君也。故上无遗失之策，官无乱法之臣。此君民之所利，而奸佞之所患也。舜曰：“予违汝弼，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”故治国之道，劝之使谏，宣之使言，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。且凡骄臣之好隐贤也，既患其正义以绳己矣，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，尹居其职而策不出于己。是以郤宛得众而子堂杀之，屈原得君而椒、兰构谗，耿弇建常平而严延妒其谋，陈汤杀郅支而匡衡校其功。由此观之，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，则必先与宠人为讎矣。乘旧宠沮之于内，而已接贱欲自信于外，此思善之君，愿忠之士，所以虽并生一世，而终不得遇者也。

国之所以存者治也，其所以亡者乱也。人君莫不好治而恶乱，乐存而畏亡。然尝观上記，近古已来，亡代有三，秽国不数，夫何故哉？察其败，皆由君常好其所以乱，而恶其所以治；憎其所以存，而爱其所以亡。是故虽相去百世，殊俗千里，然其亡征败迹，若重规袭矩，稽节合符。故曰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夫与死人同病者，不可生也；与亡国同行者，不可存也。岂虚言哉！何以知人且病？以其不嗜食也。何以知国之将乱？以其不嗜贤也。是故病家之厨，非无嘉饌，乃其人弗之能食，故遂死也；乱国之官，非无贤人，其君弗之能任，故遂亡也。故养寿之士，先病服药；养世之君，先乱任贤。是以身常安而国脉永也。身之病待医而愈，国之乱待贤而治。治身有黄帝之术，理世有孔子之经。然病不愈而乱不治者，非针石之法误而五经之言诬也，乃因之者非其人。苟非其人，则规不圆而矩不方，绳不直而准不平，钻燧不得火，鼓石不下金，驱马不可以追速，进舟不可以涉水也。凡此八者，有形见物，苟非其人，犹尚无功，则又况乎怀道术以抚民氓，乘六龙以御天心者哉？夫理世不得真贤，譬由治病不得真药也。是故先王为官择人，必得其材，功加于民，德称其位。此三代开国建侯，所以能传嗣百世，历载千数者也。

凡有国之君，未尝不欲治也，而治不世见者，所任不贤也。世未尝无贤也，而贤不得用者，群臣妒也。主有索贤之心，而无得贤之术；臣有进贤之名，而无进贤之实。此所以人君孤危于上，而道独抑于下也。夫国君之所以致治者，公也，公法行则冗乱绝；佞臣之所以便身者，私也，私术用则公法夺；烈士之所以建节者，义也，正节立则丑类代。此奸臣乱吏思私之徒，所以为日夜杜塞贤君义士之间，咸使不相得者也。

夫贤者之为人臣，不损君以奉佞，不阿众以取容，不堕公以听私，不挠法以吐刚，其明能照奸，而义不比党。是以范武归晋而国奸逃，华元反朝而鱼氏亡。故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。而人君之取士也，不能参听民氓，断之聪明，反徒信乱臣之说，独用污吏之言，此所谓与仇选使、令囚择吏者也。书云：“谋及乃心，谋及庶人。”孔子曰：“众好之，必察焉；众恶之，必察焉。”故圣人之施舍也，不必任众，亦不必专己，必察彼己之为，而度之以义。故举无遗失而政无废灭也。惑君则不然，己有所爱，则因以断正，不稽于众，不谋于心，苟眩于爱，唯言是从，此政之所以败乱，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。故有周之制，天子听政，使三公至于列士献诗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无败也。末世则不然，徒信贵人骄妒之议，独用苟媚蛊惑之言，行丰礼者蒙愆咎，论德义者见尤恶，于是谀佞佞人从以诋訾之法，被以议上之刑，此贤士之妬困也。夫诋訾之法者，伐贤之斧也；而骄妒之臣，噬贤之狗也。人君内秉伐贤之斧、而外招噬贤之狗，欲其至理也，不亦悲乎！

兵之设也久矣。涉历五代，以迨于今，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。今兵巧之械，盈乎府库；孙、吴之言，聒乎将耳。然诸将用之，进战则兵败，退守则城亡，是何也哉？彼此之情不闻乎主上，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，士卒进

无利而退无畏，此所以然也。夫服重上阪，步骤千里，马之祸也。然骐驎乐之者，以御者良，足为尽力也。先登陷阵，赴死严敌，民之祸也，然节士乐之者，以明君可为效死也。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辞者，非为趋利，则因以避害也。无贤鄙愚智皆然，顾其所利害有异耳。不利显名，则利厚赏也；不避耻辱，则避祸乱也。非此四者，虽圣王不能以要其臣，慈父不能以必其子。明主深知之，故崇利显害，以与下市，使亲疏贵贱愚智，必顺我令，乃得其欲。是以一旦军鼓雷震，旌旗并发，士皆奋激，竞于死敌者，岂其情厌久生，而乐空死哉？乃义士且以徼其名，贪夫且以求其赏尔。今吏从军败没，死公事者，以十万数，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，下又无禄赏之厚实，节士无所劝慕，庸夫无所贪利。此其所以人怀阻解，不肯复死者也。军起以来，暴师五年，典兵之吏将以千数，大小之战，岁十百合，而希有功。历察其败，无他故焉，皆将不明于变势，而士不劝于死敌也。其士之不能死也，乃其将不能效也。言赏则不与，言罚则不行，士进有独死之祸，退蒙众生之福，此其所以临阵忘战，而竞思奔北者也。今观诸将，既无料敌合变之奇，复无明赏必罚之信，然其士又甚贫困，器械不简习，将恩不素结。卒然有急，则吏以暴虐其士，士以所拙遇敌巧。此为将吏驱怨以御讎，士卒缚手以待寇也。夫将不能劝其士，士不能用其兵，此二者与无兵等。无士无兵，而欲合战，其败负也，理数也然。故曰：其败者，非天之所灾，将之过也。

人君之称，莫大于明；人臣之誉，莫美于忠。此二德者，古来君臣所共愿也。然明不继踵、忠不万全者，非必愚暗不逮而恶名扬也，所以求之非道耳。夫明据下起，忠依上成，二人同心，则其利断金。能如此者，要在于明操法术而已矣。夫帝王者，其利重矣，其威大矣。徒悬重利，足以劝善；徒设严威，可以惩奸。乃张重利以诱民，操大威以驱民，则举世之人，可令冒白刃而不恨，赴汤火而不难，岂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？若鹰，野鸟也，然猎夫御之，犹使终日奋击而不敢怠，岂有人臣而不可使尽力者哉？故进忠扶危者，贤不肖之所共愿也。诚皆愿之而行

违者，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，言未得信而身败。广观古来爱君忧主敢言之臣，忠信未达，而为左右所鞫案，更为愚恶无状之臣者，岂可胜数哉？孝成终没之日，不知王章之直；孝哀终没之日，不知王嘉之忠也。后贤虽有忧君哀主之情，忠诚正直之节，然犹且沉吟观听。是以忠臣必待明君，乃能显其节；良吏必得察主，乃能成其功。故圣人求之于己，不以责下也。凡为人上，法术明而赏罚必者，虽无言语，而势自治；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，虽日号令，然势自乱。是故势治者，虽委之不乱；势乱者，虽勤之不治也。尧、舜拱己无为而有余，势治也；胡亥、王莽驰骛而不足，势乱也。故曰：“善者求之于势，弗责于人。”是以明王审法度而布教令，不行私以欺法，不黷教以辱命。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，竭其心而称其职。此由法术明也。

是故圣人显诸仁，藏诸用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，然后致其治而成其功。功业效于民，美誉传于世，然后君乃得称明，臣乃得称忠。此所谓“明据下作，忠依上成；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”者也。

人君之治，莫大于道，莫盛于德，莫美于教，莫神于化。道者所以持之也，德者所以苞之也，教者所以知之也，化者所以致之也。民有性有情，有化有俗。情性者，心也，本也。化俗者，行也，末也。上君抚世，先其本而后其末，顺其心而理其行。心情苟正，则奸慝无所生，邪意无所载矣。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，而务治民心。故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民亲爱则无相伤害之意，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。夫若此者，非法律之所使也，非威刑之所强也，此乃教化之所致也。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，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，而后命皋陶以五刑三居。是故凡立法者，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，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，检淫邪而内正道耳。民蒙善化，则人有士君子之心；被恶政，则人有怀奸乱之虑。故善者之养天民也，由良工之为翫鼓也。起居以其时，

寒温得其适，则一荫之鞠豉，尽美而多量。其遇拙工，则一荫之鞠豉，皆臭败而弃捐。今六合亦由一荫也，黔首之属犹豆麦也，变化云为，在将者耳。遭良吏，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；遇恶吏，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。忠厚积则致太平，奸薄积则致危亡。是以圣帝明王，皆敦德化而薄威刑。德者所以修己也，威者所以治人也。民之生世也，犹铄金之在炉，方圆薄厚，随熔制耳。是故世之善恶，俗之薄厚，皆在于君主。诚能使六合之内，举世之人，咸怀方厚之情，而无浅薄之恶，各奉公正之心，而无奸险之虑，则羲、农之俗，复见于兹，麟龙鸾凤，复畜于郊矣。

卷四十五

政论

自尧、舜之帝，汤、武之王，皆赖明哲之佐，博物之臣。故皋陶陈谏而唐、虞以兴，伊、箕作训而殷、周用隆。及继体之君，欲立中兴之功者，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？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，常由人主承平日久，俗渐弊而不寤，政浸衰而不改，习乱安危，逸不自睹。或荒耽嗜欲，不恤万机；或耳蔽箴诲，厌伪忽真；或犹豫岐路，莫适所从；或见信之佐，括囊守禄；或疏远之臣，言以贱废。是以王纲纵弛于上，智士郁伊于下。悲夫！且守文之君，继陵迟之绪，譬诸乘弊车矣，当求巧工，使辑治之，折则接之，缓则契之，补琢换易，可复为新，新不已，用之无穷。若遂不治，因而乘之，摧拉捌裂，亦无可奈何矣。若武丁之获傅说，宣王之得申、甫，是则其巧工也。今朝廷以圣哲之姿，龙飞天衢，大臣辅政，将成断金。诚宜有以满天下望，称兆民之心，年谷丰稔，风俗未乂。夫风俗者，国之脉诊也。不和，诚未足为休。书曰：“虽休勿休。”况不休而可休乎？且济时救世之术，岂必体尧蹈舜，然后乃治哉？期于补绽决坏，枝拄邪倾，随形裁割，取时君所能行，要厝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。故圣人执权，遭时定制，步骤之差，各有云施。不强人以不能，背所急而慕所闻也。

昔孝武皇帝策书曰：“三代不同法，所由殊路，而建德一也。”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，哀公以临民，景公以节

礼，非其不同，所急异务也。俗人拘文牵古，不达权制，奇玮所闻，简忽所见，策不见珍，计不见信。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，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，恶足与论家国之大事哉？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德者，或下群臣，令集议之，虽有可采，辄见掎夺。何者？其顽士暗于时权，安习所见，殆不知乐成，况可与虑始乎？心闪意舛，不知所云，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。其达者或矜名嫉能，耻善策不从己出，则舞笔奋辞以破其义。寡不胜众，遂见屏弃。虽稷、契复存，由将困焉。斯实贾生之所以排于绛、灌，吊屈子以舒愤者也。夫以文童之明，贾生之贤，绛、灌之忠，而有此患，况其余哉！况其余哉！且世主莫不愿得尼、轲之伦以为辅佐，卒然获之，未必珍也。自非题榜其面曰“鲁孔丘”、“邹孟轲”，殆必不见敬信。何以明其然也？此二者，善已存于上矣，当时皆见薄贱，而莫能任用。困厄削逐，待放不追，劳辱勤瘁，为竖子所议，笑其故获也。夫淳淑之士，固不曲道以媚时，不诡行以徼名，耻乡原之誉，比周之党。而世主凡君，明不能别异量之士，而适足受谗润之愆。前君既失之于古，后君又蹈之于今。是以命世之士，常抑于当时，而见思于后人。以往揆来，亦何容易？向使贤不肖相去如泰山之与蚁垤，策谋得失相觉如日月之与萤火，虽顽嚚之人，犹能察焉。常患贤佞难别，是非倒纷，始相去如毫厘，而祸福差以千里。故圣君明主，其犹慎之。

夫人之情，莫不乐富贵荣华、美服丽饰、铿锵眩耀、芬芳嘉味者也。昼则思之，夜则梦焉。唯斯之务，无须臾不存于心，犹急水之归下，下川之赴壑。不厚为之制度，则皆侯服王食，僭至尊，逾天制矣。是故先王之御世也，必明法度以闭民欲，崇堤防以御水害。法度替而民散乱，堤防堕而水泛滥。顷者，法度颇不稽古，而旧号网漏吞舟。故庸夫设藻梲之饰，匹竖享方丈之饌。下僭其上，尊卑无别，礼坏而莫救，法堕而不恒，斯盖有识之士所为於邑而增叹者也。律令虽有舆服制度，然断之不自其源，禁之又不密。今使列肆卖侈功，商贾鬻僭服，百工作淫器，

民见可欲，不能不买，贾人之列，户蹈逾侈矣。故王政一倾，普天率土，莫不奢僭者。非家至人告，乃时势驱之使然。此则天下之患一也。且世奢服僭，则无用之器贵，本务之业贱矣。农桑勤而利薄，工商逸而入厚，故农夫辍耒而雕镂，工女投杼而刺文。躬耕者少，末作者众。生土虽皆垦义，故地功不致，苟无力穡，焉得有年？财郁蓄而不尽出，百姓穷匮而为奸寇，是以仓廩空而圉圉实。一谷不登，则饥馁流死，上下俱匮，无以相济。国以民为根，民以谷为命。命尽则根拔，根拔则本颠。此最国家之毒忧，可为热心者也。斯则天下之患二也。法度既堕，舆服无限，婢妾皆戴瑱栉之饰而被织文之衣，乃送终之家，亦无法度，至用輶粹黄肠，多藏宝货，享牛作倡，高坟大寝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而俗人多之，咸曰“健子”。天下跂慕，耻不相逮。念亲将终，无以奉遣。乃约其供养，豫修亡歿之备。老亲之饥寒，以事淫法之华称。竭家尽业，甘心而不恨。穷厄既迫，起为盗贼，拘执陷罪，为世大戮。痛乎！化俗之刑，陷愚民也。且橘柚之贡，尧、舜所不尝御；山龙华虫，帝王不以为褻服。今之臣妾，皆余黄甘而厌文绣者，盖以万数矣。其余称此，不可胜记。古者墓而不坟，文、武之兆与平地齐。今豪民之坟，已千坊矣。欲民不匮，诚亦难矣。是以天戚戚，人汲汲，外溺奢风，内忧穷竭。故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，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。俗之坏败，乃至于此。此天下之患三也。承三患之弊，继荒顿之绪，而徒欲修旧修故而无匡改，虽唐、虞复存，无益于治乱也。昔圣王远虑深思，患民情之难防，忧奢淫之害政，乃塞其源以绝其末，深其刑而重其罚。夫善堙川者，必杜其源；善防奸者，必绝其萌。昔子产相郑，殊尊卑，异章服，而国用治。岂太汉之明主，曾不如小藩之陪臣？在修之与不耳。

易曰：“言行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。”仲尼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”今官之接民，甚多违理，苟解面前，不顾先哲。作使百工，及从民市，辄设计加以诱来之，器成之后，更不与直。老弱冻饿，痛号道路。守阙告哀，终不

见省。历年累岁，乃才给之，又云“逋直，请十与三”，此逋直岂物主之罪耶？不自咎责，反复灭之，冤抑酷痛，足感和气。既尔复平弊败之物与之，至有车舆、故谒者冠，卖之则莫取，服之则不可。其余杂物，略皆此辈。是以百姓创艾，咸以官为忌讳，遁逃鼠窜，莫肯应募。因乃捕之，劫以威势。心苟不乐，则器械行沽，虚费财用，不周于事。故曰：上为下效，然后谓之教。上下相效殆如此，将何以防之？罚则不恕，不罚则不治。是以风移于诈，俗易于欺，狱讼繁多，民好残伪。为政如此，未睹其利。斯皆起于典藏之吏，不明为国之体。苟割脰以肥头，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。礼讥“聚敛之臣”，诗曰“贪人败类”，盖伤之也。

传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旧时永平、建初之际，去战攻未久，朝廷留意于武备，财用优饶，主者躬亲，故官兵常牢劲精利。谢、蔡大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剑，至今擅名天下。顷主者既不敕慎，而诏书又误进入之宾。贪饕之吏，竞约其财用。狡猾之工，复盗窃之。至以麻枲被弓弩，米粥杂漆，烧铠铁淬醢中，令脆易治，孔又褊小，刀牟悉钝。故边民敢斗健士，皆自作私兵，不肯用官器。凡汉所以能制胡者，徒擅铠弩之利也。铠则不坚，弩则不劲，永失所恃矣。且夫士之身，苟兵钝甲软，不可依怙，虽孟贲、卞庄，由有犹豫。推此论之，以小况大，使三军器械，皆可依阻，则胆强势盛，各有赴敌不旋之虑。若皆弊败不足任用，亦竞奋皆不避水火矣。三军皆奋，则何敌不克？诚宜复申明巧工旧令，除进入之课，复故财用，虽颇为吏工所中，尚胜于自中也。苟以牟利任用为故，无问其他。月令曰：“物刻工名，以覆其诚。功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以穷其情。”今虽刻名之，而赏罚不能，又数有赦赎，主者轻玩，无所敬畏。夫兵革，国之大事，宜特留意，重其法罚。敢有巧诈辄行之辈，罪勿以赦赎除，则吏敬其职、工慎其业矣。昔圣王之治天下，咸建诸侯，以临其民。国有常君，君有定臣，上下相安，政如一家。秦兼天下，罢侯置县，于是君臣始有不亲之釁矣。我文、景患其如此，故令长视事。至十余年，居位或长子孙，永久则

相习，上下无所甯情，加以心坚意专，安官乐职，图虑久长，而无苟且之政；吏民供奉，亦竭忠尽节而无一切之计。故能君臣和睦，百姓康乐。苟有康乐之心充于中，则和气应于外。是以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

自顷以来，政教稍改，重刑阙于大臣，而密罔刻于下职。鼎辅不思在宽之德，牧牧守守逐之，各竞撻微短，吹毛求疵，重案深诋，以中伤贞良。长吏或实清廉，心平行洁，内省不疚，不肯媚灶，曲礼不行于所属，私敬无废于府。州郡侧目，以为负折，乃选巧文猾吏，向壁作条，诬覆阖门，摄捕妻子。人情耻令妻子就逮，则不迫自去。且人主莫不欲豹、产之臣，然西门豹治邺一年，民欲杀之；子产相郑，初亦见诅，三载之后，德化乃洽。今长吏下车百日，无他异观，则州郡睥睨，待以恶意，满岁寂漠，便见驱逐。正使豹、产复在，方见怨诅，应时奔驰，何缘得成易歌之勋，垂不朽之名者哉？犹冯唐评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。近汉世所谓良吏，黄侯、召父之治郡视事，皆且十年，然后功业乃著。且以仲尼之圣，由曰“三年有成”，况凡庸之士，而责以造次之效哉？故夫卒成之政，必有横暴酷烈之失，而世俗归称，谓之办治。故绌已复进，弃已复用，横迁超取，不由次第。是以残猛之人，遂奋其毒；仁贤之士，劫俗为虐。本操虽异，驱出一揆。故朝廷不获温良之用，兆民不蒙宽惠之德，则百姓之命，委于酷吏之手，嗷嗷之怨，咎归于上。

夫民善之则畜，恶之则仇。仇满天下，可不惧哉？是以有国有家者，甚畏其民，既畏其怨，又畏其罚。故养之如伤病，爱之如赤子，兢兢业业，惧以终始，恐失群臣之和，以堕先王之轨也。今朝廷虽屡下恩泽之诏，垂恤民之言，而法度制令，甚失养民之道，劳思而无功，华繁而实寡。必欲求利民之术，则宜沛然改法，有以安固长吏，原其小罪，阔略微过，取其大较，惠下而已。昔唐、虞之制，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，所以表善而简恶，尽臣力也。汉

法亦三年壹察治状，举孝廉尤异。宣帝时，王成为胶东相，黄霸为颍川太守，皆且十年，但就增秩赐金，封关内侯，以次入为公卿。然后政化大行，勋垂竹帛，皆先帝旧法，所宜因循。及中兴后，上官象为并州刺史，祭彤为辽东太守，视事各十八年，皆增秩中二千石。近日所见，或一期之中，郡主易数补，二千石云扰波转，溃溃纷纷，吏民疑惑，不知所谓。及公卿、尚书，亦复如此。且台阁之职，尤宜简习。帝时尚书，但厚加赏赐，希得外，是以机事周密，莫有漏泄。昔舜命九官，自受终于文祖，以至陟方五十年，不闻复有改易也。圣人行之于古，以致时雍；文、宣拟式，亦至隆平。若不克从，是羞效唐、虞而耻遵先帝也。

昔明王之统黎元，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。凡人情之所通好，则恕己而足之。因民有乐生之性，故分禄以颐其士，制庐井以养其萌，然后上下交足，厥心乃静。人非食不活，衣食足，然后可教以礼义，威以刑罚。苟其不足，慈亲不能畜其子，况君能检其臣乎？故古记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今所使分威权、御民人、理狱讼、干府库者，皆群臣之所为，而其奉禄甚薄，仰不足以养父母，俯不足以活妻子。父母者，性所爱也；妻子者，性所亲也。所爱所亲，方将冻馁，虽冒刃求利，尚犹不避，况可令临财御众乎？是所谓渴马守水，饿犬护肉，欲其不侵，亦不几矣。夫事有不疑，势有不然，盖此之类。虽时有素富骨清者，未能百一，不可为天下通率。圣王知其如此，故重其禄以防其贪，欲使之取足于奉，不与百姓争利。故其为士者习推让之风，耻言十五之计，而拔葵去织之义形矣。故三代之赋也，足以代其耕。故晏平仲，诸侯之大夫耳，禄足贍五百，斯非优衍之故耶？昔在暴秦，反道违圣，厚自封宠，而虏遇臣下。汉兴因循，未改其制。夫百里长吏，荷诸侯之任，而食监门之禄。请举一隅以率其余。一月之禄，得粟二十斛、钱二千。长吏虽欲崇约，犹当有从者一人，假令无奴，当复取客。客庸一月千，刍膏肉五百，薪炭盐菜又五百，二人食粟六斛，其余财足给马，岂能供冬夏衣被、四时祠祀、宾客升酒之费

乎？况复迎父母、致妻子哉？不迎父母，则违定省；不致妻子，则继嗣绝。迎之不足相贍，自非夷、齐，孰能饿死？于是则有卖官鬻狱、盗贼主守之奸生矣。孝宣皇帝悼其如此，乃诏曰：“吏不平则治道衰。今小吏皆勤事，奉之薄，欲其不侵渔百姓，难矣！”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。然尚俭隘，又不上逮。古赋禄虽不可悉遵，宜少增益，以调其匮，使足代耕自供，以绝其内顾念奸之心。然后重其受取之罚，则吏内足于财，外惮严刑，人怀羔羊之洁，民无侵枉之性矣。昔周之衰也，大夫无禄，诗人刺之；暴秦之政，始建薄奉；亡新之乱，不与吏除。三亡之失，异世同术，我无所鉴？夏后及商，覆车之轨，宜以为戒。

大赦之造，乃圣王受命而兴，讨乱除残，诛其鲸鲵，赦其臣民渐染化者耳。乃战国之时，犯罪者辄亡奔邻国，遂赦之以诱还其逋逃之民。汉承秦制，遵而不越。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，示不废旧章而已。近永平、建初之际，亦六七年乃一赦命，子皆老于草野，穷困怨艾，比之于死。顷间以来，岁且一赦，百姓忸怩，轻为奸非，每迫春节侥幸之会，犯恶尤多。近前年一期之中，大小四赦。谚曰：“一岁再赦，奴儿嗜噍。”况不轨之民，孰不肆意？遂以赦为常俗。初期望之，过期不至，亡命蓄积，群辈屯聚，为朝廷忧。如是则劫不得不赦。赦以趣奸，奸以趣赦，转相驱蹙，两不得息，虽日赦之，乱甫繁耳。由坐饮多发消渴，而水更不得去口，其归亦无终矣。又践祚改元际未尝不赦，每其令曰：“荡涤旧恶，将与士大夫更始。”是褒己薄先，且违无改之义，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。昔管子有云：“赦者，奔马之委辔；不赦者，痼疽之砭石。”及匡衡、吴汉，将相之隼，而皆建言不当数赦。今如欲遵先王之制，宜旷然更下大赦令，因明谕使知永不复赦，则群下震栗，莫轻犯罪。纵不能然，宜十岁以上，乃时一赦。

仲长子昌言

德教者，人君之常任也，而刑罚为之佐助焉。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，训五品，和万邦，蕃黎民，召天地之嘉应，降鬼神之吉灵者，实德是为，而非刑之攸致也。至于革命之期运，非征伐用兵，则不能定其业；奸宄之成群，非严刑峻法，则不能破其党。时势不同，所用之数，亦宜异也。教化以礼义为宗，礼义以典籍为本。常道行于百世，权宜用于一时，所不可得而易者也。故制不足，则引之无所至；礼无等，则用之不可依；法无常，则网罗当道路；教不明，则士民无所信。引之无所至，则难以致治；用之不可依，则无所取正；罗网当道路，则不可得而避；士民无所信，则其志不知所定，非治理之道也。诚令方来之作，礼简而易用，仪省而易行，法明而易知，教约而易从。篇章既著，勿复刊剟；仪故既定，勿复变易。而人主临之以至公，行之以忠仁，壹德于恒久，先之用己身。又使通治乱之大体者，总纲纪而为辅佐；知稼穡之艰难者，亲民事而布惠利。政不分于外戚之家，权不入于宦竖之门。下无侵民之吏，京师无佞邪之臣。则天神可降，地祇可出。

大治之后，有易乱之民者，安宁无故，邪心起也。大乱之后，有易治之势者，创艾祸灾，乐生全也。刑繁而乱益甚者，法难胜避，苟免而无耻也。教兴而罚罕用者，仁义相厉，廉耻成也。任循吏于大乱之会，必有恃仁恩之败。用酷吏于清治之世，必有杀良民之残。此其大数也。我有公心焉，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。我有平心焉，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；我有俭心焉，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；此躬行之所征者也。开道涂焉，起堤防焉，舍我涂而不由，逾堤防而横行，逆我政者也。诰之而知罪，可使悔过于后矣；诰之而不知罪，明刑之所取者也。教有道，禁不义，而身以先之，令德者也；身不能先，而总略能行之，严明者也。忠仁为上，勤以守之，其成虽迟，君子之德也。谲詐

以御其下，欺其民而取其心，虽有立成之功，至德之所不贵也。

廉隅贞洁者，德之令也；流逸奔随者，行之污也。风有所从来，俗有所由起。疾其末者刈其本，恶其流者塞其源。夫男女之际，明别其外内，远绝其声音，激厉其廉耻，涂塞其亏隙，由尚有胸心之逸念，睇盼之过视，而况开其门、导其径者乎？今嫁娶之会，捶杖以督之，戏谑酒醴以趣情欲，宣淫佚于广众之中，显阴私于族亲之间。污风诡俗，生淫长奸，莫此之甚，不可不断者也。

汉兴以来，皆引母妻之党为上将，谓之辅政，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，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。妙采于万夫之望，其良犹未可得而遇也。况欲求之妃妾之党，取之于骄盈之家，侥天幸以自获其人者哉？夫以丈夫之智，犹不能久处公正，长思利害，耽荣乐宠，死而后已。又况妇人之愚，而望其遵巡正路，谦虚节俭，深图远虑，为国家校计者乎？故其欲关豫朝政，愜快私愿，是乃理之自然也。昔赵绾白不奏事于太后，而受不测之罪；王章陈日蚀之变，而取背叛之诛。夫二后不甚名为无道之妇人，犹尚若此，又况吕后、飞燕、傅昭仪之等乎？夫母之于我，尊且亲，于其私亲，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；妻之于我，爱且媿，于其私亲，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。我之欲尽孝顺于慈母，无所择事矣；我之欲效恩情于爱妻妾，亦无所择力矣。而所求于我者，非使我有四体之劳苦，肌肤之疾病也。夫以此咳唾盼睇之间至易也，谁能违此者乎？唯不世之主，抱独断绝异之明，有坚刚不移之气，然后可庶几其不陷没流沦耳。

宦竖者，传言给使之臣也。拚扫是为，趋走是供。传延房卧之内，交错妇人之间，又亦实刑者之所宜也。孝宣之世，则以弘恭为中书令、石显为仆射。中宗严明，二竖不敢容错其奸心也。后暨孝元，常抱病而留好于音乐，悉

以枢机委之石显，则昏迷雾乱之政起，而仇忠害正之祸成矣。呜呼！父子之间，相监至近，而明暗之分若此，岂不良足悲耶？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，侯览、张让之等以乱承乱，政令多门，权利并作，迷荒帝主，浊乱海内。高命士恶其如此，直言正谏，与相摩切，被诬见陷，谓之党人。灵皇帝登自解犍，以继孝桓，中常侍曹节、侯览等，造为维纲，帝终不寤，宠之日隆，唯其所言，无求不得。凡贪淫放纵，僭凌横恣，挠乱内外，螫噬民化，隆自顺、桓之时，盛极孝灵之世，前后五十余年。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？古之圣人，立礼垂典，使子孙少在师保，不令处于妇女小人之间，盖犹见此之良审也。

和神气，惩思虑，避风湿，节饮食，适嗜欲，此寿考之方也。不幸而有疾，则针石汤药之所去也。肃礼容，居中正，康道德，履仁义，敬天地，恪宗庙，此吉祥之术也。不幸而有灾，则克己责躬之所复也。然而有祷祈之礼、史巫之事者，尽中正、竭精诚也。下世其本而为奸邪之阶，于是淫厉乱神之礼兴焉，佞张变怪之言起焉，丹书厌胜之物作焉。故常俗忌讳可笑事，时世之所遂往，而通人所深疾也。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，凿山百步以攻金，入林伐木不卜日，适野刈草不择时。及其构而居之，制而用之，则疑其吉凶，不亦迷乎？简郊社，慢祖祢，逆时令，背大顺，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，取信诚于愚惑之人，不亦误乎？彼图家画舍，转局指天者，不能自使室家滑利、子孙富贵，而望其能致之于我，不亦惑乎？今有严禁于下而上不去，非教化之法也。诸厌胜之物，非礼之祭，皆所宜急除者也。情无所止，礼为之俭；欲无所齐，法为之防。越礼宜贬，逾法宜刑，先王之所以纪纲人物也。若不制此二者，人情之纵横驰骋，谁能度其所极者哉？表正则影直，范端则器良。行之于上，禁之于下，非元首之教也。君臣士民，并顺私心，又大乱之道也。顷皇子皇女有夭折，年未及殇，爵加王主之号，葬从成人之礼，非也。及下殇以上，已有国邑之名，虽不合古制，行之可也。王侯者，所与共受气于祖考，干合而支分者也。性类纯美，臭味芬

香，孰有加此乎？然而生长于骄溢之处，自恣于色乐之中。不闻典籍之法言，不因师傅之良教。故使其心同于夷狄，其行比于禽兽也。长幼相效，子孙相袭，家以为风，世以为俗。故姓族之门，不与王侯婚者，不以其五品不和睦、闺门不洁盛耶？所贵于善者，以其有礼义也；所贱于恶者，以其有罪过也。今以所贵者教民，以所贱者教亲，不亦悖乎？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学，广之以他山，肃之以二物，则腥臊之污可除，而芬芳之风可发矣。

有天下者，莫不君之以王，而治之以道。道有大中，所以为贵也。又何慕于空言高论，难行之术？而台榭则高数十百尺，璧带加珠玉之物，木土被绋锦之饰。不见夫之女子成市于宫中；未曾御之妇人生幽于山陵。继体之君，诚欲行道，虽父之所兴，可有所坏者也；虽父之美人，可有所嫁者也。至若门庭足以容朝贺之会同，公堂足以陈千人之坐席，台榭足以览都民之有无，防闼足以殊五等之尊卑。宇殿高显敞，而不加以雕采之巧，错涂之饰，是自其中也。苑囿池沼，百里而还，使刍菟雉菟者得时往焉。随农隙而讲学，因田狩以教战，上虔郊庙，下虞宾客，是自其中也。嫡庶之数，使从固制；妾之无子与希幸者，以时出之，均齐恩施，以广子姓。使令之人，取足相供，时其上下，通其隔旷，是又自然其中也。在位之人，有乘柴马弊车者矣，有食菽藿者矣，有亲饮食之蒸烹者矣，有过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，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，有还奉禄者矣，有辞爵赏者矣，莫不称述以为清邵。非不清邵，而不可以言中也。好节之士，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，有妻子冻饿而不纳善人之施者矣，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湿者矣，有穷居僻处求而不可得见者矣，莫不叹美以为高洁。此非不高洁，而不可以言中也。夫世之所以高此者，亦有由然。先古之制休废，时王之政不平，直正不行，诈伪独售，于是世俗同共知节义之难复持也，乃舍正从邪，背道而驰奸。彼独能介然不为，故见贵也。如使王度昭明，禄除从古，服章不中法，则诘之以典制；货财不及礼，则间之以志故。向所称以清邵者，将欲何矫哉？向所叹云高洁者，欲以何厉哉？故人主能使违时诡俗之行，无所复割

摩：困苦难为之约，无所复激切。步骤乎平夷之涂，偃息乎大中之居，人享其宜，物安其所，然后足以称贤圣之王公，中和之君子矣。

古者，君之于臣，无不答拜也。虽王者有变，不必相因，犹宜存其大者。御史大夫，三公之列也，今不为起，非也。为太子时太傅，即位之后，宜常答其拜。少傅可比三公为之起。周礼，王为三公六卿锡衰，为诸侯缙衰，为大夫士疑衰。及于其病时，皆自问焉。古礼虽难悉奉行，师傅三公，所不宜阙者也。凡在京师，大夫以上疾者，可遣使修赐问之恩；州牧郡守远者，其死，然后有吊赠之礼也。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；作而行之，谓士大夫。论道必求高明之士，干事必使良能之人。非独三太、三少可与言也，凡在列位者，皆宜及焉。故士不与其言，何知其术之浅深？不试之事，何以知其能之高下？与群臣言议者，又非但用观彼之志行，察彼之才能也，乃所以自弘天德，益圣性也。圣人犹十五志学，朋友讲习，自强不息，德与年进，至于七十，然后从心而不逾矩，况于不及中规者乎？而不自勉也。公卿、列校、侍中、尚书，皆九州之选也。而不与之从容言议，咨论古事，访国家正事，问四海豪英，琢磨珪璧，染练金锡，何以昭仁心于民物，广令闻于天下哉？人主有常不可谏者五焉：一曰废后黜正，二曰不节情欲，三曰专爱一人，四曰宠幸佞谄，五曰骄贵外戚。废后黜正，覆其国家者也；不节情欲，伐其性命者也；专爱一人，绝其继嗣者也；宠幸佞谄，壅蔽忠正者也；骄贵外戚，淆乱政治者也。此为疾痛在于膏肓，此为倾危比于累卵者也，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。不忘初故，仁也；以计御情，智也；以严专制，礼也。丰之以财而勿与之位，亦足以为恩也；封之以土而勿与之权，亦足以为厚也。何必友年弥世，惑贤乱国，然后于我心乃快哉？

人之事亲也，不去乎父母之侧，不倦乎劳辱之事，唯父母之所言也，唯父母之所欲也。于其体之不安，则不能

寢；于其餐之不饱，则不能食。孜孜为此，以没其身。恶有为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？人之事君也，言无小大，无所愆也；事无劳逸，无所避也。其见识知也，则不恃恩宠而加敬；其见遗忘也，则不怀怨恨而加勤。安危不贰其志，险易不革其心。孜孜为此，以没其身。恶有为此人君长而憎之者也？人之交士也，仁爱笃恕，谦逊敬让，忠诚发乎内，信效著乎外。流言无所受，爱憎无所偏。幽闲攻人之短，会友述人之长。有负我者，我又加厚焉；有疑我者，我又加信焉。患难必相及，行潜德而不有，立潜功而不名。孜孜为此，以没其身。恶有与此人交而憎之者也？故事亲而不为亲所知，是孝未至者也；事君而不为君所知，是忠未至者也；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，是信义未至者也。父母怨咎人不以正，已审其不然，可违而不报也；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爵禄，而才实不可，可违而不从也；父母欲为奢泰侈靡以适心快意，可违而不许也；父母不好学问，疾子孙之为之，可违而学也；父母不好善士，恶子孙交之，可违而友也；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济，父母不欲其行，可违而往也。故不可违而违，非孝也；可违而不违，亦非孝也。好不违，非孝也；好违，亦非孝也。其得义而已也。

昔高祖诛秦、项而陟天子之位，光武讨篡臣而复已亡之汉，皆受命之圣主也。萧、曹、丙、魏、平、勃、霍光之等，夷诸吕，尊太宗，废昌邑而立孝宣，经纬国家，镇安社稷，一代之名臣也。二主数子所以震威四海、布德生民、建功立业、流名百世者，唯人事之尽耳，无天道之学焉。然则王天下、作大臣者，不待于知天道矣。所贵乎用天之道者，则指星辰以授民事，顺四时而兴功业。其大略吉凶之祥，又何取焉？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，是巫医、卜祝之伍，下愚不齿之民也；信天道而背人事者，是昏乱迷惑之主，覆国亡家之臣也。问者曰：“治天下者，壹之乎人事，抑亦有取诸天道也？”曰：所取于天道者，谓四时之宜也；所壹于人事者，谓治乱之实也。曰：周礼之冯相、保章，其无所用耶？”曰：大备于天人之道耳，是非治天下之本也，是非理生民之要也。曰：“然则本与要奚所

存耶？”曰：王者官人无私，唯贤是亲。勤恤政事，屡省功臣。赏锡期于功劳，刑罚归乎罪恶。政平民安，各得其所。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，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，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。求其不然，乃不可得也。王者所官者，非亲属则宠幸也；所爱者，非美色则巧佞也。以同异为善恶，以喜怒为赏罚。取乎丽女，怠乎万机，黎民冤枉类残贼。虽五方之兆，不失四时之礼；断狱之政，不违冬日之期。著龟积于庙门之中，牺牲群于丽碑之间，冯相坐台上而不下，祝史伏坛旁而不去，犹无益于败亡也。从此言之，人事为本，天道为末，不其然与？故审我已善，而不复恃乎天道，上也；疑我未善，引天道以自济者，其次也；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，下愚之主也。今夫王者，诚忠心于自省，专思虑于治道。自省无愆，治道不谬，则彼嘉物之生，休祥之来，是我汲井而水出，爨灶而火燃者耳，何足以为贺者耶？故欢于报应，喜于珍祥，是劣者之私情，未可谓太上之公德也。

卷四十六

申鉴

【东汉】荀悦撰

夫道之大本，仁义而已。五典以经之，群籍以纬之。前鉴既明，后复申之。故古之圣王，其于仁义也，申重无己，笃序无疆，谓之“申鉴”。天作道，皇作极，臣作辅，民作基。制度以纲之，事业以纪之。先王之政，一曰承天，二曰正身，三曰任贤，四曰恤民，五曰明制，六曰立业。承天惟允，正身惟恒，任贤惟固，恤民惟勤，明制惟典，立业惟敦，是谓政体。

致治之术，先屏四患，乃崇五政。一曰伪，二曰私，三曰放，四曰奢。伪乱俗，私坏法，放越轨，奢败制。四者不除，则政无由行矣。俗乱则道荒，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；法坏则世倾，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；轨越则礼亡，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；制败则欲肆，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。是谓四患。兴农桑以养其生，审好恶以正其俗，宣文教以章其化，立武备以秉其威，明赏罚以统其法，是谓五政。

民不畏死，不可惧以罪；民不乐生，不可劝以善。虽使高布五教，咎繇作士，政不行焉。故在上者，先丰民财

以定其志，帝耕藉田，后桑蚕宫，国无游民，野无荒业，财不虚用，力不妄加，以周民事，是谓养生。

君子之所以动天地、应神明、正万物而成王治者，必本乎真实而已。故在上者审则仪道以定好恶。善恶要于功罪，毁誉效于准验。听言责事，举名察实，无或诈伪淫巧以荡众心。故事无不核，物无不功，善无不显，恶无不彰，俗无奸怪，民无淫风。百姓上下，睹利害之存乎己也，故肃恭其心，慎修其行。有罪恶者无微幸，无罪过者不忧惧，请谒无所行，货赂无所用，则民志平矣，是谓正俗。

君子以情用，小人以刑用。荣辱者，赏罚之精华也。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，治其情也；桎梏鞭扑以加小人，治其刑也。君子不犯辱，况于刑乎？小人不忌刑，况于辱乎？若夫中人之伦，则刑礼兼焉。教化之废，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；教化之行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，是谓彰化。

小人之情，缓则骄，骄则恣；急则叛，叛则谋乱；安则思欲，非威强无以惩之。故在上者，必有武备，以戒不虞，以遏寇虐。安居则寄之内政，有事则用之军旅，是谓乘威。

赏罚，政之柄也。明赏必罚，审信慎令，赏以劝善，罚以惩恶。人主不妄赏，非徒爱其财也，赏妄行则善不劝矣。不妄罚，非徒矜其人也，罚妄行则恶不惩矣。赏不劝，谓之止善；罚不惩，谓之纵恶。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，不纵下为恶，则国治矣。是谓统法。

四患既蠲，五政既立，行之以诚，守之以固，简而不怠，疏而不失；无为为之，使自施之，无事事之，使自交

之：不肃而成，不严而治，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，是谓为政之方。

惟恤十难以任贤能：一曰不知，二曰不进，三曰不任，四曰不终，五曰以小怨弃大德，六曰以小过黜大功，七曰以小短掩大美，八曰以干讦伤忠正，九曰以邪说乱正度，十曰以谗嫉废贤能。是谓十难。十难不除，则贤臣不用；贤臣不用，则国非其国也。

惟审九风以定国常：一曰治，二曰衰，三曰弱，四曰乖，五曰乱，六曰荒，七曰叛，八曰危，九曰亡。君臣亲而有礼，百僚和而不同，让而不争，勤而不怨，无事惟职是司，此治国之风也。礼俗不一，职位不重，小臣谗嫉，庶人作议，此衰国之风也。君好让，臣好逸，士好游，民好流，此弱国之风也。君臣争明，朝廷争功，士大夫争名，庶人争利，此乖国之风也。上多欲，下多端，法不定，政多门，此乱国之风也。以侈为博，以伉为高，以滥为通，遵礼谓之劬，守法谓之固，此荒国之风也。以苛为察，以利为公，以割下为能，以附上为忠，此叛国之风也。上下相疏，内外相疑蒙，小臣争宠，大臣争权，此危国之风也。上不访下，下不谏上，妇言用，私政行，此亡国之风也。

惟稽五赦以绥民中：一曰原心，二曰明德，三曰劝功，四曰褒化，五曰权计。凡先王之攸赦，必是族也。非是族焉，刑兹无赦。

有一言而可常行者，恕也；一行而可常履者，正也。恕者，仁之术也；正者，义之要也，至矣哉。

或曰：圣王以天下为乐乎？曰：否。圣王以天下为忧，天下以圣王为乐。凡主以天下为乐，天下以凡主为忧。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，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忧。申天下之乐，故乐亦报之；屈天下之忧，故忧亦及之。天之道也。

治世之臣，所贵乎顺者三：一曰心顺，二曰职顺，三曰道顺。衰世之臣，所贵乎顺者三：一曰体顺，二曰辞顺，三曰事顺。治世之顺，则真顺也。衰世之顺，则生逆也。体苟顺则逆节，辞苟顺则逆忠，事苟顺则逆道。下有忧民，则上不尽乐。下有饥民，则上不备膳。下有寒民，则上不具服。故足寒伤心，民忧伤国。

或曰：三皇之民至敦也，其治至清也，天性乎？曰：皇民敦，秦民弊，时也；山民朴，市民玩，处也。桀、纣不易民而乱，汤、武不易民而治，政也。皇民寡，寡斯敦；皇治纯，纯斯清矣。唯性不求无益之物，不畜难得之货。节华丽之饬，退利进之路，则民俗清矣。简小忌，去淫祀，绝奇怪，则妖伪息矣。致精诚，求诸己，正大事，则神明应矣。放邪说，绝淫智，抑百家，崇圣典，则道义定矣。去浮华，举功实，绝末伎，周本务，则事业修矣。

尚主之制非古也。釐降二女，陶唐之典；归妹元吉，帝乙之训；王姬归齐，宗周之礼也。以阴乘阳，违天也。以妇凌夫，违人也。违天不祥，违人不义。

古者天子诸侯，有事必告于庙。朝有二史，右史记事，左史记言。事为春秋，言为尚书。君举必记，臧否成败，无不存焉。下及士庶，苟有茂异，咸在载籍。或欲显而不得，欲隐而名章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故先王重之，以副赏罚，以辅法教。宜于今者，官以其方各书其事，岁尽则集之于尚书。各备史官，使

掌其典。

君子有三鉴：鉴乎前，鉴乎人，鉴乎镜。前惟训，人惟贤，镜惟明。夏、商之衰，不鉴于禹、汤也；周、秦之弊，不鉴于群下也；侧弁垢颜，不鉴于明镜也。故君子惟鉴之务焉。

不任所爱之谓公，惟公是从之谓明。齐桓公中材也，夫能成功业，由有异焉者矣。妾媵盈宫，非无爱幸也；群臣盈朝，非无亲近也；然外则管仲射己。卫姬色衰，非爱也，任之也，然后知非贤不可任，非智不可从也，夫此之举宏矣哉。

膏肓纯白，二竖不生，兹谓心宁。省闼清静，嬖孽不作，兹谓政平。夫膏肓近心而处厄，针之不逮，药之不中，攻之不可，二竖藏焉，是谓笃患。故治身治国者，唯是之畏。

或曰：爱民如子，仁之至乎？曰：未也。爱民如身，仁之至乎？曰：未也。汤祷桑林，邾迁于经，曷祀于旱，可谓爱民矣。曰：何重民而轻身也？曰：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。民存则社稷存，人亡则社稷亡。故重民者，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。

或问曰：孟轲称人皆可以为尧、舜，其信矣乎？曰：人非下愚，则可以为尧、舜矣。写尧、舜貌，同尧之性，则否；服尧之制，行尧之道，则可矣。行之于前，则古之尧、舜也；行之于后，则今之尧、舜也。或曰：人皆可以为桀、纣乎？曰：行桀、纣之事，是桀、纣也。尧、舜、桀、纣之事，常并存于世，唯人所用而已。

人主之患，常立于二难之间：在上而国家不治，是难也；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，矫情以从道，是难也。有难之难，暗主取之；无难之难，明主居之。

人臣之患，常立于二罪之间：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，罪也；尽忠直之道焉，则必矫上拂下，罪也。有罪之罪，邪臣由之；无罪之罪，忠臣致之。

人臣有三罪：一曰导非，二曰阿失，三曰尸宠。以非先上，谓之导；从上之非，谓之阿；见非不言，谓之尸。导臣诛，阿臣刑，尸臣绌。

忠有三术：一曰防，二曰救，三曰戒。先其未然，谓之防也；发而进谏，谓之救也；行而责之，谓之戒也。防为上，救次之，戒为下。

或问：天子守在四夷，有诸？曰：此外守也，天子之内守在身。曰：何谓也？曰：至尊者，其攻之者众焉，故便嬖御侍，攻人主而夺其财；近幸妻妾，攻人主而夺其宠；逸游伎艺，攻人主而夺其志；左右小臣，攻人主而夺其行；不令之臣，攻人主而夺其事。是谓内寇。自古失道之君，其见攻者众矣，小者危身，大者亡国。鯀、共工之徒攻尧，仪狄攻禹，弗能克，故唐、夏平；南之威攻文公，申侯伯攻恭王，不能克，故晋、楚兴。万众之寇凌疆场，非患也；一言之寇袭于膝下，患之甚矣！八域重译而献珍，非宝也；腹心之人匍匐而献善，宝之至矣。故明主慎内守，除内寇，而重内宝。

君子所恶乎异者三：好生事也，好生奇也，好变常也。好生事，则多端而动众；好生奇，则离道而惑俗；好变常，则轻法而乱度。故名不贵苟传，行不贵苟难。纯德无愿，其上也；伏而不动，其次也；动而不行，行而不远，远而能复，又其次也。其下，远而不近也。

中论

【东汉】徐幹撰

慌其瞻视，轻其辞令，而望民之则我者，未之有也。莫之则者，必慢之者至矣。小人见慢而致怨乎人，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，哀哉！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，虽在隐翳，鬼神不得见其隙，况于游宴乎？君子口无戏谑之言，言必有防；身无戏谑之行，行必有检。言必有防，行必有检，虽妻妾不可得而黷也，虽朋友不可得而狎也。是以不愠怒，而教行于闺门；不谏谕，而风声化乎乡党。传称“大人正己而物正”者，盖此之谓也。徒以匹夫之居犹然，况得志而行于天下乎！故唐尧允恭克让，光被四表；成汤不敢怠遑，而掩有九域；文王祇畏，而造彼区夏也。

民心莫不有治道，至于用之则异矣。或用乎人，或用乎己。用乎己者谓之务本，用乎人者谓之近末。君子之治之也，先务其本，故德建而怨寡；小人之治之也，先追其末，故功废而仇多。夫见人而不自见者谓之矇，闻人而不自闻者谓之聩，虑人而不自虑者谓之瞽。故明莫大于自见，聪莫大于自闻，睿莫大于自虑。此三者举之甚轻，行之甚迹，而人莫之知也。故知者，举甚轻之事，以任天下之重；行甚迹之路，以穷天下之远。故德弥高，基弥固；胜

弥众，爱弥广。君子之于己也，无事而不惧焉。我之有善，惧人之未吾好也；我之有不善，惧人之必吾恶也。见人之善，惧我之不能修也；见人之不善，惧我之必若彼也。故君子不恤年之将衰，而忧志之有倦，不寢道焉，不宿义焉。言而不行，斯寢道矣；行而不时，斯宿义矣。是故君子之务，以行前言也。民之过在于哀死而不爱生，悔往而不慎来；善语乎已然，好争乎遂事；堕于今日，而懈于后旬；如斯以及于老。故孔子谓子张曰：“师，吾欲闻彼，将以改此也。闻彼而不以改此，虽闻何益？”小人朝为而夕求其成，坐施而立望其反。行一日之善，而问终身之誉，誉不至，则曰善无益矣。遂疑圣人之言，背先王之教，存其旧术，顺其常好。是以身辱名贱，而不免为人役也。

人之为德，其犹虚器欤！器虚则物注，满则止焉。故君子常虚其心志，恭其容貌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。视彼犹贤，自视犹不肖也。故人愿告之而不厌，诲之而不倦。君子之于善道也，大则大识之，小则小识之。善无大小，咸载于心，然后举而行之。我之所有，既不可夺，而我之所无，又取于人，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后之也。故夫才敏过人，未足贵也；博辨过人，未足贵也；勇决过人，未足贵也。君子之所贵者，迁善惧其不及，改恶恐其有余。故孔子曰：“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？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。”夫恶犹疾也，攻之则日益悛，不攻则日甚。故君子之相求也，非特与善也，将以攻恶也。恶不废则善不兴，自然之道也。先民有言，人之所难者二：乐攻其恶者难，以恶告人者难。夫惟君子，然后能为己之所难，能致人之所难也。夫酒食人之所爱也，而人相见莫不进焉，不吝于所爱者，以彼之嗜之也。使嗜忠言甚于酒食，人岂其爱之乎？故忠言之不出，以未有嗜之者也。诗云：“匪言不能，胡其畏忌。”

目也者，远察天际而不能近见其眦。心亦如之。君子诚知心之似目也，是以务鉴于人以观得失，故视不过垣墙之里而见邦国之表，听不过闾塾之内而闻千里之外，因人之耳目也。人之耳目尽为我用，则我之聪明无敌于天下矣。是谓人一之，我万之；人塞之，我通之。故其高不可为员，其广不可为方。

先王之礼，左史记事，右史记言。师瞽诵诗，庶僚箴诲。器用载铭，筵席书戒。月考其为，岁会其行。所以自供正也。昔卫武公年过九十，犹夙夜不怠，思闻训道，命其群臣曰：“无谓我老耄而舍我，必朝夕交戒我。”凡兴国之君，未有不然者也。下愚反此道，以为己既仁矣，知矣，神明矣，何求乎众人？是以辜罪昭著，腥德发闻，百姓伤心，鬼神怨痛。若有告之者，则曰：“斯事也，徒生乎予心，出乎子口。”于是刑焉，戮焉，辱焉。不然则曰：“与我异德故也，未达我道故也，又安足责？”是己之非，遂初之谬，至于身危国亡，可痛已矣！

事莫贵乎有验，言莫弃乎无征。言之未有益也，不言未有损也。水之寒也，火之热也，金石之坚刚也，此数物未尝有言，而人莫不知其然者，信著乎其体也。使吾所行之信，若彼数物，谁其疑我哉？今不信吾所行，而怨人之不信己，犹教人执鬼缚魅，而怨人之不得也，惑亦甚矣。孔子曰：“欲人之信己，则微言而笃行之；笃行之，则用日久；用日久，则事著明；事著明，则有目者莫不见也，有耳者莫不闻也，其可诬乎？”故根深而枝叶茂，行久而名誉远。

人情也莫不恶谤，而卒不免乎谤，其故何也？非爱致力而不己之也，己之之术反也。谤之为名也，逃之而愈至，拒之而愈来，讼之而愈多。明乎此，则君子不足为也。暗乎此，则小人不足得也。帝舜屡省，禹拜昌言，明乎此者也。厉王加戮，吴起刺之，暗乎此者也。夫人也，皆书名前策，著形列图，或为世法，或为世戒，可不慎欤！

夫闻过而不改，谓之丧心；思过而不改，谓之失体。失体丧心之人，祸乱之所及也，君子舍旃。君子不友不如己者，非羞彼而大我也。不如己者，须己慎者也。然则扶人不暇，将谁相我哉？吾之僨也，亦无日矣。故坟庠则水纵，友邪则己僻，是以君子慎取友也。孔子曰：“居而得贤友，福之次也。”夫贤者，言足听，貌足象，行足法，加乎善奖人之美，而好摄人之过，其不隐也如影，其不讳也如响。故我之惮之，若严君在堂，而神明处室矣，虽欲为不善，其敢乎？

夫利口者，心足以见小数，言足以尽巧辞，给足以应切问，难足以断俗疑，然而好说不倦，谏谏如也。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，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，孰知其非乎？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，至贱而不见遗也。先王之法，析言破律，乱名改作，行僻而坚，言伪而辨者，杀之。为其疑众惑民，而浇乱至道也。

古之制爵禄也，爵以居有德，禄以养有功。功大者其禄厚，德远者其爵尊；功小者其禄薄，德近者其爵卑。是故观其爵，则别其人之德；见其禄，则知其人之功，不待问之也。古之君子贵爵禄者，盖以此也。爵禄者，先王所重也。爵禄之贱也，由处之者不宜也；贱其人，斯贱其位矣。其贵也，由处之者宜之也；贵其人，斯贵其位矣。黻衣绣裳，君子之所服，爱其德，故美其服也。暴乱之君，非无此服，民弗美也。

位也者，立德之机也；势也者，行义之杼也。圣人蹈机握杼，织成天地之化，使万物顺焉，人伦正焉。六合之内，各竟其愿，其为大宝，不亦宜乎？夫登高而建旌，则所视者广矣。顺风而奋铎，则所闻者远矣。非旌色之益明，非铎声之益长，所托者然也。况居富贵之地，而行其政令者也。

人君之大患也，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，察于近物而暗于远图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如此而不亡也。详于小事，察于近物者，谓耳听于丝竹歌谣之和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，口给乎辨慧切对之辞，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，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功，体比乎俯仰般旋之容。凡此数者，观之足以尽人之心，学之足以动人之志。且先王之末教也，非有小才智，则亦不能为也。是故能之者，莫不自悦乎其事，而无取于人，以人皆为不能故也。夫君居南面之尊，秉杀生之权者，其势固足已胜人矣，而加之以胜人之能，怀足己之心，谁敢犯之者乎？以匹夫行之，犹莫敢规也，而况于人君哉？故罪恶若山而已不见，谤声若雷而已不闻，岂不甚乎？夫小事者味甘，而大道者醇淡；而近物者易验，而远数者难效，非大明君子则不能兼通也。故皆惑于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，眩于所易而不能及于所难，是以治君世寡而乱君世多也。故人君之所务者，其在大道远数乎？大道远数者，谓仁足以覆焘群生，惠足以抚养百姓，明足以照见四方，智足以统理万物，权足以应变无端，义足以阜生财用，威足以禁遏奸非，武足以平定祸乱；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，达于废兴之源，通于安危之分。如此，则君道毕矣。

今使人君视如离娄，听如师旷，御如王良，射如夷羿，书如史籀，计如隶首，走追驷马，力折门键。有此六者，可谓善于有司之职，何益于治乎？无此六者，可谓乏于有司之职，何增于乱乎？必以废仁义、妨道德矣。何则？小器不能兼容，治乱又不系于此，而中才之人所好也。昔潞丰舒、晋智伯瑶之亡，皆怙其三材，恃其五贤，而以不仁之故也。故人君多伎艺、好小智而不通于大道者，只足以拒谏者之说，而钳忠直之口也；只足以追亡国之迹，而背安家之轨也。不其然耶！不其然耶！

帝者昧旦而视朝，南面而听天下，将与谁为之，岂非群公卿士欤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。大臣者，君股肱

耳目也，所以视听也，所以行事也。先王知其如是，故博求聪明睿哲君子，措诸上位，使执邦之政令焉。执政聪明睿哲，则其事举。其事举，则百僚莫不任其职。百僚莫不任其职，则庶事莫不致其治。庶事莫不致其治，则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。故书曰：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”

凡亡国之君，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，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。然而不免乎亡者，何也？其贤不用，其法不行也。苟书法而不行其事，爵贤而不用其道，则法无异于路说，而贤无异于木主也。昔桀奔南巢，纣踣于京，厉流于彘，幽灭于戏，当是时也，三后之典尚在，而良谋之臣犹存也。下及春秋之世，楚有伍举、左史倚相、右尹子革，而灵王丧师；卫有大叔仪、公子伋、蘧伯玉，而献公出奔；晋有赵宣孟、范武子，而灵公被弑；鲁有子家羁、叔孙婣，而昭公野死；齐有晏平仲、南史氏，而庄公不免弑；虞、虢有宫之奇、舟之侨，而二公绝祀。由是观之，苟不用贤，虽有无益也。然彼亦知有马必待乘之，然后远行；有医必待使之，而后愈疾。至于有贤，则不知必待用之而后兴治也。且六国之君，虽不用贤，及其致人也，犹修礼尽意，不敢侮慢也。至于王莽，既不能用，及其致之也，尚不能言。莽之为人，内实奸邪，外慕古义，亦聘求名儒，征命术士，政烦教虐，无以致之，于是胁之以峻刑，威之以重戮。贤者恐惧，莫敢不至，徒张设虚名，以夸海内，莽亦卒以灭亡。且莽之爵人也，其实囚之也。囚人者，非必著桎梏，置之囹圄之谓也，拘系之、愁忧之之谓也。使在朝之人，欲进则不得陈其谋，欲退则不得安其身，是则以纶组为绳索，以印佩为钳铁也。小人虽乐之，君子则以为辱矣。

故明主之得贤也，得其心也，非谓得其躯也。苟得其躯而不论其心，斯与笼鸟槛兽未有异也。则贤者之于我也，亦犹怨仇，岂为我用哉？虽曰班万钟之禄，将何益欤！苟得其心，万里犹近；苟失其心，同衾为远。今不修

所以得贤者之心，而务修所以执贤者之身，至于社稷颠覆，宗庙废绝，岂不哀哉！孙子曰：“人主之患，不在于言不用贤，而在于诚不用贤。言用贤者口也，却贤者行也。口行反，而欲贤者之进，不肖之退，不亦难乎？”善哉言也！故人君苟修其道义，昭其德音，慎其威仪，审其教令，刑无颇僻，惠泽播流，百官乐职，万民得所，则贤者仰之如天地，爱之如亲戚，乐之如埴簞，歆之如兰芳。故其归我也，犹决壅导滞，注之大壑，何不至之有乎？苟粗秽暴虐，香馨不登，谗邪在侧，杀戮不辜，宫馆崇侈，妻妾无度，淫乐日纵，征税繁多，财力匱竭，死孽盈野，矜己自得，谏者被诛，内外震骚，远近怨悲，则贤者之视我容貌如蝮虺，台殿如狴牢，采服如衰经，歌乐如号哭，酒醴如滫滂，肴饌如粪土。众事举措，每无一善，彼之恶我也如是，其肯至哉？今不务明其义，而徒设其禄，可以获小人，难以得君子。君子者，行不苟合，立不易方，不以天下枉道，不以乐生害仁，安可以禄诱哉？虽强缚执之，而不获己，亦杜口佯愚，苟免不暇，国之安危将何赖焉！

政之大纲有二，赏、罚之谓也。人君明乎赏罚之道，则治不难矣。赏罚者，不在于必重，而在于必行。必行，则虽不重而民肃；必不行也，则虽重而民怠。故先王务赏罚之必行也。夫当赏者不赏，则为善者失其本望，而疑其所行；当罚者不罚，则为恶者轻其国法，而怙其所守。苟如是也，虽日用斧钺于市，而民不去恶矣；日赐爵禄于朝，而民不兴善矣。是以圣人不以亲戚之恩而废刑罚，不敢以怨仇之忿而留庆赏，夫何故哉？将以有救也。司马法曰：“赏罚不逾时，欲使民速见善恶之报也。”逾时且犹不可，而况废之者乎？赏罚不可以疏，亦不可以数。数则所及者多，疏则所漏者多。赏罚不可以重，亦不可以轻。赏轻则民不劝，罚轻则民不惧；赏重则民侥幸，罚重则民无聊。故先王明恕以听之，思中以平之，而不失其节也。夫赏罚之于万人，犹辔策之于驷马也，辔策之不调，非徒迟速之分也，至于覆车而摧辕。赏罚之不明，非徒治乱之分也，至于灭国而丧身。可不慎乎？可不慎乎？

天地之间，含气而生者，莫知乎人；人情之至痛，莫过于丧亲。夫创巨者其日久，痛甚者其愈迟。故圣王制三年之服，所以称情而立文，为至痛极也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莫不由之。帝王相传，未有知其所从来者。及孝文皇帝天姿谦让，务崇简易，其将弃万国，乃顾臣子，令勿行久丧，已葬则除之，将以省烦劳而宽群下也。观其诏文，唯欲施乎己而已，非为汉室创制丧礼，而传之于来世也。后人遂奉而行焉，莫之分理。至乎显宗，圣德钦明，深照孝文一时之制，又惟先王之礼，不可以久违，是以世祖崩，则斩衰三年。孝明既没，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，忖度嗣君之必贪速除也，检之以太宗遗诏，不惟孝子之心，哀慕未歇，故令圣王之迹，陵迟而莫遵，短丧之制，遂行而不除，斯诚可悼之甚者也。滕文公，小国之君耳，加之生周之末世，礼教不行，犹能改前之失，咨问于孟轲，而服丧三年，岂况大汉配天之主，而废三年之丧，岂不惜哉！且作法于仁，其弊犹薄；道隆于己，历世则废。况以不仁之作，宣之于海内，而望家有慈孝，民德归厚，不亦难乎。诗曰：“尔之教矣，民胥放矣。”圣主若以游宴之闲，超然远思，览周公之旧章，咨显宗之故事，感蓼莪之笃行，恶素冠之所刺，发复古之德音，改太宗之权令，事行之后，永为典式，传示万代，不刊之道也。

昔之圣王制为礼法，贵有常尊，贱有等差，君子小人，各司分职。故下无僭上之愆，而人役财力，能相供足也。往昔，海内富民及工商之家，资财巨万，役使奴婢，多者以百数，少者以十数，斯岂先王制礼之意哉？夫国有四民，不相干黷，士者劳心，工农商者劳力。劳心之谓君子，劳力之谓小人。君子者治人，小人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百王之达义也。今夫无德而居富之民，宜治于人，且食人者也。役使奴婢，不劳筋力，目喻颐指，从容垂拱，虽怀忠信之士，读圣哲之书，端委执笏，列在朝位者，何以加之。且今之君子，尚多贫匮，家无奴婢，既其有者，不足供事，妻子勤劳，躬自爨烹。其故何也？皆由罔利之人与之竞逐，又有纡青拖紫并兼之门

使之然也。

夫物有所盈，则有所缩。圣人知其如此，故哀多益寡，称物平施，动为之防，不使过度，是以治可致也。为国而令廉让君子不足如此，而使贪人有余如彼，非所以辨尊卑，等贵贱，贱财利，尚道德也。今太守令长得称君者，以庆赏刑威咸自己出也。民畜奴婢或至数百，庆赏刑威亦自己出，则与郡县长史又何以异？夫奴婢虽贱，俱含五常，本帝王良民，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，哀穷失所，犹无告诉，岂不枉哉！今自斗食佐吏以上，至诸侯王，皆治民人者也，宜畜奴婢；农工商及给趋走使令者，皆劳力躬作，治于人者也，宜不得畜。昔孝哀皇帝即位，师丹辅政，建议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，时工、傅用事，董贤贵宠，皆不乐之，事遂废覆。夫师丹之徒，皆前朝知名大臣，患疾并兼之家，建纳忠信，为国设禁，然为邪臣所抑，卒不施行，岂况布衣之士，而欲倡议立制，不亦远乎！

典论

何进灭于吴匡、张璋，袁绍亡于宦配、郭图，刘表昏于蔡瑁、张允。孔子曰：“佞人殆。”信矣。古事已列于载籍，聊复论此数子，以为后之监诫，作奸逸。

中平之初，大将军何进、弟车骑苗并开府。近士吴匡、张璋各以异端有宠于进，而苗恶其为人。匡、璋毁苗而称进，进闻而嘉之，以为一于己。后灵帝崩，进为宦者韩悝等所害。匡、璋忌苗，遂劫进之众，杀苗于北阙，而何氏灭矣。昔郑昭公杀于渠弥，鲁隐公死于羽父，苗也能无及此乎？夫忠臣之事主也，尊其父以重其子，奉其兄以敬

其弟，故曰：“爱其人者，及其屋乌。”况乎骨肉之间哉？而进独何嘉焉？

袁绍之子谭长而慧，尚少而美。绍妻爱尚，数称其才，绍亦雅奇其貌，欲以为后，未显而绍死。别驾宦配、护军逢纪宿以骄侈，不为谭所善，于是外顺绍妻，内虑私害，矫绍之遗命，奉尚为嗣。颍川郭图、辛评与配、纪有隙，惧有后患，相与依谭，盛陈嫡长之义，激以绌降之辱，劝其为乱。而谭亦素有意焉，与尚亲振干戈，欲相屠裂。王师承天人之符应，以席卷乎河、朔，遂走尚梟谭，擒配馘图。二子既灭臣无余。绍遇因运，得收英雄之谋，假士民之力，东苞巨海之实，西举全晋之地，南阻白渠、黄河，北有劲弓胡马，地方二千里，众数十万，可谓威矣。当此之时，无敌于天下，视霸王易于覆手，而不能抑遏愚妻，显别嫡庶，婉恋私爱，宠子以貌。其后败绩丧师，身以疾死，邪臣饰奸，二子相屠，坟土未干，而宗庙为墟，其误至矣。

刘表长子曰琦，表始爱之，称其类己。久之为少子琮纳后妻蔡氏之侄。至蔡氏有宠，其弟蔡瑁，表甥张允并幸于表，惮琦之长，欲图毁之。而琮日睦于蔡氏，允、瑁为之先后，琮之有善，虽小各闻；有过，虽大必蔽。蔡氏称美于内，瑁、允叹德于外，表日然之，而琦益疏矣。出为江夏太守，监兵于外。瑁、允阴司其过阙，随而毁之。美无显而不掩，阙无微而不露。于是表忿怒之色日发，谏让之书日至，而琮坚为嗣矣。故曰：“容刀生于身疏，积爱出于近习。”岂谓是耶？昔泄柳、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。君臣则然，父子亦犹是乎！后表疾病，琦归省疾。琦素慈孝，瑁、允恐其见表，父子相感，更有托后之意，谓曰：“将军命君抚临江夏，为国东藩，其任至重。今释众而来，必见谴怒，伤亲之欢心，以增其疾，非孝敬也。”遂遏于户外，使不得见，琦流涕而去。士民闻而伤焉，虽易牙杜宫，竖生虚器，何以加此？琦岂忌晨凫北犬之献乎？隔户牖而不达，何言千里之中山。嗟乎！父

子之间，可至是也。表卒，琮竟嗣立，以侯与琦。琦怒投印，伪辞奔丧，内有讨琮、允之意。会王师已临其郊，琮举州请罪，琦遂奔于江南。昔伊戾、费忌以无宠而作谗，江充、焚丰以负罪而造蛊，高、斯之诈也贪权，躬、宠之罔也欲贵，皆近取乎骨肉之间，以成其凶逆。悲夫！匡、璋、配、图、瑁、允之徒，固未足多怪，以后监前，无不烹菹夷灭，为百世戮诋，然犹昧于一往者，奸利之心笃也。其谁离父子，隔昆弟，成奸于朝，制事于须臾，皆缘崖隙以措意，托气应以发事。挟宜恤之成画，投必忿之常心，势如愍怒，应若发机，虽在圣智，不能自免，况乎中材之人？若夫爰盎之谏淮南，田叔之救梁孝，杜邺之给二王，安国之和两主，仓唐之称诗，史丹之引过，周昌犯色以廷争，叔孙切谏以陈诚，三老抗疏以理冤，千秋托灵以寤主。彼数公者，或显德于前朝，或扬声于上世，或累迁而登相，或受金于帝室。其言既酬，福亦随之。斯可谓善处骨肉之间矣。

三代之亡，由乎妇人。故诗刺艳女，书诫哲妇，斯已著在篇籍矣。近事之若此者众，或在布衣细人，其失不足以败政乱俗。至于二袁，过窃声名，一世豪士，而术以之失，绍以之灭，斯有国者所宜慎也。是以录之，庶以为诫于后，作内诫。古之有国有家者，无不患贵臣擅朝，宠妻专室。故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愚，入朝见嫉。夫宠幸之欲专爱擅权，其来尚矣。然莫不恭慎于明世，而恣睢于暗时者，度主以行志也。故龙阻临钧而泣，以塞美人之路；郑袖伪隆其爱，以残魏女之貌。司隶冯方女，国色也，世乱避地扬州，袁术登城见而悦之，遂纳焉，甚爱幸之。诸妇害其宠，给言将军贵人有志节，当时涕泣示忧愁，必长见敬重。冯氏女以为然，后见术辄垂涕，术果以为有心志，益哀之。诸妇因是共绞，悬之庙梁，言自杀。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，厚加殓敛。袁绍妻刘氏甚妒忌，绍死僵尸未殓，宠妾五人，妻尽杀之。以为死者有知，当复见绍，乃髡头墨面，以毁其形。追妒亡魂，戮及死人，恶妇之为，一至是哉！其少子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，媚说恶母，蔑死先父，行暴逆，忘大义，灭其宜矣。绍听顺妻意，

欲以尚为嗣，又不时决定，身死而二子争国，举宗涂地，社稷为墟。

上定冀州屯邺，舍绍之第，余亲涉其庭，登其堂，游其阁，寝其房，栋宇未堕，陛除自若，忽然而他姓处之。绍虽蔽乎，亦由恶妇。

卷四十七

刘廙政论

备 政

夫为政者，譬犹工匠之造屋也。广厦既成，众桷不安，则梁栋为之断折；一物不备，则千柱为之并废。善为屋者，知梁桷之不可以不安，故栋梁常存；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备，故众榱与之共成也。善为政者，知一事之不可阙也，故无物而不备；知一是之不可失也，故众非与之共得。其不然者，轻一事之为小，忽而阙焉，不知众物与之共多也；睹一非之为小也，轻而蹈焉，不知众是与之共失也。

夫政之相须，犹辔辖之在车。无辔辖犹可以小进也，谓之历远而不顿蹶者，未之有也。夫为政者，轻一失而不矜之，犹乘无辖之车，安其少进，而不睹其顿蹶之患也。夫车之患近，故无不睹焉；国之患远，故无不忽焉。知其体者，夕惕若厉，慎其愆矣。夫为政者，莫善于清其吏也。故选托于由、夷而又威之以笞罚，欲其贪之必惩，令之必从也。而奸益多，巧弥大，何也？知清之为清，而不知所以清之故，免而无耻也。日欲其清而薄其禄，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。夫饥寒切于肌肤，固人情之所难也，其甚又将使其父不父、子不子、兄不兄、弟不弟、夫不夫、妇不妇矣。贫则仁义之事狭，而怨望之心笃。从政者捐私门而委身于公朝，荣不足以光室族，禄不足以代其身，骨肉饥

寒，离怨于内，朋友离叛，弃捐于外，亏仁孝，损名誉，能守之而不易者，万无一也。不能原其所以然，又将佐其室族之不和，合门之不登也。疑其名，必将忘其实。因而下之，不移之士，虽苦身于内，冒谤于外，捐私门之患，毕死力于国，然犹未获见信之衷，不免黜放之罪。故守清者死于沟壑，而犹有遗谤于世也。为之至难，其罚至重，谁能为之哉！人知守清之必困于终也，违清而又惧卒罚之及其身也，故不为昭昭之行，而咸思暗昧之利，奸巧机于内，而虚名逸于外。人主贵其虚名，而不知贱其所以为名也。虚名彰于世，奸实隐于身，人主眩其虚，必有以暗其实矣。故因而贵之，敬而用之，此所谓恶贪而罚于由、夷，好清而赏于盗跖也。名实相违，好恶相错，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禄之故也。不知重其禄，非徒失于清也，又将使清分于私，而知周于欺。推此一失，以至于欺，苟欺之行，何事而不乱哉！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，则欺而浊；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，则竭而不足；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，则事繁而职阙。凡此数事，相须而成，偏废则有者不为用矣。其余放欺，无事而不若此者也，不可得一二而载之耳。故明君必须良佐而后致治，非良佐能独治也。必须善法有以用之。夫君犹医也，臣犹针也，法阴阳补泻也。针非人不入，人非针不彻于病。二者既备，而不知阴阳补泻，则无益于疾也，又况逆失之哉？今用针而不存于善术，使所针必死。夫然也，欲其疾之疗亦远。良医急于速疗，而不恃针入之无恙也；明君急于治平，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。

正 名

夫名不正则其事错矣，物无制则其用淫矣。错则无以知其实，淫则无以禁其非。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，制物以息其非。名其何以正之哉？曰：行不美则名不得称，称必实所以然，效其所以成，故实无不称于名，名无不当于

实也。曰：物又何以制之哉？曰：物可以养生而不可废之于民者，富之备之；无益于养生而可以宝于世者，则随尊卑而为之制。使不为此官，不得服此服，不得备此饰。故其物甚可欲，民不得服，虽捐之旷野，而民不敢取也；虽简于禁，而民皆无欲也。是以民一于业，本务而末息，有益之物阜而贱，无益之宝省而贵矣。所谓贵者，民贵愿之也，匪谓贾贵于市也。故其政惠，其民洁，其法易，其业大。昔人曰：“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”其此之谓与！

慎 爱

夫人主莫不爱爱己，而莫知爱己者之不足爱也。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废也，忌违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。夫犬之为猛也，莫不爱其主矣，见其主则腾踊而不能自禁，此欢爱之甚也。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，此自效之至也。昔宋人有沽酒者，酒酸而不售，何也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。夫犬知爱其主，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不噬也。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，知爱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，又安能敬有道，为己愿稷、契之佐哉！此养犬以求不贫，爱小臣以丧良贤也。悲夫！为国者之不可不察也。

审 爱

为人君者，莫不利小人以广其视听，谓视听之可以益于己也。今彼有恶而已不见，无善而已爱之者，何也？智不周其恶，而义不能割其情也。己不能割情于所爱，虑不能睹其得失之机，彼亦能见己成败于所暗，割私情以事其上哉？其势适足以厚奸人之资。此朋党者之所以日固，独善之所以孤弃也。故视听日多，而暗蔽日甚，岂不诡哉！

欲 失

夫人君莫不愿众心之一于己也，而疾奸党之比于人也。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，故欲之益甚，而不可得亦甚；疾之益力，而为之者亦益勤矣。何也？彼将恐其党也，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，朝任其身，夕访于恶，恶无毁实，善无赏分，事无小大，访而后知。彼众之不必同于道也，又知访之不能于己也，虽至诚至忠，俾曾参以事其亲，借龙逢以贯其忠，犹将屈于私交，况世俗之庸臣哉！故为君而欲使其臣之无党者，得其人也。得其人而使必尽节于国者，信之于己也。

疑 贤

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。既得之，莫不访之于众人也。忠于君者，岂能必利于人？苟无利于人，又谁能保誉于人哉！故常愿之于心，而常失之于人也。非愿之之不笃而失之也，所以定之之术非也。故为忠者获小赏而大乖违于人，恃人君之独知之耳，而获访之于人，此为忠者福无几而祸不测于身也。得于君不过斯须之欢，失于君而终身之故患，荷赏名而实穷于罚也。是以忠者逝而遂，智者虑而不为。为忠者不利，则其为不忠者利矣。凡利之所在，人无不欲；人无不欲，故无不为不忠矣。为君者以一人而独虑于众奸之上，虽至明而犹困于见暗，又况庸君之能睹之哉！庸人知忠之无益于己，而私名之可以得于人，得于人可以重于君也，故笃私交，薄公义，为己者殖而长之，为国也抑而割之。是以真实之人黜于国，阿欲之人盈于朝矣。由是田、季之恩隆而齐、鲁之政衰也。虽威之市朝，示之刀锯，私欲益盛，齐、鲁日困。何也？诚威之以言而赏之以实也。好恶相错，政令日弊。昔人曰：“为

君难。”不其然哉！

任 臣

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，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。是以其听察，其明昭，身日高而视日下，事日远而听日近，业至难而身至易，功至多而勤至少也。若多疑而自任也，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，而思其所以得于君，深其计而浅其事，以求其指撝。人主浅之，则不陷于之难；人主深之，则进而顺之，以取其心。所阙者忠于国而难明于君者也，所修者不必忠于国而易行于时者也。因其所贵者贵之，故能同其贵；因其所贱者贱之，故能殊于贱。其所贵者不必贤，所贱者不必愚也。家怀因循之术，人为悦心易见之行。夫美大者深而难明，利长者不可以仓卒形也。故难明长利之事废于世，阿易见之行塞于侧，为非不知其过，知困不知其乏，此为天下共一人之智，以一人而独治于四海之内也。其业大，其智寡，岂不蔽哉！以一蔽主而临不量之阿，欲能不惑其功者，未之有也。苟惑之，则人得其志矣。人得其志，则君之志失矣。君劳臣逸，上下易所，是一君为臣而万臣为君也。以一臣而事万君，鲜不用矣。有不用人之名，而终为人所用也。是以明主慎之，不贵知所用于己，而贵知所用于人，能用人，故人无不为己用也。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，天下不多皋陶、稷、契之数，而贵圣舜独治之功。故曰“为之者不必名其功，获其业者不必勤其身”也，其舜之谓与？

下 视

夫自足者不足，自明者不明。日月至光至大，而有所不遍者，以其高于众之上也。灯烛至微至小，而无不可之者，以其明之下，能照日月之所蔽也。圣人能睹往知来，不下堂而知四方，萧墙之表有所不喻焉，诚无所以知之也。夫有所以知之，无远而不睹；无所以知之，虽近，不如童昏之履之也。人岂逾于日月而皆贤于圣哉！故高于人之上者，必有以应于人，其察之也视下，视下者见之详矣。人君诚能知所不知，不遗灯烛童昏之见，故无不可知而不知也。何幽冥之不尽，况人情之足蔽哉！

蒋子万机论

【三国】蒋济撰

政 略

夫君王之治，必须贤佐然后为泰。故君称元首，臣为股肱，譬之一体，相须而行也。是以陶唐钦明，羲氏平秩，有虞明目，元恺敷教，皆此君唱臣和，同亮天功，故能天成地平，咸熙于和穆，盛德之治也。夫随俗树化，因世建业，慎在务三而已：一曰择人，二曰因民，三曰从时。时移而不移，违天之祥也。民望而不因，违人之咎也。好善而不能择人，败官之患也。三者失，则天人之事悖矣。夫人乖则时逆，时逆则天违。天违而望国安，未有也。

刑 论

患之巨者，狡猾之狱焉。狡黠之民，不事家事，烦贷乡党，以见厌贱，因反忿恨，看国家忌讳，造诽谤，崇饰戏言以成丑语，被以叛逆告白长吏。长吏或内利疾恶尽节之名，外以为功，遂使无罪并门灭族，父子孩耄，肝脑涂地，岂不剧哉！求媚之臣，侧入取舍，虽烝子啖君、孤己悦主而不惮也。况因捕叛之时，无悦亲之民，必获尽节之称乎？夫妄造诽谤，虚书叛逆，狡黠之民也。而诈忠者知而族之，此国之大残，不可不察也。

用 奇

或曰：“官人用士，累功积效，以次相叙，明主之法、忠臣之节尽矣。若拔奇求异，超等逾第，非臣之事也。”应之曰：顾当忧世无奇人，倘有，又不能识耳。明法忠节，未必已尽也。自昔五帝之冠，固有黜陟之谟矣，复勤扬侧陋；殷有考诚之诰矣，复力索岩穴；西伯有呈效之誓矣，复旁求鱼钓；小伯有督课之法矣，复遽求囚俘；汉祖有赏爵之约矣，复急追亡信。若修叙为明法，拔奇为非事，是两帝三君非圣哲，而鲍、萧非忠吏也。然则考功案第，守成之法也；拔奇取异，定社稷之事也。当多事之世而论无事之法，处用奇之时而必效一官之智，此所以上古多无严之国也。是以高世之主，成功之臣，张法以御常人，厚礼以延奇逸，求之若不及，索之若骨肉，故能消除难，君臣同烈也。曩使五主二臣牵于有司，束于修常，不念畴咨，则唐民“康哉”之歌不作，殷无高宗之号，周无殪商雅、颂之美，齐无九合功，汉歼于京索而不帝矣。故明君良臣垂意于奇异，诚欲济其事也。使奇异填于沟壑，有国者将不兴其治矣。

汉元帝为太子时，谏持法泰深，求用儒生，宣帝作色怒之云：“俗儒不达不足任，乱吾家者太子也。”据如斯

言，汉之中灭，职由宣帝，非太子也。乃知班固步骤盛衰、发明是非之理，弗逮古史远矣。昔秦穆公近纳英儒，招致智辩，知富国强兵。至于始皇，乘历世余，灭吞六国，建帝号而坑儒任刑，疏扶苏之谏，外蒙恬之直，受胡亥之曲，信赵高之谏，身没三岁，秦无噍类矣。前史书二世之祸，始皇所起也。夫汉祖初以三章结黔首之心，并任儒辩以并诸侯，然后罔漏吞舟之鱼，烝民朴谨，天下大治。宣帝受六世之洪业，继武、昭之成法，四夷怖征伐之威，生民厌兵革之苦，海内归势，适当安乐时也，而以峻法绳下，贱儒贵刑名，是时名则石显、弘恭之徒，便僻危险，杜塞公论，专制于事，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。如此，谁果乱宣帝家哉！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，骨鲠之臣，属之社稷，不令宦竖秉持天机，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，三十年间，汉为新家哉！推计之，始皇任刑，祸近及身；宣帝好刑，短丧天下，不同于秦祸少者耳。

政要论

【三国】桓范撰

为君难

或曰：“仲尼称为君难。夫人君者，处尊高之位，执赏罚之柄，用人之才，因人之力，何为不成？何求不得？功立则受其功，治成则厚其福。故官人，舜也，治水，禹也，稼穡，弃也，理讼，皋陶也，尧无事焉，而由之圣治，何为君难耶？”曰：此其所以为难也。夫日月照于昼夜，风雨动润于万物，阴阳代以生杀，四时迭以成岁，不

见天事，而犹贵之者，其所以运气陶演，协和施化，皆天之为也。是以天，万物之覆；君，万物之煮也。怀生之类，有不浸润于泽者，天以为负；员首之民，有不沾濡于惠者，君以为耻。是以在上者，体人君之大德，怀恤下之小心；阐化立教，必以其道；发言则通四海，行政则动万物；虑之于心，思之于内，布之于天下；正身于庙堂之上，而化应于千里之外；虽黈纆塞耳，隐屏而居，照幽达情，烛于宇宙；动作周旋，无事不虑。服一彩则念女功之劳，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。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；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。赏毫厘之善，必有所劝；罚纤芥之恶，必有所阻。使化若春气，泽如时雨。消凋污之人，移薄伪之俗，救衰世之弊，反之于上古之朴。至德加于天下，惠厚施于百姓。故民仰之如天地，爱之如父母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。且佐治之臣，历世难遇，庸人众而贤才寡，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、契之干，伊、吕之辅，犹造父不能皆得骐骥之乘，追风之匹也。御蹠啮必烦辔衔，统庸臣必劳智虑。是以人君其所以济辅群下，均养小大，审核真伪，考察变态，在于幽冥窈妙之中，割毫折芒纤微之间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孰能尽于此哉！

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，效小信以成大不信，可不虑之以诈乎？臣有貌厉而内荏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可不虑之以虚乎？臣有害同侪以专朝，塞下情以壅上，可不虑之以嫉乎？臣有进邪说以乱是，因以为然以伤贤，可不虑之以奸乎？臣有因赏以恩，因罚以佐威，可不虑之以奸乎？臣有外显相荐，内阴相谋，事托公而实挟私，可不虑之以欺乎？臣有事左右以求进，托重臣以自结，可不虑之以伪乎？臣有和同以取谐，苟合以求荐，可不虑之以祸乎？臣有悦君意以求亲，悦主言以取容，可不虑之以佞乎？此九虑者，所以防恶也。

臣有辞拙而意工，言逆而事顺，可不恕之以直乎？臣有朴骏而辞讷，外疏而内敏，可不恕之以质乎？臣有犯难

以为士，离谤以为国，可不恕之以忠乎？臣有守正以逆众意，执法而违私志，可不恕之以公乎？臣有不曲己以求合，不耦世以取容，可不恕之以贞乎？臣有从侧陋而进显言，由卑贱而陈国事，可不恕之以难乎？臣有孤特而执节，分立而见毁，可不恕之以劲乎？此七恕者，所以进善接下之理也。御臣之道，岂徒七恕九虑而已哉！

臣不易

昔孔子言为臣不易，或人以为易，言臣之事君，供职奉命，敕身恭己，忠顺而已。忠则获宠安之福，顺则无危辱之忧，曷为不易哉！此言似易，论之甚难。夫君臣之接，以愚奉智不易，以明事暗为难，唯以贤事圣、以圣事贤为可。然贤圣相遭既稀，又周公之于成王，犹未能得，斯诚不易也。且父子以恩亲，君臣以义固，恩有所为亏，况义能无所为缺哉！苟有亏缺，亦何容易？且夫事君者，竭忠义之道，尽忠义之节，服劳辱之事；当危之难，肝脑涂地，膏液润草而不辞者，以安上治民，宣化成德，使君为一代之圣明，己为一世之良辅。辅千乘则念过管、晏，佐天下则思丑稷、禹。岂为七尺之躯，宠一官之贵，贪充家之禄，荣华器之观哉！以忠臣之事主，投命委身，期于成功立事，便国利民，故不为难易变节、安危革行也。然为大臣者，或仍旧德，藉故势，或见拔擢重任。其所以保宠成功，承上安下，则当远威权之地，避嫌疑之分，知亏盈之数，达止足之义，动依典礼，事念忠笃。乃当匡上之行，谏主之非，献可济否，匪躬之故；刚亦不吐，柔亦不茹。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也。然当托于幽微，当行于隐密，使怨咎从己身，而众善自君发，为群寮之表式，作万官之仪范，岂得偷乐容悦而已哉！然为邪臣所譖，幸臣所乱，听一疑而不见信，事似然而不可释。忠诡计而为非，善事变而为恶，罪结于天，无所祷请。激直言而无所诉，深者即时伏剑赐死，浅者以渐斥逐放弃。盖比干、龙逢所以见害于飞廉、恶来，孔子、周公所以见毁于管蔡、季孙

也。斯则大臣所以不易也。

为小臣者，得任则治其职，受事修其业，思不出其位，虑不过其责，竭力致诚，忠信而已。然或困辱而不均，厌抑而失所。是以贤者或非其议，预非其事，不著其陋，不嫌其卑，庶贯一言而利一事。然以至轻至微，至疏至贱，千万乘之主，约以礼义之度，匡以行事之非；忤执政之臣，暴其所短。说合则裁自若，不当则离祸害，或计不欲人知，事不从人豫，而已策谋适合。陈偶同上者，或显戮其身以神其计，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夺其策。盖关思见杀于邲，韩非受诛于秦，庞涓刖孙臧之足，魏齐折应侯之肋。斯又孤宦小臣所以为难也。为小臣者，一当恪恭职司，出内惟允，造膝诡辞，执心审密，忠上爱主，媚不求奥灶而已。若为苟若此，患为外人所弹，邪臣所嫉。以职近而言易，身亲而见信，奉公侠私之吏，求害之以见直，怀奸抱邪之臣，欲除之以示忠。言有若是，事有似然，虽父子之间，犹不能明，况臣之于君而得之乎？故上官毁屈平，爰盎谮晁错，公孙排主父，张汤陷严助。夫数子者，虽示纯德，亦亲近之臣，所以为难也。

为外臣者，尽力致死，其义一也。不以远而自外，疏而自简，亲涉其事而掌其任，苟有可以兴利除害，安危定乱，虽违本朝之议，诡常法之道，陈之于主，行之于身；志于忠上济事，忧公无私，善否之间，在己与主可也。然患为左右所轻重，贵臣所壅制，或逆而毁之，使不得用；或用而害之，使不得成；或成而谮之，使不得其所。吴起见毁于魏，李牧见杀于赵，乐毅见谗于燕，章邯畏诛于秦，斯又外臣所以为危也。此举梗概耳，曲折纤妙，岂可得备论之哉！

夫治国之本有二：刑也，德也。二者相须而行，相待而成矣！天以阴阳成岁，人以刑德成治，故虽圣人为政，

不能偏用也。故任德多，用刑少者，五帝也；刑德相半者，三王也；杖刑多，任德少者，五霸也；纯用刑，强而亡者，秦也。夫人君欲治者，既达专持刑德之柄矣，位必使当其德，禄必使当其功，官必使当其能。此三者，治乱之本也。位当其德，则贤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；禄当其功，则有劳者劝，无劳者慕。未之有也。

凡国无常治，亦无常乱，欲治者治，不欲治者乱。后之国土人民，亦前之有也；前之有，亦后之有也，而禹独以安，幽、厉独以危，斯不易天地，异人民，欲与不欲也。吴坂之马，庸夫统衔则为弊乘，伯乐执辔即为良骥，非马更异，教民亦然也。故遇禹、汤，则为良民；遭桀、纣，则为凶顽。治使然也。故善治国者，不尤斯民，而罪诸己；不责诸下，而求诸身。传曰：“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由是言之，长民治国之本在身，故詹何曰：“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也。”若詹者，可谓知治本矣。

政 务

凡吏之于君，民之于吏，莫不听其言而则其行。故为政之务，务在正身，身正于此，而民应于彼。诗云：“尔之教矣，民胥效矣。”是以叶公问政，孔子对曰：“子帅而正，孰敢不正？”又曰：“苟正其身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故君子为政，以正己为先，教禁为次。若君正于上，则吏不敢邪于下；吏正于下，则民不敢僻于野。国无倾君，朝无邪吏，野无僻民，而政之不善者，未之有也。凡政之务，务在节事。事节于上，则民有余力于下。下有余力，则无争讼之有乎民。民无争讼，则政无为而治，教不言而行矣。

节 欲

夫人生而有情，情发而为欲。物见于外，情动于中。物之感人也无穷，而情之所欲也无极，是物至而人化也。人化也者，灭天理矣。夫欲至无极，以寻难穷之物，虽有贤圣之姿，鲜不衰败。故修身治国也，要莫大于节欲。传曰：“欲不可纵。”历观有家有国，其得之也，莫不阶于俭约；其失之也，莫不由于奢侈。俭者节欲，奢者放情。放情者危，节欲者安。尧、舜之居，土阶三等，夏日衣葛，冬日鹿裘；禹卑宫室，而菲饮食。此数帝者，非其情之不好，乃节俭之至也。故其所取民赋也薄，而使民力也寡；其育物也广，而兴利也厚。故家给人足，国积饶而群生遂，仁义兴而四海安。孔子曰：“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且夫闭情无欲者上也，拂心消除者次之。昔帝舜藏黄金于崑岩之山，抵珠玉于深川之底。及仪狄献旨酒，而禹甘之，于是疏远仪狄，绝上旨酒，此能闭情于无欲者也。楚文王悦妇人而废朝政，好獠猎而忘归，于是放逐丹姬，断杀如黄。及庄王破陈而得夏姬，艳其国色，王纳之宫，从巫臣之谏，坏后垣而出之。此能拂心消除之也。既不能闭情欲，能抑除之，斯可矣。故舜、禹之德，巍巍称圣；楚文用朝邻国，恭王终谥为“恭”也。

详 刑

夫刑辟之作，所从尚矣！圣人以治，乱人以亡。故古今帝王莫不详慎之者，以为人命至重，一死不生，一断不属故也。夫尧、舜之明，犹惟刑之恤也。是以后圣制法，设三槐九棘之吏，肺石嘉石之讯，然犹复三判，金曰可杀，然后杀之；罚若有疑，即从其轻，此盖详慎之至也。故苟详，则死者不恨，生者不忿。忿恨不作，则灾害不

生。灾害不生，太平之治也。是以圣主用其刑也，详而行之，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众。“明刑至于无刑，善杀至于无杀。”此之谓矣。夫暗乱之主，用刑弥繁，而犯之者益多，而杀之者弥众，而慢之者尤甚者何？由用之不详，而行之不必也。不详则罪不值，所罪不值，则当死反生；不必则令有所亏，令有所亏，则刑罚不齐矣。失此二者，虽日用五刑，而民犹轻犯之。故乱刑之刑，刑以生刑；恶杀之杀，杀以致杀，此之谓也。

兵 要

圣人之用兵也，将以利物，不以害物也；将以救亡，非以危存也，故不得已而用之耳。然以战者危事，兵者凶器，不欲人之好用之。故制法遗后，命将出师，虽胜敌而反，犹以丧礼处之，明弗乐也。故曰：“好战者亡，忘战者危。不好不忘，天下之王也。”

夫兵之要，在于修政。修政之要，在于得民心。得民心，在于利之。利之之要，在于仁以爱之，义以理之也。故六马不和，造父不能以致远；臣民不附，汤、武不能以立功。故兵之要在得众者，善政之谓也。善政者，恤民之患，除民之害也。故政善于内，兵强于外。历观古今用兵之败，非鼓之日也，民心离散，素行豫败也。用兵之胜，非阵之朝也，民心亲附，素行豫胜也。故法天之道，履地之德，尽人之和，君臣辑穆，上下一心，盟誓不用，赏罚未施，消奸慝于未萌，折凶邪于殊俗，此帝者之兵也。德以为卒，威以为辅，修仁义之行，行恺悌之令，辟地殖谷，国富民丰，赏罚明，约誓信，民乐为之死，将乐为之亡，师不越境，旅不涉场，而敌人稽颡，此王者之兵也。

辨 能

夫商鞅、申、韩之徒，其能也，贵尚谲诈，务行苛克，则伊尹、周、邵之罪人也。然其尊君卑臣，富国强兵，有可取焉。宁成、郅都辈，放商、韩之治，专以残暴为能。然其抑强抚弱，背私立公，尚有可取焉。其晚世之所谓能者，乃犯公家之法，赴私门之势，废百姓之务，趣人间之事，决烦理务，临时苟辨，但使官无谴负之累，不省下民吁嗟之冤，复是申、韩、宁、郅之罪人也。而俗犹共言其能，执政者选用不废者，何也？为贵势之所持，人间之士所称，听声用名者众，察实审能者寡，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。夫定令长之能者，守相也。定守相之能者，州牧刺史也。然刺史之徒，未必能考论能否也，未必能端平也。或委任下吏，听浮游之誉；或受其戚党贵势之托，整顿其传舍，待望迎宾，听其请谒，供其私求，则行道之人言其能也。治政以威严为先，行事务邀时取辨；恹望上官之指，敬顺监司之教；期会之命，无不降身以接士之来，违法以供其求欲；人间之事无不循，言说之谈无不用，则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。有此三者为之谈，听声誉者之所以可惑，能否之所以不定也。

尊 嫡

凡光祖祚、安宗庙、传国土、利民人者，在于立嗣继世。继世之道，莫重于尊嫡别庶也。故圣人之制礼贵嫡，异其服数，殊其宠秩，所以一群下之望，塞变争之路，杜邪防萌，深根固本之虑。历观前代，后妻贱而侄媵贵，太子卑而庶子尊，莫不争乱以至危亡。是以周有子带之难，齐有无知之祸，晋有庄伯之患，卫有州吁之篡。故传曰：“并后匹嫡，两政耦国，乱之本也。”

谏 争

夫谏争者，所以纳君于道，矫枉正非，救上之谬也。上苟有谬而无救焉，则害于事。害于事，则危道也。故曰：“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？”扶之之道，莫过于谏矣。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，臣苟顺者不得为忠。是以国之将兴，贵在谏臣；家之将盛，贵在谏子。若托物以风喻，微生而不切，不切则不改，唯正谏直谏可以补缺也。诗云：“衮职有缺，仲山甫补之。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”正谏者也。易曰：“王臣蹇蹇。”传曰：“愕愕者昌。”直谏者也。然则拂人之耳，逆人之意，变人之情，抑人之欲，不尔不为谏也。虽有父子兄弟，犹用生怨隙焉，况臣于君，有天壤之殊，无亲戚之属，以至贱干至贵，以至稀间至亲，何庸易耶？恶死亡而乐生存，耻困辱而乐荣宠，虽甚愚，人犹知之也，况士君子乎？今正言直谏，则近死辱而远荣宠，人情何好焉？此乃欲忠于主耳。夫不能谏则君危，固谏则身殆。贤人君子，不忍观上之危而不爱身之殆，故蒙危辱之灾，逆人主之鳞，及罪而弗避者，忠也，义也。深思谏士之事，知进谏之难矣。

决 壅

夫人君为左右所壅制，此有目而未见，有耳而无闻。积无闻见，必至乱正。故国有壅臣，祸速近邻。人臣之欲壅其主者，无国无之，何也？利在于壅也。壅则擅宠于身，威权独于己，此人臣日夜所祷祝而求也。人臣之壅其君，微妙工巧，见壅之时不知也，率至亡败，然后悔焉。为人君之务，在于决壅。决壅之务，在于进下。进下之道，在于博听。博听之义，无贵贱同异，隶竖牧圉皆得达焉。若此，则所闻见者广。所闻见者广，则虽欲求壅，弗

得也。

人主之好恶，不可见于外也。所好恶见于外，则臣妾乘其所好恶，以行壅制焉。故曰：“人君无见其意，将为下饵。”昔晋公好色，骊女乘色以壅之；吴王好广地，太宰陈伐以壅之；桓公好味，易牙烝首子以壅之。及薛公进美珥以劝立后，龙阳临钓鱼行微巧之诈，以壅制其主，沉寔无端，甚可畏矣。古今亡国多矣，皆由壅蔽于帷幄之内，沉溺于谄谀之言也。而秦二世独甚。赵高见二世好淫游之乐，遗于政，因曰：“帝王贵有天下者，贵得纵欲恣意，尊严若神，固可得闻，而不可得睹。”高遂专权欺内，二世见杀望夷，临死乃知见之祸，悔复无及，岂不哀哉！

赞 象

夫赞象之所作，所以昭述勋德，思咏政惠，此盖诗颂之末流矣。宜由上而兴，非专下而作也。世考之导之，实有助绩，惠利加于百姓，遗爱留于民庶。宜请于国，当录于史官，载于竹帛。上章君将之德，下宣臣吏之忠。若言不足纪，事不足述，虚而为盈，亡而为有，此圣人_之所疾，庶几之所耻也。

铭 诔

夫渝世富贵，乘时要世，爵以赂至，官以贿成。视常侍黄门宾客，假其气势，以致公卿牧守，所在宰莅，无清惠之政，而有饕餮之害；为臣无忠诚之行，而有奸欺之罪，背正向邪，附下内上，此乃绳墨之所加，流放之所弃。

而门生故吏，合集财货，刊石纪功，称述勋德，高邈伊、周，下陵管、晏，远追豹、产，近逾黄、邵，势重者称美，财富者文丽。后人相踵，称以为义。外若赞善，内为己发，上下相效，竞以为荣。其流之弊，乃至于此。欺曜当时，疑误后世，罪莫大焉。且夫赏生以爵禄，荣死以谥，是人主权柄。而汉世不禁，使私称与王命争流，臣子与君上俱用，善恶无章，得失无效，岂不误哉！

序 作

夫著作书论者，乃欲阐弘大道，述明圣教，推演事义，尽极情类，记是贬非，以为法式，当时可行，后世可修。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，不可胜记，唯篇论倣傚之人为不朽耳。夫奋名于百代之前，而流誉于千载之后，以其览之者益，闻之者有觉故也。岂徒转相放效，名作书论，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！而世俗之人，不解作体，而务泛滥之言，不存有益之义，非也。故作者不尚其辞丽，而贵其存道也；不好其巧慧，而恶其伤义也。故夫小辩破道，狂简之徒，斐然成文，皆圣人之所疾矣。

卷四十八

体论

【三国】杜恕撰

人主之大患，莫大乎好名。人主好名，则群臣知所要矣。夫名所以名善者也，善修而名自随之，非好之之所能得也。苟好之甚，则必伪行要名，而奸臣以伪事应之。一人而受其庆，则举天下应之矣。君以伪化天下，欲贞信敦朴，诚难矣。虽有至聪至达之主，由无缘见其非而知其伪，况庸主乎？人主之高而处隩，譬犹游云梦而迷惑，当借左右以正东西者也。左曰：“功巍巍矣！”右曰：“名赫赫乎！”今日闻斯论，明日闻斯论，苟不校之以事类，则人主嚣然自以为名齐乎尧、舜，而化洽乎泰平也，群臣瓌瓌，皆不足任也。尧、舜之臣，宜独断者也。不足任之臣，当受成者也。以独断之君，与受成之臣，帅讹伪之俗，而天下治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夫圣人之修其身，所以御群臣也。御群臣也，所以化万民也。其法轻而易守，其礼简而易持。其求诸己也诚，其化诸人也深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；苟非其道，治不虚应。是以古之圣君之于其臣也，疾则视之无数，死则临其大敛小敛，为彻膳，不举乐，岂徒色取仁而实违之者哉？乃惨怛之心，出于自然，形于颜色。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。色取仁而实违之者，谓之虚；不以诚待其臣，而望其臣以诚事己，谓之愚。虚愚之君，未有能得人之

死力者也。故书称“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”，期其一体相须而成也。而俭伪浅薄之士，有商鞅、韩非、申不害者，专饰巧辩邪伪之术，以荧惑诸侯，著法术之书，其言云“尊君而卑臣”，上以尊君，取容于人主；下以卑臣，得售其奸说。此听受之端，参言之要，不可不慎。元首已尊矣，而复云尊之，是以君过乎头也；股肱已卑矣，而复曰卑之，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。君过乎头而臣不及乎手足，是离其体也。君臣体离，而望治化之洽，未之前闻也。

且夫术家说又云：“明主之道，当外御群臣，内疑妻子。”其引证连类，非不辩且悦也，然不免于利口之覆国家也。何以言之？夫善进，不善无由入；不善进，善亦无由入。故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，何畏乎驩兜，何迂乎有苗？夫奸臣贼子，下愚不移之人，自古及今，未尝不有也。百岁一人，是为继踵；千里一人，是为比肩。而举以为戒，是犹一噎而禁食也。噎者虽少，饿者必多，未知奸臣贼子处之云何？且令人主魁然独立，是无臣子也，又谁为君父乎？是犹髡其枝而欲根之荫，掩其目而欲视之明，袭独立之迹而愿其扶疏也。

夫徇名好术之主，又有惑焉，皆曰：“为君之道，凡事当密。人主苟密，则群臣无所容其巧，而不敢怠于职。”此即赵高之教二世不当听朝之类也，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。易曰：“机事不密则害成。”易称“机事”，不谓凡事也，不谓宜共而独之也，不谓释公而行私也。人主欲以之匿病饰非，而人臣反以之窃宠擅权。疑似之间，可不察欤！夫设官分职，君之体也；委任责成，君之体也；好谋无倦，君之体也；宽以得众，君之体也；含垢藏疾，君之体也；不动如山，君之体也；难知如渊，君之体也。君有君人之体，其臣畏而爱之，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。夫何法术之有哉？

故善为政者，务在于择人而已。及其求人也，总其大略，不具其小善，则不失贤矣。故曰：“记人之功，忘人

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”人有厚德，无问其小节；人大有誉，无訾其小故。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和氏之璧，不能无瑕；隋侯之珠，不能无颣。然天下宝之者，不以小故妨大美也。不以小故妨大美，故能成大功。夫成大功在己而已，何具之于人也？今之从政者，称贤圣则先乎商、韩，言治道则师乎法术。法术之御世，有似铁轡之御马，非必能制马也，适所以梏其手也。

人君之数至少，而人臣之数至众，以至少御至众，其势不胜也。人主任术而欲御其臣无术，其势不禁也，俱任术则至少者不便也。故君使臣以礼，则臣事君以忠。晏平仲对齐景公曰：“君若弃礼，则齐国五尺之童，皆能胜婴，又能胜君。所以服者，以有礼也。”今末世弃礼任术之君之于其身也，得无所不能胜五尺之童子乎？三代之亡，非其法亡也，御法者非其人也。苟得其人，王良、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骝，伊尹、太公能以败法御悍民。苟非其人，不由其道，索虽坚，马必败；法虽明，民必叛。奈何乎万乘之主，释人而任法哉！且世未尝无贤也，求贤之务非其道，故常不遇之也。除去汤、武圣人之君任贤之功，近观齐桓中才之主耳，犹知劳于索人，逸于任之，不疑子纠之亲，不忘射钩之怨，荡然而委政焉，不己明乎？九合诸侯，壹匡天下，不己荣乎？一曰仲父，二曰仲父，不己优乎？孰与秦二世悬石程书，愈密愈乱，为之愈勤，而天下愈叛，至于弑死。以斯二者观之，优劣之相悬，存亡之相背，不亦昭昭乎？

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，莫不欲荣乐而恶劳辱也。终恒不得其所欲，而不免乎所恶者何？诚失道也。欲宫室之崇丽也，必悬重赏而求良匠。内不以阿亲戚，外不以遗疏远，必得其人，然后授之。故宫室崇丽，而处之逸乐。至于求其辅佐，独不若是之公也。唯便辟亲近者之用。故图国不如图舍，是人主之大患也。使贤者为之，与不

肖者议之；使智者虑之，与愚者断之；使修士履之，与邪人疑之，此又人主之所患也。夫赏贤使能，则民知其方；赏罚明必，则民不偷；兼聪齐明，则天下归之。然后明分职，序事业，公道开而私门塞矣。如此，则忠公者进而佞悦者止，虚伪者退而贞实者起。自群臣以下至于庶人，莫不修己而后敢安其职业，变心易虑，反其端悖。此之谓政化之极。审斯论者，明君之体毕矣。

凡人臣之于其君也，犹四支之戴元首，耳目之为心使也，皆相须而成为体，相得而后为治者也。故虞书曰：“臣作股肱耳目。”而晁、黜亦云：“汝为君目，将司明也；汝为君耳，将司聪也。”然则君人者，安可以斯须无臣？臣人者，安可以斯须无君？斯须无君，斯须无臣，是斯须无身也。故臣之事君，犹子之事父，而加敬焉。父子至亲矣，然其相须尚不及乎身之与手足也。身之于手足，可谓无间矣，然而圣人犹复督而致之。故其化益淳，其恩益密，自然不觉教化之移也。奸人离而间之，故使其臣自疑于下，而令其君孤立乎上。君臣相疑，上下离心，乃奸人之所以为劫杀之资也。然夫中才之主，明不及乎治化之原，而感于伪术似是之说，故备之愈密，而奸人愈甚。譬犹登高者，愈惧愈危，愈危愈坠，孰如早去邪径而就夫大道乎？

凡士之结发束修，立志于家门，欲以事君也，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悌焉。及志乎学，自托于师友，师贵其义而友安其信。孝悌以笃，信义又著，以此立身，以此事君，何待乎法然后为安？及其为人臣也，称才居位，称能受禄。不面誉以求亲，不偷悦以苟合。公家之利，知无不为也。上足以尊主安国，下足以丰财阜民。谋事不忘其君，图身不忘其国。内匡其过，外扬其义。不下比以暗上，不上同以病下。见善行之如不及，见贤举之如不容。内举不避亲戚，外举不避仇讎。程功积事而不望其报，进贤达能而不求其赏。道途不争险易之利，见难而无苟免之心。其

身可杀而其守不可夺。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贤明之主，致治平之功者也。

若夫主明而臣暗，主暗而臣伪，有尽忠不见信，有见信而不尽忠，溷淆于臣主之分，出入于治乱之间，或被褐怀玉以待时，或巧言令色以容身，又可胜尽哉！是以古之全其道者，进则正，退则曲。正则与世乐其业，曲则全身归于道。不傲世以华众，不立高以为名，不为苟得以偷安，不为苟免而无耻。夫修之于乡闾，坏之于朝廷，可惜也。修之于己立，坏之于阖棺，可惜也。君子惜兹二者，是以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，况害仁以求宠乎？故孔子曰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若夫智虑足以图国，忠贞足以悟主，公平足以怀众，温柔足以服人。不诤毁以取进，不刻人以自入，不苟容以隐忠，不耽禄以伤高。通则使上恤其下，穷则教下顺其上。故用于上则民安，行于下则君尊，可谓进不失忠，退不失行。此正士之义，为臣之体也。

凡趣舍之患，在于见可欲而不虑其败，见可利而不虑其害，故动近于危辱。昔孙叔敖三相楚国而其心愈卑，每益禄而其施愈博，位滋高而其礼愈恭。正考父伛偻而走，晏平仲辞其赐邑。此皆守满以冲，为臣之体也。

夫不忧主之不尊于天下，而唯忧己之不富贵，此古之所谓庸人，而今之所谓显士。小人之所荣慕，而君子之所以为耻也。

凡人臣之论，所以事君者有四：有贤主之臣，有明主之臣，有中主之臣，有庸主之臣。上能尊主，下能壹民，物至能应，事起能辨，教化流于下，如影响之应形声，此贤主之臣也。内足以壹民，外足以拒难，民亲而士信之，身之所长不以怫君，身之所短不以取功，此明主之臣也。君有过事，能壹心同力，相与谏而正之，以解国之大患，

成君之大荣，此中主之臣也。端慤而守法，壹心以事君，君有过事，虽不能正谏，其忧见于颜色，此庸主之臣也。以庸主之臣也事贤主则从，以贤主之臣事庸主则凶。古之所以成其名者，皆度主而行者也。修之在己，而遭遇有时，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。

夫名不可以虚伪取也，不可以比周争也。故君子务修诸内而让之于外，务积于身而处之以不足。夫为人臣，其犹土乎！万物载焉而不辞其重，水渌污焉而不辞其下，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。此成功而不处，为臣之体也。若夫处大位，任大事，荷重权于万乘之国，必无后患者，其上莫如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，不为管仲即为鲍叔耳。其次莫如广树而并进之，不为魏成子即为翟黄耳。安有壅君蔽主，专权之害哉！此事君之道，为臣之体也。

夫行也者，举趾所由之径路也，东西南北之趣舍也，君子小人之分界也，吉凶荣辱之皂白也。由南则失北也，由东则失西矣。由乎利则失为君子，由乎义则失为小人。吉凶荣辱之所由生，义利为之本母也，是以君子慎趣舍焉。夫君子直道以耦世，小人枉行以取容。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，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。君子宽贤容众以为道，小人徼讪怀诈以为智。君子下学而无常师，小人耻学而羞不能。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。

君子心有所定，计有所守。智不务多，务行其所知；行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由。安之若性，行之如不及。小人则不然，心不在乎道义之经，口不吐乎训诰之言，不择贤以托身，不力行以自定，随转如流，不知所执。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。

君子之养其心，莫善于诚。夫诚，君子所以怀万物也。天不言而人推高焉，地不言而人推厚焉，四时不言而人

期焉，此以至诚者也。诚者，天地之大定，而君子之所守也。天地有纪矣，不诚则不能化育。君臣有义矣，不诚则不能相临。父子有礼矣，不诚则疏。夫妇有恩矣，不诚则离。交接有分矣，不诚则绝。以义应当，曲得其情，其唯诚乎！

孔子曰：“为政以德。”又曰：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然则德之为政大矣，而礼次之也。夫德礼也者，其导民之具欤。太上养化，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此治之上也。其次使民交让，处劳而不怨，此治之次也。其下正法，使民利赏而欢善，畏刑而不敢为非，此治之下也。

夫善御民者，其犹御马乎？正其衔勒，齐其辔策，均马力，和马心，故能不劳而极千里。善御民者，壹其德礼，正其百官，齐民力，和民心，是故令不再而民从，刑不用而天下化治。

所贵圣人者，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，贵其防乱之所生也。是以至人之为治也：民有小罪，必求其善以赦其过；民有大罪，必原其故以仁辅化。是故上下亲而不离，道化流而不蕴。

夫君子欲政之速行，莫如以道御之也。皋繇暗而为大理，有不贵乎言也；师旷盲而为太宰，有不贵乎见也。唯神化之为贵。是故圣王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；黈纆充耳，所以掩聪也。观夫弊俗偷薄之政，耳目以效聪明，设倚伏以探民情，是为以军政虏其民也，而望民之信向之，可谓不识乎分者矣。难哉为君也！

夫君，尊严而威，高远而危。民者，卑贱而恭，愚弱而神，恶之则国亡，爱之则国存。御民者必明此要。故南

面而临官，不敢以其富贵骄人。有诸中而能图外，取诸身而能畅远。观一物而贯乎万者，以身为本也。夫欲知天之终始也，今日是也。欲知千万之情，一人情是也。故为政者，不可以不知民之情，知民情然后民乃从令。己所不欲，不施之于人，令安得不从乎？故善政者，简而易行，则民不变。法存身而民象之，则民不怨。近臣便嬖，百官因之而后达，则群臣自污也。是以为政者，必慎择其左右，左右正则人主正矣，人主正则夫号令安得曲耶！

天下大恶有五，而盗窃不豫焉：一曰心达而性险，二曰行僻而志坚，三曰言伪而辞辩，四曰记丑而喻博，五曰循非而言泽。此五者有一于人，则不可以不诛，况兼而有之，置之左右，访之以事，而人主能立其身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夫淫逸盗窃，百姓之所恶也。我从而刑之，残之，刻剥之，虽过乎当，百姓不以为暴者，公也。怨旷饥寒，亦百姓之所恶也，遁而陷于法，我从而宽宥之，虽及于刑，必加隐恻焉，百姓不以我为偏者，公也。我之所重，百姓之所憎也；我之所轻，百姓之所怜也。是故赏约而劝善，刑省而禁奸。由此言之，公之于法，无不可也，过轻亦可，过重亦可。私之于法，无可也，过轻则纵奸，过重则伤善。今之为法者，不平公私之分，而辩轻重之文，不本百姓之心，而谨奏当之书，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。

圣人之于法也，已公矣，然犹身惧其未也。故曰：“与其害善，宁其利淫。”知刑当之难必也，从而救之以化，此上古之所务也。后之治狱者则不然，未讯罪人，则驱而致之，意谓之能。下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，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，谓之忠。其当官也能，其事上也忠，则名利随而与之。驱世而陷此，以望道化之隆，亦不几矣。

凡听讼决狱，必原父子之亲，立君臣之义，权轻重之叙，测浅深之量，悉其聪明，致其忠爱，然后察之，疑则与众共之。众疑则从轻者，所以重之也。非为法不具也，以为法不独立，当须贤明共听断之也。故舜命皋繇曰：“汝作士，惟刑之恤。”又复加之以三谄，众所谓善，然后断之。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。故春秋左传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，以为情也者，取货赂者也，立爱憎者也，祐亲戚者也，陷怨讎者也。何世俗小吏之情，与夫古人之悬远乎？无乃风化使之然邪！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，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，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。不通相疑，欲其尽忠立节，亦难矣。苟非忠节，免而无耻；免而无耻，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？

春秋之时，王道浸坏，教化不行。子产相郑而铸刑书，偷薄之政自此始矣。逮至战国，韩任申子，秦用商鞅，连相坐之法，造参夷之诛。至于始皇，兼吞六国，遂灭礼义之官，专任刑罚，而奸邪并生，天下叛之。高祖约法三章，而天下大悦。及孝文即位，躬修玄默，论议务在宽厚，天下化之，有刑厝之风。至于孝武，征发烦数，百姓虚耗，穷民犯法，酷吏击断，奸宄不胜。于是张汤、赵禹之属，条定法令，转相比况，禁罔积密，文书盈于机格，典者不能遍睹，奸吏因缘为市，议者咸怨伤之。凡治狱之情，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之主，不放讯，不旁求，不贵多端以见聪明也。故律正其举效之法，参伍其辞，以求实也，非所以饰实也。但当参伍聪明之耳目，不使狱吏断练饰法成辞于手也。孔子曰：“古之听狱，求所以生之也；今之听狱，求所以杀之也。”故斥言以破律，诋案以成法，执左道以乱政，皆王诛之所必加也。

夫听察者，乃存亡之门户、安危之机要也。若人主听察不博，偏受所信，则谋有所漏，不尽良策。若博其观听，纳受无方，考察不精，则数有所乱矣。人主以独听之聪，考察成败之数、利害之说，杂而并至，以干阙听。如

此，诚至精之难，在于人主耳，不在竭诚纳谋，尽己之策者也。若人主听察不差，纳受不谬，则计济事全，利倍功大，治隆而国富，民强而敌灭矣。若过听不精，纳受不审，则计困事败，利丧功亏，国贫而兵弱，治乱而势危矣。听察之所考，不可不精，不可不审者，如此急也。

凡有国之主，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，阖朝无智策之士也。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，审与不审耳。何以验其然乎？在昔汉祖者，聪听之主也，纳陈恢之谋则下南阳，不用蒯敬之计则困平城。广武君者，策谋之士也，韩信纳其计则燕、齐举，陈馥不用其谋则泚水败。由此观之，汉祖之听，未必一暗一聪也，在于精与不精耳；广武之谋，非为一拙一工也，在用与不用耳。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，覆败者无深谋之臣也。吴王夫差拒子胥之谋，纳宰嚭之说，国灭身亡者，不可谓无深谋之臣也。楚怀王拒屈原之计，纳靳尚之策，没秦而不反者，不可谓无计画之士也。虞公不用宫奇之谋灭于晋，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。蹇叔之哭，不能济崤、渑之覆；赵括之母，不能救长平之败。此皆人主之听不精不审耳。由此观之，天下之国，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，或丧师败军，危身亡国者，诚在人主之听不精不审。取忠臣，谋博士，将何国无之乎？

臣以为忠良虑治益国之臣，必竭诚纳谋恳恻而不隐者，欲以究尽治乱之数，舒展安危之策耳。故准圣主明君，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。昔者，帝舜大圣之君也，犹有咎繇献谏、夏禹纳戒。暨至殷之成汤、周之文武，皆亦至圣之君也，然必俟伊尹为辅、吕尚为师，然后乃能兴功济业，混一天下者，诚视听之聪察，须忠良为耳目也。由此观之，忠良虑治益国之臣者，得不师踪往古，袭迹前圣，投命自尽，以辅佐视听乎？

夫人君者，以至尊之聪听，总万机而监之，以至贵之明察，料治乱而考焉，将当能皆穷究其孔要，料尽其门户

乎？其数必用有所遗漏。不有忠臣良谋辅佐视听者，则凡百机微有所不闻矣。何以论其然乎？夫人君所以尊异于人者，顺志养真也。欢康之虞，则严乐盈耳，玩好足目，美色充欲，丽服适体。远眺回望，则登云表之崇台；逍遥容豫，则历飞阁之高观。嬉乎绿水之清池，游乎桂林之芳园。弋鳧与雁，从禽逐兽。行与毛嫫俱，入与西施处。将当何从体觉穷愁之戚悴，识鰥独之难堪乎？食则膳鼎几俎，庶羞兼品，酸甘盈备，珍饌充庭，奏乐而进，鸣钟而彻，间馈代至，口不绝味，将当何从觉饥馁之厄艰、识困饿之难堪乎！暑则被雾縠，袭纤维，处华屋之大厦，居重荫之玄堂，褰罗帷以来清风，裂凝冰以遏微暑，侍者御粉扇，典衣易轻裳，飘飘焉有秋日之凉，将当何从体觉炎夏之郁赫，识毒热之难堪乎？寒则服绵袍，袭轻裘，锦衾貂褥，叠茵累席，居隩密之深室，处复帟之重幄，炽猛炭于室隅以起温，御玉卮之旨酒以御寒，炎炎焉有夏日之热，将当何从体觉隆冬之惨烈，识毒寒之难堪乎？此数者，诚无从得而知之者也。凡百机微，如此比类者，必用遗漏，有所未详也。如此，则至忠之臣者，得不辅佐视听，以起寤遗忘乎？

典语

【三国】陆景撰

爵禄赏罚，人主之威柄，帝王之所以为尊者也。故爵禄不可不重。重之则居之者贵，轻之则处之者贱。居之者

贵则君子慕义，取之者贱则小人覬覦。君子慕义，治道之兆；小人覬覦，乱政之渐也。易曰：“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人。”故先王重于爵位，慎于官人，制爵必俟有德，班禄必施有功。是以见其爵者昭其德，闻其禄者知其功。然犹诚以威罚，劝以黜陟，显以锡命，耀以车服。故朝无旷官之讥，士无尸禄之责矣。夫无功而受禄，君子犹不可，况小人乎？孔子所以耻稟丘之封，而恶季氏之富也。故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。苟得其志，执鞭可为。苟非其道，卿相犹避。明君不可以虚授，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。书曰：“天工人其代之。”是以圣帝明王，重器与名，尤慎官人。故周褒申伯，吉甫著诵；祁父失职，诗人作刺；王商为宰，单于震畏；千秋登相，匈奴轻汉。推此言之，官人封爵，不可不慎也。官得其人，方类相求，虽在下位，士以为荣也。俗以货成，位失其守，虽则三公，士以为辱也。故王阳在位，贡公弹冠；王、连并立，班伯耻之。

天子据率土之资，总三才之任，以制御六合，统理群生，固未易为也。是以圣帝明王，忧劳待旦，勤于日昃，未有不汲汲于求贤，勤勤于远恶者也。故太舜招二八于唐朝，投四凶于荒裔，殛鲧不嫌登禹，亲仁也；举子不为宥父，远恶也。以能昭德立化，为百王之命也。

夫世之治乱，国之安危，非由他也。俊义在官，则治道清；奸佞干政，则祸乱作。故王者任人，不可不慎也。得人之道，盖在于敬贤而诛恶也。敬一贤则众贤悦，诛一恶则众恶惧。昔鲁诛少正，佞人变行；燕礼郭隗，群士向至。此非其效与！然人主处于深宫之中，生于禁闼之内，眼不亲见臣下之得失，耳不亲闻贤愚之否臧，焉知臣下谁忠谁否、谁是谁非？须当留意隐括，听言观行，验之以实，效之以事。能推事效实，则贤愚明而治道清矣。

王者所以称天子者，以其号令政治，法天而行故也。夫天之育万物也，耀之以日月，纪之以星辰，运之以阴

阳，成之以寒暑，震之以雷霆，润之以云雨。天不亲事而万事归功者，以所任者得其宜也。然握璇玑，御七辰，调四时，制五行，此盖天子之所为任者也。孔子曰：“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”帝王之盛莫过虞。昔帝尧之末，洪水有滔天之灾，烝民有昏垫之忧，于是咨嗟四岳，举及侧陋。虞舜既登，百揆时叙，二八龙腾，并干唐朝。故能扬严亿载，冠德百王。舜既受终，并简俊德，咸列庶官，从容垂拱，身无一劳而庶事归功，光炎百世者，所任得其人也。

天子所以立公卿、大夫、列士之官者，非但欲备员数、设虚位而已也。以天下至广，庶事总猥，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，故分官别职，各守其位。事有大小，故官有尊卑；人有优劣，故爵有等级。三公者，帝王之所杖也。自非天下之俊德，当世之良材，即不得而处其任。处其任者，必荷其责；在其任者，必知所职。夫匡辅社稷，佐日扬光，协齐七政，宣化四方，此三公之职。笱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大臣不亲细事，犹鬯鼎不调小味也。故书曰：“元首丛莖哉，股肱惰哉，庶事隳哉。”此之谓也。陈平曰：“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下理阴阳，外抚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职也。”可谓知其任者也。

天下至广，万机至繁。人主以一人之身，处重负之内，而御至广之士，听至繁之政，安知万国之声息，民俗之动静乎？故古之圣帝立辅弼之臣，列官司之守，劝之以爵赏，诫之以刑罚。故明诚以效其功，考绩以核其能，德高者位尊，才优者位重。人主总君谟以观众智，杖忠贤而布政化，明耳目以来风声，进直言以求得失。夫如是，虽广必周，虽繁必理。何则？御之有此具也。夫君称元首，臣云股肱，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。尧明俊德，守位以人，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，其为已用岂细也哉！苟非其选，器不虚假；苟得其人，委之无疑。君之任臣，如身之信手；臣之事君，亦宜如手之击身。安则共乐，痛则同忧。其上下协心，以治世事，不俟命而自勤，不求容而自亲。何

则？相信之忠著也。是以天子改容于大臣，所以重之也；人臣尽命于君上，所以报德也。宠之以爵级，而天下莫不尊其位；任之以重器，天下莫不敬其人；显之以车服，天下莫不瞻其荣者，以其荷光景于辰耀，登阶于天路也。若此之人，进退必足以动天地而应列宿也。故选不可以不精，任之不可以不信，进不可以不礼，退之不可以权辱。昔贾生尝陈阶级，而文帝加重大臣。每贤其遗言，博引古今，文辞雅伟，真君人之至道，王臣之硕谟也。

夫料才覈能，治世之要也。凡人之才，用有所周，能有偏达，自非圣人，谁兼资百行，备贯众理乎？故明君圣主，裁而用焉。昔舜命群司，随才守位；汉述功臣，三杰异称。况非此侔，而可备责乎？且造父善御，师旷知音，皆古之至奇也。使其探事易伎，则彼此俱屈。何则？才有偏达也。人之才能，率皆此类，不可不料也。若任得其才，才堪其任，而国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，既任之不尽其才，不覈其能，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。马无辇重之任，牛无千里之迹。违其本性，责其效事，岂可得哉！使韩信下帷，仲舒当戎，于公驰说，陆贾听讼，必无曩时之勋，而显今日之名也。何则？素非才之所长也。推此论之，何可不料哉！

政有宜于古而不利于今，有长于彼而不行于此者。风移俗易，每世则变。故结绳之治，五帝不行；三代损益，政法不同；随时改制，所以救弊也。易曰：“随时之义大矣哉！”孔子曰：“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司马法曰：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。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”明用武有时。昔秦杖威用武，卒成王业，吞灭六国，帝有天下，而不斟酌唐、虞以美其治，损益三代以御其世，尔乃废先圣之教，任残酷之政，阻兵行威，暴虐海内，故百姓怨毒，雄桀奋起，至于二世，社稷湮灭，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。传曰：“夫兵犹火也，不戢将自焚。”秦无戢兵之虑，故有自焚之祸。“好战必亡”，此之谓也。徐偃王好行仁义，不修武备，楚人伐之，身死国灭。天下虽安，武不可废。况

以区区之徐，处争夺之世乎！“忘战必危”，此之谓也。汉高帝发迹泗水，龙起丰、沛，仁以怀远，武以弭难，任奇纳策，遂扫秦、项，被以惠泽，饰以文德，文武并作，祚流世长。此高帝之举也。

秦、汉俱仗兵用武以取天下，汉何以昌？秦何以亡？秦知取而不知守，汉取守之具备矣乎！中世孝武以武功恢帝纲，元、成以儒术失皇纲，德不堪也。王莽之世，内尚文章，外缮师旅，立明堂之制，修辟雍之礼，招集儒学，思遵古道，文武之事备矣。然而命绝于渐台，支解于汉刃者，岂文武之不能治世哉？而用之者拙也。班输骋功于利器，拙夫操刀而伤手，非利器有害于工匠。而夫膏粱旨饌，时或生疾；针艾药石，时或疗疾。故体病则攻之以针艾，疾瘳则养之以膏粱。文武之道亦犹是矣，世乱则威之以师旅，道治则被之以文德。

天生烝民，授之以君，所以综理四海，收养品庶也。王者据天位，御万国，临兆民之众，有率土之资，此所以尊者也。然宫室壮观，出于民力；器服珍玩，生于民财；千乘万骑，由于民众。无此三者，则天子魁然独在，无所为尊者也。明主智君，阶民以为尊，国须政而后治。其恤民也，忧劳待旦，日侧忘餐，恕己及下，务在博爱。临御华殿，轩槛华美，则欲民皆有容身之宅，庐室之居；窈窕盈堂，美女侍侧，则欲民皆有配匹之偶，室家之好；肥肉淳酒，珠膳玉食，则欲民皆有余粮之资，充饥之饴；轻裘累暖，衣裳重茧，则欲民皆有温身之服，御寒之备。凡四者，生民之本性，人情所共有。故明主乐之于上，亦欲士女欢之于下。是以仁惠广洽，家安厥所，临军则士忘其死，御政则民戴其化，此先王之所以丰动祚、享长期者也。若居无庇首之庐，家无配匹之偶，口无充饥之食，身无蔽形之衣，婚姻无以致娉，死葬无以相恤，饥寒入于肠骨，悲愁出于肝心，虽百舜不能杜其怨声，千尧不能成其治迹。是以明主御世，恤民养士，恕下以身，自近及远，化通宇宙，丕惧民之不安，故能康厥世治，播其德教焉。

卷四十九

傅子

【西晋】傅玄撰

治国有二柄：一曰赏，二曰罚。赏者，政之大德也；罚者，政之大威也。人所以畏天地者，以其能生而杀之也。为治审持二柄，能使杀生不妄，则其威德与天地并矣。信顺者，天地之正道也；诈逆者，天地之邪路也。民之所好莫甚于生，所恶莫甚于死。善治民者，开其正道，因所好而赏之，则民乐其德也；塞其邪路，因所恶而罚之，则民畏其威矣。善赏者，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。善罚者，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惧者。何？赏公而罚不贰也。有善虽疏贱必赏，有恶虽贵近必诛，可不谓公而不贰乎？若赏一无功，则天下饰诈矣；罚一无罪，则天下怀疑矣。是以明德慎赏而不肯轻之，明德慎罚而不肯忍之。夫威德者，相须而济者也。故独任威刑而无德惠，则民不乐生；独任德惠而无威刑，则民不畏死。民不乐生，不可得而教也；民不畏死，不可得而制也。有国立政，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，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！

贤者，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，故先王以举贤为急。举贤之本，莫大正身而壹其听。身不正，听不壹，则贤者不至，虽至，不为之用矣。古之明君，简天下之良财，举天下之贤人，岂家至而户闾之乎？开至公之路，秉至平之

心，执大象而致之，亦云诚而已矣。夫任诚，天地可感，而况于人乎？傅说，岩下之筑夫也，高宗引而相之；吕尚，屠钓之贱老也，文、武尊而宗之；陈平，项氏之亡臣也，高祖以为腹心。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，三臣不以疏贱而自疑，其建帝王之业，不亦宜乎！文王内举周公旦，天下不以为私其子；外举太公望，天下称其公。周公诛弟而典刑立，桓公任仇而齐国治。苟其无私，他人之与骨肉，其于诛赏，岂二法哉？唯至公然后可以举贤也。夏禹有言：“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。”因斯以谈，君莫贤于高祖，臣莫奇于韩信。高祖在巴、汉，困矣；韩信去楚而亡，穷矣。夫以高祖之明，困而思士；信之奇材，穷而愿进。其相遭也，宜万里响应，不移景而将相可取矣。然信归汉，历时而不见知，非徒不见知而已，又将案法而诛之。向不遇滕公，则身不免于戮死；不值萧何，则终不离于亡命。幸而得存，固水滨之饿夫，市中之怯子也，又安得市人可驱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？萧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，定倾之国立。岂萧何知人之明，绝于高祖，而韩信求进之意，曲于萧何乎？尊卑之势异，而高下之处殊也。高祖势尊而处高，故思进者难；萧何势卑而处下，故自纳者易。然则居尊高之位者，其接人之道固难，而在卑下之地者，其相知之道固易矣。

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，故虚心而下听；知在下相接之易，故因人以致人。舜之举咎陶难，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；汤之举伊尹难，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。故举一人而听之者，王道也；举二人而听之者，霸道也；举三人而听之者，仅存之道也。听一人何以王也？任明而致信也。听二人何以霸也？任术而设疑也。听三人何以仅存也？从二而求一也。明主任人之道专，致人之道博。任人道专，故邪不得间；致人之道博，故下无所壅。任人之道不专，则谗说起而异心生；致人之道不博，则殊途塞而良材屈。使舜未得咎陶，汤未得伊尹，而不求贤，则上下不交而大业废矣。既得咎陶，既得伊尹，而又人人自用，是代大匠斫也。君臣易位，劳神之道也。今之人或抵掌而言，称古多

贤，患世无人，退不自三省，而坐诬一世，岂不甚耶！夫圣人者，不世而出者也。贤能之士，何世无之。何以知其然？舜兴而五臣显，武王兴而九贤进；齐桓之霸，管仲为之谋；秦孝之强，商君佐之以法。欲王则王佐至，欲霸则霸臣出，欲富国强兵，则富国强兵之人往。求无不得，唱无不和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，顾求与不求耳，何忧天下之无人乎！

夫裁径尺之帛，刊方寸之木，不任左右，必求良工者，裁帛刊木，非左右之所能故也。径尺之帛，方寸之木，薄物也，非良工不能裁之，况帝王之佐，经国之任，可不审择其人乎！故构大厦者，先择匠然后简材；治国家者，先择佐然后定民。大匠构屋，必大材为栋梁，小材为榱椽。苟有所中，尺寸之木不弃也。非独屋有栋梁，国家亦然。大德为宰相，此国之栋梁也。审其栋梁，则经国之本立矣。经国之本立，则庶官无旷，而天工时叙矣。

天下之害，莫甚于女饰。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，殫生民之巧，以极天下之变。一首之饰，盈千金之价；婢妾之服，兼四海之珍。纵欲者无穷，用力者有尽。用有尽之力，逞无穷之欲，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。上欲无节，众下肆情，淫侈并兴，而百姓受其殃毒矣。尝见汉末一笔之柙，雕以黄金，饰以和璧，缀以随珠，发以翠羽。此笔非文犀之植，必象齿之管，丰狐之柱，秋兔之翰。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，践雕玉之履。由是推之，其极靡不至矣。然公卿大夫刻石为碑，镌石为虎，碑虎崇伪，陈于三衢，妨功丧德，异端并起。众邪之乱正若此，岂不哀哉！夫经国立功之道有二：一曰息欲，二曰明制。欲息制明，而天下定矣。

夫商贾者，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，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。其人可甚贱，而其业不可废。盖众利之所充，而积伪之所生，不可不审察也。古者民朴而化淳，上少欲而下黜伪，衣足以暖身，食足以充口，器足以给用，居足以

避风雨。养以大道，而民乐其生；敦以大质，而下无逸心。日中为市，民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，盖化淳也。暨周世殷盛，承变极文，而重为之防。国有定制，下供常事；役赋有恒，而业不废。君臣相与，一体上下，譬之形影；官恕民忠，而恩侔父子。上不征非常之物，下不供非常之求；君不索无用之宝，民不鬻无用之货。自公侯至于皂隶仆妾，尊卑殊礼，贵贱异等，万机运于上，百事动于下，而六合晏如者，分数定也。夫神农正其纲，先之以无欲，而咸安其道；周综其目，壹之以中正，而民不越法。及秦乱四民而废常贱，竞逐末利而弃本业，苟合壹切之风起矣。于是士树奸于朝，贾穷伪于市，臣挟邪以罔其君，子怀利以诈其父。一人唱欲而亿兆和，上逞无厌之欲，下充无极之求，都有专市之贾，邑有倾世之商，商贾富乎公室，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壑。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，下穷死而不知所归，哀夫！

且末流滥溢而本源竭，纤靡盈市而谷帛罄，其势然也。古言非典义，学士不以经心；事非田桑，农夫不以乱业；器非时用，工人不以措手；物非世资，商贾不以适市。士思其训，农思其务，工思其用，贾思其常，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匮。故壹野不如壹市，壹市不如壹朝，壹朝不如壹用，壹用不如上息欲，上息欲而下反真矣。不息欲于上，而欲于下之安静，此犹纵火焚林，而索原野之不凋瘵，难矣！故明君止欲而宽下，急商而缓农，贵本而贱末；朝无蔽贤之臣，市无专利之贾，国无擅山泽之民。一臣蔽贤，则上下之道壅；商贾专利，则四方之资困；民擅山泽，则兼并之路开。兼并之路开，而上以无常役下。赋一物，非民所生而请于商贾，则民财暴贱。民财暴贱而非常暴贵，非常暴贵则本竭而未盈，未盈本竭而国富民安，未之有矣。

昔者圣人之崇仁也，将以兴天下之利也。利或不兴，须仁以济，天下有不得其所，若已推而委之于沟壑然。夫

仁者，盖推己以及人也。故己所不欲，无施于人。推己所欲以及天下。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，则天下之为人子者，不失其事亲之道矣。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，则天下之为人父者，不失其室家之欢矣。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，含生无冻馁之忧矣。此三者，非难见之理，非难行之事，唯不内推其心以恕乎人，未之思耳，夫何远之有哉！古之仁人，推所好以训天下，而民莫不尚德；推所恶以诫天下，而民莫不知耻。孔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此之谓也。若子方惠及于老马，西巴不忍而放麋，皆仁之端也。推而广之，可以及乎远矣。

盖天地著信而四时不悖，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。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，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。古之圣君贤佐，将化世美俗，去信须臾而能安上治民者，未之有也。夫象天则地，履信思顺，以壹天下，此王者之信也。据法持正，行以不贰，此诸侯之信也。言出乎口，结乎心，守以不移，以立其身，此君子之信也。讲信修义，而人道定矣。若君不信以御臣，臣不信以奉君，父不信以教子，子不信以事父，夫不信以遇妇，妇不信以承夫，则君臣相疑于朝，父子相疑于家，夫妇相疑于室矣。小大混然而怀奸心，上下纷然而竞相欺，人伦于是亡矣。

夫信由上而结者也。故君以信训其臣，则臣以信忠其君。父以信诲其子，则子以信孝其父。夫以信先其妇，则妇以信顺其夫。上乘常以化下，下服常而应上。其不化者，百未有一也。夫为人上，竭至诚，开信以待下，则怀信者欢然而乐进，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。老子不云乎：“信不足焉，有不信也。”故以信待人，不信思信；不信待人，信斯不信。况本无信者乎！先王欲下之信也，故示之以款诚，而民莫欺其上；申之以礼教，而民笃于义矣。夫以上接下，而以不信随之，是亦日夜见灾也。周幽以诡烽灭国，齐襄以瓜时致杀，非其显乎？故祸莫大于无信，无信则

不知所亲，不知所亲，则左右书己之所疑，况天下乎？信者亦疑，不信亦疑，则忠诚者丧心而结舌，怀奸者饰邪以自纳，此无信之祸也。

傅子曰：能以礼教兴天下者，其知大本之所立乎？夫大本者，与天地并存，与人道俱设。虽蔽天地，不可以质文损益变也。大本有三：一曰君臣，以立邦国；二曰父子，以定家室；三曰夫妇，以别内外。三本者立，则天下正。三本不立，则天下不可得而正。天下不可得而正，则有国有家者亟亡，而立人之道废矣。礼之大本存乎三者，可不谓之近乎？用之而蔽天地，可不谓之远乎？由近以知远，推己以况人，此礼之情也。

商君始残礼乐，至乎始皇，遂灭其制，贼九族，破五教，独任其威刑酷暴之政。内去礼义之教，外无列国之辅。日纵桀、纣之淫乐，君臣竞留意于刑书。虽荷戟百万，石城造天，威凌沧海，胡、越不动，身死未收，奸谋内发，而太子已死于外矣。胡亥不觉，二年而灭。曾无尽忠效节之臣，以救其难。岂非敬义不立，和爱先亡之祸也哉！礼义者，先王之藩卫也。秦废礼义，是去其藩卫也。夫赍不訾之宝，独宿于野，其为危败，甚于累卵，方之于秦，犹有泰山之安。易曰：“上慢下暴，盗思伐之。”其秦之谓与！

立善防恶谓之礼，禁非立是谓之法。法者，所以正不法也。明书禁令曰法，诛杀威罚曰刑。治世之民，从善者多，上立德而下服其化，故先礼而后刑也。乱世之民，从善者少，上不能以德化之，故先刑而后礼也。周书曰：“小乃不可不杀，乃有大罪，非终，乃惟眚灾。”然则心恶者，虽小必诛；意善过误，虽大必赦，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。礼、法殊涂而同归，赏、刑递用而相济矣。是故圣帝明王，惟刑之恤，惟敬五刑以成三德。若乃暴君昏主，刑残法酷，作五虐之刑，设炮烙之辟，而天下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。故圣人伤之，乃建三典，殊其轻重，以

定厥中。司寇行刑，君为之不举乐，哀矜之心至也；八辟议其故而宥之，仁爱之情笃也。

柔愿之主，闻先王之有哀矜仁爱、议狱缓死也，则妄轻其刑，而赦元恶。刑妄轻，则威政堕而法易犯；元恶赦，则奸人兴而善人困。刚猛之主，闻先王之以五刑纠万民，彛诛四凶而天下服也，于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，罪连三族，戮及善民，无辜而死者过半矣。下民怨而思叛，诸侯乘其弊而起，万乘之主死于人手者，失其道也。齐、秦之君，所以威制天下，而或不能自保其身，何也？法峻而教不设也。末儒见峻法之生叛，则去法而纯仁；偏法见弱法之失政，则去仁而法刑。此法所以世轻世重而恒失其中也。

爵禄者，国柄之本，而贵富之所由，不可以不重也。然则爵非德不授，禄非功不与。二教既立，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，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，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！然则先王之用爵禄，不可谓轻矣。夫爵者位之级，而禄者官之实也。级有等而称其位，实足利而周其官，此立爵禄之分也。爵禄之分定，必明选其人而重用之。德贵功多者，受重爵大位，厚禄尊官；德浅功寡者，受轻爵小位，薄禄卑官。厚足以卫宗党，薄足以代其耕。居官奉职者，坐而食于人。既食于人，不敢以私利经心。既受禄于官，而或营私利，则公法绳之于上，而显议废之于下。是以仁让之教存，廉耻之化行，贪鄙之路塞，嗜欲之情灭，百官各敬其职。大臣论道于朝，公议日兴，而私利日废矣。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，非善制之能独治也，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。

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，则事繁而职乱。知省其职而不知节其利，厚其禄也，则下力既竭而上犹未供。薄其禄也，则吏竞背公义，营私利，此教之所以必废而不行也。凡欲为治者，无不欲其吏之清也。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，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。知所以致清，则虽举盗跖，不敢为非；不知所以致清，则虽举夷、叔，必犯其制。

矣。夫授夷、叔以事而薄其禄，近不足以济其身，远不足以室家，父母饿于前，妻子馁于后，不营则骨肉之道亏，营之则奉公之制犯。骨肉之道亏，则怨毒之心生。怨毒之心生，则仁义之理衰矣。使夷、叔有父母存无以致养，必不采薇于首阳，顾公制而守死矣！由此言之，吏禄不重，则夷、叔必犯矣。夫弃家门，委身于公朝，荣不足以庇宗人，禄不足以济家室，骨肉怨于内，交党离于外，仁孝之道亏，名誉之利损，能守志而不移者鲜矣。人主不详察，闻其怨兴于内，而交离于外，薄其名，必时黜其身矣。家困而身黜，不移之士，不顾私门之怨，不惮远近之谪，死而后已，不改其行，上不见信于君，下不见明于俗，遂委死沟壑而莫之能知也，岂不悲夫！天下知为清之若此，则改行而从俗矣。清者化而为浊，善者变而陷于非，若此而能以致治者，未之闻也。

昔先王之兴役赋，所以安上济下，尽利用之宜，是故随时质文，不过其节，计民丰约而平均之，使力足以供事，财足以周用。乃立壹定之制，以为常典。甸都有常分，诸侯有常职焉。万国致其贡，器用殊其物。上不兴非常之赋，下不进非常之贡。上下同心，以奉常教。民虽输力致财，而莫怨其上者，所务公而制有常也。战国之际，弃德任威，竞相吞代，而天下之民困矣。秦并海内，遂灭先王之制，行其暴政。内造阿房之宫，继以骊山之役；外筑长城之限，重以百越之戍。赋过太半，倾天下之财，不足以盈其欲；役及闾左，竭天下之力，不足以周其事。于是蓄怨积愤，同声而起。陈涉、项梁之畴，奋剑大呼，而天下之民响应以从之。骊山之墓未闭，而敌国已收其图籍矣。昔者东野毕御，尽其马之力，而颜回知其必败。况御天下而可尽人之力也哉！夫用人之力，岁不过三日者，谓治平无事之世，故周之典制裁焉。

若黄童之时，外有赤帝、蚩尤之难，内设舟车、门卫、甲兵之备，六兴大役，再行天诛。居无安处，即天下之

民，亦不得不劳也。劳而不怨，用之至平也。禹凿龙门，辟伊阙，筑九山，涤百川，过门不入，薄饮食，卑宫室，以率先天下，天下乐尽其力而不敢辞劳者，俭而有节，所趣公也。故世有事，即役烦而赋重；世无事，即役简而赋轻。役简赋轻，则奉上之礼宜崇，国家之制宜备，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。役烦赋重，即上宜损制以恤其下，事宜从省以致其用，此黄帝、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。后之为政，思黄帝之至平，夏禹之积俭，周制之有常，随时益损而息耗之，庶几虽劳而不怨矣。

虎至猛也，可威而服；鹿至粗也，可教而使；木至劲也，可柔而屈；石至坚也，可消而用。况人含五常之性，有善可因，有恶可改者乎！人之所重，莫重乎身。贵教之道行，士有伏节成义、死而不顾者矣。此先王因善教义，因义而立礼者也。因善教义，故义成而教行；因义立礼，故礼设而义通。若夫裔、韩、孙、吴知人性之贪得乐进，而不知兼济其善，于是束之以法，要之以功，使天下唯力是恃，唯争是务。恃力务争，至有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，好利之心独用也。人怀好利之心，则善端没矣。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，礼义之教行也。失其所以教，则同乎夷狄矣。其所以同，则同乎禽兽矣。不唯同乎禽兽，乱将甚焉。何者？禽兽保其性然者也，人以智役力者也。智役力而无教节，是智巧日用，而相残无极也。相残无极，乱孰大焉！不济其善，而唯力是恃，其不大乱几稀耳！人之性，避害从利。故利出于礼让，即修礼让；利出于力争，则任力争。修礼让，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；任力争，则父子几乎相危，而况于悠悠者乎！

上好德则下修行，上好言则下饰辩。修行则仁义兴焉，饰辩则大伪起焉，此必然之征也。德者难成而难见者，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。先王知言之易，而悦之者众，故不尚焉。不尊贤尚德，举善以教，而以一言之悦取人，

则天下之弃德饰辩，以要其上者不尠矣。何者？德难为而言易饰也。夫贪荣重利，常人之性也。上之所好，荣利存焉。故上好之，下必趣之，趣之不已，虽死不避也。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，而又贪荣而重利，故贵其所尚，而抑其所贪。贵其所尚，故礼让兴；抑其所贪，故廉耻存。夫荣利者，可抑而不可绝也，故明为显名高位，丰禄厚赏，使天下希而慕之。不修行崇德，则不得此名，不居此位，不食此禄，不获此赏。此先王立教之大体也。夫德修之难，不积其实，不成其名。夫言撰之易，合所悦而大用，修之不久，所悦无常，故君子不贵也。

立德之本，莫尚乎正心。心正而后身正，身正而后左右正，左右正而后朝廷正，朝廷正而后国家正，国家正而后天下正。故天下不正，修之国家；国家不正，修之朝廷；朝廷不正，修之左右；左右不正，修之身；身不正，修之心。所修弥近，而所济弥远。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，正心之谓也。心者，神明之主，万理之统。动而不失正，天地可感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万物乎？夫有正心，必有正德。以正德临民，犹树表望影，不令而行。大雅云：“仪形文王，万邦作孚。”此之谓也。有邪心必有枉行。以枉行临民，犹树曲表，而望其影之直。若乃身坐廊庙之内，意驰云梦之野，临朝宰事，情系曲房之娱，心与体离，情与志乖，形神且不相保，孰左右之能正乎哉！忠正仁理存乎心，则万品不失其伦矣。礼度仪法存乎体，则远迹内外，咸知所象矣。古之大君子，修身治人先正其心，自得而已矣。能自得，则无不得矣；苟自失，则无不失矣。无不得者，治天下有余。故否则保身居正，终年不失其和；达则兼善天下，物无不得其所。无不失者，营妻子不足，故否则是己非人，而祸逮乎其身；达则纵情用物，而殃及乎天下。

昔者有虞氏弹五弦之琴，而天下乐其和者，自得也；秦始皇筑长城之塞以为固，祸机发于左右者，自失也。夫

推心以及人，而四海蒙其佑，则文王其人也；不推心虑用天下，则左右不可保，亡秦是也。秦之醜君目玩倾城之色，天下男女怨旷而不肯恤也；耳淫亡国之声，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抚也。意盈四海之外，口穷天下之味，宫室凌天而起，万国为之憔悴，犹未足以逞其欲。唯不推心以况人，故视用人如用草芥。使用人如用己，恶有不得其性者乎？古之达治者，知心为万事主，动而无节则乱，故先正其心。其心正于内，而后动静不妄，以率先天下，而后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。斯远乎哉？求之心而已矣。

夫能通天下之志者，莫大乎至公。能行至公者，莫要乎无忌心。唯至公，故近者安焉，远者归焉，枉直取正，而天下信之。唯无忌心，故进者自尽，而退不怀疑，其道泰然，浸润之潜，不敢干也。虞书曰：“辟四门，则天下之人辐凑其庭矣。明四目，则天下之人乐为之视矣。达四聪，则天下之人乐为之听矣。”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不逆之也。苟有所逆，众流之不至者多矣。众流不至者多，则无以成其深矣。夫有公心必有公道，有公道必有公制。丹朱、商均，子也，不肖，尧、舜黜之；管叔、蔡叔，弟也，为恶，周公诛之。苟不善，虽子弟不赦，则于天下无所私矣。鲧乱政，舜殛之；禹圣明，举用之。戮其父而授其子，则于天下无所忌矣。石厚，子也，石碓诛之；冀缺，雠也，晋侯举之。是之谓公道。夫在人上，天下皆乐为之用。无远无近，苟所怀得达，死命可致也。唯患众流异源，清浊不同，爱恶相攻，而亲疏党别。上之人或有所好，所好之流独进，而所不好之流退矣。通者一而塞者万，则公道废而利道行矣，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。欲自纳者，因左右而达，则权移左右，而上势分矣。昧于利者，知趣左右之必通，必变业以求进矣。昧利者变业而党成，正士守志而日否，则虽见者盈庭，而上之所开实寡。外倦于人，而内寡间，此自闭之道也。故先王之教，进贤者为上赏，蔽贤者为上戮；顺礼者进，逆法者诛；设诽谤之木，容狂狷之人；任公而去私，内恕而无忌。是之谓公制也。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通，公制立则私曲之情塞

矣。

凡有血气，苟不相顺，皆有争心。隐而难分、微而害深者，莫甚于言矣。君人者，将和众定民而殊其善恶，以通天下之志者也，闻言不可不审也。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，则是非有错，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。故听言不如观事，观事不如观行。听言必审其本，观事必校其实，观行必考其迹。参三者而详之，近少失矣。问曰：“汉之官制，皆用秦法。秦不二世而灭，汉二十余世而后亡者，何也？”答曰：其制则同，用之则异。秦任私而有忌心，法峻而恶闻其失。任私者则〔天下〕怨，有忌心则天下疑，法峻则民不顺之，恶闻其失则过不上闻，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灭也。汉初入秦，约法三章；论功定赏，先封所憎。约法三章，公而简也；先封所憎，无忌也。虽网漏吞舟，而百姓安之者，能通天下之志，得其略也。世尚宽简，尊儒贵学。政虽有失，能容直臣。简则不苟，宽则众归之；尊儒贵学，则民笃于义；能容直臣，则上之失不害于下，而民之所患上闻矣。自非圣人，焉无失？失而能改，则所失少矣。心以为是，故言行由之。其或不是，不自知也。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，而处尊者，天下之命在焉。顺之则生，逆之则死。顺而无节，则谄谀进；逆而畏死，则直道屈。明主患谏己者众而无由闻失也，故开敢谏之路，纳逆己之言。苟所言出于忠诚，虽事不尽是，犹欢然受之。所通直言之途，引而致之，非为名也，以为直言不闻，则己之耳目塞。耳目塞于内，谀者顺之于外，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。周昌比高祖于桀、纣，而高祖托以爱子；周亚去申军令，而太宗为之不驱。朱云折槛，辛庆忌叩头流血。斯乃宽简之风，汉所以历年四百也。

天下之福，莫大于无欲；天下之祸，莫大于不知足。无欲则无求。无求者，所以成其俭也。不知足，则物莫能盈其欲矣；莫能盈其欲，则虽有天下，所求无已，所欲无极矣。海内之物不益，万民之力有尽，纵无已之求以灭不

益之物，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，此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，秦民所以不期而同叛。曲论之，好奢而不足者，岂非天下之大祸耶！

民富则安，贫则危。明主之治也，分其业而壹其事。业分则不相乱，事壹则各尽其力而不相乱，则民必安矣。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，重则乐其职，不数迁则志不流于他官。乐其职而志不流于他官，则尽心恤其下。尽心以恤其下，则民必安矣。附法以宽民者赏，克法以要名者诛。宽民者赏，则法不亏于下；克民者诛，而名不乱于上，则民必安矣。量时而置官，则吏省而民供。吏省则精，精则当才而不遗力；民则供顺，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。上爱其下，下乐其上，则民必安矣。笃乡闾之教，则民存知相恤，而亡知相救。存相恤而亡相救，则邻居相恃，怀土而无迁志。邻居相恃，怀土无迁志，则民必安矣。度时宜而立制，量民力以役赋。役赋有常，上无横求，则事事有储，而并兼之隙塞。事有储，并兼之隙塞，则民必安矣。图远必验之近，兴事必度之民。知稼穡之艰难，重用其民，如保赤子，则民必安矣。

职业无分，事务不壹，职荒事废，相督不已，若是者民危。亲民之吏不重，有资者无劳而数迁，竞营私以害公，饰虚以求进，仕宦如寄，视用其民如用路人，若是者民危。以法宽民者不赏，克民为能者必进，下力尽矣，而用之不已，若是者民危。吏多而民不能供，上下不相乐，若是者民危。乡闾无教，存不相恤，而亡不相救，若是者民危。不度时而立制，不量民而役赋无常，横求相仍，弱穷迫不堪其命，若是者民危。视远而忘近，兴事不度于民，不知稼穡艰难而转用之，如是者民危。安民而上危，民危而上安者，未之有也。虞书曰：“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”其为治之要乎！今之刺史，古之牧伯也。今之郡县，古之诸侯也。州总其统，郡举其纲，县理其目，各职守

不得相干，治之经也。夫弹枉正邪，纠其不法，击一以警百者，刺史之职也。比物校成，考定能否，均其劳逸，同其得失，有大不可而后举之者，太守之职也。亲民授业，平理百事，猛以威吏，宽以容民者，令长之职也。然则令长者，最亲民之吏，百姓之命也。国以民为本，亲民之吏，不可以不留意也。

傅子曰：“利天下者，天下亦利[之]；害天下者，天下亦害之。利则利，害则害，无有幽深隐微，无不报也。仁人在位，常为天下所归者，无他也，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。”

刘子问政。傅子曰：“政在去私。私不去，则公道亡；公道亡，则礼教无所立；礼教无所立，则刑赏不用情；刑赏不用情，而下从之者，未之有也。夫去私者，所以立公道也。唯公然后可正天下。”傅子曰：“善为政者，天地不能害也，而况于人乎！盍水涵旱，而人无菜色。犹太平也，不亦美乎！晋饥矣，懈而为秦所禽。人且害之，而况于天地乎！”

傅子曰：“秦始皇之无道，岂不甚哉！视杀人如杀狗彘。狗彘，仁人用之犹有节；始皇之杀人，触情而已，其不以道如是。而李斯又深刑峻法，随其指而妄杀人。秦不二世而灭，李斯无遗类，以不道遇人，人亦以不道报之。人仇之，天绝之，行无道未有不亡者也。”或曰：“汉太宗除肉刑，可谓仁乎？”傅子曰：“匹夫之仁，非王天下之仁也。夫王天下者，大有济者也，非小不忍之谓也。先王之制，杀人者死，故生者惧；伤人者残其体，故终身惩。所刑者寡，而所济者众，故天下称仁焉。今不忍残人之体，而忍杀之，既不类，伤人刑轻，是失其所以惩也。失其所以惩，则易伤人。人易相伤，乱之渐也。犹有不忍人心，故曰匹夫之仁也。”

傅子曰：“古之贤君，乐闻其过，故直言得至，以补其阙。古之忠臣，不敢隐君之过，故有过者，知所以改。其戒不改，以死继之，不亦至直乎！”

傅子曰：“至哉，季文子之事君也！使恶人不得行其境内，况在其君之侧乎？推公心而行直道，有臣若此，其君稀陷乎不义矣。”

傅子曰：“正道之不行，常由佞人乱之也。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，而夏以亡。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，而殷以亡。”曰：“惑佞之不可用如此，何惑者之不息也？”傅子曰：“佞人善养人私欲也，故多私欲者悦之。唯圣人无私欲，贤者能去私欲也。有见人之私欲，必以正道矫之者，正人之徒也；违正而从之者，佞人之徒也。自察其心，斯知佞正之分矣。”

或问：“佞孰为大？”傅子曰：“行足以服俗，辨足以惑众，言必称乎仁义，隐其恶心而不可卒见，伺主之欲微合之，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。称之有术，饰之有利，非圣人不能别，此大佞也。其次，心不欲为仁义，言亦必称之，行无大可非，动不违乎俗，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，有害之者然后陷之。最下佞者，行不顾乎天下，唯求主心，使文巧辞，自利而已，显然害善，行之不忤。若四凶，可谓大佞者也；若安昌侯张禹，可谓次佞也；若赵高、石显，可谓最下佞也。大佞形隐为害深，下佞形露为害浅。形露犹不别之，可谓至暗也已。”

治人之谓治，正己之谓正。人不能自治，故设法以一之。身不正，虽有明法，即民或不从，故必正己以先之也。然即明法者，所以齐众也；正己者，所以率人也。夫法设而民从之者，得所故也。法独设而无主即不行，有主

而不一则势分。一则顺，分则争，此自然之理也。

天地至神，不能同道而生万物；圣人至明，不能一检而治百姓。故以异致同者，天地之道也；因物制宜者，圣人之治也。既得其道，虽有诡常之变，相害之物，不伤乎治体矣。水火之性，相灭也，善用之者，陈釜鼎乎其间，爨之煮之，而能两尽其用，不相害也，五味以调，百品以成。天下之物，为火水者多矣，若施釜鼎乎其间，则何忧乎相害，何患乎不尽其用也。

卷五十

袁子正书

【晋】袁准撰

礼 政

治国之大体有四：一曰仁义，二曰礼制，三曰法令，四曰刑罚。四本者具，则帝王之功立矣。所谓仁者，爱人者也。爱人，父母之行也。为民父母，故能兴天下之利也。所谓义者，能辨物理者也。物得理，故能除天下之害也。兴利除害者，则贤人之业也。夫仁义礼制者，治之本也；法令刑罚者，治之末也。无本者不立，无末者不成。夫礼教之治，先之以仁义，示之以敬让，使民迁善日用而不知也。儒者见其如此，因谓治国不须刑法，不知刑法承其下，而后仁义兴于上也。法令者赏善禁淫，居治之要会。商、韩见其如此，因曰治国不待仁义，不知仁义为之体，故法令行于下也。是故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耻；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苟免，是治之贵贱者也。先仁而后法，先教而后刑，是治之先后者也。夫远物难明，而近理易知，故礼让缓而刑罚急，是治之缓急也。夫仁者使人有德，不能使人知禁。礼者使人知禁，不能使人必仁。故本之者仁，明之者礼也，必行之者刑罚也。先王为礼以达人之性理，刑以承礼之所不足。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，不知人性者也，是故失教，失教者无本也。以刑法

为不可用者，是不知情伪者也，是故失威，失威者不禁也。故有刑法而无仁义，久则民忽，民忽则怒也；有仁义而无刑法，则民慢，民慢则奸起也。故曰：本之以仁，成之以法，使两通而无偏重，则治之至也。夫仁义虽弱而持久，刑杀虽强而速亡，自然之治也。

经 国

先王之制，立爵五等，所以立蕃屏、利后嗣者也，是故国治而万世安。秦以列国之势而并天下，于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县。虽有亲子、母弟，皆为匹夫。及其衰，一夫大呼而天下去。及至汉家，见亡秦之以孤特亡也，于是大封子弟。或连城数十，廓地千里，自关已东皆为王国，力多而权重，故亦有七国之难。魏兴，以新承大乱之后，民人损减，不可则以古治。于是封建侯王，皆使寄地，空名而无其实。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，以卫其国。虽有王侯之号，而力侔于匹夫。县隔千里之外，无朝聘之仪，邻国无会同之制。诸侯游猎，不得过三十里。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司察之。王侯皆思为布衣不能得，既违宗国蕃屏之义，又亏亲戚骨肉之恩。

昔武王既克殷，下车而封子弟，同姓之国五十余，然亦卜世三十、卜年七百。至乎王赧之后，海内无主，三十余年。故诸侯之治，则辅车相持，翼戴天子，以礼征伐。虽有乱君暴主，若吴、楚之君者，不过恣睢其国，恶能为天下害乎！周以千乘之赋封诸侯，今也曾无一城之田。何周室之奢泰，而今日之俭少也？岂古今之道不同，而今日之势然哉？未之思耳。夫物莫不有弊，圣人者岂能无衰？能审终始之道，取其长者而已。今虽不能尽建五等，犹宜封诸亲戚，使少有土地；制朝聘会同之义，以合亲戚之恩；讲礼以明其职业，黜陟以讨其不然。如是，则国有常

守，兵有常强，保世延祚，长久而有家矣。

设 官

古者三公论王职，六卿典事业。事大者官大，事小者官小。今三公之官，或无事，或职小。又有贵重之官，无治事之实。此官虚设者也。秦、汉置丞相九卿之官，以治万机。其后天子不能与公卿造事，外之而置尚书，又外之而置中书，转相重累，稍执机事，制百官之本，公卿之职遂轻，则失体矣。又有兵士而封侯者。古之尊贵者，以职大故贵。今列侯无事，未有无职而空贵者也。世衰礼废，五等散亡，故有赐爵封侯之赏。既公且侯，失其制。今有卿相之才，居三公之位，修其治政，以安宁国家，未必封侯也。而今军政之法，斩一牙门将者封侯。夫斩一将之功，孰与安宁天下也？安宁天下者不爵，斩一将之功者封侯，失封赏之意矣。夫离古意制，外内不壹，小大错贸，转相重累，是以人执异端，窥欲无极，此治道之所患也。先王置官，各有分职，使各以其属，达之于王，自己职事则是非精练，百官奏则下情不塞，先王之道也。

政 略

夫有不急之官，则有不急之禄，国之蝥贼也。明主设官，使人当于事。人当于事，则吏少而民多。民多则归农者众，吏少则所奉者寡。使吏禄厚则养足，养足则无求于民。无求于民，奸宄息矣。禄足以代耕则一心于职，一心于职则政理，政理则民不扰，民不扰则不乱其农矣。养生有制，送终有度；嫁娶宴享，皆有分节；衣服食味，皆有

品帙。明设其礼，而严其禁。如是，则国无违法之民，财无无用之费矣。此富民之大略也。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，名不可以虚求，贵不可以伪得，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。本行而不本名，责义而不责功，行莫大于孝敬，义莫大于忠信，则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。此教之大略也。夫礼设则民贵行，分明则事不错。民贵行则所治寡，事不错则下静壹，此富民致治之道也。礼重而刑轻则士劝，爱施而罚必则民服。士劝则忠信之人至，民服则犯法者寡。德全则教诚，教诚则感神。行深则著厚，著厚则流远。尚义则同利者相覆，尚法则贵公者相刻，相刻则无亲，相覆则无疏。措礼则政平，政平则民诚；设术则政险，政险则民伪。此礼义法术之情也。

论 兵

夫为政失道，可思而更也。兵者存亡之机，一死不可复生也。故曰：天下难事在于兵。今有人于此，力举重鼎，气盖三军，一怒而三军之士皆震。世俗见若人者，谓之能用兵矣。然以吾观之，此亡国之兵也。夫有气者，志先其谋，无策而径往，怒心一奋，天下若无人焉，不量其力，而轻天下之物，偏遇可以幸胜，有数者御之，则必死矣。凡用兵，正体不备，不可以全胜。故善用兵者，我谓之死，则民尽死；我谓之生，则民尽生；我使之勇，则民尽勇；我使之怯，则民尽怯。能死而不能生，能勇而不能怯，此兵之半，非全胜者也。夫用战有四：有大体者，难与持久；有威刑者，难与争险；善柔者，待之以重；善任势者，御之以坚。用兵能使民坚重者，则可与之赴汤火，可与之避患难。进不可诡，退不可追，所在而民安，尽地而守固，疑间不能入，权谲不能设也。

坚重者，备物者也；备物者，无偏形；无偏形，故其变无不之也。故礼与法，首尾也；文与武，本末。故礼正

而后法明，文用而后武法。故用兵不知先为政，则亡国之兵也。用人有四：一曰以功业期之，二曰与天下同利，三曰乐人之胜己，四曰因才而处任。以功业期之，则人尽其能；与天下同利，则民乐其业；乐人胜己，则下无隐情；因才择任，则众物备举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，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众善，不以一过掩众美。不遗小类，不弃小力，故能有为也。夫治天下者，其所以行之在一。一者何也？曰公而已矣。故公者，所以攻天下之邪，屏谗慝之萌。兵者，倾危之物，死生之机，一物不至，则众乱兴矣。故以仁聚天下之心，以公塞天下之隙，心公而隙塞，则民专而可用矣。公心明，故贤才至。一公则万事通，一私则万事闭。兵者死生之机也，是故贵公。

王子主失

有王子者，著主失之书，子张甚善之，为袁子称之曰：“夫人之所以贵于大人者，非为其官爵也，以其言忠信，行笃敬，人主授之不虚，人臣受之不妄也。若居其位不论其能，赏其身不议其功，则私门之路通，而公正之道塞矣。”凡世之所患，非患人主之有过失也，患有过欲改而不能得也。是何也？夫奸臣之事君，固欲苟悦其心。夫物未尝无似象，似象之言，浸润之谏，非明者不能察也。奸臣因以似象之言而为之容说，人主不能别也，是而悦之，惑乱其心，举动日缪，而常自以为得道。此有国之常患也。夫佞邪之言，柔顺而有文；忠正之言，简直而多逆。使忠臣之言是也，人主固弗快之矣。今奸臣之言已掩于人主，不自以为非，忠臣以逆迕之言说之，人主方以为诬妄，何其言之见听哉？是以大者刳腹，小者见奴。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见听，奸臣飨荣利而言见悦，则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，去夫荣乐而见听哉？故有被发而为狂，有窜伏于窟穴，此古今之常也。凡奸臣者，好为难成之事，以徼幸成功之利，而能先得人主之心。上之人不能审察而悦其巧言，则见其赏而不见其罚矣。

为人臣有礼未必尊，无礼未必卑，则奸臣知所以事主矣。虽有今日之失，必知明日所以复之涂也。故人主赏罚一不当，则邪人为巧滋生，其为奸滋甚。知者虽见其非而不敢言，为将不用也。夫先王之道，远而难明；当世之法，近而易知。凡人莫不违其疏而从其亲，见其小而暗其大。今贤者固远主矣，而执远而难明之物；奸人固近主矣，而执近而易知之理。则忠正之言奚时而得达哉？故主蔽于上，奸成于下，国亡而家破。伍子胥为吴破楚，令阖闾霸，及夫差立，鸱夷而浮之江。乐毅为燕王破强齐，报大耻，及惠王立而驱逐之。夫二子之于国家，可谓有功矣，夫差、惠王足以知之矣，然犹不免于危死者，人主不能常明，而忠邪之道异故也。又况于草茅孤远之臣，而无二子之功，涉奸邪之门，经倾险之涂，欲其身达，不亦难哉！今人虽有子产之贤而无子皮之举，有解狐之德而无祁奚之直，亦何由得达而进用哉！故有祁奚之直而无宣子之听，有子皮之贤而无当国之权，则虽荆山之璞，犹且见瓦耳。故有管仲之贤，有鲍叔之友，必遇桓公而后达；有陈平之智，有无知之友，必遇高祖而后听。桓公、高祖不可遇，虽有二子之才，夫奚得用哉？

厚 德

恃门户之闭以禁盗者，不如明其刑也；明其刑，不如厚其德也。故有教禁，有刑禁，有物禁，圣人者兼而用之，故民知耻而无过行也。不能止民恶心，而欲以刀锯禁其外，虽日刑人于市，不能制也。明者知制之在于本，故退而修德。为男女之礼，妃匹之合，则不淫矣。为廉耻之教，知足之分，则不盗矣。以贤制爵，令民德厚矣。故圣人贵恒，恒者德之固也。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，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，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。

用 贤

治国有四：一曰尚德，二曰考能，三曰赏功，四曰罚罪。四者明，则国治矣。夫论士不以其德而以其旧，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，而求下之贵上，不可得也。赏可以势求，罚可以力避，而求下之无奸，不可得也。为官长非苟相君也，治天下也。用贤非以役之，尚德也。行之以公，故天下归之。故明王之使人有五：一曰以大体期之，二曰要其成功，三曰忠信不疑，四曰至公无私，五曰与天下同忧。以大体期之，则臣自重；要其成功，则臣勤惧；忠信不疑，则臣尽节；至公无私，则臣尽情；与天下同忧，则臣尽死。夫唯信而后可以使人。昔者齐威王使章子将而伐魏，人言其反者三，威王不应也。自是之后，为齐将者无有自疑之心，是以兵强于终始也。唯君子为能信，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，故君子重之。汉高祖，山东之匹夫也，无有咫尺之土，十室之聚，能任天下之智力，举大体而不苛，故王天下，莫之能御也。项籍，楚之世将，有重于民，横行天下，然而卒死东城者，何也？有一范增不能用，意忌多疑，不信大臣故也。宽则得众，用贤则多功，信则人归之。

悦 近

孔子曰：“为上不宽，吾何以观之？”“苛政甚于猛虎。”诗人疾培克在位，是以圣人体德居简，而以虚受人。夫有德则谦，谦则能让；虚则宽，宽则爱物。世俗以公刻为能，以苛察为明，以忌讳为深。三物具，则国危矣。故礼法欲其简，禁令欲其约，事业欲其希。简则易明，约则易从，希则有功。此圣贤之务也。汉高祖，山东之匹夫也，起兵之日，天下英贤奔走而归之，贤士辐凑而乐为之用，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御。唯其以简节宽大，受天下之物故

也。是故宽则得众，虚则受物，信则不疑，不忌讳则下情达而人心安。夫高祖非能举必当也，唯以其心旷，故人不疑。况乎以至公处物而以聪明治人乎？尧先亲九族，文王刑于寡妻。物莫不由内及外，由大信而结，由易简而上安，由仁厚而下亲。今诸侯王国之制，无一成之田、一旅之众，独坐空宫之中，民莫见其面。其所以防御之备，甚于仇讎。内无公族之辅，外无藩屏之援。是以兄弟无睦亲之教，百姓无光明之德。弊薄之俗兴，忠厚之礼衰，近者不亲，远者不附。人主孤立于上，而本根无庇荫之助，此天下之大患也。圣人者以仁义为本，以大信持之，根深而基厚，故风雨不愆伏也。

贵 公

治国之道万端，所以行之在一。一者何？曰：公而已矣。唯公心而后可以有国，唯公心可以有家，唯公心可以有身。身也者，为国之本也；公也者，为身之本也。夫私，人之所欲，而治之所甚恶也，欲为国者一，不欲为国者万。凡有国而以私临之，则国分为万矣。故立天子，所以治天下也；置三公，所以佐其王也。观事故而立制，瞻民心而立法。制不可以轻重，轻重即颇邪；法不可以私倚，私倚即奸起。古之人有当市繁之时而窃人金者，人问其故，曰：“吾徒见金，不见人也。”故其爱者必有大迷。宋人有子甚丑，而以胜曾上之美。故心倚于私者，即所知少也；乱于色者，即目不别精粗；沉于声音，则耳不别清浊；偏于爱者，即心不别是非。是以圣人节欲去私，故能与物无尤，与人无争也。明主知其然也，虽有天下之大，四海之富，而不敢私其亲。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。公道行，即邪利无所隐矣。向公，即百姓之所道者一；向私，即百姓之所道者万。一向公，则明不劳而奸自息；一向私，则繁刑罚而奸不禁。故公之为道，言甚约而用之甚博。

治 乱

治国之要有三：一曰食，二曰兵，三曰信。三者国之急务，存亡之机，明主之所重也。民之所恶者莫如死，岂独百姓之心然，虽尧、舜亦然。民困衣食，将死亡，而望其奉法从教，不可得也。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，故有国而不务食，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。伯夷饿死于首阳之山，伤性也；管仲分财自取多，伤义也。夫有伯夷之节，故可以不食而死；有管仲之才，故可以不让而取。然死不如生，争不如让。故有民而国贫者，则君子伤道、小人伤行矣。君子伤道则教亏，小人伤行则奸起。夫民者，君子所求用也。民富则所求尽得，民贫则所求尽失。用而不得，故无强兵；求而皆失，故无兴国。明主知为国之不可以不富也，故率民于农。

富国有八政：一曰俭以足用，二曰时以生利，三曰贵农贱商，四曰常民之业，五曰出入有度，六曰以货均财，七曰抑谈说之士，八曰塞朋党之门。夫俭则能广，时则农修。贵农则谷重，贱商则货轻。有常则民壹，有度则不散，货布则并兼塞。抑谈说之士，则百姓不淫。塞朋党之门，则天下归本。知此八者，国虽小必王；不知此八者，国虽大必亡。

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，以有利权也。贫者能富之之谓利，有罪者能罚之之谓权。今为国不明其威禁，使刑赏利禄壹出于己，则国贫而家富，离上而趣下矣。夫处至贵之上，有一国之富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纳公实之言。此国之所以治乱也。至贵者，人夺之；至富者，人取之。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，以道为尊；不敢恃其强，以法为强。亲道不亲人，故天下皆亲也；爱义不爱近，故万里为近也。天下同道，万里一心，是故以人治人，以国治国，以天

下治天下，圣王之道也。凡有国者，患在壅塞，故不可以不公；患在虚巧，故不可以不实；患在诈伪，故不可以不信。三者明则国安，三者不明则国危。苟功之所在，虽疏远必赏；苟罪之所在，虽亲近必罚。辨智无所横其辞，左右无所开其说。君子卿大夫，其敬惧如布衣之虑。故百姓蹈法而无徼幸之心。君制而臣从，令行而禁止，壅塞之路闭，而人主安太山矣。

夫礼者所以正君子也，法者所以治小人也。治在于君子，功在于小人。故为国而不以礼，则君子不让；制民而不以法，则小人不惧。君子不让，则治不立；小人不惧，则功不成。是以圣人之法，使贵贱不同礼，贤愚不同法。毁法者诛，有罪者罚。爵位以其才行，不计本末；刑赏以其功过，不计轻重。言必出于公实，行必落于法理。是以百姓乐义，不敢为非也。太上使民知道，其次使民知心，其下使民不得为非。使民知道者，德也；使民知心者，义也；使民不得为非者，威禁也。威禁者，赏必行、刑必断之谓也。此三道者，治天下之具也。欲王而王，欲霸而霸，欲强而强，在人主所志也。

损 益

夫服物不称，则贵贱无等。于是富者逾侈，贫者不及。小人乘君子之器，贾竖袭卿士之服。被文绣，佩银黄，重门而玉食其中，左右叱咄，颐指而使。是故有财者光荣，无财者卑辱。上接卿相，下雄齐民，珍宝旁流，而刑放于贿，下而法侵，能无亏乎？

世 治

天地之道贵大，圣人之道贵宽。无分寸之曲，至直也，以是绳之，则工不足于材矣；无纤分之短，至善也，以是规之，则人主不足于人矣。故凡用人者，不求备于一人。桓公之于宁戚也，知之矣。夫有近会者无远期。今之为法曰：“选举之官，不得见人。”曰以绝奸私也。夫处深宫之中，而选天下之人以为明，奚从而知之？夫交接人之道，不可绝也。故圣人求所以治交，而不求绝交。人莫问不交，以人禁人，是以私禁私也。先王之用人不然，不论贵贱，不禁交游，以德底爵，以能底官，以功底禄。具赏罚以待其归，虽使之游，谁敢离道哉！

刑 法

礼法明则民无私虑，事业专则民无邪伪，百官具则民不要功。故有国者，为法欲其正也，事业欲其久也，百官欲其常也。天下之事以次为，爵禄以次进，士君子以精德显。夫德有次则行修，官有次则人静，事有次则民安。农夫思其疆畔，百工思其规矩，士君子思其德行，群臣百官思其分职，上之人思其一道，侵官无所由，离业无所至。夫然，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。夫变化者，圣人之事也；非常者，上智之任也。此入于权道，非贤者之所窥也。才智至明而好为异事者，乱之端也。是以圣人甚恶奇功。天下有可赦之心，而有可赦之罪；无可赦之心，而无可赦之罪。明王之不赦罪，非乐杀而恶生也。以为乐生之实，在于此物也。夫思可赦之法，则法出入；法出入，则奸邪得容其议；奸邪得容其议，则法日乱。犯罪者多，而私议并兴，则虽欲无赦不可已。夫数赏则贤能不劝，数赦则罪人徼幸。明主知之，故不为也。夫可赦之罪，千百之一也。得之于万而伤之于千，治道不取也。故先王知赦罪不可为

也。故所俘虏，壹断之于法，务求所以立法，而不求可赦之法也。

法立令行，则民不犯法；法不立，令不行，则民多触死。故曰：能杀而后能生，能断而后仁立。国之治乱，在于定法。定法则民心定，移法则民心移。法者，所以正之事者也，一出而正，再出而邪，三出而乱。法出而不正，是无法也；法正而不行，是无君也。是以明君将有行也，必先求之于心，虑先定而后书之于策，言出而不可易也，令下而不反也。如阴阳之动，如四时之行，如风雨之施，所至而化，所育而长。夫天之不可逆者，时也；君之不可逆者，法也。使四时而可逆，则非天也；法令而可违，是非君也。今有十人，犷弩于百万之众，未有不震怖者也。夫十矢之不能杀百万人，可知也。然一军皆震者，以为唯无向则己，所中必死也。明君正其礼，明其法，严其刑，持满不发，以牧万民，犯礼者死，逆法者诛，赏无不信，刑无不必，则暴乱之人莫敢试矣。故中人必死，一矢可以惧万人；有罪必诛，一刑可以禁天下。是以明君重法慎令。

人 主

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，而所用者不免于不肖；莫不欲得奸而除之，而所除者不免于罚贤。若是者，赏罚之不当，任使之所由也。人主之所赏，非谓其不可赏也，必以为当矣；人主之所罪，非以为不可罚也，必以为信矣。智不能见是非之理，明不能察浸润之言，所任者不必智，所用者不必忠，故有赏贤罚暴之名，而有戮能养奸之实。此天下之大患也。

致 贤

虽有离娄之目，不能两视而明；夔、旷之耳，不能两听而聪；仲尼之智，不能两虑而察。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，犹不能参听而俱存之，而况于凡人乎！故以目，虽至明，有所不知；以因，虽凡人，无所不得。故善学者，假先王以论道；善因者，借外智以接物。故假人之目以视，奚适夫两见；假人之耳以听，奚适夫两闻；假人之智以虑，奚适夫两察。故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，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，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，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，其唯用贤乎？

明赏罚

夫干禄者唯利所在，智足以取当世，而不能日月不违仁。当其用智以御世，贤者有不如也。圣人明于此道，故张仁义以开天下之门，抑情伪以塞天下之户，相赏罚以随之，赏足荣而罚可畏。智者知荣辱之必至，是故劝善之心生，而不轨之奸息。赏一人而天下知所从，罚一人而天下知所避。明开塞之路，使百姓晓然，知轨疏之所由。是以贤者不忧，知者不惧，干禄者不邪。是故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。天下尽为仁，明法之谓。死者人之所甚恶也，杀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。人之于利欲，有犯死罪而为之。先王制肉刑，断人之体，彻膳去乐，咨嗟而行之者，不得已也。刑不断则不威，避亲贵则法日弊。如是，则奸不禁而犯罪者多。惠施一人之身，而伤天下生也。圣人计之于利害，故行之不疑。是故刑杀者，乃爱人之心也。涕泣而行之，故天下明其仁也；虽贵重不得免，故天下知其断也。仁见故民不怨，立断下不犯，圣王之所以禁奸也。先王制为八议赦宥之差，断之以三槐九棘之听，服念

五六日至于旬时，全正义也，而后断之。仁心如此之厚，故至刑可为也。

抱朴子

【东晋】葛洪撰

酒 诫

抱朴子曰：目之所好，不可从也；耳之所乐，不可顺也；鼻之所喜，不可任也；口之所嗜，不可随也；心之所欲，不可恣也。故惑目者，必逸容鲜藻也；惑耳者，必妍音淫声也；惑鼻者，必芷蕙芬馥也；惑口者，必珍羞嘉旨也；惑心者，必势利功名也。五者毕惑，则或承之祸为身患者，不亦信哉！是以其抑情也，剧乎堤防之备决；其御性也，过乎腐辔之乘奔。故能内保永年，外免暨累也。

夫酒醴之近味，生病之毒物，无豪锋之细益，有丘山之巨损。君子以之败德，小人以之速罪。耽之惑之，黜不及祸。世之士人，亦知其然，既莫能绝，又不肯节，纵口心之近欲，轻召灾之根原，似热肠之恣冷，虽适己而身危。小大乱丧，亦罔非酒。然而俗人是酣是湎：其初筵也，抑抑济济，言希容整，咏湛露之“厌厌”，歌“在镐”之“恺乐”，举“万寿”之觴，诵“温克”之义。日未移晷，体轻耳热，琉璃海螺之器并用，满酌罚余之令遂急，醉而不出，拔辖投井。于是口涌鼻溢，濡首及乱，屡舞仙仙，舍其座迁。载号载呶，如沸如羹。或争辞尚胜，或哑哑独笑，或无

对而谈，或呕吐几筵，或颠蹶良倡，或冠脱带解。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盼，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，迟重者蓬转而波扰，整肃者鹿踊而鱼跃。口讷于寒暑者，皆抚掌以谐声；谦卑而不竞者，悉裨瞻以高交。廉耻之仪毁，而荒错之疾发；闾茸之性露，而傲狠之态出。精油神乱，臧否颠倒。或驱车走马，赴坑谷而不惮，以九折之坂为蚁封也；或登危蹋颠，虽堕坠而不觉，以吕梁之渊为牛迹也。或肆忿于器物，或酗菑于妻子。加枉酷于臣仆，用剡锋乎六畜；炽火烈于室庐，迁威怒于路人，加暴害于士友。褻严主以夷戮者有矣，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。言虽尚辞，烦而叛理；拜伏徒多，劳而非敬。臣子失礼于君亲之前，幼贱悖慢于耆宿之座。谓清谈为诋詈，以忠告为侵己。于是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，棒杖奋而罔顾乎先后。构洒血之仇，招大辟之祸。以少陵长，则邻党加重责矣；辱人父兄，则子弟将推刃矣；发人所讳，则壮士不能堪矣；计数深刻，则醒者不能恕矣。起众患于须臾，结百痼于膏肓。奔驷不能追既往之悔，思改而无自反之蹊。盖知者所深防，而庸人所不免也。其为祸败，不可胜载。然而欢集莫之或释，举白盈耳，不论能否。料沥霑于小余，以稽迟为轻己。倾筐注于所敬，殷勤变而成薄。劝之不持，督之不尽，恶色丑音，所由而发也。

夫风经府藏，使人忽恍，或遇斯疾，莫不忧惧，吞苦忍痛，欲其速愈。至于醉之病性，何异于兹？而独居密以逃风，不能割情以节酒。若畏酒如畏风，憎醉如憎病，则荒沉之咎塞，而流连之失止矣。夫风之为病，犹展攻治；酒之为变，在乎呼噏。及其闷乱，若存若亡，视泰山如弹丸，见苍海如盘盂，仰睥天堕，俯呼地陷，卧待虎狼，投井赴火而不谓恶也。夫用身之如此，亦安能惜敬恭之礼，护喜怒之失哉！昔仪狄既疏，大禹以兴；糟丘酒池，辛、癸以亡。圭侯得罪，以戴樽衔杯。景升荒坏，以三雅之爵。赵武之失众，子反之诛戮，灌夫之灭族，季布之疏斥，子建之免退，徐邈之禁言，皆是物也。世人之好之乐之者甚多，而戒之畏之者至少。彼众我寡，良箴安施？且愿君

子节之而已。

疾 谬

抱朴子曰：世故继有，礼教斯颓，敬让莫崇，傲慢成俗。侑类饮会，或蹲或踞；暑夏之月，露首袒体。盛务唯在樗蒲弹棋，所论极于声色之间。举足不离绮襦纨袴之侧，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。不闻清言讲道之言，专以丑辞嘲弄为先。以如此者为高远，以不尔者为骏野。于是驰逐之庸民，偶俗之近人，慕之者犹宵虫之赴明烛，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飘风。嘲戏之言，或上及祖考，或下逮妇女。往者务其深焉，报者恐不重焉。唱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，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。以不应者为拙劣，以先止者为负败。如此交恶之辞，焉得嘿哉！其有才思者之为之也，犹善于依因机会，言微理举，雅而可笑，中而不伤。若夫疏拙者之为之也，则枉曲直湊，使人愕然。妍之与蚩，其于宜绝，岂唯无益而已哉！乃有使酒之客，及于难侵之性，不能堪之，拂衣拔棘，而手足相及。丑言加于所尊，欢心变而成仇，绝交坏厚，构隙致祸。以栖螺相掷者有矣，以阴私相讐者有矣。昔陈灵之被矢，灌氏之泯族，匪降自天，口实为之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三缄之戒，岂欺我哉！

激电不能追既往之失辞，班输不能磨斯言之既玷。虽不能三思而吐清谈，犹可息谗调以杜祸萌也。然而迷谬者无自见之明，触情者违逆耳之规。疾美而无直亮之针艾，群惑而无指南以自反。谄媚小人，欢笑以赞善；面从之徒，拊节以称功。益使惑者不觉其非，自谓有端、晏之捷，过人之辨，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，召害之符也。岂徒减其方策之令问，亏其没世之德音而已哉！

然敢为此者，非必笃为也，率多冠盖之后，势援之门，素颇力行善事，以窃虚名。名既粗立，本性便放。或假财色以交权豪，或因时运以叨荣位，或以婚姻而成贵戚，故弄毁誉以合威柄。器盈志溢，态发病出，党成交广，道通步高。清论所不能复制，绳墨所不能复弹，遂成鹰头之蝇，庙垣之鼠。所未及者，则低眉扫地以奉望之；其下者，作威作福以鞅御之。故胜己者则不得闻，闻亦阳不知也。减己者则不敢言，言亦不能禁也。

刺 骄

盖劳谦虚己，则附之者众；骄慢倨傲，则去之者多矣。附之者众，则安之征也；去之者多，则危之诊也。存亡之机，于是乎在。轻而为之，不亦蔽哉！自尊重之道，乃在乎以贵下贱，卑以自牧也，非此之谓也。乃衰薄之弊俗，膏肓之废疾，安共为之，可悲者也。不修善事，即为恶人。无事于大，则为小人。绌为无道，见称独夫；佞屈陪臣，谓为素王。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。今为犯礼之行，而不喜闻遘死之讥，是负豕而憎人说其臭，投泥而讳人言其污也。夫节士不能使人敬之，而志不可夺也；不能使人不憎之，而道不可屈也；不能令人不辱之，而荣在我也；不能令人不摈之，而操之不可改也。故分定计决，劝沮不能干；乐天知命，忧惧不能入。困瘁而益坚，穷否而不悔。诚能用心如此者，亦安肯草靡萍浮，效礼之所弃者之所为哉？

俗之伤破人伦，剧于寇贼之来，不能经久，其所损坏，一时而已。若夫贵门子孙及在位之士，不惜典刑，而皆科头袒体，踞见宾客，毁辱天官，又移染庸民。后生晚出，见彼或已经清资，或叨窃虚名，而躬自为之，则凡夫便谓立身当世，莫此之为美也。夫守礼防者苦且难，而其人多穷贱焉；恣骄放者乐且易，而为者皆速达焉。于是俗人

莫不委此而就彼矣。世间或有少无清白之操业，长以买官而富贵，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饰也，其党与足以相引也。而无行之子，便指以为证，曰：彼纵情恣欲，而不妨其赫奕矣；此整身履道，而不免于贫贱矣。而不知荣显者有幸，而顿沦者不遇，皆不由其行也。

博 喻

抱朴子曰：民财匮矣，而求不已；下力极矣，而役不休。欲怨叹之不生，规其宁之惟永，犹断根以续枝，剜背以裨腹，刻目以广明，割耳以开聪也。

抱朴子曰：法无一定，而慕权宜之随时；功不倍前，而好屡变以偶俗。犹割高马以适卑车，削跗踝以就褊履，断长剑以赴短鞞，剖尺璧以纳促匣也。

抱朴子曰：禁令不明，而严刑以静乱；庙算不精，而穷兵以侵邻。犹钗禾以讨蝗虫，伐木以杀蠹蝎，食毒以中蚤虱，撤舍以逐雀鼠也。

广 譬

抱朴子曰：三辰蔽于天，则清景暗于地；根茇蹶于此，则柯条瘁于彼。道失于近，则祸及于远；政缪于上，而民困于下。

抱朴子曰：贵远而贱近者，常人之用情也；信耳而疑目者，古今之所患也。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，而想其为人；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，而恨不同世。及既得之，终不能拔，或纳谗而诛之，或放之乎冗散。此盖叶公之好伪形，见真龙而失色也。